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中國古代版畫叢刊

3

列仙全傳

顧氏畫譜

[illegible]酣齋酒牌

[illegible]工開物

[illegible]振鐸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責任編輯　徐小蠻
裝幀設計　范嶠青
版面設計　富　強



中國古代版畫叢刊
列仙全傳
顧氏畫譜
酣酣齋酒牌
天工開物
（三）
鄭振鐸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七廠印刷
開本787×1092　1/16　印張69.5　插頁4頁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2,000
ISBN 7－5325－0519－7
J·7　定價：41.50元

出版說明

鄭振鐸先生主編的《中國古代版畫叢刊》，自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九年間由古典文學出版社及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先後出版，共五函十八種。這套叢書原計劃初編三十六種，因鄭先生出國途中飛機失事不幸遇難等原因，編印工作遂告中輟。現按原擬目録依次將已出版的十八種，加上本社已出版的宋本《新定三禮圖》，並徵得文物出版社同意，將其已出版的明本《顧氏圖譜》一併收入，共計二十種，用十六開本分四册印行。

鄭先生撰寫的總序過去未曾發表，現補載於每册書前。原書中由北京大學圖書館和出版社署名的出版說明則改為跋文，置於各書之後；個人署名的跋文與後記則一仍其舊。謹此說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二月



中國古代版畫叢刊總序

版畫就是木刻畫，用一塊木板，刻出人物圖像等，而用紙刷印十百份乃至千萬份的。它是屬於繪畫的一個部門，却較繪畫有更廣大的宣傳作用。在近代印刷術沒有發明之前，木刻畫乃是主要的傳播藝術形象與科學知識的武器。當然，宗教的宣傳也是其作用之一。在中國，最早是用來刻印佛像、菩薩像等；在西方，則用來刻印聖母像、耶穌像。在彩色套印的版畫沒有發明之前，都是用筆把各種彩色塗在版畫上的。紙牌和酒牌的刻印，也在其早期的應用範圍之內。凡是需要多量分發或傳播的繪畫，在較早時期，都是用版畫來刷印的。對於大多數的宗教信仰者們，對於不大識字的人，對於愛好藝術的人，總之，對於一切人，版畫所表現的造型藝術，乃是他們所喜愛的，所讚賞的，所擁護的。不看見「年畫」

的市場麼？擁擠着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不都在熱烈地欣賞彩色鮮豔的「百子圖」、「美人圖」和許多戲劇故事畫、風景人物畫麼？他們挑選最愜心合意的一幅或幾幅，買回家來作爲新年和其後的若干時日的裝飾或欣賞之用。它滿足了廣大人民的對於藝術的欣賞的要求，培養了他們的欣賞能力，增加了他們的一般常識乃至歷史知識和英雄故事的了解。有了版畫，許多應用科學，像「本草」，像「武經總要」，像「博古圖」等等，乃能說明艱深的問題。一幅詳明的版畫，比之長篇大論的文章，更能引人入勝，更能把道理闡說明白。宋人鄭樵極力提倡圖籍的作用。古代所謂「圖」，除了手繪本之外，就是木刻畫的本子了。「圖文並茂」，乃是應用版畫作爲插圖的書籍的美稱。「看圖識字」，說明了插圖怎樣地能夠給人以教育。

作爲書籍的插圖還不是最早的版畫主要的應用範圍。它常常是單幀印行，作爲供養之資，像佛像、菩薩像、聖母像之類；作爲飾壁壯觀之畫幅，像「四美

人圖」、「西湖十景」之類。它是從附庸而蔚爲大國的。在美術史上有它的特別地位。它的耀目的光芒，從公元九世紀到二十世紀不斷地照射出異樣的變幻無窮的彩色。它可以寫成一部它自己的發展史。在比較成熟的晚唐時代的一部「金剛經」的扉畫（公元八六八年刻）上，已經可以看出中國版畫的創作是有了更早的來源的。宋代的版畫，雖保存下來的不多，但已能使我們明白其高深精美的成就。「三禮圖」、「天竺靈籤」和許多佛經的插圖，一眼望之，就知道不是什麼粗率的作品。他們乃是很高明的藝人們的創作。大氣魄的有插圖的書籍，像「博古圖」、「營造法式」和「大觀本草」等原來的北宋時代的刊本，雖已不可得而見（有零頁，但未見附有插圖的頁子保存下來），但在後代的翻刻本和摹繪本上猶可看出他們的精緻而準確的有上等的科學價值的版畫的光彩來。建版的圖書，開始了上圖下文的狹長式的插圖，也開始了小說書、故事書的插圖風氣（像「列女傳」）。今存的元、至治本的「三國志平話」等插圖，是從宋代一脈相傳

下來的。人物的形象雖都是小型的，而極爲活潑生動，雖咫尺而具有尋丈之勢。這樣的作風，一直到明末還保存着。明初的版畫，全部繼承了宋、元的風格。但洪武時代，猶是粗率。至永樂、宣德，則浩浩蕩蕩，氣魄壯大，在扉畫上，精緻工細，一筆不苟，而也時有撼心震肺的大作品出現，像「鬼子母揭鉢圖」之類。弘治以後，插圖的應用尤廣。正德、嘉靖之際，已有以「版畫」爲表現社會生活、誇耀政治家的治績和大官僚地主的園庭佈置的工具。在家譜裏，除了墓道、祠堂的景色之外，祖先的畫像，也都以「版畫」來表現之。這便成了很可珍貴的歷史資料的一部分。萬曆時代乃是中國古代版畫史的黃金時代，在那四十八年間，不僅保存的插圖本特別多，而且也門類繁雜，包羅萬象，爲研究封建社會生活的最可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像「忠義水滸傳」插圖、「元曲選」插圖、「帝鑑圖說」、「古今列女傳評林」、「程氏墨苑」、「方氏墨譜」等等，都是以浩瀚的一二百幅乃至三五百幅的插圖，表現形形色色的封建社會人民的喜怒哀樂之情與多種多

樣的理想的和現實的生活的。沒有別的圖書比之他們會包含着更多的這樣的形象化的具體的史料的了。還有舉之不盡的許多小說、戲曲的插圖。還有種種的詩、詞畫譜，和包括了古代名畫成爲一部以插圖爲主的「歷代畫史」的「顧氏名公畫譜」等等。至於實用的「本草」、「醫經」、「武備書」等等的均有豐富的插圖，那是更不用特別提及的了。在這個時代的中期，程君房刷印「墨苑」時，初曾使用彩墨，試印若干幅的彩畫，這便是所謂五色印本的「程氏墨苑」，而一時游戲之作，乃成爲彩色版畫創作的先聲了。崇禎版的「金瓶梅」插圖，以二百幅的版畫，橫恣深刻地表現出封建社會的現實生活，在那裏，沒有金戈鐵馬，名將對壘，沒有神仙鬼怪的幻變，沒有大臣名士們的高會、遨遊，有的只是平平常常的人民的日常生活，是土豪惡霸們的欺詐、壓迫，是被害者們的忍泣吞聲，是無告的弱小人物的形象，實在可稱爲封建社會時代的現實主義的大傑作，正和「金瓶梅」那部大作品相匹配。陳洪綬以名畫家而爲「版畫」作畫稿。老蓮的「水

嵜葉子」傳遍天下，也就壯大了「版畫」的聲勢。胡曰從寓居金陵，製作「十竹齋畫譜」、「十竹齋箋譜」發明了短板拱花之術，爲彩色版畫奠定了最堅實的基礎。蕭雲從以遺民而寫「離騷圖」、「太平山水圖畫」，以及劉源的寫「凌烟閣功臣圖」，金古良的寫「無雙譜」，都不是無所謂而作。故國的山河，無雙的英雄人物，可泣可歌的爲祖國、爲自由而鬪爭的事跡，皆以版畫來表現出來，化身千百，宣傳的作用甚大。滿洲的皇室，也隨即運用了「版畫」的武器，來宣傳他們自己。於「耕織圖」等實用圖籍之外，像「萬壽盛典」的插圖，出于畫家王原祁和刻工朱圭之手，洋洋洒洒兩鉅册，是一幅放大放長的「淸明上河圖」，雖寫皇家盛典，而實亦當時市井生活的寫眞也。李漁和他的女壻沈心友，創作「芥子園畫譜」，在彩色版畫的制作上，也有了新的貢獻。乾、嘉以來，版畫的應用，自皇室以至民間，迄未中絕。至於淸末民初，彩色版畫的創作，尤能獨創一格。名士詩人們競作詩箋，以相酬酢，出奇制勝，大有精神。魯迅先生和我編的

一部「北平箋譜」，就收集了那一部分「詩箋」的精華。到了今日，則彩色版畫的技術更爲進步上。榮寶齋所印製的唐、周昉的「簪花士女圖」，套印到一千次以上，印在古色絹上的，尤爲逼眞。吸取了西方方法的新木刻畫，也有了很大的成就。把古代版畫的傳統藝術，和西方木刻畫的技術，結合了起來，創作出新的內容和新的形式的版畫，是完全有可能實現的，而且現在就正在實現。將一千多年的古老的版畫，推進到更爲光輝燦爛的階段，就將是我們這一代的事業。所以，在我們這一代也完全有必要，把古代版畫的優良傳統介紹出來。不僅供木刻家吸取古代優良傳統之資，而且，在提供了封建社會生活的史料和第一手的古代科學、技術知識等等方面，這種介紹也會有很大的作用。

中國古代版畫的收集，只是最近五六十年來的業績。在過去，對于收集版畫，都諱莫如深，被稱爲收集「小人書」。畫家們往往購致許多版畫書作爲畫稿，却也不大願意讓別人知道。藏書家間有皮藏有插圖的書籍，却並非爲了插圖而收

集它們。在民國初年，有陳大鐙先生的，才第一次着意地收集明代的版畫書，並着手編輯「徽派刻工名手姓名錄」。王孝慈、馬隅卿二先生繼之，乃大有收獲。北京圖書館也聞風而起，成爲插圖書的歸宿地。我在南北各地也不斷地在收集版畫書，而收集的範圍較廣，亦間得宋、元及明初刊刻的圖籍。在三十多年的辛勤的收集的結果，所得不過一千多種，合之北京圖書館所藏，不計地志山經，也不到二千種。可見，這類美術書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今日，即欲求一原刊初印的「耕織圖」也非易事。因之，複製流傳其中的重要圖籍，實有必要。

我曾經絕絕斷斷地編印過「中國版畫史圖錄」五輯（第六輯已印刷及半，未出版），共二十册，「版畫史」却始終未着一字，雖然曾搜集了不少材料。前幾年，又曾爲人民美術出版社，編輯一部「中國古代木刻畫選」，到了今年才完成，其前面才有一篇「中國木刻史略」。它們只可作爲初步的介紹而已。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和我商量，要出版些這一類的圖籍。我感覺到，「版畫史圖錄」和

「木刻畫選」都只是零縑片頁，只可作爲「窺豹一斑」，欲求其全，却非重印若干部全書不可。因便着手編輯這部「中國古代版畫叢刊初編」。「初編」所收，凡三十六種，時代是，自宋代到淸代嘉慶。也還只是選擇一部分重要之作而已。繼此有作，將還會有「二編」、「三編」乃至七八編而未已。（重要的有益、有用的插圖書，值得複印流傳的，總有五百種以上。）如有可能，每年將出版一編到兩編。

很感謝古典文學出版社給我編輯這部篇幅浩瀚的「叢刊」的機會。讀者們得到這樣一部書的時候，想來也會感謝他們的愼重、細緻的複製與精美的裝幀的。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二日鄭振鐸序於保加利亞・瓦爾納市的黑海海濱。

中國古代版畫叢刊第三册目次



有象列仙全傳目錄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第四卷

第五卷

列仙全傳目錄

列仙全傳

明萬歷廿八年刋本



列仙全傳序

濟南李攀龍撰

嘗觀魏文帝典論有云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味斯言也豈非念吾生之匪易不應借草木而齊彫傲文辭以寄聲將與天地而同永哉是誠高論何謂狂談然要之終為虛名而已於吾身何益也張季鷹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陶淵明亦曰吁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煙夫二子者豈不以身既不存名將焉用哉神已沒令譽安知暢哉斯言抑又達矣若迺等而上之俾形神永合則身名俱存不有神仙之學乎哉逍遙方圃屢看東海揚塵嘯傲丹丘幾見桃花結實是故老君三皇教主歷隋唐而猶現赤松炎帝而師逮秦漢而還存東方曼倩三竊瑤池之桃純陽呂祖每醉岳陽之酒黃安負龜于武帝張果辯康于明皇之數子者或萬年或數千年或數百年皆棲神碧落遊化

人間無藉文章而顯不假聲聞而存良生人之要道不朽之鴻圖哉是以高人逸客罔不慕其休風智士名賢咸思步其芳躅等珠玉於瓦礫以軒冕為樊籠故軒皇龍逝視萬乘若一毛王子鳳升棄儲宮猶敝屣至如匡裕結茅於廬山安期賣藥於海上黃初平牧羊於金華丁令威化鶴於遼水譚景升辟穀於嵩山陳圖南服氣於華嶽一朝有悟飄飄然長往而不返者良有以也善乎方城宗子有曰

人世有二樂上焉者乘青雲弄紫霞而次則宏肆麗句照耀今古名並日月萬世莫得而掩焉殆無三子而有之哉龍鳳事辭林慨碧紗之空兆睆睆言理異石髓之倘逢習靜山中澹然無事曰仚劉向陶弘景二神仙傳所載僅漢晉以上而六朝逮今闕焉讀者少之迺搜羣書并二傳舊所載者共得四百九十七人合而梓之名曰列仙全傳雖乏江淹之彩毫無能增輝閬苑庶幾裴航之玉杵預將

適贄瀛洲他日乘雲瓊島邀白
傅以論詩跨寉瑤天覓青蓮而醉
月一咲相逢固非未同而言客也

新都汪雲鵬書





黄一木鐫

有象列仙全傳卷之一



吳郡　王世貞輯次
新都　汪雲鵬校梓

老子者太上老君也混元圖云初三皇時化身號爲萬法天師中三皇時爲盤古先生伏羲時爲鬱華子女媧氏時爲鬱密子神農時爲太成子軒轅時爲廣成子少皥時爲隨應子顓帝時爲赤精子帝嚳時爲錄圖子堯時爲務成子舜時爲尹壽子禹時爲真行子湯時爲錫則子老君雖累世化身而未有誕生之迹迨商陽甲時分神化氣始寄胎玄妙玉女八十一年暨武丁庚辰二月十五日卯時降誕於楚之苦縣瀨鄉曲仁里從母左腋而生於李樹下指樹曰此吾姓也生時白首面黃白色額有參午達理日月角懸長耳矩目鼻純骨雙柱耳有三漏門美鬚廣額踈齒方口足蹈三五手把十文姓李名耳字伯陽號曰老子又號曰老聃周文王爲西伯召爲守藏史武王時遷爲柱下史成王時仍爲柱下史乃遊西極大秦竺乾等國號古先生化導其國康王時還歸于周復爲柱下史昭王時去官歸亳隱焉後復欲開化西域乃以昭王二十三年駕青牛車過函谷關度關令尹喜知之求得其道二十五年降於蜀青羊肆會尹喜同度流沙胡域至穆王時復還中夏平王時復出關開化蘇隣諸國復還中國敬王十七年孔子問道於老聃退而有猶龍之嘆烈王三年過秦秦獻公問以歷數遂出散關赧王九年復出散關飛昇崑崙秦時降峽河之濱號河上公授道安期生漢文帝時號廣成子文帝好老子之旨遣使詔問之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帝即命駕詣之帝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域中有四大王居一也子雖有道猶朕民也不能屈何乃高乎朕足使貧賤富貴須臾公乃拊掌坐躍冉冉在虛空中如雲之昇去地百餘丈而止於玄虛良久俛而答曰今上不至天中不類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陛下焉能令富貴貧賤乎帝乃悟知是神人方下輦稽首禮謝授帝道德二經成帝時降曲陽泉授于吉太平真經章帝時授于吉一百八十大戒安帝時降授劉圖罪福新科順帝時降授天師三洞經籙桓帝時降天台授葛孝先上清靈寶大洞諸經魏明帝時降嵩山授天師寇謙之新科符籙唐高祖時降羊角山語吉善行唐公受命符玄宗天寶初降丹鳳門帝親享之興慶宮隨又降語田同秀以函谷所藏金匱靈符又降語王元翼妙真符宋政和二年降華陽洞天授梁先生加句天童護命經蓋無世不出先塵刼而行化後無極而常存隱顯莫測變化無窮普度天人良不可以具述者矣史云老子西昇之時五色光貫紫微昭王令太史占之云當有聖人西去千年之外聲教返北此西化之兆也自昭

王甲寅至漢永平。果千年焉續博物志云唐高祖武德三年。晋州人吉善行於羊角山見白衣父老呼善行曰。為吾語唐天子。吾為老君。即其祖也。高祖因立廟。高宗追尊玄元皇帝。明皇為註道德真經。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京師號玄元宮。諸州號紫極宮。尋改西京為太清宮。東京為太微宮。皆置學生。尊號曰太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

木公諱倪。字君明。天下未有民物。時鍾化而生於碧海之上。蒼靈之墟。道性凝寂。湛體無為。將賛迪玄功。育化萬物。主陽和之氣。理於東方。亦號東王公。凡上天下地。男子登仙得道者。悉所掌焉。嘗以丁卯日登臺觀望。轉刼學道得仙之品。品有九。一曰九天真皇。二曰三天真皇。三曰太上真人。四曰飛天真人。五曰靈仙。六曰真人。七曰靈人。八曰飛仙。九曰仙人。凡品仙昇天之日。先拜木公。後謁金母。受事既畢。方得昇九天。入三清。禮太上而觀元始。漢初有群兒戲謡於道曰。着青裙。上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皆莫之知。唯子房往拜焉。乃語人曰。此東王公之玉童也。

西王母。即龜臺金母也。以西華至妙之氣。化而生於伊川。姓緱。一作何一作楊諱回。字婉妗。一字太虚。配位西方。與東王公共理二氣。調成天地。陶鈞萬品。凡上天下地。女子之登仙得道者。咸所隸焉。居崑崙之圃。閬風之苑。玉樓玄臺九層。左帶瑶池。右環翠水。女五。華林。媚蘭。青娥。瑶姬。玉巵。周穆王八駿西巡。乃執白圭玄璧。謁見西王母。復觴母于瑶池之上。母為王謡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後漢元封元年。降武帝殿。母進蟠桃七枚於帝。自食其二。帝欲留核。母曰。此桃非世間所有。三千年一實耳。偶東方朔於牖間窺之。母指曰。此兒已三偷吾桃矣。是日命侍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笛。王子登彈八琅之璈。許飛瓊鼓靈虛之簧。安法輿歌玄靈之曲。爲武帝壽焉。

太真王夫人。王母少女玉巵也。每彈一絃琴。即百禽飛集。時乘白龍。周遊四海。

東王公。與玉女投壺。梟而脫誤不接者。公爲之笑。開口流光。今電是也。按此東王公。與玉女仙等。搜神記云。玉女即掩其光以作電神

上元夫人。漢武帝元封元年七月七日。王母乘紫雲輦。駕五色斑麟。降帝宫。東向坐。帝跪問寒暄。畢。乃命帝坐。遣侍女迎上元夫人。云劉徹好道。適來觀之。夫人可蹔來。不。侍女返云。阿環再拜。遠隔絳河。遂替顏色。近五十年。帝問上元何真。曰。是三天真皇之母。總領真籍。上元之官也。俄夫人亦乘麟至。服青霜袍。頭作三髻。餘髮散垂至腰。帝拜夫人。曰。汝好道乎。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常舍于榮衛之中。五臟之內。雖數招方士。而慕長生。亦自勞耳。授帝以靈飛十二事。乃去

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氷玉。教神農能入火不燒。至崑崙山。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高辛時爲雨師。間遊人間。

容成公者。自稱爲黃帝之師。見周穆王。言補導之事。煉精於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氣。髮白返黑。齒落更生。道與老子同。

廣成子。軒轅時人。隱居崆峒山石室中。黃帝造焉。問以至道之要。答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毋勞爾形。毋搖爾精。毋俾爾思慮營營。乃可長生。愼內閉外。多智多敗。我守其一。而處其和。故千二百年。未嘗衰老。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聞廣成子在崆峒之上。乃往見之曰。敢問至道之精。廣成子曰。自汝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居三月。復往見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從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問曰。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起曰。善哉問乎。吾語汝至道之精。

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心靜神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帝再拜曰。廣成子之謂天矣。退而養心服形。晝而魂遊于華胥氏之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離中國幾千萬里。盖非舟車足力所及。神遊而已。其國無師長。民無嗜欲。不知樂生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踈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乘空若履實。寢虛若枕牀。雲霧不㝵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嶽不躓其步。神行而已。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力牧等語之曰。朕閒居三月。思有以養身矣。而於治物之道。弗獲其術也。今所夢若此。方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不可以告若矣。其後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帝後採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之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乃乘之。後宮及群臣從之者七十餘人。餘臣悉持龍髯。龍髯拔。因墮黃帝弓。百姓仰望帝既上。乃抱其弓與髯而號。故後因名其處曰鼎湖。弓曰烏號。

甯封子。爲黃帝陶正。有異人過之。爲其掌火。能出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能隨煙氣上下。

赤將子輿者。黃帝時人。不食五谷。而噉百花草。至堯時爲木正。能隨風雨上下。時與市中貨繳。亦謂之繳父。

洪厓先生或曰黄帝之臣伶倫也得道仙去姓張氏或曰
　堯時已三千歲矣漢仙人衛叔卿在終南絕頂與數人
　愽其子度世問卿曰同與愽者爲誰叔卿曰洪厓先生
　輩也

馬師皇者黄帝時治馬醫也知馬形氣死生之胗理之輒
　愈後有龍下向之垂耳張口師皇曰此龍有病知我能
　理乃針其唇下口中以甘草湯飲之一旦龍負而去

王倪卽老君弟子得道于羲農之間黄帝過之因傳道要
　歷少昊顓頊之世常遊人間帝嚳以前爲齧鈌師行飛
　走之道堯舜之時猶有見者後昇天

何侯者堯時隱蒼梧山慕長生三百餘口皆耕耘舜南狩
　止何侯家天帝五老來謁舜曰昇舉有期翌日五帝下
　迎舜白日昇天夏禹時五帝以藥一器與何侯使投酒
　中一家三百餘口飲不竭以餘酒灑屋宇拔宅上昇位
　爲太極仙人今嶷山有何侯廟在舜廟側

偓佺采藥父也好食松子體毛數寸能飛行逐走馬以松
　子遺堯堯不受時受食者皆三百歲

宛丘先生服制命丸得道至殷湯之末世已千餘歲以方
　傳弟子姜若春服之三百年視之如十五歲童子彭祖
　師之受其方三首　姜若春附

鐵拐先生李其姓也質本魁梧早得道修真巖穴時李老
　君與宛丘先生嘗降山齋誨以道教一日先生將赴老
　君之約於華山囑其徒曰吾魄在此儻游魂七日而不
　返若甫可化吾魄也徒以母疾迅歸六日而化之先生
　至七日果歸失魄無依乃附一餓莩之尸而起故形跛
　惡非其質矣

務光夏時人耳長七寸好服蒲韭根湯伐桀以天下讓於
　光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人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
　利非廉也乃負石自沉蓼水後四百餘年至武丁時復
　見武丁欲以爲相遂遊尚父山不出

孟岐清河逸人也尋師不避險阻漢武帝時談及周初時
　事了如目前嘗云曾見周公旦抱成王朝於周廟岐時
　侍周公陞壇公上岐以手摩成王足周公以王笏遺岐
　岐常執之每以衣袂拂拭笏今鋭欲折耳嘗餌桂葉在
　華陰山下拾藥聞帝好仙披草萊而出

匡裕。周武王時人。兄弟七人。皆有道術。結廬山中。後得仙去。惟空廬在焉。故曰廬山。漢武帝封裕爲廬山君。

彭祖錢鏗。帝顓頊玄孫。至殷之末世。年已七百餘歲而不衰。好恬靜。惟以養神治生爲事。穆王聞之。以爲大夫。稱疾不與政事。善於補導之術。并服水晶雲母粉麋角。常有少容。采女乘輜軿往問道於彭祖。采女具受諸要。以教王。王試爲之有驗。彭祖知之。乃去。不知所往。其後七十餘年。門人於流沙西見之。一云周衰。始浮遊四方。晚入蜀。抵武陽。留家。喪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

青烏公者。彭祖之弟子也。身受明師之教。精審仙妙之理。乃入華陰山中學道。積四百七十一歲。十二試之。有三不過。後服金液而昇天。太極道君以爲三試不過。仙人而已。不得爲真人。

呂尚。冀州人。生而內智。豫知存亡。避紂亂。隱遼東三十年。西適。隱於南山。釣于卞溪。三年不獲魚。或曰。可以止矣。尚曰。非爾所及也。果得大鯉。有兵鈐在腹中。乃服澤芝地衣石髓。二百年而告亡。葬之無尸。惟有玉鈐六篇在棺中。

范蠡。字少伯。徐人也。事周師太公望。好服桂飲水。爲越大夫。佐勾踐破吳。後乘輕舟入海。變名姓。適齊。爲鴟夷子。更後百餘年。見於陶。爲陶朱公。財有億萬。復棄之。往蘭陵賣藥。後人世世見之。

劉越。周時有匡先生。名續。修道于南嶂山。後有一少年數來相訪。言論奇偉。先生異之。問曰。覩子風猷有日矣。階問鄉邦姓字。答曰。予姓劉。名越。居在山之左。山下有石高二丈許。叩之即應。當相延。先生如其語訪之。叩石。石忽自開。雙戶洞啓。一小鬟迎先生。行數十步。継有二青衣絳節前導。漸見臺榭參差。金碧掩映。珎禽奇獸。草木殊異。真人冠玉冠。朱紱劍佩。來迎先生。意欲留居之。真人已覺。謂先生曰。子陰功未滿。後會可期。他日相從不晚也。飲玉酒三爵。延齡保命湯一啜而出。先生返顧。所叩石宛然如初。他日復叩。無所應矣。今盧山太平興國宮三門外。即石建亭。名曰仙石。石上尚有劉仙二字存焉。

匡續。字君平。南楚人。號匡阜先生。生而神靈。兒時便有物外志。周武王時。師老聃。得長生之道。結茅南障山虎溪之上。隱焉。室中無所有。惟置一榻。簡書數篇而已。武王屢徵不起。一日有少年詣之。自通曰。姓劉。名越。家在前山之左。邀先生過之。且曰。至山下有石高二丈許。即予家也。續後如約而往。至山下。四顧無人家。惟有一石。乃

叩之石爲之開若雙扉然有二青衣執絳節前導入其中瓊樓玉宇見前少年傳以仙訣由此得道遂煉丹于其所漢武帝元封元年南巡狩登祀天柱嘗望秩焉繼而射蛟潯陽江中復封先生爲南極大明公仍命立祠於虎溪舊隱列於祀典迨至東晋鴈門僧慧遠遊羅浮夜宿祠下愛其溪山之勝謁郡守桓伊曰昨夢臣先生願捨祠爲寺伊從之而遷先生祠于山口唐開元間再加與建尊爲仙廟凡水旱癘疫禱之皆應

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羊賣之一日騎羊入蜀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綏山在峨嵋山西南最高無極隨之者不復還皆得仙道故諺曰若得綏山一眺雖不得仙亦豪

蔡瓊字伯瑤師老子受太玄陽生符還丹方合服得道白日昇天常用陽生符活已死人但骸骨存者以符投之即起

彭宗字法先彭城人年二十學於杜冲嘗從之採藥忽墮深谷手足傷損逮至危困良久蘇息肅恭如初又使之採樵被蛇中亦無愠色冲憫之乃授丹經五千文及守一之道宗寶而修之日臻幽妙嘗宵中有神燈數枚浮空映席又五色雲霞霏霏繞座間能三晝夜爲一息或自卧水底竟日方出或瞑目僵卧輒一年許不動塵委其上積厚如指見者皆疑已殞及起顏色愈鮮能以一氣誦五千文通爲兩遍山中毒蛇猛虎能以氣禁之潛伏終不能動宗解之方去嘗有獵者遥相毀罵且及門欲相凌辱宗用氣禁之獵者手足不覺自拘蠢然尸立使幽靈擊之傍人惟聞杖楚之聲莫測其所以俟其悔過乃釋之年一百五十餘歲常如二十許厲王十三年正月老君遣仙官下迎授爲太清真人治赤城宫

馮長驪山人周宣王時爲柱下史覩天文之變乃退隱攝生遇鄧真人授以靈書功行垂成復遇彭真人授以太上隱書遂得仙用術活人平王二十年春昇化而去

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道人浮丘公接晉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見柏良謂曰可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山頭至期果乘白鶴駐山頭可望不可到俯首謝時人數日方去後立祠緱氏山下

沈羲吳郡人學道蜀中善醫一心救人功德感天周赧王十年老君遣使召之與妻賈氏共載授羲碧落侍郎白日昇天時道間耕鋤人共見之須臾大霧霧解失其所在但見羲所乘車牛在田中食禾或有識爲羲車牛以語羲家弟子數百人恐是邪魅車牛入山谷間乃將數百人分布於百里之間求之不得至漢殤帝延平元年九四百一十二年乃復還鄉里推求得十餘世孫名懷喜懷喜曰聞先世相傳果有遠祖登仙羲歸留數日云初上天時不見天帝惟謁老君老君向東坐宮殿鬱鬱雲氣五色庭中皆珠玉樹侍從數百多女少男四壁熠熠有符書老君長可丈餘身體有光不可正視老君令玉女持金案玉杯盛藥賜羲曰此是神丹飲者不死夫妻各得一刀圭飲畢復賜大棗二枚大如雞子復以符一道仙方一道賜羲令且還人間救人疾苦若欲上昇以此符懸之竿杪仙吏當迎汝也語已奄忽如寐已在地上竇太后疾嘗遣使請問安帝時猶在人間後復昇天

周亮字泰真太原人母宵寢見五色流霞覆其宅因感有孕經十五月而生長而師事姚坦授五千文及八素真經能治鬼怪各見真形周靈王太子晉聞之召與相見賜以九光七明芝亮修服之遂能變化或如老翁髮白齒落經宿不出復爲少年姿容如花或被兇人侮之其人不覺自縛至於拷擊叫號口中流血求哀乃釋之年一百九十餘歲威烈王二十四年上帝遣天官下迎授爲泰隴真人出入太清

涓子齊人好餌朮齋食養精至三百年仍見於齊著天地人經四十八篇後釣魚于河澤得鯉腹中有符隱于宕山能制風雨受伯陽九仙法淮南王安少得其文不能解其意也獨琴心三篇有條理焉

亢倉子姓庚桑名楚陳人也得老君之旨隱毘陵孟峯嘗云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靜言語則福全後道成仙去

琴高趙人能鼓琴爲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遊冀州涿郡間二百餘年後入涿水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某日當返諸弟子日齋絜待于水傍設祀高果乘鯉而來觀者萬餘人留一月復入水去

冠先者宋人也。釣魚為業。居睢水傍。百餘年。得魚或放賣或食。好種荔。食其葩實焉。宋景公問其道。不告。即殺之。後數十年。踞宋城門鼓琴十日而去。宋人家家奉祀焉。

馬丹。晉狄人。文侯時。為大夫。獻公時。為幕正。公滅狄。殺恭太子。丹去。至趙宣子時。乘安車。入晉都候之。靈公欲仕之。逼不以禮。俄迅風發。丹入廻風中而去。北方人尊而祠之。

王瑋玄。不知何許人。得道居林屋山洞中。吳國韓崇好道。遊名山。訪方術於林屋。遇瑋玄。求度世之道。瑋玄以流珠丹授之。謂崇曰。子行此道。無妨居世。功成之日。自當仙舉也。崇行之大驗。仕為汝南太守。在郡十四年。治化大行。著為天下最。年七十四。瑋玄又降人間。授崇隱遁解形之法。入大霍山。又授崇道化泥丸。升紫房之術。後俱昇天。韓崇附

負局先生。語似燕代間人。因磨鏡。輒問主人得無有疾苦者否。若有。輒出紫丸赤藥與之。莫不愈。時大疫。每列户與藥。愈者萬計。不取一錢。後止吳山絕崖。世世懸藥與人。曰。吾欲還蓬萊山。為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旦有水白色。從石崖流下。服之者多所愈。鄉人乃立祠祀之。

列子。鄭人。名禦寇。問道於關尹子。復師壺丘子。九年能御風而行。隱居鄭國四十年。無知者。著書行於世。唐天寶初。冊為冲虛真人。題其書曰。冲虛真經。宋景德四年。敕加至德二字。

莊子。蒙人。名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著書六萬餘言。率寓言也。楚威王聞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周笑謂使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使者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又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者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遂終身不仕。後竟仙去。帝命為闡編郎。以紀諸仙戒耆。

尹喜。字公文。天水人。初母氏嘗晝寢。夢天下絳霄。流繞其身。及喜生時。家陸地自生蓮花遍滿。及長。眼有日精。姿形長雅。垂臂下膝。堂堂有天人之貌。少好學墳索。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大度不修俗禮。損身濟物。不求聞達。周康王時。為大夫。仰觀乾象。見東方有紫氣西邁。知有聖人當度關而西。乃求為函谷關令。預敕關吏

孫景曰若有形容殊俗車服異常者勿聽過喜嘗候物色而迹之時昭王二十三年七月十二日甲子老君果乘白輿駕青牛徐甲為御欲度關關吏入白喜喜曰今我得見聖人矣即具朝服出迎跪伏叩頭邀之曰願暫留神駕老君謝曰吾貧賤老翁居在關東田在關西今暫往取新新何故見留幸聽度喜復稽首曰大聖豈是取薪久知大聖當來西遊暴露有日願少憩神駕老君曰聞開導竺乾有古先生善入無為永存綿綿是以身就道經歷關子何過留耶喜又曰今觀大聖神姿超絕乃天上之至尊邊夷何足往觀願不托言少垂哀愍老君曰子何所見而知喜曰去冬十月天理星西行過昴自今月朔融風三至東方真氣狀如龍蛇而西度此大聖人之徵故知必有聖人度關老君乃怡然笑曰善哉子之知吾吾亦已知子矣子有通神之見當得度世也喜再拜曰敢問大聖姓字可得聞乎老君曰吾姓字渺渺從劫至劫非可盡說吾今姓李字伯陽號曰老聃喜於是就官舍設座供養行弟子禮老君乃為喜留關下百餘日盡傳以內外修煉之法時老君之御者徐甲少賃於老君約日顧百錢至關時當七百三十萬錢甲見老君去官遠適亟來索錢老君謂曰吾往西海諸國還當以黃金什直償尒甲如約及至關飯青牛於野老君欲試之乃以吉祥草化為一美女行至牧牛之所能以言

戲甲甲感之欲留遂負前約乃詣關令訟老君索傭錢老君謂甲曰汝隨我二百餘年汝久應死吾以太玄生符與汝所以得至今日汝何不念此而乃訟吾言訖符自口中飛出丹篆如新甲即成一聚白骨喜乃為甲叩頭請赦其罪以賜更生老君復以太玄生符投之甲即立生喜乃以錢償甲而禮遣之一日老君謂喜曰吾重告爾古先生者即吾之身嘗化乎竺乾今將返神還乎無名吾今逝矣喜叩首請侍行老君曰吾遊乎天地之表嬉乎玄冥之間四維八極上下無邊子欲隨吾烏可得焉喜曰入火赴淵下地上天灰身沒命願隨大仙老君曰汝雖骨相合道法當成真然受道日淺未能通神安得變化隨吾聖身汝尚精修此道體入自然斯可與汝行化諸國爾於是復以道德五千言授之期曰千日之外可尋吾於蜀青羊之肆也言訖聳身空中坐雲華之上面放五明身見金光洞然十方冉冉昇空光燭館舍五色玄黃良久乃沒喜目斷雲霄涕泣攀戀其日江河汎漲山川震動有五色光貫太微徧及四方喜遂以老君所說理國修身之要去奢滅欲之言敘而編之為三十六章名之曰西昇經喜乃屏絕人事三年之內修煉俱畢凡所授書悉臻其妙乃自著書九篇號關尹子至丁巳歲即往西蜀尋訪青羊之肆老君以甲寅年昇天至乙卯歲復從太微宮分身降生於蜀國大官李氏

之家已先敕青龍化生為羊色如青金常在所生嬰兒之側愛玩無數忽一日失羊童子尋覔得於市肆喜至蜀徧問居人無青羊肆者忽見童子牽羊因自解云既有青羊復在市肆聖師所約其在此耶因問此誰家羊牽欲何往童子荅曰我家夫人生一兒愛玩此羊失來兩日兒啼不止令却尋得欲還家喜即囑曰願為告夫人之子云尹喜至矣童子如其言入告兒兒即振衣而起曰令喜前來喜既入其家庭宇忽然高大湧出蓮花之座兒化數丈白金之身光明如日項有圓光建七曜之冠衣晨精之服披九色離羅之帔坐於蓮花座上舉家見之皆驚怪兒曰吾老君也太微是宅真一為身太和降精耀魄為人主客相因何乃怪耶喜將慰無量稽首言曰不謂慶會復奉天顏老君曰吾向留子者以子沿世來久深染恩愛初受經訣未克成功是以待子於此今子保形煉氣已造真妙心結紫絡面有神光金名表於玄圃玉札繫於紫房氣參太微解形合真矣即命召三界衆真時諸天帝君十方神王淯諸仙衆項刻浮空而至各執香花稽首聽命老君敕五老上帝四極監真授喜玉冊金文號文始先生位為無上真人賜紫芙蓉冠飛青羽裙丹襹綠袖交泰霓裳羅紋黃綬九色之節居二十四天王之上統領八萬仙士自此方得飛騰虛空參侍龍駕其家長幼二百餘口即時拔宅昇天

尹軌字公度太原人文始先生尹喜之從弟也少學天文兼通讖緯父事先生因教服黃精花及授諸道經凡百餘篇皆蒙口訣先生登真之後即與隱士杜沖同修煉於先生宅時年二十八歲絕粒養氣專修上法上帝憐之賜為太和真人仍下統仙僚於杜陽宮軌時帶神丹周歷天下濟度有緣或煉金銀以賑貧苦求哀之人咸得其福利焉晉惠帝永興二年從東來降于尹真人之觀語道士梁諶以得道之素及上帝命所司之事語畢忽聳身騰空冉冉而登天府

有象列仙全傳一卷終









太真王夫人

玩虎軒





赤松子




容成公





赤將子輿

洪厓先生








何侯


猩猩




務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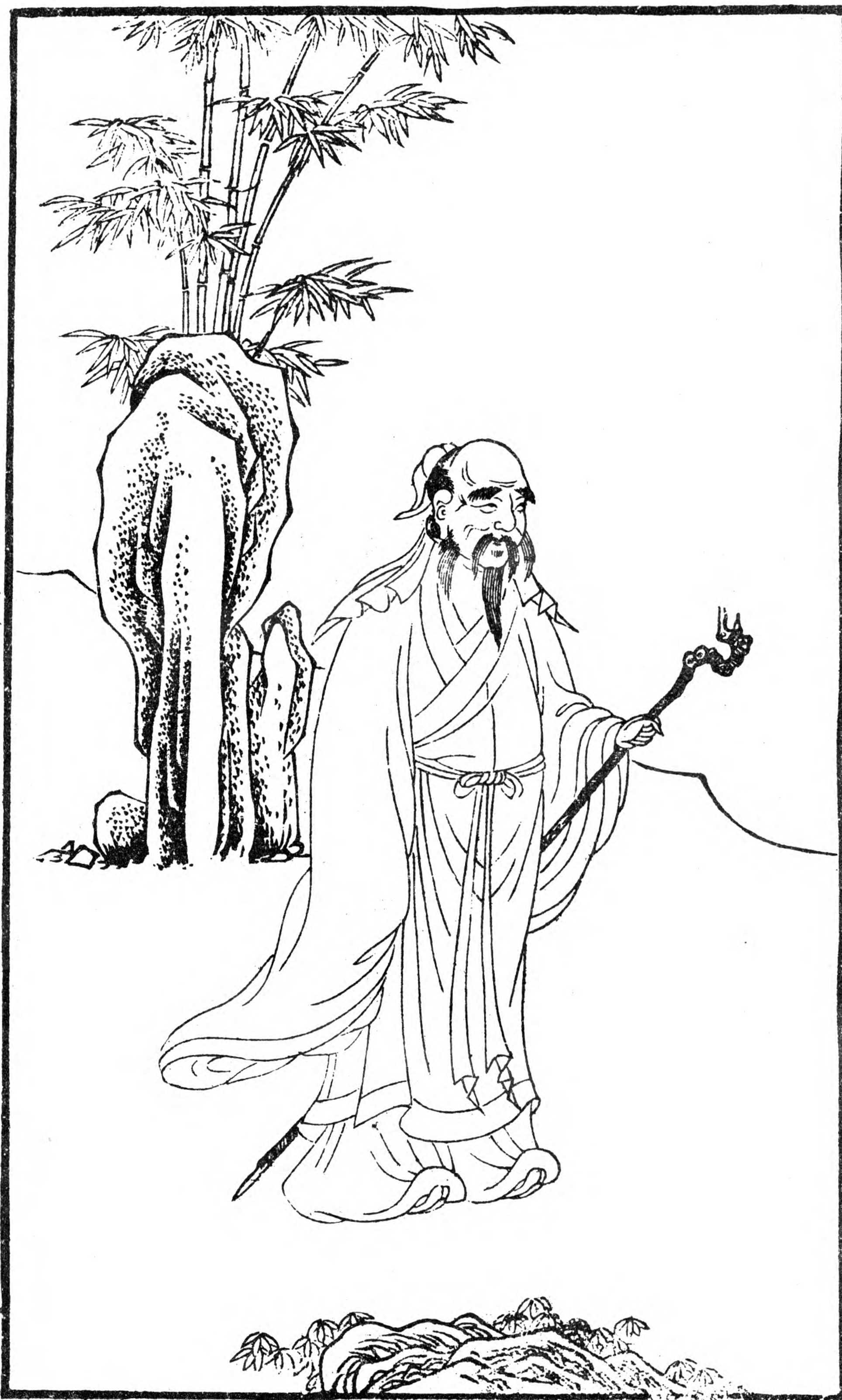




王裕
三九



彭祖錢鏗




呂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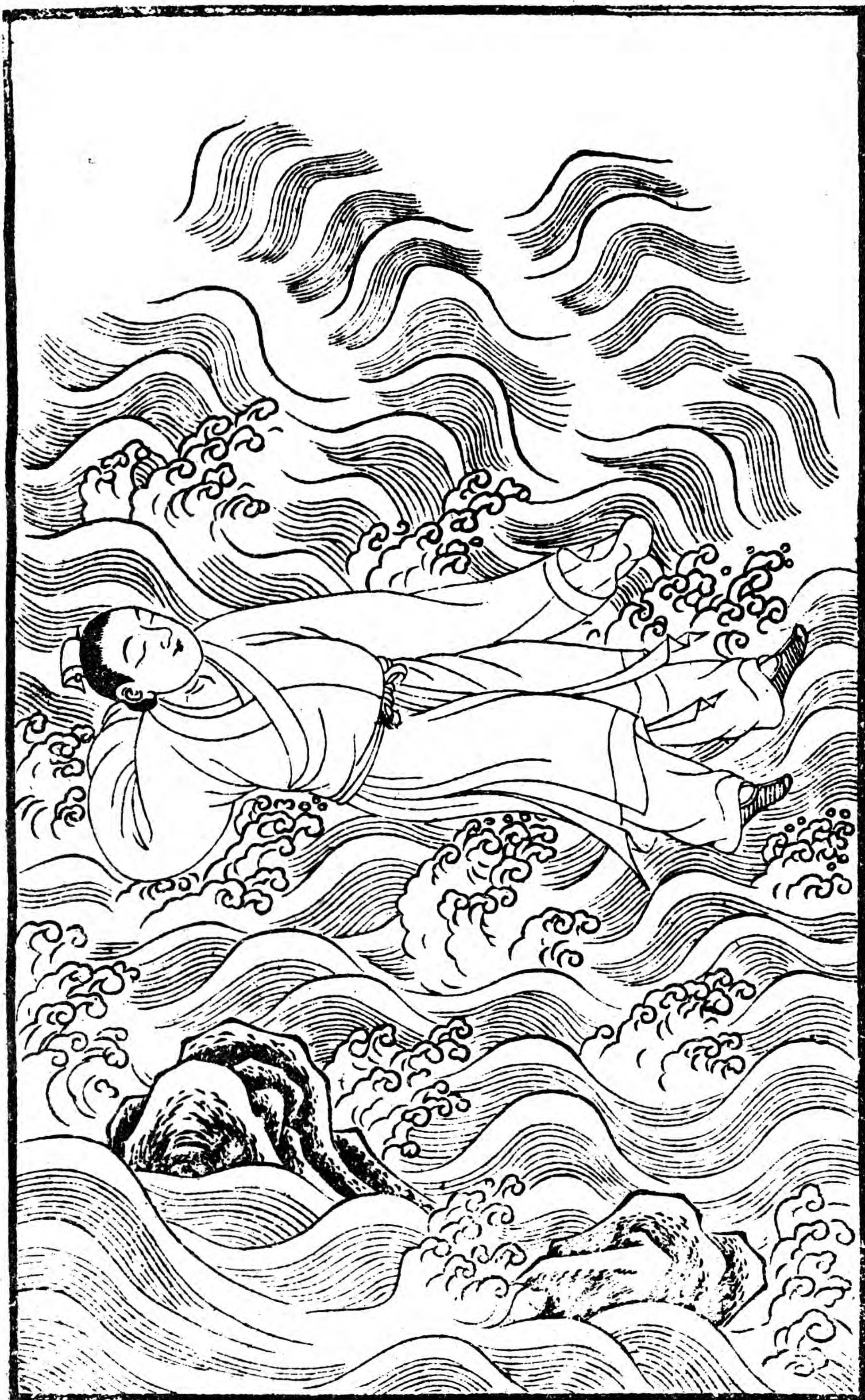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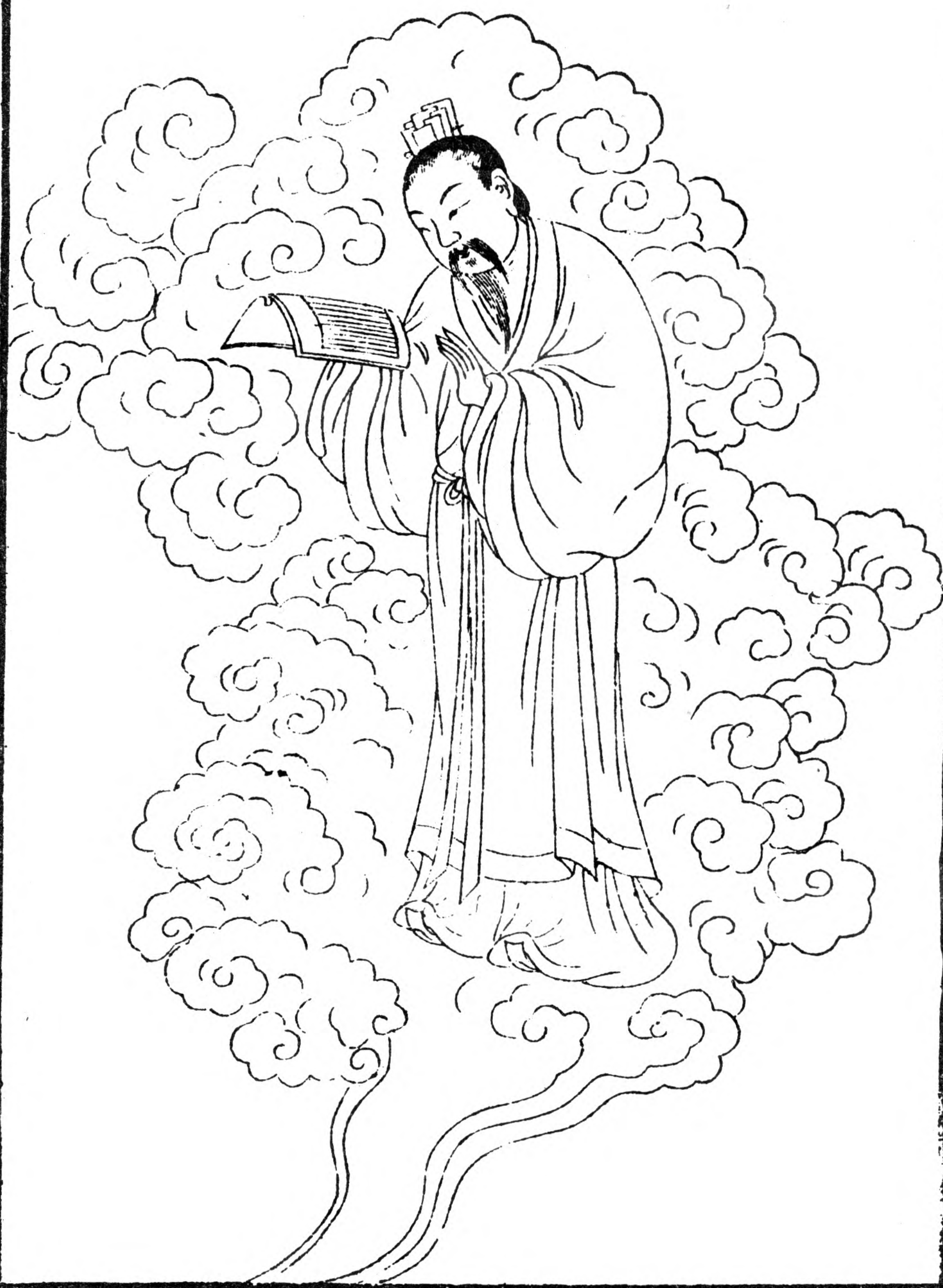



匡衡


葛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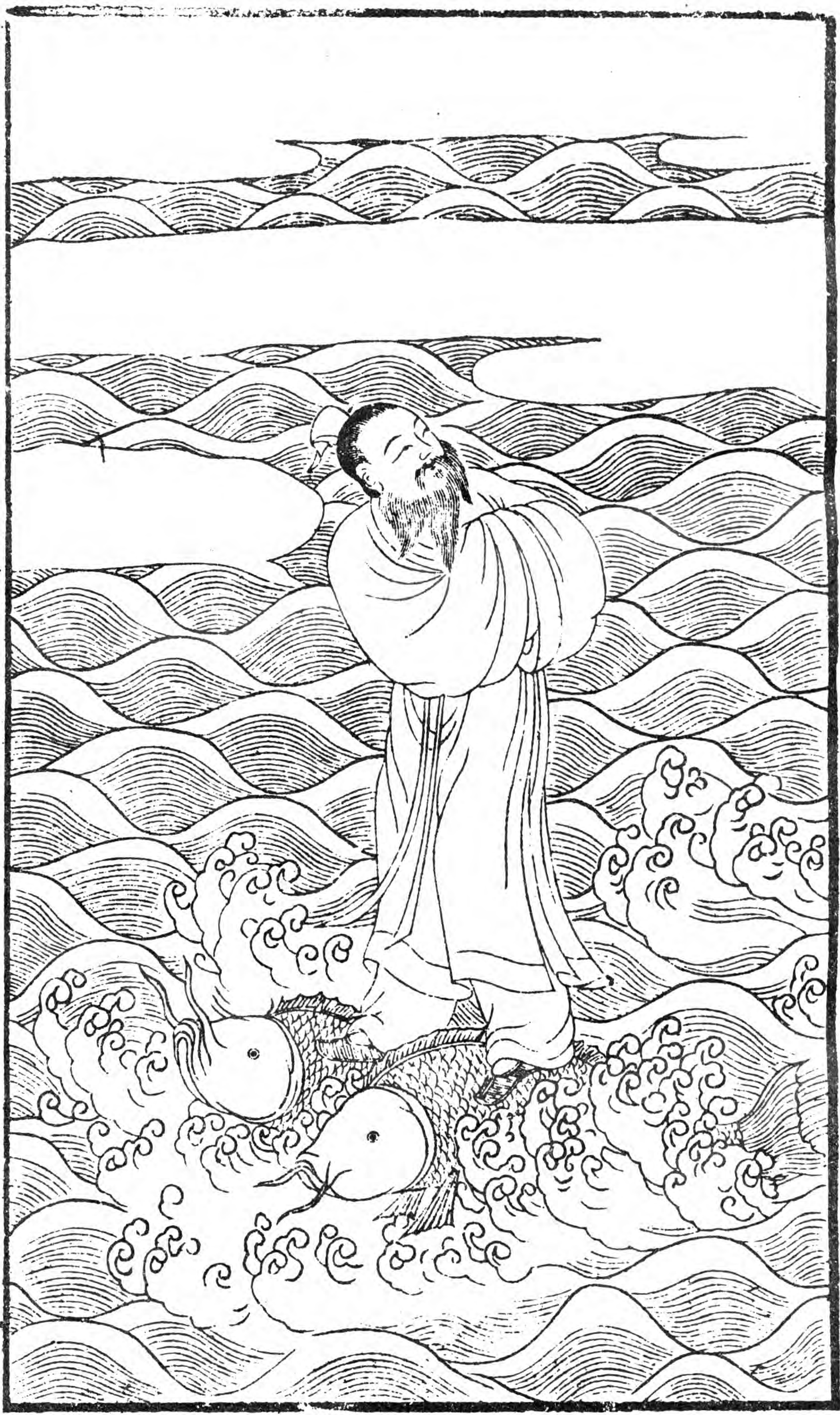







涓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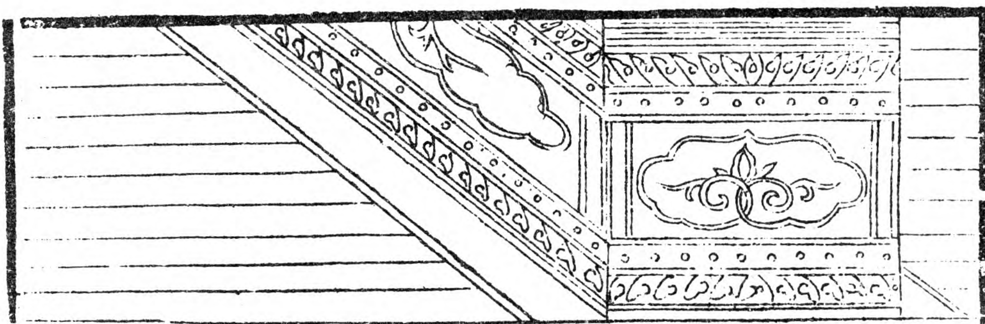
琴高






負局先生









二十四

有象列仙全傳卷之二

吳郡　王世貞輯次
新都　汪雲鵬校梓

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於靈虛山後化鶴歸集華表而吟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塚纍纍

李八百蜀人名真居筠陽五龍岡歷夏商周年八百歲動行則八百里時人因號為李八百或隱山林或居廛市又修煉於華林山石室丹成還蜀中周穆王時居金堂山蜀人歷代見之號紫陽真君

明香真人李八百之妹也初修道於華林元秀峯後于峯南五龍岡設壇道成冲舉唐天寶中即其地為元陽觀封妙應真人

折象廣漢人少好黃老術師事東平先生家世豐贍以為多藏必厚亡散千金以賑貧苦或諫之象曰賓子文有言我之施物乃逃禍非避時也自尅亡日尸解如蛇蛻焉

宋倫字玄德洛陽人專心好道服黃精二十餘年周厲王時老君授以通真經及丹符倫得經修行遂自然通感嘗有王童六人更遞侍之凡未來事預知其吉凶言無不驗能飄然飛舉凌波涉險與神仙遊日行三千里或化為鳥獸以試人心有犯者逐之常相去五十步百步不能至善射者射之亦不至與病者同寢其病自痊年九十餘宣王三十二年上帝遣仙官下迎授為太清真人下司中嶽

王子姓章名震南郡人少學衆經周幽王徵之不起乃嘆曰人但貪富貴不知養性命盡氣絕雖為王侯金玉如山何益獨有學仙可以無窮乃師長桑子受其衆術著道書百餘篇其要術以務兕為主尤精於五行演其微妙能起飄風雲雷雨霧發屋折木又以草芥瓦石為六畜龍虎立使能行分形為數百千人又能涉行江海含水噴之即成珠遂不復變或時閉氣休息舉之不起推之不動屈之不曲伸之不直如此數十日乃起復如故每與諸弟子行各丸泥為馬與之皆令閉目須臾皆乘大馬一日千里又能吐五色雲氣起數丈見飛鳥過指之即墮又臨淵投符召魚鼈魚鼈皆自投岸又能使諸弟子舉眼即見千里外物但不能久也其務兕時以器盛水著兩兕之間吹而噓之水上立有赤光燁燁而起即以此水治百病病在內者飲之在外者浴之皆立愈後入崆峒山合丹丹成白日昇天

太陽子者姓離名明王子之友也王子學道已成太陽子乃事王子盡弟子之禮不敢懈怠王子特親愛之而好酒恒醉頗以此見責然善為五行之道雖鬢髮班白而

肌膚豐盛面目光華三百餘歲猶自不改王子謂之曰汝當理身養性為衆賢法師乃昏迷大醉功業不修大藥不合雖得千歲竟難免死况數百歲乎此凡庸所不為况達者乎後著七寶樹之術深得道要服丹得仙常在世間五百餘歲面如少童秪多酒其鬚髮皓白不能全其嬰兒也

太陽女姓朱名翼敗演五行之道咸盡微妙甚驗且速年二百八十歲色如桃花口如含丹肌膚充澤眉鬢如畫綽如十七八處子率事絶洞子丹成分賜之俱得仙昇天

太陰女姓盧名全賦性聰達智慧過人好王子之道頗得其法未能精妙苦無明師乃當道沽酒密欲求賢積年累久未得勝已者會太陽子過之飲酒見女禮節恭脩言詞閑雅太陽子喟然嘆曰彼行白虎騰蛇我行青龍玄武天下悠悠知者為誰女聞之大喜使妹問客土數為幾對曰不知也但南三北五東九西七中一耳妹還報曰客大賢者至德人也我始問一已知五矣遂請入道室改進妙饌以享之因自陳說太陽子曰共事天帝之朝俱飲神光之水身登王子之鬼體有五行之寶唯賢是親豈有所吝遂授以道要及煉丹之方丹成服之得仙時年已二百歲猶如少女顏色

太玄女姓顓名和少喪夫有術人相其母子曰皆不壽也乃學道得王子之術遂能入水不濡盛寒之時單衣卧氷上而顏色不變身體温暖可至積日能徙官府宮殿城市屋舍於他處視之無異復指之則還其所在又門戶積櫃有関籥者指之即開指山山崩指樹樹死更指之皆復如故一日與弟子行山間日暮以杖扣山石石開皆有門戶入其中有屋室床几帷帳厨廩酒食如常雖行萬里無異能令小物忽大如山岳大物忽小如毫芒野火張天噓之即滅又能坐炎火之中衣裳不然閒化為老翁小兒車馬無所不為行三十六術甚有神効起死無數不見其脩煉服食顏色益少鬢髮如鴉後白日昇天而去

墨子者名翟宋人也仕宋為大夫外陳經典内修道術著書十篇號為墨子公輸子嘗為楚王造雲梯以攻宋墨子說楚王而罷之年八十有二乃歎曰世事已可知已榮位非可長保將委流俗以從赤松子遊矣乃謝遣門人精思至道想像神仙於是夜常聞左右山間有誦書聲每卧後每有人以衣覆之墨子乃伺之見有一人乃起問之曰君豈非山嶽之靈乎願誨以道教神人曰子有仙骨志且好道故來相候子欲何求墨子曰願得長生與天地相畢耳於是神人授以素書朱英丸方道靈教戒五行變化凡三十五卷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効

乃撰集五行記五卷至漢武帝時遣使者楊遂束帛加璧以聘壘子壘子不出視其顏色如五六十歲人周遊五嶽不止一處也

浮丘伯姓李居嵩山修道白日飛昇嘗作原道歌云虎伏龍亦藏龍藏先伏虎但畢河車功不用提防拒諸子學飛仙狂迷不得住左右得君臣四物相念護乾坤法象成自有真人顧又作相鶴經王子喬傳存于世

祝雞翁洛陽人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百餘年雞皆有名字千餘群暮栖樹上晝散放之翁每呼名即種別而至賣雞及子得千萬錢輙置錢去之吳作養魚池後見吳山白鶴孔雀嘗止其傍

皇太姥閩人相傳為婺星之精母子二人居武夷採黃精以餌能呼風檄雨乘雲而行秦人呼為聖母

古丈夫漢恂大與尹子虛同遊嵩華松下見古丈夫并一女子二生曰神仙何以至此古丈夫曰予本秦之役夫此為毛王姜亦秦宮人合為殉者同脫驪山之禍匿此不知今幾甲子二生曰幸遇大仙願求金丹大藥古丈夫曰我本凡人初餌栢子後食松脂歲久凌虛毛髮紺綠不知金丹大藥為何物也

毛女在華陰山中山客獵師世世見之形體生毛自言始皇宮人秦亡入山食松葉遂不飢寒身輕如飛

徐福字君房秦始皇時枉死者滿道路有鳥如烏狀銜草覆死人面皆登時而活始皇使人持草以問鬼谷先生先生云海中有十洲祖洲有不死之草生瓊田中名養神芝其葉似菰叢生一株可活一人始皇乃遣道士徐福入海尋祖洲不返後不知所在遠沆羲得道老君遣徐福為使乘白虎車迎羲後人始知徐福為仙又唐開元中有士人患半身枯黑御醫張上客等俱不能活因謂曰聞大海中有神仙盍求治之士人乃從登州下海隨風行十餘日近一孤島島上有數百人須臾至岸岸邊有婦人洗藥問彼皆何人婦人指云中坐鬚髮白者徐君也又問徐君是誰婦人云君知秦始皇時徐福否曰知之曰此即是也士人遂登岸致謁求治徐君初以美飯餔之器物皆奇小士人心嫌其薄徐君覺之曰但恐食不能盡爾士人連啖之如數大甌至飽而竭復以小器盛酒飲之至醉翌日以黑藥數丸與食利黑水數斗其病輙愈士人求住奉侍徐君曰爾有祿位未宜即留當以東風相送毋愁歸路遠也復與黃藥一袋治一切病持歸救人士人還數日至登州以藥奏聞玄宗令有疾者服之即愈

孔丘明秦時人與駱法通等十人避亂相與結友遠訪大道在王笥山修煉歲久道成騰空而去惟仙良一人優遊不與但成地仙云

黄石公漢張良于下邳圯橋遇老父躡踞令良取履良每曲事之老父喜曰孺子可教遂授良書且謂曰後十三年齊北穀城山下黄石即我也後良功成封留侯從高祖於穀城山果得黄石良請立祠以祀焉

控鶴仙人名屬仁天台元虚老君第七子也常控鶴至武夷山校定仙籍時魏王子騫等禱雨龍潭之上仙人適過其處魏王與張湛等十二人因得謁見仙人見魏王等丰骨異常乃遣何鳳兒往天台取仙籍檢視果載子騫與張湛等名於是賜魏王等胡麻飯九品丹書仙人以飲酒過度故謫居武夷須八百年後方得脫骨仙化

鬼谷子春秋晋平公時人姓王名詡嘗入雲夢山採藥得道顏如少童居青溪之鬼谷蘇秦張儀嘗問道三年辭去子遺之書曰二足下功名赫々但春華至秋不得久茂今二子好朝露之榮忽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旦之浮爵夫女愛不極席男歡不畢輪痛哉鬼谷處人間數百歲後不知所之有陰符鬼谷子二書行于世

馬成子秦扶風人志專修道棄家訪師遇黄盖童子授以胎元煉氣之法乃入蜀之鶴鳴山石洞中復遇異人授以神丹曰氣為内丹藥為外丹今授子此丹服之當列為高真矣言訖而去成子遂白日昇天

茅濛字初成咸陽人博學深鑒知周室將衰不求仕進嘆曰人生若流電爾奈何久迷塵寰中於是師鬼谷先生受長生之術遂入華山修煉秦始皇三十年九月庚子乘龍白日昇天先是邑人謡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太清時下玄州戯赤城繼業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秦始皇聞之因改臘為嘉平玄孫盈固衷三人皆得仙居茅山

魏真君名子騫求道於武夷山後遇控鶴仙人授以換骨之訣秦始皇時尸解真君顱骨至今尚存紅白堅潤

簫史得道好吹簫秦穆公以女弄玉妻之遂教弄玉吹簫作鳳鳴有鳳來止其屋公為作鳳臺後弄玉乘鳳簫史乘龍共昇天去 弄玉附

劉海蟾汲郡白鶴觀知事崔重微忽見道人謁於堂下揖之坐不語但微哂重微起取金相贈未入房已聞弄筆聲急回視已失道人壁間有題字以仙書讖之乃秦人劉海蟾之筆

盧侯二仙秦始皇遣盧生入海求神仙藥不得盧與侯生謀隱入邵陵雲山今山有侯仙跡盧仙影秦人古道煉丹井飛昇臺掃壇竹皆其遺迹

祭女仙褒陽人幼善刺繡忽有父老詣門請繡鳳一雙畢功之日自當指點既而繡成老父指視安眼功畢俄雙鳳騰躍飛舞老父與女仙各乘一鳳昇去

白石生中黃丈人弟子云彭祖時已二千餘歲不修飛昇但以長生為貴不失人間之樂而已所行者止以金液之藥為上初患家貧不能得藥乃養猪牧羊十數年致富萬金乃買藥服之嘗煮白石為粮因就白石山居遂號白石生亦時食脯飲酒亦時辟穀日能行三四百里顏色如三十許人或問何以不愛飛昇荅曰天上未必樂于人間且天上多至尊奉侍更苦于人間也

涉正字玄真巴東人漢末說秦始皇時事了了從二十弟子入吳而正常閉目雖行不開也弟子隨之二十年莫有見其開目者有一弟子固請之正乃為開目開時有聲如霹靂有光如火電弟子皆不覺伏地良久乃能起正已復還閉目後道成仙去其所服食施行并授諸弟子皆以行氣絶房室及服石腦小丹時李八百呼正為四百歲兒

杜宇古蜀主也蜀嘗大水宇與民人避水於長平山後鼈靈開峽治水人得安居宇禪位與之自居西山得道昇天

安期生瑯琊阜鄉人賣藥海邊時人皆呼千歲公秦始皇請見與語三夜賜金帛數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并赤玉舄一量為報曰後千歲求我於蓬萊山下始皇遣使者數輩入海求之未至蓬萊山輒遇風波而還乃立祠阜鄉亭并海邊十處

朱仲會稽人漢高后時下書募三寸珠仲乃齎三十珠詣闕上書賜五百金魯元公主復私以七百金從仲求珠仲復獻四寸珠至闕即去帝下書會稽徵聘不知所在景帝時復來獻三寸珠數十枚輒去竟不知所在

清平吉漢沛國人即高帝時衛平也至光武時容色不老後尸解去百餘歲復還鄉里數日間又尸解去

劉京者漢文帝侍郎從邯鄲張君學道受餌雲母朱英方服之百三十年餘視之如三十許人能先知吉凶之期又能為人祭天益命可延十年五年至魏武時京遊諸弟子家皇甫隆聞而隨事之以雲母九子方教隆隆合服之得三百歲不能盡其道法故不得度世又有王公子京得九子丸時王公已七十歲服之能御八十妾生二十兒騎馬獵日行二百里飲酒一斛不醉得壽二百歲

武夷君者昔有神人降於武夷山自稱武夷君云受上帝命統地仙授館於此山中漢武帝嘗遣使築壇祀之

茅盈字叔申濛玄孫弟固字季偉次弟衷字思和生于漢景帝中元五年少秉異操獨味清虛年十八遂棄家入恒山修道餌朮後師王君因西至龜山得見王母授以太極玄真之經歸入恒山北谷時年四十九也盈父母尚存父怒其久出遠遊欲杖之盈長跪曰盈已受聖師符籙常有天兵侍衛大人杖盈恐天兵相阻盈罪愈加

重也父欲驗其言故杖之杖輙折成数十段如弓矢之發中壁則壁穿中柱則柱陷父母始知其道成乃止後二弟俱貴衆為西河太守固為武威太守並之官鄉里送者数百人時盈亦在座笑謂賓曰吾雖不作二千石來年四月三日送僕登仙當亦不減于今日也衆皆不之許時宣帝初元四年也至期門前数頃地忽自平治無寸草皆施青縑幄屋下盡鋪白氊可容数百人衆賓並集大作宴會杳無使從但見金盤玉杯自至筵前美酒奇殽異果不可名狀復有妓樂絲竹金石之音滿耳蘭麝之香達数里外少頃迎官畢至朱衣玉帶者数百人旌旗甲仗光采耀日盈乃與家人親友辭別登車乘雲冉冉而去時二弟在官聞盈飛昇皆棄官還家求兄于東山盈乃與相見曰悟何晚也今年已俱老難可補復縱得真訣但只可成地仙耳於是教二弟延年不死之法令長齋三年授以上道使存明堂玄真之氣又各授九轉還丹一劑神方一局各佩服之後亦成仙居茅山世稱三茅真君

屈處靜漢祁陽人楚白公之後幼而悟道絕迹人表凡十二年一旦駕鶴而去

魯妙典九疑山女冠也遇麓林道士授大洞黃庭經入九疑山十年白日升天

修羊公魏人華陰山石室中有懸石榻公卧其上石盡穿陷公略不動時取黄精食漢景帝禮至之使止王邸中數歲道不可得有詔問公何日發語忽化爲白石羊白如玉題脇曰修羊公謝天子後置羊於通靈臺尋復去

鮑叔陽廣甯人爲趙王張耳之大夫少好養生服桂屑與司馬季主俱往委羽山師大玄仙女西靈子都後尸解

司馬季主楚人初賣卜長安市後入委羽山大有宮師西靈子都得服霜散藏景化形之道顏轉如少女鬚三尺黑如漆時携弟子范零子入常山石室室傍有石匱將出遊令零子守之戒勿開零子思歸竊發其見其家父母大小乃悲逐季主經數載復令守一銅匱又違戒所見如前竟不得道季主臨解留枕席如其身家人果葬之蜀山南

巫炎字子都非海人漢武帝出遊渭橋見子都頭上有紫氣高丈餘帝召問曰君年幾何炎曰臣今已一百三十八歲帝問有何道術炎曰臣年二十五時苦腰脊疼痛脚冷口中乾苦舌燥涕出百節四肢皆痛足痺不能久立得此道以來已百十三年有子三十六人身體強健氣力轉勝壯時帝曰可得言乎炎曰臣誠知此道爲真然男女之事臣子之所難言又行之皆逆人情樂此者少故不敢以聞帝遂受法炎年二百餘白日昇天武帝後循行其法雖未能盡用之然得壽勝于他帝遠矣

朱璜廣陵人少病毒瘕就睢山道士阮丘醫丘憐之曰卿若能除去腹中三尸再得真人之藥可度世也璜曰病

愈當為作儞二十年不敢日還丘與璜七物藥日服九
丸百日下如肝脾者數升養之數十日肥健心意日覺
開朗又與老君黃庭經令讀目三過能會其意丘遂與
璜入浮陽山玉女祠八十年白髮盡黑鬚髯更長三尺
餘還家數年復去至武帝末猶在焉
劉安漢高帝孫封淮南王好儒術方技作內書二十一篇
又著鴻寶萬年二卷論變化之道有八公往詣之門吏
乃自以意難之曰王上欲得延年却疾不老之道中欲
得慱物洽聞精義之儒下欲得勇敢武力扛鼎暴死橫
行之士今先生老矣應無註書之術賁育之勇三者並
乏不敢相通八公笑曰聞王敬賢好士吐握不倦苟有一
介莫不畢至古人貴九九之學養鳴吠之士且市馬骨
致騏驥吾才雖鄙不合所求就令見王無益亦不為損
柰何限之若王必欲見少年則謂之有道見垂白則謂
之無能恐非發石取玉探淵索珠之謂也言畢皆變為
十五歲童子露髻青鬟色如桃花於是門吏驚悚馳報
王聞之不及履即跣足出迎登思仙之臺列錦綺之帷
設象牙之床燔百和之香進金玉之几穿弟子之履北
面拱手而言曰安以凡才少好道德八公皆復成老人
曰聞王好道故來相從但未知王何所欲耳吾一人能
坐致風雨立起雲霧畫地為江湖撮土為山岳一人能
崩高塞淵牧虎豹致龍蛇役神鬼一人能分形易貌坐
在立亡隱蔽三軍白日盡暝一人能乘虛步空起海凌
淵出入無間呼吸千里一人能入火不焦入水不濡刃
之不傷射之不中冬凍不寒暑熱不汗一人千變萬化
恣意所為禽獸草木立成轉徙山川陵岳一人能防災
度厄辟邪却害延年益壽長生久視一人能煎泥成金
煆鉛為銀水煉八石飛騰流珠乘龍駕雲浮游太清惟
王所欲安乃叩拜躬進酒果請歷試之皆驗遂授丹經
及三十六水銀等方藥成未服而安有子名遷好劍郎
中雷被與遷試劍戲而誤中遷被懼誅上書告安謀反
尋伍被謀事亦露天子使宗正持節治安八公告安曰
可以去矣此乃天所以遣王願王勿疑於是與安登山
大祭埋金於地白日昇天八公與安所踐之石皆陷至
今有人馬之迹存焉所弃置藥鼎雞犬舐之並得輕舉
雞鳴雲中犬吠天上一云安得鴻寶萬年之術故兵解
仙去位太極真人八公附
尹澄字初默後改名林汾陽人經行太山見石上懸一青
芝夜望有光採而服之遂日行六七百里又於峨眉山
中遇仙人宋君授以三皇內文九丹秘訣澄脩之大驗
遂能封山嶽投符水中水為逆流又令洪濤頓息暴死
者能令即活治鬼怪能使自縛來年三百四十餘歲漢
昭帝元始元年太微帝君遣仙官下迎授為太微真人

緱仙姑長沙人入衡山修道年八十餘孑然無侶居傍南嶽魏夫人仙壇忽一青鳥飛來自言我南岳夫人使也以姑修道精苦命我為伴每有人遊山青鳥必預言其姓名一日曰今夕有暴客至姑無怖果有群僧持火挺刃欲害姑姑在床上僧不得見而出俱為虎所殺姑徙居湖南鳥亦隨之後隱九疑莫知所終

金申潞城人幼聰慧復徉狂遇異人授以太陰煉形之術嘗單衣跣足卧冰雪中能預知水旱災祥壽殀既卒葬百餘日一夕雷霆大作及且視之但見塚開數寸惟留雙履椶扇薄衾而已

王真上黨人孝武帝時為郡史年百歲面有光華履水赴火出入不由戶廣有道術後仙去

李根許昌人宋甝買者聞其父祖言已見根及買時根年當八十四而根年少自若有得根素書讀之其自記云漢元封中學道於某甲計之已七百餘矣

蘇耽郴人事母至孝嘗遇異人授神仙術日侍膳母思鮓即出市鮓以獻問所從來曰便縣母始異之一日忽灑掃庭除母問其故曰仙道已成上帝來召母曰汝仙去吾誰養乃留一櫃云所需即有又云明年大疫取庭前井水橘葉救之耽仙去已而果疫母日活百餘人後耽化鶴來郡城東北樓時有彈之者乃以爪攫樓板似漆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耽彈我何為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頫次人嘗出經年兄曰汝經年一歸何以慰我對曰朔暫之紫泥海有紫水汚衣乃過虞淵湔洗朝發中還何云經年漢武帝時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口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臣矣臣朔冒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又遷待詔金馬門常侍中詔賜之食於前食已盡懷其餘肉衣盡汙數賜縑帛擔揭而去嘗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所賜物盡填之女子人皆笑之朔曰如朔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時酒酣據地歌曰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朔將死謂同舍郎曰天下人無能知朔知朔者惟大伍公耳朔亡後武帝得此語召大伍公問之答以不知帝曰公何所能曰頗善星曆帝問諸星具在度否曰諸星皆在獨不見歲星四十年今復見耳帝仰天嘆曰東方朔在朕傍十八年而不知為歲星嘗慘然不樂

稷丘君者泰山中道士髮白迈黑齒落更生漢武帝時以道術受賞賜後辭去上東巡泰山君冠章甫衣黃衣擕琴來迎武帝曰陛下勿登山恐傷足指及數里左月梁折上諱之但祠而還詔為君立祠復置百戶承奉之

李少君字雲翼齊國臨菑人好道入泰山採藥疾困遇安期生以神樓散一匕與服即愈漢武帝郊祀少君以祠竈辟穀却老方見上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歷言與其大父游射處一坐盡驚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對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栢寢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為少君神真數百歲人也對上言祀竈則致物致物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於是帝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安期生之屬為少君建第宅以居之一日武帝夢與少君登嵩山逢繡衣使者乘龍從空中下云太乙請少君帝覺語左右曰如我夢少君將舍我去矣數日而少君病死帝令發棺視之唯衣冠在焉

衛叔卿中山人服雲母得仙漢儀鳳二年八月壬辰武帝閒居殿上忽有一人乘雲車駕白鹿從天而下年可三十許色如童子羽衣星冠帝乃驚問曰為誰答曰我中山衛叔卿也帝曰子若是中山人是朕臣也可前共語叔卿本意謂帝好道見之必加優禮而帝乃云是朕臣大失意嘿默然不應忽不知所在帝甚悔恨即遣使柏梁求見其子度世往華山尋之至其巔絕巖之下望見其父與數人博戲于石上紫雲鬱鬱白玉為床有數仙童執節立其後度世問其父曰同博者誰叔卿曰洪厓先生許由巢父王子晉也我有仙方埋所居柱下叱度世歸掘之得玉函封以飛仙之印乃五色雲母也度世服之亦仙去衛度世許由巢父附

王興陽城人居壺谷中不知書初無學道意漢武帝上嵩山登大愚石起道宮使董仲舒東方朔齋潔伺神至夜半忽有仙人長二丈耳出頭巔下至肩漢武禮而問之仙人曰吾九疑之人聞中嶽石上菖蒲一寸九節服之長生故來採耳忽然失仙人所在帝顧侍臣曰彼非學道服食者必中嶽之神以諭朕耳因採菖蒲服之經三年帝覺悶而止時從官多服然亦莫能持久惟王興服之不息遂得長生隣里老小皆云世世見之

黃安代郡人年萬歲餘貌若童子常服硃砂舉身皆赤不着衣坐一神龜龜廣三尺時人問安坐龜幾年曰二千歲乃一出頭我得龜以來已五出頭矣行則負龜而趨世人謂安年萬歲漢武帝聞其異乃與論虛無神仙之

事帝每巡禮焉及封泰山詔董謁李充孟岐郭瓊黃安五人同輦謂之五仙臣帝崩後即去不知所之

車子侯扶風人漢武帝愛其清靜累遷至侍中一朝語家人云我今補仙官此春當去至夏中當暫還少時果如其言

郭瓊東方郡人形貌醜劣而意度過人扶杖遊行每寄宿人家輒乞薪自照讀書不眠主人有笥中秘書緘縅縢甚密而瓊皆能知之如悉覽然莫不服其神異聞瓊寄宿則閉戶塞門蓋恐知其家陰事瓊每至人家出袖中一把筭子散置膝前則人家隱事皆知或晝臥不閑目行地無蹤袒裼如狂漢武帝見而異之

太山老父者莫知其姓名漢武帝東巡狩見老父鋤于道間狀如五十許人而面若童子頭上白光高數尺怪而問之老父荅曰臣年八十五時衰老垂死頭白齒落有道士教臣絕穀服朮飲水并作神枕枕中有三十二物其二十四物以象二十四氣其八物以應八風臣導行之轉老為少髮白更黑齒落復生日行三百里臣今年百八十矣武帝愛其方賜之金帛老父後入岱山中或十年五年一還鄉里三百餘年乃不復還也

拳夫人漢武帝妃武帝巡狩過河見青紫氣自地屬天望氣者以為其下有奇女必天子之祥求之見一女子在空館中姿貌殊絕兩手俱拳帝令開其手數百人擘莫能開上自披手即信由是得幸號為拳夫人進為婕妤居鉤弋宮解黃帝素女之術有寵孕十四月產昭帝帝曰堯十四月而生鉤弋亦然乃命其門曰堯母門

魯生女長樂人初餌胡麻漸絕火穀凡十餘年少壯色如桃花一日與知故別入華山後五十年有識者逢生女乘白鹿從王母遊焉復還家謝其親里知故而去

程偉妻者漢黃門郎程偉之妻也偉好黃白術娶妻方氏偉常從駕而無時衣妻請致兩縑縑無故至前偉按枕中鴻寶作金不成妻即因偉爐中水銀出囊中藥少許投之即成金偉大驚曰道在汝處而不早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須由命偉乃日夜說誘之賣田宅以供美食衣服終不肯告偉乃與其侶謀欲杖逼之妻輒知之曰傳道必當得人如其人雖道路相遇當傳之如非其人雖寸斷而支解終不傳也遂徉狂裸而走以泥自塗乃卒尸解去

壽光侯者能劾百鬼衆魅令自縛見形有鄉人婦為魅所迷侯為治之一大蛇長數丈自死於門外又有神樹人止其下輒死鳥度必墜侯往治之樹盛夏枯落有大蛇長七八丈懸死樹上漢武帝聞而召見假試問之曰吾殿下夜半後常有數人絳衣被髮持火相呼能治之乎曰此小怪易爾帝偽使三人為之侯設法三人登時仆地無氣帝大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解之即甦

史道平漢新莽時自會稽來蜀詣峨嵋山謁天皇真人授以三一之法及五符訣遂居青神縣地置茅廬煉大丹龍虎成形餌之復廣行陰德功滿白日飛昇

馬明生臨淄人名和字君實少為賊傷殆死得遇太真王夫人與藥一丸服訖即愈乃自號為馬明生隨夫人入岱山石室試以鬼怪狼虎不懼挑以美女不動夫人曰可教矣會安期生至夫人以明生付之作詩留別而去後得安期丹經神方入華山修煉漢靈帝時太傅胡廣訪以國事皆驗丹成餌之白日昇天

丁義瑞州人以神方授吳真君女秀英亦成仙今瑞州崇元觀有秀英煉丹之所丹井具存焉 秀英附

莊君平福州有道人嘗與一老叟同室歲餘告之曰吾乃漢莊君平也取一書授之天明叟出不復歸視其書皆修身度世之說但記其書中有云事業與功名不直一杯水

蒯子訓得神異之道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恒數百人皆為設酒脯終日不匱後遁去遂不知所之初去之日唯見白雲騰起數十處後人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而已近五百歲矣見者呼之曰蒯先生少住並行相應視若遲徐而走馬不及。

焦先字孝然河東太陽人無父母兄弟年一百七十常食白石日伐薪施人從村頭一家起周而復始人或為具食則食之絕不與人語若其門無人則置薪于門間便去及魏受禪居河之湄結草為菴冬夏袒露垢汚如泥數日一食或忽老忽少太守董經往視之亦不與語魏伐吳或問其勝敗孝然不荅謬為歌曰祝衂祝衂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為殺牂羊更殺羖羱魏軍敗人推其歌牂羊指吳羖羱指魏也後野火燒其菴先危坐菴下不動衣亦不燋又更作菴時天大雪菴為壓倒人往視之不見先所在謂已凍死乃拆菴索之見先熟卧于雪下顏色休休然如醉卧之狀後二百餘年乃與人別去不知所適魏書自羲皇以來一人而已陸雲焦生頌焦生卜居在河之東皓襟解帶嘉卉結容願神太素淑思玄冲在彼黃堂明道固窮

唐公昉漢城固人王莽居攝二年公昉為郡吏忽遇真人授以藥拔宅仙去或云李八百居寒泉山公昉師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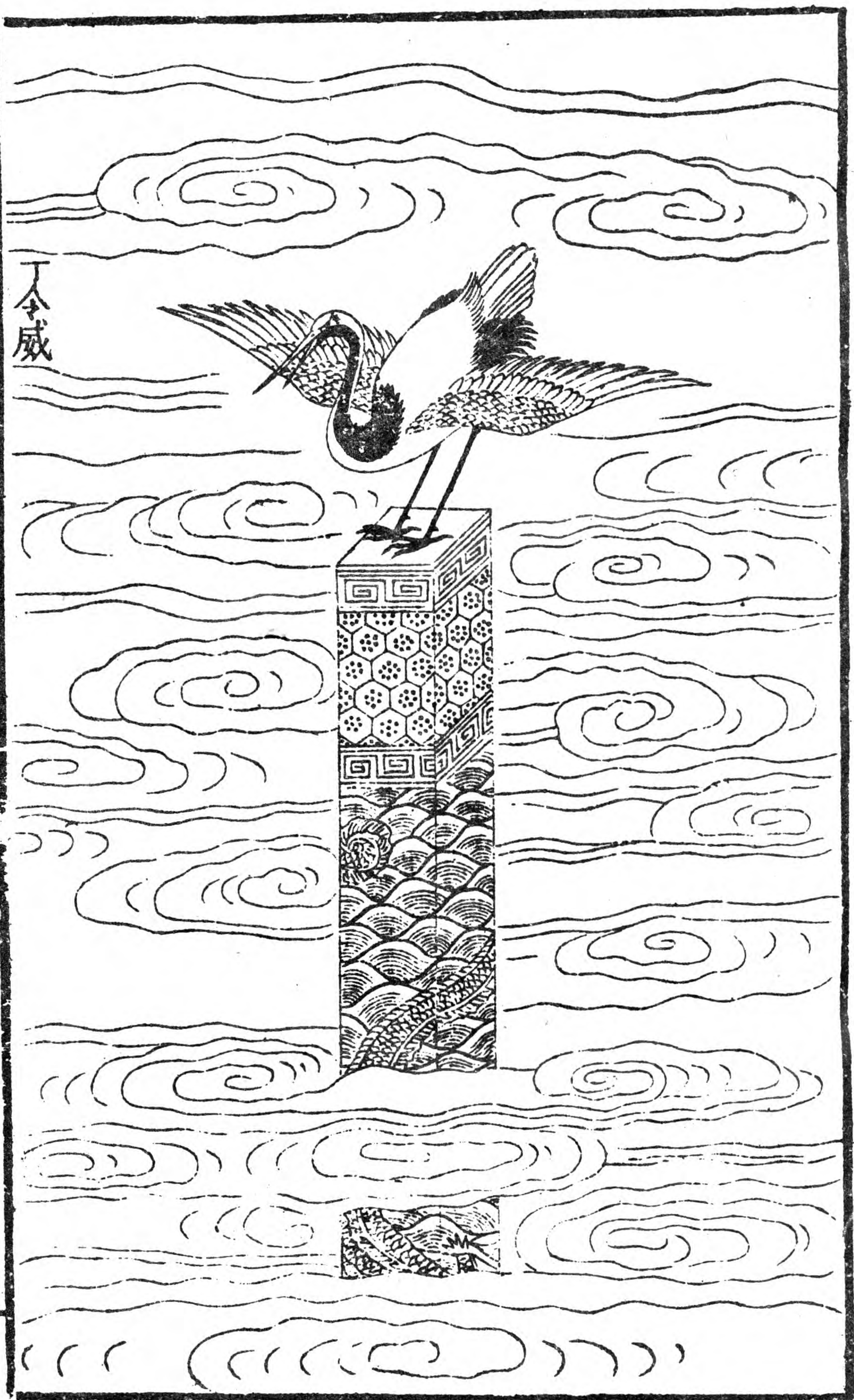
靈壽光扶風人年七十餘得朱英丸方合而服之轉更少壯年如二十時漢獻帝建安元年光已二百二十歲常寄寓江陵胡田家無疾而卒田為殯埋之百餘日人復遇於小黃附書與田田得書發棺視之釘亦不脫唯履在棺內。

南陽公主下嫁王咸綏和間王莽秉政謂咸曰國危世亂

但當退而修身。咸不能從。公主遂如華山。結廬。精思丹道。歲餘。乘雲冉冉而去。咸追之。昇層嶺。漠然無迹。嶺上見遺朱履一雙。取之。已化為石。後人名其峯曰公主峯。

陰長生新野人。漢和帝陰后之曾祖也。不慕榮位。潛心好道。聞馬明生得度世法。遂入諸名山求之。至南陽太和山中。得見明生。師事之。明生不教以度世之道。但旦夕與談當世事。十餘年。長生不少怠。時共事明生者十二人。皆怨恚而去。獨長生禮敬彌篤。積二十年。明生始問其所欲。長生跪曰。乞生爾。明生哀其語而告之曰。予真求道者也。始將長生入青城山。煑黃土為金以示之。即日授以太清金液神丹。乃別去。於是長生入武當山石室中。合丹。先服半劑。未即昇天。乃大作黃金數萬斤。以施天下窮乏。施盡。再服丹半劑。白日昇天。

有象列仙全傳卷之二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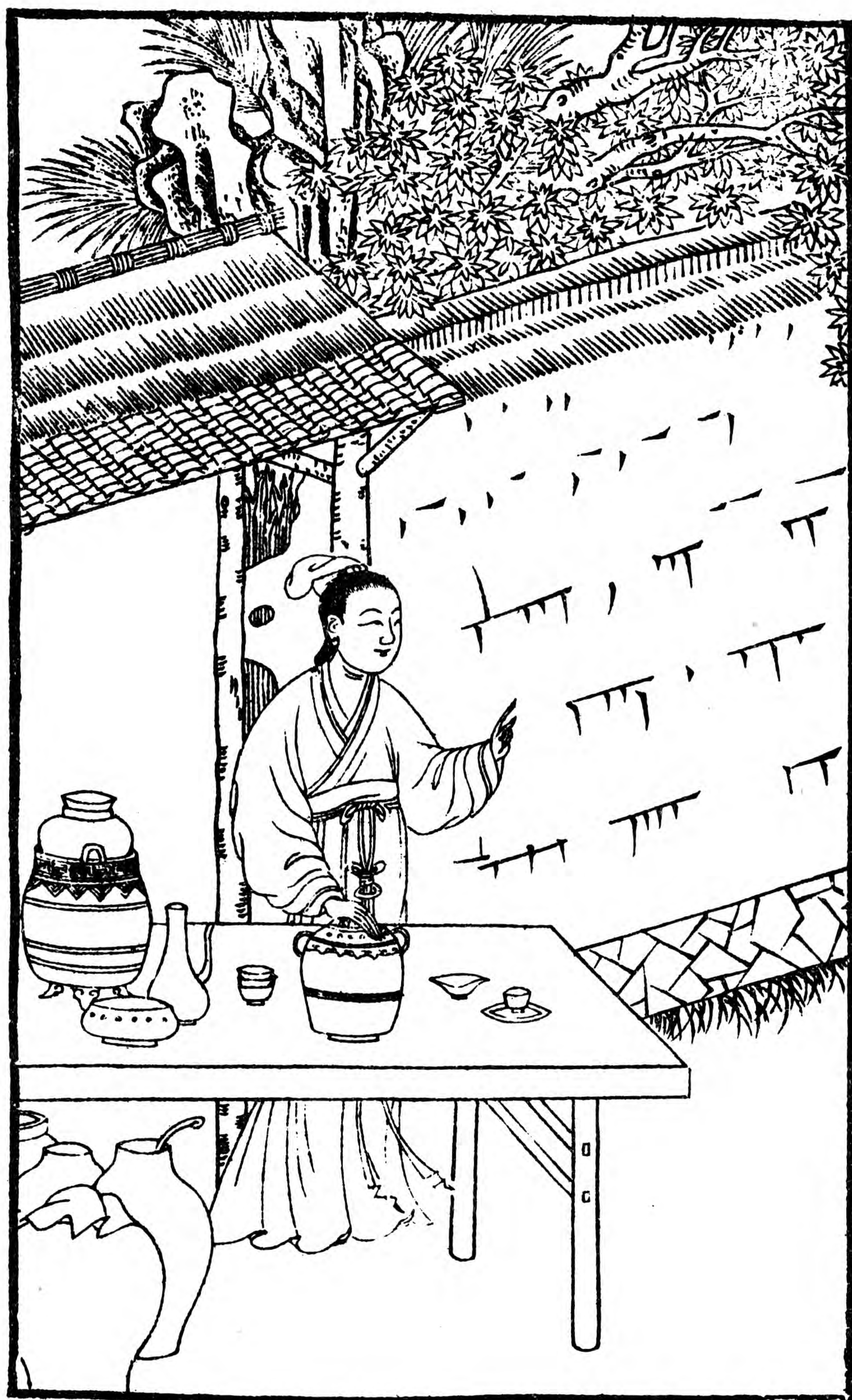

丁令威


李八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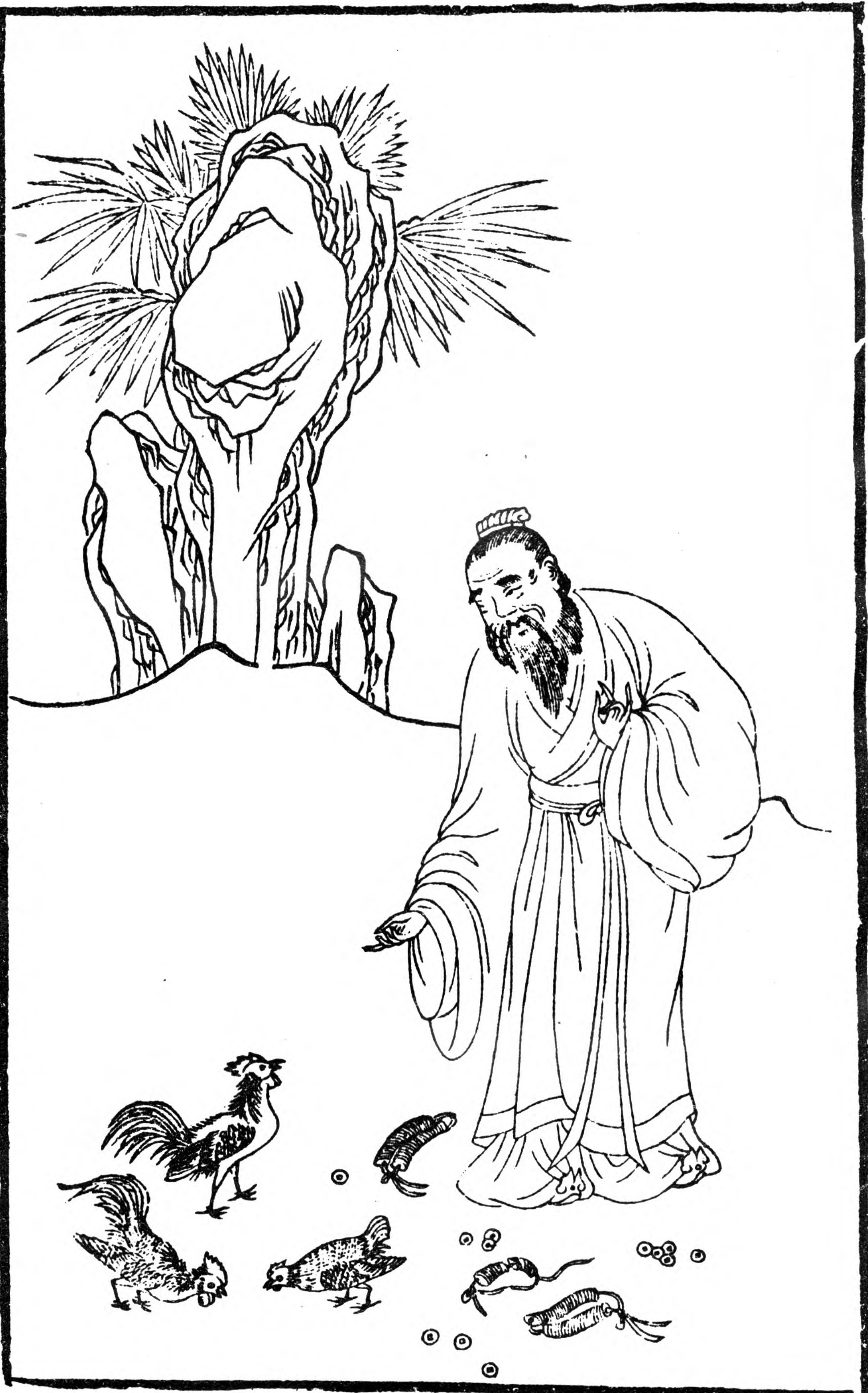

太陽子





太玄女





祝雞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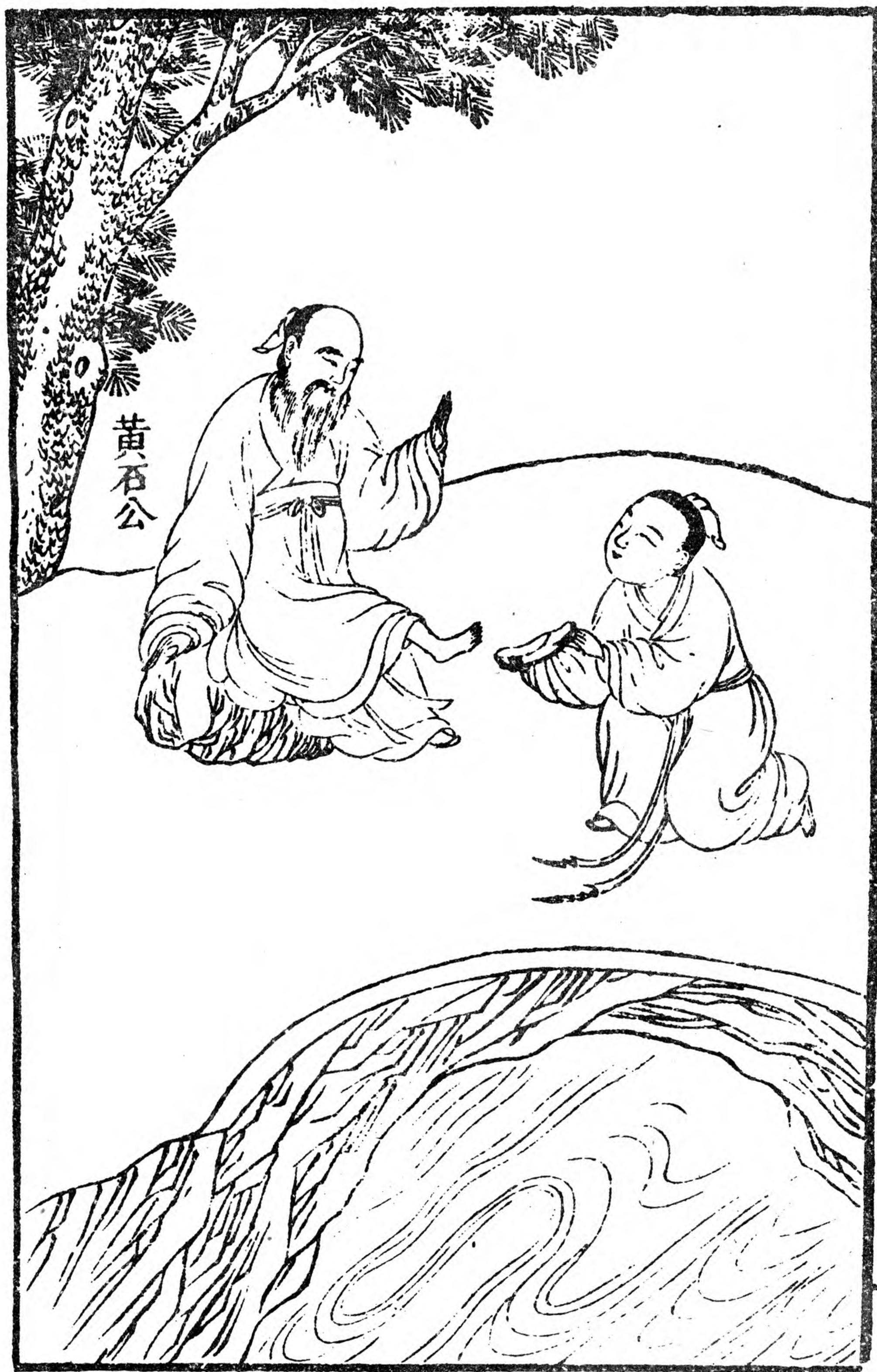


皇太姥




古丈夫


毛女


黄石公


控寉仙人




簫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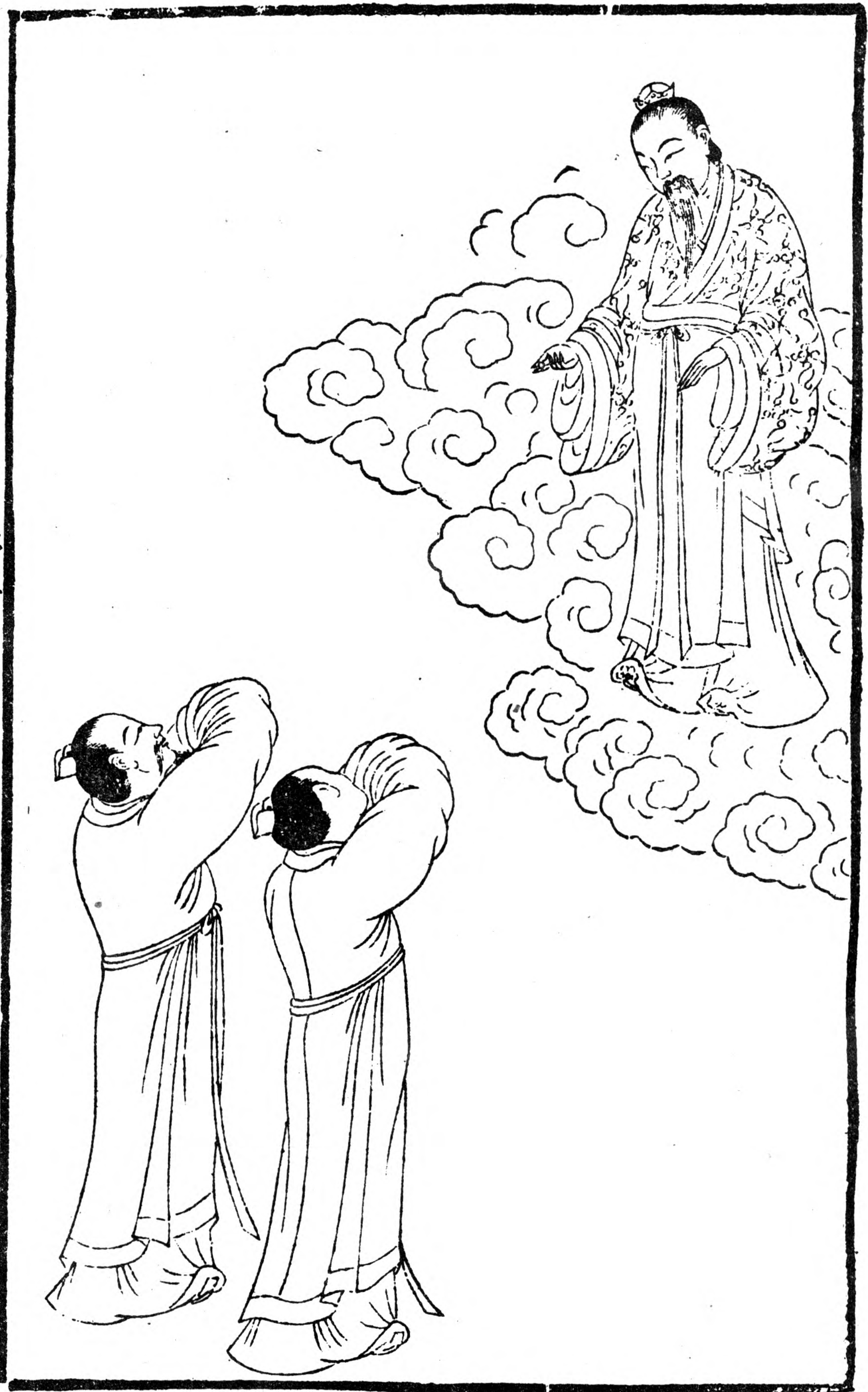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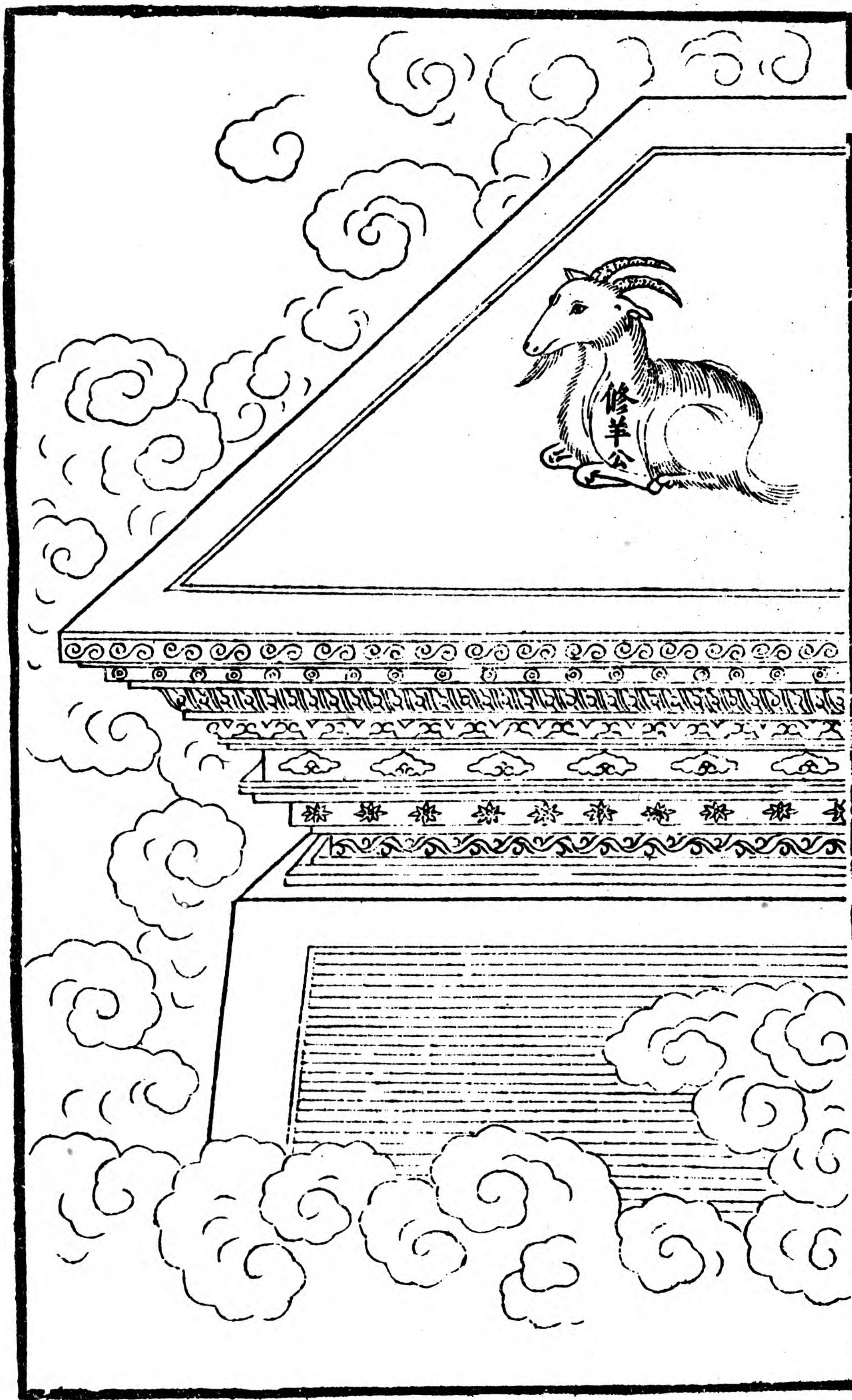


安期生








脩羊公


司馬季主




緱仙姑


金申






稷丘君











程偉妻


焦先



有象列仙全傳卷之三

吳郡　王世貞輯次
新都　汪雲鵬校梓

王褒字子登范陽人漢安國侯七世孫少好道入華山九年一日夜半忽聞林澤中有人馬簫鼓之聲須臾漸近見千乘萬騎浮空而至神人乘雲車手把虎符停車而呼褒曰吾太極真人西梁子文也聞子好學勤勞故來語汝汝名登上清他日位當小有司掌寶籍為天王之任但注心四景勤慕三乘道自成也後隱洛陽山中得遇南極夫人西城真人授以太上寶文大洞真經等書攜褒觀玄洲俄頃而至四面太海懸濤千丈洲上宮闕樓觀悉皆瓊瑤謂褒曰此仙都也太上丈人處之又攜褒入紫極宮見丈人丈人着流霞羽袍冠芙蓉之冠腰帶神劍手把大鈴侍女數百太上丈人謂西城真人曰彼所謂王子登者乎既幸遇良師將得之矣真人因命褒拜拜畢丈人乃授以上清隱書龍文八靈真經二卷雲碧陽水晨飛丹腴二升褒拜服之由是道成上帝賜以飛飈羽車遍歷群仙洞府盡傳天書秘要上清王晨帝君賜以寶芝食之即身成金色項映圓光授為太素清虛真人領小有天王居王屋山洞天之中給王童王女各三百人主領上清玉章及九天玄文六合秘籍龍輦虎旂王輪金蓋出入上清受事太素宴寢太極也

王仲都漢人也初為道士學道於梁山遇太白真人授以虹丹能禦寒暑二百餘年漢元帝召至京師試其方術冬月令仲都單衣乘駟馬車於上林昆明池環水馳走帝御狐裘而猶覺寒仲都貌無變色背上氣蒸蒸然又當盛夏圍以烈火口不稱熱身不流汗後仙去孫思邈後於峨眉山棲真習道仲都與三五人假為獵夫過其居試之因論長生之旨遂授思邈道焉

欒巴成都人得仙道後漢朝為尚書正月朔日朝見帝賜酒不飲向西南噀之有司彈奏不敬巴謝曰臣本縣城東有火患故噀酒以救之數日成都果奏火災得雨從東北來遂息雨中作酒氣

徐登漢福州人於永泰縣高蓋山得仙類要云徐登與東陽趙丙鬪仙術處即其山也

陵陽子明姓竇漢銍鄉人釣魚於涎溪得白魚腹中有書即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採五石脂服之三年龍來迎去唐詩白龍已謝陵陽去黃鶴還來喚子安

張惠明漢趙郡人結廬中條遇混元子受高奔之道行之超群唐太宗召致醮有感封妙濟大師尋至西嶽尸解

雞窠小兒錢易洞微志云李貞為承旨奉使過海至瓊州道逢一翁自称楊避舉年八十一其父叔皆年一百二十餘又見其祖宋卿年一百九十五復見雞窠一小兒出頭下視宋卿曰此九代祖忌不食不語不知其年

瞿武後漢人七歲絶粒服黃精紫芝入峨眉山天竺真人授以真訣後乘白龍而去今蜀猶有瞿君祠

上成公宻縣人棄家訪道日久後歸語其家人曰我已得仙因辭訣家人見其舉步漸高凌虛御空良久乃沒陳寔韓韶共見其事

范幼冲遼西人曾為漢尚書郎善解地理得胎化易形之道旦旦存青白赤三氣各如綖從東方日下直入口中挹之九十過覺飽便止行之十年身中自有三色之氣遂得昇仙此高元君太素內景法真誥范監者即其人也

毛伯道劉道恭謝稚堅張兆期皆後漢時人同入王屋山學道四十餘年共合神丹伯道先服即死道恭服之亦死稚堅兆期不敢服弃藥而歸未出山遥見伯道道恭各乘白鹿在山上仙人執節從之二人悲愕悔謝道恭授以服茯苓方二人後亦度世

方回道成為人刼閉窨室中欲傳其道回化身而去更以一丸泥封其戸以方回印印之

陳永伯南陽人得淮南王七星散方服之二十一日忽然不知所在永伯兄子名增族年十七亦服之其父繫其足閉於窨戸中晝夜使人守視二十八日亦復不見莫知所之本方云服之三十日得仙由是後人不敢服二人仙去時俱有仙官來迎但人不之見耳

趙丙後漢東陽人嘗遊行每遇故人便酌水為酒削一物為脯皆得醉飽曾至渡頭求船不得乃布席於水而渡呪枯樹便生花葉

董仲漢董永子也母乃天之織女故仲生而靈異數篆符鎮驅邪怪嘗游京山潼泉以地多蛇毒書二符以鎮之其害遂絶今篆石在京山之陰後仙去

陳安世京兆人稟性慈仁家貧為權叔本家傭債叔本好道有二仙人託為書生從叔本游叔本意怠二仙曰幾成而敗矣見安世篤實曰汝好仙乎曰好二仙與約明日早會大樹下三期皆早至乃以藥二丸與之服遂不復食但飲水叔本知其得仙反師事之後安世竟仙去

莊伯微漢人少好道不知求道之方惟以日入時西北向閉目握固想崑崙山積三十年得見崑崙山仙人傳以金液方合服得道

東郭延山陽人服靈飛散能夜作書坐冥室中身上生光照耀一室又能望見平地數十里小物凡見人即能逆知其死生一如其言年四百歲絶無老狀一旦有數十人來迎之比鄰盡見乃與親故辭别而去云詣崑崙山

華子期淮南人師禄里先生受隱仙靈寶方一曰伊洛飛龜秩二曰伯禹正機三曰平衡方按合服之日以還少一日能行五百里力舉千斤一歲十二易其形後乃仙去

蘇林字子玄濮陽人少禀異操訪真之志彌篤嘗負擔至趙師琴高先生時年二十一受煉氣益命之道琴高初為周康王門下舍人以内行補精術及丹法能水遊時巳九百歲唯不死而巳非飛仙也或乘赤鯉入水或出入人間而林託景丹霄志不終此後改師華山仙人仇先生仇先生者湯時木正也服胎食之法於還神守魄之事大得其益先生曰子真人也當學真道我述不足躡也乃致林於涓子涓子見之遂授以真訣曰欲作地上真人必先服藥除去三尸殺滅穀虫三尸者一名青姑伐人眼令人目暗而皺口臭齒落蓋由此青姑之氣穿鑿泥丸也二名白姑伐人五臟令人心耄氣少喜忘荒悶蓋由白姑貫穿六腑之液也三名血姑伐人胃管令人腸輪煩滿骨枯肉焦志意不開所思不固失食則飢悲愁感嘆精神昏怠蓋由血姑流噬魂胎之關也若不去三尸而服藥者谷食雖斷虫猶不死徒絶五味雖勤吐納亦無益焉若虫生而求人不死不可得也故凡欲求真當先服制虫丸制虫丸者一名初神去本丸也欲作真人當先服制仙丸制仙丸者太上八瓊飛精之丹也子當急修服之一日忽語林曰我被帝召上補中黄四司大夫領北海公今當去矣去後林乃於涓子寢室得書一幅乃遺林者其文曰五斗三一大帝所秘精思二十年三一相見授子書矣但有三一長生不滅況復守之乎能存三一名刋玉札況三一相見乎吾餌术養精三百年服氣五百年精思六百年守三一三百年守洞房六百年守玄丹五百年中間復周遊名山回翔四岳休息洞室守形思真二千八百餘年今始被召上補天位子其勗之林省書流涕乃奉法精修道成周遊天下分形散影寢息丘陵賣履市巷以試世人人莫能識也漢元帝神爵二年三月六日語弟子周季通曰我昨被玄洲召為真人上領太極中侯大夫今别汝矣明旦果有雲車羽蓋驂龍駕虎侍從數百人迎林林即日登天冉冉從西北而去

仇先生 附

江妃二女不知何許人時鄭交甫出遊江湄逢二女解所佩雙明珠與之交甫行數十步女忽不見珠亦隨失

劉根京兆長安人漢成帝時入嵩山學道遇神人授以秘訣遂得仙用術濟人潁川太守史祈以為妖欲戮之遣吏召根至府曰能召鬼即至不爾當戮根曰甚易但借筆書符須臾見兵甲縛二囚廳前祈熟視乃父母也即驚伏流涕鬼責祈曰汝何得罪神仙乃累親至此太守伏罪求赦方解根遂不見一云根初學道到華山見一人乘白鹿從十餘玉女根稽首乞一言仙人曰汝聞有韓衆否曰聞之仙人曰我是也

谷春櫟陽人漢成帝時為郎疫死而尸不冷家為棺殯猶

不敢下釘三年更着冠幘坐縣門上邑中人大驚報家人迎之不肯歸發棺有衣無尸留門上三日去之長安坐橫門上家人知而追之復去之太白山後立祠于山上春時間來祠中宿焉

梅福字子真壽春人仕漢為南昌尉見王莽專政乃嘆曰生為我酷形為我辱知為我毒身為我桎梏遂棄家求仙遍遊鴈蕩南閩諸山至仙霞山遇空同仙君授以內外丹法入雞籠山修煉不成乃至劒江西嶺再遇空同仙君自雲中而降謂福曰汝緣在飛鴻山也福遂往飛鴻山結菴修煉丹成趣裝復還壽春一日紫霧浮空雲中樂奏金童玉女捧詔控鸞從空而下福拜詔辭家乘青鸞飛昇而去史云梅福知王莽必簒漢祚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後人見福於會稽變姓名為吳門市卒今城中有吳市門即其隱處宋元豐間封壽春真人

龍述字伯高京兆人漢建武中為零陵太守後于金山得神芝實大如梧桐子伯高治而服之日餌一刀圭服二年得仙尸解去

姚光不知何許人得神丹能分形散影坐在立亡火之不焦刃之不傷吳主親試之積柴數千束令光坐其中四面發火煙焰蔽天觀者盈都下咸謂光必爆燼矣火息光從灰中振衣而起神容晏如也手甞把一卷書吳主讀不能解後復見于唐武德中

魏伯陽吳人性好道術不樂仕宦乃入山作神丹時三弟子知兩弟子心不盡誠丹成試之曰金丹雖成當先試之犬犬無患方可服若犬死不可服也伯陽入山時曾携一白犬自隨凡丹數轉未足和合未至者稍有毒服之則暫死伯陽即以丹與犬食之犬即死伯陽曰作丹未成今犬死無乃未得神明之意耶服之恐復如犬奈何弟子曰先生服之不伯陽曰吾背違世路委家于此不得仙吾亦耻歸死與生同吾當服之伯陽服丹入口即死一弟子曰師非凡人也服丹而死得無有意乎亦服之入口亦死二弟子乃相謂曰作丹求長生爾今服丹即死不如不服尚得數十年活遂不服乃共出山欲為伯陽及死弟子求殯具二人去後伯陽即起將煉成妙丹納死弟子及犬口中須臾皆活於是將服丹弟子姓虞者同犬仙去逢入山伐薪人作手書寄謝二弟子弟子見書始大懊惱伯陽嘗作參同契五相類凡二卷其說似解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寓作丹之旨

虞生附

王老村居慕道有老道士造之留月餘忽遍身瘡瘍謂王老曰得酒數斛浸之方愈王老遂置酒滿甕道士坐甕中三日方出鬚髮皆黑顏如少童謂王老曰能飲此酒可仙去時正打麥王老全家飲之須臾皆醉忽風動雲蒸一時舉舍皆昇天而去時人猶聞空中打麥聲

張道陵字輔漢子房八世孫身長九尺二寸龐眉廣顙朱頂綠睛隆準方頤目有三角伏犀貫頂王枕峯起垂手過膝美髭髯龍蹲虎步豐下銳上望之儼然漢光武建武十年生於天目山母初夢大人自北魁星中降至地長丈餘衣繡衣以蘅薇香授之既覺衣服居室皆有異香經月不散感而有孕及生日黃雲籠室紫氣盈庭室中光氣如日月復聞昔日之香浹日方散七歲通道德經天文地理河洛圖緯之書皆極其奧舉賢良方正身雖仕而志在修煉無何隱北邙山有白虎銜符文置座傍和帝徵為太傅封冀縣侯三詔不就入蜀愛蜀中溪嶺深秀遂隱於鶴鳴山山有石鶴每鳴則有得道者道陵居此苦節學道齋氣養神鶴乃鳴弟子有王長者習天文通黃老相與煉龍虎大丹一年有紅光照室二年有青龍白虎遶護丹鼎三年丹成真人年六十餘餌之若三十許人行及奔馬與王長入北嵩山遇繡衣使者告曰中峯石室藏上三皇內文黃帝九鼎太清丹經得而修之乃昇天也於是真人齋戒七日入石室足所履處趷然有聲即掘其地取之果得丹書精思修煉能飛行遙聽得分形散影之妙每泛舟池中誦經堂上隱几對客杖藜行吟一時並赴人皆莫測其靈異西城房陵間有白虎神好飲人血每歲其鄉殺人祭之真人召其神戒之遂滅又梓州有大蛇鳴則山石振動時吐毒霧行人中毒輒死真人以法禁之不復為害順帝壬午歲正月十五夜真人在鶴鳴山夢覺惟聞鑾佩珊珊天樂隱隱香花覆地紫雲滿空矚目東瞻見紫雲中素車一乘駕五白龍車傍旌旗儀衛甚盛車中一神人容儀若氷玉手執五明寶扇項負八景圓光身丈六餘神光照人不可正視車前一人勅真人曰子勿驚怖即太上老君也真人禮拜老君曰近蜀中有六大鬼神枉暴生民深可痛惜子其為吾治之使晝夜各分人鬼有別以福生靈則子功無量而名錄丹臺矣乃授以正一盟威秘籙三清衆經九百三十卷符籙丹竈秘訣七十二卷雌雄劒二把都功印一枚冠衣方裙朱履各一副且曰與子千日為期後會閬苑真人乃叩頭領訖曰味秘文按法遵修千日內觀五臟外集三萬六千神又感王女教以吐納清和之氣攝伏精邪符籙中三步九迹魁罡七元交乾履斗之道隨其所指隱遁出沒皆得自然時有八部鬼帥各領鬼兵動億萬數周行人間劉元達領鬼行雜病張元伯行瘟病趙公明行下痢鍾子季行瘡腫史文業行寒瘧范巨卿行酸痟姚公伯行五毒李公仲行狂魅赤眼噓毒嘯禍暴殺萬民枉夭無數真人奉老君誥命佩盟威秘籙往青城山置琉璃高座左供大道元始天尊右置三十六部真經立十絕靈旛周匝法席鳴鐘扣磬布龍虎神兵衆鬼即挾兵刃矢石來害真人

真人舉手一指化為一大蓮花拒之鬼衆復持火千餘炬來真人舉手一指鬼反自燒遥謂真人曰師自住峨嵋山何為來侵奪我居處真人曰汝等殘害衆生所以來伐汝擯之西方不毛之地奉老君命也元達等聞怒乃會鬼帥兵馬各千萬衆精甲犀刃上山圍遶真人以丹筆遥畫一陣鬼衆皆仆八大王叩頭求生真人以丹筆倒書之鬼衆復蘇真人呼鬼王曰汝等進前聽吾處分自今速當遠避勿復行病人間如違即當誅戮無留種鬼王曰降災下民本自隸我奈何盡奪願分一半真人不許叱退之鬼王不服次日復會六大魔王率鬼兵百萬環攻王長曰鬼甚衆奈何真人曰子無恐吾即却

之復以丹筆一畫衆鬼復死惟六魔王仆地不能起仍扣頭求生真人不顧復以丹筆一裁此山遂分為二六魔王欲度不能始大聲哀求云自今而去不敢復來乞徙西方娑羅之國而居止焉真人乃許可之倒筆再畫八師六魔群鬼悉起真人命王長有一大石為橋度之然群鬼雖攝伏真人猶欲服其心謂之曰試與爾各盡法力元達等曰惟命是聽真人投身入大火中即足履青蓮而出鬼帥投火為火所燒真人入木身度木外木即隨合鬼帥投木即墜地真人入水乘黄龍而出鬼帥入水為水所溺真人以身入石透石而出鬼帥投石纔入一寸真人以身入鐵山透山而出鬼帥纔入半寸真

人呪神符一道左手指之鬼斃右手指之復生鬼帥左右指無生無死元達等化八大虎犇攫而來真人化一獅子逐之虎奔走鬼帥又化八大龍欲來擒師真人化金翅鳥啄龍目睛八龍爭遁鬼帥又化大神變持大撾欲擊真人真人化作金剛身長七十二萬丈廣五十三萬圍戴大冠頂圓光具十二種無量相擊大神大神退走鬼帥等身高十二丈即墜真人騰空高百餘丈上無所攀下無所乘鬼帥作五色雲昏暗天地真人化五色日炎光輝灼雲即流散鬼帥變化技窮真人乃化一大石可重萬餘斤以藕絲懸之鬼帥管上令二鼠爭齧其絲欲墮鬼帥同聲哀告乞餘生遠去再不虐害生民真

人遂命五方八部六大鬼神會盟于青城山使人處陽明鬼行幽暗六大鬼王歸扵北酆八部鬼帥竄扵西域鬼衆猶躊躕不去真人乃口勅神符一道飛上層霄須臾風雨雷電刀兵畢至群鬼滅影而遁真人至蒼溪縣雲臺山謂王長曰此山乃吾成功飛騰之地也遂卜居修九還七返之功一日復聆昔日鸞珮天樂之音真人整衣叩伏見老君千乘萬騎來集雲際徘徊不下真人再拜泣曰臣夙昔承寶蔭親授秘文乃奉天威戰鬼行化功成退居扵此今飈駕再臨不我下降意者大道離臣臣其為尸敗乎老君乃命使者告曰子之功業合得九真上仙吾昔使子入蜀但奪鬼幽獄區別人鬼以布

清淨之化而子殺鬼過多又擅興風雨役使鬼神驅馳
星斗震蕩山川陰景翳晝殺氣瀰空殊非大道好生之
意上帝正責子之過所以吾不得近子也子且退居勤
行修謝日月二十八宿二十四氣陰陽本命主者謝過
之後更修三千六百日吾待子於無何有鄉上清八景
宮中言訖聖駕昇去真人遂依告文與王長遷鶴鳴山
謂弟子趙昇曰彼處有妖怪當往除之及至值十二神
女于山前笑迎姿態妖艷因問曰此地有鹹泉何在神
女曰前大湫是毒龍處之真人迺以法召之毒龍不出
遂書一符化為金翅鳥向湫上盤旋毒龍驚舍湫而去
其湫即竭遂得鹹泉後居民煮之有鹽十二神女各出

一玉環來獻曰妾等願事箕帚真人受其環以手接之
十二環合而為一謂曰吾投此環于井中能得之者應
吾夙命也神女競解衣而入井爭取玉環真人遂掩之
盟曰令作井神無得復出彼方之民至今不罹神女之
害而獲鹹井之利後以真人諱旌其州今陵州是也過
宋江其中多異物為害乃書大山篆符以鎮之其害遂
絕每水涸人猶見其符摹歸以厭妖惡真人重修二十
年乃復領趙昇王長往鶴鳴山一日午時忽見一人朱
衣青襟曳履執板一人黑幘絹衣佩劍捧一玉函進曰
奉上清真符召真人遊閬苑須臾前後從引千乘萬騎
紛然而來中有黑龍駕一紫轝玉女二人引真人登車

旋踵至闕闕榜云擬太玄都正一真人闕真人既至群
仙禮謁良久忽二青童引群仙皆朱衣絳節前導曰老
君至矣從者二人可二十許或曰此子房子淵也乃相
與騰空而上至一殿金堦玉砌或謂真人曰將朝太上
元始天尊也真人整衣趨進望見殿上圓光照人不可
正視移時殿上勅青童諭真人以正一盟威之法使世
世宣布為人間天師拜真人為太玄都正一平炁三天
扶教輔元大法師勅還人間勸度未悟仍密諭飛昇之
期真人受命乃復返渠亭赤石崖舍出三天正一秘法
付王長趙昇於離沅山中敷演其法次還陽平山以飛
仙輕舉之法付嗣師仍還鶴鳴山桓帝永壽元年正月

七日五更初長昇見空中一人駕雲車大聲言曰張道
陵功已行就將授以秘籙言訖老君駕龍輿命真人乘
白鶴同往成都重演正一盟威之旨說北斗南斗經畢
老君復去真人欲留其神跡乃於雲臺西北半崖間舉
身躍入石壁中自崖頂而出其山因成二洞今崖半曰
峻仙洞崖上曰平仙洞九月九日在巴西赤城渠亭山
中上帝遣使者持玉冊授真人正一真人之號諭以行
當飛昇真人乃以盟威都功等諸品秘籙斬邪二劍玉
冊玉印以授其長子衡戒之曰此文總統三五步罡正
一之樞要驅邪誅妖佐國安民世世一子紹吾之位非
吾家子孫不傳謂長昇曰尚有餘丹二子可分餌之今

日當隨吾上昇矣亭午群仙儀從畢至玉女二人引真人夫人雍氏并登黒龍紫輿天樂擁導於雲臺峯白日昇天時真人年一百二十三歲也今其子孫世襲真人居於江西廣信府貴溪縣之龍虎山

劉晨剡縣人漢永平中與阮肇入天台山採藥路迷不得返經十三日飢渇偶望山上有桃樹子實共取食之飢止體充下山取澗水飲見一杯流出中有胡麻飯焉二人喜曰此近人家矣遂度山出一大溪溪邊有二女子色甚美見二人持杯顧笑曰劉阮二郎捉杯來耶劉阮異之二女遂欣然如舊相識曰來何晚即邀還家南壁東壁各有羅帷絳帳帳角懸鈴上有金銀交錯各有侍婢便令具饌有胡麻飯山羊脯牛肉甚甘美食畢行酒俄有群女持桃子笑曰賀汝婿來酒酣作樂夜半各就一帳宿婉態殊絶至十日求還苦留半年氣候草木常似春百鳥啼鳴歸思更切二女曰罪根未滅使君等至此遂相送指示還路及歸鄉邑零落已七世矣再往女家尋覔不獲晋太康八年失二人所在

沈文泰九疑人得紅泉丹砂去土符延年益命之方服之有效欲之崑崙留安息二十餘年嘗語李文淵曰但服土符而不服藥行道無益也文淵因得秘要後亦昇仙後世以竹根汁煑丹及黄白去三尸法出此二仙矣李文淵附

王喬河東人漢明帝時為尚書郎出為葉令漢法畿內長吏節朔還朝喬每月朔旦常自縣來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鳬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鳬至舉羅張之得二舄焉乃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縣門外鼓不擊自鳴聞于京師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移動喬曰毋乃天帝召我耶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勿于城東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為之立廟號葉君祠祈禱輒應

蕭綦漢末彰德人修道天平山延壽宮善吹簫能致鳳鸞翔集號碧霄真人道成白日冲舉

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仕漢至中散大夫博學兼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能逆知吉凶桓帝連徵不出後詔郡國逼至京低頭閉目不肯荅詔乃題宮門扇四百餘字皆言方來事帝惡之使人削去外字適去內字復見墨深透木寄寓太尉陳耽家四十餘年耽家絶無疾病死喪一日語耽云吾期運當去不得復停明日日中當發至時方平死耽知其化去未敢殯斂但悲涕焚香三日三夜失其所在衣帶不解如蛇蛻方平去後百餘日耽亦覺或謂耽得方平之道亦化去

蔡經姑蘇人漢桓帝時仙人王方平降其家曰汝當得度世故來教汝但汝氣少肉多未能即上天當作尸解須

史經如從狗竇中過方平告以要言乃去經後忽身發熱如火三日肉消骨立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其所在視其被中但有形如蛇蛻後十餘年忽還家尸解時已老今復少壯鬢髮盡黑語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復來當作酒數百斛以待其日方平果來舉家聞金鼓簫管之聲方平著遠游冠五色綬帶劍面黃色少鬚乘五龍車車各異色前後麾節幢旗導衛如大將軍侍從既至從官皆隱經父兄參畢方平乃遣人迎麻姑麻姑即方平之妹也少頃麻姑至經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許頂中作髻餘髮散垂至腰錦衣綉裳光彩耀目皆世所無有坐定自進行廚擗麟脯器皆金玉麻姑欲見經母及經婦時經婦新產方數日麻姑望見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索少許米來擲地皆成丹砂方平笑曰麻姑猶作少年戲也姑云接行以來東海三為桑田蓬萊水又淺矣方平亦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手似鳥爪蔡經私念背痒時得此爪搔之佳方平即知乃鞭經背曰麻姑神人也汝謂其爪可搔背痒耶方平去經家所作數百斛酒皆盡亦不見人飲之也父母私問經王君常在何處經曰常在崑崙羅浮括蒼三山三山皆有宮室王君常平天曹事一日之中與天仙往還者數十過也王君出入常乘一黃麟所至山海之神皆來奉迎後經仙去仍暫歸省家如蘇耽云 麻姑附

子英者舒鄉人善入水捕魚得赤鯉愛其色好養之池中一年長丈餘遂生角與翼子英怪異拜謝之魚言我來迎汝今日與汝俱昇天即大雨子英上魚背飛昇而去歲歲來歸仍與妻子同飲食數日魚復來迎之如此七十年故吳中有子英祠云

于吉琅琊人精修苦道忽得癘疾晨夕告天誠感老君令仙翁授吉經曰非但愈疾當得長生化行天下吉得之疾遂除凡消災治病無不立驗後老君數降親授其旨孫策平江東將士多病請吉噀水即差策惡之天久旱乃縛吉暴日中即大雨策忌而殺之俄失其尸周旋人間復百餘年仙去

宮嵩琅琊人師事仙人于吉服雲母數百歲面色如童後入紵嶼山仙去

董奉字君異侯官縣人蜀先主時有本縣長余姓者方少年見奉年已三十餘矣不知其有道也罷去五十年復為他職經侯官諸吏人皆往謁故長奉亦同往余宿識奉問曰君莫得道耶昔在縣時年幼於君今已衰白而君猶少何也奉曰偶爾後奉游交州州刺史杜燮得毒病死已三日奉以三丸藥內燮口中令人舉頭搖而消之食頃燮開目動手足顏色漸還半日中能起坐後四日始能語云死時奄然如夢見數十烏衣人來收之將載露車上去入大赤門徑以付獄獄各一戶戶纔容一

人以燮內一戶中似以土外封之不復見恍惚間有一人言太一使者來召杜燮聞人以鍤掘所閉戶引出之見外有車馬赤蓋三人共坐車上一人持節呼杜燮上車將還至門而覺燮既活乃為奉起高樓于中庭奉所飲食唯啖脯棗多喜飲酒一日三為設之奉每來燮處飲食下樓時如飛鳥便來到座不覺其下其上樓亦然後求去燮涕泣留之不許因問曰君欲何之當為具大船也奉曰不用船但用一棺器耳燮即為具之至明日日中時奉死燮使人殯埋之七日有人從岩昌來者云見奉寄言為謝杜侯好自愛重燮開棺視之但見一帛丹書一符奉後還廬山下居有一人病癩垂死自載詣奉扣頭乞哀奉使病者坐一空室中以五重布掩其目勅家人莫近無何病人云似有一物來舐之痛不可堪度此物舌當一尺許其氣息大小如牛舐竟乃去竟不知何物奉乃往解病人之布以水與飲遣去云不久當愈且勿當風十數日間病者身體通赤無皮甚痛欲水浴即不復痛二十餘日即皮生如凝脂後嘗大旱百谷焦枯縣令丁士產謂綱紀曰董君有道必能致雨乃自齎酒脯見奉奉曰雨易得爾因仰視其屋曰但家貧屋漏柰何縣令解其意即遣人為奉造屋當泥塗使人取水作泥奉曰不煩運水日暮自當雨也夜果大雨高下皆足奉居山間呪水治病不取錢物重病愈者但使栽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杏七萬餘根森然成林山中群獸遊戲樹下竟不生草有如耘治也杏每熟時奉於樹下作一簞倉語人曰欲買杏者不須來報徑自取之但將穀一器置倉中即自取杏一器每有納穀少而取杏多者即有虎隨後逐之其多取杏即傾覆地上虎即還去有偷其杏者至家即死其家速送杏還叩頭謝過即活自是買杏更無欺者奉以其所得粮穀賑救貧窮供給行旅歲消三千斛穀尚有餘縣令親故家有女為精邪所魅諸術不能治乃語奉曰君若能愈之即當以此女傳巾櫛奉乃召勅諸魅有大白鼉長丈六尺陸行詣病者門奉勅使者斬之女病輙愈遂以女妻之久無兒息奉每出行妻不能獨住乃買一女伴之奉一旦受上帝命授碧虛太一真人白日飛昇婦及養女猶守其宅賣杏取給有欺之者虎逐之如故後人即於其種杏處建祠祀之

封衡隴西人幼學道得真訣服黃連五十年入山採藥百餘年還鄉里聞有病者輙以腰間竹筒藥與之立應復周游天下駕一青牛鬼物遇之莫不稟避魏武帝召問養性大畧衡曰藏思慮節嗜欲而已所著有養氣術隱形法衛生經數十卷

介象字元則會稽人通五經百家之言能屬文精修道法入東嶽受禁制之術能茅上燃火煑雞雞熟而茅不焦

能令一里內不炊不蒸雞犬三日不鳴不吠能令一市人皆坐不起能隱形變化為草木鳥獸嘗遠遊數千里求仙不值乃入山精思冀遇仙疲極卧石上有一虎欲噬象象寤見虎謂之曰若天使汝來侍衛我汝且停若山神使汝來試我汝速去後入穀山見石子有紫光大如雞子因取兩枚穀水深不得度還見一美女年十五六許顏色非常衣服五彩象知其仙人也即叩首乞長生之方女子曰汝急送手中物還故處吾于此待汝象以石子置原所還見女子果在舊處象復叩首女曰汝血食之氣未盡斷穀三年更來吾止此象歸斷穀三年乃復往見女仍在前處出丹方一首授象曰得此便仙勿他為也象尚未合藥有人密奏象于吳主吳主徵象至武昌甚敬重之稱為介君為起第宅以御帳給之賜遺前後累千金從象學隱形之術試還後宮莫有見者又令象變化種瓜菜百果皆立生時有種黍于山中苦獼猴食之象曰吾告介君猴即去一日吳主與象論鱠何者最上象曰鯔魚為上吳主曰此魚生海中可得乎象曰可得但令于殿前掘坎著水滿之象垂釣坎中須臾得鯔吳主驚喜問象曰可食否象曰故為陛下取作鱠何不可食象屢求去不許一日吳主賜梨一奩象食之隨死吳主殯埋之次日已至建業以所賜梨付苑吏種之吏後以表聞吳主視其棺中惟一奏版符耳吳主思象即以象所住屋為祠時躬祭之每有白鶴來集座上良久乃去後弟子又見象在蓋竹山中持白桃花一枝顏更少焉

鍾離簡後漢人任為郎中與弟權入華山三峯得道白日昇天

鍾離權燕臺人後改名覺字寂道號和谷子又號王陽子又號雲房先生父為列侯官雲中誕生真人之時異光數丈狀若烈火侍衛皆驚真人頂圓額廣耳厚眉長目深鼻聳口方頰大脣臉如丹乳遠臂長如三歲兒晝夜不聲不哭不食第七日躍然而言曰身遊紫府名書玉京及壯任漢為大將征吐蕃失利獨騎奔逃山谷迷路夜入深林遇一胡僧蓬頭拂額體掛草結之衣引行數里見一村庄曰此東華先生成道處將軍可以歇息僧揖別而去真人未敢驚動莊中良久聞人語云此必碧眼胡人饒舌也一老人披白鹿裘扶青藜杖抗聲前曰來者非漢大將軍鍾離權耶汝何不寄宿山僧之所真人聞而大驚知其為異人也是時方脫虎狼之穴遽有鸞鶴之思乃回心向道哀求度世之方於是老人授以長真訣及金丹火候青龍劍法真人告辭出門回顧莊居不見其處後再遇華陽真人傳以太乙刀圭火符內丹洞曉玄玄之道又遇上仙王玄甫得長生訣遊雲水至魯居鄒城入崆峒於紫金四皓峯居之再得玉匣秘

訣逐仙去。

劉諷潁川人漢景帝時為公車司馬師司馬季主得服日月精華之道晚歸鄉里託形杖履而去

介琰不知何許人住建安方山師白羊公杜泌受玄一無為之道能變化隱形嘗往東海過秣陵吳主孫權禮之為琰起靜室每日數遣人問起居琰或為童子或為老翁無所食啖不受餉遺吳主欲學其術琰以吳主多內御不傳吳主怒縛琰着甲士引弩射之弩發唯繩索存不知琰之所之

李阿者三國時蜀人容顏嘗不老每乞食成都市所得隨多少盡施與貧之者夜去朝還市人莫知其踪跡有古强者疑阿是異人試尾阿還所宿乃在青城山中强每親隨之恐山中有虎狼私持其父大刀阿見而怒曰汝隨我行那畏虎也取刀擊地刀折强憂之至旦阿問强曰汝憂刀折耶曰實恐父責阿復取刀擊地刀完如故强一日隨阿還成都道逢人犇車阿以足當車下足骨折輒死强守視之須臾阿復起折足平好如故强時十八見阿如五十許人至强年八十餘而阿容色如舊一日忽語人曰吾被崑崙召當去遂不復見

朱孺子三國時末嘉安國人幼師道士王玄真居大若岩深慕仙道時採黃精服餌歷十餘年嘗於溪畔見二花犬逐之入枸杞叢下與玄真共掘其處得二枸杞根形狀即如花犬堅若石乃煮之三晝夜孺子試取汁飲之即覺身輕能飛昇於前峯之上與玄真謝別乘雲而去至今號其峯為童子峯玄真後食其餘亦得不死乃隱于岩西陶山採樵者時或見之王玄真附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於天柱山中精思學道得石室中丹經尤明六甲能使鬼神坐致行厨變化萬象曹操召見閉一室斷穀朞年出之顏色如故操嘗宴賓曰今日高會所少松江鱸耳慈因求銅盆貯水以竿釣之即得鱸操曰恨無蜀薑慈曰易得操恐近取即曰前使買錦可報增二十段慈曰諾須臾袖中出薑後買錦者回果云是日得報增錦操出郊士大夫從者百許慈為齋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怪之使求其故行視諸壚悉亡其酒脯矣操惡其怪因坐上收慈欲殺之慈乃郤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於市者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辨誰是或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走入羊群操知不可得乃令使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使欲取之而群羊數百皆變為羝並人立云遽如許亦莫所取焉

張魯字公期嗣師長子也仕漢為漢中太守後隱身學道以符法治病致米一斗病立愈久之積米鉅萬曹操遣將攻漢中魯以手版畫地成河怒濤洶湧兵不得渡其

將復率水兵。將至岸。眉又以手版畫河中。輒聳一峯。高千餘丈。兵不能進。後加修煉。白日昇天。

王梵志。黎陽人。王德祖有林檎樹。生瘿大如斗。瘿爛。德祖去其皮。見一孩兒。抱胎而出。七歲能語。問誰育我。德祖以實告。因名梵天。後改為志。後仙去。時人咸謂神仙轉刼也。

有象列仙全傳卷之三終






欒巴




趙丙


莊伯微


蘇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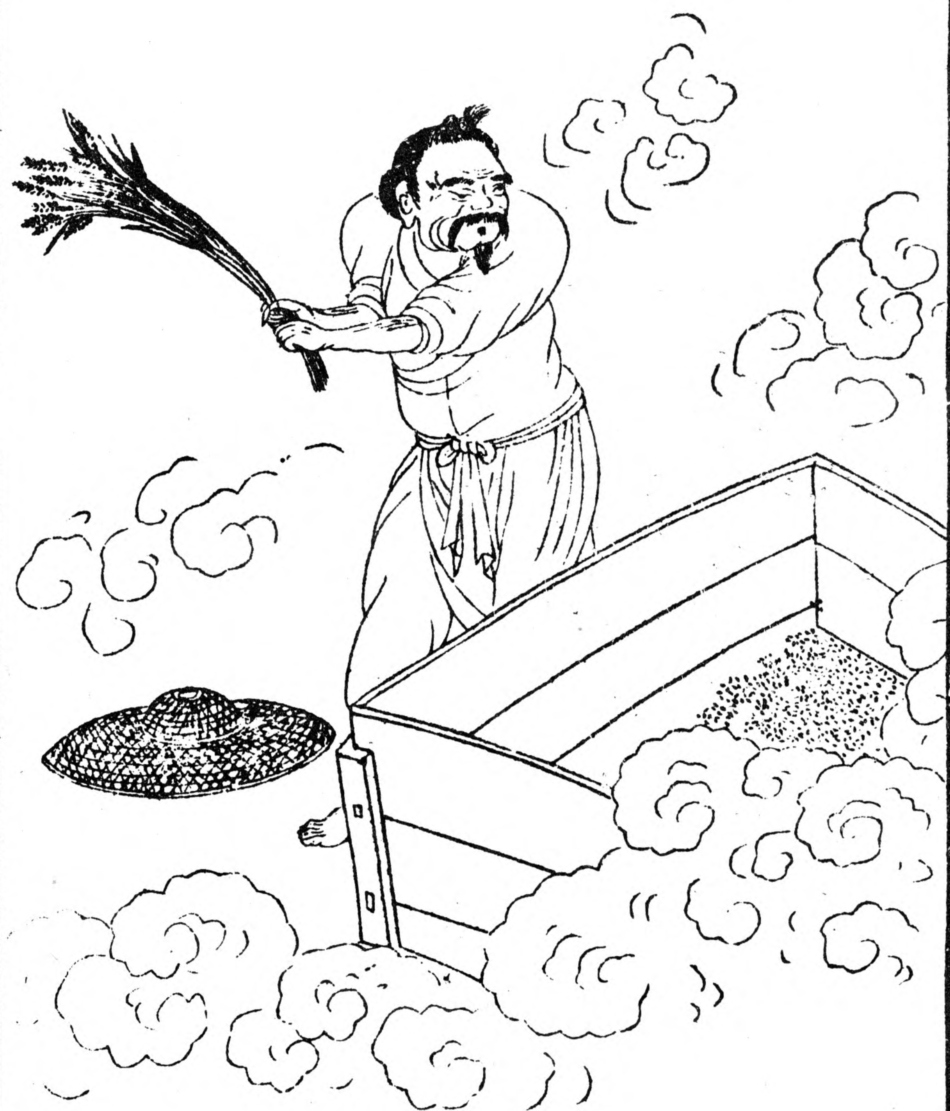
江妃二女





姚光


魏伯陽
虞生



王老






王喬




麻姑
蔡経


子英









李阿



有象列仙全傳卷之四



吳郡　王世貞輯次
新都　汪雲鵬校梓

呂恭字文敬少好服煉將一奴一婢於太行山中採藥忽有三人在谷中齊問恭曰子好長生乎恭曰然一人曰我姓呂字文起一人曰我姓孫字文陽一人曰我姓李字文上皆太清仙人也文起曰汝與吾同姓又字得吾三人之半似有緣當隨我採藥示以長生之方恭大喜隨之二日乃授恭秘方因遣恭還曰汝來雖二日人間已二百年矣恭還家但見空野無復子孫惟里中數世後人有趙光輔者傳聞先世有呂恭將一奴一婢入山採藥不復歸今已二百餘年兼知恭有曾孫呂習者在城東北十里作道士乃為恭往尋之習驚喜曰吾家仙人歸矣居久之乃以神方授習而去時習年已八十服之頓少至二百歲乃入山去其子孫數世服此藥無復老死皆得地仙也

黃初平晉丹谿人年十五牧羊遇道士引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其兄初起尋之不獲後遇道士善卜起問之曰金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初起即往見初平問羊安在曰在山東往視之但見白石初平叱之石皆起成羊數萬頭初起亦棄妻子學道後亦成仙初平號赤松子初起號魯班宋元時皆有封號（黃初起附）

羅真人晉黃梅人名致福修道於縣北鳳臺觀丹成有老人來告云某病龍也願得丹療之致福賜之丹後於觀北氷塘洗足龍負飛昇而去今遺飛昇臺洗足池宋賜今號

賀元琅琊人得道不死宋真宗東封謁於道左曰晉水部員外郎賀元再拜言訖不見蘇軾詩曰舊聞父老晉郎官已作飛騰變化看聞道東蒙有居處願供薪水看燒丹

蘭公曲阜人精修孝行斗中真人下降其家自稱孝悌王諱弘廉語蘭公曰後晉代當有真仙傳吾孝道是為衆仙之長因付以金丹寶經銅符鐵券令轉授丹陽黃堂靖女真諶姆且戒之曰將來有學仙者名許遜汝當以此授之語訖與蘭公遊於郊野道傍有三古塚指示蘭曰此是汝三生解化之迹其第一塚乃汝昔尸解所遺故衣第二塚乃太陰煉形其形已就今當起矣第三塚蓋所藏蛻骨耳宜移塚傍之路勿令牧人踐履也言訖升天而去蘭公乃以金丹等物付諶姆并移塚傍舊路人謂其妖妄乃訟之縣令令拘公公以前事對令乃發而視之其第一塚果有黃衣一領第二塚見一人童顏弱質如夢初覺之狀第三塚有連環骨一具衆咸驚嘆縣令以衣還公公服之即同塚中之人合而為一體竦身入雲而去

諶姆居丹陽郡黃堂潛修至道後以銅符鉄券金丹寳章付許君及姆昇天取香茅一根南望擲之許君認茅落立祠今豫章有黃堂觀

費長房汝南人曾為市掾有老翁賣藥于市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曰子明日更來長房旦日果往翁乃與俱入壺中但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囑不可與人言後乃就長房樓上曰我仙人也以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為别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能舉翁笑而下樓以一指提而上視器如有一升許而二人飲之終日不盡長房心欲求道而顧家人為憂翁即知乃斷一青竹度如長房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長房也以為縊死大小驚號遂殯殮之長房立其傍而衆莫之見於是遂隨翁入深山踐荆棘於群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亦不恐又卧長房於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其上衆蛇競來齧索欲斷長房亦不移翁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奈何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頃刻至矣至當以杖投葛陂中又為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死久驚訝不信長房曰往日所葬竹杖耳乃發塚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衆病鞭笞百鬼驅使杜公或獨坐恚怒人問其故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耳又嘗食客而使使至宛市鮓須臾還乃飯或一日之間人見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桓景嘗學于長房一日謂景曰九月九日汝家有太災可作絳囊盛茱萸繫臂上登高山飲菊花酒禍可消景如其言舉家登山夕還見牛羊雞犬皆暴死焉一云後失其符為衆鬼所殺　壺公附

嚴青會稽人居貧常於山中作炭忽遇神人授書一卷曰汝骨可長生并教服石髓法青受之即見左右常有數十人侍之嘗夜行都巡呵青青亦呵之都巡怒叱從兵收青青亦叱從神録之青徑去而都巡等人馬皆不能動明旦鄉人曰必嚴公也報其家往謝青乃放去後斷穀三年仙去

藍釆和不知何許人常衣破襤衫六銙黑木腰帶闊三寸餘一脚着靴一脚跣足夏則衫內加絮冬嘗卧雪中氣出如蒸每於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長三尺餘醉而踏歌老少皆隨看之似狂非狂歌詞率爾而作皆神仙意人莫之測得錢則用繩穿拖之而行或散失亦不顧或贈貧者或與酒家周遊天下人有自兒童時見之者及班白見之顏狀如故後於濠梁酒樓上飲酒聞有笙簫聲

忽然乘雲鶴而上擲下靴衫腰帶柏板冉冉而去其靴衫柏板旋亦失亡

沈建丹陽人好道能醫嘗遠行寄奴婢騾羊於主人各與藥一粒語主人曰不煩飲食也去後主人雖飲食之皆不顧三年還又各與藥則飲食如故後不知所止

耆域天竺人神奇人莫能測周流華戎晉武帝時至襄陽欲寄載過江舟人見其衣服粗陋輕而不載船達北岸而域已度前行見兩虎以手摩其頭虎弭耳而逝一日與衆決衆送至城外域徐行追者不能及是日有從長安來者見域在彼賈人胡濕是日又逢域於流沙計九千餘里云

王質晉衢州人入山伐木至石室山見石室中有數童子圍棋質置斧觀之童子以物如棗核與質令含咽其汁便不覺飢渴童子云汝來已久可還質取斧柯爛已盡質亟歸家已數百年親舊無復存者復入山得道人往往見之

逢球字伯堅北海人晉武帝泰始中入貝丘西王女山中伐木覺有異香球迎風尋之忽山廓然自開宮殿盤鬱樓臺博敞球入門窺之見王樹五株稍前見四仙女彈碁堂上見球俱驚起曰逢生何事得來球曰因尋香至此間訖復彈碁如故內一最少者獨登樓彈琴且戲吟曰元暉何為獨升樓球在樹下立久飢以舌舐葉上垂露俄一女乘鶴而來曰王華王華汝等何故來此俗人球惶懼疾趣出門回頭竟無所見及還家已是建興中矣因復訪道不返

葛玄字孝先丹陽句容人號曰葛仙公從左慈受丹液仙經嘗與客對食言及變化之事客曰願先生作一事為戲玄曰君得無促促欲有所見乎乃嗽口中飯盡成大蜂數百集客身亦不螫人有間玄張口蜂皆飛入嚼之是舊飯也能指石人使行指蝦蟆及諸昆蟲燕雀之屬歌舞絃節皆如人狀或宴客冬設生瓜棗夏致冰雪又以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持一器于井上呼錢向錢一一飛出與客飲無人傳杯杯自至前如酒不盡杯不去也晉武帝召問曰百姓思雨可致乎玄曰易耳乃書符著社中俄頃大雨偶行遇一神廟凡過者離百步下車否則有警廟傍有大樹數十株上有禽鳥人畏莫犯仙公乃命車直趍輒大風驟起塵埃蔽天從者驚怖仙公怒曰小邪敢爾舉手指風風即止書一符令從者投廟中禽鳥皆墜死廟屋自焚仙公過武康見一人家病作請巫祀妖邪邪附巫者與仙公飲仙公故不飲而妖邪出語不遜仙公厲聲叱曰奸鬼敢爾敕五伯拽妖邪頭附柱鞭背但聞鞭聲出血流地妖邪伏罪乃止仙公過華陰見一士人溺于蛇精之家迷而不悟仙公化作一田夫驅黃犢而耕因說士人曰汝陷身于非地汝婦蛇

精也前後啖人不計其數士人不之信乃引士人看古井井中白骨盈積士人恐遂教士人密窺其跡士人乃窺之果蛇也張牙弩目在帷帳中身傍附一小蛇仙公禁而斬之即有無數小蛇來救援仙公盡為誅戮畢以一符與士人服即瀉下蚯蚓蝦蟆之類無數遂得全生仙公又嘗在荊門軍紫蓋山修煉值天寒大凍仙公跣足衣衫襤褸時有屈家二女偶見憐之贇夜促成雙履次日獻之煉丹之所仙公已去但存爐灰尚溫二女撥灰得丹一粒姊妹分而服之自後神氣沖沖不飢不渴惟慕清靜後隱去時人咸謂得仙矣仙公嘗從吳主各船行至三江口遇風船多漂沒仙公船亦不知所在吳

泛舟見囊中有十數符客曰此符驗可見不仙公即取一符投水中逐水而下仙公曰何如客曰常人投之亦然仙公復取一符投之逆水而上仙公曰何如客曰異矣仙公復取一符投之符即不上不下須臾上符下符會于中流三符聚為一處良久收之又于水濱見釣大魚者謂魚主曰欲假此魚到河伯魚者曰已死矣曰亦可以丹書紙納魚口中投于水躍然而去嘗有客來謁既坐有繼至者復見仙公迎與俱入而座上仙公自與客談笑不輟時苦寒謂客曰居貧不能設爐致煖試作火以供諸君於是張口吐氣火赫然而出須臾屋中火滿又盛暑中醉臥使人傳粉腹上謂客曰苦熱不能作

主嘆曰葛仙公有道何不能免此踰宿忽見仙公水上步來既至尚有酒態謝曰昨伍子胥强邀留飲是以淹屈陛下一日遊會稽有賈人自海中還過一神廟廟吏邀賈人曰煩寄箋葛仙公言訖即以書擲舟中及還達仙公仙公開函乃東華山童君書題曰太極左宮仙書世人愈知仙公名在天闕舊矣仙公嘗于西峯石壁上石臼之中搗藥遺墜一粟許有飛禽遇而食之遂得不死至今夜靜月白風清之時其禽猶作丁當杵臼之聲名曰搗藥鳥仙人琴高聞仙公得道自東海跨雙鯉來訪仙公與之酣飲既醉高臥白雲間酒醒雙鯉化為石矣仙公贈以雙鶴跨之而還石至今存嘗有客從仙公

他戲乃以腹徐徐上摩屋梁而粉著梁上如此神異不能盡述後仙去屈氏二女附

梁諶字考成扶風人初事鄭法師於樓觀晉惠帝永興二年老君命真人尹軌降于樓觀授以煉氣隱形之法及水石還丹術諶乃隱于終南山食炁吞符廣索丹砂為餌丹成能飛行變化目能視地中物耳能聽數里聲一日謂門人曰有友召吾于南峯今往矣輒冠服而出則雲氣繚繞不見其形惟聞鼓吹之音隱隱從空而去

曹仙媪不知何許人常携幼女引一犬息馬闘閑柳下一日至河問渡舟師拒之媪携女與犬凌波御風須臾登岸俄又登東岸石龕與女及犬化龕中土人立廟祀焉

鮑靚字太玄陳留人師左元放受中部法及三皇五嶽劾召之要能役使鬼神封山制魔晉元帝大興元年靚往江東於蔣山北道見一人年可十六七許好顏色俱行數里其人徐徐動足靚奔馬不及因遙問曰相君行步必有道者其人曰吾仙人陰長生也君有心於道故得見我靚即下馬叩拜陰君曰子慕道久矣吾當度爾仙法凡非仙胎得仙者必由尸解上尸解用刀下尸解用竹木以神丹染筆書太上太玄陰生符於刀其刀須臾即如所度者面目奄然於牀上矣其真人遁去其家人但見死人不見刀也陰君乃傳靚此道又與靚論晉室脩短之期又云此地十年後當大流血後值蘇峻之亂果皆驗羅浮圖志云靚為南海太守以道術見稱嘗行部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食之與葛稚川善時稚川居羅浮常往來山中或語論達旦乃夫人見其來門無車馬獨雙燕往來惟而窺之則雙履也墉城集仙錄云靚以女妻葛洪靚還丹陽卒葬於石子岡後蘇峻亂發棺無尸但有一大刀賊欲取刀聞塜近有兵馬之聲棺中刀訇然有聲若雷震衆賊驚走賊平後收刀別葬之晉書云鮑靚字太玄東海人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墮井死其父母尋訪李氏皆符驗靚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後見仙人陰君授道訣百餘歲卒

孫登字公和不知何許人於汲郡北山土窟中住無家夏則編草為裳冬則披髮自覆善長嘯好讀易鼓一絃琴性無喜怒或沒諸水出而觀之登復大笑嵇康從之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荅然神謀所存良妙康每喟然嘆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康又請學琴登不教之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矣後康果遭呂安事在獄為詩自責云昔慚下惠今愧孫登登竟白日昇天

王烈字長休邯鄲人入海東抱犢山中嘗與嵇叔夜遊烈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半留與叔夜叔夜既至皆凝為石又入一石室室中有兩卷素書烈不知其字未敢取頗記十數字形體歸示叔夜叔夜盡知之烈喜乃與叔夜同至其處失石所在烈因語弟子曰叔夜未應共得仙也

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銍有嵇山家于其側因氏焉身長七尺八寸土木形骸不加飾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時王伯通造一館但有人宿必死伯通累見其凶常閉之至是康請寄宿館中乃取琴彈二更時有八鬼從館出康始懼微誦乾元亨利貞數遍餘聞鬼曰王伯通造此館凡有人宿輒死無乃若輩殺之耶鬼曰我輩非殺人

者乃是舜時掌樂官兄弟八人號曰伶倫舜受佞臣之言枉殺我兄弟葬埋於此王伯通於吾冢上築墻吾等苦其壓見人來宿者出擬告之彼見吾等自懼而死非殺之也今願先生與伯通言取吾等骸骨還葬他處期半年伯通當為本郡太守今授先生以廣陵一曲聊相酬耳康大恍遂以琴與鬼鬼彈一遍康即能彈遂彈至夜深伯通往館中視康聞琴聲殊佳因問康康具言其事明日伯通使人掘地果見骸骨遂別造棺就高絜處葬之後晉文帝時伯通果如期為太守康為中散大夫聞汲郡山中孫登善嘯康遂從之遊登沉默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去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康嘗與王烈入山烈得石髓如飴自服半半留與康俄凝而為石又入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之輒不復見烈乃嘆曰叔夜屢遇而不遇命也初康居貧嘗共向秀鍛于大樹之下以自贍給潁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才辨往造焉康不為之禮而鍛不輟會欲別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由此憾之因言於文帝曰嵇康卧龍也公無憂天下但當以康為慮耳復譖康黨毋丘儉帝遂害之斬于東市記纂淵海云南海太守鮑靚東海徐寧師之寧夜聞靜室有琴聲怪其妙而問靚曰嵇叔夜寧曰叔夜斬于東市何得復在此靚曰叔夜雖市終實兵解也

吳猛字世雲濮陽人少有孝行仕吳為西安令得至人丁義神方遂以道術大顯於時傳法於許遜嘗見暴風大作書符擲屋上有青鳥銜去風即止或問其故曰南湖有舟遇此風二道士求救耳驗之果然西安令于慶死已三日猛曰令數未盡當訴之于天遂卧尸傍數日與令俱起常渡江値風濤大作猛以白羽扇擕水而渡許真君上昇猛亦於是歲乘白鹿車與弟子四人麗日昇天宋政和中封神烈真人

衍客晉人避亂隱延平郡之北山結廬煉丹丹成白日舉家上昇

吳彩鸞猛女也瑞州有崇元觀即丁義女秀英煉丹之所彩鸞亦就學得其道焉唐太和末有書生文簫者寓鍾陵紫極宮秋日到西山遊觀見一姝踏歌曰若能相伴陟仙壇應得文簫駕彩鸞自有繡襦并甲帳瓊臺不怕雪霜寒簫意度是仙人植足不去鸞亦相盼戀歌罷穿松徑陟山捫石而升簫冒險躡其後鸞回顧曰郎君莫是文簫耶遂引至絕頂供設殆非人間所有正爾綢繆忽風雨裂帷覆几有仙童厲聲曰吳彩鸞以私慾洩天機當謫人間一紀於是彩鸞與簫歸鍾陵簫貧不自給彩鸞為寫孫愐唐韻運筆如飛日得一部售金五緡盡則復寫如是僅十載稍為人知遂偕往新興越王山二人各跨一虎陟峯巒而去文簫附

許遜字敬之號真君南昌人吳赤烏二年母夢金鳳銜珠墜於掌上玩而吞之及寤覺腹痛因是有娠而生真君生而穎悟姿容俊偉少小疎通與物無忤甞從獵射一麀鹿中之而麑鹿母皇顧舐之因感悟折棄弓矢尅意為學博通經史明天文地理音律五行讖緯之書尤嗜神仙修煉之術聞西安吳猛得丁義神方乃往師之悉受其秘又從郭璞求善地為栖真之所得西山之陽逍遥山金氏宅而居之日以修煉為事時買一鐵燈檠因夜燃燈見漆剥處有光視之金也明日訪售主還之晉武帝太康元年舉孝廉辟為旌陽縣令時年四十二也教民以忠孝慈仁勤儉忍慎聽訟發摘如神吏民悅服歲飢民無以輸租真君乃以靈丹點瓦礫成金令人潛瘞於縣圃一日藉民之未輸納者使服力於圃民鋤地得金用以輸納遂悉安堵又歲大疫死者十七八真君以所得神方拯治之符呪所及登時而愈他郡病民相繼而至者日千計於是標竹於郭外十里之江置符水於其中使就竹下飲之皆瘥久之知晉室將亂乃弃官東歸蜀民感其德化所至盡立生祠家供其像啓行之日送者蔽野有送至千里始還者有隨至其宅願服役而不返者真君甞憩於栢林有女童五人各持寶劒來獻真君異而受之既而偕至真君之家惟日擊劒自娛真君知其劒仙也卒獲神劒之用既而與吳君遊於丹陽黃堂聞諶姆多道術遂同往叩以道妙姆曰君等皆夙禀道骨仙名在天昔孝悌王下降曲阜蘭公家謂蘭公曰後晉代當有神仙許遜傳吾此道當為衆真之長留下金丹寶經銅符鐵券授吾掌之以俟子積有年矣今當授子乃擇日登壇出孝悌王諸秘悉以傳之真君復顧吳君曰君昔以神方為許之師今孝悌王之道獨許君得傳君當返師之也况王皇玄譜君位玄都御史許君位高明大使總領仙籍品秩相遼且許君司玄枵之野於辰為子統攝十二分野君領星紀之邪於辰為丑汝自今宜以許君為長也二君謝訖辭行真君方心期每歲必來謁姆姆即覺之曰子勿來吾即還帝鄉矣因取香茅一根南望擲之曰子歸茅落處立吾祠歲秋一至足矣二君還覔訪飛茅之迹於所居之南四十餘里得之時茅已叢生矣遂建祠宇每歲仲秋之三日必朝謁焉初真君往訪飛茅偶息憇真靖見鄉民盛烹宰以祀神且相戒曰祭不腆則神怒降禍真君曰怪祟敢爾乃宿于逆旅召風雷伐之拔其林木明日告其里人曰妖社已驅毋用祭也又見人苦遠汲乃以杖剌社前涸澤出泉以濟之雖旱不竭渡小蜀江感江干主人朱氏迎接甚勤乃戲畫一松於其壁其家因之得利加倍後江漲潰堤市舍俱漂惟松壁不壞真君甞煉丹艾城黃龍山山湫有蛟魅輒作洪水漂没舟室真君遣神兵

擒之釘於石壁過西安縣縣社伯出謁真君問其地有妖物為民害者不其神匿之真君行過一小廟廟神迎告曰此有蛟害民知仙君來逃往鄂渚矣真君追至鄂渚路逢三老人指曰蛟伏前橋下真君至橋仗劍叱之蛟驚奔入大江匿于深淵乃勑吏兵驅之蛟從上流奔出遂誅之又聞新吴有蛟真君乃以巨石書符作鎮蛟文以禁之時海昏之上繚有巨蛇據山為穴吐氣成雲亘四十里人畜在其氣中者俱被吞吸無得免者江湖舟船多遭覆溺大為民害真君聞之乃集弟子往誅之初入其界遠近居民三百餘人知真君道法競來告愬哀求懇切真君曰吾來正為是惡當為汝曹除之遂前

至蛇所仗劍布炁蛇懼入穴乃飛符召海昏社伯驅之不出復召南昌社公助之蛇始出穴舉首高十餘丈目若火炬吐毒衝天鄉民咸鼓譟相助是時真君嘯命風雷呼指神兵以攝伏之使不得動真君乃飛步踏其首以劍劈其額弟子施岑甘戢等引兵揮之蛇腹裂有小蛇自腹中出長數丈甘君欲斬之真君曰彼未為害不可妄誅小蛇懼奔行六七里聞鼓譟聲猶返聽而顧其母群弟子復請追戮之真君曰此蛇一千二百五十餘年後為民害吾當復出誅之以吾壇前植栢為驗其枝拂壇掃地是其時也又預讖云吾仙去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豫章之境五陵之內當出地仙八百人其師出

於豫章大揚吾教江心忽生沙洲掩過沙井口者是其時也此時小蛇若為害彼八百人自當誅之蛇子遂得入江真君曰大蛇雖滅蛟精未誅彼物通靈必知吾意恐其俟隙潰郡城吾歸郡乎戢岑二子從我以往時懷帝永嘉六年也真君道術高妙聲聞遠邇求為弟子數百人却之不可乃化炭為美婦人夜散群弟子處以試之明旦閱之其不為所染汚者惟十人爾餘皆自愧而去真君乃與甘施二君歸郡周覽城邑遇一少年美風度衣冠甚偉通謁自稱姓慎禮貌勤恪應對敏給遽告去真君謂弟子曰適來者非人即老蛟故來見試也體貌雖是而腥風襲人吾故愚之庶盡得其醜類爾迹其

所之乃在郡城江滸化黄牛卧沙磧之上真君剪紙化黒牛往闘之令施岑潛持劍往俟其闘酣即揮之施君一揮中其左股牛奔入城南井中真君遣符吏尋其蹤乃知直至長沙於賈誼井中化為人入賈王使君之家先是蛟精嘗慕王之女美化為一美少年謁之王愛其才乃妻以女居數載生二子常以春夏之交孑然而出周遊江湖若為商者至秋則乘巨艦重載而歸皆寶貝珠玉蓋乘春夏大水覆舟所獲也是秋空還紿王云財貨為盜所刼且傷左股王求醫療之真君即為醫士謁王王喜召壻出蛟精覺懼不敢出王自起召之真君隨至其堂厲聲叱曰江湖蛟精害物不淺吾尋蹤至此豈

容復藏逮出蛟精計窮遂見本形蜿蜒堂下為吏兵所誅真君以法水噀其二子亦皆為小蛟併誅之賈女亦幾變形王為哀求真君給以神符故得不變真君謂王曰蛟精所居其下即水今君舍下深不踰尺皆洪波也可速徙居王乃遷居高原其地果陷為淵潭深不可測真君復還豫章而蛟之餘黨甚盛慮真君誅之皆化為人散遊城市訪真君弟子詭言曰僕家長安積世崇善遠聞賢師許君有神劍願聞其功弟子語之曰吾師神劍指天天裂指地地折指星辰則失度指江河則逆流萬邪不敢當神聖之寶也蛟黨曰亦有不能傷者乎弟子戲之曰惟不能傷冬瓜葫蘆爾蛟黨以為誠然繼而

盡化為葫蘆冬瓜連枝帶蔓浮泛滿江潛流出境真君晨起覺妖氣轉盛乃顧江中知為蛟黨所化以劍授施岑履水斬之悉無雅類江流為之變色真君曰此地蛟螭所穴不有以鎮之後且復出為患人不能制也乃役鬼神於牙城南井鑄鐵為柱出井外數尺下施八索鈎鎖地脉祝之曰鐵柱若歪其蛟再興吾當復出鐵柱若正其妖未除由是水妖屏迹城邑無虞復慮後世奸雄妄作又為讖記云鐵柱鎮洪州永不出奸讐縱有興謀者終須不到頭其後更立府靖七十餘所皆所以鎮郡邑辟凶災也明帝太寧二年大将軍王敦舉兵內向次慈湖真君與吳君同往謁敦冀説止之時郭璞在幕府

因璞與俱見敦喜延之飲而問曰予夢一木破天君等以為何如真君曰非佳兆也吳君曰木上破天未字也公宜未可妄動敦色變令璞筮之璞曰無成敦不悅曰予壽幾何璞曰公若舉事禍将不久若還武昌則壽未可量也敦怒曰君壽幾何璞曰予壽盡今日日中敦大怒令武士擒璞斬之真君乃舉杯擲地化為白鴿飛繞梁棟敦一舉目已失二君所在後敦敗二君還至金陵欲買舟至豫章而舟人告以乏刺舟者真君曰爾但瞑目安坐切勿覘視吾自為汝駕之默召二龍挾舟而行舟漸凌空俄過廬山頂至紫霄峯金闕洞二君欲遊洞中故其舟稍抹林梢戛戛有聲舟人不能忍竊視之龍

即捨舟於層岫之上柂折於深澗之下真君謂舟人曰汝不聽吾言将何所歸乎舟人拜求濟度真君教以服餌靈草遂得辟穀不死隱於此山二君各乘一龍以歸舊隱數十年間不復以時事關意惟精修至道平時出處不異常人但所居之處鳴鶴翔飛景雲繚繞自東晉亂離江左頻擾真君所居環百餘里盜賊不入閭里晏然年穀豐登人無災害其福被生靈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孝武寧康二年真君一百三十六歲八月朔旦有二仙自天而下云奉玉皇命授真人以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之職紫袍寶節玉膏金丹各一合并告以冲舉之日遂乘雲車而去真君乃與鄉里耆老諭以行期日

設宴飲叙別又與同昇十一弟子作勸誡詩十首以遺世又以大功如意丹方授群弟子之不與上昇者是月望日遥聞天樂之音祥雲冉冉羽盖龍車從官兵衛仙童玉女前後導從見前二使真君降堦拜迎二使宣詔封真君三代賜所居宅曰仙曹左府乃揖真君昇龍車真君命弟子陳勳時荷持册前導周廣曾亨騶御黄仁覽與其父族侍從盱烈與其母部侍從仙眷四十二口同時白日拔宅昇天雞犬亦隨有僕許大者與其妻市米于西嶺聞真君飛昇即奔馳而歸倉忙車覆遺米于地米皆復生比至哀泣求從行真君以其分未應仙授以地仙之術仙仗既舉有項墜下藥臼車轂各一又墜一雞籠鼠數枚于宅之東南十里餘百里之内異香芬馥經月不散

甘戩晉豐城人有孝行喜神仙術徃從許遜遜異其材器凡奥文秘訣悉命掌之自是周游江湖誅蛟斬蛇無不從焉及遜上昇戩歸豐城布德行惠鄉人感化陳大建初乃駕麟車乘雲而去宋封精行真人

盱烈南昌人少孤事母孝母許氏遜之長姊遜嘗築室宅西數十步間俾烈母子居之故日聞至道及遜飛昇母子俱從雲騰而去宋封烈和靖真人

黄仁覽字紫庭南城人父萬石為晉御史紫庭師許君盡得許君之道許君以女妻之嘗為青州從事单騎之官留妻侍父母然每夜暗歸與妻同宿人莫而知一久家人聞許氏房中有笑語聲以報父母姑訊之許氏曰黄郎耳姑曰吾子從宦數千里安得至此許氏曰彼已得仙道千里頃刻能來戒勿漏語故不敢令姑知姑曰若然當使我見之是夕紫庭歸許氏以告比明紫庭不得已出謁父母曰仁覽雖宦遠然夜每還家但仙道秘密不可輕泄恐招譴累故不敢見大人耳言訖取竹杖化為青龍復乘之而去萬石因是反師許君惟二弟性好田獵紫庭曾折草化鹿以止其妄心復屢導之不從後紫庭與父母家人三十二口白日昇天二弟尚在獵所

潘茂名潘州人晉永嘉中入山逢二道士奕棋立觀久之道士顧謂子識此不荅曰入猶蛇竇出似雁行道士笑可其說因語之曰子頂骨貫於生門命輪齊於日月腦血未減心景不偏若修煉則可輕舉授以服黄精不死之法於東山採藥煉丹於西山白日上昇

彭抗字武陽蘭陵人仕晉為尚書左丞留修仙業師事許真君納女為真君子婦後致政挈家居豫章再蔪真君門下盡傳其道宋高祖永初二年八月二十四日舉家二十六口白日昇天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性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于言論詞賦為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筭曆有郭公者客河東精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書九卷

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禳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嘗竊其青囊書未及讀為火所焚惠懷之際河東騷擾璞知其將亂乃潛結姻昵及交遊數十家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為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趣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廟社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急持歸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持歸此物見馬死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如常不復見向物固大稱賞厚加資給後至廬江勸太守胡孟康急南渡康不從璞愛其婢乃取赤豆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每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因令人賤買此婢復投符于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于井主人大悅璞攜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既渡江王導深重之引參己軍事嘗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當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栢樹截斷如身長置常寢處災可消導從其言數日果雷震栢樹粉碎母喪卜葬地於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為近水璞曰將當為陸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嘗為詩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壘壘三墳唯母與昆又嘗為人葬明帝微服往觀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為是出天子耶答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璞以才學見重一時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干寶常誡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限用之常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為患乎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所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醊璞見彝撫心大息曰吾每囑卿卿復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為之將以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王敦之謀逆也溫嶠庾亮使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復令占己之吉凶璞曰大吉有姓崇者搆璞于敦敦將舉兵乃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疑璞之助嶠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令收璞詣南岡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何之曰南岡頭璞曰必在雙栢樹下其樹應有大鵲巢及至果然初璞中興初行經越城間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袴褶遺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知當其人遂受至是即此人行刑時年四十九王敦平追贈弘農太守璞未遇害之先已預令家人備送終之具

卜行刑之所命即窆于江側兩松之間斬後三日南州市人復見璞著其平日服飾與人共話敦聞之開棺無尸謂兵解也後為水府仙伯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為洞林文抄京費諸家要最新林十篇卜韻一篇注釋爾雅音義圖譜註三蒼方言葬書穆天子傳山海經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所作詩賦誄頌亦數萬言皆傳於世子驁官至臨賀太守

許毛電白縣人自幼至老兩頰如丹風雨水旱歲時豐歉預以語人無一不驗一旦絶迹莫知所之

王道真居鬼谷栢臺常有白雲出臺中遠望如百尺好樓道真常隱此雲中遊戲山頂

鄭思遠少為書生善律曆晚師葛孝先受諸經并丹法居廬江馬迹山中山有虎生二子虎母為人殺虎父驚逸虎子飢思遠持還飼之後虎父尋至思遠家跪謝之即依思遠不去後思遠每出行騎虎父二虎子負其經書衣藥以從時于永康横江橋逢友人許隱隱患齒痛因從思遠求虎鬚云及熱插齒間則愈思遠為拔之虎伏不動後仙去為丹陽真人

許邁字叔玄真君之從弟也弱冠時嘗造郭璞璞為之筮遇泰之上六爻乃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迹潛遁人莫知之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父母尚存未忍違背乃築舍餘杭懸霤山往來茅嶺以尋仙跡朔望時節還家覲省父母既終遣婦還家徧遊名山採藥服氣因改名玄字遠遊後入臨安西山與王右軍父子為世外之交時共右軍修煉服食徧采名藥右軍每嘆曰我卒當以樂死邁後作書與婦告别遂莫知所往

許穆許真君之從弟也入華陽洞得道後王母之女華林夫人降教之得為佐卿仙侯幼子羽小字王斧為侍宸仙翁後華林夫人與穆書云王醴金漿交梨火棗當與山中許道士不與人間許長史許羽附

葛洪字稚川句容人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貨紙墨夜輒寫書誦習遂以儒學知名性寡慾無所愛玩自居木訥不覩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游時或尋書問義不遠千里期於必得尤好神仙道術從祖玄學道得仙以其修煉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復就隱學悉得其法後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善内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醫術著撰精覈而才章富贍晉成帝咸和初司徒王導召補主簿後選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俱不就辭以年老欲煉丹以期遐壽聞交趾出丹砂求為勾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彼有丹爾帝乃從之洪遂携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遂止羅浮山煉丹在山七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云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事不

但笑之而且謗毀真言。乃著內外篇。凡一百一十六篇。名抱朴子。以示迷者。一日忽與鄧嶽疏云。當遠遊尋師。刻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年八十一。嶽至遂不及見。視其顏色如生。肢體柔軟。舉尸入棺。惟空衣。後唐有崔煒者。遊南海開元寺。有丐嫗謂煒曰。吾善灸贅疣。今有艾少許。奉予煒。受之。莫知為誰。後始知為洪妻鮑女云。鮑姑附

張元化。葛玄弟子也。嘗寓汝州。有前知之明。一日召道士周元亨戒之曰。吾化之後。毋損吾軀殼。既化。元亨遵其命。葬於城北。後五年。汝州卒戍蜀。逢一道士于山峽間謂曰。我祈去。汝若能為我持書與胡司馬周尊師。不卒諾之。及投書。二人開緘。乃元化親札。謝二人葬意之厚也。遂率郡人發棺視之。惟有故履存耳。宋政和中。封沖妙先生。

黃野人。葛洪弟子。洪棲山煉丹。野人常隨之。洪既仙去。留丹于羅浮山柱石之間。野人得一粒。服之為地行仙。今肉身尚在。有緣者或遇之。後有人遊羅浮。宿石岩間。中夜見一人。無衣而紺毛覆體。意必仙也。乃再拜問道。其人了不顧。但長笑數聲。聲振林木。復歌曰。雲來萬嶺動。雲去天一色。長笑兩三聲。空山秋月白。其人歸道其形容。即野人也。

麻姑。石勒時人。麻秋之女。秋猛悍。築城嚴酷。晝夜不止。惟至雞鳴少息。麻姑雅勤恤民之念。常假作雞鳴。群雞亦鳴。工得早止。後父覺。疑欲撻之。姑懼而逃。入仙姑洞修道。後於城北石橋飛昇。因名其橋曰望仙。宋政和中。亦有麻姑。是建昌人。修道於牟州東南姑餘山。冊封為真人。至元時。劉氏鯉堂前有大槐。忽夢一女冠。自稱麻姑。乞此樹修廟。劉謾許之。既寤。異其事。後數日風雷大作。失槐所在。即詣麻姑廟。槐巳卧其前矣。重和初。賜額曰顯異。

有象列仙全傳卷之四終



呂恭




羅真人


諶母



費長房



藍采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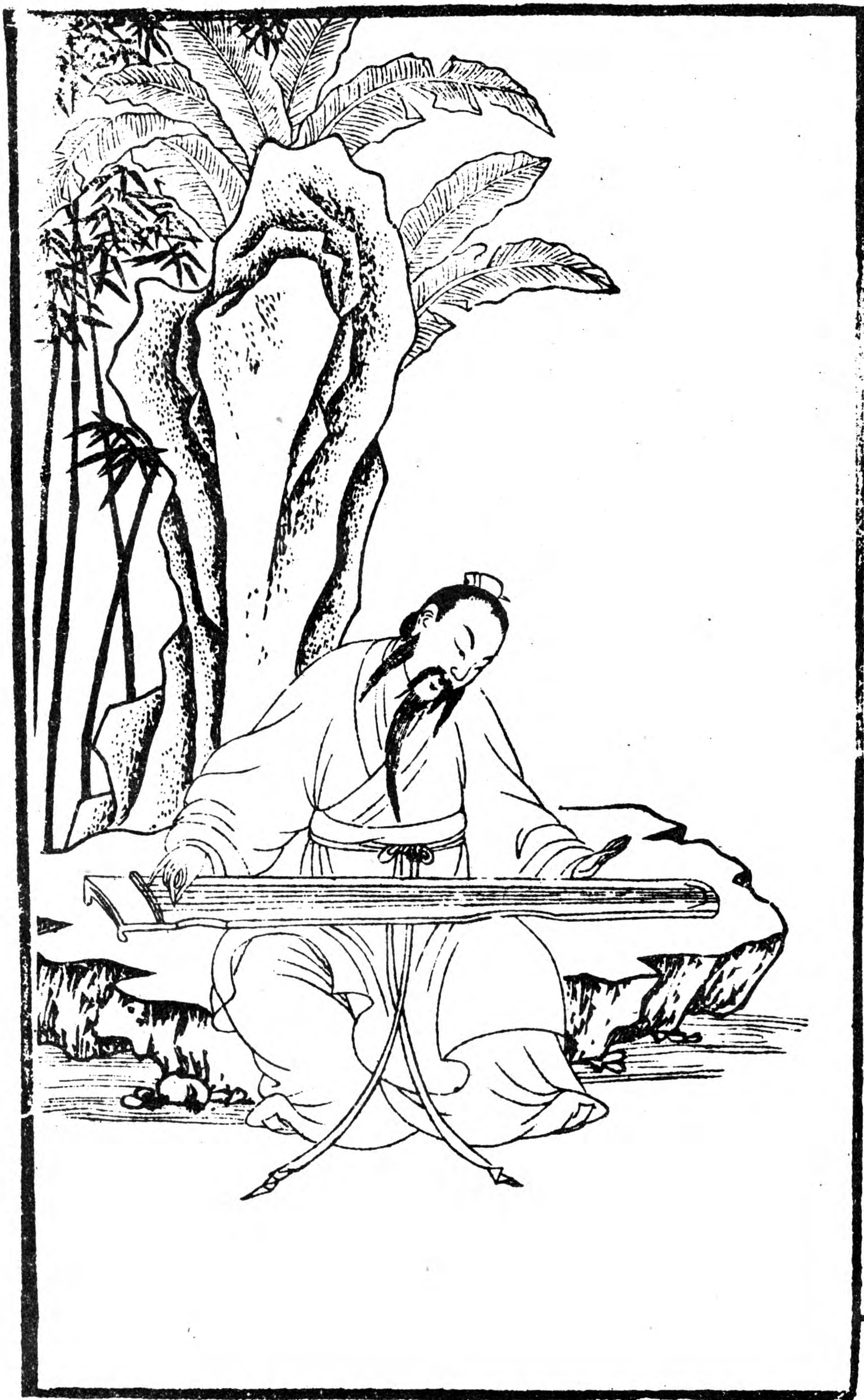



王質




曹仙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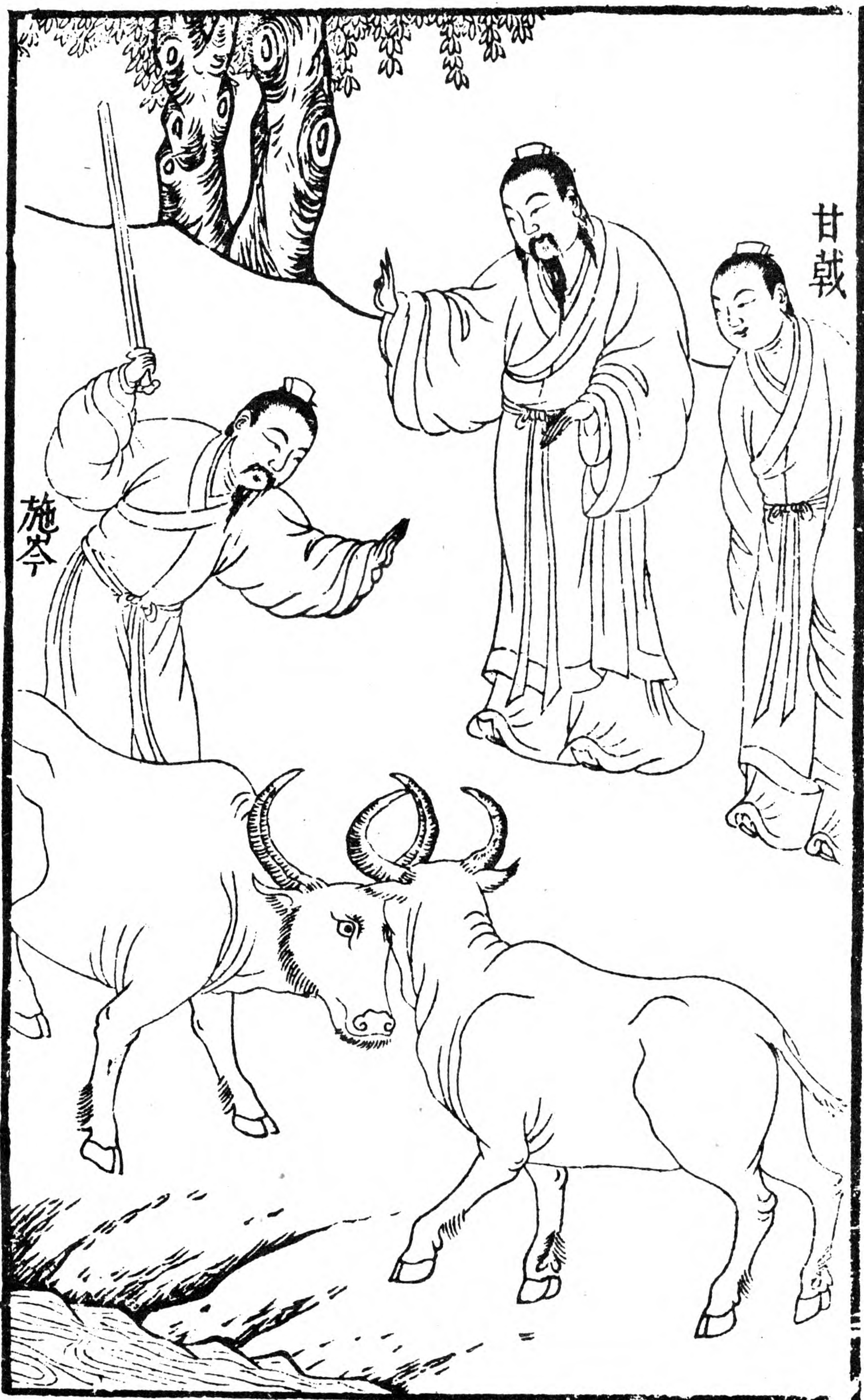

孫登



嵇康


吳猛


文簫
吴彩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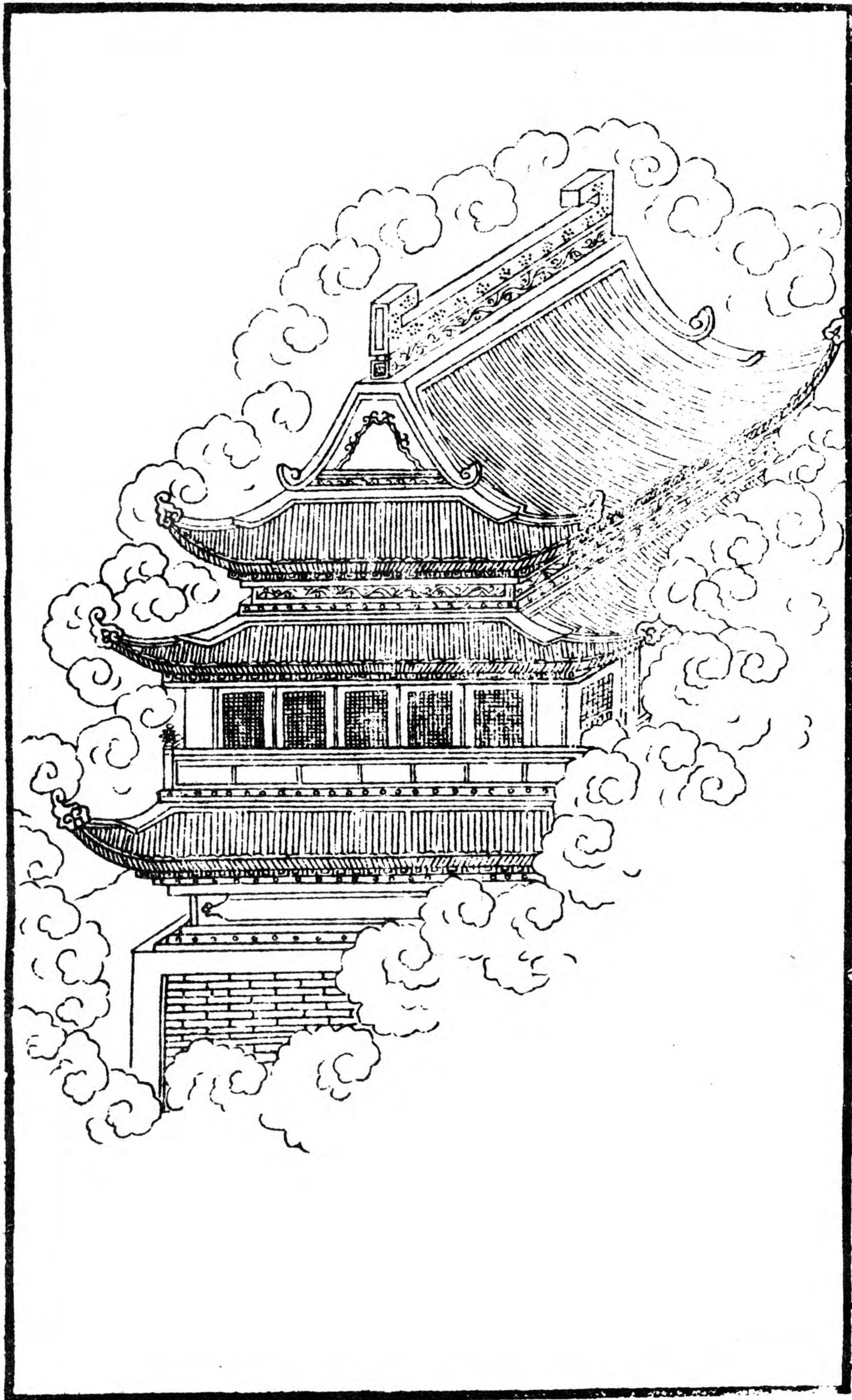


甘戟
施岑




水府仙伯

王道真





有像列仙全傳卷之五

吳郡 王世貞輯次
新都 汪雲鵬校梓

劉綱字伯鸞晉上虞令與妻樊夫人俱有道術能檄召鬼神禁制變化之道然潜修密證人不能知為理尚清靜簡易而政令宣行民受其惠盖邑無旱暵漂墊之害無疫毒鷙暴之傷年歲大豐遠近忻仰暇日常與夫人較其術用綱作火燒客碓舍火從東而起夫人即作雨從西來禁之庭中兩枝桃夫人呪一株使之自落箱篋中綱所呪者數落籬外綱唾盤中即成鯽魚夫人唾盤中成獺食其魚綱與夫人入四明山路值虎綱禁之虎伏不起向綱號之夫人徑往虎前虎以面向地不敢仰視夫人以繩牽虎歸繫於床側綱每共試俱不能勝將昇天縣廳側有大皂莢樹綱昇樹數丈始能飛舉夫人即平坐床上冉冉如雲之舉遂同昇天 樊夫人附

東陵聖母海陵人師事劉綱得道能易形變化隱顯無方適杜氏杜不信道常恚怒之聖母時或理疾救人而有所詣杜恚愈甚遂訟官出之云聖母姦妖不理家務官收聖母付獄頃之從獄窓中飛去衆望之見轉入雲中留所着履一緉在窓下遠近立廟祠之禱祈立効常有一青鳥在祭所人有失物者乞問所在青鳥即集盜人之屋因是路不拾遺歲月弥久亦不復爾至今海陵人不敢為偷盜之事大者即風波沒溺虎狼吞噬小者即病傷也

張昭成字道融學道不解每端坐室中出神數百里外能馴虎豹晉咸康中年一百十九歲卒而尸温温如生既葬居人見白鶴穿塋而出有彩雲盛之後啓其墓惟冠履在耳

孟欽洛陽人得左慈劉根之術百姓慕而趍之苻堅召詣長安復惡其惑衆命苻融誅之融乃設宴酒酣目左右收欽欽化為旋風而去頃之有告在城東融遣騎追之垂及忽又遠或有兵拒之或前有溪澗騎不得過遂不知所在堅沒復見青州苻朗尋之復入海山後仙去

范豹巴西閬中人父於支江百里洲修煉噓噈有五色光冬月惟着单衣桓温時頭已斑白至宋文帝時狀貌不變占吉凶驗如指掌或問曰先生殆謫仙耶答云我曾見周武伐紂初戰時前歌後舞文帝召見豹答稱我或稱吾過太子宮指宮門曰此中有博勞鳥奈何養賊文帝惡之勑豹自盡下尸江中仍使埋於新亭赤岸岡明年豹弟子陳志夜起忽覩光明如晝而見豹入門就榻坐又一老翁後至豹起迎之志問是誰豹笑而不答須臾俱出文帝聞之令發其棺無尸始悔異之

交阯道士萬州城南有道士自言年九十九交阯人因渡海船壞結庵於此養一鷄大如倒挂子日置枕中啼即

夢覺。又畜一猢孫。大如蝦蟆。以線係几案間。道士食已即登几食其餘。又有龜。大如錢。置合中。時使出戲衣褶間。僧惠洪見之戲曰。公小人國中引神道也。

王玄甫。沛人。同異人鄧伯元。學道於霍山赤城。受服青精石飯。日精丹景之法。積三十四年。乃內見五臟。夜中能書。晉穆帝永和元年正月十五日。天帝遣羽車迎之。玄甫與鄧伯元乘雲駕龍。白日昇天。云詔玄甫為中嶽真人。鄧伯元附

謝仲初。袁州萬載人。修煉於閤皂山。得道而歸。過縣西。見其無水。拔劍刺地。湧泉甘潔。過江無舟。以竹葉渡之。後登謝山。冉冉飛去。

馬儉。扶風人。博通經史。秦甘露中。從孫徹學道。授以五符真文。斷穀服水。行氣導引。遂役使萬靈。制御群邪。姚萇聞而異之。徃召不至。乃給之香燭。一日天神降而言曰。法師勤修道業。積有日矣。必得度世。後年九十八。返真而白雲舉焉。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貌醜。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不與世人交。隱于東陽谷。鑿穴而居。言未來事。多隱語。如讖記。當時人莫能曉。事過皆驗。苻堅南征。遣人問嘉。嘉曰。金堅火強。乃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策馬馳反。脫服棄冠履。下馬踞牀而不言。堅不解。更遣人問國祚。云何。嘉曰。未央。堅欣然以為吉徵。明

年癸未。堅大敗于壽春。遂亡秦國。是殃在未年也。秦居西為金。晉居南為火。火能爍金也。嘉尋移嵩高山。姚萇與苻登相持。萇問嘉曰。吾將殺登。天下可得否。嘉曰。略得之。萇大怒曰。得當云得。何略之有。遂斬之。及二弟子。先是萇遣使隴右。逢嘉將兩弟子逍遥途中。正是誅嘉日也。嘉仍作書與萇。萇令發嘉及二弟子棺。並無尸。各一竹杖而已。

隗謙。魏郡人。精于易。嘗在建康筮卜。一卦百錢。日限錢五百。以三百供母。二百飲酒。并施貧寒。五百足。則卦雖千錢。不筮也。晉海西公見赤蛇蟠于御牀。俄爾失蛇。詔謙筮卦。謙曰。晉室有磐石之固。陛下有出失之象。海西曰。可消伏否。謙曰。後年應有大將北征失利。損三萬人。此災乃消。後桓溫北征敗績。還石頭。遂廢海西。立簡文。桓溫妾產桓玄時。至鄴。謙筮曰。公第六間馬埒壞。竟便產。當是男兒。聲氣雄烈。後當震動四海。溫贈錢三十萬。大人亦贈三十萬。謙辭無容錢處。溫不聽。後日筮三卦養母。溫錢日求醉客。不問識與不識。一日母亡。謙辭酒家許氏曰。因緣盡矣。安塟畢。遂去。數日許氏家人於落星路邊見謙卧地。始謂其醉。捉手牽引。惟空衣無尸。

文斤。晉南昌人。號超然子。咸安中。為邵州高平令。遇異人。授以丹訣。遂弃官歸。康寧二年。仙去。

麻衣子。姓李。名和。生而紺髮美姿。稍長。厭世穢腐。遂入終

南山忽遇一道者授以道秘戒之曰南陽之間湍水之陽有山靈堂岩洞其旁神開汝鄉汝則往之可以翕神于蒼茫麻衣往求之遇樵者導其處居洞中十有九年晉義熙間大旱居民張奭率衆請雨麻衣以無術卻之請者不輟是夕有少年十二人謂麻衣曰若再請但許之麻衣怪而諾之翌日果大雨十二人復來拜曰吾屬龍也上帝以師道業成令輔師行化耳劉宋大明初年百有一歲儼坐而尸解

鄧去奢衢州龍丘人為崇仙宮道士家住九峯山下少學道術精思忘疲年三十餘劉宋初年隱處州嵩陽縣安和觀觀即葉靜學道之所觀北五里有卯山高五十餘丈世傳張天師及葉靜皆居此山修道去奢慕前事即結庵以居山東南一方石闊二丈餘去奢常坐其上拱默靜想感神人謂之曰張天師有斬邪劍一口丹一石瓶貯丹此石下可以取之去奢謝曰此石天設非人力可加自惟荒謬山棲獲安允蒙聖祐丹之與劍未敢輒取神人肯首曰但勤修無怠劍丹當自致也後三年神人以劍丹付去奢果張天師七星劍丹貯石瓶中約有斗餘如麻子紅色光明去奢自服或施病人皆愈時麗水縣人華造因中和荒亂之後擁土人據縣朝廷遂授造刺史造素兇肆聞去奢神與丹劍率兵圍其山執去奢幷劍丹到州藏其劍丹而囚鏁去奢於空室時方炎暑一月不通飲食造謂去奢已斃矣及開室奢神色儼然顏容紅白愈佳於來時造驚異乃送去奢歸山留其劍丹當夜風雷劍丹飛去仍歸去奢所居山十五年自言雷雨只在山半常見飛龍雷公電姥神鬼甚衆相見咸致禮焉又寄宿道觀道士夜聞去奢所居室若與人談話竊窺之惟聞異香環珮聲或見有戴遠遊冠絳服螺髻垂髮碧綃衣男女數人共坐侍從皆童男女光明照身復有神明遠伺於側殊為虔敬一日去奢告觀中道士曰恐當離此山去不能常相見也後數日有綵雲鸞鳴天樂滿空徘徊山頂俄有靈官駕五色龍鹿來迎去奢白日昇天山下居民咸得覩焉

韓越南陵冠軍人心慕神仙形類狂愚隨師長齋誦詠口不輟響常着屐行無遠近入山或數百里當日輒還家人每問未嘗實對後鄉人斫柘木作弓於大陽山絕岸石室中見越與六七仙人讀經越後自山中還至鄉村暴亡家迎喪覺棺輕發看惟竹杖耳宋孝武大明中越鄉人為臺將北使於青州南門遇越容貌更少訪問親故存亡共語移時又云吾婦患嗽未差今寄散藥一裹令温酒頓服之臺將還具傳越言越婦服散嗽即愈

孫博河東人好讀書善屬文晚學道能使草木皆為火光行水中衣不沾濡人有疾指之言愈即愈出入山間石壁如有穴者後入林慮山合神丹仙去

孫遊岳東陽人潛神希微宋太初中遇簡寂先生授以三洞經法後茹芝却粒顏色精爽久而愈少齊永明初詔主輿世館由是奇逸之士爭相趨赴後安坐羽化門弟子數百人惟陶弘景為入室

陶弘景字道明秣陵人初母夢青龍自懷而出兩天人皆傍執香爐已而有娠生而幼有異操十歲見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為遠矣父為妾所害終身不娶及長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朗目踈眉細形長額聳耳耳各有七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卷一事不知以為深恥善琴棊工草隸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為諸王侍讀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惟以披閱為務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敕所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助服餌公卿祖之供帳甚盛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朝野榮之乃止于句容之茅山立館號曰華陽隱居書札即以隱居代名始從東陽孫游嶽受符圖經法徧歷名山尋訪仙藥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謂門人曰向永明中求祿輒差舛若不爾豈得為今日之事不惟身有仙分抑亦緣勢使然沈約為東陽守高其志節累書邀之竟不至弘景為人員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璵人亦隨覺永元初架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惟一家僮得至其所元善騎射晚皆不為雅聽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為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咸以為仙人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陰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筭山川地理方圓產物醫術本草帝代年歷深慕張良為人每云古賢無比齊末有謠曰水丑木為梁字及梁武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武帝既早與之游即位後恩禮愈篤及得神符秘訣以為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物乃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帝服亦有驗益敬重之屢加禮聘並不就惟畫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欲斅曳尾之龜豈可復致國家每有大事無不咨之時謂山中宰相年逾八十無異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曾夢佛授其菩提記云名為勝力菩薩乃詣鄮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後簡文帝臨南徐州欽其風素退居後堂召之弘景葛巾進見與談數日而去帝甚為敬異其弟子桓闓得道將昇天弘景問曰某行教修道勤亦至矣得非有過尚淹延在世乎乃托闓探之闓昇天後還謂弘景曰師之陰功極著但所修本草多用虻虫水蛭之類功雖及人亦傷物命以此一紀後方得解

形拂世為蓬萊都水監耳弘景復以草木之藥可代物命者著別行本草三卷以贖其過一日無疾自知應逝逆剋亡日仍作告逝詩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伸如常香氣累日氤氳滿山所著有學苑百卷孝經論語集註帝代年曆本草集註効驗方肘後百一方今古州郡記圖像集要玉匣記七曜新舊術疏占候合丹法式諸書行于世

桓闓者不知何許人役事陶隱君居茅山十餘年立性端謹執役之外寂然無為一日有二青童一白鶴自空而下集于庭隱君欣然而接謂必已當之青童曰太上所召者桓先生耳隱君默計門人皆無姓桓者頃之云是執役桓闓詰其所致曰常脩默朝之道親朝大帝已九年矣闓乃服天衣駕白鶴昇虛而去如前云云

寇謙之昌平人少遇仙人成功興與之遊嵩華拾仙藥遂隱嵩陽元魏始光中召至闕崔浩師事之一日謂弟子曰昨夢功興召我于中嶽仙宮遂坐化有青氣如煙從口出至半天乃消其體漸縮識者謂其尸解後東郡沈猷見謙之在嵩山身作銀色光明如日始知其為仙矣

一云功興嘗出遊謂謙之曰吾去後當有人持藥相遺但食之果如所言視其藥皆臭亜惡物謙之難之其人還以對功興嘆曰謙之未易得仙耶一日功興謂謙之曰吾明日午時當去子幸為沐浴自當有人見迎功興即入石室而卒謙之親為沐浴浴畢果有扣石室者謙之出視見二童子一持法服一持鉢杖謙之引入至功興尸所功興倏然而起着衣持鉢執杖而去魏明帝神瑞二年一日老君乘白馬車九龍驂駕降嵩陽山頂命仙伯王方平引謙之至前曰汝向道殊虔今授汝天師之任汝其勉之又遇神人李譜文云老子之玄孫也授以圖籙真經六十餘卷自是道益精羽化而去（成功興附）

韋節京兆杜陵人後魏時棄官詣趙法師入華山因號華陽子餌黃精撰三洞儀序老子易論周武帝賜號精思法師有白鶴臨壇天和四年忽彩雲如蓋覆其廬節曰吾當乘此而去遂化昇

鹿皮翁淄川人少精木工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也翁於泉上作轉輪閣又於山顛作祠舍留止其傍七十年一日下山呼宗族六十餘人上山半俄淄水盡漂一郡後百餘年復賣藥于市

王知遠系本琅琊父曇選陳楊州刺史母晝夢鳳集其身有娠浮屠朱寶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為世外士後知遠警敏通書得侍陶弘景傳其術為道士後主聞其名召入甚見浴抱隋煬帝亦執弟子禮又嘗識唐太宗於微時貞觀初詔即茅山為觀居之忽謂弟子曰吾今署少室仙伯矣將行沐浴衣冠若寢而卒時年一百二十六歲云

張岳字巴王齊封川縣人官至司空慕長生久視之方全家齋戒誦大洞真經持三百大戒二十年有神人持藜杖至岳家謂岳曰吾葛洪也奉上帝命授子金丹火鼎之訣汝可秘而行之以濟貧苦他時功滿再相見也後點石為金日濟孤老貧困梁武天監二年秋夜半聞空中喚岳云清晨可挈家入山岳遵神言全家而往惟留使女盧瓊在家至辰巳間有一道流身生疥癩問盧女曰司空在否曰司空入山未歸問酒庫何在盧女指示之道者脫衣入酒缸中浴疥癩良久而去且謂盧女曰傳語司空葛道士特來相訪司空歸聞之喜甚開庫酒有異香遂令合家飲之惟盧女見其浴托疾不飲司空飲罷乃沐浴更衣集諸弟子曰上帝召予今將與汝辭矣言訖祥雲擁鸞鶴下迎舉家八十餘口白日昇天惟盧女至半空從雲而墜繼上帝命女為土地以守仙壇

萬振字長生南昌人得長生久視之道顗晦齊梁間人莫知其年或云是旌陽欒巴之徒唐高宗時漁者得青石長七尺扣之有音樂聲郡守獻于朝高宗命碎之得二劍鐔上刻天師姓名帝異之召見曜日殿後尸解于京師數日啓棺惟有一杖一劍詔以銅函盛劍杖葬于西山天寶洞之側

鄧郁隱居衡山三十餘載魏夫人乘雲而至謂郁曰君有仙分故來相訪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如鶴大張翼鳴舞移晷方歇郁謂弟子曰青鳥既來期會至矣乃乘青鳥而去

羅郁號蕚綠華九疑山得道女也梁簡文帝時降黃門郎羊權家贈權詩及火浣布金玉緾脫各一時已九百歲

韋昉蜀人夜泊涪陵江忽遇龍女遣騎迎入宮後昉登第十年知閬州龍女復遣書相迎云敕命昉充北海水仙

曾文廸雩都人天文讖緯黃庭內景之書靡所不究而地理尤精梁貞明間遊至袁州府萬載縣愛其縣北西山謂其徒曰死葬我于此卒葬其地後其徒於豫章復見之如初

徐則東海剡人沉靜寡慾少懷栖隱之志入縉雲修道日久太極徐真人降謂曰汝年出八十當為王者師然後得道因廬天台山絕粒所資惟松朮而已隋煬帝為晉王鎮楊州時以書召之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一而王召我徐真人之言驗矣既至晉王請授道法辭以時日不利其夕忽返真王使人送櫬還天台江都道中人有見其徒步歸者則至天台以經書道法遺弟子仍掃一室曰當有客使至宜延之于此乃跨石梁而去時年八十二也明日果使者至後晉王使圖其形命柳䛒為贊

蕭子雲字景喬南齊高帝之孫封郡公好仙術師事杜曇永頗得其秘兼善草隸名重一時忽有神人降言郁木坑可以久居乃移家寓焉一旦上帝賜玉冊封為玄洲

長史後人入其居址。往往有見之者。

楊義。句容人。學道于茅山。後師魏夫人。以太和十三年。乘雲上昇。為東華上佐。

白鶴道人。梁武帝時方士。愛舒州潛山奇絕。時有浮屠寶誌者。亦欲之。武帝命二人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以鶴止處為記。寶誌以卓錫處為記。已而鶴先飛去。忽聞空中飛錫聲。遂卓於山麓。而鶴復止他處。遂各以所識築室焉。

王延。字子元。扶風人。九歲即好道。師焦曠真人。授三洞秘訣。惟松食水飲。周武帝召至都。久之得請還山。嘗寓西岳。乏油。乃置一器。經夕自滿。凡賓客將至。先有二青鳥報之。居處常有虎豹馴遶。若相保衛。隋文帝禪位。置仙都觀。詔延主之。仁壽四年春。謂門人曰。吾欲歸西岳。但恐上未許。乃委化于仙都觀。帝遣使護葬于西岳。及就壙。但空棺而已。

季順興。杜陵人。年十五。乍愚乍知。言未來事多中。常冠道士冠。好飲酒。蕭寶寅反。召問曰。朕王可幾多年。對曰。天子有百年者。有百日者。及寶寅敗。裁百日也。其黨棒殺順興。置城隍中。頃復起如初。又嘗臥太傅梁覽家。以衣倒覆身上。及覽通使東魏事覺被誅。其衣倒覆。果如順興之為。又嘗乞驪山下隙地于周文。周文曰。何用。曰。有用。未幾周文至溫湯遇患。卒于其地。

孫思邈。華原人。七歲日誦千言。獨孤信見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為用耳。及長好談老莊。周宣帝時。以王室多事。隱於太白山學道。鍊氣養神。求度世之術。洞曉天文推步。精究醫藥。務行陰德。偶見牧童傷小蛇血出。思邈脫衣贖而救之。以藥封裹。放於草內。旬餘出遊。見一白衣少年下馬拜謝曰。吾弟蒙道者所救。思邈未即省。少年復邀思邈至家。易以己馬。偕行如飛。至一城郭。花木盛開。金碧炳耀。儼若王者之居。少年延思邈入。見一人。袷帽絳衣。侍從甚衆。忻喜趍接。謝思邈曰。深蒙道者厚恩。故遣兒子相迎。因指一青衣小兒云。前者此兒獨出。為牧豎所傷。賴道者脫衣贖救。得有今日。乃令青衣小兒拜謝。思邈始省昔日脫衣救青蛇之事。潛問左右。此為何所。對曰。此涇陽水府也。絳衣王者命設酒饌妓樂宴思邈。思邈辭以辟穀服氣。惟飲酒耳。留連三日。乃以輕綃金珠相贈。思邈堅辭不受。乃命其子取龍宮奇方三十首與思邈曰。此可以助道者濟世救人。復以僕馬送思邈歸。思邈以是方歷試皆効。乃編入千金方中。隋文帝徵為國子博士。不就。嘗密謂人曰。過此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生民。至唐太宗召。始詣京師。上訝其容少。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之徒。豈虛言哉。永徽三年。年已百餘歲。一日沐浴。衣冠端坐。謂子孫曰。吾今將遊無何有之鄉矣。俄而氣絕。月餘顏色不變。

及入棺唯空衣焉後明皇幸蜀夢思邈乞武都雄黃即
命中使齎十斤送於峨眉頂上中使上山未半見一人
幅巾被褐鬚眉皓白二青衣童丸髻夾持指大盤石曰
可置藥於此石上有表録謝皇帝使視石上大書百餘
字遂録之隨寫隨滅寫畢石上無復字矣須臾白氣漫
起因忽不見成都有一僧誦法華經甚專雖兵亂卒不
能害忽一日有僕人至云先生請師誦經經過煙嵐中
入一山居僕云先生老疾起遲請誦經至寶塔品欲一
聽之僧誦至此先生出野服杖藜兩耳垂肩焚香聽經
罷遂供僧以藤盤竹箸秫飯一盂杞菊數甌僧食之絕
無塩酪味美若甘露復贈錢一緡僕送出路口僧因問
曰先生何姓曰姓孫曰何名僕於掌中手書思邈二字
僧大駭視僕遽失不見視錢皆金錢也僧自此身輕無
疾宋真宗時僧已二百餘歲後莫知所之

黃子陽後魏人知長生之訣住博落山中九十餘年但食
桃皮飲石中黃水後司馬季主以導仙八方傳之遂能
度世

趙真人名昱得仙教隱於青城山隋亼閗詔使聘之以
為蜀郡太守郡有冷源大河河藏毒蛟蛟動則河決傷
人端陽日真人命千兵鳴金鼓于河上遂下水斬蛟頭
之見太守右手執劍左手執蛟頭而出時同入水者六
人人因號為七聖及隋亂復隱去搜神記云即灌口二郎神也

潜翁隋開皇中鍊形於漳州石壁山養白蝦蟆以自隨後
不知所終

岑道願江陵人隋末避難至三峽隱萬州岩常食黃精罕
見喜怒百餘歲膚若氷雪積二十年蛻迹而去

崔之道舒城人為真源宮道士嘗見二仙人對奕與一棋
子令吞之自此言禍福輙應後尸解去

瞿夫人豫章人隋末兄為辰州刺史有黃元仙者自豫章
來刺史素高其行以夫人妻之復薦其才德以自代隋
亡乃弃官與夫人隱于州西之羅山貧甚為人傭織以
養其姑如此者十年一日忽謂元仙曰昨有帝命當與
君別矣俄化為青氣數丈騰空而去

張果隱於恒州中條山往來汾晉間得長生秘術耆老云
為兒童時見之已言數百歲常乘一白驢日行數萬里
休息時折疊之其厚如紙置于巾箱中乘則以水噀之
復成驢唐太宗高宗徵之不起武后召之出山佯死於
妬女廟前時方炎暑須臾臭爛生蟲於是則天信其死
矣後有人於恒州山中復見之開元二十三年明皇詔
通事舍人裴晤馳驛於恒州迎之果對晤氣絕而死晤
乃焚香宣天子求迎之意俄頃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
之復命中書舍人徐嶠通事舍人盧重玄齎璽書迎果
果到東京於集賢院安置備加禮敬公卿皆往拜謁帝
問神仙不荅善息氣累日不食數飲酒上賜之酒辭曰

小臣飲不過二升有一弟子可飲一斗明皇聞之喜令召之俄頃一小道士自殿簷飛下年可十五六美姿容步趣閑雅謁見上言辭清爽禮數臻備明皇命坐果曰弟子當侍立明皇愈喜賜酒飲及一斗果辭曰不可更賜過度必有所失致龍顏一笑耳明皇因逼賜之醉酒從頂上湧出冠衝落地忽化為金榼上及嬪御皆驚笑視之失道士矣但金榼在地驗之乃集賢院中榼也榼僅貯一斗酒累試仙術不可窮紀果嘗言我生堯丙子歲位侍中其貌若六七十許時邢和璞善知人夭壽師夜光善視鬼帝令和璞推果壽則懵然莫知帝使夜光視之不見果所在帝謂高力士曰吾聞飲董而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果三進頽然曰非佳酒也乃寢頃視齒焦縮顧左右取如意擊墮之藏帶中出藥傅之良久齒復出粲然如玉上狩咸陽獲一大鹿將令大官烹之果曰此仙鹿也已滿千歲昔漢武帝元狩五年臣嘗侍從畋于上林獲此鹿乃放之上曰鹿多矣時遷代變豈常存乎果曰武帝放之時以銅牌誌於左角下遂命驗之果有銅牌二寸許但文字凋落耳上曰元狩是何甲子至此年凡幾果曰是歲癸亥始開昆明池今甲戌八百五十二年矣上命太史校其曆畧無差焉上問葉法善曰果何人也答曰臣知之然臣言之即死故不敢言若陛下能免冠跣足救臣臣方敢言上許之法善曰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言未絶七竅流血僵仆於地上遽詣果所免冠跣足自稱其罪果徐曰此兒多口過不罰之恐泄天地之機耳上復哀懇久之果以水噀其面法善即時復生帝益重之詔圖形集賢院號通玄先生果屢陳老病乞歸恒州賜絹三百疋隨從弟子二人給驛肩舁到恒州弟子一人放回一人相隨入山天寶初明皇遣使徵果果聞輒卒弟子葬之後發棺但空棺而已帝立棲霞觀祀之

葉法善括蒼人世為道士嘗游白馬山石室遇二仙人授以正一三五之法能厭劾怪鬼唐高宗召詣京師欲寵以官不拜睿宗時拜鴻臚卿封越國公開元八年尸解

崔子玉名珏蘄州彭城人人稱為崔府君以其晝理陽間夜斷陰府也初父讓艱於嗣興母禱於衡岳是夜母夢仙童擎一合曰帝賜合中物令汝夫婦吞之啓合見美玉二枚夫婦各吞其一覺而有娠誕于隋大業三年六月六日子玉兒時神采煥發日誦千言不窺群兒之戲迥然自異唐貞觀七年應賢良科除潞州長子縣令發擿人鬼無異神明一日示諭居民自五月望日及望後一日無得私宰獵射時有潛出郭外弋得兎一隻為城吏擒執庭下子玉訊之曰若故犯禁吾不能釋若雖然頋即縣庭受罰陰府受罰弋人自揆陰理幽遠頋於陰府言訖輒令放還是夜弋人方就枕見一黄衣吏拘至

一殿庭。見子玉。玉者冠服。檢諸犯罪狀。或促其年。或墮其後。或減損其祿位。弋人亦加决罰。令還。遂驚夢覺。悔恨無及矣。一日門吏白曰。雕黃嶺有虎。甚傷人。子玉即遣吏孟完賫符牒至山廟勾虎。虎即出。御牒隨吏至縣。子玉責之曰。汝乃異類。而啖食人命。罪無赦。虎自觸階而死。太宗嘗呼為仙吏。無何復遷令滏陽縣。縣西南五里有河。時忽汎漂民田。子玉於河上設壇。奏詞上帝。頃間見一巨蛇浮於水面而死。水輒消去。一日子玉與楊叟奕。忽有黃衣數輩執符而前曰。奉帝命。召崔子玉為磁州都土地。次有百餘人捧玉珪。玉帶。紫服。碧冠。五岳位旗。簫韶盈耳。復有一神控白馬至。曰。帝命即行。於是

子玉囑二子曰。吾將去世。無得過慟。乃書百字銘以訓二子。若寢而逝。年六十四。安祿山反。玄宗夜夢神人告之曰。賊當自滅。陛下無恐。帝問姓名。對曰。臣滏陽令崔珏也。帝還闕。建廟封為靈聖護國侯。宋高宗走鉅鹿時。馬斃。冒雨獨行。路遇三岐。不知所適。忽見一白馬前行。帝欲及乘之。逐其後。晚至一神祠。見廡下有一土白馬。就視之。汗出如雨。因宿廡下。夢紫袍人以杖擊地曰。亟行。帝驚起。飢甚。正躊躕。聞殿內有聲。乃登殿觀像。即夢中見者。祝板題云。磁州都土地崔府君。板後有一合。內有酒肉。帝輒食之。欲出。向白馬復前導。至斜橋谷始不見。遂遇耿南仲將民兵數千來迎。及南渡。首為立廟。

苗龍。唐初人。失其名。能畫龍。人以苗龍呼之。後得道仙去。今紹興龍瑞宮東南一峯。上平如砥。相傳苗龍上昇處。

羅通微。臨晉人。少採薪山中。遇閻使君。衆謂曰。子骨法可學長生。遂冠褐五老山。學步虛絕粒。唐貞觀中。一日謂人曰。我當歸。明日大會士庶。俄雷震地下。青龍躍出。遂跨龍飛去。

匡智。長安人。唐貞觀間。棄妻子。與姪大郎適廬山修道。居七日。有老人曰。廬山陰地也。仙不可得。南有名山可往居之。乃至吉州。望見義山。山神化為樵夫。引入山中曰。此處安穩。遂立壇修行。數年忽降一仙衣。胥服之。但見足下雲生。上昇而去。大郎亦為地仙。匡大郎附

明崇儼。洛州人。少隨父令安喜。吏有能召鬼神者。崇儼盡得其術。以奇技自名。唐高宗召見。甚悅。盛夏帝思雪。崇儼坐頃取以進。云往陰山取之。冬月帝憶瓜。崇儼索百錢。須臾以瓜獻。云得之緱氏老人圃中。帝召老人問其故。曰。埋一瓜。失之。土中得百錢。

王旻。居洛陽青羅山。已數百歲。唐開元中。召至京。待以優禮。復遣從李元靖求補仙書。還請歸舊山。不復入城市。嘗與達奚侍郎往還。死後猶杖履詣達奚。人始知其尸解。即王皎。又作王旼。同異見后六卷。

蘭冲虛。涪州人。居於精思觀。唐神龍乙巳秋。一夕乘雲仙去。

韋善俊京兆人母王氏娠時毋啖血食則腹痛蔬食即無恙既生至十三歲遂長齋遇道士韓元最授以秘要常有二青童侍左右嗣聖中寓昇仙觀有神人厲聲曰子何人輒來此宜速去善俊曰神人試我耳何相逼太甚神人遜謝而去又嘗過壇墟店遇黑犬蹉旋不去因畜之呼為烏龍一日謂弟子曰吾百年學道今太上召我我當去矣其犬忽長數丈化為黑龍善俊乘之而去

僕僕先生居黃土山中嘗餌杏丹乘雲往來唐刺史李休光見以為妖令左右執之龍虎即見於其側先生乘之而去天寶初因以仙居名縣

應夷節唐汝南人不喜茹葷性敏慧嘗游天台龍虎山師馮惟良得上清大法棲真天台之道元院日誦黃庭大洞二經為人致福數至感應忽一日沐浴入靜凝神翌日解化是日清香馥郁猿鶴悲鳴及就窆但空棺而已

王帽仙出入閭閻為人修弊冠因號王帽子暮則卧于涪州天慶觀一夕尸解道士為葬之月餘自果州遺書致謝

王遥江西鄱陽人得仙術治病不用符水針藥但以八尺布帊敷之須臾病愈若有邪魅即畫地作獄叩石呼之皆入獄中有一弟子負竹篋隨行嘗冒風雨衣皆不濕一日兩炬導入石室中有二人曰卿何為又住俗間荅曰當來乃還家自負竹篋而仙去

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温人事潘師正傳辟穀導引之術徧遊名山唐武后嘗召至之未幾去與陳子昂王維李白孟浩然賀知章盧藏用宋之問王適畢構為仙宗十友睿宗復迎至京師問其術對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身猶國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容私焉則天下治帝嘆詠曰廣成子之言何以加此辭歸天台盧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對曰以僕觀之是仕宦之捷徑爾盧初隱終南後登庸聞言殊有慚色

時女貞有焦靜貞者泛海詣蓬萊求師至一山見道者指言曰天台山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爾良師也靜貞既還詣承禎求度未幾先昇天復降謂薛季昌曰司馬先生得道高於陶都水之任當為東華上清真人開元中文靖天師與承禎赴千秋節齋直長生殿中夜行道畢隔雲屏各就枕微聞若小兒誦經聲玲玲如金玉天師乃搴裳躡步聽之見承禎額上有小日如錢光耀一席逼而視之乃承禎腦中之聲也天師還謂其徒曰黃庭經云泥丸九真皆有房方圓一寸處此中又云左神公子發神語其先生之謂乎一日謂弟子曰吾于王霄峯東望蓬萊有靈真降駕今為東海小清童君東華君所召必須往俄頃化去如蟬脫弟子葬其衣冠焉時年八十有九玄宗親為撰碑後人因名其所居曰

馬仙村有修真秘旨天地宮府圖坐忘論登真系等書行於世詔贈銀青光祿大夫謚貞一先生焦靜真附

饒廷直唐南城人第進士嘗過武昌游黃鶴樓忽遇異人授以秘訣自是不邇妻妾翛然端居後為鄧州通判卒其柩還鄉舁者甚輕蓋尸解去矣

班孟不知何許人亦云女子也服酒餌丹年四百歲色如少女能飛行能坐空虛之中與人談語又能入地中初沒足漸至腰及胸髻幘良久而盡沒不見又以指刻地即成井可汲指人屋瓦瓦即飛嘗取人桑果數千株聚之如山十餘日吹之各還其本處如故又能含墨水噴紙成文字皆有意義後入大冶山中仙去

鄔通微不知何許人為道士神清氣爽游止無定常醉吟于道多在豫章之間人見其容益壯於前一日登市樓醉飲飛昇而去

黃華姑撫州臨川人姓黃名令微修道於井山年八十餘顏如處子時人號曰黃華姑唐開元中尸解刺史顏真卿撰仙壇碑載其事

有象列仙全傳卷之五終




孟欽



交趾道士


謝仲初





鄭去奢


孫博





韋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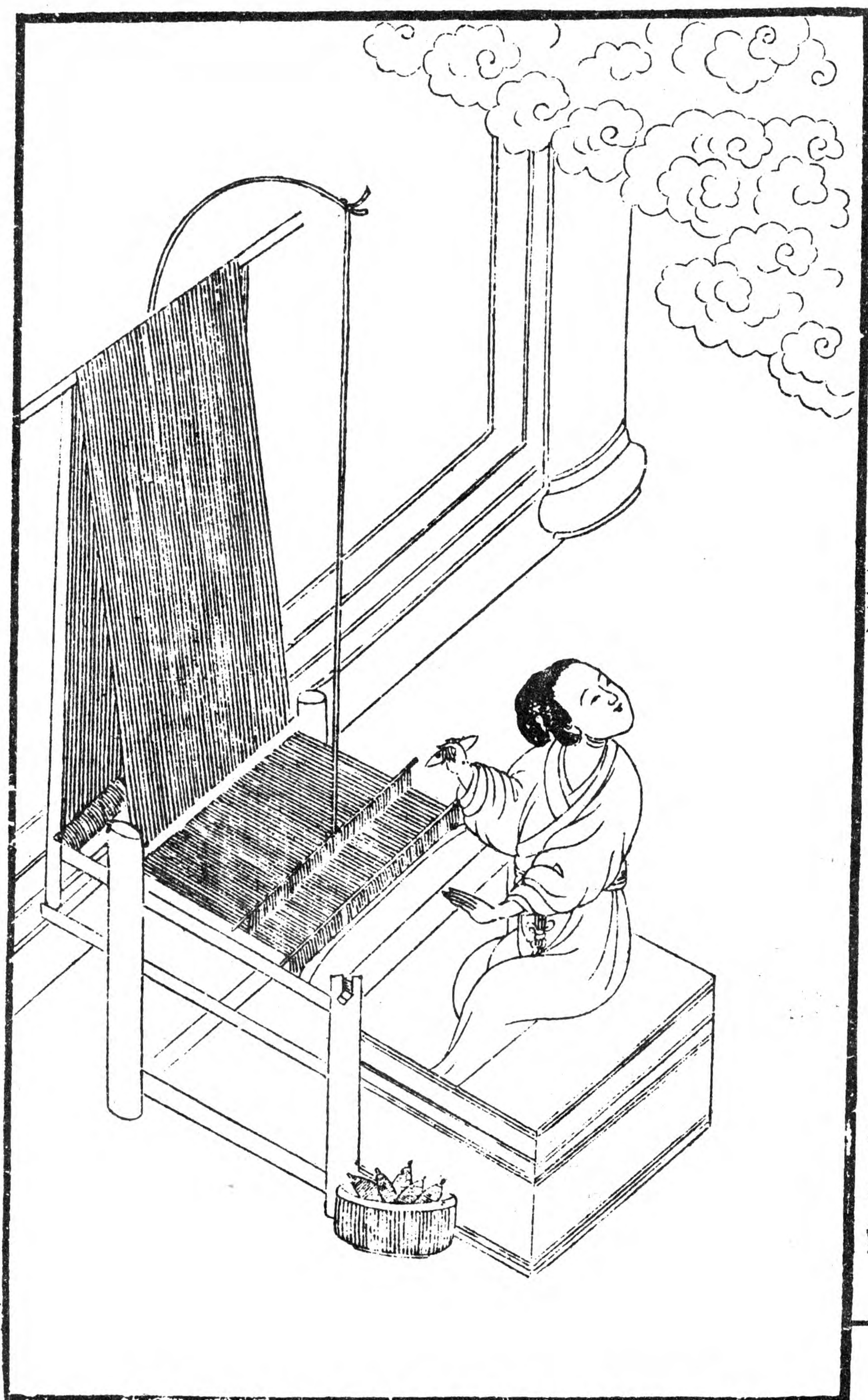







孫思邈


趙真人





張果


崔子玉



畫龍


匡智
匡大郎




韋善俊





司馬承禎

有象列仙全傳卷之六

吳郡　王世貞輯次
新都　汪雲鵬校梓

許宣平新安歙縣人唐睿宗景雲中隱於城陽山南塢結庵以居不修服餌時見不食顔若四十許人輕健行及奔馬時負薪賣于市擔上常掛一花瓢携曲竹杖每醉吟騰騰以歸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借問家何處穿雲入翠微往來三十餘年或施人危急或救人疾苦士人多訪之不得見但見庵壁題詩曰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翫明月閑朝飲碧泉樵人歌壠上谷鳥戲岩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仙詩甚多常於驛路傳舍所到處輒題之天寶中李白東遊經傳舍覽詩嘆曰此仙人詩也詰之知為宣平於是遊新安屢訪之亦不得見因題詩於庵壁曰我吟傳舍詩來訪仙人居烟嶺迷高迹雲林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杖空躊躇應化遼天鶴歸當千歲餘宣平歸見壁詩乃自題曰一池荷葉衣無盡兩畝黄精食有餘又被人來尋討着移庵不免更深居其庵輒為野火所燒莫知宣平蹤跡後百餘歲至懿宗咸通十二年許明恕婢嘗逐伴入山採樵一日獨於南山中見一人坐石上食桃甚大問婢曰汝許明恕家婢耶婢曰是曰我即明恕之祖宣平也婢曰嘗聞家内説祖翁得仙無由尋訪宣平因謂婢曰汝歸為我向明恕道我在此山中與汝一桃即食之不得將出山山神惜此桃且虎狼甚多也婢食之甚美須臾而盡乃遣婢隨樵人歸婢覺樵擔甚輕到家具言入山逢祖翁宣平明恕怒婢呼祖諱取杖擊之其婢隨杖身起不知所逝後有人入山見婢復童顔遍身衣樹皮行疾如飛入深林不見

聶師道歙縣人少學道得服松脂法乃登績溪百丈山採芝後詣南嶽招仙觀聞蔡真人舊隱去洞靈源不遠乃辟穀七日獨往遇老父問所從來因折草與之師道咀之味甘自是精健每入山虎豹見之皆馴伏號問政先生一日謂其徒曰我為仙官所召語訖而逝及斂棺有聲視之若蟬蛻然後有自豫章來者見之於道

傳先生學道焦山精思七年遇老君與一木鑽使穿一石盤石盤厚五尺許戒云石盤穿可得仙鑽四十七年石穿仙人來曰志亦堅矣授以金液還丹服之仙去

王可交華亭人業耕釣一日擢舟入江忽見中流有彩舫舫中七道士遥聞有呼可交名者舟漸近舫呼可交過一道曰好骨相合為仙一道與之二栗食之甘如飴命黄衣送上岸覓所乘舟不得却在天台山瀑布寺前有僧迎問之可交曰今早離家是三月三日僧曰今已九月九半年餘矣後絶穀挈妻子往四明山不復返

李筌號達觀子居少室山好神仙之道得黄帝陰符經於

嵩山虎口巖石匣中。乃寇謙之所藏者。本已糜爛。筌抄讀數千遍。竟不曉其義。後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姥。髽髻當頂。餘髮半垂。弊衣扶杖。狀貌甚異。偶路傍遺火燒樹。因自言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尅。筌驚問曰。此黃帝陰符經文。姥何得言之。姥曰。吾受此經。已三元六周甲子矣。少年更從何得之。筌稽首再拜。以告所得。姥曰。少年顴骨貫於生門。命門齊於日角。血腦未減。心影不偏。德賢而好法。神勇而樂智。真吾弟子也。於是坐石上。與筌說陰符之義。久之。姥曰。日已晡矣。吾有麥飯。相與為食。袖中出一瓢。令筌谷中取水。水既滿。瓢忽重千餘斤。力不能制。瓢遂沉。乃還。已失姥所在。但留麥飯數升而已筌食之。自此絕粒。唐開元中。為江陵節度使副御史中丞。筌有將畧。作太白陰符經十卷。又著中台志十卷。時為李林甫所排。位不顯。竟入名山訪道。後不知其所之。

李白。字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其先於隋末徙西域。神龍初。遁還。客巴西。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入懷。因以名之。十歲通詩書。既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為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不減相如。後至長安。謁賀知章。知章見其詩。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羮。有詔供奉翰林。帝嘗坐沉香亭。時牡丹盛開。欲白為樂章。速召。適白已醉。左右用水頮其面。醉稍解。帝親使貴妃為之捧硯。即成清平調三章。筆無留意。帝愛其才。數宴見。白嘗醉使高力士脫靴。力士素貴。耻之。因摘其詩以激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之。白自知不為親近所容。益驁放不自修。與張旭等日醉。時稱為酒中八仙。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安祿山反。時永王璘辟白為寮佐。璘起兵敗。當誅。初白游并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犯法。白為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并上所賜銀印以贖之。詔流夜郎。會赦還潯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吳兵三千赴河南。過潯陽。釋囚。辟為參謀。未幾辭職。訪當塗令李陽冰。後代宗召。咸謂白醉墮江死。元和初。有人海上見白與一道士在高山上笑語。久之。與道士於碧雲霧中共跨赤虬而去。白龜年。白樂天之後也。嘗至嵩山。遙望東巖古木蕭冪窣地。信步往觀。忽一人至前曰。李翰林相招。龜年乃隨入。其人褒衣博帶。風姿秀發。曰。吾李白也。向水解為仙。上帝令吾掌牋奏於此。已將百年。汝祖樂天見在五臺掌功德所。出書一卷遺龜年。云讀之可以識禽言。後白海瓊亦云。李白今為東華上清監清逸真人。白樂天為蓬萊長仙主。白居易附

李長者。自滄州來盂縣。日惟食十棗。一栢葉小餅。掩室著論無虛時。後至冠蓋村。逢一虎。馴伏。長者語虎曰。吾欲釋華嚴經。可與吾擇一棲止處。虎遂起。引至神福山。得一龕居之。乃著論。年九十六。化於龕中。

商棲霞歷陽人唐太極中居于白石山下彭仙洞善吐納之術絕粒三十年後不知所往

懶殘唐天寶初居衡岳寺為僧執役食退即收其餘性懶而食殘因名之李泌寓衡嘗夜往見之懶殘方撥牛糞火煨芋出半芋食之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後果然

湘中老人岳陽舊志唐呂雲卿嘗寓于君山側遇一老人索酒數行老人歌曰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潮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蘇東坡云此詩句殆是李謫仙輩蓋真遁世者也今考唐詩乃高駢所作未知孰是

邢和璞不知何許人隱居瀛海濱善算人心術凡人心之所謀度咸能算而知之後卜居嵩潁間著潁陽書算心旋空之訣復能以法活暴死者唐明皇開元十二年至都朝貴候之門如市有友人居白馬坂下和璞適至死已踰日其母哭之哀和璞令置尸于牀引衾同卧閉戶良久起具湯沐復與寢遂活崔司馬者與和璞善因疾篤呼曰邢先生何棄我耶已而聞寢壁有穿穴聲窺之有微隙漸大見導從數百人和璞紫衣大冠坐車中謂崔曰邢某已請太乙相救言訖與隙俱不見其疾即愈房琯為桐廬宰待和璞甚殷一日笑謂琯曰君當為宰輔善自愛然其終必食鱠棺龜茲不在私第不在公館不在寺宇不在外家琯後果踐台輔謫居閬州卧疾紫極宮稍愈太守招會郡齋進鱠食畢疾復作夢神人曰邢真人之言信矣翌日果終時有貴者施龜茲板為棺和璞廬終南學道者多依之時崔曙與其為友恭事左右一日謂弟子曰旦夕有異客來子等為予設具且戒曰謹毋窺伺翌日果一人至身長五尺闊三尺首居其半衣緋執笏鼓髯大笑匌角侵耳作劇談多非人間語崔曙趍而過庭客熟視謂和璞曰此非泰山老師乎曰然食畢而去和璞謂曙曰此上帝戲臣也言泰山老師子復能省乎曙曰向聞先生言其泰山老師後身然前身不得記也和璞後不知所之

吳道元字道子初名道子後作字陽翟人少學書於賀知章張顛不成因學畫未冠即深造微妙蓋得之於性非積習所能致也初為兖州瑕丘尉明皇召入供奉由此名振天下大率師法張僧繇人咸謂其為後身焉世稱顧愷之畫隣女以棘刺其心而使之呻吟道子畫驢於僧房夕夕有蹢藉破迸之聲以惱僧僧繇畫龍點睛聞雷則破壁飛去道子畫龍鱗甲若飛動每天雨則煙霧生殆兼張顧而有之其神妙如此宮中有粉墻數尋明皇使畫山水于上道子乃調墨一盆盡潑墻上以幕覆之頃間去幕請上觀畫山水林木人烟鳥獸無不備具上縱觀久之歎羨無已道子復徐步指點曰此山岩之

下有一小洞其中有仙扣之必應于是以指擊之忽然門開有童子伺側道子奏曰洞中甚佳臣請先入願陛下繼來道子遂入洞中以手招上上不能入須臾門閉莫知道子所之其所畫墻仍瑩白如舊無有餘墨矣

王皎先生善他術於曆數未嘗言天寶中偶與客夜中露坐指星月曰時將亂矣為鄰人所訟時上春秋高頗拘忌其語於是密詔殺之刑者钁其頭數十方死因破其腦視之腦骨厚一寸八分皎先與達奚侍郎還往及安史平皎杖屨至達奚家人方知其異後訪杜甫於浣花溪曰君今雖偃蹇他日當大名垂之萬世同少微垣中宿也即前王旻重出

羅公遠鄂人唐玄宗好仙術開元中中秋宮中翫月公遠請玄宗遊月宮後玄宗學隱形之術於公遠不盡傳之或衣帶或巾角不能全隱玄宗詰之公遠曰陛下不能脫屣天下而以道為戲若盡臣術必懷璽人家將困於垂腹也玄宗怒慢罵之公遠遂走入殿柱中且疏上失上愈怒令易柱破之復大言於石磶中乃易磶覩之磶明瑩見公遠形在其中長寸餘因碎為十數段悉有公遠形上懼謝不復見後有使者入蜀見公遠黑水道中笑曰為我謝陛下我姓羅名公遠以蜀當歸寄獻之後玄宗幸蜀始悟當歸之意

羅子房號冲虛子玄宗開元中父子修行於玉笥元貞觀其父刀解瘗空棺於觀側冲虛子繼亦成仙駕空舟於門外高杉表飄飄騰雲而去

申泰芝字元之唐洛陽人母楊氏夢吞芝而孕故名與玄宗同誕日歷覽勝地後往邵陵佘湖山修煉玄宗夢湖南有白雲居士物色覓召至京賜號大國師住玄真觀與張果邢和璞羅公遠葉法善尹愔何思遠史崇秘常從帝遊善清談上每延問動輒移晷惟貴妃與內人張雲容嘗侍上亦數侍元之茶藥雲容乘間乞長生藥元之曰吾不惜但汝在世不久耳雲容復懇求不已元之憐其恭勤乃與絳雪丹一粒曰汝服之死必不壞但大其棺廣其穴含以珠玉使冤不飄蕩魄不淪汨百年外遇生人之氣可以復活此太陰煉形之道當為地仙復百年遷洞天矣後雲容從幸東洛病于蘭昌宮以元之之言哀請于帝帝命中人陳玄造如其所請而葬之至憲宗元和末已百年雲容果遇薛昭得再生元之還山未幾昇仙宋封妙寂靈修真人

薛昌幽薊人為唐進士天寶間棲止于蜀之青城洞天觀偶得硇砂酒飲之耳鼻流血死經三日㸌然而蘇肌膚潔白容狀頓少身輕目明勢欲飛舉洞見遠近雖山林崖巘不隔視聽時玄宗崇尚至道節度使延至賓館欲乘以驛騎送京忽失所在後有見其在大面山者

薛季昌河東人遇司馬承禎於南岳授以至洞經籙研真

窮妙勤修不懈高真屢降異香妙藥於其室唐明皇召入禁掖延問道德談論極精微上喜恩寵優異即懇還山上賦詩贈之曰洞府修真客衡陽念舊居將成金闕要願奉玉清書雲路三天近松壚萬籟虛猶宜傳祕訣來往候仙輿丹成一日忽曰祝融峯今夕有天真會于被召當往遂凌虛而去

徐佐卿蜀人唐天寶中道士常化為鶴玄宗獵西苑見孤鶴射之卿帶矢而歸謂弟子曰吾遊出山為飛矢所中乃掛箭于壁曰待箭主來付之後玄宗果幸蜀遊觀中識其箭

武攸緒則天皇后從子年十四潛於長安市中賣卜一處不過五六日因徙升中岳遂隱居服赤箭茯苓貴人王公所遺鹿裘藤器上積塵蘿棄而不用晚年肌肉殆盡目有紫光晝見星月又能詳辨數里外語安樂公主出降上遣璽書召令勉受國命甕屈高標至京親貴候謁寒溫之外不交一言封國公不受及還山勅學士賦詩送之

裴玄靜李言妻也無考何許人嘗獨居夜中常有笑語聲言疑潛於壁隙窺之見二女子年可十六七鳳髻霓裳端妙絕世侍女數人皆雲鬟絳服綽約于側言驚呼忽侍女奏樂白鳳載玄靜升天而去

帛和字仲禮師董先生行氣斷穀又詣西城山師王君君謂曰大道之訣非可卒得吾暫往瀛洲汝居此石壁中可熟視石壁久當見文字見則讀之得道矣和視一年了無所見二年似有文理三年始見太清經神丹方三皇文五嶽圖和朝莫誦之王君回曰子得之矣乃作神丹服半劑延年無極以半劑作黃金五十斤救人貧病後仙去

張氳晉州人號洪崖子隱姑射洞中仙書秘典無所不通唐玄宗召問曰先生善長嘯可得聞乎即應聲而發拜官不受還山絕粒服氣洪州大疫有狂道士市藥服者立愈玄宗聞之意必氳也果然三召不至天寶末忽大霧尸解乾元中詔立應聖宮奉肅宗以氳配焉

邊洞玄棗強人自幼於紫雲觀修行得道白日上昇唐玄宗御製詩詞褒揚之碑刻尚存于觀

趙惠宗峽州宜都道士得九天仙籙三洞秘法漸皆通曉後居郭道山唐明皇天寶末還峽於郡之東北積薪自焚僚庶悉往觀之惠宗怡然坐火中誦度人經斯須化為瑞雲仙鶴而去火既燼其下草猶綠遺一簡有詩二首

顏真卿字清臣師古五世孫博學工詞章開元間舉進士擢制科遷監察御史德業詳載唐書建中四年德宗命真卿問罪李希烈內外知公不還親族餞于長樂坡公

醉跳躑前楹曰吾早遇道士云陶八八授以刀圭碧霞丹至今不衰老又云七十有厄吉他日待我于羅浮山得非今日之厄乎公至大梁希烈縊殺之瘞于城南希烈敗家人啓柩見狀貌如生徧身金色爪甲穿出手背鬚髮長數尺歸瘞偃師北山後有商人至羅浮山見二道士奕棊樹下一道士曰何人至此答曰小客洛陽人道士顧笑曰願寄一家書商還至北山顏家子孫得書驚曰先太師筆也發塚開棺無一物徑往羅浮求之竟無踪跡後白玉蟾云顏真卿今為北極驅邪院左判官

鳳綱漁陽人常採百草花以水漬封泥之自正月始至九月末止埋之百日煎而丸之暴死者以藥納口中皆立活綱長服此藥至數百歲不老後入地肺山中仙去

黃升長汀人自幼得道錢沉水中呼之即出又能內氣於日中運氣煉之即成白金有蔡道死升為棺殯後道人遺書與升云在崆峒相候升往見之曰吾向時有文字在墻隙間汝歸誦之忽不見升得其文字自是能役使鬼後尸解

王昌遇為梓州獄吏遇落魄仙張姓者賣鼠藥於梓州昌遇念及囚徒嘗為鼠所嚙市藥以歸飼鼠食之皆翼而飛昌遇至瀘又遇仙乃市其藥即餌之仙遂為易名為易玄子取一馬令乘以歸既至乃龍也後以九月九日飛昇即其地為藥市

何仙姑廣州增城縣何泰女也生而頂有六毫唐武后時住雲母溪年十四五夢神人教曰食雲母粉當輕身不死夢明甚因餌之遂誓不嫁常往來山谷其行如飛每朝去暮則持山菓歸遺其母後漸辟穀語言異常武后遣使召赴闕中路復失去景龍中白日昇仙天寶九載見于麻姑壇立五色雲中大曆中又現身于廣州小石樓刺史高暈上其事于朝

呂巖字洞賓唐蒲州永樂縣人祖渭禮部侍郎父讓海州刺史貞元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巳時生因號純陽子初母就蓐時異香滿室天樂浮空一白鶴自天而下飛入帳中不見生而金形木質道骨仙丰鶴頂龜背虎體龍腮鳳眼朝天雙眉入鬢頸修顴露額闊身圓鼻梁聳直面色白黃左眉角一黑子足下紋起如龜少聰明日記萬言矢口成文身長八尺二寸喜頂華陽巾衣黃襴衫繫大皂縧狀類張子房二十不娶始在襁褓馬祖見之曰此兒骨相不凡自是風塵外物他時遇廬則居見鍾則扣留心記取後遊廬山遇火龍真人傳天遁劍法唐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時年六十四歲遊長安酒肆見一羽士青巾白袍偶書三絕句於壁其一曰坐臥常携酒一壺不教雙眼識皇都乾坤許大無名姓疏散人間一丈夫其二曰得道真仙不易逢幾時歸去願相從自言住處連滄海別是蓬萊第一峯其三曰莫厭追歡笑

語頻、尋思離亂可傷神。閒來屈指從頭數、得到清平有幾人。洞賓訝其狀貌奇古。詩意飄逸。因揖問姓氏。再拜延坐。羽士曰。可吟一絕乎。欲觀子之志。洞賓援筆書曰。生在儒家遇太平。懸纓重滯布衣輕。誰能世上爭名利。欲事天皇上玉清。羽士見詩曰。吾雲房先生也。居在終南鶴嶺。子能從遊乎。洞賓未應。雲房因與同憩肆中。雲房自為執炊。洞賓忽就枕昏睡。夢以舉子赴京。狀元及第。始自郎署。擢臺諫翰苑祕閣及諸清要。無不備歷。兩娶富貴家女。生子婚嫁蚤畢。孫甥振振。簪笏滿門。如此幾四十年。又獨相十年。權勢薰炙。偶被重罪。籍沒家資。分散妻孥。流于嶺表。一身孑然。窮苦憔悴。立馬風雪中。

方興浩嘆。恍然夢覺。炊尚未熟。雲房笑吟曰。黃粱猶未熟。一夢到華胥。洞賓驚曰。先生知我夢耶。雲房曰。子適來之夢。升沉萬態。榮悴千端。五十年間一瞬耳。得不足喜。喪何足悲。世有大覺。而後知人世一大夢也。洞賓感悟。遂拜雲房求度世術。雲房試之曰。子骨節尚未完。欲求度世。須更數世可也。翩然別去。洞賓即棄儒歸隱。雲房自是十試洞賓。皆過。第一試。洞賓自外遠歸。忽見家人皆病死。洞賓心無悔恨。但厚備葬具而已。須臾死者皆起無恙。第二試。洞賓鬻貨於市。議定其值。市者翻然止酬其直之半。洞賓無所爭。委貨而去。第三試。洞賓元日出門。遇丐者倚門求施。洞賓即與錢物。而丐者索取

不厭。且加詬詈。洞賓惟再三笑謝。第四試。洞賓牧羊山中。遇一餓虎奔逐羣羊。洞賓蔽羊下阪。獨以身當之。虎乃釋去。第五試。洞賓居山中草舍讀書。一女年可十七八。容華絕世。光艷照人。自言歸寧母家。迷路日暮。足弱借此少憩。既而調弄百端。夜逼同寢。洞賓竟不為動。如是三日始去。第六試。洞賓一日郊出。及歸。則家貲為盜刼盡。殆無以供朝夕。洞賓了無慍色。躬耕自給。忽鋤下見金數十片。速掩之。一無所取。第七試。洞賓遇賣銅器者。市之以歸。皆金也。即訪賣主還之。第八試。有風狂道士陌上市藥。自言服者立死。再世得道。旬日不售。洞賓買之。道士曰。子速備後事可也。輒服無恙。第九試。春潦

泛溢。洞賓與眾共涉。至中流。風濤掀湧。眾皆危懼。洞賓端坐不動。第十試。洞賓獨坐一室。忽見奇形怪狀鬼魅無數。有欲擊者。有欲殺者。洞賓絕無所懼。復有夜叉數十。械一死囚。血肉淋漓。號泣言。汝宿世殺我。今當償我命。洞賓曰。殺命償命。宜也。起索刀。欲自盡償之。忽聞空中一叱聲。鬼神皆不復見。一人撫掌大笑而下。即雲房也。曰。吾十試子。子皆心無所動。得道必矣。但功行尚未完。吾今授子黃白之術。濟世利物。使三千功滿。八百行圓。方來度子。洞賓曰。所作庚辛。有變異乎。曰。三千年後還本質耳。洞賓愀然曰。誤三千年後人。不願為也。雲房笑曰。子推心如此。三千八百悉在是矣。乃携洞賓至鶴

嶺悉傳以上真秘訣俄清溪鄭思遠太華施真人由東南凌虛而來相揖共坐施真人曰侍者何人雲房曰呂海州讓之子因命洞賓拜二仙思遠曰形清神在目秀精藏可與學道者也去後雲房謂曰吾朝元有期當奏汝功行於仙籍汝亦不久居此後十年洞庭湖相見又以靈寶畢法及靈丹數粒示洞賓授受間有二仙捧金簡寶符語雲房曰上帝詔汝為九天金闕選仙當即行雲房謂洞賓曰吾赴帝召汝好住人間修功立德他時亦當如我洞賓再拜曰巖之志異於先生必須度盡天下衆生方願上昇也於是雲房乘雲冉冉而去洞賓既得雲房之道兼火龍真人天遁劍法始遊江淮試靈劍遂除蛟害隱顯變化四百餘年常遊湘潭岳鄂及兩浙汴譙間人莫之識自稱回道人宋政和中宮中有祟白晝見形盜金寶妃嬪林靈素王文卿諸人治之息而復作上精齋虔禱奏詞凡六十日晝寢見東華門外有一道士碧蓮冠紫鶴氅手持水晶如意揖上曰臣奉上帝命來治此祟即召一金甲丈夫捉祟劈而啗之且盡上問丈夫何人道士曰此乃陛下所封崇寧真君關羽也上勉勞再四因問張飛何在羽曰張飛為臣累刧世世作男子身今已為陛下生於相州岳家矣上問道士姓名道士曰臣姓陽四月十四日生夢覺錄之知其為洞賓也自是宮禁帖然遂詔天下有洞賓香火處皆正妙通真人之號其神通妙用不能盡述仍有詩詞歌訣碑文存行于世後岳武穆父果夢張飛託世故以飛命名云

張志和字不同唐金華人母夢楓生腹上而生肅宗擢明經賜名志和命待詔翰林始名龜齡兄名松齡後親喪不復仕遨遊江湖自號烟霞釣徒又號玄真子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善畫飲酒三斗不醉守真養氣卧雪不寒入水不濡與陸羽顏真卿友善真卿為湖州刺史時日相唱和真卿遊平望驛志和酒酣鋪席水上獨坐而酌席來去如舟俄有雲鶴旋覆其上真卿僚佐觀者莫不驚異遂揮手謝真卿漸昇而去

李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唐之宗子也纖瘦通眉指爪長尺許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賦詩賀援筆輒就自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後為協律郎卒年二十七賀將終忽見一緋衣天使駕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霹靂石文者云奉帝命召李長吉賀不能讀欻欻下榻扣頭言母老且病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白玉樓成立召君為記天上殊樂不苦也賀泣下沾襟人盡見之少頃氣絶而去

韓湘子字清夫韓文公之猶子也落魄不羈遇純陽先生因從游登桃樹墮死而尸解來見文公文公勉之學湘曰湘之所學與公異公不悅令作詩以觀其志詩曰青

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子夜飡瓊液寅晨咀絳霞琴彈碧玉調爐煉白珠砂寶鼎存金虎芝田養白鴉一瓢藏造化三尺斬妖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有人能學我同共看仙葩公覽曰子豈能奪造化耶公即為開樽果成佳醞復聚土無何開碧花二朶似牡丹差大顏色更麗花間擁出金字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讀之不解其意湘曰他日自驗未幾公以極諫佛骨事謫官潮州途中遇雪俄有一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曰公能憶花間之句乎公詢其地即藍關嗟嘆久之曰吾為汝足此詩即韓集中一封朝奏九重天云云遂與湘宿藍關傳舍公方信湘之不誣也湘辭去出藥一瓢與公曰服一粒可以禦瘴毒公愴然湘曰公不久即西不惟無恙且當復用於朝公曰此後復有相見之期乎湘曰前期未可知也

瑕丘仲甯人也賣藥百餘年因地動宅壞仲與里中數十家皆死或取仲尸弃水中收其藥賣之忽見仲披裘詣之取藥其人大懼叩頭求哀仲曰非恨汝也使人知我耳我去矣後為夫餘王驛使自北來傳至甯北方人謂之謫仙

江叟善吹笛槐上有神教往荊山求鮑仙叟如言得遇鮑仙贈以玉笛吹之龍來迎去成水仙

許栖岩家岐山下唐貞元中下第寓長安見一番馬欲市之未決請道士筮之得乾之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道士曰此馬龍種也公市之當昇天栖岩喜遂市之時魏令公鎮蜀栖岩乘馬往謁道經劍閣馬忽失足墮于萬丈之壑積葉席之人馬無損栖岩嗟嘆久之復乘信馬行數十里至一洞口見萬花林中有青石池池傍石屋中有道士白髮丹臉偃卧于石榻之上傍侍二女栖岩叩首再拜二女駭曰汝何人遂至太乙元君之室栖岩語以故二女為白元君元君問曰汝在人間何好曰好道常誦老莊黃庭經元君曰汝於三書各得何句栖岩曰莊子則真人息之以踵老子則其精甚真黃庭則但思一部壽無窮元君曰子頗知道乃命坐王女酌石髓而飲之元君曰嵇康不能得而汝得之數也栖岩乃跪謝王女前曰頴道士至矣元君命設榻而坐栖岩熟視道士正昔卜馬者正驚異之道士曰昔卦合今日矣俄頃有仙童馭鹿龍而至曰東皇君迎元君訖月曲龍山元君謂栖岩曰可與同遊各跨鹿龍而去頃刻抵曲龍山見危橋千步聳柱萬尋元君命栖岩拜東皇東皇曰汝許長史孫也我昨與汝祖同飲亦知汝當來宴間東皇命王女歌青城丈人詞歌曰王砌瑶堦泉滴乳王簫催鳳和煙舞青城丈人何處遊玄鶴唳天雲一縷歌畢元君與栖岩復乘龍鹿而返下視一大城郭栖岩問曰此何處元君曰新羅國也至海畔小城又問此何處

曰此唐國登州也俄到洞府栖岩再拜懇歸元君曰汝得餌石髓已得人間千歲願無漏泄無荒淫能守此猶更得一見吾也栖岩將上馬元君曰此馬乃吾洞之龍因傷稼謫人間汝到人間無用此馬但于渭溪解之當化龍去玉女悄謂栖岩曰龍馬回日號縣田婆針幸寄少許栖岩遂跨馬頃刻至虢縣舊庄已六十年矣時唐宣宗大中五年也栖岩為訪田婆覓針田婆曰太乙家紫霄姊妹書來云托人求針其子耶栖岩遂索針繫于馬鬣放之渭水果化為龍而去栖岩後棲匡廬間每隐見不常焉

俞靈瓆河間人入衡山九真觀修道南岳赤君授以回風術行之二十年能坐見天下事如在掌中然自晦不為異以驚俗唐憲宗元和中郴州官吏見其談說始異之即曰我偶然爾非有知也遂閉門不出後入九疑山絕粒仙去

伊祁玄解鬢髮童顏氣自香潔常乘一黃牝馬不啖芻粟不施韁勒惟以青氊藉其背常遊青兗間與人話千年事皆如目擊唐憲宗聞其異召入宮處以九華之室設紫芝之日飲龍膏酒躬親訪問頗加敬仰而玄解魯朴未嘗習人臣禮上因問先生年高顏色不老何也玄解曰海上種靈草餌之因種于殿前一曰雙麟芝二曰六合葵三曰萬根藤上餌之殊覺神驗玄解欲辭還東海上未之許乃於宮中刻木作蓬萊三山綵繪華麗飾以珠玉上因元日與玄解視之上指蓬萊曰若非上仙何由得入此境玄解笑曰三島只尺何為難及臣雖無能試覽辭陛下一遊即湧身空中覺漸微小而入於金銀闕內左右連聲呼之竟不復見上追思嘆恨幾成羸疾因號其山為藏真島後旬日青州奏玄解乘牝馬過海矣

王四郎唐洛陽尉王琚之姪好道久遊元和中琚赴調自鄭入京過東都天津橋四郎迎于馬前以金五兩餽琚色如雞冠曰不可售與常人到京訪張蓬子付之價得二百千琚異之詰四郎向在何地今何適曰向居王小屋洞天今欲挈家往峩眉山琚曰今暫寓何地曰中橋逆旅席家琚投宿即覓席家云四郎已行矣因詢其行李席氏曰四郎妻妾四五人車馬華侈非常琚訝異之至京即訪張蓬子出金示之索值二千蓬子驚喜曰從何得此化金即如數與易之琚後屢訪蓬子不復得見

李珏唐廣陵人以販糴為業每斗惟求子錢二文資奉父母凡糴糶授人升斗俾自量丞相李珏節制淮南時夢入洞府見石壁金書姓名中有李珏字方自喜有二童云此是江陽部民李珏爾後百餘歲果仙去

柳實元徹衡岳人唐元和中結伴往驩慶二州各省其爹至登州渡海將抵交趾夜半颶風忽起舟纜斷飄入大海孤島中天明登島見一廟中有白玉天尊像案上金

香爐一枚帳望久之忽東角有紫雲自海湧出直指島上俄有雙環侍女捧玉合至天尊所炷以異香二子以實告女曰少頃王虛尊師來此與南溟夫人會子堅請之當有所遂言訖二仙果乘白鹿馭彩霞而來二子泣拜求救王虛語之曰子隨南溟夫人而行當有歸路無憂也夫人視二子久之曰二子殊有道骨他日當得仙但二子宿分自有師耳雖然既相遇不可無贈遂命侍女曰送二客去然所往何橋侍女曰百花橋二子拜謝乃贈以玉壺一枚高尺餘復贈以詩云來從一葉舟中來去向百花橋上去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語俄見橋長數百丈欄傍皆開異花二子於花隙細窺是群龍相接為橋將至岸侍女解襟帶間一盒子中有物如蜘蛛狀謂二子曰吾輩水仙也純陰無陽昔遇番禺少年有情因而生子甫三歲合棄之夫人命與南岳之神為子數年前南岳回鴈峯有使者至水府曾以吾子所弄玉環寄之而使者隱之不付二君歸願訪回鴈峯使者廟以此合投之當得玉環為送南岳與吾子吾子亦當有報慎勿啓之二子因問侍女曰夫人詩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語何也侍女曰君有事但扣玉壺內當應之凡事皆可如意又問夫人云吾輩自有師師當是誰曰南岳太極先生爾遂別去二子抵家時已十年童稚已冠二妻皆死未及三日二子急扣玉壺壺中應云可往使者廟投合當得妙藥二子乃共抵回鴈峯訪使者廟以合投之須臾有黑龍飛騰空中果下一玉環亟取之以送於南岳廟忽現黃衣少年出二金合謂二子曰此藥名返魂膏二君家有斃者雖一甲子猶可塗頂而活言訖不見二子遂持歸以塗其妻頂二妻復活乃共往南岳山中訪太極先生經年不遇一日雪中見老叟負薪二子哀其年老飲之以酒忽睹薪擔上刻太極二字乃拜求之因出玉壺以告其故叟曰吾平生貯玉液者此壺也遂拉二子同上祝融峯不復出

村樵人

權同休友人元和中落第旅遊蘇湖間遇疾貧窘走使者本村樵人傭已一年矣同思甘豆湯令其往市傭者但具火水同意其怠於祗承也少然折枝盈握再三搓之微近火上忽成甘草同始異之良久取麁沙數掊挼挼已成豆矣及湯成與甘豆無異疾亦漸差同乃謂曰余貧迫若此無以寸步因褫衣授之可以此辦少酒肉余將會村老丐少道路資也傭者微笑曰此固不足辦某當營之乃斫一枯桑成數筐札聚於盤上噀之悉成牛肉復汲水數瓶頃之皆旨酒也村老無不醉飽獲束縑三千同慚謝曰余驕稚道者久今返請為僕傭者曰某固仙人有少失謫于下賤合役于秀才若限未足復須

力於它人矣願秀才勿變常庶卒其事也同雖諾之每呼指色上面壓壓不安傭者乃辭曰秀才若此果妨某事也因說同脩短窮達之數且言萬物無不可化唯淤泥中朱漆筯及髮藥力不能化遂去不知所之

盧山人寶曆中常於荆中販桡朴石灰往來於白洑南草市時時微露奇跡人不之測賈人趙元卿好事將從之遊乃頻市其貨設菓茗詐訪其息利之術盧即覺曰觀子意不在市何為也趙乃言竊知長者埋形隱德洞過著龜願垂一言盧笑曰今且驗君主人翁午時有非常之禍若是吾言當免君可告之將午當有匠餅者負囊而至囊中有錢二千餘而必非意相干也可閉戶戒妻孥勿輕應對彼必極罵須盡家臨水避之若爾祇費三千四百錢也時趙停居張家即盧語歸告之張亦素神盧生乃閉門伺欲午果有人如盧所言叩門求糴怒其不應因足其戶張重簀捍之頃觀者數十百人張乃自後門率妻孥如盧廻避差午其人乃去行數百步忽蹶倒而死其妻至衆人具告其所為妻痛切乃號適張所誣其夫死有自官不能評鄰衆具言張閉戶避讓之狀官曰張固無罪但當辦其死耳張欣然從斷妻亦甘心及市櫬就舉正當三千四百文因是人赴之如市盧不耐竟潛逝至復州界維舟於陸奇秀才莊門或語陸盧山人非常人也陸乃謁陸時將入京投相知因請決疑盧曰君今未可動君居堂後有錢一甒覆以板非君有也錢主今始三歲君慎勿取一錢取必成禍能從吾戒乎陸矍然謝之及盧生去水波未定陸笑謂妻曰盧生言如是吾更何求乃命家童鍬其地未數尺果遇板徹之有巨甒散錢滿焉其妻以帬運紉草貫之將及萬兒女忽暴頭痛不可忍陸曰豈盧生言將徵乎因奔馬追及且謝違戒盧生怒曰骨肉與利孰重君自揆也捽舟去不顧陸馳歸醮而瘞焉兒女豁愈矣盧生到復州與數人閑行遇六七人盛服俱帶酒氣逆鼻盧生忽叱之曰若等所為不悛性命無幾其人悉羅拜塵中曰不敢再其侶訝之盧曰此輩盡劫江賊也趙元和言盧生狀貌老少不常亦不常見其飲食嘗語元和曰世間刺客隱形者不少道者得隱形術能不試二十年可易形名曰脫離後二十年名籍地仙矣又言刺客之死屍能不見所論多奇異蓋神仙之流也

威逍遙薊尋妻也向得仙教獨處一室絕穀靜想一日晨起屋裂如雲但見所御衣履在室內而逍遙與衆仙在雲中半晌方去

唐居士郴州人亡其名字土人咸謂巳百歲上人有楊隱之者頗好道常尋訪道者因謁之乃留隱之止宿及夜呼其女曰可將一下弦月子來其女遂帖於壁如片紙唐即起祝之曰今夕有客可賜光明言訖一室朗若張

燭



有象列仙全傳卷之六終

列仙全傳卷之九

十

玩虎軒













玩虎軒


刑和璞






佐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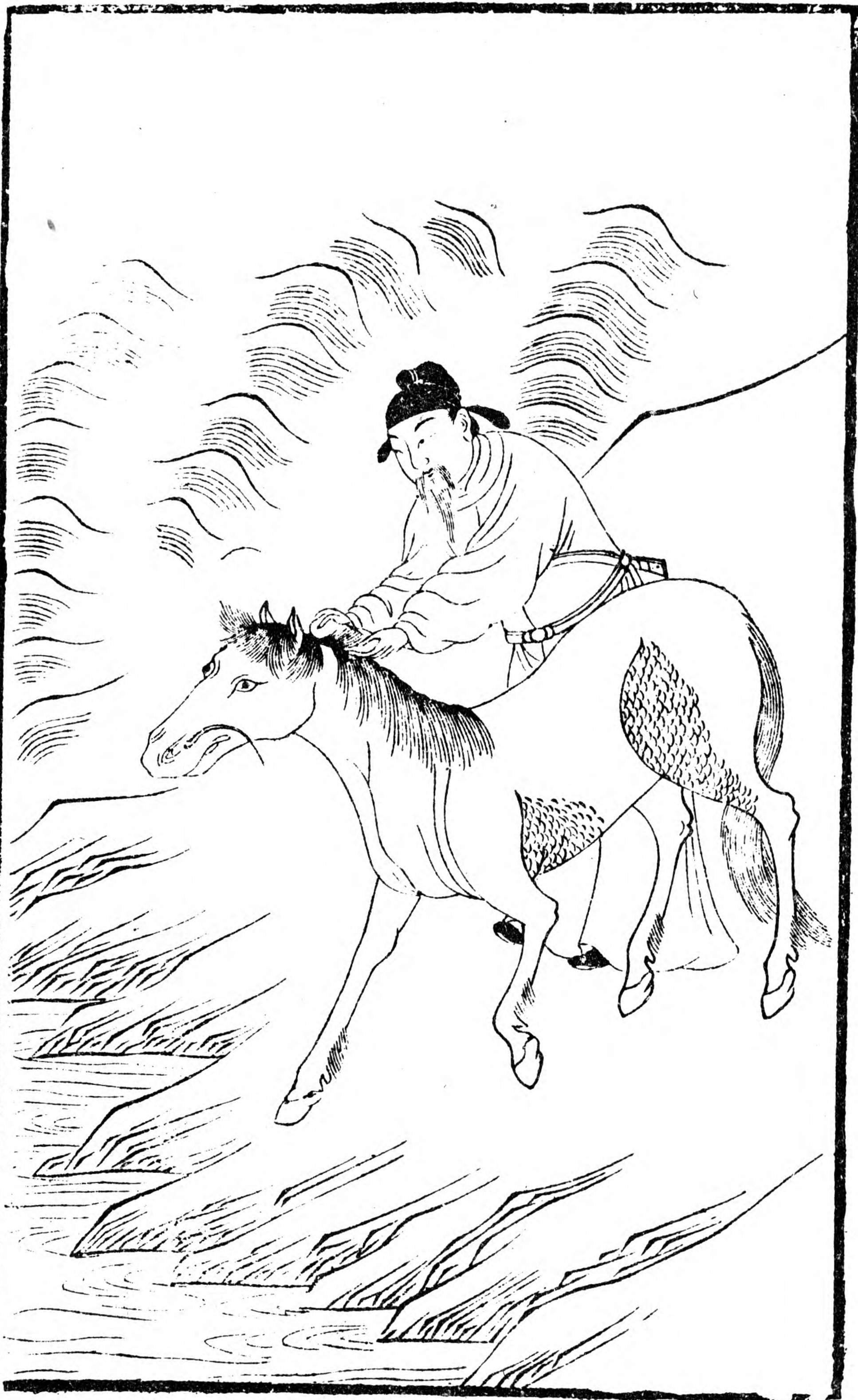

何仙姑






李賀





許栖岩





有象列仙全傳卷之七

吳郡　王世貞輯次
新都　汪雲鵬校梓

裴航唐長慶中書生因下第遊于鄂渚謁故舊崔相國相國贈錢二十萬遂挈歸于京因傭巨舟載於襄漢聞同載有樊夫人國色也航無由覩面因侍婢裊烟而達詩一章曰向為胡越猶懷想況遇天仙隔錦屏倘若玉京朝會去願隨鸞鶴入青冥數日後夫人使裊烟召航相識曰妾有夫在漢南將欲棄官而幽棲巖谷召某一決耳深哀草擾慮不及期豈更有情留盼耶但幸與郎君同舟無以諧謔為意爾夫人亦使裊烟答詩一章云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京航覽之空愧佩而已然亦不能洞達詩之旨意及抵襄漢夫人使婢挈妝奩不辭而去航遍求訪滅跡匿影竟無蹤兆後經藍橋驛因渴甚下道求飲見茅屋三四間有老嫗緝麻其下航揖嫗求漿嫗咄曰雲英擕一甌漿來郎君飲航憶夫人詩有雲英之句正訝之俄葦簿之下雙手如玉捧出瓷甌航接飲之不啻玉液也因還甌遽揭簿見一女子光彩照人航愛慕不已因白嫗曰某僕馬甚乏願少憩於此幸無見阻嫗曰任郎君自便耳良久告嫗曰向睹小娘子豔麗驚人姿容耀世所以躊躕而不能去願納厚禮而娶之可乎嫗曰老病只有此孫女昨有神仙與靈藥一刀圭但須玉杵臼擣之百日方可就吞當得後天而老若欲娶此女者須得玉杵臼其餘金帛吾無用處耳航拜謝曰願以百日為期必携杵臼至幸無復許人嫗曰如約航至京殊不以他事為意唯遍訪玉杵臼或遇舊友若不相識衆皆以為狂忽遇一貨玉翁曰近得虢州卞老書云有玉杵臼售人今見郎君懇求如此吾當為書道達航即求書往卞老曰非二百緡不可得航乃傾囊兼貨僕馬方及其值輒步驟獨携而抵藍橋嫗見大笑曰世間有如此信士乎遂許以為婚女亦微笑曰雖然更為擣藥百日方議姻好嫗於襟帶間解藥付航航即擣之夜則嫗收藥臼于內室每猶聞搗藥聲航窺之見玉兎持杵而舂雪光可鑑百日足嫗持藥而吞之曰吾當入洞而告姻戚為裴郎具幃帳遂挈女入山謂航曰但少留此逡巡車馬隸人迎航見一大第連雲朱扉晃日內有帳幄帷屏珠玉珍玩莫不臻至仙童侍女引航入帳就禮訖航拜嫗不任感荷嫗曰裴郎自是清冷裴真人子孫業當出世不足深愧也及引見諸姻戚皆神仙中人一女仙鬟髻霓衣云是妻之姊航拜訖女仙曰裴郎不相識耶航曰昔非姻好不省拜侍女仙曰不意鄂渚同舟而抵襄漢乎航愧謝左右曰是小娘子之姊雲翹夫人劉綱仙君之妻也已列高真為玉皇之女史嫗遂將航

夫妻入王峯洞中瓊樓珠室而居之餌以絳雪瓊英之丹體漸清虛毛髮紺綠神化自在超為上仙至太和中友人盧顥遇之於藍橋驛之西備說得道之事乃贈藍田美玉十斤紫府雲丹一粒叙話永日復附書於親舊顥稽顙請曰兄既得道乞一言惠教航曰老子云虛其心實其腹今之人心愈實得道末由矣顥猶懵然復語之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液虛實可知也凡人自有不死之術還丹之方但子未可教異日言之忽不見雲英附

軒轅集不知何許人居羅浮山人相傳數百歲顏色不老髮長垂地坐暗室目光長數丈每採藥於岩谷則毒龍猛獸隨之若為衛護居常人家請齋者雖百處皆分身變為老嫗雞皮鮐背鬒髮皤然因涕泣不已上令謝之即復故步京師素無荳蔻荔枝花上因語及頃刻二花並至各數百朶枝葉方茂如新剪者時坐有相子集曰臣山中亦有味更佳上曰無緣得矣集乃取御前碧玉甌以寶盤覆之俄頃撤盤柑子幾滿上食之嘆曰美無比又問曰朕得幾年天子集取筆書四十年但十字一起上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及之辭還山命中使送之每見其於一布囊內採錢施人比至江陵已施數十萬取之不竭未及至山忽亡其所在不日南海奏先生已歸羅浮矣及宴駕只十四年也十字一起當不之悟耳

而至與人飲酒則袖出一壺纔容二升賓客滿座傾之彌日不竭自飲百升不醉夜則垂髮盆中其酒仍瀝瀝而出飛朱符可致千里遇病者以布巾拂之應手而愈宣宗召入問長生可致否答曰絕聲色薄滋味哀樂一致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雖堯舜禹湯之道可致況長生久視乎帝問先生與張果孰愈曰臣不知其他但年少於果耳及退上以金盆覆白鵲令中使試之集曰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乎中使不諭其意上復召令速至集纔登陛謂上曰盆下白鵲宜放之上笑曰先生早知矣命坐御榻前令宮人侍茶湯集貌古而布素宮人有笑之者元鬒髮朱脣年方二八頃更

劉元靖武昌人為道士師王道宗道宗仙去遂感悟遊名山入南嶽峻峯鑿石穴以居絕粒煉氣唐敬宗召入思政殿問長生術尋放歸武宗復召入禁受法籙賜號廣成先生還山宣宗時忽天樂浮空而去惟存杖履焉

錢朗南昌人字內光蚤以五經登科仕唐累官至光祿卿文宗朝歸隱廬山得補腦還元之術錢鏐延至于杭禮之如師玄孫數人皆以明經為縣宰皆皓首矣而朗猶如童子一日語家人曰我適為上清所召今去矣俄氣絕顏色如生舉棺已尸解去時年一百七十餘歲

鄭全福江西浮梁人唐文宗時入新安諸靈洞修煉後居蓮華洞遊桃花溪有老人乘鐵船全福曰願借船還老

人曰後三年復來時已百歲餘語弟子曰死必葬我浮梁白水鄉及舉棺輕幾之惟杖履而已

羊愔以明經尉夾江後隱括蒼山與青蓮觀道士飲于阮客洞忽仆地七日乃悟云初見一女自云雲英邀入洞中石間有物迸出曰此青靈芝也愔已取食之自是惟飲水覺身輕日行數百里後入委羽山仙去

侯道華芮城人或云自峨眉山來詣中條道靖觀師周悟仙恒如風狂人登危立險如履平地性好子史手不釋卷因殿宇壞登梁葺之得小金合中有丹遂吞之後上松樹頂與雲鶴盤旋漸凌空而去時唐宣宗大中五年也後復降曰上帝命我爲仙臺郎矣

廖師郴州人唐懿宗召入行道術有驗後乞歸山韓愈為文送之云郴之為州當清淑之氣意必有魁奇者生其間廖師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游豈吾所謂魁奇而溺於老氏者耶後于靜福山白日昇天

劉德本鄂州人好古多能往來大江商販唐乾符中大飢遂散米數萬石活飢民後避黃巢亂居五老峯下一日有鹿裘道者來訪因把臂入深澗忽見一老人出曰可同到後院丹碧煥耀老人指曰此誠真洞天也以汝行善故許到此遂不見道者曰尔已藉名仙籙矣相別而去德本後遍遊名山一日彩雲環繞白日騰昇時呼劉仙翁云

劉䁲小字宜哥唐人家貧好道無巾但總角其兄瞻曰神仙遐遠難求廊廟只尺易致䁲不聽忽一道士至其門曰能相師乎䁲曰幸甚隨入羅浮山四十年兄登第拜相後被謫至潮臺泊舟䁲冒雨來見瞻驚喜不勝䁲顏色如童瞻已皤然衰朽始謂䁲曰尚可修否䁲曰仙凡殊途今無及矣叙闊終夕忽失所在瞻竟死貶所

黃洞源武陵人唐大曆中學道于桃源宫瞿柏廷至武陵師之尋遇一老僧遂辭洞源曰歸仙洞去洞源留之不可期十八年再見後洞源之茅山柏廷忽至訂之正十八年洞源曰吾亦將踏滄海矣次日果羽化

瞿柏廷辰溪人自幼聰慧靈異稱為瞿童唐大順間奉母避冠入武陵師事黃洞源已而得道又云幼時因戲躍入井中後自大酉華妙洞中出依善卷祠修道功成越桃川宫昇仙時刺史温造刻石紀其事

閭丘方遠宿松人幼聰慧學道于廬山道士陳玄悟又得法籙于天台葉藏質尤好儒學詮太平經為十三篇唐昭宗累詔不出賜號妙有大師景福中居餘杭大滌洞吴越王錢鏐奏請賜紫又奏請號玄同先生重建天柱宫以居之一日入齋中作控鶴坐怡然而逝異香滿室後有見之於仙都山者

譚峭字景升唐國子司業洙之子幼而聰敏文史涉目無遺洙訓以進士業峭獨好黃老諸子仙傳靡不精究一

旦告父母出遊終南山。父母以其堅心向道，亦不以世事拘之，乃聽其所從。而峭師嵩山道士十餘年，得辟穀養氣之術。常醉遊，夏則服烏裘，冬則衣綠布衫，或卧風雪中，人謂已斃，視之氣休休然，頗似風狂。每行吟曰：線作長江扇作天，靸鞋拋在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路，只在譚生拄杖前。後居南嶽煉丹，丹成服之，入水不濡，入火不灼，多能隱化。後入青城山仙去。峭嘗作化書，南唐宋齊丘竊其名為已作，行于世。

何令通，南唐時為國師，言牛頭山不利，謫居休寧，後至芙蓉峯，一坐四十年，豁然大悟，更名慕真。宋天禧中，一旦正席趺坐，忽心火自灼，頃刻而化。

馬大仙，唐末處州馬氏女。既嫁，家貧，養姑尤謹。遇異人授以仙術，往來傭織，去家百里，有美食，即以箬笠浮還家薦於姑，頃刻就回。人呼為大仙，有廟在青田縣。

何九仙，世傳兄弟九人，居于山修道，又居湖側煉丹，丹成各乘鯉仙去。後因名其縣曰仙游，山曰九仙，湖曰九鯉。

甘大將，名佃，五代袁州人。天性通明，家富，有以窘乏告者，必皆滿其所欲；有以禍福問者，無不奇驗。一日聚鄉里告曰：吾已厭世矣。因諭衆人脩身事親大節。語畢，即瞑目而逝。鄉人因建廟設像，祈之從欲如生。

赤肚子，自言晚唐時人，年已六百餘歲。我大明嘉靖年間，猶隱於北京西山中。

汪台符，徽州人。生而靈異，逆知吉凶，能文章，博今古，性獨嗜酒。徐知誥鎮金陵，台符詣陳民間利病，知誥甚尊重之。宋齊丘疾其高明，使親信誘台符飲，符即知，故浮白痛飲即地，因推沉石頭蚵蚾磯下。後人每於黃山白嶽見之。齊丘聞，覓其尸，惟衣冠存耳。

麻衣仙姑，汾州人，姓任，隱于石室山。家人求之不得，適有人見之，遂跳入石壁中，有聲殷殷如雷，壁即合，足蹟尚存。

爾朱洞，字通微，其先出於元魏爾朱族。少遇異人，傳還元抱一之道，因自號歸元子。初隱蓬山，後賣藥蜀漢間，行動如飛，好飲猪血酒，吟哦詩。逆旅主人每夕怪其屋有聲，因窺之，見其身自榻而升，觸棟而止。或於枯骸中得物如雀卵，持以問洞，洞曰：蘇服神丹而不能修煉，故純陰剝消，無陽與俱，獨就丹田成此耳。若女子吞之，當生異兒。唐末王建圍成都，洞亦在城中。城久不下，建約城陷日誅夷無噍類。主人翁甚懼，洞曰：無憂也。乃施席作法籠檻，建與三軍皆見神人乘黑雲叱建曰：敢有禍吾民者，禍即反汝。建等怖伏曰：不敢。後建入成都，戒兵勿殺民，不攻肆。洞賣丹藥，每一粒要錢十二萬。時有某太守欲買之，曰：太守金多，非一百二十萬不可。太守以為移言惑衆，命納之竹籠，沉於江中。至涪陵上流，二漁人乘舟而漁，舉網怪其重，出之，乃洞也。漁曰：此必異人。入

定乎扣銅缶寤之少頃洞開目問漁人曰此去銅梁幾何有三都乎漁人曰我白石江人此去銅梁四百里自是而東即豐都縣平都山仙都觀也洞曰吾師謂吾遇三都白石浮水乃仙去殆此地耶先是洞每至江濱輒投白石驗其浮沉人不解也洞既登岸語二漁人曰視子類有道者亦有所傳乎二漁曰我昔從海上仙人得三一之旨煉陽修陰亦有年矣洞於是索酒與劇飲取丹分餌之至荔枝園中三人昇雲而去（二漁人附）

陳摶字圖南號扶摇子亳州真源人初生不能言至四五歲戲渦水水濱有青衣媪引置懷中乳之即能言敏悟過人及長經史一覽無遺十五詩禮書數以至方藥之書莫不通究親喪先生曰向所學但足以記姓名而已吾將遊泰山與安期黃石輩論出世法合不死藥安能與世脂韋汩沒出入生死輪迴間哉乃盡散家業惟携一石鐺而去梁唐士大夫挹其清風得識其面如覩景星慶雲然先生皆莫與交唐明宗聞先生名親為手詔召之先生至長揖不拜明宗待之愈謹以宮女三人賜先生先生賦一詩謝之曰雪為肌體玉為腮多謝君王送得來處士不興巫峽夢空煩雲雨下陽臺以詩及書奏付宮使遯去隱武當山九室巖服氣辟穀凡二十餘年復移居華山時年已七十餘矣常閉門卧累月不起周世宗顯德中有樵於山麓見遺骸生塵迫而視之乃先生也良久起曰睡酣奚為擾我後世宗召見賜號白雲先生一日乘驢遊華陰聞宋太祖登極拍掌大笑曰天下自此定矣太祖召不至再召辭曰九重仙詔休教丹鳳銜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太宗初年始赴召惟求一靜室乃賜居於建隆觀扃戸熟寐月餘方起辭去賜號希夷先生端拱元年一日語門人曰吾來歲中元後當遊峨嵋明年遣門人鑿石室於張超谷既成先生往造之曰吾其歸於此乎先生初欲示化使晝夜燃燭至期以左手支頤而終遠七日容色不變肢體尚温有五色雲封谷口彌月不散年一百一十八歲先生九精易學鑒人察物辨別聖凡初兵紛時太祖之母挑太祖太宗於籃以避亂先生遇之即吟曰莫道當今無天子却將天子上擔挑又遇太祖太宗與趙普遊長安市先生因同入酒肆普坐太祖太宗之右先生曰汝紫微垣一小星爾輒處上次可乎周世宗宋太祖同行先生則云城外有二天子氣种放初從先生先生曰汝當逢明主名馳海內但名者美器造物所忌惜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之可戒也放晚年竟喪清節皆如其言陳堯咨既登第過謁先生坐中有道人鬖髩目堯咨連曰南菴南菴語已徑去陳異之問曰向來何人先生曰鍾離子也陳爲悵然欲追之先生笑曰已在數千里外矣陳曰南菴何謂也先生曰他日自知後陳轉

漕閘中過壚里間聞田婦呼其子曰汝去南菴促汝父歸陳驚問南菴所在往視則廢伽藍也有碣云某年月日南菴主人滅祠其真身於此乃即堯谷生辰也又能逆知人意齋中有大瓢挂壁上道士賈休復心欲得之而不敢言先生即曰子欲吾瓢爾呼侍者取與之有郭流者少居華陰嘗宿觀下中夜先生呼令速歸且與之俱往一二里許有人號呼報其母卒先生因遺以藥使急去可救既至灌其藥遂甦華陰令王睦謂先生曰先生居溪巖寢止何室出使何人守之也先生且笑且吟曰華山高處是吾宮出即凌空跨曉風臺樹不將金鎖閉來時自有白雲封一日有一客過訪先生適值其睡見傍有一異人聽其息聲以黑筆記之滿紙糊塗莫辨客怪而問之其人曰此先生華胥調混沌譜也先生嘗遇毛女毛女贈之詩詩云藥苗不滿笥又更上危巔回指歸去路相将入翠烟太宗聞先生善相人遣詣南衙見真宗及門亟還問其故曰厮役皆将相也何必見王於是建儲之議遂定先生為种放卜上世葬地於豹林谷下术為定穴既葬先生言地固佳但安穴稍後世世止出名将种放不娶無子嗣其姪世衡世為将帥有聲先生以易數授穆伯長穆授李挺之李授邵康節以象學授种放放授廬江許堅堅授范諤至今糟粕猶存也

劉玄英燕地廣陵人號海蟾子初名操後得道改稱焉明經事燕主劉守光為相雅喜性命之説欽崇黄老之教一日忽有道人自稱正陽子來謁海蟾邀坐堂上待以賓禮道人為演清静無為之宗金液還丹之要既竟乃索雞卵十枚金錢十文以一文置之几上累十卵於錢若浮圖之狀海蟾驚異之曰危哉道人曰人居榮禄之場履憂患之地其危殆甚於此復盡以其錢劈破擲之遂辭去海蟾繇此大悟是夜命家人設宴棄擲金玉明早解印辭朝易服從道遁迹終南山下後又入代州鳳凰山于壽寧觀書龜鶴齊壽四字西蜀至代數千里皆同日時而書以示分形散景神變無方之妙丹成尸解有白氣自頂門出化為鶴飛冲天元至元六年贈明悟弘道真君

譚紫霄泉州人閩王昶封為正一先生閩亡寓廬山棲隱洞徒百餘廣有道術醮星宿禹步罡禁沮鬼魅禳祈災福知人壽夭南唐主召至建康賜之道號階以金紫皆不受金陵既下無疾而卒人知其尸解莫知其壽筭歸葬日有祥雲白鶴盤遶送之

景知常鄧州人少從趙鐙禊學道顔如渥丹宋太宗召至俄辭去嘗遇呂真人時或語唐昭宗以來事殆數百歳或祁寒浴溪或大暑曝日有書生病備嘘酒飲之即能行所居夜神光滿室卒舉其棺甚輕開視惟衣衾有異香焉

蘇澄隱真定人為道士住龍興觀年八十餘貌不衰老五代唐晉之君相繼聘召皆辭疾不至宋太祖征太原還駐鎮陽召見因求其養生之術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煉氣耳帝王養生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昔皇帝唐堯享國永年得此道也上大悅後百歲尸解

劉女汀州劉安上女育於宋雍熙初九齡與羽人談道得度及笄許妻何氏劉母送之忽有一白鶴自空而墮劉女乘之而去陳軒詩曰白鶴乘去人何在青鳥飛來信已遥若使何郎有仙骨也須同引鳳凰簫

劉希岳潭州人宋端拱中為道士居西都老子觀遇異人得道號朗然子嘗自言辛勤未踰十年人驚不老歲月俄經一紀自覺如新又詩有云夾脊雙關至頂門修行徑路此為根一日沐浴更衣陳席而卧須臾飛出一金蟬遂失其所

馬湘字自然其先鹽官人世為小吏自然獨好經史工文學嘗與道侶徧游方外至湖州醉墮霅溪經日而出衣不沾濕言為項羽相召飲時以拳入鼻及出拳鼻如故指溪水令逆流指柳樹令隨水走來去指橋令斷復續一切小術無所不為人或有疾告者自然無藥但以竹拄杖打患處或以杖指之口吹杖頭作雷鳴便愈有以財帛謝者固讓不取强與之輒散與貧人所游行之處宮觀巖洞多題詩句其登杭州秦望山詩曰太一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暮萬里山川自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嶠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謾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後歸省兄兄適出謂嫂曰特歸與兄分此宅我惟愛東園耳嫂與食不食但飲酒待兄三日不歸遽卒明日兄歸嫂告以故兄感慟曰弟學道多年是歸託化以絕望耳乃棺斂棺中忽然有聲遂窆之東園時大中十年也明年東川奏梓潼縣道士馬自然白日上昇詔杭州發其棺只一竹杖而已

張九哥宋慶曆中居京師雖凍雪亦單衣燕王奇之嘗召與飲後見王曰將遠遊故來別有小技欲以悅王乃取羅重疊剪為蝶狀隨剪飛去遮蔽天日少頃呼之皆來復為羅王曰吾壽幾何曰與開寶寺浮圖齊後浮圖災王亦薨

甘始太原人善行氣不飲食聞服天門冬行房中之事依容成玄素之法更演益之成一卷後入王屋山仙去

王昌襄陽人初寄籍醫卜以養妻子後遇鍾離先生遂得仙術自號王鳳子人罕見其飲食也一日行江干人見其水中有二影怪問其故曰若欲更見之乎即現十影衆皆驚異宋真宗召至禁中長揖不拜後辭去莫知所之所著有修真書

賀蘭號棲真自言百歲善服氣往往不食或時縱酒能啖肉至數斤始居嵩山紫虛觀後徙濟源登仙觀宋真宗召問曰人言先生能點化黃金信乎對曰臣願陛下以堯舜之道點化天下頑方士小術不足為陛下道真宗奇其言賜號宗玄大師賚以紫服白金仍蠲觀之田賦未幾求還舊居卒時大雪三日頂猶熱

曹國舅宋曹太后之弟也因其弟每不法殺人後罔逃國憲舅深以為耻遂隱跡山巖精思慕道得遇鍾離純陽純陽問曰聞子修養所養何物對曰養道曰道安在舅指天曰天安在舅指心鍾離笑曰心即天天即道却識本來面目矣遂引入仙班

侯先生不知何許人宋大中間貨藥京師年四十餘無鬚眉而瘤贅隱隱遍肌體嘗醉遇夜即與乞丐同處有馬元者夏月隨之出闤闠門侯浴池中元因就視乃一大蝦蟇元遽退引侯浴出着衣元前揖之侯笑曰子適見我乎乃召元飲酒肆中出藥一粒曰服之壽百歲自此不復見有自蜀中來者見其貨藥于市

曾志靜廬陵人自少不御酒肉端毅寡言去為道士益玄默遇異人授以道術自是杜門辟穀十餘年異人來視之曰未也去又數年復至曰可也宋至和三年春忽語其徒曰吾九月為衡山之游至期正坐而化既葬有自衡山來者持致志靜書勉其徒學道云

陳易興化縣人好學工詩王安石邀至相府易一見不辭而歸嘗不葷不娶野服葛巾日一飯或經旬不食居蔡溪之左巖中五十年猶一日宣和中跏趺而逝

陳太初眉山人初與蘇東坡學道於張易簡後東坡謫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來云太初已得道又數年見東坡于惠州云太初已尸解仙去矣

張伯端天台人少好學晚傳混元之道而未備孜孜訪問遍歷四方宋神宗熙寧二年遊蜀遇劉海蟾授金液還丹火候之訣乃改名用成字平叔號紫陽嘗有一僧修戒定慧自以為得最上乘禪旨能入定出神數百里間頃刻即到與紫陽雅志契合一日紫陽曰禪師今日能與遠遊乎僧曰可紫陽曰將何之僧曰願同往楊州觀瓊花紫陽於是與僧處一靜室相對瞑目趺坐出神紫陽至時僧已先至遶花三匝紫陽曰可折一花為記僧與紫陽各折一花歸少頃紫陽與禪師欠伸而覺紫陽曰禪師瓊花何在禪師袖手皆空紫陽乃拈出瓊花與僧把翫弟子因問紫陽曰禪師與吾師同一神遊何以有有無之異紫陽曰我金丹大道性命兼修是故聚則成形散則成氣所至之地真神見形謂之陽神彼之所修欲速見功不復修命直修性宗故所至之地人見無復形影謂之陰神陰神不能動物也英宗治平中隨龍圖陸公寓桂林後轉徙秦隴久之訪扶風馬默處厚於

河東乃以所著悟真篇授處厚曰平生所學盡在是矣願公流布此書當有因書而會意者元豐五年夏趺坐而化住世九十九歲弟子用火燒化得舍利千百大者如芡實色皆紺碧識者謂曰此道書所謂舍利耀金姿也後七年劉奉真遇紫陽於王屋山留詩一張而去紫陽嘗自謂已與黃勉仲維楊于先生三人皆紫微星號九皇真人因誤校勘刼運之籍遂謫人間今垣中光耀可見者只六星已

劉斗子名奉真或名劉斗子建康人張紫陽弟子初修煉白龍洞中後白日昇天

石泰常州人字得之號杏林又號翠玄子遇張紫陽得金丹之道初紫陽得道於劉海蟾海蟾曰異日有為汝脫韁解鎖者當以此道授之餘不可輕傳也後紫陽三傳非人三遭禍患誓不敢妄傳乃作悟真篇行于世曰使宿有仙風道骨之人讀之自悟復僱鳳州太守怒誣以事坐黥竄經由邠境酒肆中遇杏林告以故杏林曰邠太守泰故人也乃為之先容一見獲免紫陽感之曰此恩不報非人哉盡以丹法傳於杏林杏林道成亦作還元篇行于世壽一百三十七於宋高宗紹興二十八年中秋日尸解後二年易介復見杏林於羅浮山

趙吉瑞州高安人狂而落魄兩目皆翳自言生一百二十七年矣宋元豐中蘇轍謫高安吉往見之曰吾知君好道而不得要陽不降陰不升故肉多而浮面赤而瘖教轍呪水以溉百體經旬諸疾皆愈吉後尸解於興國軍

徐問真東萊濰州人有道術與歐陽脩善一日求去甚力脩留之不可曰我友罪我與公卿游脩使童子送之果有鐵冠丈夫長八尺餘俟于道以瓢覆酒于掌中少飲童子因遣回遂不見童子後亦發狂莫知所之嘗教脩引氣愈足疾蘇軾試之亦驗

黃希旦昭武長樂里人號支離子居九龍觀翛然有出塵之志宋熙寧五年作五福宮成希旦以戒行清潔召至京師後二年化形於太一宮後復見于蜀寄友人詩曰昔游西太一今日返成都若問去來事雲藏月影孤

徐熙春邵武人宋熙寧初夢一鐵冠道人儀容脩偉既寤至城南五峯院後遇道人如所夢者自云姓蔡住武夷遺以五華草食之甘美自此不復粒食惟飲清泉約以某日會武夷至期而往蔡已先至徐以水深不能渡止於金身院修煉遂尸解

申屠有涯宋人居宜興嘗携一瓷餅一日與衆渡舟中出瓶中酒飲大吐衆惡逐之乃挈餅登岸倚杖吟曰仲尼非不賢為世所不容蚩蚩同舟子不識人中龍吟畢躍身入餅中衆駭擊餅碎之寂無所見

朱有涇州人少窴戍五符宋元豐初瀘賊犯塞詔起秦卒征之軍次資中郡有雕壇山李阿試仙臺有往來臺上

餓二鳥飛鳴爭食墜地若松肪者有取食之即腹脹且渴求池飲水遇一道士指松曰食此葉可療也忽不見有如其言渴遂止自覺心爽神清有初不知書不飲酒至是高吟劇飲朧五符而仙去

陳仁嬌南海陳玘女也嘗夢為逍遙遊及寤每專思舊游不釋忽八月望丙夜有仙女數百從空招之仁嬌超然隨衆徃朝于帝遂命掌蓬萊紫虛洞宋元祐中降于廣州進士黃洞家者再

邵琥宋湘陰縣人少與兄玘弟珪同游太學遇至人後歸都嶠山結庵修煉元符初蘇軾自嶺表歸訪琥留庵旬餘後琥又於西蜀峨眉山結庵無何遁去但留詩壁間云徃徃來來三十年更無踪跡在西川功成行滿昇天去回首山頭月正圓

雷隱翁名本少磊落不群旣長業進士再試即棄去黙坐終日或詰其癡隱翁笑曰終不以吾癡易汝黠一日以術授其子因出遊不返宋元祐間有朝士遊羅浮山見其坐于松下自道姓名云雷隱翁

林靈素字通叟永嘉人母夜歸室見紅雲覆身因有孕懐二十四月一夕夢神人緑袍玉帶眼出日光執筆告曰來日借此居也次日靈素誕金光滿室五歲不語忽有道士不告而入見靈素曰久別特來相謁相顧撫掌大笑自此能言七歲粗能作詩日記萬言蘊東坡以曆日與讀一覽能誦東坡驚曰子聰明過我富貴可立待靈素笑而答曰生封侯死立廟不離下鬼非予志也年三十遊西洛遇道士姓趙授以神霄天壇玉書書中有神仙變化法并興雲致雨符呪驅遣百鬼役使萬靈等法自後無施不靈次年岳陽酒肆復遇趙道士云吾漢天師弟子趙昇也向授玉書宜謹行之行當為神霄教主兼雷霆大判官以輔東華帝君也崇寧五年八月十五夜徽宗夢遊神霄府赴玉帝召騰空而上遥見天門一人星冠法服執圭引帝入門上有朱牌字曰神霄玉闕之門次過一小院曰玉樞院一朱衣吏迎帝入曰此帝君舊居也及朝見玉帝傳旨云宜任忠賢去奸邪保社稷帝自天門而下百餘步見一道人青衣青巾跨青牛而上導從甚肅至帝前呼萬歲言訖駕青牛而上天門帝夢覺記之大觀二年詔求天下有道之士茅山宗師以靈素薦入見帝曰卿有何法術靈素云臣上知天上中識人間下知地府先年中秋上朝玉帝臣曾瞻見天顏帝曰朕方省之向乘青牛何在曰寄養外國不久當進上也帝甚奇之不時宣召入内刪定道史經籙靈壇等事帝以師事之特建神霄宮宮成帝引百官遊行吟曰宣德五門來萬國祭京等沉思無荅靈素輙應曰神霄一府揔諸天帝大喜帝欲修雷書金經全足收入道藏永訪不得靈素靜夜飛神奏告上帝乞賜覩雷書并

霆司等印。上帝遣玉女以二印授之。併雷書五卷。靈素遂錄雷書進上。至是始全。政和七年。高麗國果進青牛。帝大喜。即以賜靈素。重和元年。華山因開三清殿基。石匣中有雷文法書一冊。金地繭紙。進至御前。與靈素所錄雷書。一字不差。帝於禁中封自書青詞。密奏。次日問靈素曰。昨朕所奏青詞達否。對曰。未達緣誤寫一字。靈官未敢以聞。乃讀帝青詞朗朗。帝撫靈素背曰。先生真神仙也。因賜號金門羽客。一日靈素侍膳。帝嘆曰。日思皇后英魂。先生可能致一見否。靈素曰。諾。至夜設醮。飛符召之。奏云皇后見在玉華宮。與王母宴集。頃刻即當至矣。俄異香襲人。天花亂墜。仙樂滿空。皇后駕青鸞而至。謂帝曰。臣妾昔為仙官主者。因神霄相會。思凡謫下人間。今還復居舊職。願陛下防丙午之亂。任忠去奸誅童蔡以謝天下。其禍可免。帝問卿昔在仙班。是何職位。后曰。即紫虛元君。陰神。陛下即東華帝君也。帝曰。禁中諸人。有自天降者否。后曰。明節乃紫虛玄靈夫人。王皇后乃獻花菩薩。太子乃龜山羅漢尊者。蔡京乃北都六洞魔王大頭鬼。童貫是飛天大鬼母。林先生是神霄教主兼雷霆大判官。徐知常是東海巨蟾精。帝又問國祚如何。默默不答。漸隱身而去。靈素嘗侍宴太清樓下。見元祐黨碑。即稽首。上怪問之。對曰。碑上皆天上星宿。臣敢不稽首。因為詩曰。蘇黃不作文章伯。童蔡翻為社稷臣。三十年來無定論。不知奸黨是何人。帝他日又謂靈素曰。安得見真武聖像。靈素曰。容臣同虛靜天師奏請焚符畢。黑雲蔽日。大雷霹靂。火光中現出龜蛇。須臾降一巨足。塞於殿前。帝拜云。願聖祖見身。俾得瞻仰。遂現身。長丈餘。端嚴妙相。皂袍金甲。玉帶腕劍。披髮跣足。頂有圓光。立一時久。帝自為寫真。與昔太宗皇帝時寫者無異。帝愈敬之。又請見王母。靈素但燒一小符。王母即領諸王女乘雲而降。帝捻香再拜。王母曰。東華帝君久不見矣。帝請訓教。王母乃授以神丹補益之法。臨去曰。察姦臣。遷都長安。法太祖太宗行事。不然後悔無及矣。靈素居一室。外常封鎖。雖駕到亦不引入。蔡京譖于帝曰。室中有黃羅帳。銷金龍牀。椅卓皆朱。故不欲帝見耳。願陛下親往觀之。帝即幸神霄宮。與京徑入其室。但見粉壁明窗。椅卓二隻。他無一物。京惶恐請罪。靈素請問帝語其故。靈素笑指壁上見一金樓玉殿。龍床黃羅帳。如錢大。帝亦笑曰。先生游戲自佳也。後太子奏林靈素俱妖術。陛下如不信。乞宣諸法師破其邪法。正罪誅之。時有十二人。俱善法術。帝命十二人會於凝神殿鬭法。宣太子諸王暨群臣觀之。靈素噀水一口。化成五色雲。雲中有金龍獅子仙鶴。鳴躍殿前。十二人奏曰。皆紙獅龍鶴耳。臣等誦大神咒。當令返形。衆念咒。龍鶴愈加多。帝曰。負矣。更有何術。十二人奏能咒水使沸。靈素取氣

一口吹盂中水即成冰靈素乃云乞聚炭為火洞臣先入令十二人隨之靈素入火洞火不着衣諸人伏地哀告乞赦帝怒發開封府刺面配遣靈素見朝政日非密上疏云蔡京鬼之首任之以重權童貫國之賊付之以兵柄彗星示變陛下不能修德以禳之太乙離宮陛下不能遷善以避之若云數不可逃然古昔却有過期之曆臣今暫辭龍顏願陛下自愛帝降詔不允靈素呼諸弟子將前後給賜之物約可三百擔編號封鎖室中竟私出國門而去帝乃賜觀温州一日謂弟子張如晦曰塵世不可久戀况大禍將及吾將去矣他日神霄再會言訖端坐而化先自指墳於郭外遺命曰可於正穴中更深五尺見龜蛇即下棺見五色氣出不可盖土宜急走百步弟子依其言下棺後忽山崩石裂不知所在太子即位遣人伐靈素塚三日不知去處見亂石縱横黑風雷雨火光繞地對面不能相覩使臣還奏淵聖始悔異之勅封通真達靈真人立祠天慶觀至今存焉趙冑嘗作記曰先生旨趣淵深非博學士夫莫能曉識僕未仕時先生曾許僕當中興作相若遇春頭木會之賊可以致仕不然則相遇於潮陽古驛中初不以為然後作相時因奏事果遭秦檜之害被罪海島道經潮陽驛中方抵驛庭見一少年繡衣朱鞋徑入驛中視之即先生也笑問曰前言繆乎始知先生是真仙也

李皐涕宋紹聖初劉延仲寓秀州嘗有道人過門或從求藥則以皐涕和垢膩為丸與之病立效因目為李皐涕延仲延之坐曰今日適無酒為禮道人笑曰床頭珍珠泉一尊何不出以待客劉大慚呼童取尊道人曰不必取但將空尊來尊至索紙覆之少焉香溢於外成美酒矣坐者皆醉明日劉有他客出所謂珍珠泉者而尊中無涓滴矣一日詣劉别云後二十年某月某日當於真州相見至期劉卒於真州

吹角老兵高州人忘其姓名宋紹聖初一日題詩樵樓上曰畫角吹來歲月深譙樓無古亦無今不如歸我龍山去松竹青青何處尋遂遁形莫知所終

張俞字叔木明縣人為道士自稱白雲片鶴宋紹聖初游汴見趙冑大呼曰中興名相人驚異之他日又遇冑曰吉陽相逢後冑紹興五年為相晚竄吉陽忽與白雲相遇白雲曰憶疇昔之言乎公將歸矣未幾冑果卒

莎衣道人淮陽軍朐山人姓何祖執禮仕至朝議大夫道人避亂渡江嘗舉進士不第紹聖末來平江身衣白襴久之衣敝緝之以莎嘗臨池照影朗然大悟人問休咎罔不奇中會有瘵者求治捋一草與之即愈求而不得者病遂不起孝宗遣召不至賜號通神先生賜衣數襲皆不受後莫知所之

王文卿。撫州臨川人。解呼雷致雨。役使鬼神之術。宋政和初。召見。時將有事明堂。雨不止。上命禱晴。天即開霽。禮成復雨。賜號冲虛通妙先生。凝神殿侍宸。時揚州大旱詔求雨。侍宸為伏劍噀水曰。借黃河水三尺。後數日。楊州奏得雨水。皆黃濁。後歸紹興。一日謂其徒曰。西北有黑雲起。當速報我。移時果然。即入室解化。乾道初。人有見之於成都者。

陶道人。黎州卒也。宋政和間。入獅子山採薪。遇異人得道。與王畫龍同時。王每畫龍。必有所缺。不然則隨雷雨變化。陶每見王。輒以杖擊之。曰。此龍妖也。後俱不知所往。王畫龍附

李思廣。吉水人。自幼志操特異。放情山水間。得錢即易酒或獨飲于市。年七十餘。容貌愈少。宋政和四年。游螺川常住習溪橋酒家。酒嫗以其異。來則飲之。不問其值。一日謝別老嫗。晨起視。已死矣。報所親殯葬之。月餘有客見思廣于千里之外。衣冠如故。乃開棺不見其尸。

羅晏。閬州人。兒時牧山下。見二道人奕。晏釋牧觀之。道人出囊中餅與食。食已歸家。覺腹中如燎。因發狂累日。自是惟飲水。稍稍預言禍福。無不神驗。宋宣和中。賜靜慈妙應處士。張浚延至軍中。晏曰。相公勿恐。明日虜退。果然。加號太和冲夷先生。年一百七八十。始逝。

張虛白。鄧州南陽人。通太乙六壬術。留心丹竈。遇真人得秘訣。宋徽宗聞其名。召管太乙宮。恩賚無虛日。官大虛大夫金門羽客。出入禁中。終日論道。無一言及時政。曰朝廷事有宰相。非予所知也。金人尤重之。呼為神仙。一日曰。某年月日。吾當化去。至期果然。

魏二翁。濮州雷澤人。遇異人得道。手持蒲箑。時時語人禍福。里閈重之。每製纊奉以禦寒。偷兒夜至。欲竊之。二翁輒呼其名曰。爾欲我纊乎。盜驚謝而去。宋徽宗聞其名。遣使召之。至其廬。但聞鼻息齁鼾如雷。不見形影。惟得頌一章。以歸宣和初。尸解仙去。

羅昇。宋宜春人。少貧。以屠狗為業。晚乃貨藥市中。遇異人。授以方術。年幾百。忽一日辭親故。奄然而逝。時政和二年也。後有客見其在海陽市貨藥。有書寄鄉人。驗其日。廼其解去之明日也。

劉益。藍田人。隱直庵廬六十年。肌膚如玉。雨泥徒步。騎不能及。徽宗雖禮之甚厚。然非所樂也。力求還山。宣和末常曰。山川草木。何腥羶之甚耶。遂尸解去。已而戎難果作矣。

武元照。紹興蕭山人。方在女孩。母或茹葷。輒終日不乳。及菜食乃乳。母異之。後長議適人。女不樂。忽夢神人告曰。汝本玉女。坐累暫謫塵世。今可絕食。及覺。欲不食。母強食之。又夢神怒曰。違吾戒也。乃剖腹滌之。因授靈寶法自是能以符水療人疾。一日詣數十家。聚話諸人。往其

家訪之云已死矣詣數十家之日即尸解之日

孫賣魚不知其名嘗賣魚楚州市暑中遇一道士謂曰汝魚餒矣能飲我可使魚活遂飲以斗酒因與談論而去魚果活自是言人禍福輒應宋宣和中召至京師賜號壥隱處士復還楚州靖康初忽於亳州太清宮號跳大哭人莫之諭有記其時日者乃汴京陷之日也

梅志仙檀州人戒行嚴峻修道黑山二十餘年遂能出神分身遠遊郡國人莫能測有無根柏一株使其徒栽之立見茂盛卧於石嵓浹辰不食虎馴遠其側年九十餘尸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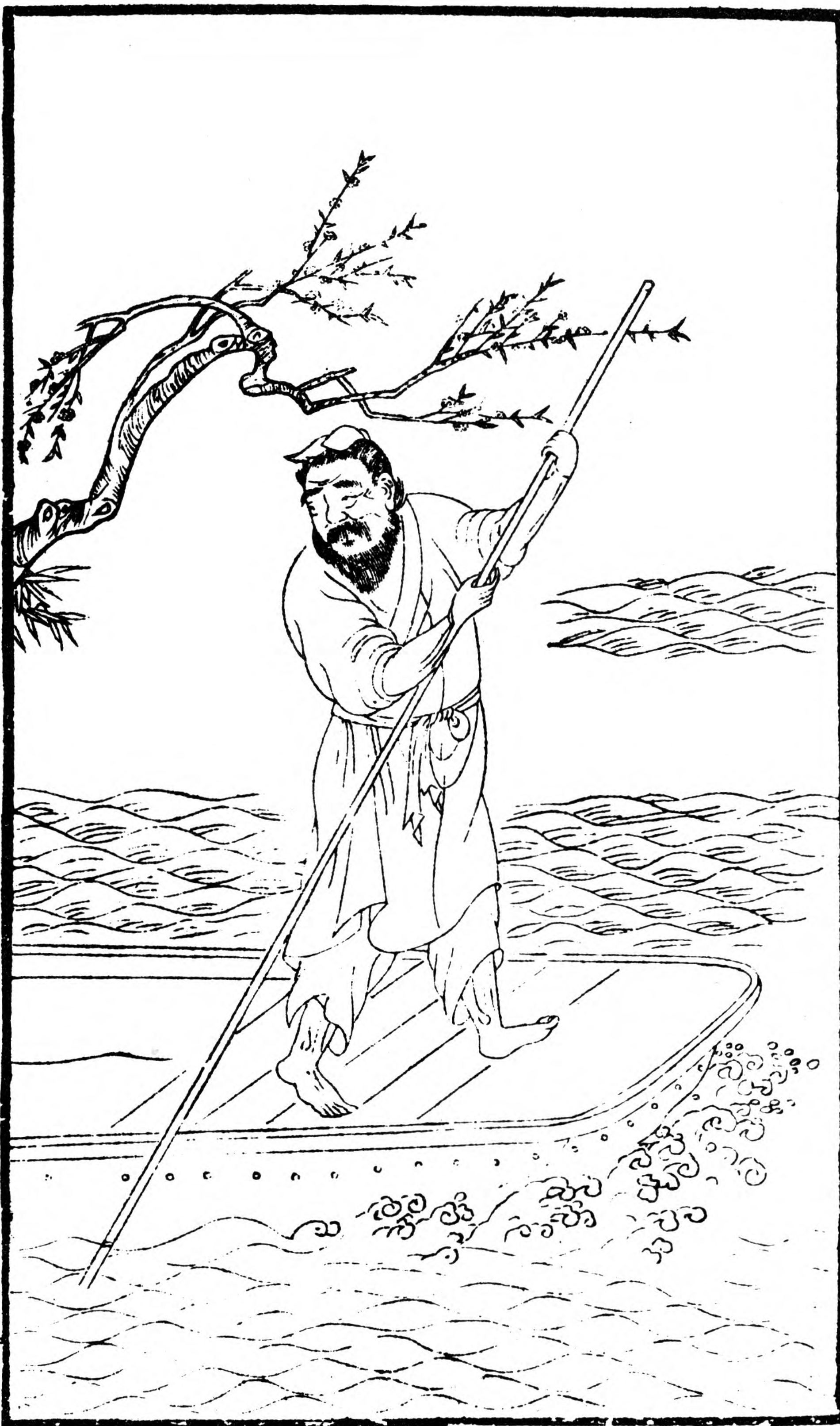
范子珉處州道士嗜酒落魄談人意外事多奇中善畫牛忽訪郡守錢竽曰負公畫田軸故來相償畫成儼然就逝将飲得片紙於席間書曰庚申日天帝召范子珉即其解日也

有象列仙全傳卷之七終



裴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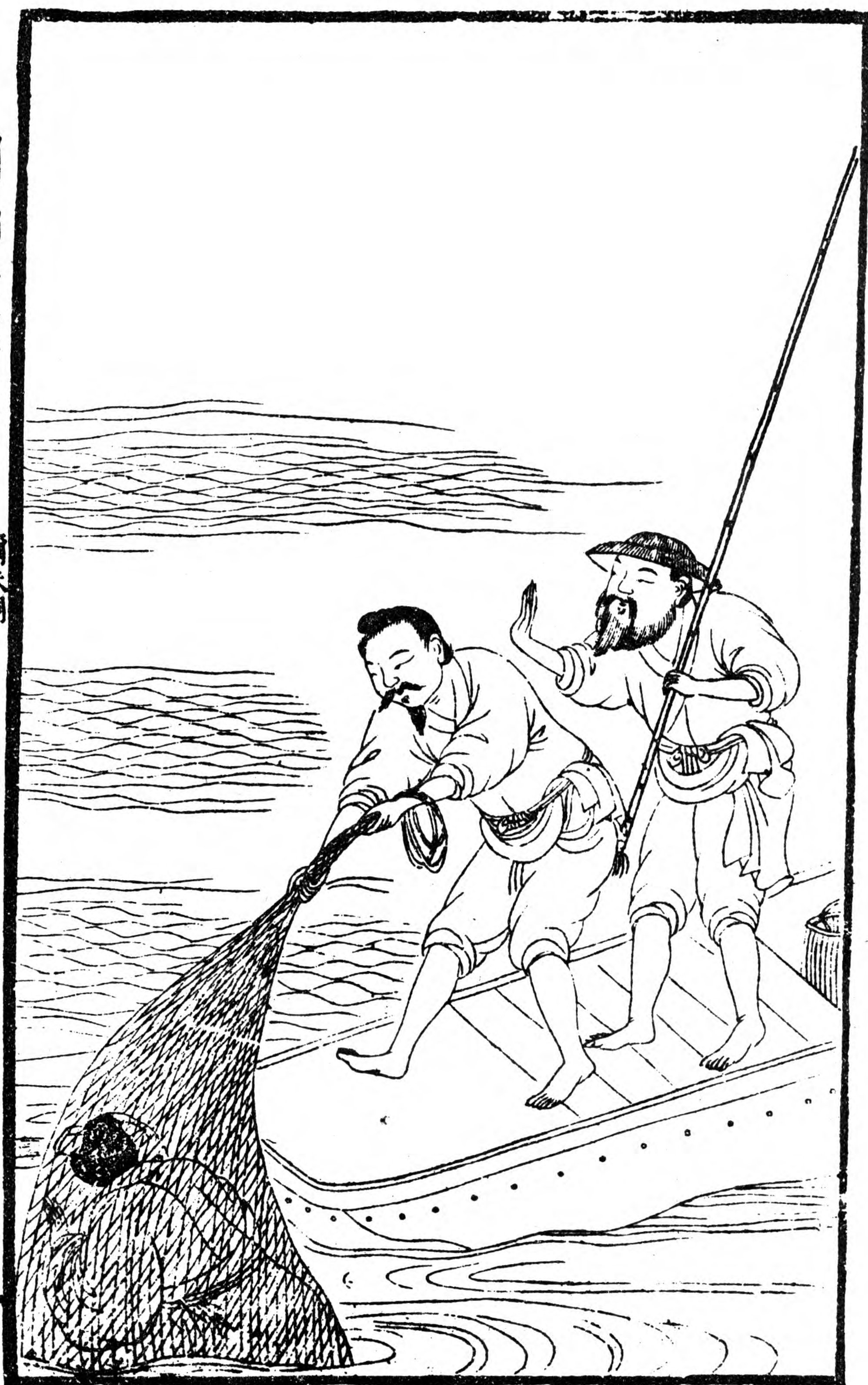


鄭全福


侯道華


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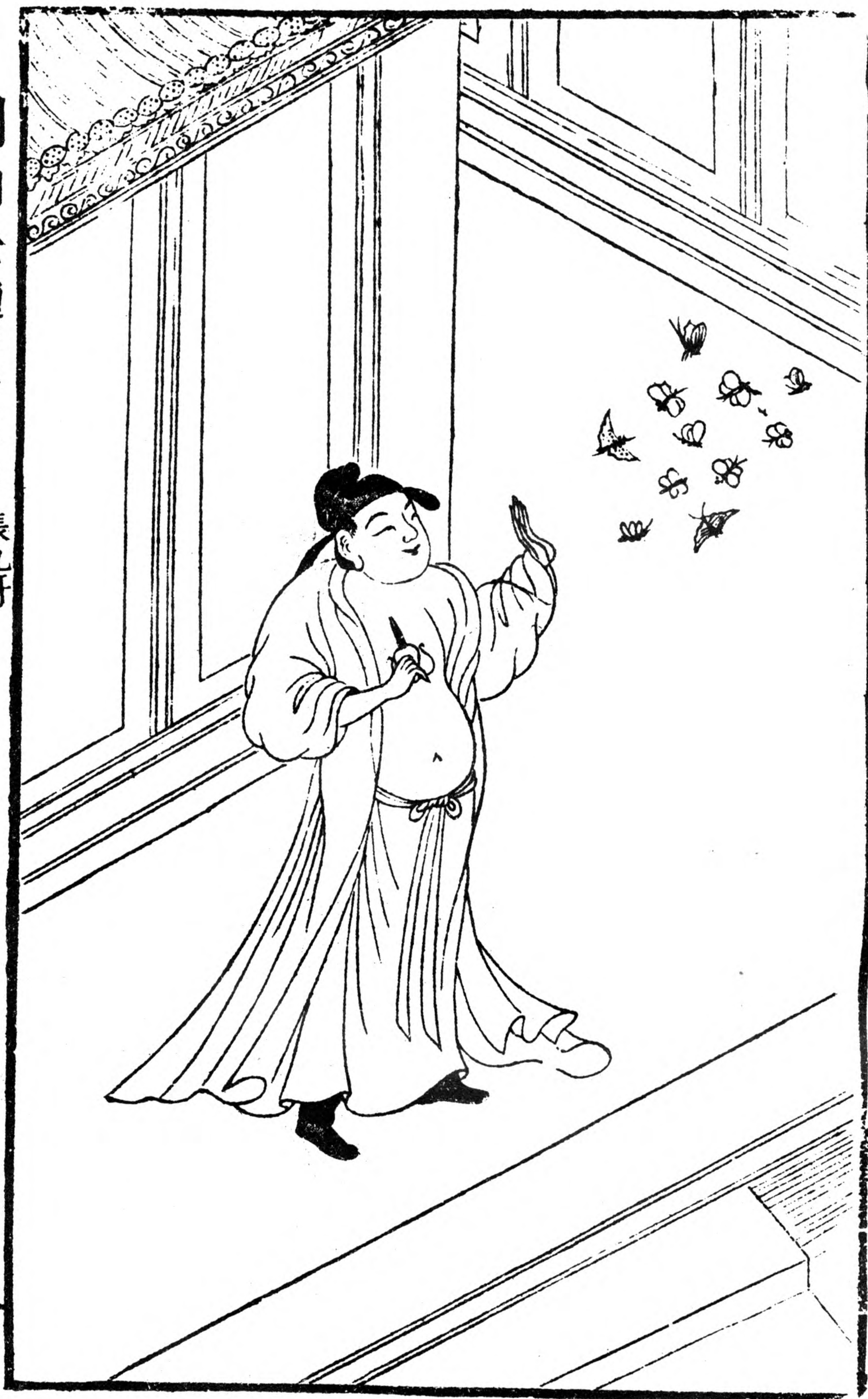

汪台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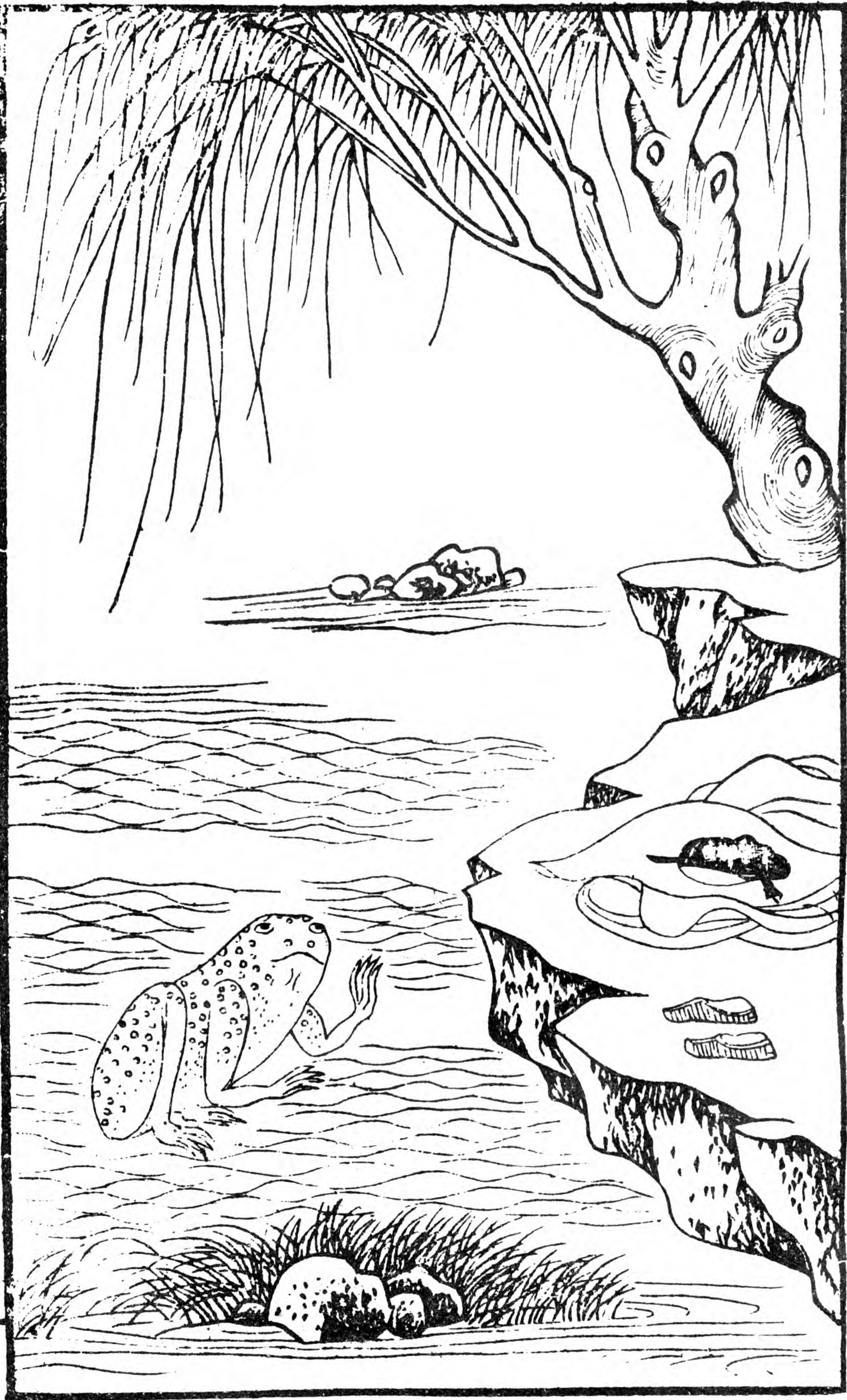








曹國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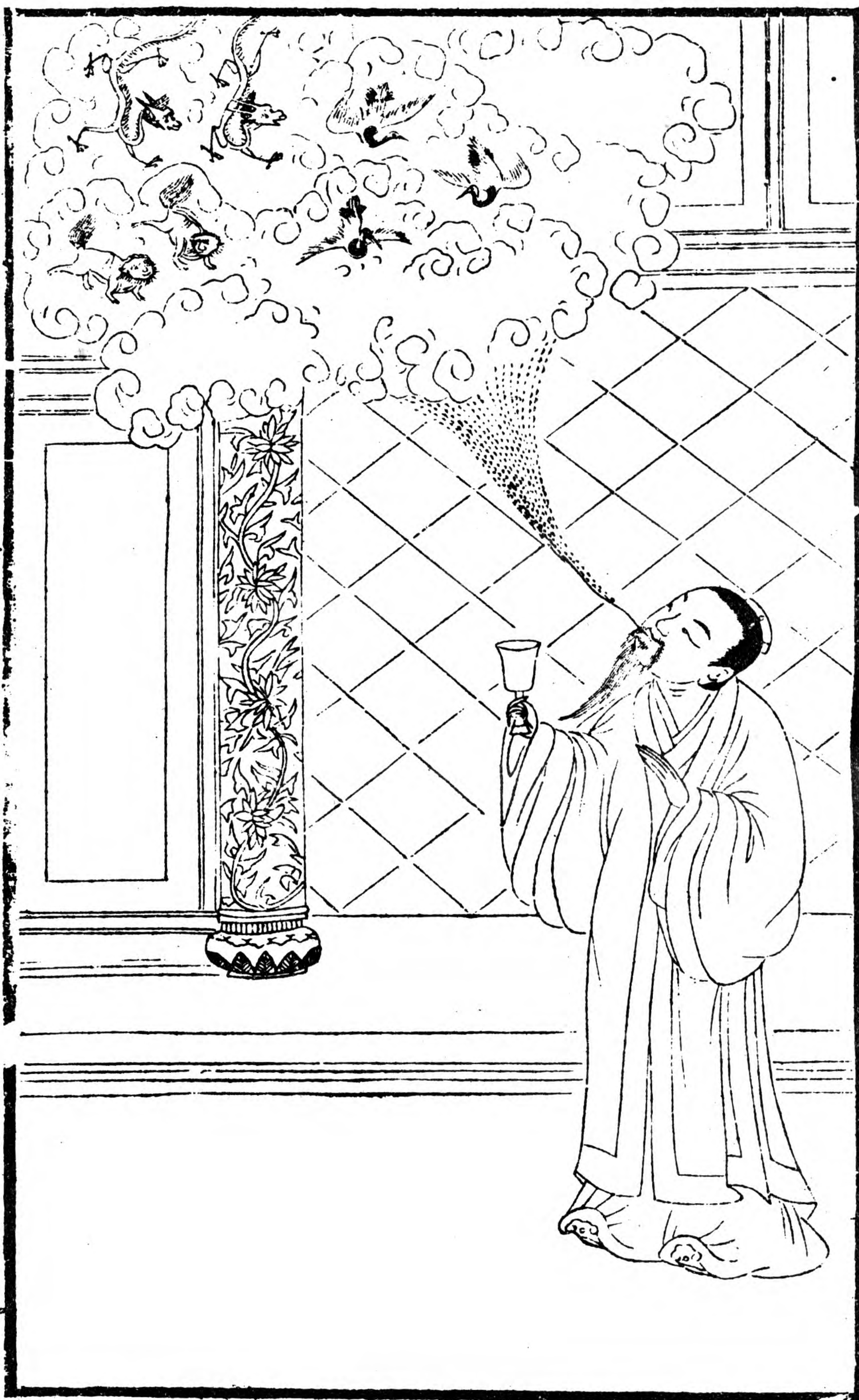








朱有




李鼻涕


莎衣道人



有象列仙全傳卷之八

吳郡　王世貞編次
新都　汪雲鵬校梓

武志士不知何處人修煉於來賓之武禪山每出赴齋供即架青布幕為橋去五七里或至市廛人見而奇之數年道成宋建炎初白日上昇

薩守堅蜀西河人少有利物心嘗學醫誤用藥殺人遂棄醫聞江南三十代天師虛靜先生及林王二侍宸道法步往師之至陝行囊已盡見三道人來問堅何所往堅告以故道人曰天師羽化矣薩方悵恨一道人云今天師道法亦高吾與之有舊當為作字可往訪之遂授以咒棗之術曰咒一棗可取七文一日但咒十棗得七十文則有一日資矣一道人云吾亦有一法相授與之棕扇一把曰有病者扇之即愈一道人云吾亦有一法相授乃雷法也及達信州見天師投書聞舉家慟哭云虛靜天師手筆吾與林侍宸王侍宸遇薩其各以一法授之矣可授以未盡之文薩由是道法大顯嘗經潭州居人聞神言曰提刑來日至次日伺之但見真人攜麄笠至身懸提點刑獄之牌焉繼至湘陰寓城隍廟數日太守夢城隍告之曰薩先生寓此令我起處不安幸為我善遣之太守至廟逐薩使去薩恨之行數十里遇人舁豕往廟酬愿薩以少許香附之曰酬愿畢願為置爐中焚之其人如約忽迅雷火焚其廟越三年薩至渡無操舟者舉篙自刺置三文錢於舟中以償舟金因掬水浣手見一神鉄冠紅袍手執玉斧立於水中薩呵之曰汝何物速見形荅曰我王善即湘陰城隍也向君無故焚我廟我無依因訴之上帝帝賜玉斧令我相隨遇真官有犯天律便宜行事今隨真官已三年並無犯律事且置錢舟中以此微暗且不欺無可報君之時矣今願為部將奉行法旨薩曰更隨三年亦只如是乃詞奏玉帝擢為部將每有行持報應若響後遊閩中一日諸將現形環侍云天詔召君天樞領位真人起身立化

馮觀國邵武人游方之外遇異人得內丹法自称無町畦道人寓宜春言人吉凶盡應或有誚其醉狂者觀國以詩謝曰踏遍紅塵四百州幾多風月是良儔朝來應笑酡顏叟道不相侔風馬牛紹興中端坐而逝郡守李觀民塑仙像于治平觀

王嚞號重陽子咸陽人母感異夢而娠二十有四月始生身脩長貌雄偉弱冠業進士善屬文才思敏捷偽齊劉豫改元阜昌初大飢人相食嚞家富厚為鄉里刼取家財一空有司率兵捕得嚞曰吾不忍寘之死地有司賢之一日遇呂純陽於醴泉授以修仙口訣并秘語五篇且曰速去東海投譚捉馬已而亡失所在嚞乃捐妻子送次女於姻家竟委家去嚞性不檢束人呼為王害風

常攜鐵罐乞食經行藍田登州崑崙之間其隨行馬鈺譚玉劉處玄丘處機皆其傳道弟子也一日作詩別衆親友奄然而逝年五十八歲馬鈺嗣其教與譚劉丘繼為宗盟元至元六年贈為重陽全真開元眞君有前後韜光集行于世

宋耕號雪溪先生世家雙流遷崇慶宋紹興中為閬中令得道仙去後其孫德之聞其在四明親往訪焉至雪竇山有蜀僧言聞諸耆老云山後有爛平山有二居士焉其一宋宣教也德之躋攀至爛平果見有丹灶而仙踪不可復尋矣乃置祠其上而歸

孔元不知何許人嘗服松脂松實茯苓容更少壯年已一百七十餘歲酒筵間或請元作酒令元乃以杖柱地倒頭向下持酒倒飲人不能為之也常于水邊鑿地作一方丈住其中絕不飲食月餘復出後入華嶽得道不返

石坦渤海人遍游趙魏諸名山遇異人得道能分身同時詣十餘家各家皆云坦於其時到所言各異後不知所之

馬鈺寧海人孫仙姑其妻也初名從義字宜甫後改名鈺號丹陽子母初孕時夢麻姑賜丹一粒吞之覺而分瑞時金太宗天會五年也兒時常誦乘雲駕鶴之詩李無夢見而奇之曰額有三山手垂過膝眞大仙之材孫君以女妻之生三子嘗題詩云抱元守一是工夫懶漢如今一也無終日啣杯暢神思醉中却有那人扶衆皆不曉其意一日王重陽祖師自終南來訪之云宿有仙契旣食瓜從蔕食起鈺問其故曰甘向苦中來又問從何方來曰不遠千里特來扶醉人鈺默念與前所作詩合異之遂師事焉始鈺夢一鶴從地湧出至是起菴南園供事重陽名其菴曰全真重陽欲挽西遊鈺未能輒棄家業重陽多方點化乃命鎖其菴日饋一食時風雪四入然重陽神形沖暢如在春風中且日與鈺夫妻梨芋與栗鈺念始决遂以貲產付三子從居崑崙之煙霞洞孫仙姑在家結菴各行其所傳修煉二十餘年一日鈺謂門人曰今日當有非常之喜輒歌舞自娛俄聞空中樂聲仰見仙姑乘雲而過仙童玉女旌節儀仗擁導前後俯而告宜甫曰先歸蓬島待君也於是夜坐談將二鼓風雨大雷震動遂東首枕肱而逝是夜鈺扣酒監郭復中門索筆書頌云長年六十一在世無人識烈雷吼一聲浩浩隨風逝又書劉錫屋壁一頌少頃人云師已逝矣方悟所見者皆其陽神也後進士徐紹祖等見重陽雲冠絳服丹陽三髻素衣現於雲際移時方去

孫仙姑名不二號淸靜散人馬宜甫妻也俱寧海人母夢鶴入懷覺而有孕姑生而聰慧好濟人重陽祖師自終南來化宜甫洎仙姑入道夫婦雖敬奉若神未能輒弃家從之一日仙姑見重陽大醉徑卧於仙姑寢室姑怒

鎖門，使僕人呼宜甫歸而告之。宜甫曰：師與我談道未離几席，寧有此事。及開鎖，其室已空，復窺所鎖之菴，祖師睡正濃也。姑愈敬信，乃始作菴修煉，時年五十矣。後復從鳳仙姑遊，至洛陽，六年道成。一日忽謂弟子曰：師真有命，當赴瑶池。遂沐浴更衣，書頌云：三千功滿超三界，跳出陰陽包裹外，隱顯縱横得自由，醉魂不復歸寧海。書畢，跏趺而化，香風散漫，瑞氣氤氲，竟日不散。

上官道人，劍浦人，辟穀煉氣，一日作辭世偈云：處世紅塵五十八，混沌獨存今始沒。時人若問吾歸處，掃盡雲霞一輪月。後戍兵于廣西，有復見之者。

呂道章，垣曲人，金大定間為縣吏，夜夢神人教以修道，宿即避役，居洪慶觀，道成，治人疾疫，皆驗。比修觀宇，買本管州山放栰，遠近不一，每木上皆有道童身董之，工訖乃解衲置黃河水面，道童坐其上，順風而去。

譚處端，字通正，初名玉，號長真子，寧海人，生而骨相不凡。六歲墮井，則安坐水上。又所居失火，棟折於榻前，處端方熟寢，呼而起之，神情自若。十歲詠木架葡萄，有云：一朝行上青龍架，見者人人仰面看。居家以孝義稱，博學，尤工草隸。因醉卧雪中，感風痺疾，乃晴誦北斗經以求濟。忽夢大席橫空，欲取之，見諸星坐其上，處端拜禱之，怳然而覺，自是歸道之心遂決。金世宗大定七年，聞王重陽祖師在馬丹陽家，徃師之，重陽留同宿菴中，時大寒，重陽展足令抱之，少頃汗出，如置身甑中。明日以洗手餘水令滌其面，宿疾頓愈。後隨重陽之崑崙。一日寓新鄉府君廟，尋復徃衛州新鄉廟，廟官温六忽夜見菴中燈火熒然，竊視之，見處端向火獨坐，温拜於前，處端微答，不言而出。温待師久不至，乃迹之，不知所在，急呼道衆白其事，衆令朱四者詣衛質之，主人曰：先生自來衛，未嘗少出。朱回告其衆，始知處端陽神也。後乞食磁州，一狂徒遽以拳擊其口，血流齒折，而容色不變，但云謝他慈悲教誨。時重陽在關中，聞而讚之曰：一拳消盡平生業。云過高唐縣，書龜蛇二字，贈茶肆人吴六，吴懸之於肆，時隣舍失火，多所延及，而吴肆獨存。人以二字比呂純陽辟火符。東遊至陽武，夜見北斗交換星如車輪，語石孔目，今年此地當有大水災，是年果河决。後寓華陰，夢遇重陽，丹陽報以飛仙之期，乃作長短句一首，書畢，曲肱而逝，有水雲前後集行世。

劉處玄，字通妙，號長生子，母夢白衣翁指取玉樹金芽葉，忽墮于手，視之乃金蟬，飛入口中，處玄乃生。是夜紫氣二道從大基山橫貫其家。處玄弱冠，即不欲娶。一日於隣居壁間得二頌，其墨尚濡，末句云：武官養性真仙地，須作長生不死人。是年重陽與其徒丹陽長真自東而來，玄與母恭謁重陽，問之曰：汝解壁間語否？因令從遊梁，註道德、黄庭、清靜等經，有駙馬都尉出鎮萊州，見其

歸向者甚衆而不見有異于人乃捕處玄于獄俄市人見玄於城南押獄鄭姓者亦見之意為逃出急往視獄中處玄方熟睡乃驚駭具白駙馬亟令出之泰和二年主濱州醮正月中旬小雪初霽古城濠氷上現瓊葩玉樹千數若珊瑚之狀尤多桃杏花衆皆以為通明所感也次月羽化春秋五十有六有太虛安閑仙集至真語錄等集行世

徐鸞海鹽人少有道術貫妆捕邪精錢塘有杜氏女被邪鸞為作符召之見白衣人入門鸞一叱即成白龜後登石崎山不返兄弟往尋之見鸞在山上倚樹不動抱下惟空殼耳

丘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登州人幼穎悟夙有道緣年甫十九遯居崑崙山後聞王重陽住寧海全真菴即往師焉相隨遊梁未幾重陽羽化與馬丹陽譚長真劉長生四人護喪葬之終南廬墓三年餘金世宗召見待之甚優辭還終南賜錢十萬不受元太祖遣侍臣劉仲祿萬里迎之設二帳於御幄之東以居訪以至道對曰人生四十以上血氣漸衰宜修德保身以介眉壽又論以服藥節欲之理藥為草精為髓去髓添草譬如囊中貯金以金易鐵久之金盡囊之所存者全鐵耳夫何益哉服藥者何以異此又言兵火相繼流散未集宜量免稅賦以蘇黔黎亦祈福之一端耳又言為治在敬天勤民長生在清心寡欲太祖悅命左右書於策嘗禱雨及退熒惑皆驗大寵眷之後辭歸乃賜以虎符凡道家事一委處機處置一日持梨花贈張公去華公養之瓶中至秋結實二十四枚延祥觀枯槐一株處機以杖遶而擊之云此槐生矣及今榮茂他槐莫及至元六年六月東湖水涸北口山摧處機曰其為我乎九日登寳玄堂留頌書畢而逝春秋八十有磻溪鳴道集行世

唐廣真嚴州人既嫁得血疾夢道人與藥服而愈自是與夫相離從師修道得謁何仙姑宋淳熙中在郭家食飯若有人喚者出門逢三仙人引至海邊跨大蝦蟇渡海因隨游名山仙人問曰汝欲超凡入聖耶留形住世耶棄骨成仙耶對曰有母在願奉終養曰如是且留形住世遂與丹一粒吞之自是不米食後召入德壽宮封寂靜凝神真人

陳楠字南木號翠虛博羅人以盤櫳箍桶為生後得太乙刀圭金丹法於毘陵禪師得景霄大雷琅書於黎姥山神人能以符水捻土愈病時人呼之為陳泥丸時披髮日行四五百里鶉衣百結塵垢滿身善食犬肉終日爛醉嘗之蒼梧遇郡禱旱翠虛執鉄鞭下潭驅龍須臾雷雨交作過三山大義渡洪流舟不敢行翠虛浮笠而濟行欽管道中遇群盗拉殺之瘞三日盗散復甦遊長沙衡帥節執拘送邕州獄數夕又囬長沙矣中夜坐或含

水銀越宿成白金常自言閱世四十五然人傳有四世
見之者以丹法授白玉蟾寧宗嘉定間於漳入水而解
去當日有葛縣尉在潭州寧鄉見之翠虛與尉父相餞
因寄書潮州達其父計之即水解日也復與其父相見
有翠虛妙悟全集行于世

昝亘陳留人師丹陽馬鈺長春丘處機自號寧真子人稱
昝仙翁游歷濟南抵鄭之釣臺金泰和間大雪丈餘亘
不出已十餘日人以為死矣除雪視之端坐儼然殊無
寒餒色貞祐間大兵破關臨軍民震恐亘曰無妨已而
果然哀宗奔蔡問曰天下城池攻陷殆盡此城獨堅何
也僉以昝仙翁對亘遂澹然羽化未及葬翌日城陷矣

葛長庚宋瓊州人母以白玉蟾名之應夢也年十二應童
子科後隱居于武夷山號海瓊子事陳翠虛九年始得
其道蓬頭跣足一衲弊甚喜飲酒未見其醉博洽儒書
出言成章文不加點大字草書若龍蛇飛動兼善篆隸
尤妙梅竹嘗自讚云千古蓬頭跣足一生服氣飡霞笑
指武夷山下白雲深處吾家雷印常佩肘間祈禳則有
異應時言休咎驚省聾俗嘗在京都遊西湖至暮墮水
舟人驚尋不見達旦則玉蟾在水上猶醺然也一日有
持刀追脅者玉蟾叱之其人刀自墮而走玉蟾招之曰
汝來勿驚以刀還之時稱玉蟾入水不濡逢兵不害宋
嘉定中詔徵赴闕對御稱旨命館太一宮一日不知所
往後每往來名山神異莫測詔封紫清明道真人所著
有上清武夷二集行于世

彭耜字季益三山人早有文聲事白玉蟾得太一刀圭火
符之傳九鼎金鉛砂汞之書紫霄嘯命風霆之文隱居
鶴林以符治疾與世絕交遊其內子潘蘂珠厭志惟一
後尸解福州為鶴林真人

朱橘號翠陽淮西人母夢吞一星光大如斗有娠懷十五
月母常憂焉一日遇道人於門手持一橘曰食此子生
矣母喜而食之請問姓氏道人曰鞠君子吾姓氏也言
訖不見移時橘生父因命名橘焉兩領鄉薦不遂因臨
池顧影倏然警悟遂厭名利慕修煉一日復遇道人手
握一橘狀若風狂行歌曰橘橘橘無人識惟有姓朱人
方知道端的衆皆莫曉其意獨橘有所感尾至郊外拜
而問曰真人非鞠君子乎道人曰予何人斯橘以姓名
告道人曰子今何所欲或富或貴惟汝擇之橘曰人生
富貴如海上漚空中雲何足慕惟神仙不死之旨所願
聞也道人因點化之且戒令往皖公山築室依法修煉
橘拜謝訖道人乘雲冉冉而去道人即鞠君子號九霞
陳翠虛之弟子也橘遵教入皖公山後有人見一小兒
潔白如玉洗手菴前池上行如流星隨其所之入菴不
見惟橘端坐人皆謂小兒是橘之分身也一日謂鄉人
陳六曰吾今當立化於縣衙前頓將净土護之陳從其

言化後用泥塑之博羅吏醉怒曰此假化也乃執発瓶之但堆泥墮地而已衆方知橘示化而尸解云宋理宗淳佑二年也

韓君子附

郝大通字太古號恬然子寧海人少孤事母甚孝嘗夢神人示以周易秘義由是動曉陰陽律曆卜筮之術重陽至寧海因點化入道後至岐山復遇神人授以易義凡言休咎無有不驗嘗坐趙州橋下而不語時為小兒輩戲累磚石為塔於頂囑以勿壞頭竟不側河水泛濫畧不為動而亦不傷如是者六年寶慶元年仙蛻于寧海先天觀年七十有三前此三年已預修葬事

賣薑翁未詳姓字在衡州市荷擔賣薑三十餘年顏貌不改偶遇一道人於茶肆謂曰吾有黃白之術徧求有常德者授之翁不應但就擔頭取薑一塊納口中吐出即成黃金道士遂相頑而咲自是皆不復見

李志方初名益安陽人金宣宗時為戶部令史後棄官隱隆慮山修煉謁丘處機錫號重玄子嘗主天慶宮有萬鶴遶壇之異生平不作詩惟羽化時留頌曰四大旣還本一靈方到家白雲歸洞府明月落棲霞投筆而逝

王處一寧海東牟人號玉陽母周氏孕時夜夢紅霞繞身驚寤而生兒時游戲山中遇一老人坐大石上謂之曰子異日揚名帝闕為道教宗主大定八年遇重陽祖師於全真菴請為弟子後從重陽至烟霞授以正法其母亦拜重陽願俱學道號玄靜散人處一獨在鐵查山重陽與丹陽輩行龍泉道中時日方熾重陽執傘忽騰空而去自辰至晡其傘墮於處一之菴前傘上有祖師手字龍泉距查山幾二百里處一隱於雲光洞常臨危崖翹足駐立不移者數日人以鐵脚仙人目之二十七年世宗徵赴闕凡所應對無不時中章宗二年復徵見於便殿問曰凡有所問而輒知之何也對曰鏡明猶能鑒物況天地之鑒無幽不燭何物可逃所謂天地之鑒即自己靈明之妙也章宗嘆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先生之謂也明年元妃施道經一藏驛送詔旨王虛靚觀之

水洞前有大石斜出數丈俯其下過者懼怯衆欲鑿去攻之數日僅去百分之一處一笑曰汝等安能辦此遂躬詣其傍運鎚三擊聲若雷霆響震巖谷其石即墜見者悚然明年四月忽語門人曰群仙已我約矣乃沐浴冠帶焚香朝禮十方而逝有雲光集行世

李靈陽京兆人為人沉嘿寡言博學好仙遇至人授以抱一符火大丹之訣與王嚞重陽為友嘗謂重陽曰子化日道化九圍教行四海非吾輩可及一日丹陽郝丘劉譚來謁靈陽預留錢於終南食肆曰今日有仙客丘劉譚馬者至則欵之四師至食肆道姓以邀之丹陽笑曰子何知乎等姓氏曰李仙君預教故知之四子食畢往

謂靈陽。以其為重陽侶。咸以師叔稱之。

顏筆仙。高郵人。少落魄。宋寶慶初。鬻筆遇仙。日售筆十矢。則止。會轉運使過見之。問曰。能飲不。曰。能飲一斗。飲畢。長揖而去。遺所攜筆於舟中。運使令左右取還之。衆盡力莫能舉。凡得其筆者。剖管中。必有詩偈。紀其破毀年月及人姓氏禍福。無不奇中。故號筆仙。年九十七。一日積葦庭中。坐其上。自舉火。人見烈焰中仙乘火雲而去。

郭志空。金章丘人。遇異人傳以秘法。遂坐而不臥。善運氣。或變為靈風而通透關節。或變為玉液而灌溉骨髓。神幻變化。非止一端。

宋有道。字德芳。號黃房公。沔陽府人。無雲則能以符而行雲。有雲則能披雲而見手。故時號披雲真人。一日遇丹陽。授以金丹火候秘訣。行之兩年。能二其身。弗死。因遊東海。適元太祖召丘長春及諸真十八人。為之輔行。公為首焉。後以至道授李太虛。寓燕之長春觀坐逝。

李雙玉。名玨。崇慶州人。既得黃房公金丹之道。改名棲真。號太虛。即往武夷潛修。半載餘。道將成。乃回。道經龍虎山。先夕雩壇有夢真人至者。時久旱。祈禱弗應。次日真人果至。衆皆弗知。惟夢者曰。是此人也。衆請祈雨。應時霑沛。至真州玉虛庵結寮而坐。後出寰。以道授張紫瓊。囑曰。金丹宜潛修。大道當人授。後入青城山。莫知所終。

虛六。上林人。生不食肉。一日往樵大山。見二白衣對奕。六從旁觀之。一白衣曰。汝且去。十日可再來。忽不見。六還家。如約而往。不見白衣人。遂覔至大山之巔。有平石方丈。六乃坐其上。即化。鄉人以為仙去。建祠祀焉。

李賤子。宋融州人。初傭于柳城龍氏家。為其耕牧。性喜眠。龍氏常責之。賤子乃結草為人。驅使代耕。凡賤子驅邪魅。不假符咒。嘉禧中仙去。

張留孫。貴溪人。少時入龍虎山為道士。有相者謂曰。神仙宰相也。元世祖時。從天師張宗演入朝。世祖與語稱旨。遂留闕下。世祖嘗親祠幄殿。忽風雨暴至。留孫禱之即止。授為玄教宗師。居崇真宮。留孫嘗論治道貴清淨之旨。深契世祖意。加號大宗師。武宗時陞大真人。

吳全節。安仁人。年十三。學道于龍虎山。至元中。至京師從張留孫見世祖。後成宗召見。授玄教嗣師。贈封其祖父母。進玄教大宗師玄德真人。全節雅好結士大夫。推轂善類。振窮周乏。唯恐不盡其力。年八十二而逝。

黃公望。富陽人。聰敏絕倫。通百氏說。尤工畫山水。運思落筆。出人意表。元至元中。浙西廉訪使徐琰辟為書史。未幾。竟弃去。更名堅。號一峯。又自稱大痴道人。放浪江湖。八十餘。端坐而解。

張仙姑。南陽人。人有疾。姑輒瞑目潛為布氣攻之。俄病者腹熱如火。鳴響如雷。雖沉痼立愈。宋沒。不復見。

張模。字君範。德輿人。後聞道。改名道心。號紫瓊。初太虛偶

寓安仁熙春宮紫瓊求授金丹太虛弗與繼而適市因見施丐錢三十文乃曰可授已遂以金丹之道付之次年復會真州始全火候紫瓊後以至道授于趙緣督乃即隱去。

趙友欽字緣督饒郡人為趙宗子幼遭兵火早有山林之趣極聰敏天文經緯地理術數莫不精究及得紫瓊師授以金丹大道乃搜群書經傳作三教一家之文名曰仙佛同源又作金丹難問等書已巳之秋寓衡陽以金丹妙道授上陽子陳觀吾今衢州龍游縣治南二里鷄鳴塔下尚有趙緣督葬衣冠墓存焉

周史卿浦城人宋淳祐中遇異人得養生之要隱油果山二十年鍊丹垂成一夕風雷大作丹失去遂出神求之囑妻曰七日復來有一僧謂其妻曰學道者視形如糞土當焚之實釋其贅累也妻遂從之明日史卿來空中啞啞責其妻而去

張拱宋汴州人舉進士不第賣藥宜春門忽有道士抵其肆授棗七枚食之自是不食二年溲矢俱絕日行數百里後游名山不返。

洪志不知何許人高才博學學道廬山常乘青牛來往忽遇異人授以神方自是能明六甲役使鬼神變化不測常携一小籃籃中脯果取之無盡嘗宿旅舍時天寒人見其單服試暗窺之見其於小籃内取出錦衾繡褥畢蓋富麗殆異之後丹成仙去因名其常往來山谷為青牛谷焉。

李筊字定國濟南人一日往西湖淨慈寺過長橋忽于竹徑迷路見一道人林下斸笋筊揖問之道人曰何往曰往淨慈道人曰未須去且來同食燒笋食之甚美俄風雨瞬息失道人所在少頃雨霽出寺門外即覺身輕神逸行步如飛及歸舍不復飲食乃入蜀隱青城山其從兄李莫為梓州路提刑使人至蜀訪筊蜀守報書數年前已輕舉乘雲而去今惟繪像存耳

洞真子元涿州人姓丘壯年學道嘗游碭山縣創建聚仙宮北游京師賜號寶岩大師道侶號為洞真子寶祐中邀里中故舊會茶云有他適告别次旦人見其向西去弟子闢户視之已羽化矣。

岳真人涿州人其母夢老人皓首長身冠劍莊偉告之曰我今當寄毋家矣明日州人見有青氣西北起自天而下隨往視之止于岳家真人乃生自幼不嗜酒肉長即辭親學道師太玄真人卒得其秘元至正中封崇玄廣化真人丞相安童病真人視之即愈大德初升仙而去

景素陽襄陵道士師事梁古賓居阜山道院元末兵亂鄉人匿山中唯素陽與師不去兵至索財不得欲殺古賓素陽曰師老矣願以身代兵即以刀砍素陽刀忽斷為三兵皆驚異羅拜而去。

莫月鼎諱洞一字起炎湖州人生而秀朗肌膚如玉雪嫂目有光射人入青城山丈人觀見徐無極受五雷之法又聞南豐有鄒鐵壁者得王侍宸斬勘雷書秘重不傳乃委身僮隸事之會鄒病革將遣去月鼎拜且泣具以實告鄒稱嘆即以書相授於是月鼎自名雷師驅祓鬼魅動與天合時嬉笑怒罵皆若有神物從之者元世祖召見時天色爽霽帝曰可聞雷否月鼎曰可即取胡桃擲地雷應聲而發震撼殿廷元主為之改容復命請雨立至元主大悅賜以金繒月鼎碎截之以濟寒窶者性愛酒無日不醉醉輙白眼望天陰風條條起衣袖間嘗與客飲西湖舟中當赤日如火客請借片雲覆之月鼎笑拾果殼浮觴而頃之雲自湖濱起翳于日下蕃釐觀道士中秋方會飲觴既舉有雲蔽月久不解月鼎時寓觀中道士知其所為急請赴筵且謝過月鼎以手指之雲散如洗山民為鬼物所憑狂不可制月鼎以酒噀其面鬼即解去賣餅師積餅於筐時被精怪竊去月鼎召雷轟雲中斬猢猻首于市一人娶婦半路為白猿精所攝至門但空車焉月鼎禹步如有指麾狀狂風忽作飄婦還舍婦云適在北高峯何以忽然至此七十三歲一日屬其徒王繼華曰明年正月十三日將化於汝家及期風雲雷雨電交作索筆作偈書畢泊然而逝顏面如丹

張三丰遼東懿州人名君實字玄玄生有異質龜形鶴骨大耳圓目身長七尺鬚髯如戟頂作一髻手持刀尺一笠一衲寒暑御之不飾邊幅人目為張邋遢日行千里靜則瞑目旬日所啖斗升輒盡或辟穀數月自若也元末居寶鷄金臺觀留頌辭世而逝土人楊軌山置棺殮訖臨窆發視之復生乃入蜀洪武初至太和山修煉結庵於王虛宮菴前古木五株嘗棲其下久則猛獸不鷙鷙鳥不搏人益異之後入武當常語鄉人云茲山異日當大顯於時居二十三年拂袖遊方而去永樂初勅正一孫碧雲於武當建宮以候天順中贈為通微顯化真人或隱或見

劉道秀安肅人少往磐溪山禮和光道人為師後歸省見莊客暴死與之符立活又宗人妻死亦治之立生嘗有群盜夜刼秀遙呼大風欻起盜皆潰走其靈異大都類此後仙去

張中字景和臨川人遇異人授太乙數談禍福多驗令人多秘録其言常戴鐵冠因號曰鐵冠道人時高皇帝初駐師滁陽道人謁

上曰天下大亂非命世之主未易安也以今觀之其在明公乎

上問其說對曰明公龍瞳鳳目狀貌非常貴不可言若神采渙發如風掃陰翳即受命之日也

上奇之留於幕下屢從征伐每令望氣以決休咎言出必驗鄱湖之戰陳友諒已中流矢死兩軍皆未知覺道人望氣知之密奏曰友諒死矣然其下未知猶為之力戰請為文以祭使死囚持往哭之則彼衆氣奪而公事濟矣

上從其言漢兵遂大潰徐武寧王為列將時道人謂之曰公兩顴赤色目光如火官至極品所惜者僅得中壽耳後果以五十四而薨梁國公藍王攜酒訪道人道人野服出迎王不悅因戲曰吾有俚語請先生屬對云脚穿芒履迎賓足下無禮道人指王所持椰杯復之曰手執椰瓢作盞尊前不忠後王以謀逆伏誅道人居都下數年一旦無故自投於大中橋水死乃水解也

上命求其屍不獲已而潼關守吏上奏云某月某日鐵冠道人策杖出關計之正其投水之日

周顛仙不知其名自言南康建昌人年十四得顛疾行乞南昌三十餘年忽有異言凡新官到任必謁見而訴之其詞曰告太平是時元天下承平日久將亂故顛先發此言也

高皇帝每出顛必向前遮拜而每以告太平為言上厭之命沃以燒酒觀其如何顛劇飲終不醉欲遂除之顛曰公寧能死我乎水火金梃直若無耳乃命覆以巨釭積薪煅之火熄啓釭正坐晏然乃復煅之顛猶故也再加薪久煅之啓釭但煙凝釭底顛微撼其首即醒然無恙

上乃令寄食蔣山寺日與諸僧搶競月餘僧以實奏言其異常與沙彌爭飯遂不食已半月

上便命駕往視之顛出謁

上殊無倦容饑色

上飯於翠微設盛饌召之侍食既而令僧且餓之諭之以為清齋僧因閉顛空室中水米不入口者二十有三日

上又自往諭之吾來為汝開齋令諸將校先饋之衆各進酒饌顛盡食之既悉吐去

上命至侍食仍大飲亦似有酣態乃趍出先行伺

上還伏於道右以手畫地為圈顧謂

上曰你打破一桶成一桶矣已而王師狥九江

上問顛此行何如對曰好

上曰彼已稱帝今欲取之豈不難乎顛仰視屋久之端首正容搖手曰上面無他的

上曰汝從行可乎曰可即以所扶杖高舉趍前作揮擊狀以示必勝意行至皖城苦無風遣問顛顛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乃令衆挽舟不三里風起既而狂飈猛作倏忽達小孤

上諭衆但聞顛言即來白至馬當江豚戲波中顛曰水怪見當損人多

上聞之怒令持顛去投之江久之衆與顛俱來
上曰何不投之衆曰顛擲不能死
上乃更與同食食罷顛整容飭衣若遠行狀趍近
上前曲腰伸頸而嘻曰你殺之
上曰且未可殺姑縱汝乃縱之廬山莫知所之
上後親為文勒石廬山以紀其事

冷謙字啓敬洪武初為協律郎郊廟樂章多其所撰謙有友人貧不能自給求濟于謙謙曰吾指一處所汝往焉慎勿多取乃於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友敲門門忽自開入其室金寶燦然盈目其友恣取以出而不覺遺其引他日内庫失金守藏吏疑庫中何以有遺引必此人盜也乃書其姓名執而訊之詞及謙因并執謙謙將至城門謂拘者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救吾渴拘者以瓶汲水與之謙且飲且以足插入瓶中其身漸入拘者曰汝不出吾輩皆坐死矣謙曰無害汝但持瓶徑至
御前
上問之瓶中輒應如響
上曰汝出見朕朕不殺汝謙對臣有罪不敢出
上怒擊其瓶碎之呼之片片皆應竟不知所在後有人於蜀中見之

周玄初姑蘇人精神溢目不類塵中人事母孝尤好澤物初得道於李拱瑞能除邪妖禱雨奇應洪武中屢被
召命呼致雷雨數著神異時設神樂觀授正一仙官領
觀事別號鶴林有鶴林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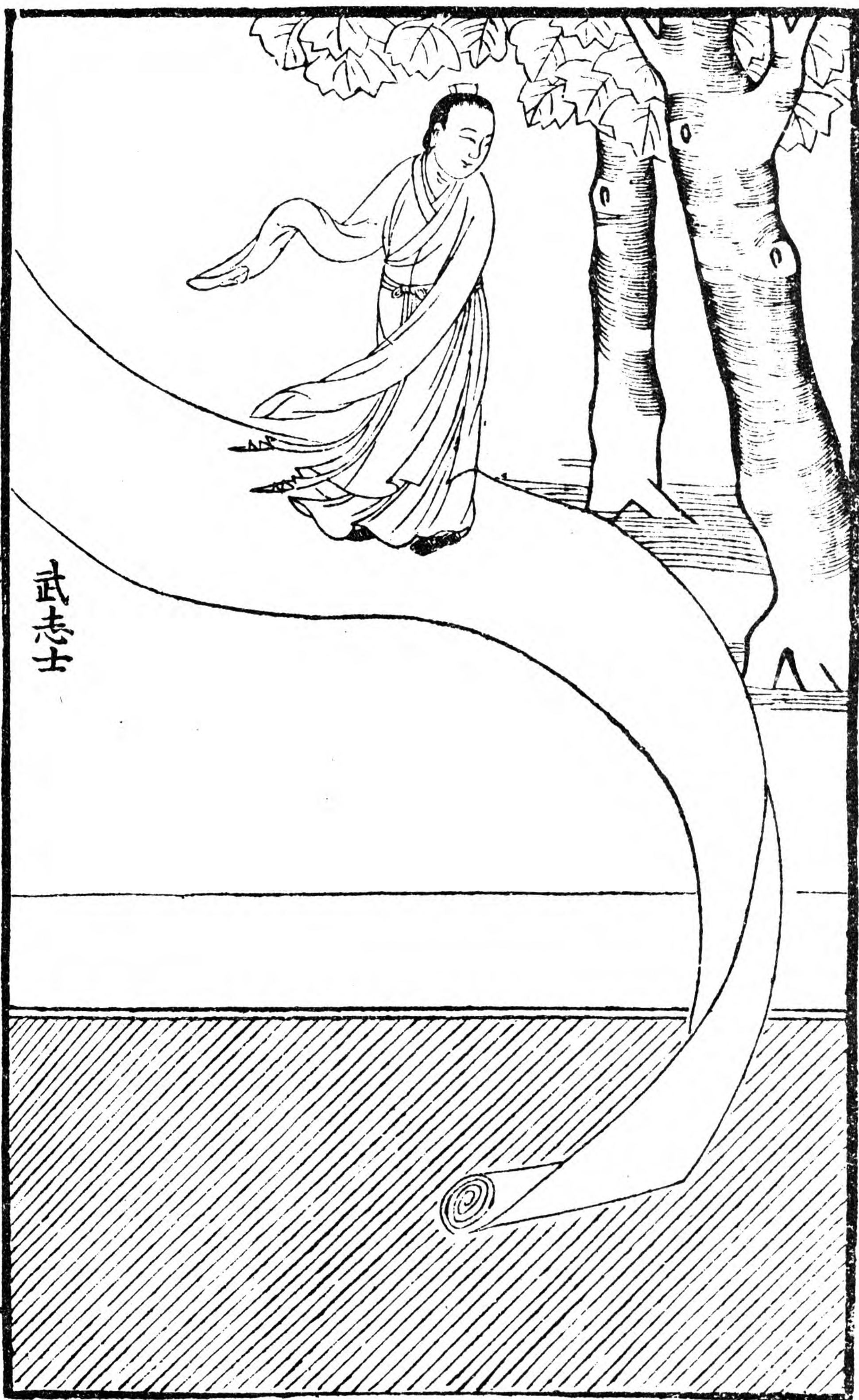
任風子范縣人狀貌奇異少孤為酒家傭遇異人授以仙術遂修煉于安平鎮之真武廟經旬不食雖隆冬單衣行乞于市氣體完粹雙目炯然言休咎立應弘治甲子冬端坐而尸解後有人見其在遼陽

裴仙弘治初人嘗見之後嘗寓夏桂洲公家一日夫人歸寧裴拽其轎作兒啼至晚夫人卒公再相裴聞命輒唤奈何

沈野雲本朝烏程人名道寧幼習外學精仙傳
朝廷累召禱雨旱輒驗賜三品誥封為至高道士

海上老人不知姓字髮如銀絲顏如渥赭雙目澄澈左手常握而不開日進生果三枚水一勺而已洪武壬午過濟永樂間復至成化乙巳濟南衛指揮朱顯奏
聞
賜姓名王上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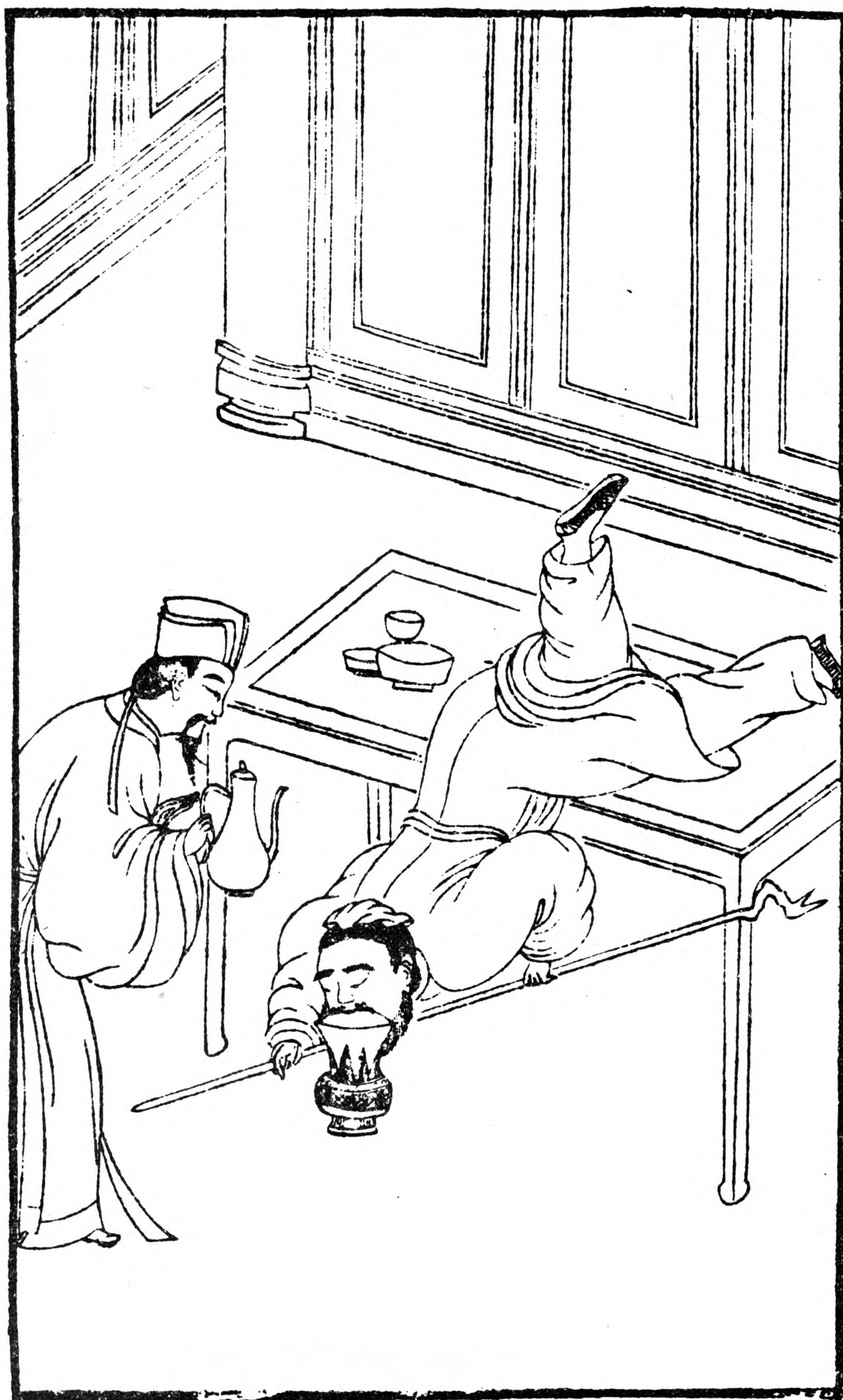
有象列仙全傳卷之八終


武志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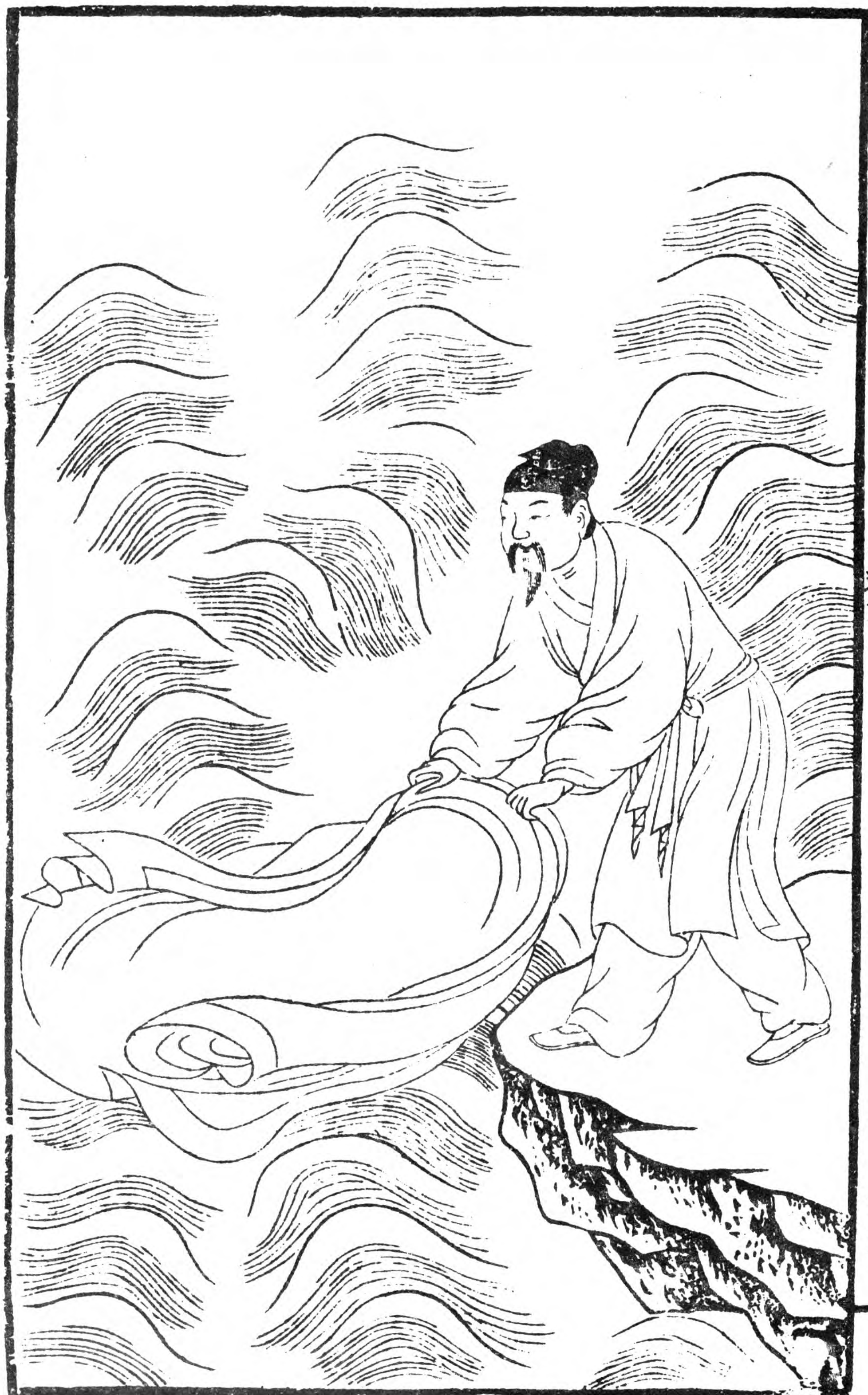
玩虎軒







馬鉦



呂道章



譚處端





丘處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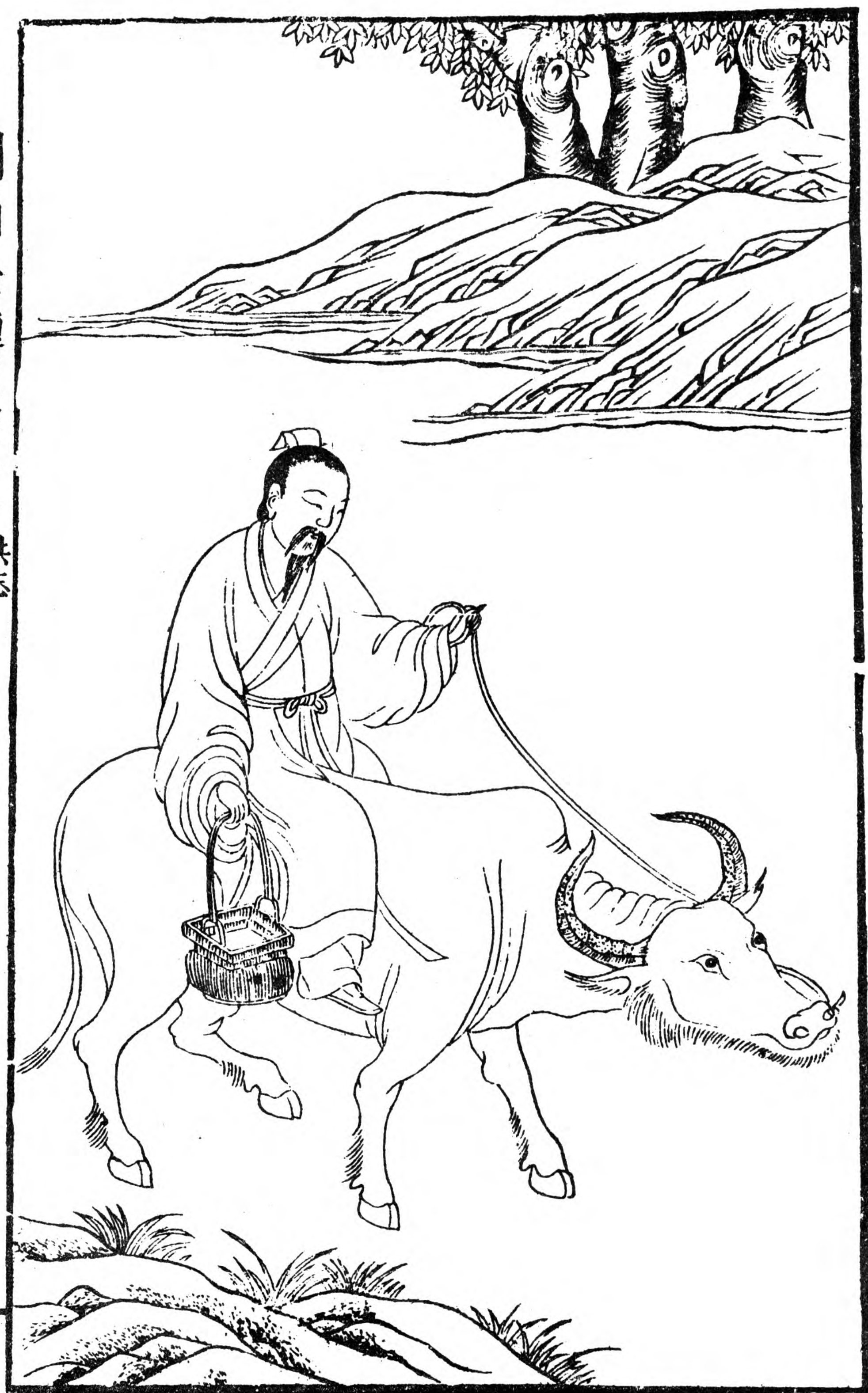





郝大通








張三丰

張中





列仙全傳卷之九

新都後學汪雲鵬輯補

姮娥羿得仙藥於神人未及自服其妻（妻今多作女非）聞而竊食之奔入月宮為姮娥

吳剛（剛一作質）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令月中伐桂創隨伐隨合

長桑公子周宣王時采薪叟也常散髮行歌曰巾金巾入天門呼清精歙玄珠鳴天皷養泥丸人皆莫之曉獨老聃曰此活國中人其語奥矣斯皆修習無上真正之詞得服三五守洞房之道者也

張天翁名堅字刺碣漁陽人少不羈無所拘忌嘗張羅得一白雀愛而養之夢天劉翁責怒每欲殺之白雀輒以報堅堅設諸方待之終莫能害天劉翁遂下觀之堅盛設賓主乃竊騎其車駕白龍振策登天劉翁乘餘龍追之不及既到玄宮易百官杜塞北門封白雀為上卿侯改白雀之胤不産于下土劉翁失治徘徊五岳作災堅患之以劉翁為太山守主生死之籍

馮延壽周宣王時史官曰乞食公西嶽真人也楚莊公時有市長宋來子遇乞食公乞市經日而歌曰天庭發雙華山源障陰邪清晨按天馬來詣太真家真人無邪隱何以栻百魔一市人無解歌者獨來子有悟乃拜求師之棄職隨逐積十三年公遂授中仙之道以居中嶽

王中倫高唐縣鳴石山岩高百仞餘人以物扣岩聲甚清越晉太康中逸士田宣隱於岩下葉風霜月常拊石自娛每見一人着白單衣徘徊岩上及曉方去宣後令人擊石自於岩上潛伺俄果來因遽執袂詰之乃言姓王字中倫衛人周宣王時入少室山學道比頻適方壺去來經此愛此石音響故輒留聽宣因求養生術雅留一石如雀卵初則淩空百步漸烟霧障之宣得石含輒百日不飢

王次仲向結庵隱居泉漾山善書因變篆為隸體世共宗倣秦始皇聞而召之欲爵以官不至始皇怒復遣使欲殺之次仲變為大鳥振翼而起使者拜告曰君乃飛去吾無以復命矣奈何須臾墮下三翮使者乃持還報因名其處為落翮山

張麗英漢寧都縣張芒女也生禀異質面有奇光居常不照鏡但對紈扇如鑒焉年十五矢志入山修煉遂得道長沙王吳芮聞之使使來聘麗英弗許乃昇山之最高處謂使者曰山有石鼓中通洞天若能鑿通之當就相見也使返芮自率兵攻鑿既通忽紫雲欝起少頃方見麗英在半空中語曰吾為金星之精特降治此山耳語訖投下石鼓文一章而去後人因名其山為金精山焉（搜神記云道家以是山為第三十五福地）

王睴魏時人白羊公子之弟子也居華嶽熊牢嶺常種黃精於溪側虎豹為之耕耘出入迭乘虎豹後以道術傳

王法冲乃尸解而去。

翟天師名乾祐峽中人身長六尺手大尺餘每揖手過胷前卧常虛枕晚年稍稍言將來事嘗入夔州市大言曰今夕當有八人過此可善待之衆不之悟其夜火焚數百家方悟八人火字也每入山虎群隨之曾於江岸與弟子數十人玩月或曰此中竟何有翟笑曰可隨吾指觀之弟子兩人見月在半天樓殿金玉燦目應接不暇數息間不復見。

蜀有道士陽狂俗號為灰袋乃翟天師晚年弟子也翟先每戒其徒曰勿欺此人吾所不及嘗大雪中衣單褐入青城山暮投蘭若求寄宿僧曰貧僧一衲而已天寒如此恐不能相庇但言容一牀足矣至夜半雪深風冽悄無息聲僧慮道者已死就視之去牀數尺氣蒸如炊而袒寢流汗僧知其異人將欲挽之未明不辭而去多住村落每住不逾信宿曾病口瘡不食數月骨立若不勝衣人素神之因為設道場齋散忽起謂衆人曰試窺吾口中有何物乃張口如箕五臟悉露衆驚作禮問之唯曰此足惡此足惡後不知所終。

敖仙晉人未詳其名字江西上高縣北之五里曰敖嶺即真人得道處也上有真人祠磨劍石煉丹井下有冲真觀宋熙寧中樞密蔣之奇行部至寶巖寺題詩曰嘉節長岐路區區夢幻身何年一舉拔仙去逐敖君

王纂隱京口馬跡山晉永嘉末中原大亂加以飢疫死者相繼纂於靜室飛章告天祈救生靈夜感神人語之曰子念生民吾今得以盻子矣竟得仙教。

魏存華字賢安任城人晉司徒文康公舒之女也幼而好道精嘿恭介讀老莊黃庭三傳味真耽玄常欲別居閒處父母不許二十四適太保椽劉文生二子乃離隅齋于別寢後得仙道咸和九年仙去。

單道開燉煌人常衣麄褐食細石子晝夜不臥石季龍時從西來一日行七百里至秦州送至鄴佛圖澄與語不能屈也南入羅浮山卒以尸置石室中袁宏為南海太守登羅浮見道開形骸如生。

祁嘉字孔賓晉酒泉人少清貧好學博通經傳年二十餘一夜窓外有人呼曰祁孔賓祁孔賓隱去來脩飾人間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涯孔賓且而西遊海渚教授門生張重華徵為儒林祭酒在朝卿士郡縣守令受業者三千餘人竟以永壽仙去。

黃道真晉武陵人弃俗居高吾山修道後乘白鹿而去

蕭防南昌人為句容縣簿遊王晨觀華陽洞至蕊珠殿一紫袍人稱東方大夫華陽洞主謂曰汝之遠祖蕭史真人命董雙成與汝成婚令梁王清引上殿見一女子交拜王清致詞云華陽王女聖世才郎仙凡契合如鳳求凰今日相偶和鳴鏘鏘壽等天地慶衍無疆宴終恍如

夢覺即棄官入山學道竟成飛舉

宋玄白不知何所人爲道士身長七尺餘眉目如畫言談給麗得補腦還元之術卧雪中身不沾積常遊名山辟穀養氣遇越州大旱請玄白祈禱經夕大雨後至信州遇旱有道士知玄白能致雨乃請之遷作法飛釘城隍雙目刺史韋德璘以爲狂妖將加責辱玄白笑曰使君不悟劉根欲誅爾祖耶德璘懼須臾雨至以禮遣之後於撫州南城白日上昇

陸法和素有道術能先知禍福北齊文宣時爲江夏都督理十州諸軍詣闕但稱荆山居士文宣嘗宴之於昭陽殿賜賚甚厚和亦隨緣盡散復隱于江陵百里洲梁侯景之亂遣任約擊湘東王於江陵法和率蠻兵敗約禽之封江陵縣公處梁室日頻嘗大聚兵艦欲襲襄陽元帝使使止之法和乃還州至其城門麻衣葦坐及聞梁敗滅衰服終身臨解尸縮止三尺許後啓棺無尸

神和子姓屈穴名無爲六朝時人張詠嘗游京師於封丘門逆旅遇一道流與飲至醉詠曰不知姓名何以相識道者曰我神和子異日見子於成都後詠守成都始異其言嘗物色訪之弗得後游天慶觀觀壁上畫像一道人儼然視其題曰神和子詠惘悵不能已已

錢妙真與妹依陶隱居日誦黃庭經積功修行三十年至梁普通二年道成忽披白衣入茅山燕洞妹後至洞已扃矣唐大寶間建宮名燕洞宮至今有紫菖蒲碧桃花在焉

劉珍廣漢什方人隋開皇中居安樂山忽取所齎道書鍾磬封于石室中曰後三十年當有聖君取之吾功行已成四月之望當昇天矣是日自以火化往見隋文帝帝遣使至山訪其事令建三觀後唐太宗遣取丹經鍾磬以進顯慶中詔書孝淑撰三觀記治平中賜額延真

潘師正宗城人隱居高山逍遥谷唐高宗幸東都召見問所須對曰茂松清泉臣所須也高宗尊異之詔即其廬作觀時太常獻新樂遂更名祈仙望仙翹仙曲年九十八而逝贈體玄先生司馬承禎盡得其道

謝自然蜀華陽女眞也幼而悟道遇師示以黃老仙經一覽皆如舊讀及長風神清爽言談迥異年四十出遊名山洞府靈跡之所無不抵歷聞司馬承禎在天台玉霄峯遂往師之終日爲採薪執爨禎憐其堅苦曰我無道德何以堪此然爾果何所欲自然跽請曰萬里向師惟求度世耳承禎恐泄慢大道沉吟未敢即傳復逾歲自然感嘆曰明師未録命也因登玉霄峯見滄海蓬萊亦應非遠遂辭禎去乃浮一席欲航海至蓬萊會遇新羅舟載之數月見水怪甚多風濤洶惡遂依一山歇泊自然獨登山眄睞見道士數人侍者皆青衣中一道士花冠霞帔狀貌端美令青衣問自然何往對曰往蓬萊尋

師求度世法道士咸咲曰蓬萊隔弱水三千里非舟可通非仙莫到天台有司馬承禎者名在丹臺身居赤城爾之師也盍求之俄聞舟師呼促登舟忽風發飄三日夜仍到天台自然趍見承禎具言其事並謝前侶於是擇日升壇授以上清秘法後歸蜀於貞元十年白日昇天（盧焦靜真同異）

胡惠起字警俗唐則天以蒲輪召之引見武成殿問仙術惟陳道德帝王治化之原遣使送歸復賜書有曰軒轅之廣成漢朝之河上後白玉蟾云胡天師字拔俗唐長慶三年二月十六日命弟子於伏龍岡造墳解蛻年數百歲謚洞真先生

鄧紫陽名思瓘臨川人隱麻姑山中唐開元末感虎駕雷車之異奄忽而化靈昌太守李邕作碑紀其事

殷七七名文祥又名道筌不知何所人也遊行天下人多見之不測其年壽涇州賣藥時靈臺蕃漢疫病得藥即愈人皆謂之神醫得錢皆施與人唐周寶鎮浙西時七七復賣藥寶聞之召見謂曰鶴林杜鵑花天下奇絕嘗聞能開頃刻花可副重九乎七七曰諾及九日花果爛熳如春寶遊賞累日花忽不見適會賓主趍迎有佐酒倡優輕侮之乃白主人欲以二栗為令可乎咸喜謂必有戲術於是以栗巡行接者皆聞異香唯侮笑者栗化作石綴在鼻掣拽不落穢氣不可聞且起狂舞花鈿委地相次悲啼鼓樂皆自作四坐笑皆絕倒久之相為祈謝石自落復為栗花鈿悉如舊諸術尚多不可勝記

李昇字雲舉江夏人唐德宗甲午年生幼而聰悟及長博通群書機捷出口成章性高古師少室山道士學煉氣養形之術時元稹白居易與之友謂昇曰生當太平之世何不就榮祿而久為布衣曰不為世徵徵亦不就以詩酒延留歲月僖宗庚子歲黃巢犯闕徙居之宛陵久之容貌光澤鬚髮更黑目瞳且方牙齒尖銳如棗核忽告人曰厭此兵革紛紛不如去矣時年一百四十七歲翌日氣絕顏色不變舉之就棺空衣而已

費文褘字子安好道得仙偶過江夏辛氏酒館而飲焉辛復飲之巨觥明日復來辛不待索而飲之如是者數載畧無怯意乃謂辛曰多負酒錢今當少酧於是取橘皮向壁間畫一鶴曰客來飲但令拍手歌之鶴必下舞後客至飲鶴果蹁躚而舞回旋宛轉曲中音律遠近莫不集飲而觀之踰十年辛氏家貲巨萬矣一日子安至館曰向飲君酒所償何如辛氏謝曰賴先生畫黃鶴因獲百倍願少留謝子安咲曰來詎為此取笛數弄須臾白雲自空而下畫鶴飛至子安前遂跨鶴乘雲而去辛氏即于飛昇處建樓名黃鶴樓焉

杜光庭唐縉雲人咸通中與鄭雲叟賦萬言不中遂入天台學道應制為道門領袖僖宗時從幸興元後隱于青

城山蜀王建封為廣城先生年八十五而逝人以為尸解去有文集百卷

劉無名嘗夜坐守庚申服雄黃後見一鬼使告之曰我來攝君君頭上有黃光數丈不可近一金二石謂之丹君服其石更服其金則鬼籍落名青華定籙矣後遇青華真人授丹訣曰鉛為君汞為臣石為使黃芽為田遂能口內煉汞成金竟得仙去

葉千韶字魯聰建昌人少事西山道士學十二真君道術辟穀服氣嘗獨居山中大雷雨雹忽一白衣人言君道德臻備仙籍褒升猶當在人間役使鬼神今奉詔授君天書韶焚香讀之若人間兵籍也自是能立致風雨驅使雷電救人疾疫其應如響後遍遊天下至唐咸通間遊至濠州刺史劉昉忽中風召治則書符二道貼於肩脊腿處曰驅風從脚出風果冷冷然自脚心出而愈後隱西山不見

山圖隴西人少好乘馬馬踶之折其脚遇山中道人教令服地黃苦參散服之一歲而脚愈身輕復遇道人言能隨吾使汝不死圖即隨之遍游名山踰六十年一旦歸家正毋死葬畢復去遂莫知所之矣

晏仙人嘗採樵鄞江山間見一道人食桃餘半顆與之食遂能前知人之禍福汀人目曰晏仙人

楊昭慶志尚清虛唐景福中自京兆至眉州乃嘆曰昔史通平先生得三一之旨修之已白日升天獨無繼者乎遂住青神縣遊仙觀三十餘載感五岳丈人希受真君降授以朱明龍文亦得尸解之道

柴通玄陝州閿鄉人為道士于承天觀自言百餘歲言唐末事歷歷可紀善辟穀長嘯最喜飲酒宋太宗召至懇求還真宗祀汾陰亦召對明年春通玄作遺表遣弟子詣闕又集官僚士庶言生死之要夜分盥濯焚香遲明而逝

丁少微亳州真源人隱華山潼谷密邇陳希夷所居志尚清潔善服氣多餌藥百餘歲康強無疾宋太宗召至闕以金丹巨勝南芝玄芝為獻留月餘請還山尋卒

趙自然居銅陵縣陶村者種杏煉丹宋太平興國中一夕夢真君授以篆法遂能篆又夢食以栢枝遂不食雍熙中召至闕下賜觀于鳳凰山

張無夢宋嘉開元觀羽士宋真宗召對講易謙卦真宗問曰獨說謙卦何也對曰方大有時宜守之以謙復命講還元篇敷對詳明真宗大悅宸翰特賜以詩寵其還山無幾尸解

徐道士居清溪天樂觀年八十餘夢大羅天賜詩因白衆尸解而去

抱一道士姓趙梁泉人嘗遇一老人篋中取物餌之狀如蘆菔又與一小瓢中有藥如菉豆曰遇有疾者施之自

是絶粒宋真宗東封召見賜名抱一
石仲元桂林人號桂華子為道士于七星山於詩妙究精
微宋天禧中將逝謂門人曰榮謝當然未喪之文子其
嗣之盡出平生所作詩三百餘篇授之曰凡吾之所得
子之所知必傳之有桂華集存世後人見之於武夷
林遇賢宋咸平初來寓長洲之明覺禪院常以酒肉自縱
酒家或遇其飲則售酒数倍于他日人称為酒仙語人
禍福必驗以符治病必痊時創佛舍助錢數百萬未嘗
稱丐於人而人不知所自來
郭上竈宋天禧中以傭瀹湯滌器汴州橋茶肆一日遇純
陽隨去十餘年復歸謁趙長官曰大數垂盡願施一小

棺棺首可穿一穴插通節竹於穴中趙許諾明日汲水
浣身卧槐下遂絶葬於河岸是秋水漲趙往視之獲棺
無尸
甄棲真字道淵號神光子博涉經傳長於詩賦應舉不第
嘆曰勞神敝精以博虛名遂讀道家書以自娛初訪牢
山華盖先生久之遊京師周歷四方以藥術濟人宋祥
符中寓晉州紫極宮性和靜恬淡晉人愛之年七十五
遇許旌陽曰汝風神秀異雖老亦可仙因授鍊形養元
之訣行之二三年顏童髮黑攀高躡險輕若飛舉或月
餘不食乾興元年冬坐磚榻而卒月餘形如生衆始知
其尸解去

管歸真錢塘人天聖間遇一青衣自言姓邊氏有點化黃
白之術願以為贈歸真問曰歷歲久遠不曰五百歲後
當復爾歸真謝曰得不悞後人也青衣以手加額曰子
真人也吾有紫府符法珍藏已久今豈可隱乎於是遂
受之不踰年符法大振祥符中召赴闕行符救病無一
不愈京師旱召歸真作法龍虎飛躍膏雨大霔加大法
師賜號正白先生一日召其徒告之曰綉衣使者告吾
功業成上帝召任職矣遂偃然而化熙寧中趙抃守杭
記其行事
魚肉道人不詳其姓氏家成都生于宋天聖中兒時手足
攣縮瘖不能言遇異人以藥一粒納之口中遂能言行

知隱匿事遇武當孫坦先生曰羅浮山王野人五代時
惠州刺史棄官學道宜往拜之道人至羅浮緣藤上崖
見野人踞坐拜畢拱立野人曰子可教取魚肉與食道
人自此能食生肉紹興末召封達真先生 王野人附
藍喬宋龍川人舉進士不第乃隱於霍山常吹笛賦詩云
太一亭前是我家滿床書史足生涯春深帶酒不歸去
老却碧桃無限花嘗自云是羅浮山仙人一日飛昇而
去後有人見於洛陽布衣百結入酒肆中一飲數斗常
置紙百張於足下令人片片拽之無一破者蓋身輕也
是日復置紙於足下令人取盡足浮風雲翛翛而去有
仙鶴南來迎之空中歷歷聞笙簫聲

趙棠宋曹州人弃官隱居番禺汴京景德寺有異僧曰志言人傳棠與僧常以偈頌相寄萬里間數日即達棠死值盛夏尸不變

劉混康晉陵人幼遇異人授以咒術治疾輙驗宋仁宗聞而召之事皆稱旨後住茅山賜號葆真冲和先生

侯谷神為沂州道正貌古形臞酷慕神仙黃白之術一日一鶉衣道士入觀中少話間袖出丸藥一粒與谷神啖之年八十有五忽沐浴別諸弟子枕肱而羽化

揚父號越漁翁生一女絕色有謝生求娶父曰吾女有詩一聯能續之則可詩曰珠奩半窓月脩竹一簾風生曰何事今宵景無人解與同女曰天生吾婿遂偶之七年忽瞑目而逝後生見之江中曰吾本水仙謫人間耳

崔自然巢縣人少好道得服松脂法後隱于城南洞中辟穀修煉積雪凝寒嘗于溪中澡浴每入山虎豹見之皆馴服一日謂其徒曰我為仙官所召語訖而逝有人自豫章來者見之于道今石床藥臼見存

陳葆光住晉陵天慶觀嘗夢玄武神舉白璧授之遂善符篆治病立應撰丹神蒙求三卷存世

韋恕女及笄有張老者六合縣之園叟也自求婚于恕恕曰郎下聘錢五百緡方可老諾不移時而錢至既娶老負钁穢地灌蔬不輟女執爨濯一日女來辭恕曰王屋山下有小莊今隨壻往他日煩令大兄來相訪後恕令男義方訪之至一甲第見青衣輩引一衣冠人即張老也喜曰賢妹正梳頭即延入見宴款累日別時奉金三十鎰并一舊蓆帽曰金多不便提携可持此帽于楊州王老家取錢一千萬義方歸告復訪王老果如數得錢再尋之不復有路矣

劉野夫青州人居東都嘗約龔德莊曰君家人夕必出我夕當往見君德莊至晚坐待父之見火自門起德莊遂冒烈焰而出四傍皆燼翌日野夫來曰君家人幸出可賀也陳瑩中尤深重之宋政和間寓興國寺人計其壽一百四十五歲

許碏自言高陽人少舉進士不第學道於王屋山周遊五岳名山洞府無不徧歷石崖層壁人不及處即題云許碏自峨嵋尋偃月子到此或詰之曰我天仙也何在崑崙就宴失儀見謫人皆笑之以為風狂後當春景插花滿頭於酒樓上醉歌昇雲飛去

蘇舜卿字子美長於詩與梅聖俞齊名徙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號滄浪翁後崔存遇於王屋山問曰世傳學士仙矣良久曰瀛洲有召遂飛去

沈鱗字廷瑞彬之子也學道於王笥山常衣單褐風雪不易嗜酒工詩時呼為沈道者有詩寄故人陳智周云名山相別後此去會難期金禹消紅日丹田老紫芝訪君雖有路懷我豈無詩休羨繁華事百年能幾時後尸解

而去

半羅漢眉人名安如峨山陟上清坂忽遇髯者頎笑曰汝飢何不食栢子耶言訖摘子投其口髯者不復見矣於是遂不火食一日江水暴漲舟不可行或戲指其笠曰乘此渡可乎安遂置笠水面趺坐其上截江以濟人呼為半羅漢云

劉通宋丁謂嘗拔之徃來一日遁作詩贈謂有他時駕鶴游滄海同看蓬萊海上春之句謂嘗未解及南遷見之于崖州謂方悟遁異人也遂與之泛舟海上而飲曰成子之詩意矣

李常在蜀人少治道術人累世見之初有二男一女婚娶已畢乃去唯二弟子隨之後各以青竹杖度二弟子身遣歸家置杖臥床逕還其家并見兒尸在床各泣而埋之百餘日有人於郫縣逢二子隨常在因附書達家各發棺視之惟一青竹杖耳常在又娶婦前婦令子往尋之常在曰婦欲來見我法不得見兒見婦泣而訣去

張遠霄眉山人一日見老人持竹弓一鐵彈三云質錢三百千張無靳色老人曰吾彈能辟疫癘宜寶而用之再見老人遂授以度世法熟視見老人目各有兩瞳子後往白鶴山垂釣西湖峯上遇一老人曰四目老人子之師也尚不記授竹弓鐵彈時耶遠霄遂大悟而成仙舉

費孝先成都人宋至和二年游青城山至一村莊遇老人延之坐因壞其竹床孝先不自安請償其值老人笑曰成毀數也子但視其下書云某年月日造某年月日為費孝先壞孝先計之已二百餘年遂懇拜為師得授易義之秘竟以卜鳴天下而仙去

張道清郢州人宋熙寧間住鄂渚九宮山修煉聲動禁中光宗嘗有疾召道清治之以符水進立愈修醮之夕光景如晝因賜號真君寧宗親書欽天瑞慶宮五字賜之謝枋得詩真人何代結幽棲累世奎章煥紫泥日月高奔黃道近衡廬傍出玉繩低

二張仙翁一名道温京兆人一名宗真澤州人同居澤州上町社修真觀偕出東遊海島遇劉長生密傳妙法復歸結茅于舊棲相繼坐蛻瘞之同穴皆傳同仙去云

張先生貴池人少遇異人得道結廬齊山中常默不語士大夫問之直視不對終日端坐廬下三十年神觀超然毛髮玄潤肌理如玉雪宋政和間尸解而去後沔陽蕭行美年九十餘篤行履素嘗游對融山遇一老人自稱張先生指草一叢曰移栽之可煮鐵成銀但勿漏泄行美受教遂移草歸試之果然久之漸泄其秘一夕大風雨漂失其草再入山求訪之俱不復見矣

楊構盱江人自少穎悟不群聞張真牧有道行即往從之真牧授以九返之術曰逢江莫行至泥則止後舟次九江江沱常便悟遂結廬修煉其中時大疫施以符水輒

效遂近慕之後作頌而解去宋咸淳中封通慧孚惠真人

裴老人世居江左得道游閩愛清源山遂卜居其下嘗自吟曰好酒啜三杯好花插一枝思量今古事安樂是便宜凡遇飲只三杯而止元所居處有虎十餘旬日必食一人裴老每十餘日買肉一塊以飼之且祝曰食此肉毋食人肉久之虎為所化絕不傷人裴老常到泉城朝往暮還其虎迭候裴老於郭外負之而歸又嘗游萬福山頂渴無水以拳扣石磐磐微傾甘泉漸出至今一人飲之不盈百人飲之不竭即聖泉岩也隔里有相公廟者鄉人祈禱之立應每有三牲祭獻則看官尼巫戒人毋得窺伺而神必食其半每一年必生食一孩童鄉人咸輪出幼子以薦之不爾凶荒災疫立降一老翁年八十餘只一孫鄉人推飼之翁未忍抱孫於廟門而泣裴老適見之詢得其情因代翁抱其孫以斗覆燈待之至夜半相公口中轟轟有聲腥氣逼面遽出火視之皆臭虫也遂抱兒出及明取熱水澆之臭虫死相公亦不靈而害遂除又泉城諸父老每歲中秋夜共推年登八十者一人架高座於橋老者坐其上夜靜皆見紅燈一對自雲中來迎去其子孫親戚即設酒樂延賓宴樂其下以為祖考昇仙矣因名橋曰登仙里中老人唯恐不與也裴老偶過之拊心曰祟也吾當為除之泉人素敬信裴老於是遂仗劍升座俄紅燈來以劍擊之血流滿地眾始訝異天明依血蹤至清源山後見大磐石下一大蛇被傷伏其下眾競刺殺之傍一洞皆向登仙人骨也裴老令其子孫卜穴而合葬之後裴老忽登清源上洞蛻骨而去土人塗其骨即石室中祀之因名蛻岩焉

張秉武陵人一日行于山澤間遇仙女曰帝以君功在吳分故遣相配偶生子以木德王其地且約踰年再會于此秉如期往果見女以襁褓中子付秉曰當世世相承血食吳楚後子名渤為祠山仙長

田志亨彝吾人號通真子父母亡自負土築墓一日捨妻子為黃冠居唐縣磨岩坐栢樹下一磨石日乞食村落夜還宿石上每有猛獸巨蛇見之皆俛首而退里人咸異之為創觀居焉年八十而逝

吳守一蘭陵人早為黃冠後從淵然劉真人受煉度秘術入琅琊神峯山之陽棲霞辟穀有年忽一道人入庵與語須臾袖中出茶一包命烹共啜出戶道人不見自是年逾九十鶴髮童顏羽化之夕奇香滿室白鶴遶空者移日

程守善金城狄道人含真養素禱雨治疾立應所居萬壽觀枯槐復茂至正中無恙而逝賜號通真子

吉志通郃陽人幼頴悟師喬潛道及潘清客博學令聞後居武當山十年不火食但餌黃精蒼术精神澄澈行步

若飛一日召弟子戒以珍重道教言訖曲肱而逝時元中統甲子歲也。

王當陽桐汭人元初遇異人能幻化之術後遊武當而歸於郡南平頂山建昇平道院修煉其中撰述精語年九十餘忽端坐而化。

張得一台州人有忻解元所居後嶺山林深邃人跡罕及嘗有樵者至山巔見小草菴一道姑坐其中歸告忻忻即策杖訪焉佇立良久俟出定開目乃前作禮問先生何處人何年至此不荅又曰欲盖小屋與先生蔽風雨可乎亦不荅忻竟召工作屋且築土臺以供宴坐時得一年方弱冠欲棄家學道齋香拜謁啓曰某妄意修真未知前程可以達道否姑欣然應之曰汝當逢至訣宜速離此吾授汝數語能寶持受行之不可勝用矣云心湛湛而無動氣綿綿而徘徊精消消而運轉神混混而往來閙崑崙於七竅散元氣於九垓鑿破玉關神光方顯寂然圓郭一任去來張矍然有悟歸告家人遂遠遊不復還故里每歲八月中祥光見焉或有仙鶴飛鳴遠近咸覩。

梁野人名戴長沙人父兄皆儒業獨戴慕尚逍遙得鉛汞修煉之術嘗晝寢三清殿後銅像之側夢金人長丈餘提其左手以一金錢按之戒曰汝欲錢時但縮左手袖中振迅則錢隨取多寡慎勿妄漏戴拜受恍然而寤覺左掌微痛視之隱隱有錢頃謝訖試之果驗以後益放曠歌酒自娛其母責之曰吾生二子冀以終身爾兄少年登科汝落魄如此吾何所望乎欲遊外方母留之不可遂去十二年無消息兄顏守廬州戴謁之顏見且喜且悲飲之酒數行曰吾為邦伯豈忍見弟藍縷令換衣冠戴曰山林風致唯事內觀何索我於形骸之外即出寄旅邸醉卧夜半有錢聲主驚起曰此道人必偷兒也何錢聲之多穴隙窺之一無所睹且而伺其出錢繒堆垜半壁上有書貽太守曰弟野人以烟蘿侶久候不果奉辭唯冀珍重有少錢煩周卹貧乏仍遺下所着敝衣異香襲人殆非世所嘗聞驗其去蹤撥屋尾少偏乘空而升後不知所往。

鄧牧錢塘人通老莊諸書下筆追古作者嘗居餘杭洞霄宮之超然館經月不出四方名勝以文字請者交至非其人雖千金購之弗與也元大德間無恙而逝所著有洞霄志文稿。

張金箔山西平陽人多幻術聞濟源湫水之蹟往視之對水沉思久之曰不過術耳歸以後圃鑿池積水設機亦能漑物有一老道流至問曰聞君多術故來採耳張引觀池老道笑曰他日請遊寒寓亦可為樂數日後遣二童子各騎龍邀張龍及童鞭之始伏至一長山枯松落落上有團壁老道危坐其中曰老夫不欲涉塵世以二

足置他所。俟取至為禮。張見兩腿兀然倚壁。老道以手招之。腿自轃及其體。施禮畢。謂張曰。君後日必為術累。不若移家至此。同享仙境之樂。張謝不能。老道囑童往移。倏忽之間。張之房業男女皆在目前。張大驚。俄頃忽不見。止留張在荒山中。尋路久之還家。問前故。皆曰。未嘗少移也。

高皇帝聞之。召至問其用術何似。對曰。臣術能採蓮為戲。瓶中又能出五色雲。即

命為之。袖中取一鐵瓶。書五符與水投瓶中。用火四炙。初出如縷。漸勃然五色雲迷布上下。又以蓮子撒河中。須臾蓮花萬柄挺出。復以紙剪作採蓮舡投之。美女無數俱在舡採蓮競唱吳歌為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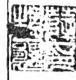
上不覺大笑。忽失其所在。人舡俱不見矣。

董伯華。成化間居泉州。能呼風喚雨。無不立至。又嘗賣雷。函一雷符。賣錢一文。兒童輩嘗買之。藏符于手心。到雙門前開手。雷即應聲而震。後登清源山。坐岩門尸解。

周思得。錢塘人。少穎悟。從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讀道家書。永樂初。召至京。嘗扈從北征。寵賚優渥。宣德正統間累封崇教弘道高士。領道錄司事。卒年九十二。贈通靈真人。

有象列仙全傳卷之九終

列仙全傳後序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且神仙之事邈矣其說始詳於劉子政再著於陶道明若謂緣宿之外蓋臣純子間得而成之元非蠱慕諂佞所能萬一劉為列仙傳自西漢而止陶為續列仙傳未竟六朝而止二傳文理淵宏詞林共推無容置喙矣

國朝文章巨公復加探討丹青遠史鈔訪形神第傳圖分珍卷帙海內亡罕見聞焉不佞曰得而合梓之雖章依據有資閶亡竊附管見共集五百八十一人而有像則二百二十二人何則王母多齒尚文無髭非可擬議而想像者寧用闕如以俟博識云爾

萬曆庚子夏日汪雲鵬序并書






ライム作[illegible]

二

「列仙全傳」後記

我國的神仙傳記，以題名漢劉向撰「列仙傳」二卷爲最早，此後葛洪、孫夷中、杜光庭、沈汾等人，相繼有所撰述。北宋初年樂史撰「總仙記」一百三十卷，當爲集成之作，但已失傳。這部「列仙全傳」九卷，所收五百八十一人，起自上古，迄於明代弘治末年，在現存同類書籍中，當爲內容最豐富的一種。

說世上有什麽神仙，當然是荒誕的；但神仙思想卻是一種社會意識，有着明顯的時代烙印和階級傾向。就本書所輯故事看來，大體可以分爲三種類型。第一種反映了人民羣衆希望擺脫自然災害、貧窮、疾病，不滿剝削、迫害，追求美好生活的要求。這類故事中的神仙，有不少出身勞動人民或爲人民所愛戴的人物。他們的行事，也多表現爲關心人民疾苦、扶傷救死、駕馭自然、拿妖捉鬼、蔑視

帝王、追求理想，也有因而得禍，「兵解」成仙的。如書中所記張道陵、左慈、張魯、焦先、負局先生、羅公遠、李八百等就是。我們透過這些故事的幻想境界和迷信外衣，仍可以看出它們與人民的血肉聯繫。第二種則表達了統治階級一味追求官能享受、夢想長生不死、神化自己、麻痺人民的反動意圖，他們創造出李少君、明崇儼一類的神仙來爲自己的利益服務，其反動本質，決不是曲折的情節和美麗的詞句所能掩飾的。第三種主要表現了封建士大夫一方面追求功名利祿、一方面又自命清高的人生態度。這些所謂神仙，也往往就是「山中宰相」型的道人和「終南捷徑」式的隱士。他們的理想是躋身於高貴的「天上仙班」，卻又遊戲人間，享受世俗之樂而又不受其害。以出世爲入世的手段，這是他們夢寐以求的道路。本書「王瑋玄」條所說「子行此道，無妨居世」，「白石生」條所說「天上未必樂於人間」等語，都是這種思想的供狀。當然，這種人生態度也並不排斥有些人發展爲濃厚的出世思想，如書中所記的呂洞賓之類的「仙人」。由此

可見，神仙思想及其傳記，其內容是十分複雜的。以上所說，意在說明這些記載雖事涉荒唐，卻也沙中有金，不能簡單對待，而其中的大量資料，對研究工作者也還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本書「傳」文是根據各種有關舊籍輯錄的，但文字與舊籍所記頗有出入。前八卷署「吳郡王世貞輯次」，而李攀龍序文又說是他自己「乃搜羣書……合而梓之」的，這裏顯然存在着矛盾。看來所謂李序和王輯，皆非事實，而是書賈的故弄玄虛。因爲李、王的著述目錄中從沒有「列仙全傳」，而「滄溟集」中也不見此序。且此書刻於萬曆二十八年，去李之死已三十年，去王之死也已十年，當時文壇，李、王聲名仍盛，冒名牟利，想亦書賈恆情；而這個作僞者可能就是本書的刊行者汪雲鵬。

汪雲鵬是萬曆年間徽州的一個書賈，他的書舖名「玩虎軒」，刻了許多有精美插圖的書籍和通俗戲曲。據今所知，尚有「出相元本琵琶記」、「紅拂記」

（見「西諦所藏善本戲曲目錄」第三——四葉）及「養正圖解」（見「劫中得書續記」八十八頁）等。

我們從刻書地點和單面插圖的方式看，已知它是屬於新安派的版畫，而刻工雋雅秀麗、精密細巧的風格，也表白了它自己的流派身份。刻工姓名見於書中的有黃一木。黃家爲當時版畫鐫刻的世家，名手輩出，如黃伯符、黃暘谷、黃奇、黃鏻、黃惟敬等皆是，而萬曆三十八年起鳳館刊「元本出相北西廂記」的刻手黃一楷和黃一彬，當是黃一木的兄弟行。畫工未留姓名。畫面變化不多，佈局稍嫌呆板；人物造型，個性不夠突出，與刻工未能相稱。但也有不少很好的作品，如嵇康操琴圖和王道眞百尺樓圖等，都是極堪賞玩的。

本書傳本不多，所傳又多爲次印本或清初重修本。如北京圖書館所藏，爲清初德讓堂重修本；上海圖書館及北堂圖書館所藏皆次印本。我所今用鄭振鐸先生舊藏原刻白棉紙初印本影印，爲所知傳本中最好的一種。版畫部分按原尺寸製

版，文字部分以四葉縮成一葉影製，仍使圖文並茂，以便讀者參閱，一併說明如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顧氏畫譜

顧氏畫譜序

天地自然之文惟畫能寓其形而并載其理當其心會趣溢機動神流盤礴揮毫閒而舉造化之生意人物之變態風雲溪岫之吐吞卉木禽魚之發越有收之無遺而模之曲盡者繇藤之數有時而弊要其神理千載如新然非溪於此道者彙萃於譜牒中不惟散而無統且傳之易湮與其贗





本之亂真孰若探真而猶存其似者哉黯然顧君炳西湖故族也君少而孤大父鍾愛其穎慧不欲苦以呫嗶之業惟出舊所藏名人墨蹟畫片令其恣意探索之駸駸乎追踪作者後遍歷名山延訪高士結茅吳山之麓技日益進比已亥歲應選供事武英流輩咸推服之以退食之暇搜羅故所見聞慨然謂往來於胸臆不若寄興于

毫賴托跡于鋟鏤而公共於人眉睫之
為快也乃悉舉唐宋滕國及
昭代名筆之卓爾不羣者極力摹擬屬
諸名公系以贊述俾覽者因跡以契其
神按圖而并論其世不待博訪重購遐
想力求而景物之勝位置之精象外不
傳之秘亦既剖露無餘蘊矣夫世之工
此技者未少有得輒修然以大家自誇

詡未有降心抑志惟前人之遺矩是遵
而不敢少忽者即借逕問津自輔其
不逮而惟恐為人所窺見已不得獨示
其長未有一意闡揚昔人以開悟后學
而曾無少吝惜者黯然之用心可謂公
而有功於此道可謂博且遠矣先大夫
從黯然游最久于黯然所自為繪事
亟為称許恨未見此譜之成帙而煥然

為宇内之一大觀也梓成僭題首簡以
詒諸四方具眼者共鑒賞焉
萬曆癸卯季冬朔日金陵朱之蕃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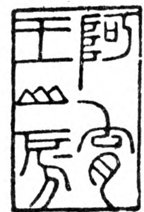






畫譜序

古之人葦巧力以呈神奇于陶冶
岩鼎鼒尊罍之屬其出既久前
是者數千秊其傳弥遠猶歷今
日而其出且傳者自匪銷鎔破除
莫可蹤跡即時而扃閟于泉壤又



皆而摩挲于几榻未嘗不遍題遍
晦以永其傳而廣其出故夫賞鑒
好事家蓄聚猶易富而按圖索
駿具眼亦易辨獨畫之出也較晚
而其藏与傳最難自宣和集古極
盛已僅識秦漢姓名罕覯真迹

其的存真蹟者纔眆顧陸諸人耳宣和到今又數百年中經華夷改革戰爭之故不可勝紀無論付祝融論異域化烏有者什伍焉而殘縑裂楮烟黯湯滅之餘能快人間之展翫者有幾本其出與傳不敵

金石之力也遠甚計名筆之存遠逮今日者若唐若五代寥寥寓內慕等瑞符比不敢為贋抑無所事贋也嗣後國手代興古不及近則推輪大輅本質增華宋元諸藝以近故盛以盛相傳惟盛且傳而出復稍

近則其為贋者始銳于淆亂真者而画家初學益鮮窺古作者之真而日墮惡道于是焉有復古救時之慮者為之象其模範而設其典刑以吾友頤炳氏画譜所由輯也余常與炳論書与画等耳畫之遠止于唐

書之傳乃上遡秦漢非假臨摹鐫搨豈識盡見古人手澤貳今天下恕求書于刻而獨繩画以真是必有神物呵護以堅画之質而超于金石之上然后可以煥發舊觀而罔憾度不易得莫若倣書與器之刻而廣諸

畫使島主閣本諸帖博古諸圖而為
三則古今名畫其真者既得題呈其
跡以益永其傳而贋者當前無足以
驗若操券洞若燃犀而不吾眩即其
下焉而目力苦短夢寐古人庶幾煙
雲一過而未諳願者尚得逡巡于方冊

髣髴于形影而心慕手追以漸次領悟于筆墨蹊逕之外頃子躍然回小子何敢讓焉會余里居六年被　召北上則生之一編成目綴之囊以布長安市矣生手墨編謁余曰自炳之奉教于先生而輯是譜也其行求丐貸以網羅今古

而履穷足胝忘吾力也其腐毫渝濡
以寘會酷肖而槁木亦厭忘吾神也其
指援剞劂而縷髮未精數竄數棄蓋
上所賜畫史湌錢盡斥以饗梓人而主人
逆旅食貧依然故吾忘吾家也即不敢
自詫芸編曰無匪石之繩墨也得無許

我襲萬相之冠履今覽者解頤墨戲
乎哉頑無奈世之揶揄者何而曰古人神
也斯迹耳鮮嘲安出余曰子將應之曰
毋輕言迹亂夫神在名物古筆載焉
迹也神在古筆茲刻載焉亦迹也嘗試
求之臨池學書家將從真蹟求神耶

柳詮摹刻求迹耶知神之未始離乎
迹也則雖以呈刻之迹佐畫之力之窮
而維其神以並永金石奚不可之有顧
生蓋嗒然憨枯自命有髮僧其藝奇
人亦復奇嘗手致千金施予立罄余
過武林憐其夕售畫乃給朝饔章

尚方采錄徵入直廬鴻都榮遇在望矣人豔之且勉之乘遇自封馬生軒渠答曰浮榮胡豔長物奚封必也其身後名乎頫安浔尺素效顰使我緣而名諸異日曰虎頭曰絶雲詡無似紹絶一二癡余聞其言尤偉之雅

哉其不以一日自封而博名千秋也
此可與事

聖主備執藝事諫者也爲書而序
之

平淡居士全天敘書





譜例 六則

一前賢論畫定品格者有神逸能雅之懸拔氣韻者有軒冕岩穴之辨斯惟名流法眼乃足鑒古儀今炳也何人敢與于此竊師鄧公壽不乏褒貶之意茲編詮次多循圖繪寶鑑畫以世代為序

一恭睹

本朝列聖睿思奎文揮灑翰墨游戲丹青輝暎寰宇

古往往有之而

宣廟為獨盛此如

天章昭揭莫可形容不敢攀列太虛下同萬象

一是編採摹名畫略倣宣和博古圖製減小元樣寫

附古人所謂鋪舒大軸非有餘消縮短幅非不足

也雖於顛發神采未便脫壁如其髣髴筆意

頗殫苦心謹詳金玄洲先生序中

一晉宋真蹟人間絶少唐及宋代亦流傳有如坷

於海內博雅君子游從有年正擬經目會心輒

懇求臨倣以備一家如至於心慕未覩者偽雜杜

撰豈不憖皇殺人即鄙見未協者寧付闕撜不

敢雷同附會

一每幅題跋俱荷交游諸公樂成雅事任取捺觚

先後無次其或直錄寶鑑本文或獨攄賞識藻思匪炳陋劣敢贊一辭

一炳江南貧士景薄桑榆嚮往遠勤博綜未逮所願賞鑒鉅公藝林國手盡發什襲之藏弗閟一廚之寶旋添衆美大備全書使賤名得倚前驅則茲刻不妨數本云

武林顧炳謹述





歷代名公畫譜目錄

武林顧炳黯然纂
男三聘
錫疇



第一冊

閻立德　閻立本
吳道玄　鄭虔
李思訓　李昭道
王維　荊浩
韓幹　戴嵩
邊鸞

五代

關仝　黃筌
黃居寶

第二冊

宋

仁宗皇帝
高宗皇帝

李公麟

顔德謙

郭忠恕

董源

范寛

李成

郭熙

趙昌

蘇軾

米芾

趙令穰

趙伯駒

僧巨然

趙孟堅

米友仁

揚補之

馬和之

李唐

陳容

楊士賢

李迪

蘇漢臣

蕭照

劉松年

李嵩

夏珪

馬遠　馬麟

陳居中

第三冊

元

趙孟頫　管夫人

魯宗貴　柯九思

趙雍　王淵

黃公望　錢選

吳鎮　倪瓚

王蒙　高克恭

吳瓘　盛懋

方方壺

國朝

商喜　邊景昭
王紱　李在
戴進　夏昶
孫龍　陳喜
林良　杜堇
沈周　陶成
吳偉　呂紀
鍾欽禮　周臣

第四冊

唐寅　文徵明
姜隱　謝時臣
王穀祥　陳淳
文伯仁　仇英

朱貞孚
朱端
陸治
王一清
張珍
文嘉
陳栝
董其昌
孫克弘

蔣嵩
張路
魯治
錢穀
沈仕
莫雲卿
周之冕
范叔成
王廷策



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晉陵無錫人義熙中為散騎常侍愷之博學有才氣丹青尤造其妙筆法如春蚕吐絲初見甚平易及形似時或有失細視之六法兼備傳染以濃色微加點綴不求暈飾當時稱之三絕謂畫絕癡絕才絕也愷之天才挺出獨立無偶妙造精微雖荀衛曹張未足以方駕

五鳳山人高克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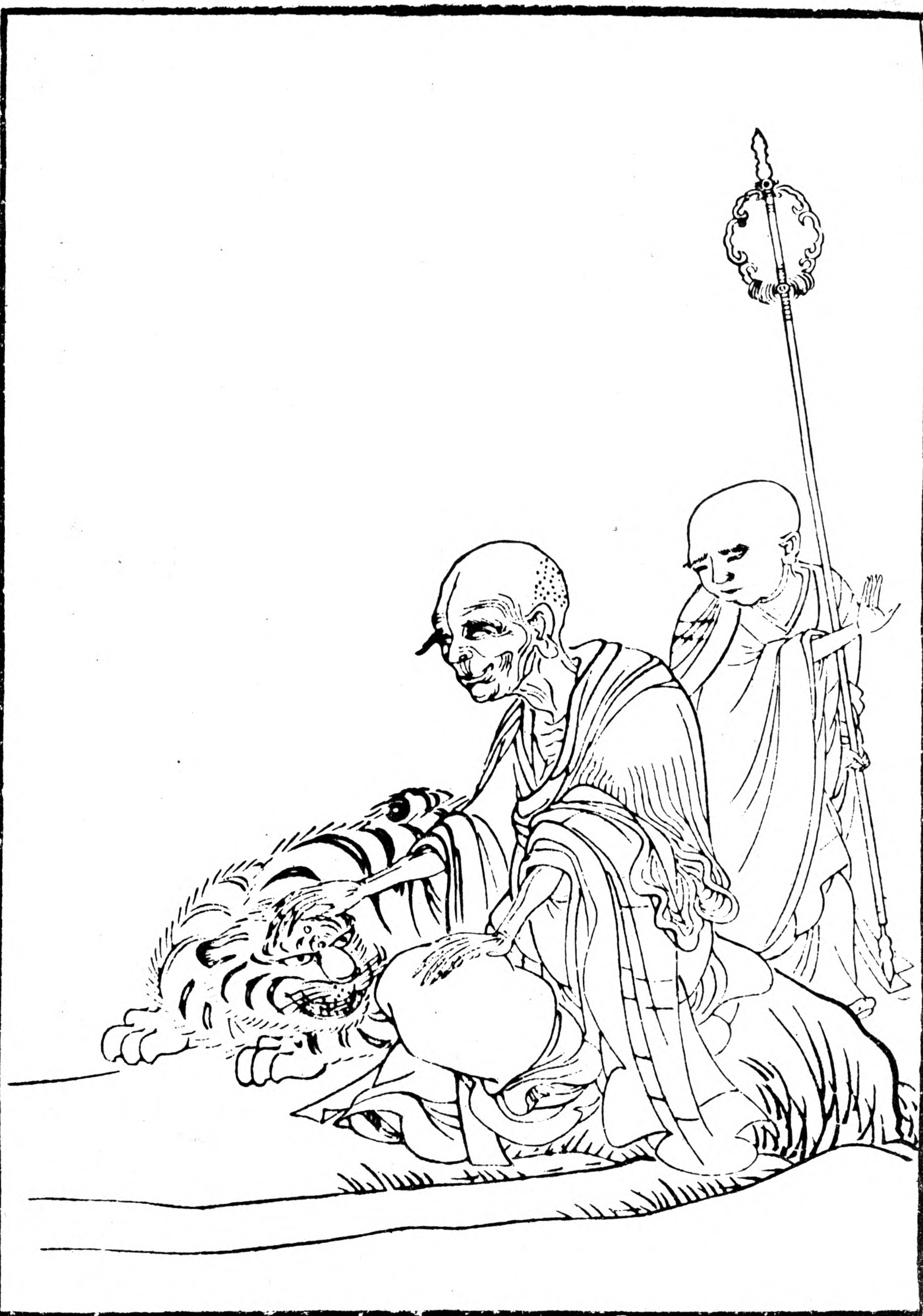


陸探微吴人善画事明帝平生為愛圖古聖賢像二子綏洪綏肅作畫亦工惜不見傳張彥遠謂其體運遒舉風力頓挫一點一拂動筆新奇不虛耳

郢人雷思霈書







張僧繇吴人天監中官右將軍以丹青馳譽於時世謂僧繇畫骨氣奇偉規模宏遠而六法精備當與顧陸並驅爭先可爲寳録梁畫釋氏爲多豈武帝時崇尚浮屠亦未免狥時好耶

烏程温體仁書





顧野王字希馮吳郡人七歲讀五經九歲能屬文嘗畫古賢王褒書贊時稱二絕尤工草蟲官至黄門侍郎

趙州睢石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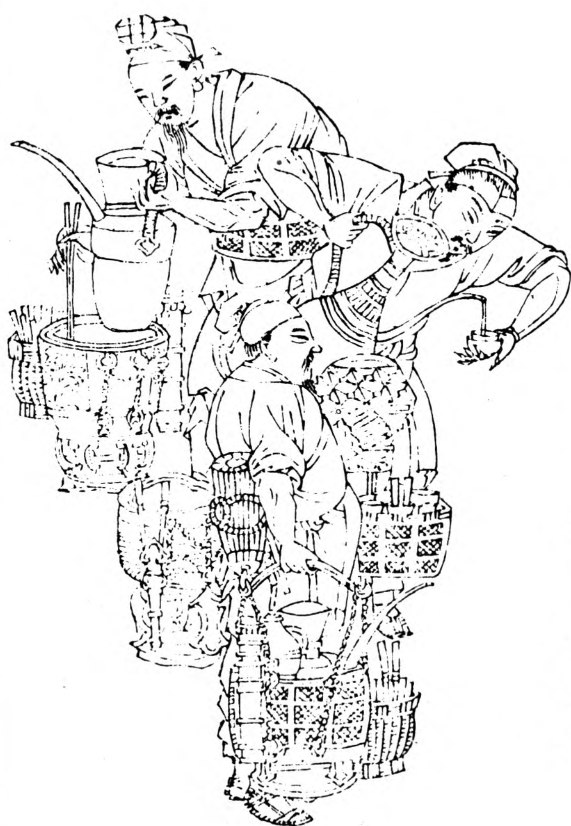
閻立德

唐貞觀中歷官工部尚書稚有文學尤善應務與弟立本以善画齋名嘗寫十八學士凌烟閣功臣湮摧等圖輝暎今古時人咸稱其妙

寶林顧起元書








閻立本毗之子毗在隋時以畫馳名立本與兄立德家傳並造其妙嘗寫十八學士圖及淩煙閣功臣輝映前古為世所珍時稱其有文學兼善應世務總章元年以司平太常伯拜右相不獨以畫名也

四明陳之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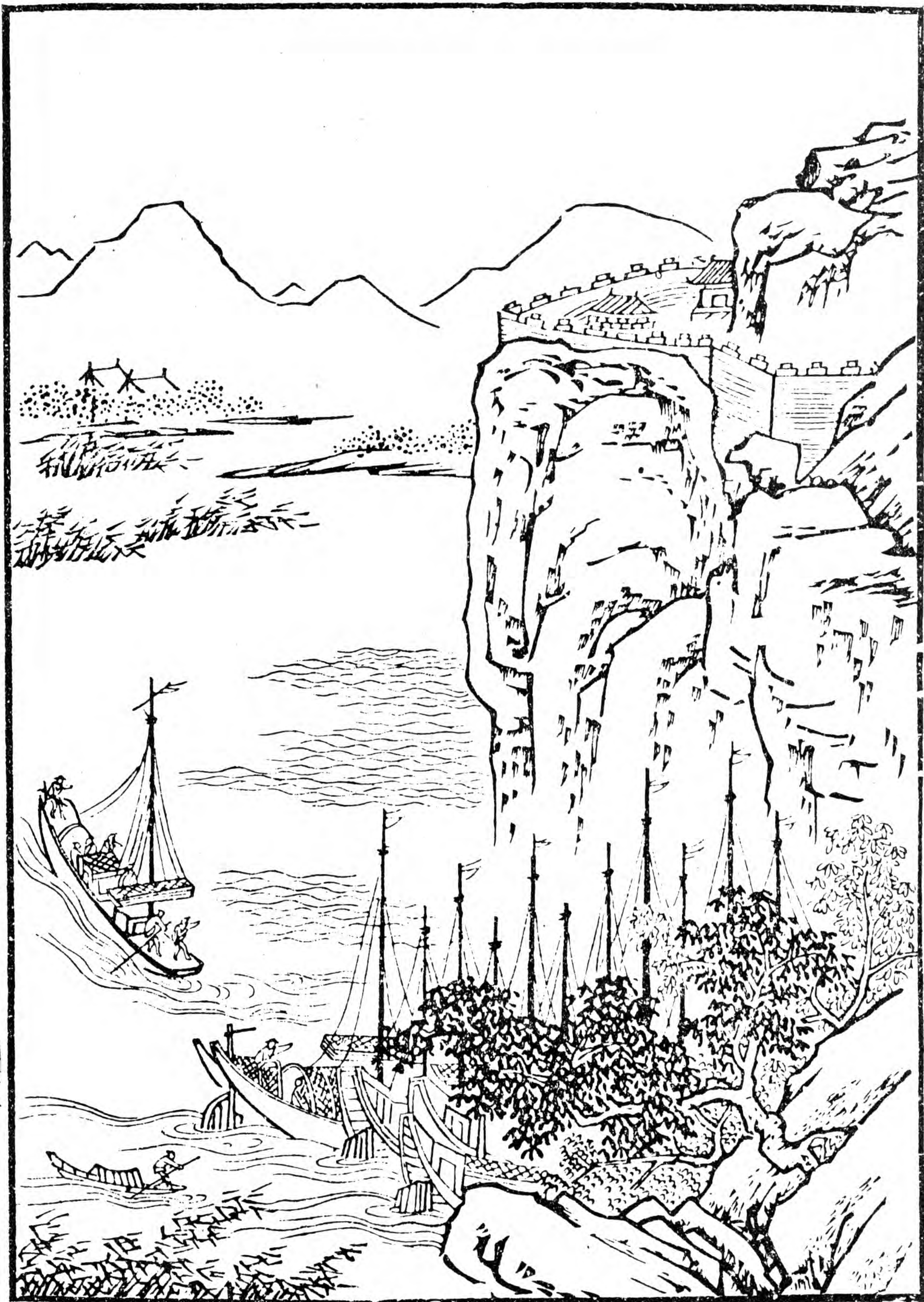




吳道玄字道子舊名道子陽翟人少貧游洛陽學書於張顛賀知章不成因工畫蓋悟之于性非積習所能致初為兗州瑕丘尉明皇聞之命入供奉因易名震天下其筆法超妙為百代畫聖早年行筆差細中年行筆磊落如蓴菜條人物有八面生意其傅采于焦墨痕中略施微染自然超出世謂之吳裝或謂張僧繇後身不遜也供奉時為內教博士非有詔不得畫後為寧王友

陶望齡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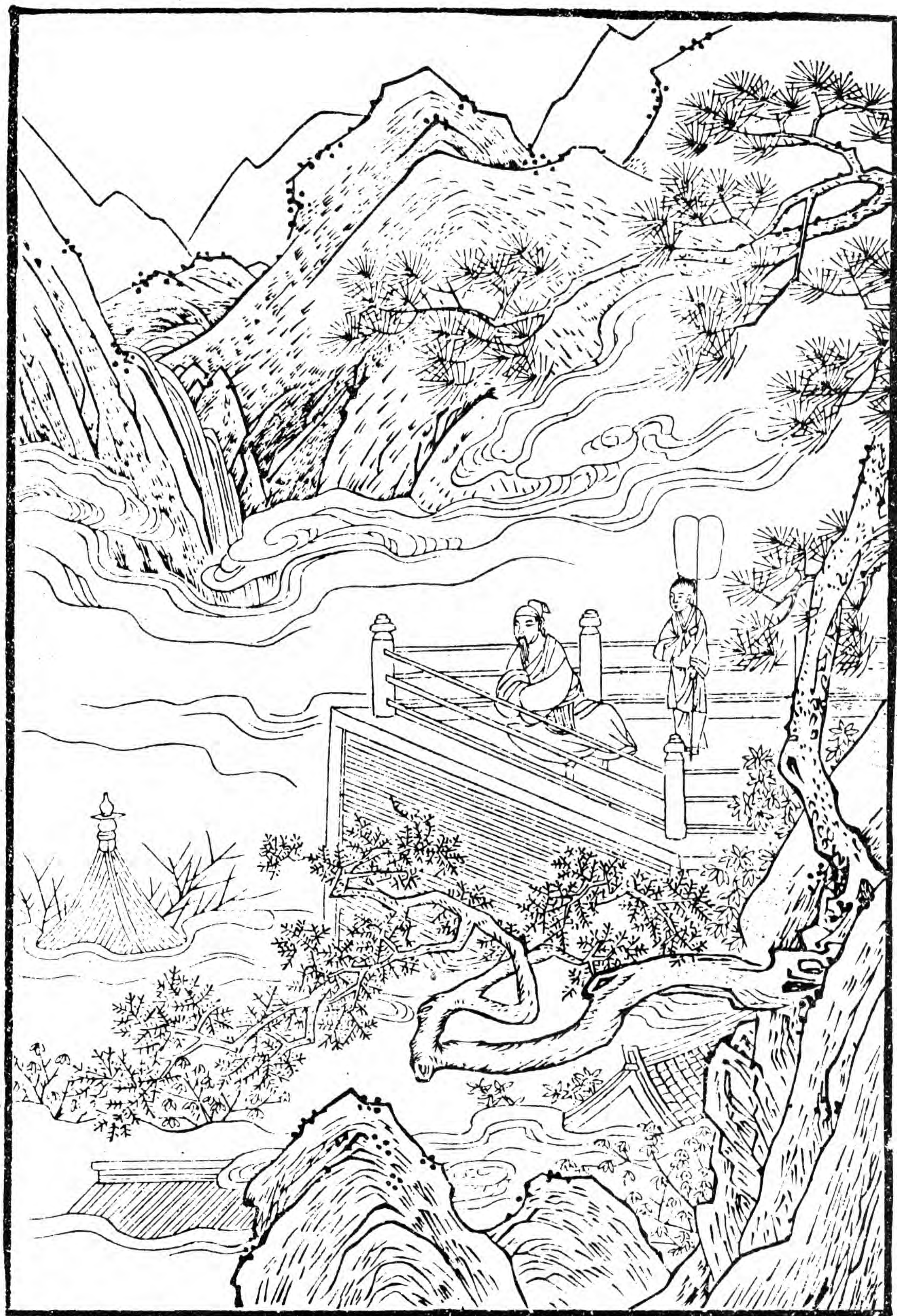




余白兄鄭虔潑墨山水淋漓反句勃勃生為此作付梓殊少異然為筆法奇勁自然々而君虔素好書嘗自寫詩於畫首以之獻玄宗玄宗稱其尾曰鄭虔三絕當時之重虔如此後唯黃筌山水能師法之近代益罕兄素論吾此圖出千載而下虔戰虔不乏先已筆虔為鄭州滎陽人官以著作郎　米萬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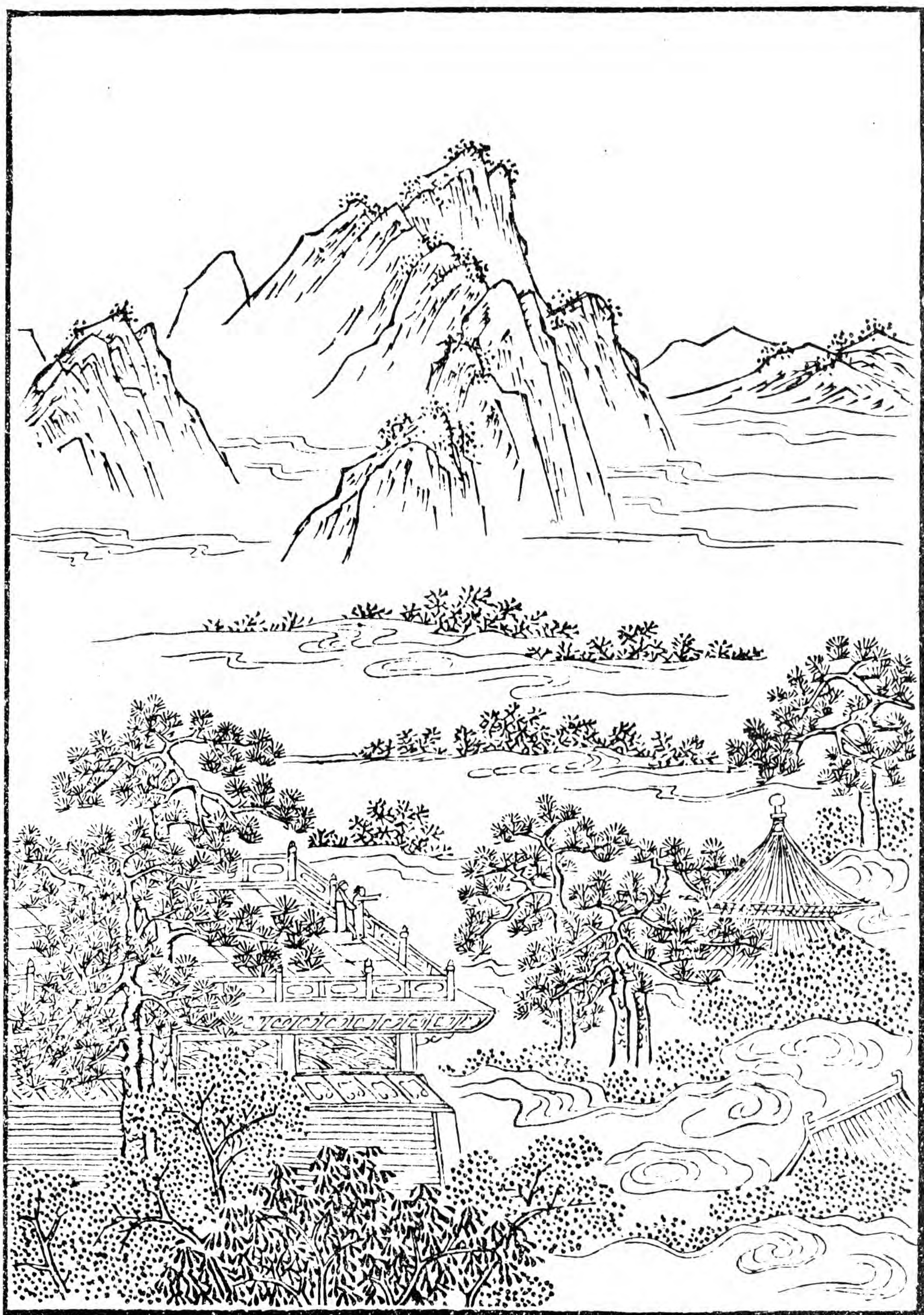




李思訓唐宗室也官至左武衛大將軍畫皆超絕尤工山水林泉筆格遒勁得湍瀨潺湲烟霞縹緲難寫之狀用金碧輝映為一家法後人所畫著色山往往多宗之然至妙處不可到也

松陵吳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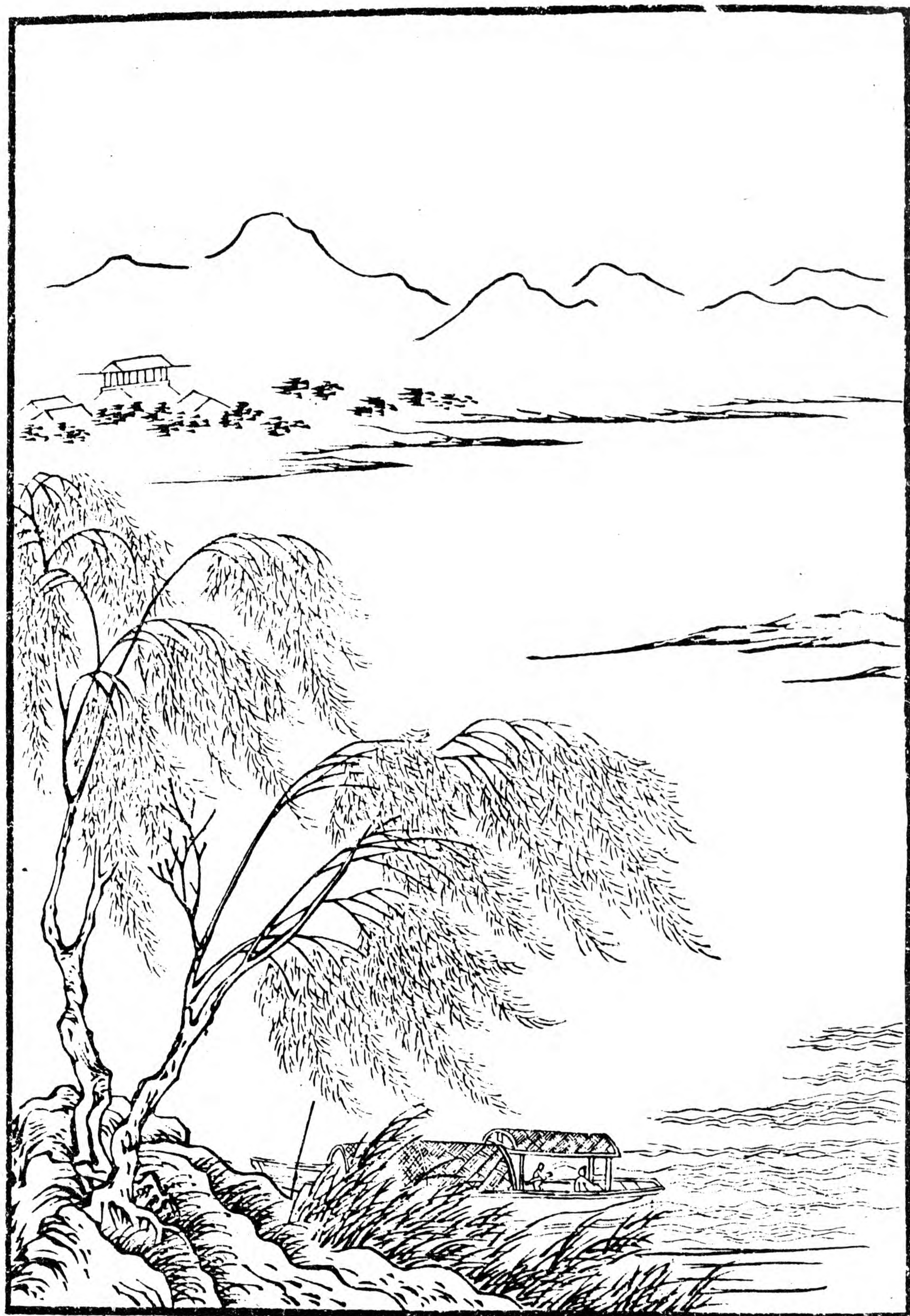


李昭道思訓子官中書舍人作画稍變其父之勢置思運筆頗覺不逮頎隹妙處亦足之擅美藝塲世稱思訓為大將軍昭道為小將軍贋筆甚多真者絕少畢竟神情索然矣具隻眼者能辨之

勾餘魯史識







王維字摩詰開元初擢進士官至尚書右丞家於藍田輞川善畫尤精山水思致高逸出於天性作詩爲無形之畫作畫爲不語之詩大都品格超絕清寂之妙時露筆端使庸史步趨雖禿筆成塚終不能及

山陰張汝霖







荆浩河内人自號洪谷子博雅好古以山水得趣善為雲中山頂四面峻厚自撰山水訣一卷嘗語人曰吴道子畫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無筆吾當采二子所長成一家之體故關仝北面事之世論荆浩山水為唐末之冠

西吴費兆元書







韓幹長安人王右丞一見其畫大加推奬天寶初入爲供奉時陳閎畫馬榮遇一時明皇令師之幹不奉詔曰臣自有師今陛下内廐馬皆臣師也明皇益奇之後師曹霸畫馬得骨肉停匀法傳染入纖素弟子孔綮頗得其真

洮陽蔣之秀識





戴嵩長安人其畫師韓滉唯牛稱青於藍画錄列之妙品隋唐而下工牛者僅嵩及厲歸眞裴文睍三人文睍寡合之性了立於當年歸眞棹尾之圖見嗤於田父斯圖緩急頓伏筋態畢露真足為大武君傳神豈邵澤民家藏旧物耶余家菰蘆田事多不藉牛以游閑越習其野性正爾种處士玩此宜其忘汾陰之召也嵩弟嶧亦以斯技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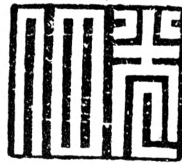
桐鄉錢夢得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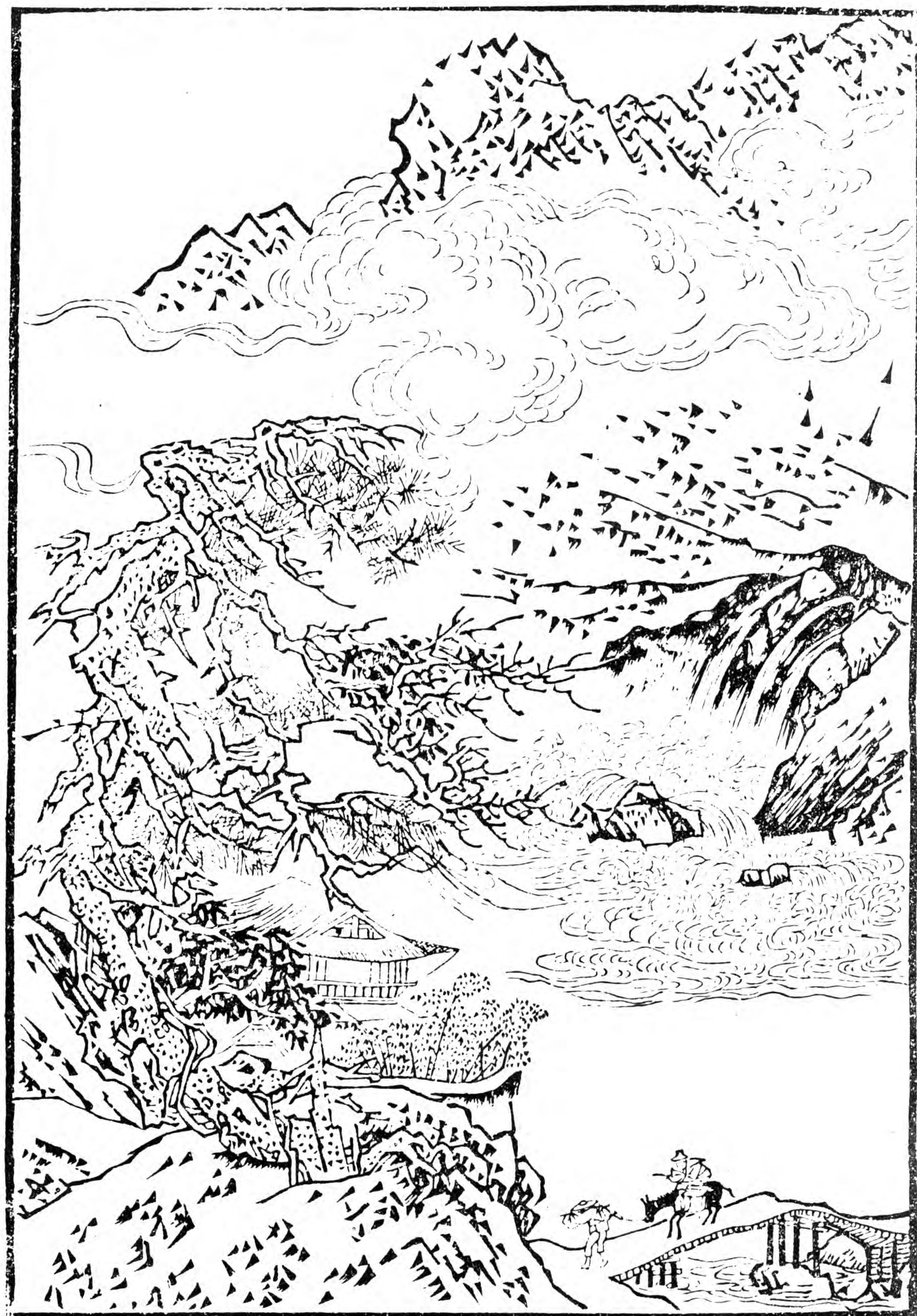




邉鸞長安人以丹青馳譽於時尤長花鳥得
動植生意大抵精於設色如良工之無斧鑿痕
耳厥以技困窮卒不遇轉徙潞澤間米海嶽
論畫花亦謂鸞畫如生

莆陽林璣品





閱仝長安人畫山水師荆浩晚年有出藍之美所畫脫略毫楮筆愈蕳而氣愈壯景愈少而意愈長深造古淡石樹出於畢宏有枝無幹當時郭忠恕亦師事之然仝於人物非所長多求胡翼爲之

錢士完題







黃筌字要叔成都人事蜀後主為待詔至孟蜀尚加賜金紫藝祖開基隨孟昶詣闕恩賞不替筌傷心黍離竟至不起史稱花鳥師刁處士山水師李昇人物龍水師孫遇兼該六法遠過三師卓為五季之名家開宋之首出蜀曾命寫六鶴於別殿由是蒙貴延請戶履常滿時諺云黃筌畫鶴薛稷減價又畫四時花鳥於八卦殿鷹見畫雉連連掣臂蓋疑於神矣舊傳中山劉贊寶家藏筌竹翎雉圖令譜已減小作之觀其蓊蔚森秀中騈栖自得令人不覺如臯之思欲馳濠濮之想不遠也子居寶居寀皆精繪事有父風比之書法亦猶子獻敬追蹤右軍云

吳興施浚明識





黄居寶字辭玉筌次子也畫得家傳山皴
文理縱横奥捷欲奔石積峭硬究能蹲虎
樹枝如虯如風筆到意隨趣絶蹊逕居寶
原善八分書知名一時故畫每得書家法耳
事蜀爲待詔累遷至水部員外郎

延陵丁鴻湯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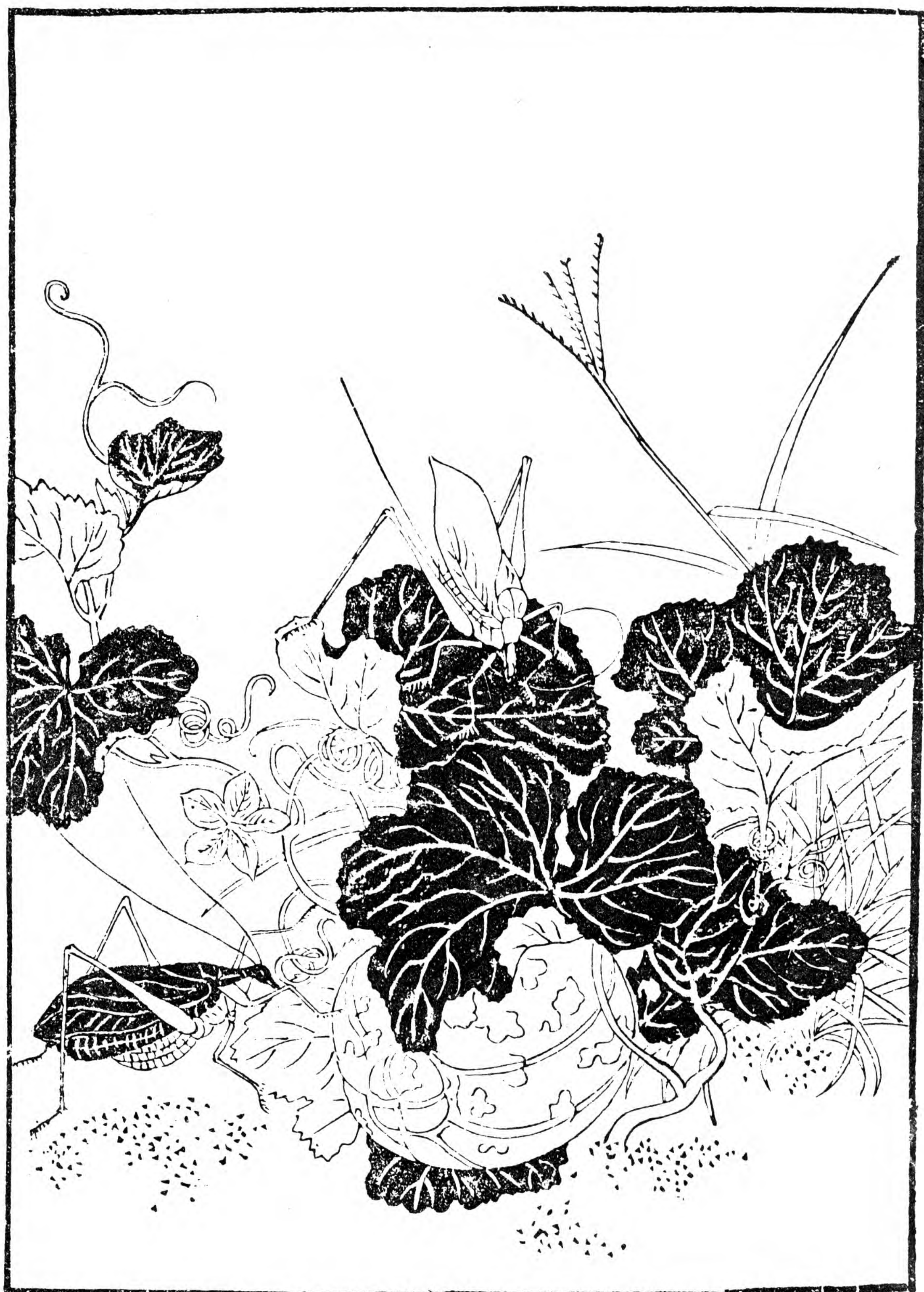




宋仁宗天資穎悟聖藝神奇遇興濡
毫度越流品秋穠以主表明取畫誌
樹蓊隆密結詔傳搖繡枝郎旋廊
云言是若夫宋帝矣君字情墨妙頗
於箋氣之旨雅相契合以世人主與名
孫玩為善鄒家搖深善根躰其饒筆
忍飢怦恰去貢不忍況觸真慈筆如
謂是心也不云以王與云聖學曆之治有
自來多嚐覽此草能無三歎
晉興蕭雲舉識







宋高皇筆墨已成妙體眾形兼備六法作墨朱紫
細不分濃淺一色焦墨叢密處露白道之超
古人翎毛尤為注意每以生漆點睛隱然豆許高
出紙素幾欲活動眾史莫能也上羅孫更作六集群
工中奮詠瑰危窮年竟日癡狀捆娛用意不精

東明崔邦亮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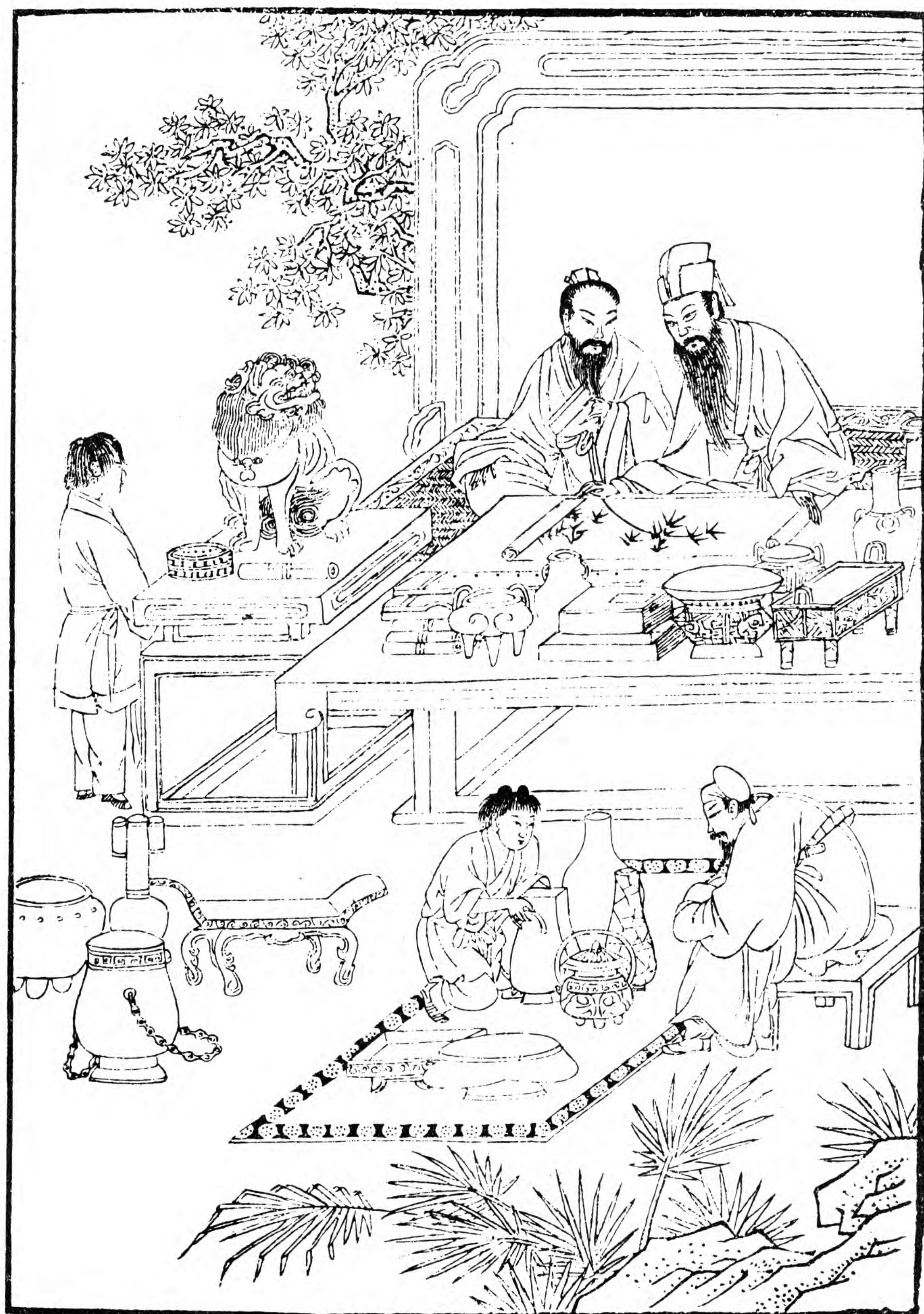




李公麟字伯時號龍眠居士舒城人舉進士第
博覽古法名画所臨古人用筆皆作書有晉宋風
格從事集所悟法吳及前古名手所善以為己有
專為一家作画多不設色獨用澄心堂紙為之惟臨
摹古画用絹素著色筆法如雲行水流有韻論
者謂鞍馬逾韓幹佛像追吳道玄山水似李思訓
人物似韓滉瀟灑如王維當為宋画中第一照映
前古者也宜登朝奉郎

巖法書





頎德讓建康人善画人物多喜作道像見
之儼然若對天神菩薩睫毛豎蓋因
生氣飄動故也雖工山水動植法品其異人
變改古風樣裹細瞻所輙感令人寘身阿
堵中故人作王維不能也李後主亦嘗稱
之曰古有凱之今有浩遂其愛重如此

延陵吳大山書







郭忠恕字恕先雒陽人少善屬文周時為博士宋太宗素知其名名為國子監主簿嘗師闗仝以篆隸繪事擅扙一代而尤精于樓觀木石此本即一斑乃其最上乘也偶爾披閱脩然清興恍在風塵物表矣

南樂魏廣微書







董源江南人為南唐後苑副使按畫苑謂之
以載源善畫山水兼作人物設色不盈數
至居逸着色似大李將軍後世呼為董北苑云
張子曰北苑自唐宋至今無變風雲雨之態區區縑素
所存能幾之好事家遍寶燕石的贗為多見也
中秘所藏然劇畫譜成生平北苑一家山水林巒之
際神情縱橫苑囿徒之以栽堂獨範於的葉柳
且妙指近以董乃中秘又張而描寫以劇寫猶大
以就小真巧奪天工紀　洺州張樹忠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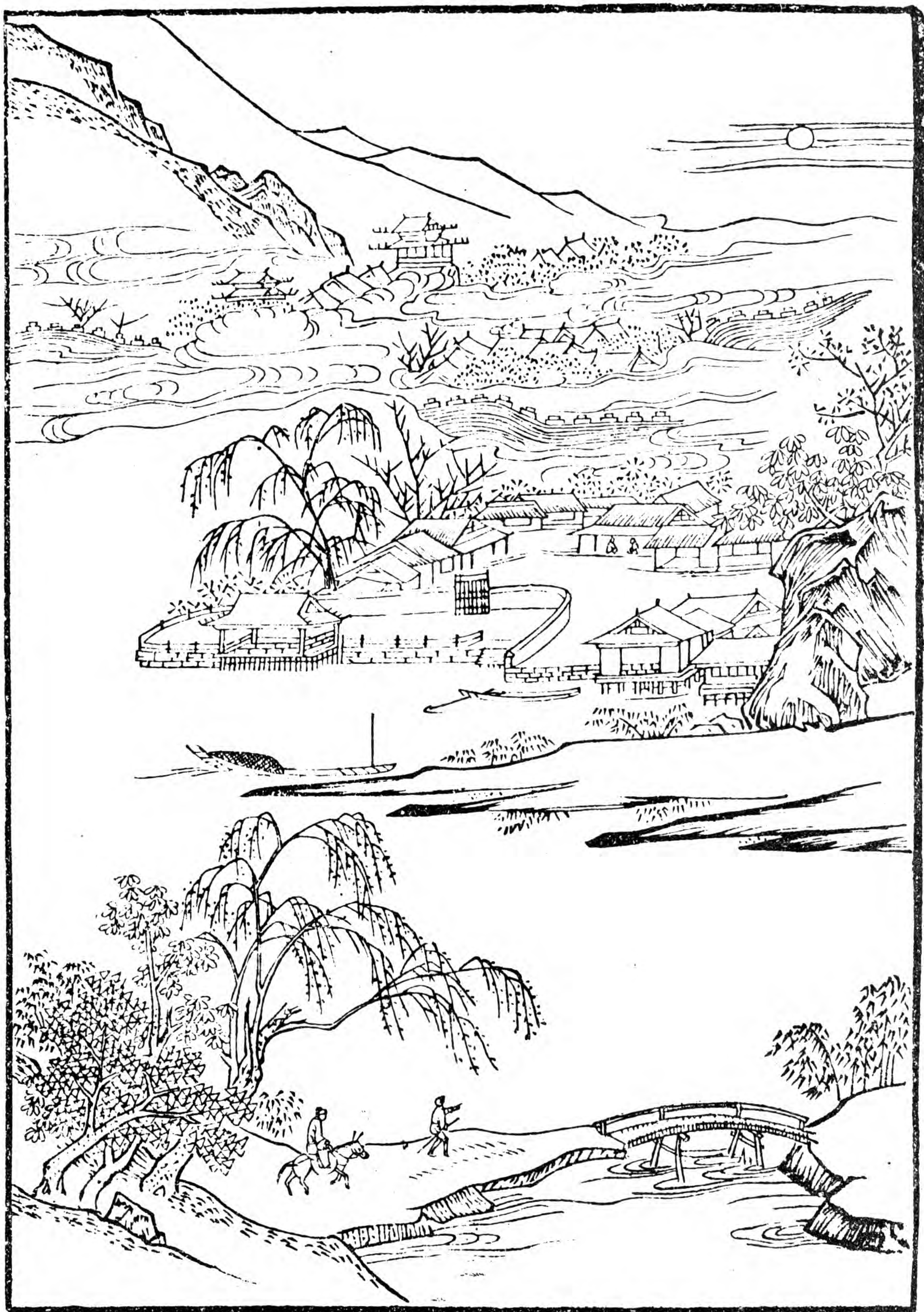




范寬字中立華原人性嗜酒落魄有大度居山水始師李成又師荆浩山頂好作密林水際多作大石既而嘆曰師人乎孰若師造化乃遊終南太華遊名山遇得意處更輒叫絕放狂落筆揮灑雄奇寫出生成江理磐礴氣象全在筆先者歟固足其方駕關李也

梁鈺鮑際明





李成字咸熙唐宗室也避地營丘遂家焉博學能文磊落有大志因氣不偶放意詩酒師關仝凡烟雲變滅水石幽閒樹木蕭森山川險易下筆極妙墨情意既遠窮興于畫其工處自覺超然

祁光宗書





郭熙河陽温縣人為御畫院
藝學善山水寒林宗李成法
以雲物出沒晦顯之態布
置筆法獨步一時晚年巧贍
致工晚年落筆益壯

嚴瀚書





趙昌字昌之廣漢人善畫花果初
師滕昌祐後過其藝喜作折枝
極趣所到與花傳神後有作者
雖得形似至妙處竟不可造蓋工
于草蟲識一代佳品也

張邦紀







蘇軾字子瞻蜀眉山人也文章之妙快炙人口後世學者步武蹤蹟輙復名家其作畫乃戲墨爲之無所師承不求工緻有墨竹留世蓋當時與文與可交好嘗見其稱文與可作竹意在筆先等語則落筆揮灑之間偶得其機神故擬摹一二耳又好作枯木奇石時出新意木枝虬屈石皴老硬大抵寓意不求形似

於越王舜鼎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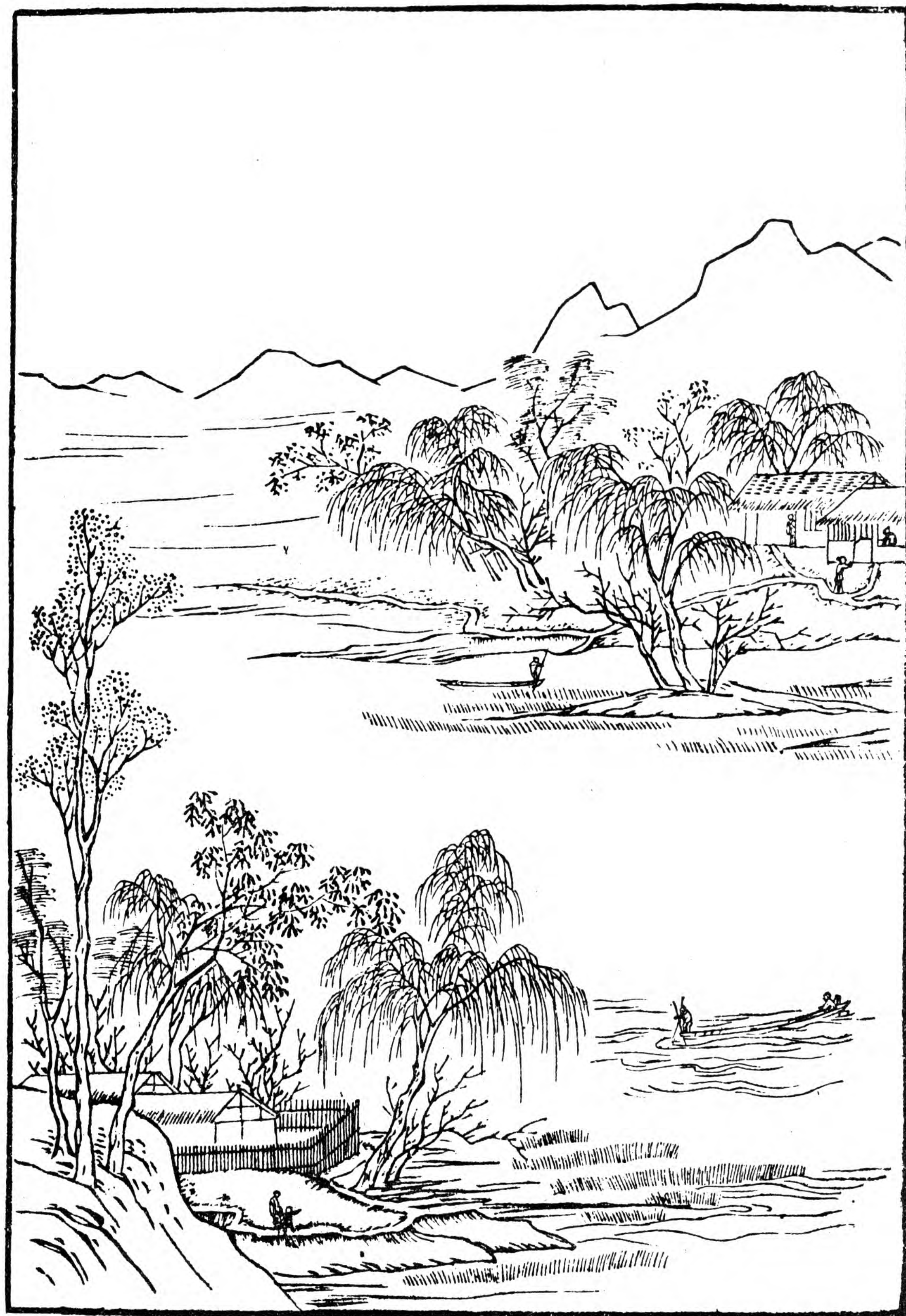




海嶽先生米芾字元章襄陽人性酷嗜書畫世以米顛呼之購求古今名筆如晉則顧愷之戴逵六朝則張僧繇唐則閻立本王摩詰吳道子諸君一一鑒定彙為画史才情既超又愽極古人墨妙故信手拈出渾然天成當宋置画學之初召為愽士賜對便殿即在萬乘前必褫衣解帶神意閑雅興到然後落紙天子每賞其竒俊元章雖嘗典郡而意致瀟然其詩有云棐几延毛子明窓館墨卿功名皆一戲未覺負平生其達如此杜少陵詩謂薛少保惜哉功名迕但見書画傳元章反其意以為五王功業旋同泡景而少保緗素歷代珎重石泐則重刻絹破則重補以彼易此知少保必不斗心繇今視昔海嶽公賸馥殘膏都人爭玩連城照乘保寶珎真又何遽出少保下哉不顛不傳非虛語也元章子友仁被遇光堯職事清貴遂自秘重親知無緣得其點染有嘲之者曰觧作無根樹能描濛鴻雲如今供御也不肯與閑人觀老米曾次達官華秩直糠粃埃壒視之豈足掛其靈臺施其行馬哉父子間度量相越盖亦遠矣

吳興施浚明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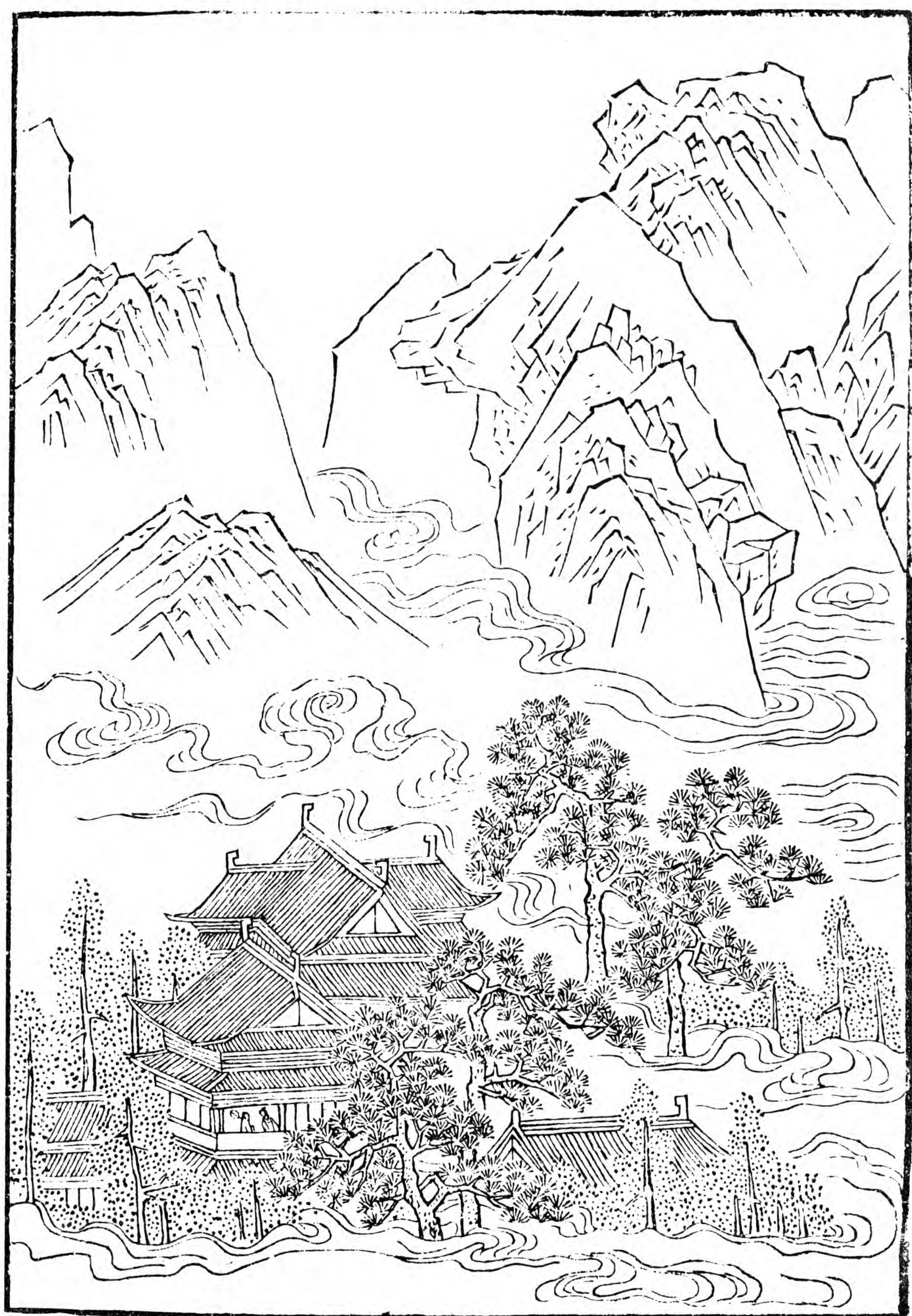




趙令穰字大年宋宗室游心經史戲弄翰墨尤得於丹青之妙所作甚清麗雪景類王維筆汀渚水鳥有江湖意又學東坡作小山叢竹思致殊佳雖筆意柔嫩實年少好奇耳

黃汝亨書





趙伯駒字千里偏於山水花果翎毛界畫人物精調濟潤脈列狀貌光彩照人嘗命畫集英殿屏賞賚甚厚多作小圖流傳於世有蟠檜樁石便面在吉州楊團練家往至浙東北馬鈴轄南宋宗室工畫者多矣弟伯驌亦善着色稱獲蔓云是幅長松老檜如虯龍蟠屈鸛鶴冲天圍合琳宮周匝雲氣遶山蒼崖翠壁體勢既全筋脈可繹絕侶增城懸圃方壺瀛洲非復人境固知作者餐霞茹芝流也

吳興施浚明識





僧巨然鍾陵人善画山水筆墨秀潤喜為烟嵐峦嶺至林麓之间楢作卵石松栢踈筠蔓艸之類相與映发幽溪细路屈曲縈帶竹籬節舍斷橋危栈宛若壺嶠中真境也老年尤富趣平淡落筆高遠殊得董源正傳

同安許獬







趙孟堅字子固號彜齋居士寶慶二年癸進士第歷官朝散大夫知嚴州府事博古多識精墨妙人比之米南宮云棄官好遊適造一舟横陳一榻偃息其中其所善水墨白描水僊梅蘭山礬等花秀淡多生色作竹石清勁有梅譜傳世其人品可想見云　張以誠識





米友仁字元暉元章之子能傳其家學作山水畧變元章法自成一家其烟雲幻滅林木幽閒泉石峻冷草草點綴自有一段生韻蓋意在筆墨外畫成每自題曰墨戲蓋實録也

五康董復亨元仲







揚補之字無咎號逃禪老人南昌人
也祖漢子雲其書從才易別一族高
宗朝以不直秦檜累徵不起又自號
清夷長者水墨人物學李伯時梅
竹松石水仙筆法清淡閒野為世
一絕

河東仇池釣客仇時古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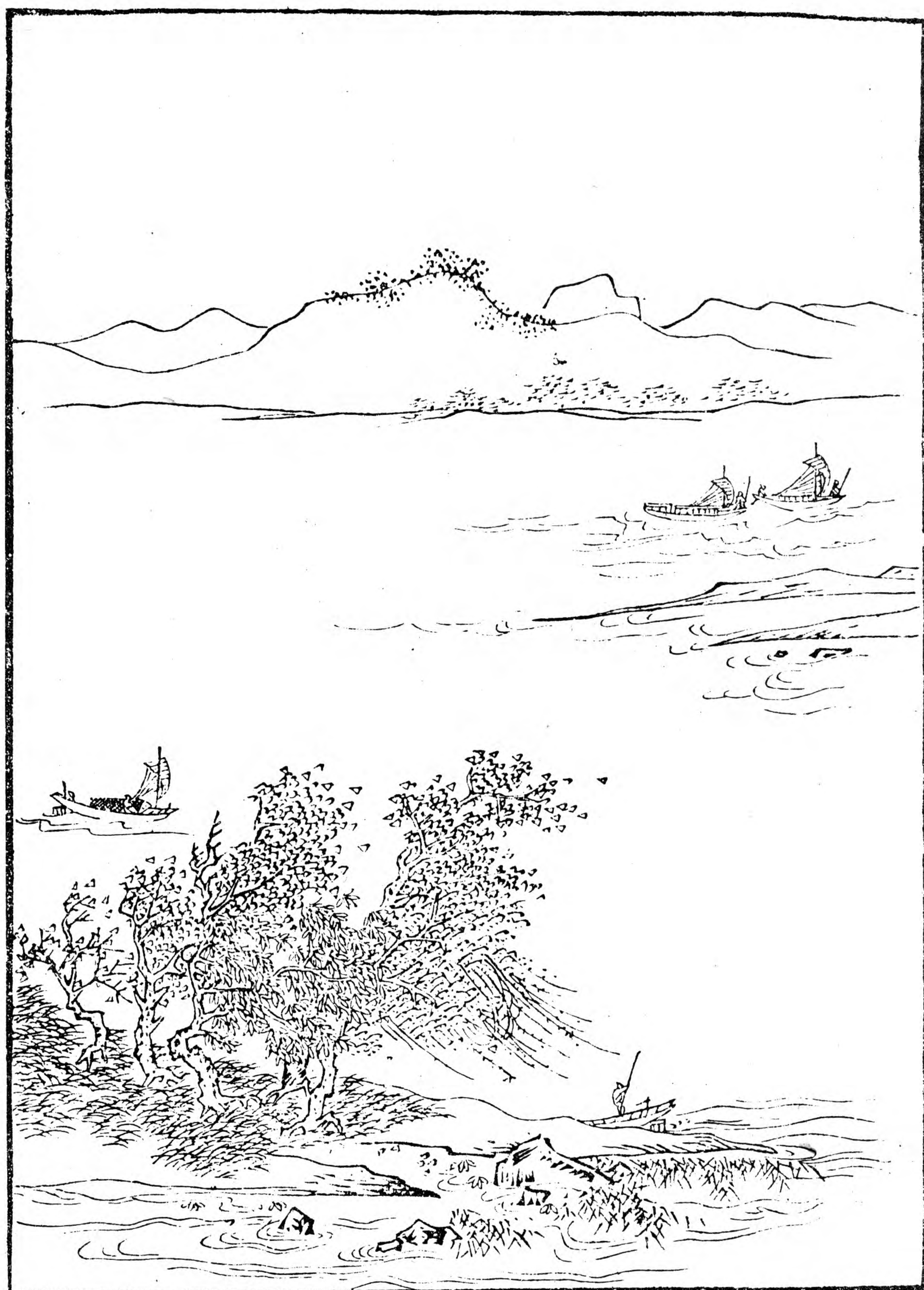




右錢唐馬和之筆細若牛毛輕如蟬翼楊柳紛披樓臺界畫非直登譜之難抑剖劂之匪易也余昔遊寧陽見署中新柳一株柔條楚楚若待季雙鬟臨風婀娜擬詠之會冗不果每歌昔人楊柳枝詞無情如臺城惹恨如隋堤含風籠煙如章臺正所謂樹既如此人何以堪和之紹興中登第工佛像山水傚吴裝筆法務脱鉛華歸之融澹水邊沙際垂垂萬條交柯互葉動合成法覽之冲然謂是瀛洲化城閶德壽孝皇每書毛詩三百篇命其圖寫和之胸次盖自有風雅矣

吴興施浚明識





李唐字晞古河陽三城人爲画院待詔賜金帶時年近八十矣善畫山水人物筆意不凡尤工画牛高宗雅愛之嘗題其画卷云李唐可比唐李思訓

山東劉祿書







陳容字公儲自號所翁長樂人端平二年進士詩文豪壯以善畫知得変作之意潑墨成雲噀水成霧醉餘大叫脫巾濡墨信手塗抹然後以筆成之或全體或一首一臂潛見隱約不可名狀率皆不經意人人寶括問名重一時垂老筆力愈簡易精沙絳光者才並篆羽 河東趙標識





楊士賢宣和待詔南渡時特賜金紫
工人物山水師郭熙畫山水景寸之入地
所郭山都畫里冥搜神遊之勝概石
烟雲更覺構佈之氣法彊不逮郭
熙而風致自大足可觀者

瀛果沙修朱宗書





李迪河陽人高宗朝畫院副使賜金帶歷事孝光大有時名絕工花鳥竹石品生意浮動若園池物靚之不覺超濠梁間想也其畫山水則不逮矣

宣城湯賓尹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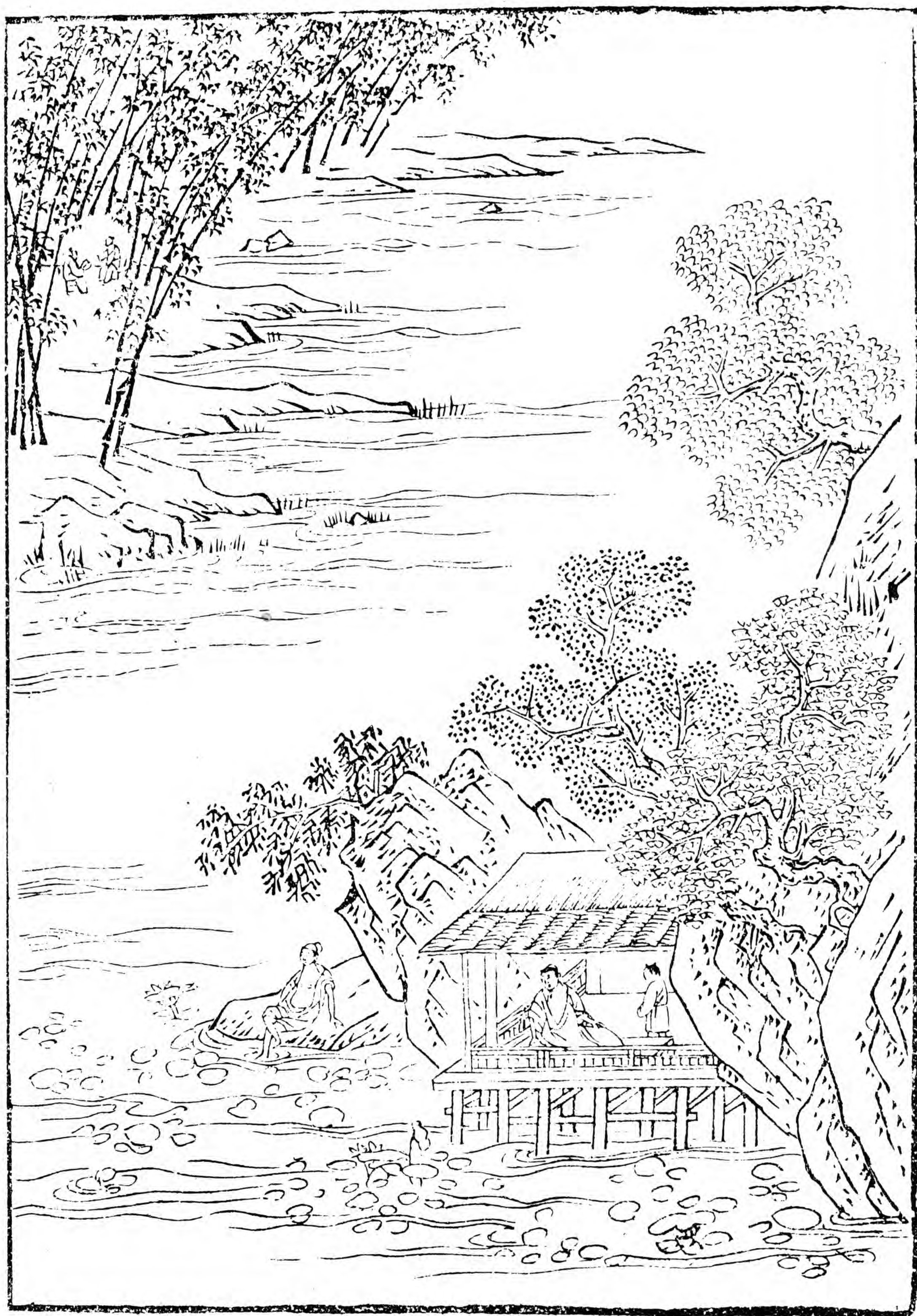


蘇漢臣開封人為宣和時畫院待詔師劉宗古製作雖極工而筆端微滯其寫釋道人物嬰兒著色鮮潤體度如生熟觀之不啻相與言笑者可謂神矣紹興間復官孝宗隆興初以繪佛像稱旨補承信郎其子焯能世其學亦授隆興畫待詔

會稽章允恭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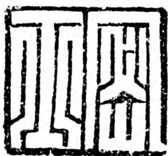




古稱画家須布尺帛于頹垣注目視之久〻自成峯巒巖壑草木雲烟之狀景會意先筆游象外落手着樹尺幅淋漓乃知兎起鶻落不獨墨竹一派爲然也蕭照失身江湖殊艸〻然用筆趂得李唐之神異松佐石絶壑脩崕生色撲人眉睫會心處政不在遠照画多書款樹石間紹興中更補畫院待詔

山陰祁承𤇳







右錢塘劉松秊筆山皴水痕皆有格度繁柯密葉蔭翳蘅茆小舟蕩漾於微波中綽有羲皇之想最奇絕者遥空雁陣踈密高下殆將萬點圓結似六花散布似八陣遠者似游兵似左右翼紛披從高而下有不整齊中之整齊昔聞黃帝阪泉之戰驅百鳥為旌旂茲圖近之矣松秊居清波門俗呼為暗門劉紹熙間待詔畫院人物山水師張敦禮而神氣精妙乃過於師寧宗朝以進耕織圖稱旨賜金帶畫藪載劉夢松水墨花鳥又有劉松老者字榮祖書學元章畫師東坡不知其為一人耶抑三人也俟識者辨之

崑山李衡昌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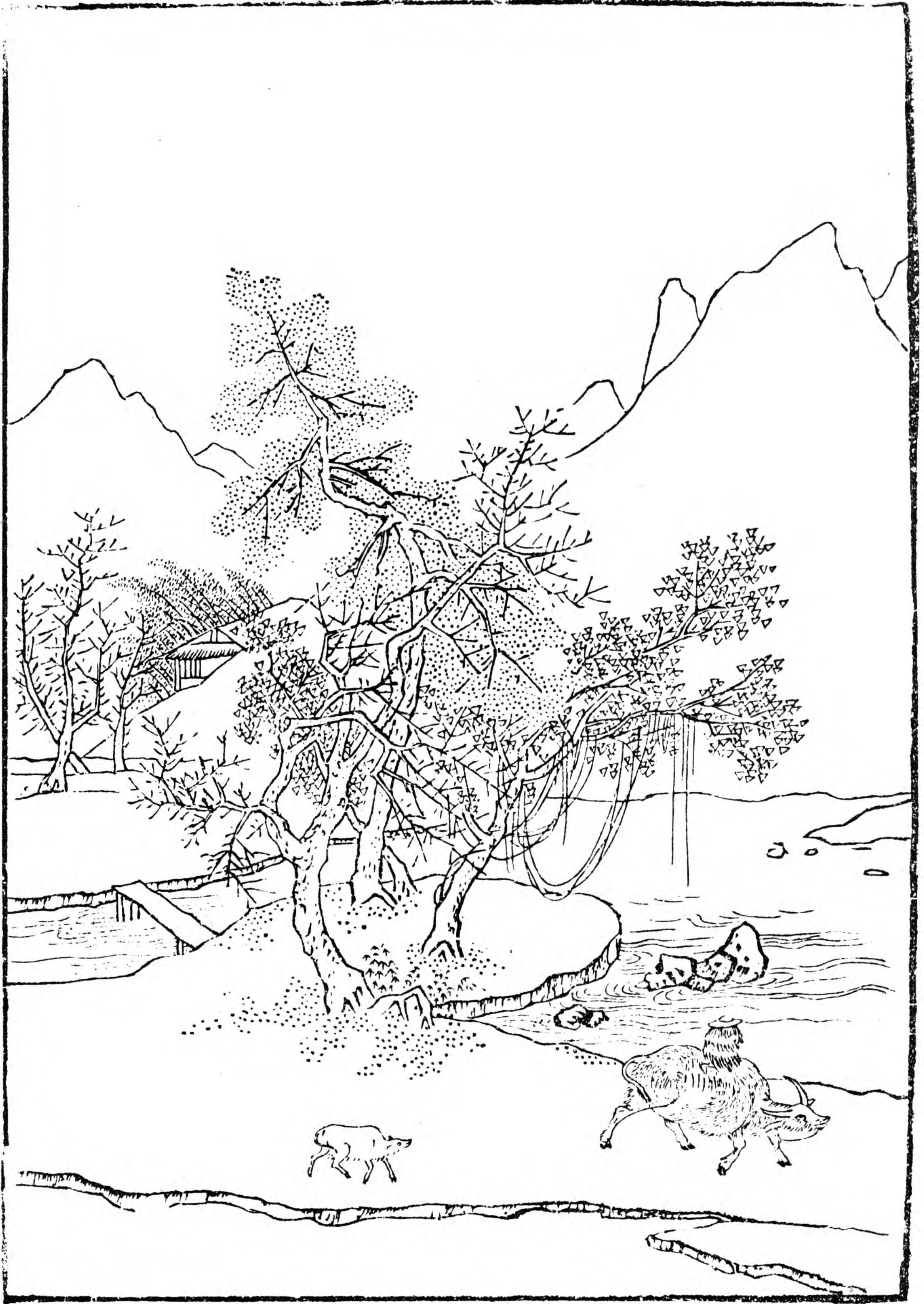



五里

李嵩錢唐人精工人物佛像尤絶觀其髑髏圖必有所悟䏻發本来面目意耳為李従訓養子頗得其遺玅尤長界畫光寧理三朝画院待詔

淮浦吴来庭





夏珪字禹玉錢塘人寧宗朝待詔
賜金帶善画人物高低醞釀墨色
如傅粉之色筆法蒼老墨汁淋漓
奇作也雪景全學范寬院人中
画山水自李唐以下無出其右者也

大名黄立極







馬遠興祖孫世榮子画山水人物花禽種種臻妙院人中獨步也光寧朝畫院待詔

嚴澂書





了菴遠之子能世家學然不
專父遺愛吾子多於己畫上
題作烏菴蓋欲子為與參故
也為畫院祗侯

吾陵孫坡行







陳居中嘉泰年畫院待詔也專工人物常畫蕃馬布著色極精緻可觀時人比之黃宗道焉

東海翁張弼書









趙孟頫字子昂號松雪道人宋宗室也居吳興官至翰林學士承旨贈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封魏國公謚文敏榮際五朝名滿四海書法臻二王妙更工畫山水人物鞍馬寫佛像嘗作菩薩圖人或以為平元失節至況以輞川圖云維乃伎倆精絕固清玩者所不珎也

楊守敬書





古稱針神繡絕如女紅事耳至鍾情翰墨擅丹青紫若髮繡之流傳少管夫人後已累代而遺蹟猶種種在霞而描之灑然有靈氣也字法工妙點畫淋漓而厥圖蘭與竹俱參差可愛為荷溉清矑若綠玉之叢挹其佩細而有風習之君子昂臨池之技不亞羲獻繪滾馬則跪足分背之狀物色如生而夫人若與之相掩映計當時婉娈帷闥之間每日周旋雅尚再合雍雍焉相夫子乎筆墨圖而儷美子古也余覽之翩然往矣詩不云乎彤管有煒說懌女美之遂題之

雨林沈韜縡季彪父書







魯宗貴錢塘人善畫花果鳥獸窠
石描染極佳尤長寫生卭鷄雛鴨黄
至不儘然落生益妙在用筆而意趣
有餘者非特點染之工也紹定中畫院
待詔

太原王三才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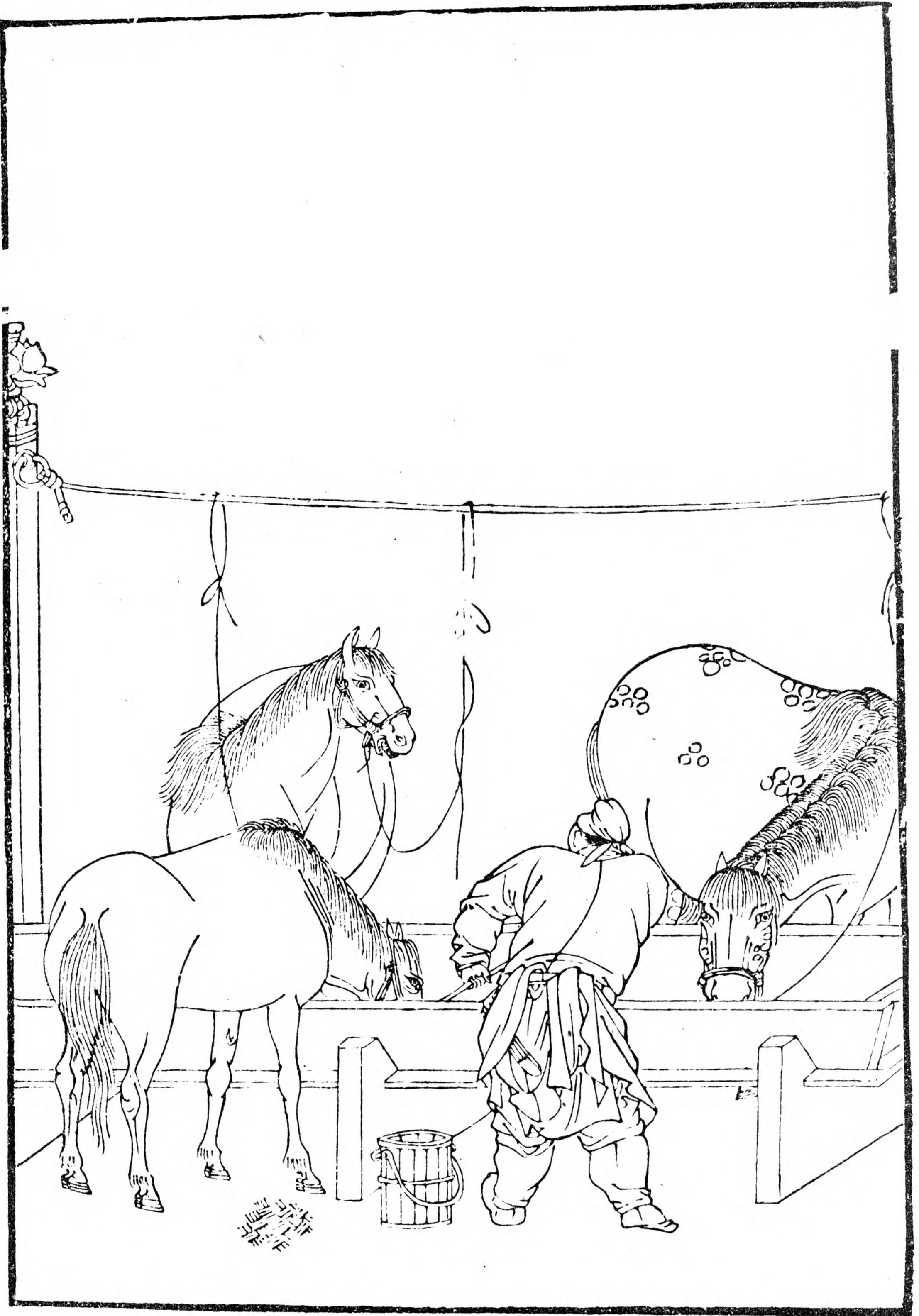


蘇長公墨竹妙絕今古有李息齋衎亦以竹名評者謂東坡之筆妙而不真息齋之筆真而不妙鑒賞自別迺至墨花一派亦惟妙是貴耳柯九思寫墨竹最善魚善墨花道媚有致蓋得其妙者柯天台人字敬仲號丹丘官至奎章閣博士博學能文不獨以繪事名也

孫如游識







趙雍字仲穆文敏子也官至集賢待制畫山水師董源尤善人馬得其家法故人每傳為趙馬云書篆尤精時名不亞於乃翁長子鳳字允文畫蘭竹能與仲穆渾肖人莫能辨亦佳品也

山陰王先鋐志







王淵字若水杭人幼善畫趙子昂雅重之授之以法故落筆便師古人無一筆院體山水師郭熙花鳥師黃荃人物師唐人尤精墨花鳥竹石畢自得象之外生氣肖古而不泥古天機溢發稱一時絕藝云

漢東何宗堯君美









黄公望字子久號一峯又號大癡道人
巧紅常熟人幼穪神童科通三教旁曉
諸藝善畫山水師董源晚年變其灋自
成一家皴法縱橫絕纇筆墨蹊徑安位
畫必登樓觀雲氣變多以爲布置令人
劉僊傳中

仁龢顧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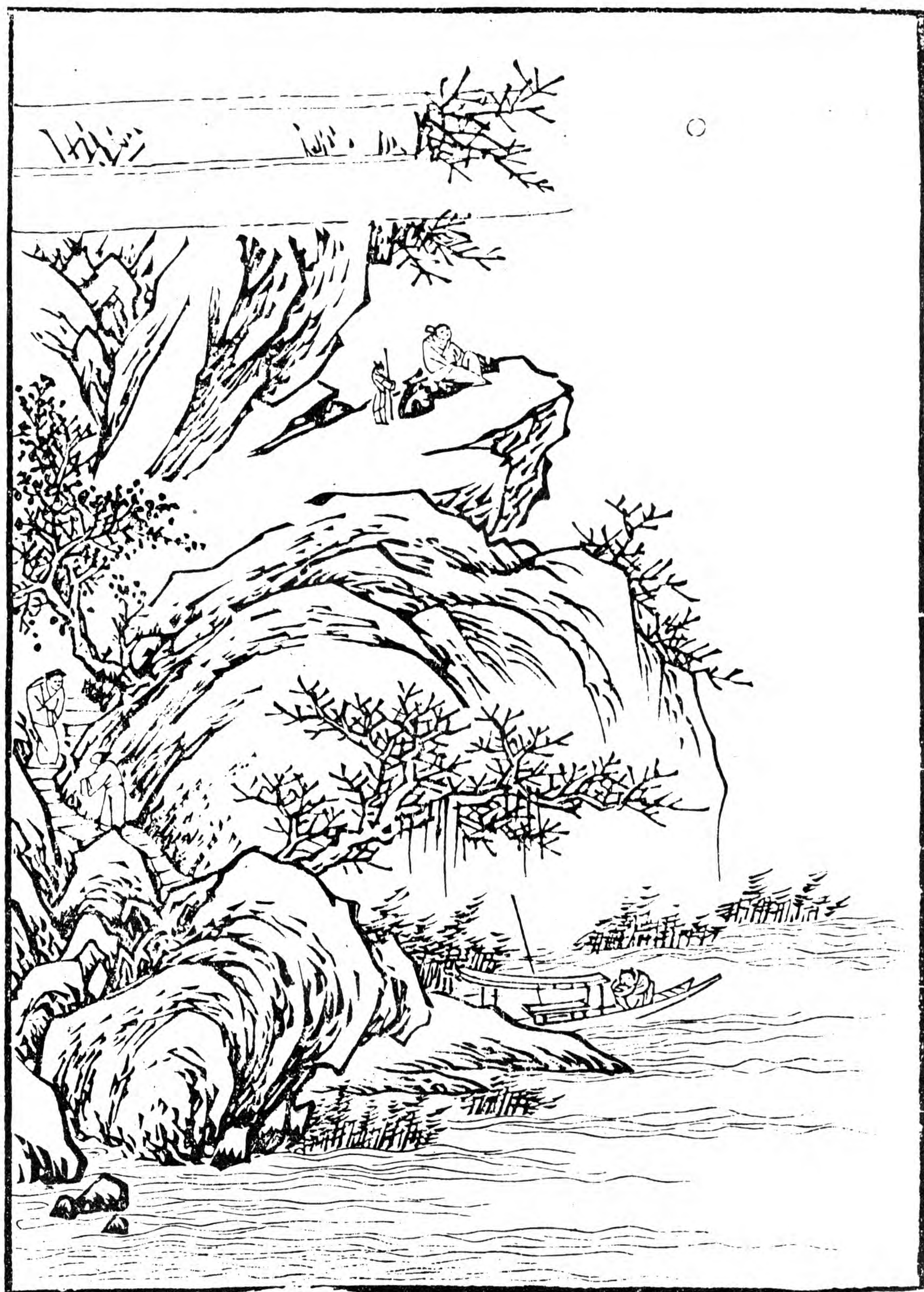


錢選字舜舉號玉潭雲川人宋景定間鄉貢進士花木翎毛師趙昌山水人物師趙千里舉腕則奇幻百出俱臻妙境識一代之名手尤善作折枝草蟲小品或兔或松鼠精絕不可形容遇得意處輒自賦詩題其隙云

高陽王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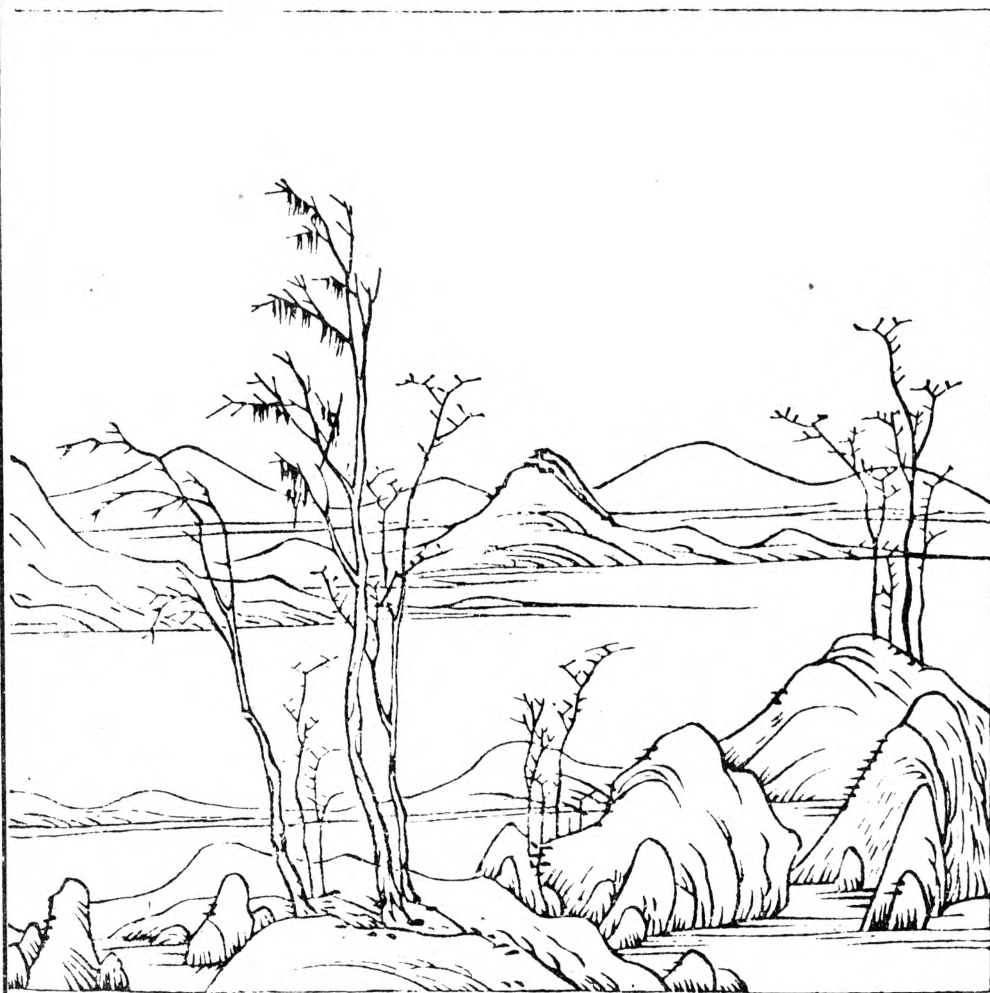


世傳梅花道人畫爲學之士造之宗之道人
者攜李吳鎮字仲圭者也山水稱合作亦
能爲墨花竹圖中其松銅柯石鮮勢氣
參天藤蘿毛茸皆有真趣天外之峰攜
佳几席宛若創成信是逸品故鑒者
多隨入惡道此老無礙之態自在筆前
豈爲拙工擬筆繩墨引飽謝屋什其流爲
范園善古記之矣

傅光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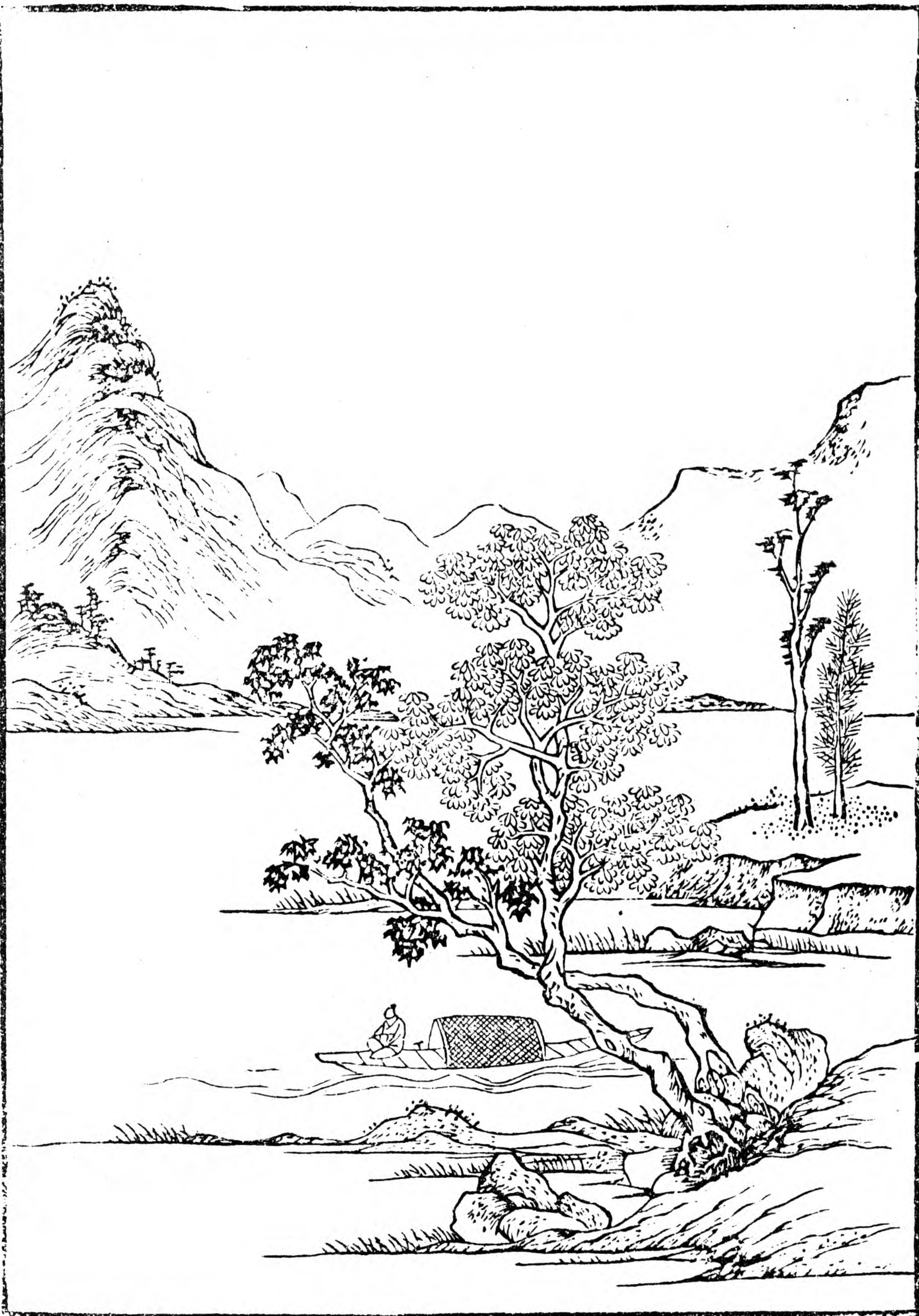
倪元鎮別號雲林少負拔俗之韻性好潔竟成癖幽齋竹樹晨起必課一奚盥拂葱蒨刺眼每駕輕舠湖上香風遠襲輙知為雲林舫至摹畫山水林石位置簡雅惟取神致似嫩而蒼似淡而工遂入逸品在勝國諸名家蓋畫而儒者也張士誠擾蘇州招之不往真無忝高士



之稱名瓚毘陵錫山人
吴門張國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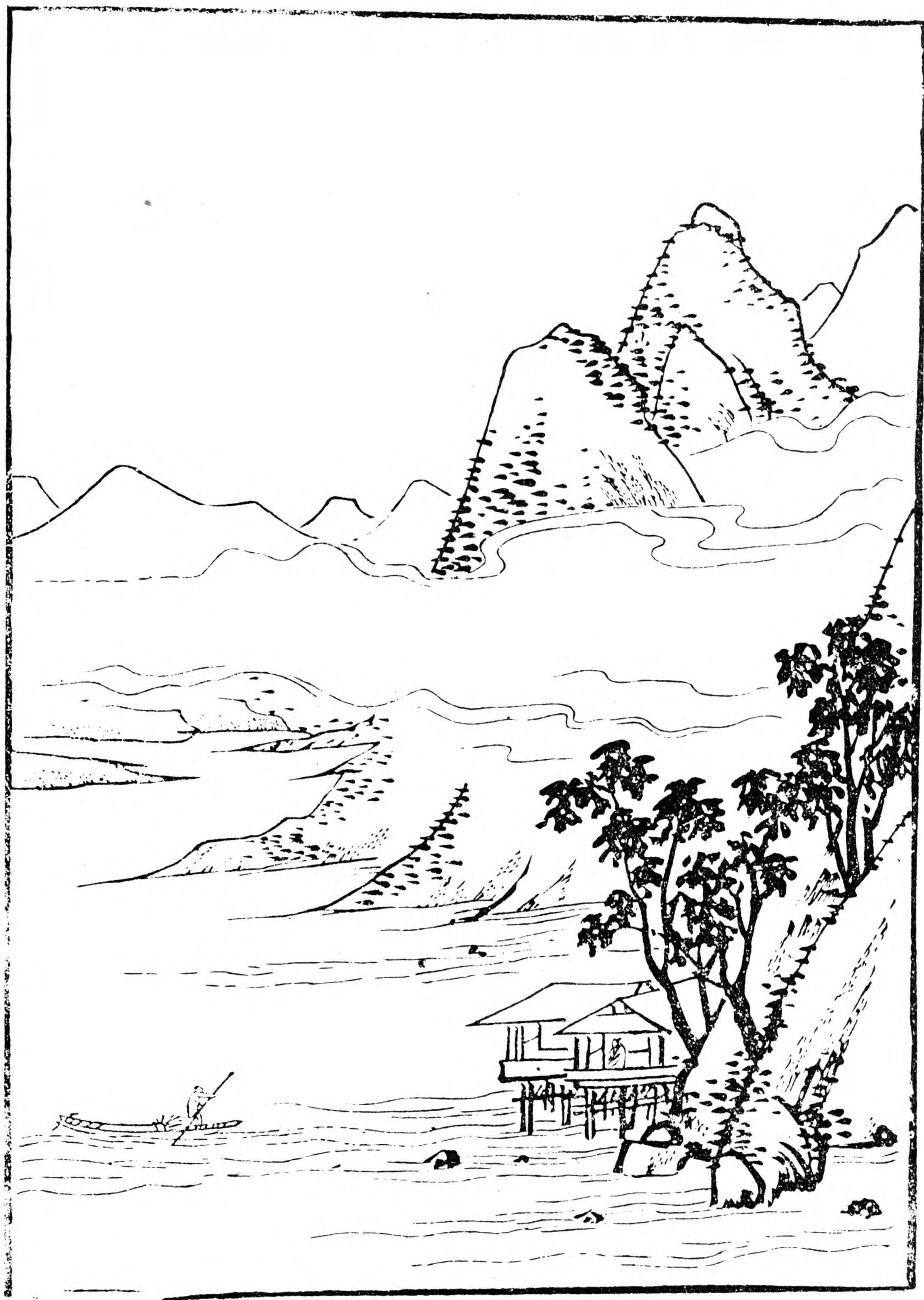




王蒙字叔明吳興人趙文敏甥也師巨然山林秀潤之氣溢於楮帛蓋因用墨處得意外之法耳其畫有傳者殊值一時亦善人物

宣城湯賓尹書





高克恭字彥敬別號房山其先西域人後卜居燕京官至大司寇工山水昉二米已復學董源李成大有奇思怪石噴浪小艇橫塘竹木蔽虧烟嵐映帶作者鮮及

梁溪吴澄時







吴瓘乃嘉禾人性嗜古家為武庫晚年摹古名畫寫水香獨擅其妙蓋蒼葉肖象良易耳惟一種韻態宛似君子出於象外者則難試展其所揮灑者十餘笔而一斑足盡九畹矣入室自成芳置清齋有俱化意

汝南袁大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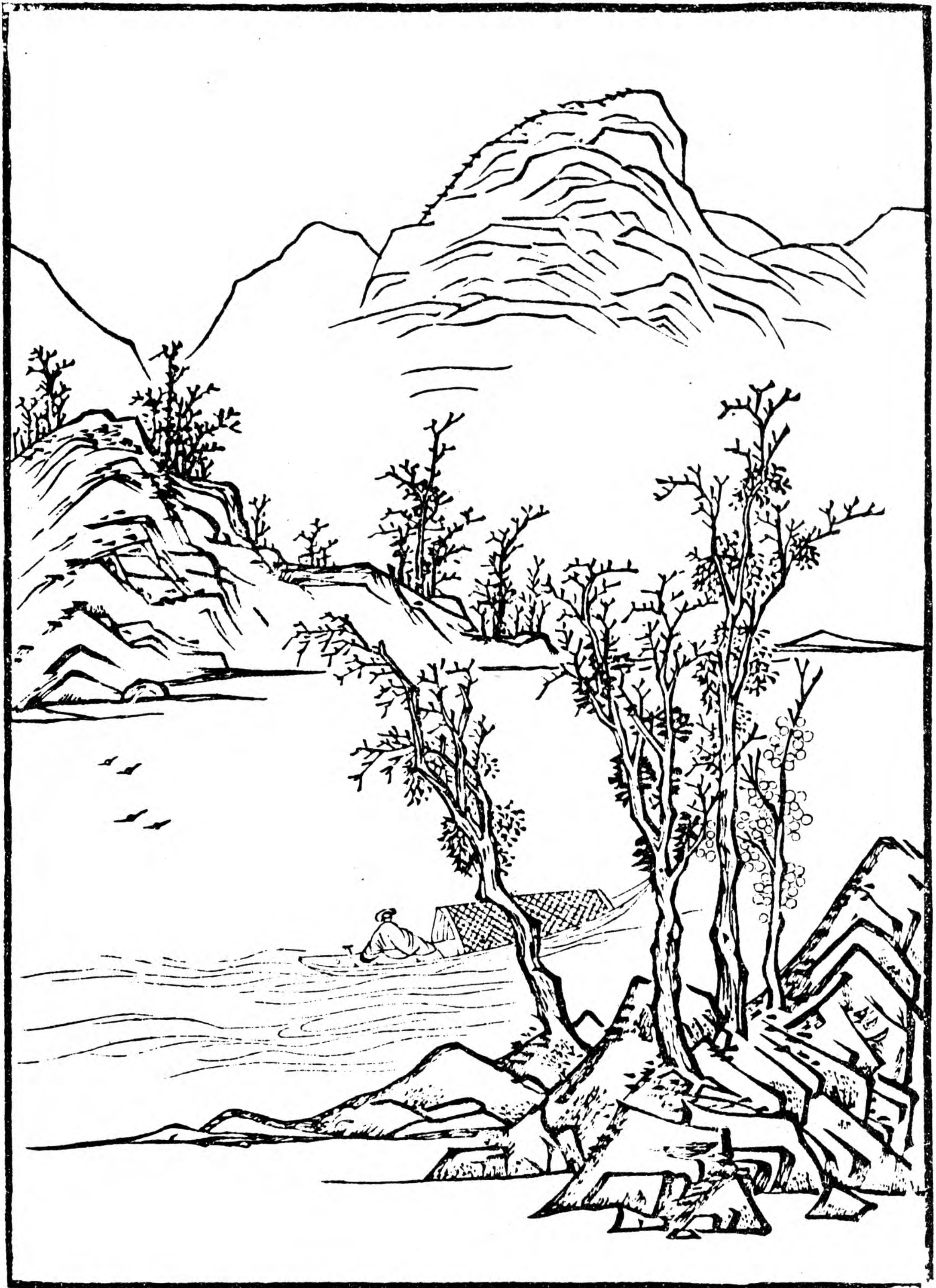


朱氏世綏字惠子明罷農父業而以技
隱猶擅能一時大匠家之所名集作畫山
水雖粗疏沖淡然渾雲樹石頗奇競秀各
氣錯綜羅如山陰道中令人應接不暇則
偶之以巧思爲畫人物花鳥芳渾生動意
氣亦猶堪自謂大家而後因來畢孫矣惜
子昭志之

澗陵莊昭題







方〻壺道流也居工清宮丰神超脫善山水落筆瀟洒無塵俗氣居然可珍披覽興来偶爲題識

晴空遥接海雲飛映落扶桑曉色微地似蓬瀛還向日舟行瑶島更含暉蒼茫蜃氣波初動縹緲霞標露未晞媿望僊宗高觀上披裘寧是爲無衣

義烏吴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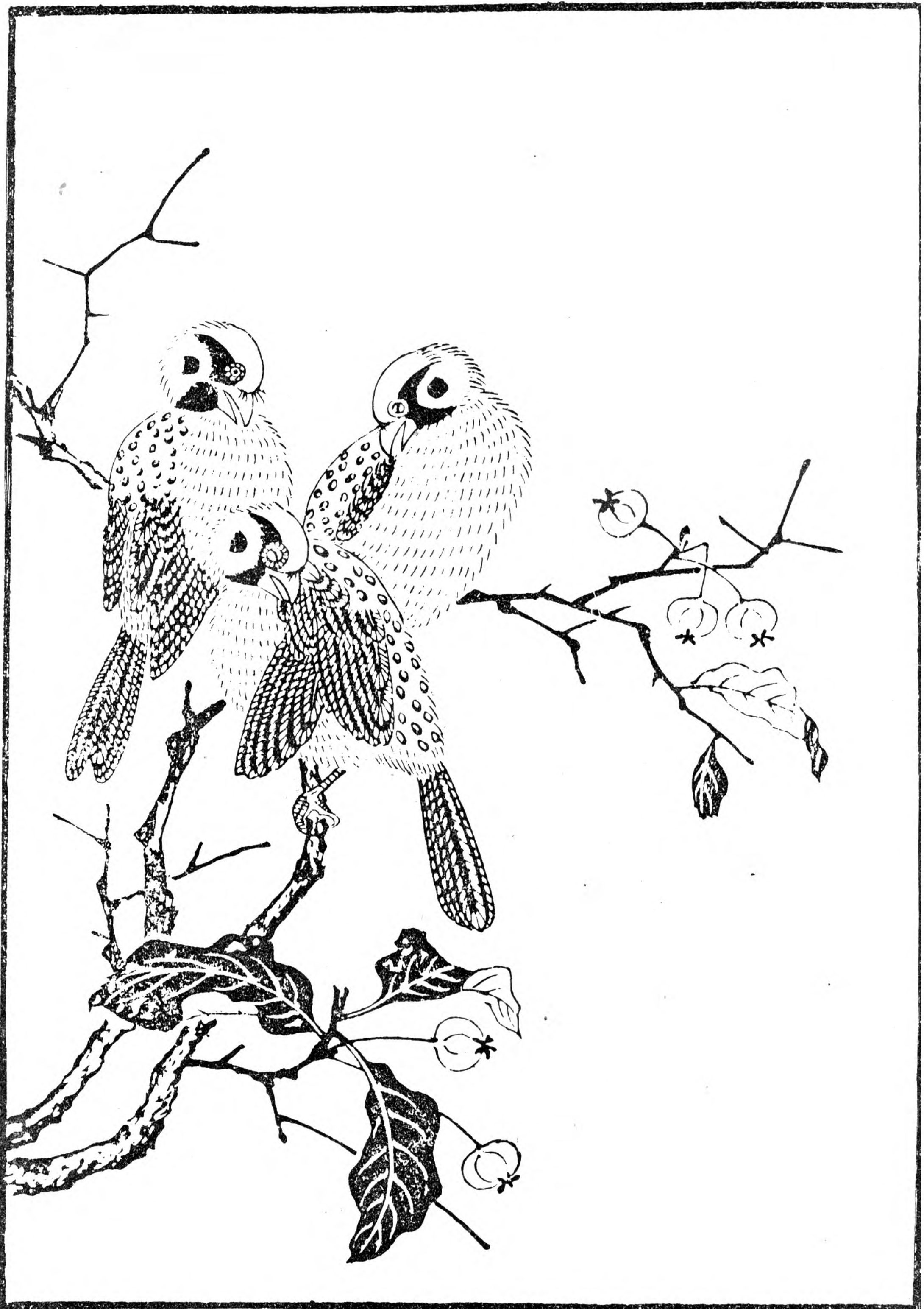




梅枝櫻拜竹葉森秀一僮子手斟酒瓦以哺鶴雛一羊臥而喘子一羊大跛呼一羔跪而乳此翁唯其筆也唯其名著山水人物士林多重之說者謂趙家為寫生支飛走夭為隨手拈美不徒以至飛躍見且併至羊缺之然而以之何謂造化在手何不可之為昔聞仙人叱石遂成羊羊唯其於申紙戲墨罔酷肖乃知昔之仙人之游戲也

崑吳施浚明識





寫生家推有韻中不失古趣乃稱為手
邊君景昭為隴西人花果翎毛最精神
刻肖而雅要超超逼古矣故邊君並傳而
私謂邊勝呂此未足以盡邊之伎倆也其
子楚祥尚有父風

武林沈紹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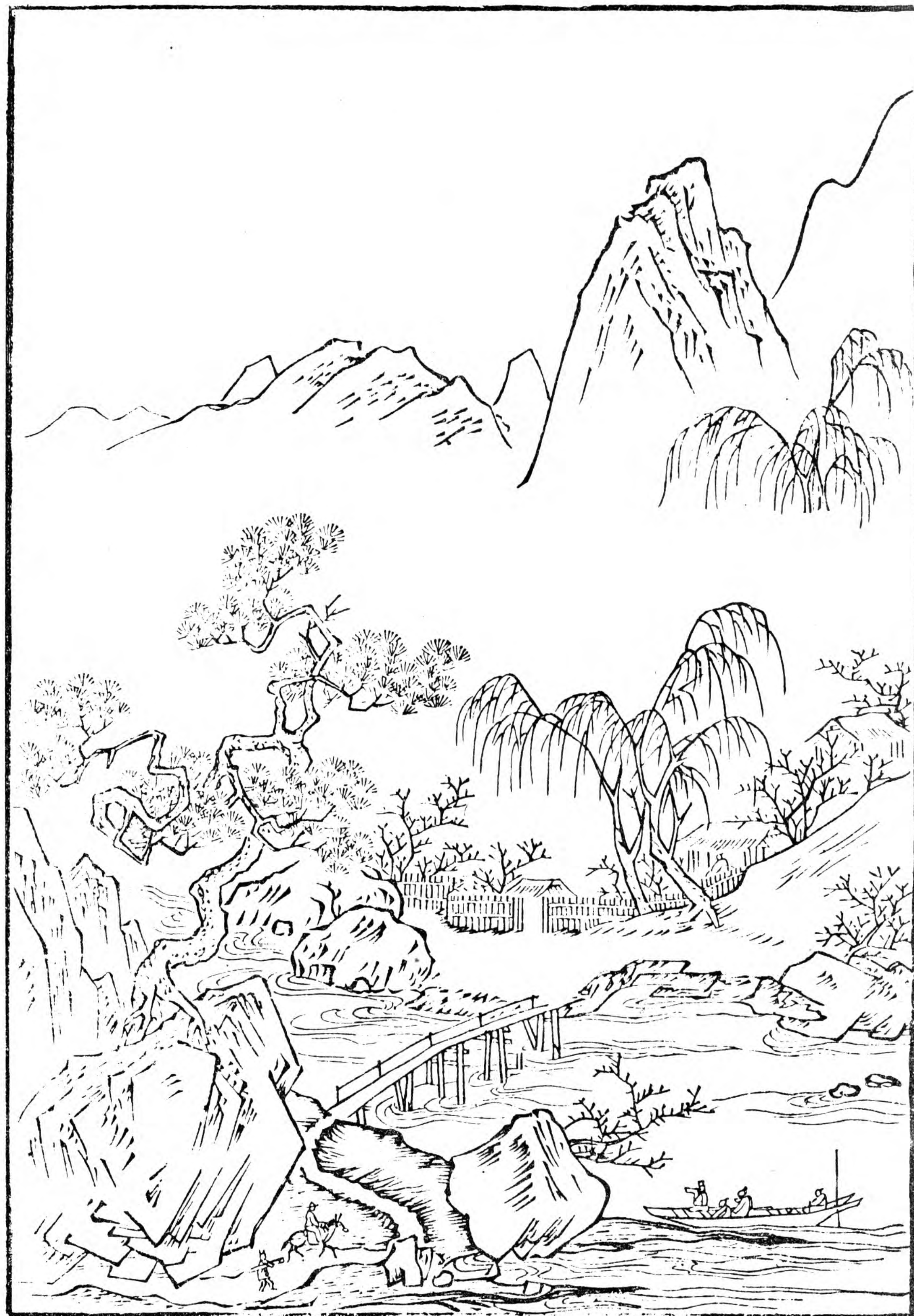


王紱字孟端號友石生又為九龍山人高介絕俗有詩集行於世王元美嘗稱孟端竹為　國朝第一手有石室居士梅花道人遺意而清標似過之又紀其遺事沐黔公行金帛求孟端畫謝絕之後忽作一幅遺其僚素厚黔公者致之曰姑以是塞公意毋言我為公也月夜聞鄰笛乘興畫幅竹訪遺之其人乃大賈喜甚具羢綺各二更求配幅孟端郤其幣手裂畫壞之即無論孟端竹其人可更得否

渤海陳之龍







莆陽李在字以正山水細潤者學郭熙豪放者宗夏圭馬遠其畫人物八面生動為世所珍古松倚崖板橋橫澗竹以雜茅舍風味瀟灑夫泉駛則石骨自清雲隔則峰巒自遠有問流可枕石可漱乎當袖斯圖答之

吳興施浚明識





吴中以詩字經點画品評以詩畫媚人而不臻古妙至姍咲戴文進諸君為浙氣不知文進於古無誌不臨摹而於趙董亦不涵篇其手筆高出吳人遠甚品題者無以耳食者也甚於神鬼佛像尤多然非其貴矣文進者進列踞靜菴又鏡王泉山人子泉亦善畫

洪鈞燦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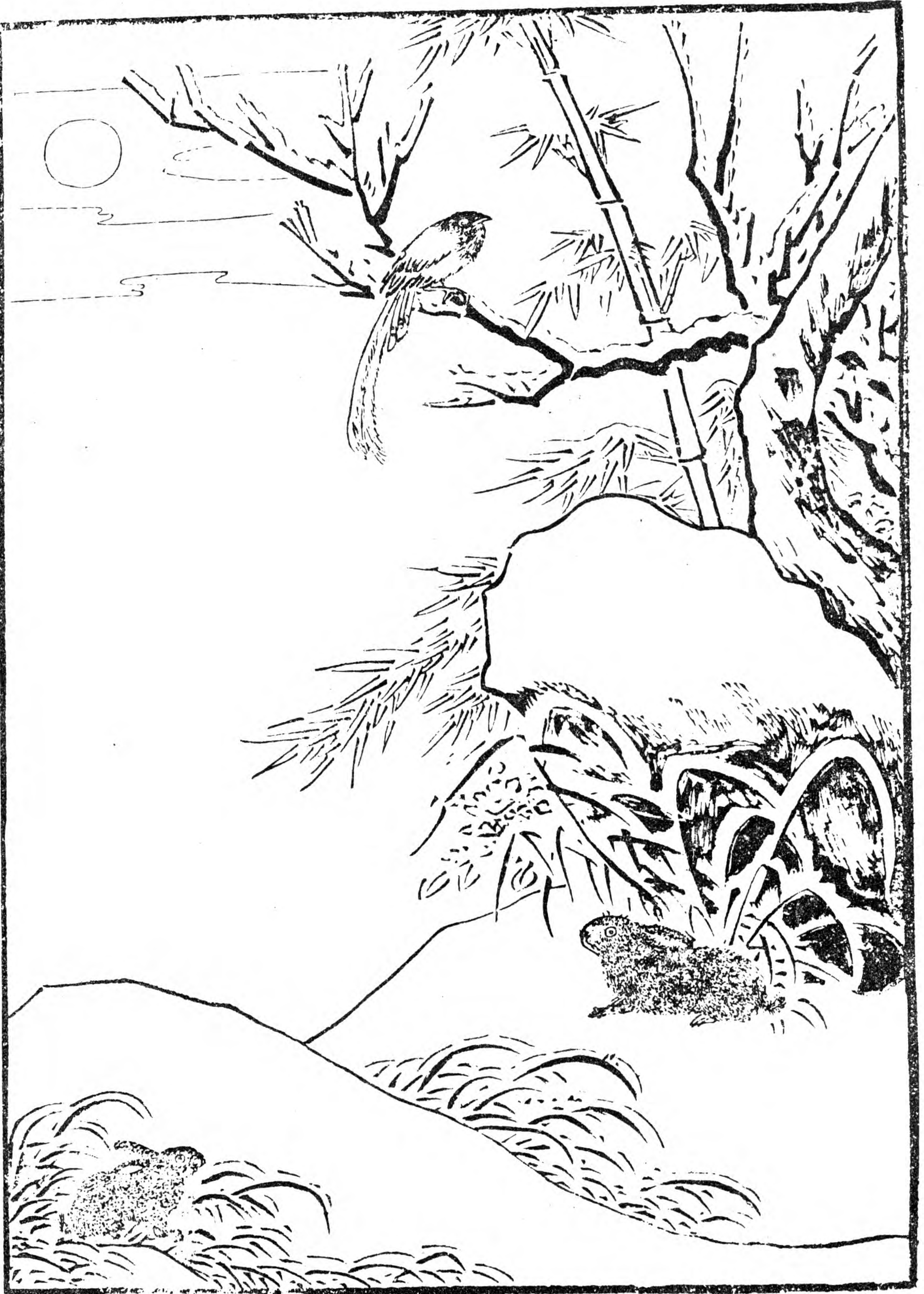
夏㫤字仲昭初姓朱登第後改
正為夏東吳人自中書舍人累進
太常寺卿直內閣詩文書法
皆妙喜作竹石求者無虛日
了應之獲者珍藏焉

武林黃克謙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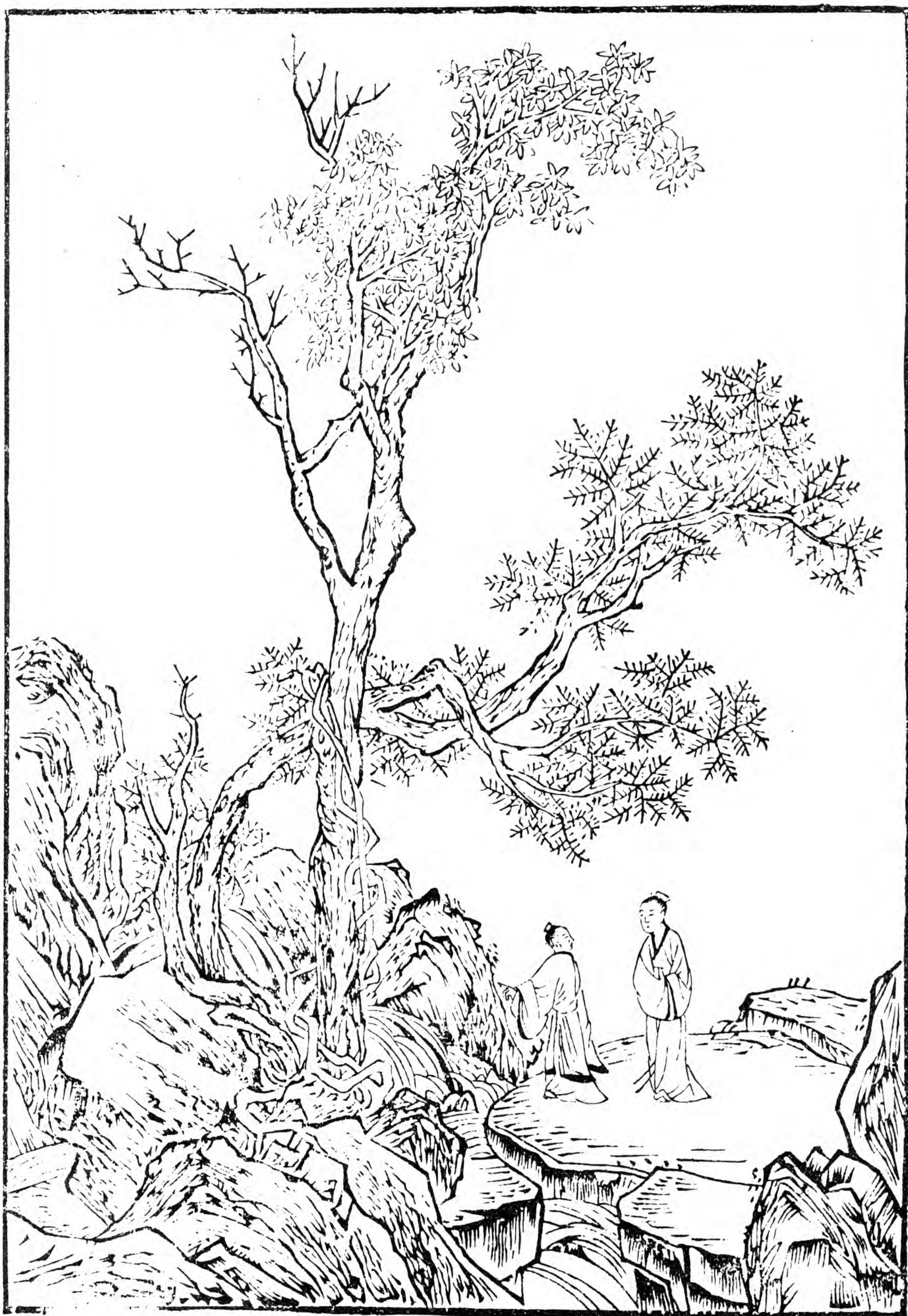


孫龍號都廟毘陵人閩國忠愍侯孫生而穎敏有儒人風度寫翎毛草蟲自成一家歸没骨圖

吳淞徐光啓







西洒閩中貴陳喜小直人少讀書好
文墨通和秀偉精于繪事山水
人物俱入妙境古人多寶之乃中
貴中之新盃也

亳郡薛鳳翔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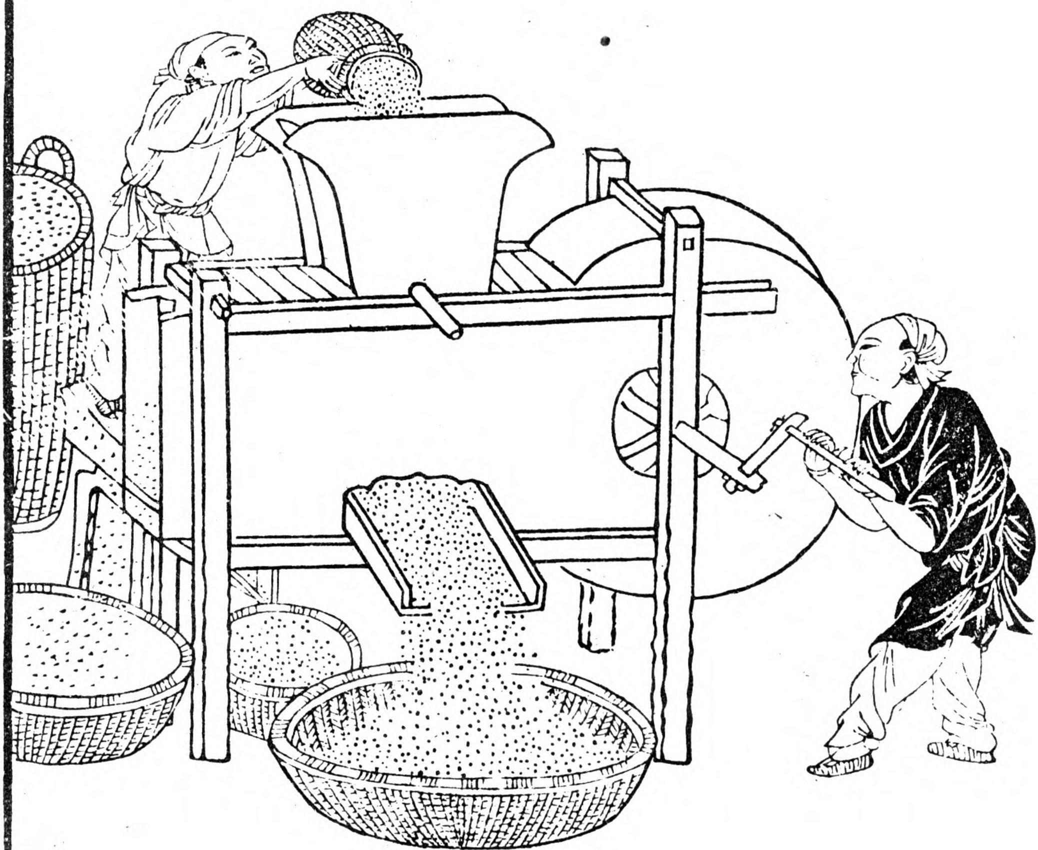




林良字以善廣東人歷陞錦衣指揮其著色花果翎毛極其精巧至放筆作水墨禽鳥樹木遒勁超逸大似張顛草書神情高遠楮墨之外筆院中人自不可及

武林錢灊書





杜堇字懼男別號檉居一號古狂又號青霞亭長
徒人舉進士不第遂絶意仕宦肆力古今自丘墳篆
籀下至黃衣之錄靡不精曉詩文皆有古法尤善繪
事山水人物咸臻妙境余嘗謂畫雖一藝大關人品
胸中流有一段蕭疎意韻超然筆墨蹊徑之外縱令極
工故是俗筆武侯父子右軍太令豈嘗終日解衣盤礴
而後筆有妙則至品高也丈堇於此道卓於名家
雖其功力所至抑亦由其曉度耶

鹿城顧秉謙題







沈周字啓南號石田姑蘇人博學有奇思為詩清新皆不經人道語字㣲古拙學黃大痴濃其善處略其不善處遂自名家因求画者衆一手不能盡荅令子弟模寫以塞之是以真筆少焉

錢唐張振先





此陶孟學之筆孟學寶應人名成別號雲湖仙人以宦家子中試應天落皃不羈於世路功名泊如也工詩文書法兼真草篆隸各詣其境所畫山水多以青綠擅勝尤喜作鉤勒竹兔與鶴鹿要以抒寫其胸中之所有莫不絕倒余不敏披圖愛之漫題其後

何物柴桑後胸中自丘壑往往毫素間幽悰寄寥廓閑圖若有聞鼠嚙松子落

崑山柴大履書







吳偉字士英一字次翁號小僊
江夏人明成至原授錦衣百尺性
不受羈絆世襲乞偶作山水落筆
雄壯白描尤佳家去考稱有物我
同執鮮傳本

東蓀趙士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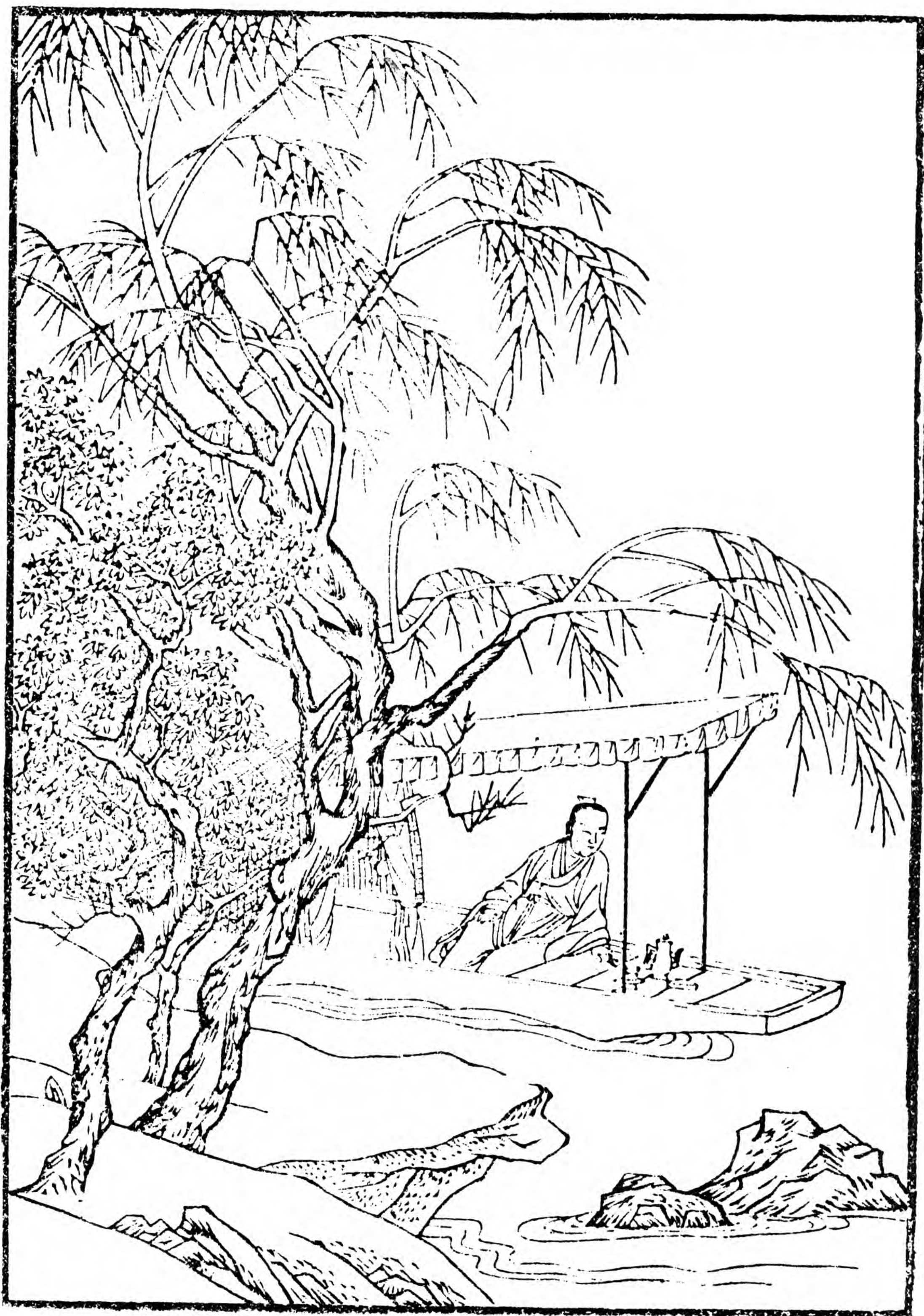




杜少陵角鷹歎寫精上風稜宛肖畫出此筆昂藏古健又畫中少陵詩也要在傳神詩畫合法名廷振名紀錦毛設色真宗匠云官至錦衣揮使

沈朝煥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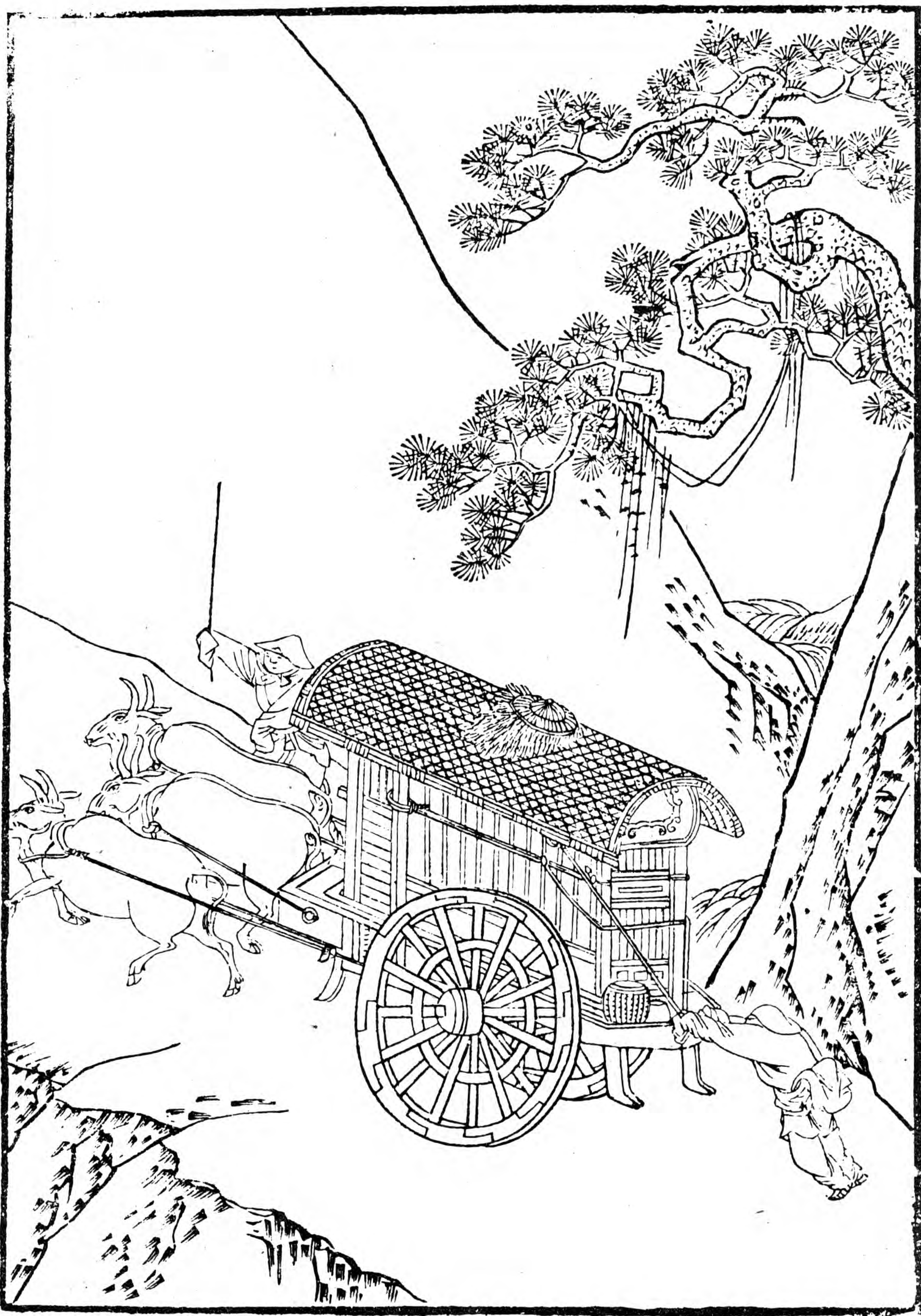


鍾秋謬稱南越山人好畫山水
自號蕉屋白一蓑笠到處覓亭家龍
其畫山一幅每風雨之夕指點雲展
欣覺我雲筆與摩心胸潤飾于
斯宇尋數此境茂密每于長松
下白風習習自澗石中來也真令人
有蓬萊到之想

河北張銓平仲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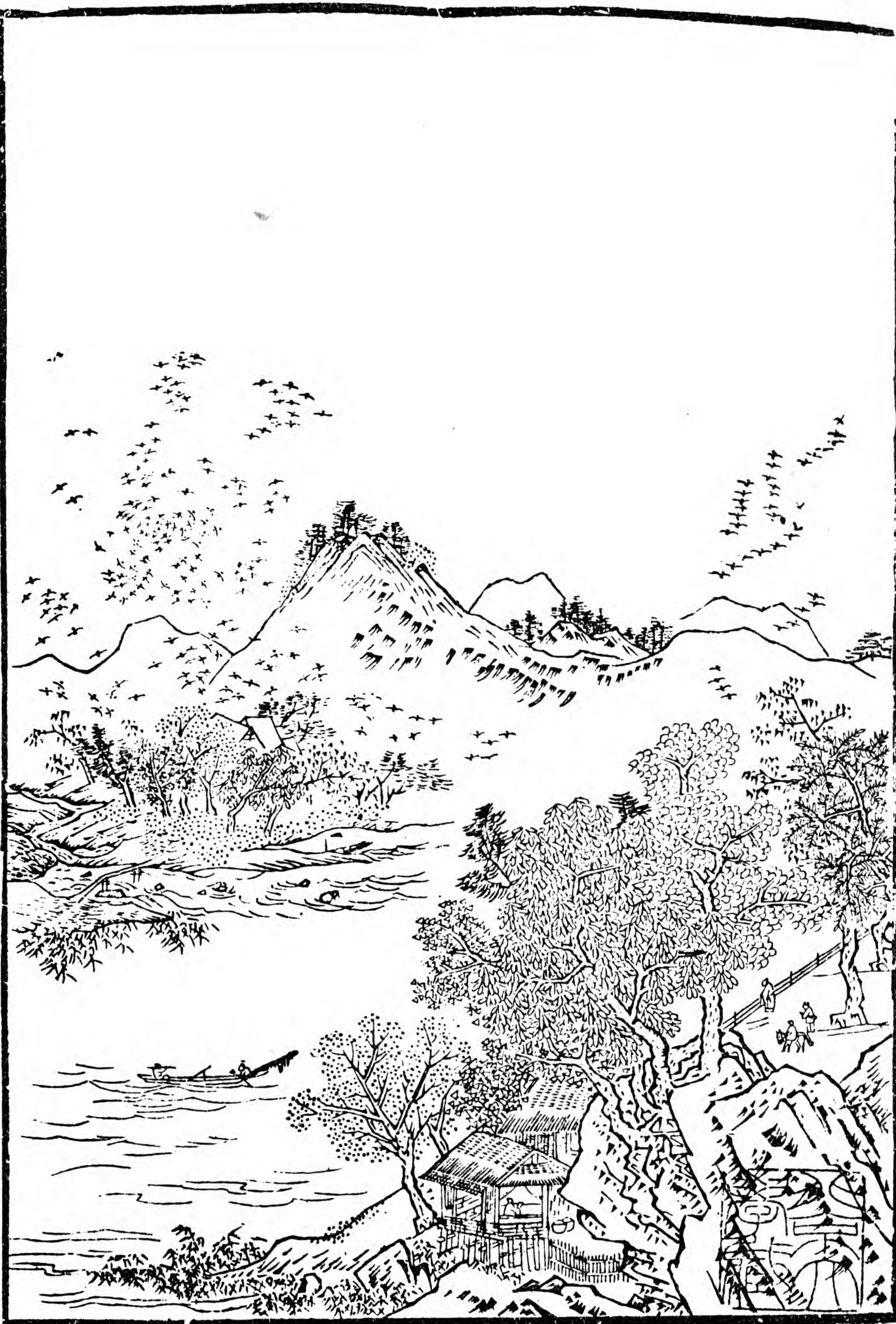




周臣字舜臣號東邨東吳人也少負穎資倜儻不羣下筆數千言立就尤長於翰詩閒而游情繪事每見古人遺蹟即臨摹一過摹刻哦之逼真如青於藍冰於水而風韻宛然得其真蹟者如獲球璧即稱之曰畫家宗匠亦不虛也予既喜談繪事且雅重其為人因為之作著茲跋

吳郡徐之虎識





唐寅字伯虎號六如東吳人中應天鄉試第一才藝宏博作画精絕山水人物學到意到綽有古人之風人罕及之圖出南京解元

陳民志書





文徵明號衡山，姑蘇人。其書法稱名家，而尤精於楷，乃畫筆超軼沖淡，又精于書，王弇州稱其品格絕高，妙墨以到麗非凡，境界與此一致，而源源生抱表矣。詎獨繪事末節，足以盡文先生哉。

武林沈朝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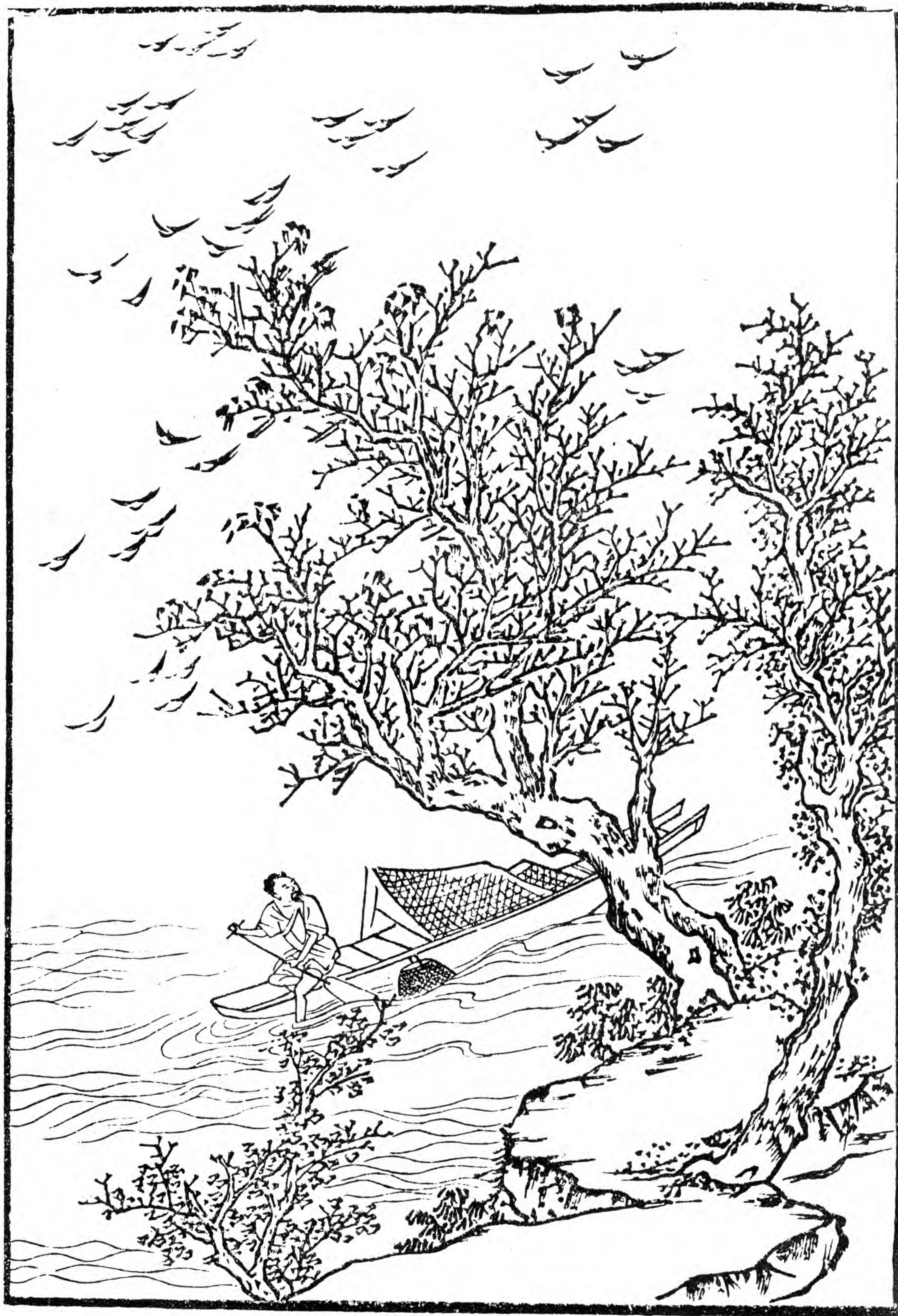


萬隱字圖佐山東之黃縣人善
人物士女花菓工緻細潤得古人
之妙今觀其補衲圖構景蕭疏
寄神凝遠書冊一窗有餘味矣

豫章劉一焜







吴中工緻巧而諧時臣兼善為麗豪其大幅丈餘勢雄而筆肆游刃滿志而濃纖委貌變自不乏態辟辟西楚霸王拔山扛鼎辟易萬夫而為虞美人楚歌亦自情媚不可謂容々則兩妨也

蘇三省題





王穀祥字祿之吳郡人少登第官至天官尚書郎喜繪事點染花卉意致獨到即一枝一蕚不落尋常色相余謂人之才藝必從品格爲高下吳下如石田衡山六如白陽輩其人品不著塵俗故其画自殊絕今古王君生平卓然自高胷次洒落慱學能文章㝍其繪筆與諸公並傳而名與諸公共重也至書法倣李北海又其餘長不足爲先生奇耳　甬東布衣薛岡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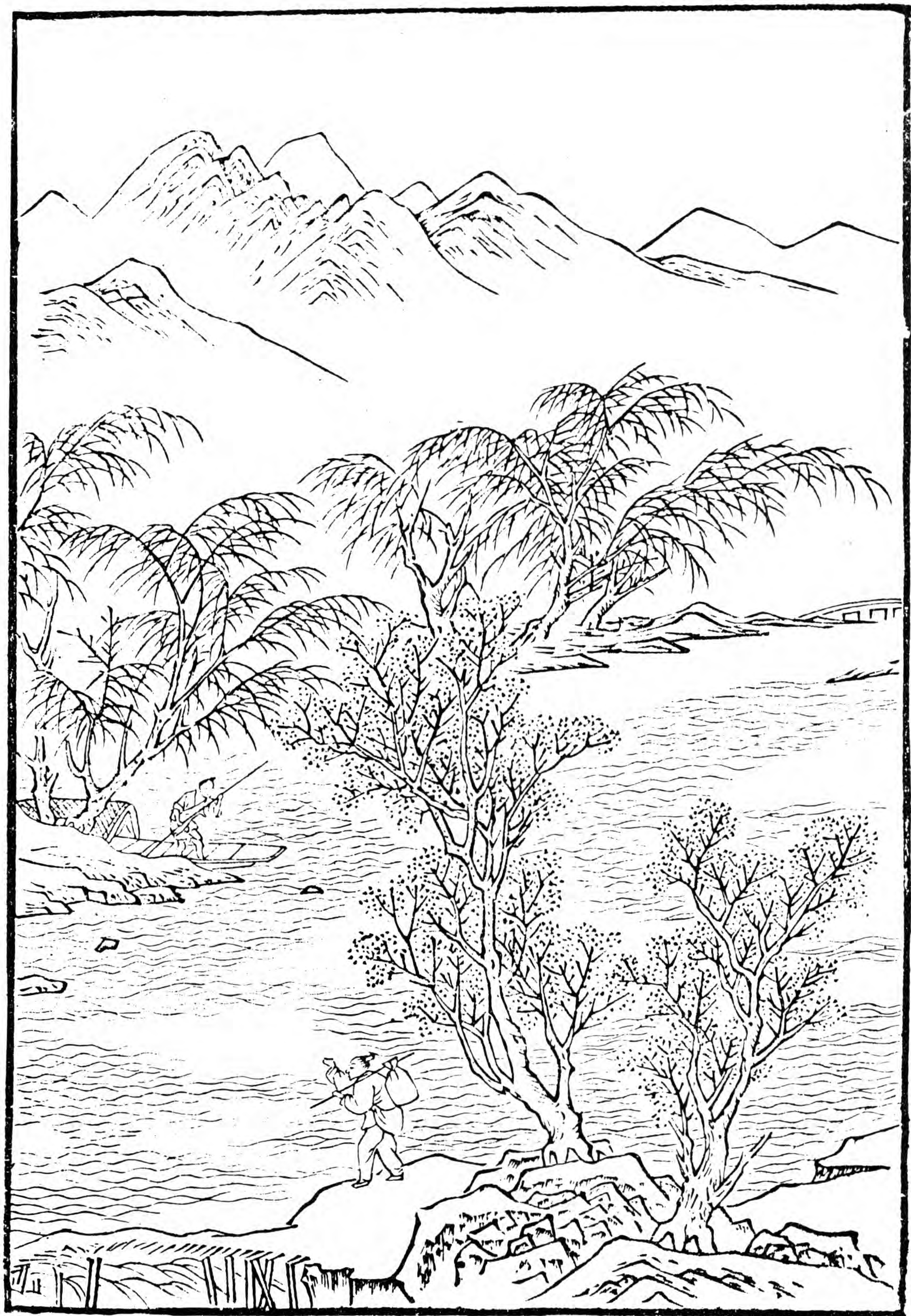




陳淳字道復號白陽吳郡人精工花卉
觀冊中之菊秀色可餐點綴蕊葉另是
一圖徵逐蓋聞道復胄出高華而性幽僻
晚變林麓得古君子風猶有之菊花之隱
逸者也其神之相合固在筆先又見牡丹詩
品神氣遒勁婀娜若生誠一代名手畫間
多有題詠草書扁書不減右軍世之珍
重若隋珠和璧焉

來宗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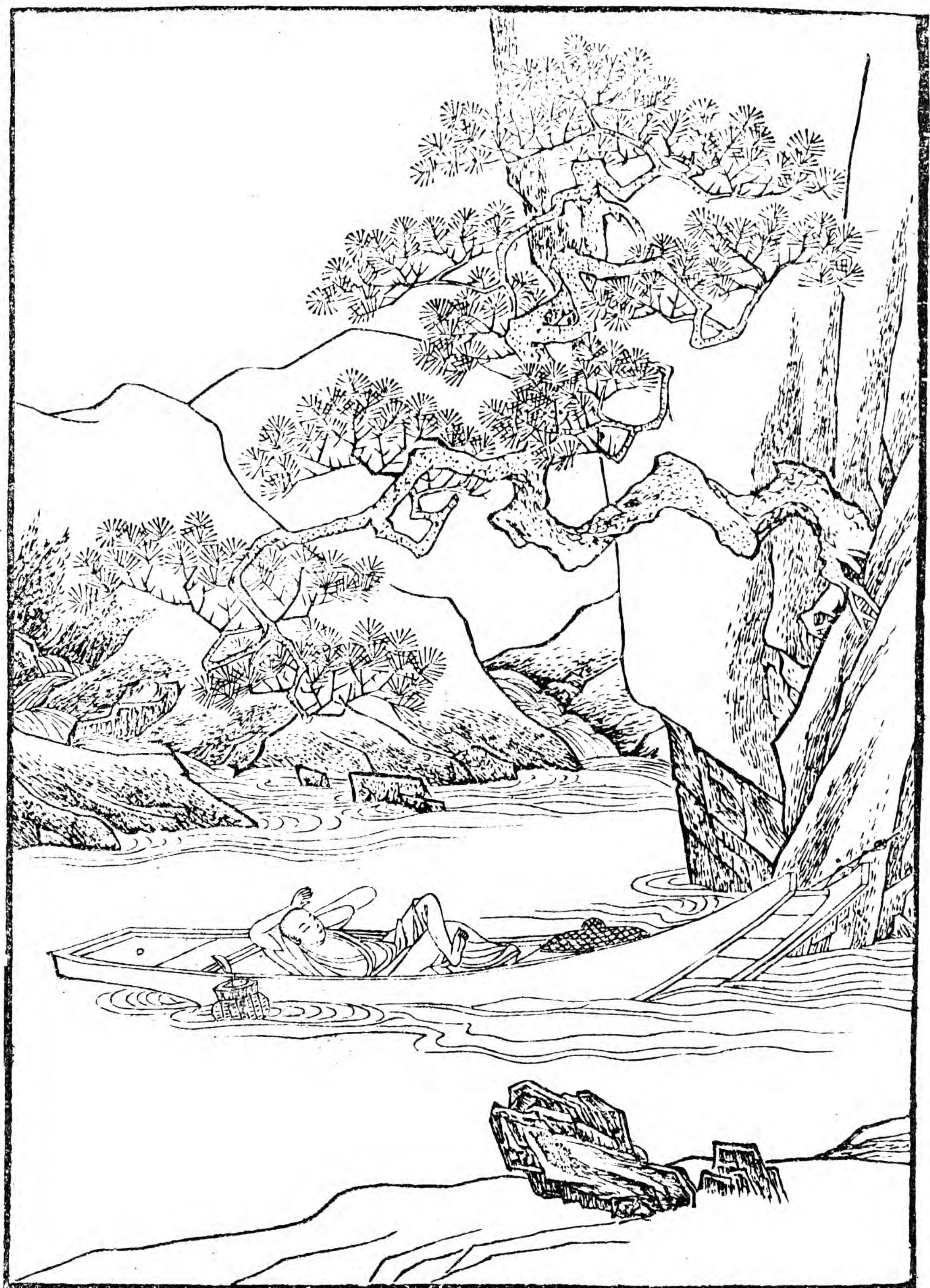


文伯仁字德承號五峯庠生衡山先生從侄性僻傲畫倣宋元名筆重山疊峯分布遠近屋曲向背秩然條理頗具績亦小楷靈便作詩豐葉堂居金陵石子老屏址

楚人江丞科







仇英號十洲嘗執事丹青周臣異而教之於唐宋名人畫無所不摹寫其臨筆能奪真米襄陽不足道也元美先生所稱述如此云然余所見上林圖十八學士及桃源卷皆精絶真青出於藍哉

虎林楊廷槐祖植父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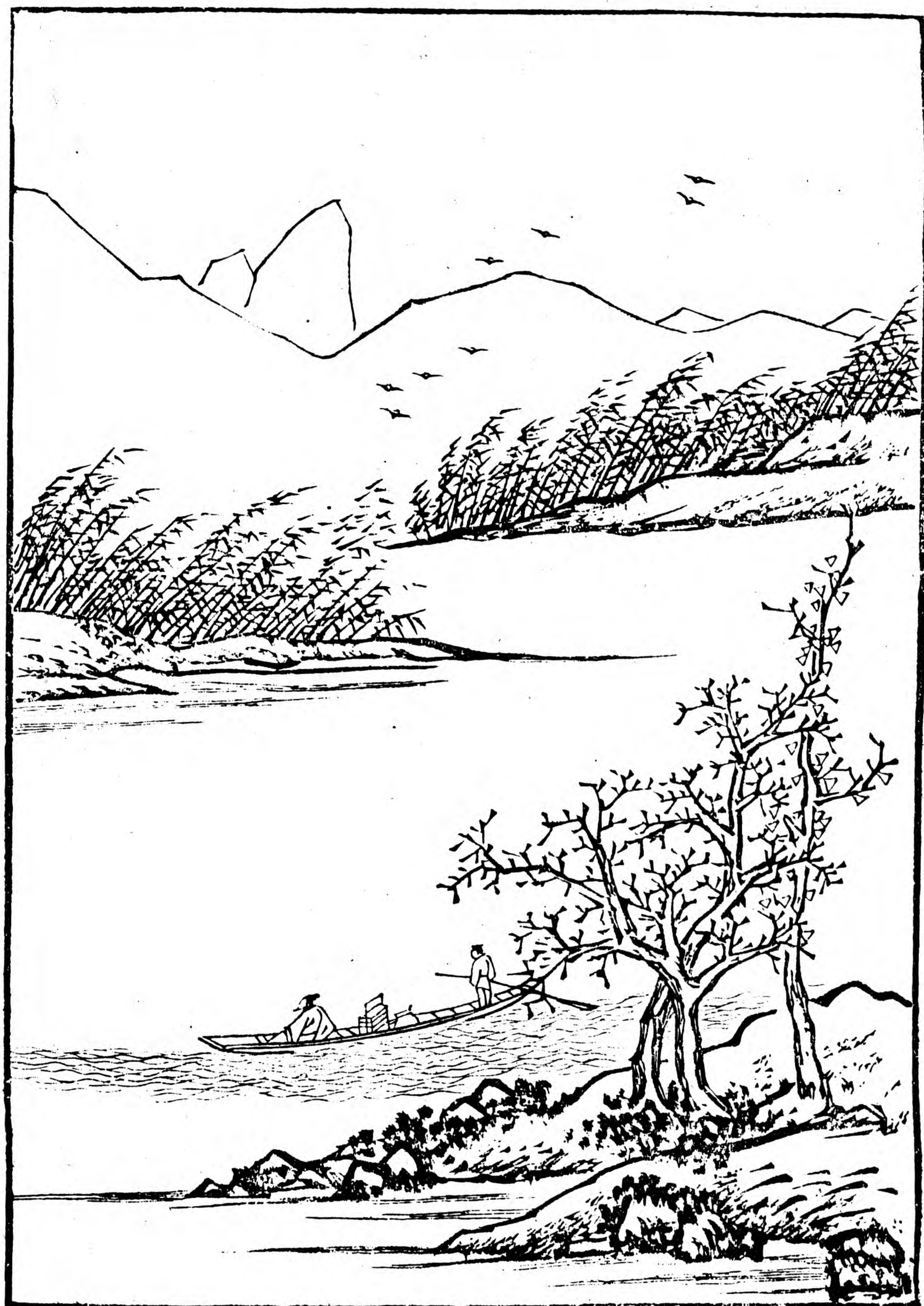
朱貞孚字宏信別號少崖長洲人景寧教諭圭菴公孫闕浙巡按鄉賢秋崖公子少博學能文兼好詩畫隨父官遊四方徧閱名山大川見即有紀紀即寫圖靡不窮其勝槩既而教奇遂棄舉子業專工繪事師昌男氏標仙侶時盡得其筆法所點染極蒼古有天機之趣尤善摹古人名筆往往不欲以技自顯平居常杜門養高即交執多名公鉅卿皆不一干謁性介正直爲鄉邑所重其詩於諸體皆善尤長於迴文稿甚富以貧未登梓仲子竝一據世其業足稱清白吏子孫云

邑人申用懋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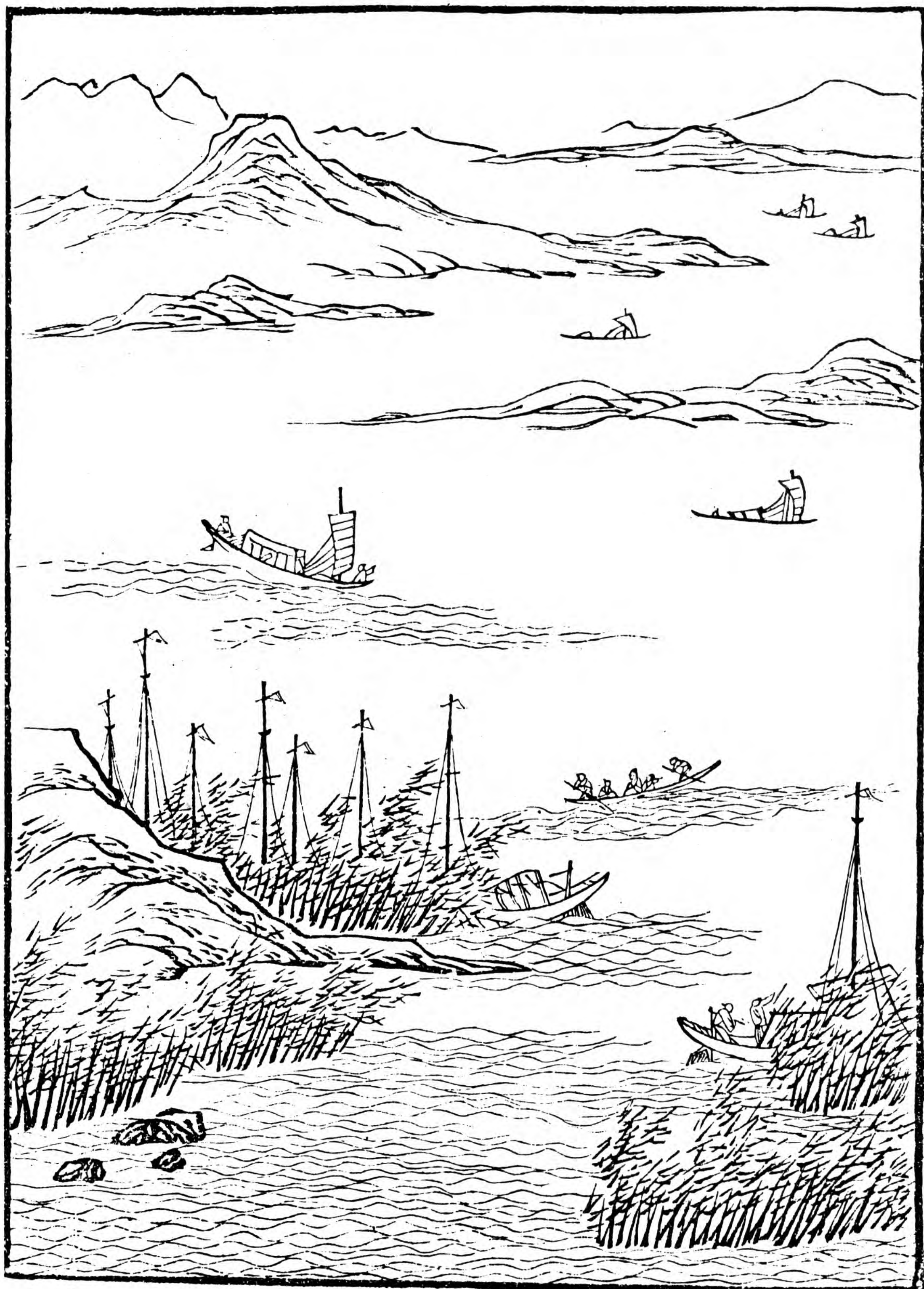




蔣嵩乃金陵人善畫山水雖尺幅中直是寸山生霧勺水興波滂滂然雲蒸龍變煙霞鶻目豈金陵江山環疊蔣畀世居其間既鍾其秀復醞釀其丘壑之雅蓄筆時遂臻化境非三松之似山水而山水之似三松也

錢唐周大穀





朱端字克正精工人物山水舉腕即曲盡其態度可稱名手墨竹師夏昶善花木翎毛

欽賜一樵圖書

甲辰季夏南郡劉戢之書







張平山名路字天馳大梁人也以庠生遊太學然竟不仕精游情繪事其人物似吳偉而山水尤有戴文進風致一時縉紳咸嘉尚之得其真跡者如珙璧焉

仁和宋樸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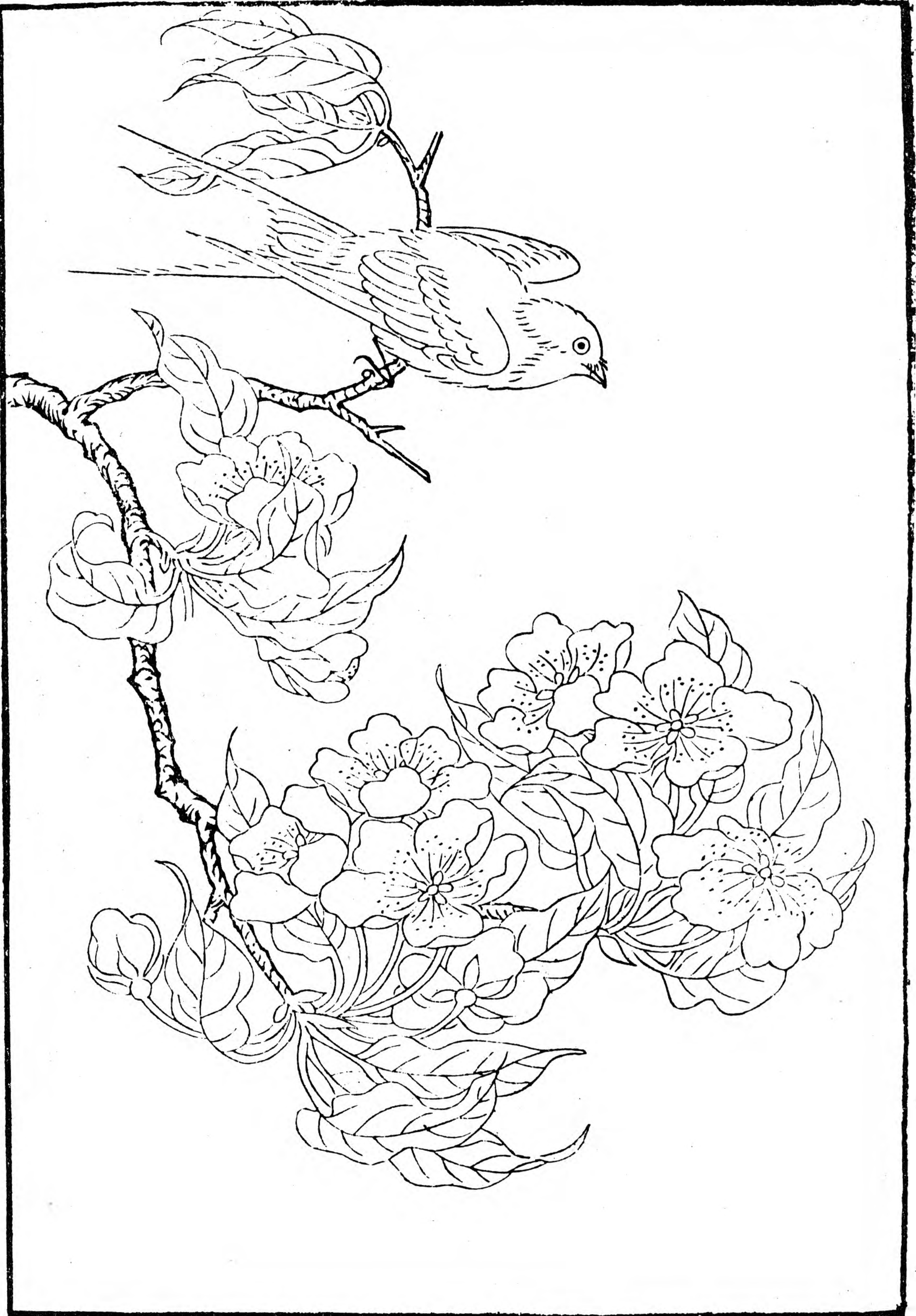




陸治號包山吳郡人為人謹厚善花竹翎毛其設色鮮麗生意藹然活動可愛

蘭風陶允嘉





普洽歸收愛吳郡人善花卉翎毛
極至精巧落筆清洒活動如生其
畫法出色者

李時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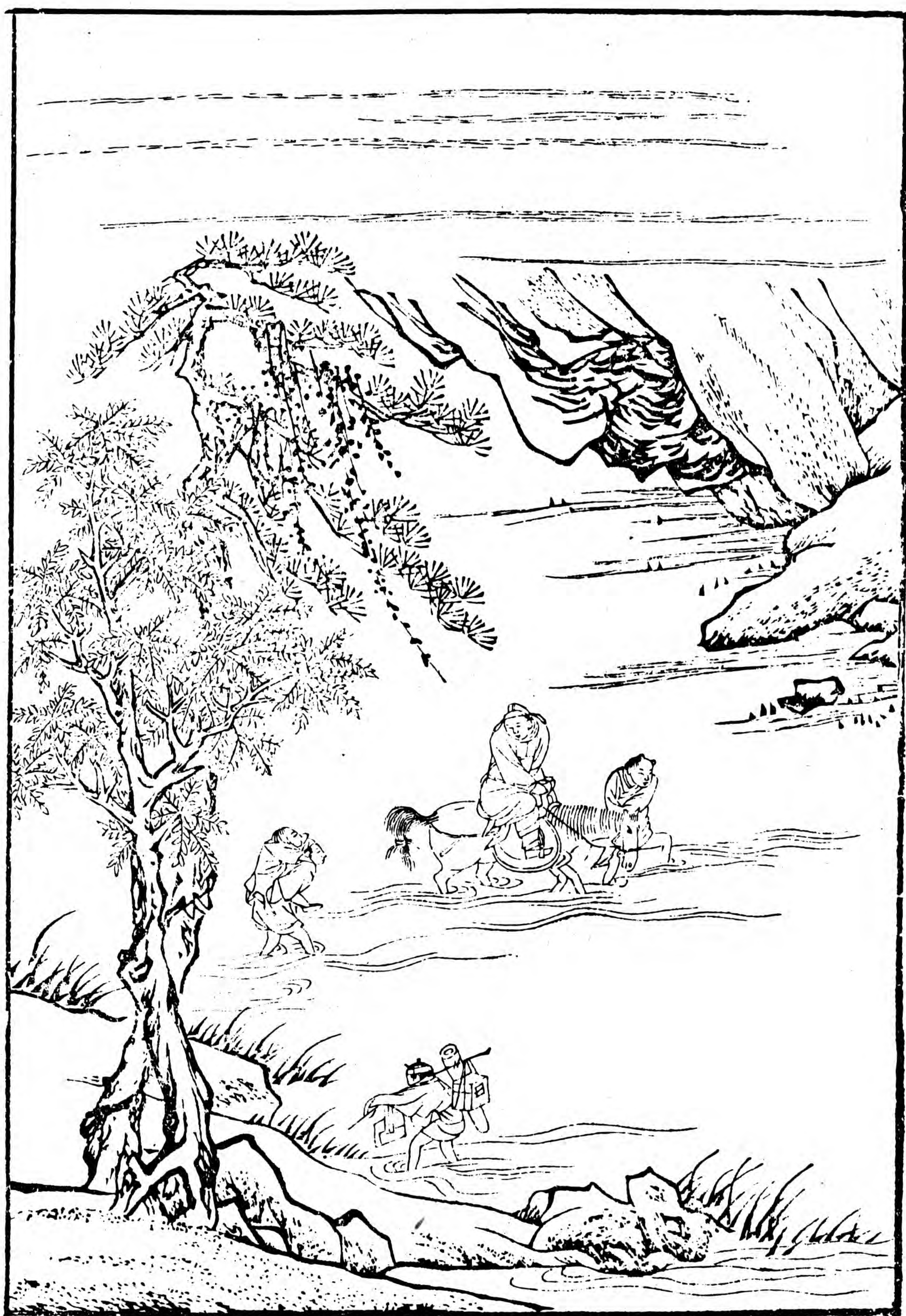




王一清浙東人雅善花鳥亦學飛動點染無俗態把玩時不忍釋手取重于世往往宗蕉人青蒼鬱然自是藝上一乘畫家之白眉也

維揚夏應芳書





錢穀字磬室長洲人精於山水

樹石小景更得山之神氣意趣

高古筆法獨步一時

滌園程光[illegible]





張玲雛秋江專于花卉翎毛水墨點染花葉露出白觔描寫景生意在筆墨之外每于風月光霽時正襟吟弄遊于物之初故觸象對景悉手匠心人罕測其妙云

山陰張[illegible]芳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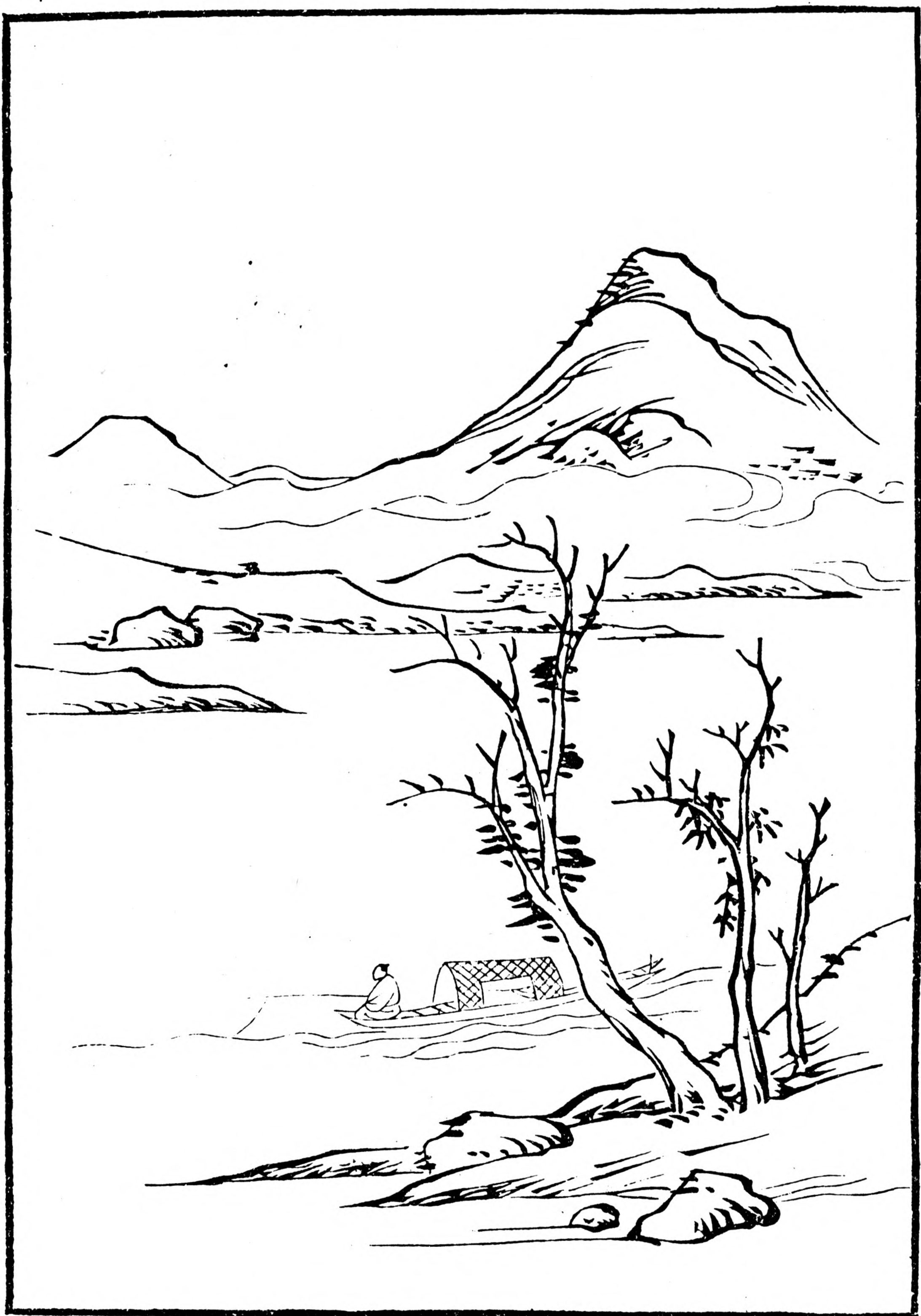


沈青门諱仕錢唐人名家子風流文彩照耀湖山间杭之人尚能誦其芬齒頰猶香也其花鳥多於山水更入妙品似六橋兩峰桃柳畫入於胸中姿態橫發耳

鄒鼎元







文嘉字休承號文水內翰仲子膺
歲薦仕至州學正生平恬憺可親
座客長滿善倣倪雲林筆意氣韻
簡雅自不可及工詩能書愛博古
以所鑑王侯家古玩纂集有洞天
清錄

後學松陵沈珣







莫雲卿字廷韓為雲間莫中江方伯公長
子性任達自喜絕不以貴介自豁時
力能挽強調然馬奮髯有請纓之志
平生於書無所不窺尤工詩古選亦能
悉臻妙境其畫品蓋與唐伯虎文
徵仲不相上下並為海內所稱云
膠城張其畫







陳栝號沱江吾郡白陽先生元子也精工花卉翎毛秀色飛動酷肖父筆又善山水有自得之趣神思清遠擧腕即達妙境第惜其年不永而畫不多今冊中得此寔獲遺珠

古吳彭城識





闻之吴人家后先生有生秀颖一
时好之者甲作成张为略似自有余
觉见展卷时久不经之风枝而叶更
稀之至末而之如年复忘失与
缘恐书生年何如也

何伯英







董玄宰太史結構在六法之中點染游三
昧之外胸中巖壑筆底烟霞庶幾近之
但稍自矜惜不多作、亦不可得不然機材幾
集雲間矣至倣南宮烟雨筆幾乎不可識認
其他總妙絕谿徑超然楷墨絕一展玩便
令人脩然有濠濮間想固知名下豈虛士

山陰祁承㸁







范叔成字允叔號元白錢唐人卜居西湖之側以左臂冊青得名其山水師吴仲圭點染花鳥出于己意生動可愛盖真妙得天趣神超流俗者矣第性踈懶雖求畫者比〻常不能有以應之遨遊湖海契結俠士不欺貧亦不謟富故飄〻一身至老不遇嗟乎見其墨妙者孰不欣慕惜可傳之筆不多留于世耳

會稽羅光□題







此漢陽太守孫雪居亮弘筆也
七字玉馬貴能敵傳紙不朽乎
雪居喜聲色樂遊名山水所至
望之若神僊中人無虛求畫者
鐵門限斷也而門下客酬應之
雪居間自落筆宇宙生色矣

陶紹祁





王廷策以陰布不性好游習擲
萬曆初召入畫院籍不拘不能
授官
已賜緋給俸畫宗吳仲圭王子
久出倣文敏以之稱雅士

朱邦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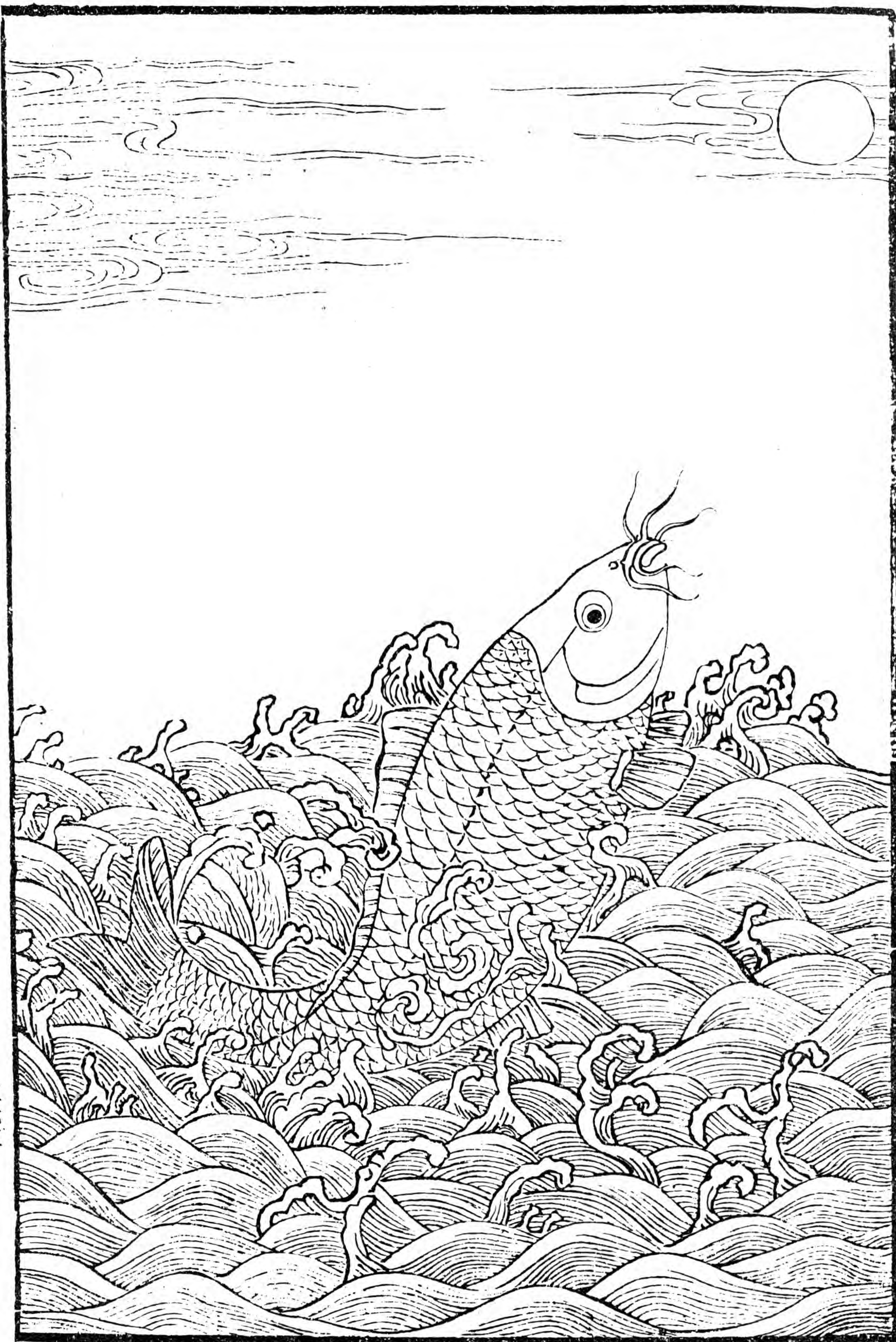


鳳靈鳥其出不世其生稟五雲之氣無類
可肖乃能圖肖之者獨勝國之王若水想
若水得虞之儀周之鳴者皆真跡耶不然
胡頴楮雲煞膾炙人口爾爾耶

金谿周時泰







明　世廟中職殿上繪者姓劉名節萬鱗俱善尤神于鯉匯徒以陰六契陽九之數與點額之形也矯首振尾有一躍九霄之神雲從霖雨之勢蓋鯉而龍龍而在天者矣其為世所珍固宜

金谿周時泰







後　記

《顾氏画谱》亦名《历代名公画谱》。明顾炳摹辑，徐叔回校。不分卷，凡四册。万历三十一年（一六〇三年）杭州双桂堂初刻刊行。初印本刊行后，顾氏哲嗣三聘、三锡曾加校订后印行。万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年）又经龚国彦重编刊行。以后在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年）上海鸿文书局据顾氏重印本，影石缩印，流传很广。一九二六年日本图本丛刊会主持者大村西崖氏以此原刻初印本覆刻，但神韵全失。至一九四一年郑振铎先生亦取顾氏重印本，以珂罗版影印。以上各书，除影印石印二本及日本覆刻本外，俱属珍品。原刻本现在已极为罕见。

本书卷首有朱之蕃、全玄洲序，对摹刻宗旨和工作的艰难情况作了详细的叙述。另有谱例六则，系顾炳所撰写，对本书的编辑体例和选摹标准有所说明。

本书按照《图画宝鉴》的体例，以时代为序，辑录了自晋顾恺之；唐阎立本、阎立德；宋李公麟、苏轼、米芾、释巨然；元赵孟頫、管夫人、黄公望以至明沈周、唐寅、文征明、仇英、董其昌等一百零六位著名画家的优秀作品。这些名画，因年代久远，几经沧桑，有的已经散失。幸赖顾炳精心编绘，集当时古今名画于一册，几百年后的今天，我们还能得以「逡巡于方册」，供我们赏鉴和临摹。

顾炳字黯然，号怀泉，武林（杭州）人，是明代画院派的著名画家，善画花鸟。他少而孤，幼年时即以名人墨迹和画片临仿探索，后又遍游名山大川，延访高士，又曾结茅吴山（杭州城隍山）之麓，画艺已大有成就。万历二十二年（一五九四年）所作的《芙蓉翠鸟图》即为其花鸟画中的代表作。到万历二十七年（一五九九年），「应选供事武英」，他鉴于金石之保存较易，独画之艺与传最难，便在公余之暇，「搜罗故所见闻」，悉心摹绘。这部《顾氏画谱》正是在这样一位苦心孤诣的画家与当时优秀刻工的紧密合作下产生的。

画谱中凡人物、山水、花鸟、禽兽等画幅，形态生动，自然传神，线条流利，雅致隽丽。刻工的「刻法精坚，刀锋犀劲，粗拙有笔，细巧有力，尚未尽失原画神韵，实为难能可贵。」（傅惜华《明代画谱解题》）每幅画后，都有名人题跋，其中不乏佳作，可以帮助读者领会画意，熟悉画家，引人入胜。「日本美术家大村西崖氏尝评此谱为『集古画谱中之精尤者，与《集雅斋画谱》（亦名《唐诗画谱》）堪称明代画谱之双绝。』询非过誉。惜原谱中，未题雕刻人之姓名，且无可考，殊为遗憾。」（同上）

这部具有高度艺术成就的明代版画集册，刊行到现在，已有三百八十年历史。为了满足广大读者欣赏和学习，特将本馆珍藏原刻初印本交由文物出版社影印出版。此刻本书后还增出王若水、刘节二幅作品，所以实际所收的作品，应为一百零八位画家的一百零八件作品，更为难得。

北京大学图书馆

一九八三年一月

酣酣齋酒牌

明萬曆末刊本

路工於安徽屯溪得明酣酣斋制酒牌
一冊予甚羨之這次他又到那个地方去
又得到這个酒牌一冊乃以歸予孫慤
之酒牌之製爲時頗古明人尤尚之
陳老蓮之水滸博古二牌傳遍天
下此冊是明万曆末所鐫亓去新安黃
氏手較老蓮二牌猶早數十年也
乃五七年一月七日西諦

無量數

李白每醉為文章未嘗少差玄宗召之為降輦步迎時白已醉乃以水頮面入見醉不能登上命力士掖之其受寵眷如此人號之曰醉聖

自飲大杯合席小杯說時令詩一句



黃應紳鐫




萬萬貫
嵇康為人巖巖
若孤松之獨立
其醉猶如玉山之將頹常與劉阮
諸賢以飲酒放達為務因號為
竹林七賢　邀七客同飲


千萬貫
杜甫酒量詩才與太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
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
莫測也
好古者三杯

百萬貫



陶潛賦歸去來
俟之俟其釀熟取頭上葛
巾漉酒漉畢復著之嘗九月九
日無酒嗅菊徘徊會白衣
人爲送酒至即便就酌
白衣送長者一觴

九十萬貫


曾經戒酒者一巨觴
劉伶病酒妻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
之道伶曰善可具酒肉与神誓耳妻
從之伶跪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
一斛五斗解酲婦人之言甚勿可聽
乃飲酒御肉隗然復醉

八十萬貫

劉公榮與人飲不問其類常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似公榮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

合席飲





七十萬貫



六十萬貫




五十萬貫
蘓晉學浮屠術得胡僧繡
彌勒佛一本寶之嘗曰是佛好
米汁與吾性合吾願事之他佛
不愛也
自飲一杯顏色點剥如泥塑

四十萬貫



顏延之不恥家當世帝書之不諳入酒
肆裸袒狂醉見帝帝問諸子才能延之
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㚟得臣義躍得臣
酒上因問誰得卿狂曰吾狂不可及
自飲四杯邀四客以次陪一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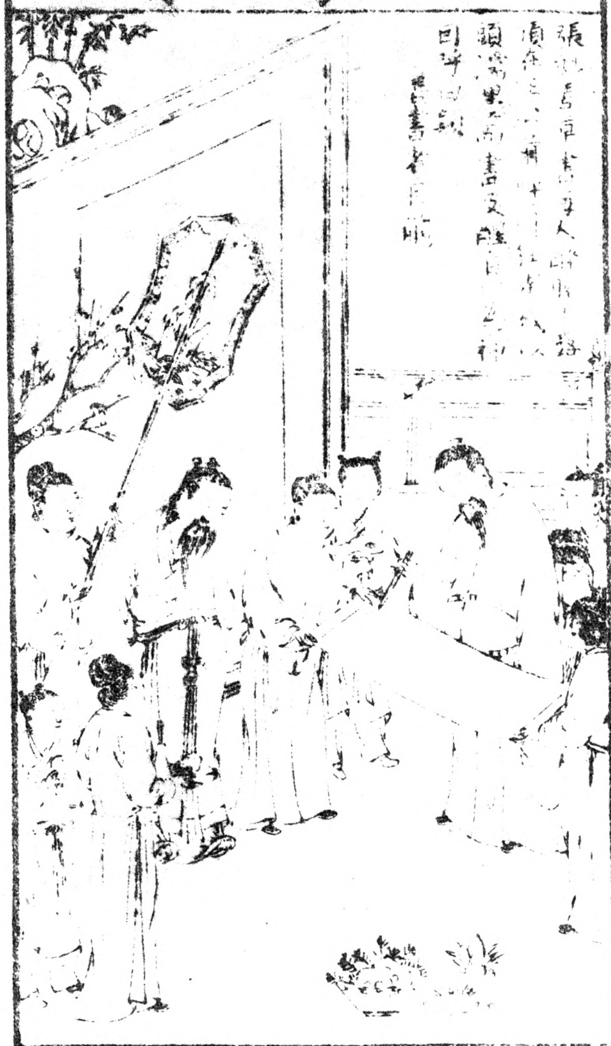
三十萬貫



二十萬貫


張端公以飲名重當世有一士人負豪飲求謁
端公與共酌數斗士人辭醉端公笑曰
量止此乎遂自數十斝
執爵與席中善飲者
對壘六博

京萬貫




一十萬貫
詩一句

十萬貫


孔融好客嗜飲常曰座上客常
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有二
子長六歲次五歲融晝眠次子盜
飲長曰何以不拜次曰偷那得行礼
乎後二子皆貴顯信有家傳
父子兄弟飲

五百子


袁尹諫放嘗步屧白楊郊野道遇士人便呼与
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遇詣門求通袁曰昨
日飲酒無偶聊相邀耳勿復為煩
任睾一寄擲喜相逢二敍

八萬貫



七萬貫



六萬貫


劉表有酒爵三大曰伯雅容七升次曰仲雅
容六升小曰季雅容五升嘗設大針
於杖端客有間飲者輒以刺之驗其醉醒
用三觴觴三容告醉
者再斟

五萬貫


石曼卿為集賢校理醉而微行
為街司所録謂其三館僕人杖
而遣之去復墜馬吏扶掖之上
無慍色但曰賴我是石學士若
是學士豈不破碎乎
觴歆坐併出席者

四萬貫


王績耆飲豪放不羈毋乘牛經酒肆輒飲數日嘗曰
恨不逢劉伶與閉門轟飲時稱斗酒學士
暗貢劉伶
得則對飲豆觴失則自飲矣

三萬貫


馬懷一為太常悒悒不適志以杯酒自娛每朝士宴集雖不召常自至醉即彈琵琶彈罷賦詩詩成起舞時謂之三絕
多技藝者與喧譁者對飲三杯


二萬貫
慎伯筠秋夜待潮江上置酒對月
獨飲吟嘯自若顧子敦偶至亦懷
一尊對酌伯筠不問子敦亦不與
語盡各散去
坐中不言者
對飲

一萬貫


孔顗為府長吏雖醉日居多而曉明
政事隨時剖決未嘗壅塞衆咸云
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月
醒也　談席外事者一杯


一文錢
阮籍鄰家婦有美色當壚沽與王安
豐常從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其夫
始疑之伺察終無他意
坐中失色者罰一巨觥

二文錢

毛炳隱廬山得錢即沽酒常醉
臥道傍有人掖之炳呵曰醉者
自醉醒者自醒吸夫勿攪吾睡
倘甚者一杯





四文錢



孔羣為鴻臚卿好酒王丞相
語云卿何為恒飲酒不見酒家
覆瓿布隨即麋爛羣曰不爾君不
見糟肉乃更堪久
壹盞者一杯飼之以肉


三文錢
滿庵未第日酒貧無資
常赊飲酒家索償
輒言日後如得顯宦
還償酒者甚衆


五文錢
張翰縱飲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
或謂曰卿直縱飲一時獨不顧身后
名耶答曰與我但留身后名不如即時
一杯酒
自然速飲一杯

六文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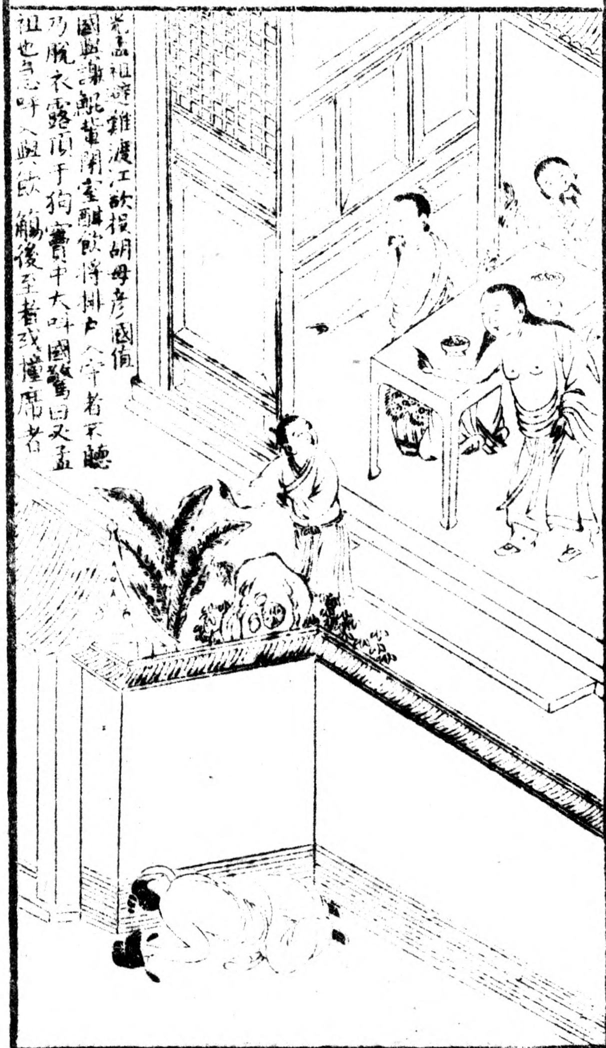

王戎詣阮籍家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
偶有美酒二斗當與君共飲之彼公榮無預
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竟无一杯不淂而談咲
自若
左右席對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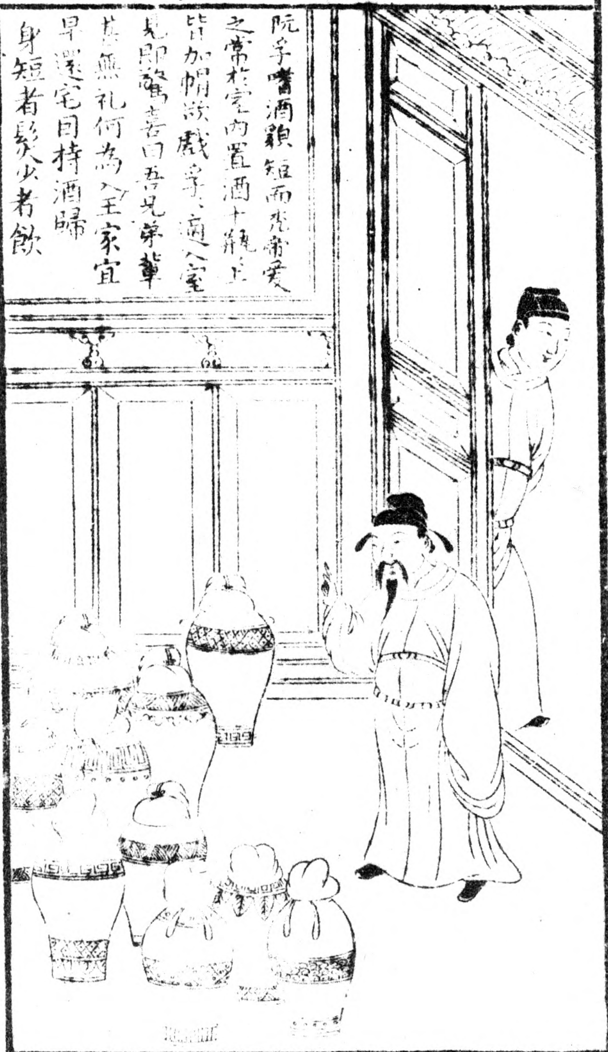

七文錢
川僧在瀘州常醉糊粉傅面
作奴々髻插花諸妓捧壷
隨侍行城市了不為怍
好粉飾多戲具者飲

八文錢



九文錢


光孟祖避難渡江欲投胡毋彥國值
國與謝鯤輩閉室酣飲將排戶入守者不聽
乃脫衣露頂于狗竇中大叫國驚曰又孟
祖也急呼入與飲觴後至者或撞席者


十文錢
阮孚嗜酒頗短而光帝愛
之常於宮內置酒十瓶上
皆加帽欲戲孚、適入室
見即驚喜曰吾兄弟輩
甚無礼何為入王家宜
早還宅同持酒歸
身短者影少者飲

一百子


阮宣子至王敦等斂錢為婚乃以百錢
掛杖頭遇酒肆酣飲自如并行嘗戒酒
客拳其背曰嚴冀先所杖中物耶
辭酒者與未娶者
對飲

玉麒麟




二百子
畢卓嗜酒不羈比舍新釀夜至甕間盜飲
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
坐中有餘酒俱奉佐歡者飲


三百子
羯鼓催花三匝
飲
王忱常曰三日不飲便覺形
神不親會婦翁當恤東醉
詣之婦翁慟哭忱與賓數人
連臂被髮裸裎繞之三匝而出諸齊
翁曰不有此甥焉知此甥

四百子


艾子常醉門生私語曰是不可諫止當以險
怵之日飲噦門生密置豕腸示之人皆具
五臟今師飲而出一臟何以生耶艾子熟視
笑曰唐三藏猶可存況四臟耶

九萬貫



六百子



皇甫嵩以酒史自任每與客飲輒行觴復
令不中者即浮以大白如其色數客不勝飲
者輒逃去嵩亦不顧唉曰此飲中趣豈容俗物
知耶 行觴畢復令不中照点飲


七百子
謝幾卿為尚書左丞御宴不得
縱飲及還道經酒壚停車敞衣
接酒與騶卒對飲觀者如堵
席上取物賜价
者併更衣著
飲巨觴

九百子



孟嘉好酣飲桓溫問酒有
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
酒中趣耳九日時溫宴龍山醉
而落帽溫令孫盛作文嘲之
冠不正者一爵

八百子


陳暄嗜酒兄子秀致書于暄友異以
諷止暄暄聞與秀書曰酒猶兵也兵可
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備酒可千日不
飲不可一飲不醉速營糟丘吾將
老焉
姪敬叔巨觴酬姪小鍾



金孔雀
戴顒春日攜雙柑斗酒人問何之答曰往聽
黃鸝聲此俗耳針砭詩腸鼓吹
鸝知音者與好禽鳥者

十百子


王璡善飲明皇一日召璡璡伺待此三斗尽方去及見醉不能下殿上遣人扶之璡謝罪曰臣以三斗壯膽不覺至此
泰善飲客三觴

空湯瓶



一枝花



陸濠妻蔣氏善屬文而躭酒後親族姊妹
憂之勸節飲蔣應聲吟曰平生
偏好酒勞爾勸加餐但得罇中滿
時光度不難　敬同客三杯

「酣酣齋酒牌」跋

這一册「酣酣齋酒牌」是一個殘本，畫工及鐫刻年月都無可考，僅留下刻工黃應紳的名字。黃氏是新安刻工名家，據現在所知，萬曆間新安汪氏環翠堂刊行的「環翠堂園景圖」，刻工爲黃應組，與黃應紳當爲兄弟行。又，萬曆三十三年刻本「程氏墨苑」爲黃應泰鐫；萬曆三十五年刻本「狀元圖考」爲黃應瑞鐫，他們和黃應紳均以「應」字排行，大約也是同族較遠的兄弟行。據此推斷，

則「酣酣齋酒牌」刊於萬曆年間，殆無疑義。

圖中所繪，大都是放曠多才的著名酒徒，如孔融、嵇康、劉伶、阮籍、陶潛、賀知章、鄭虔、張旭、石曼卿等，而以李白冠其首。這種安排取擇，雖由於酒牌本身的需要，但也反映了明代中葉以後士大夫蔑視禮法、追求解放的時代風尚。題識多用舊文，而剪裁極爲簡潔，能以數語傳神。刻工極盡柔和秀潤之能事，爲新安派版畫中的精品，構圖茂密飽滿，人物分布，幾無隙地，而數寸之中，儼然有尋丈之勢，當亦出於名家手筆，就藝術成就而言，是値得我們珍視的。

這册酒牌，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它採用了書册的形式，其原因何在，尚難索解；但可能與當時重視它的藝術成就、適應賞玩之用有關，這也是可以注意的。

上海古籍出版社

天工開物

明崇禎十年刋本

天工開物卷序





天覆地載物數號萬而事亦因之曲成而不遺豈人力也哉事物而旣萬矣必待口授目成而後識之其與幾何萬事萬物之中其無益生人與有益者各載其半世有聰

明博物者稠人推焉乃棗梨之花未賞而臆度楚萍釜鬵之範鮮經而侈談莒鼎晝工好圖鬼魅而惡犬馬卽鄭僑晋華豈足爲烈哉幸生聖明極盛之世滇南車馬縱貫遼陽嶺徼宦商衡遊薊北爲方萬

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見見聞聞若爲士而生東晋之初南宋之季其覩燕秦晋豫方物已成夷產從互市而得裘帽何殊肅慎之矢也且夫王孫帝子生長深宮御厨玉粒正香而欲觀耒耜尚宮錦衣方剪

而想像機緜當斯時也披圖一觀
如獲重寶矣年來著書一種名曰
天工開物卷傷哉貧也欲購奇玫
證而乏洛下之資欲招致同人商
畧贗眞而缺陳思之館隨其孤陋
見聞藏諸方寸而寫之豈有當哉

吾友涂伯聚先生誠意動天心靈
格物凡古今一言之嘉寸長可取
必勤勤懇懇而契合焉昨歲畫音
歸正餘先生而授梓茲有後命復
取此卷而繼起爲之其亦夙緣之
所召哉卷分前後乃貴五穀而賤

金玉之義觀象樂律二卷其道太
精自揣非吾事故臨梓刪去丐大
業文人棄擲案頭此書于功名進
取毫不相關也　旹
崇禎丁丑孟夏月奉新宋應星書
于家食之問堂

天工開物卷目錄

上卷

中卷

下卷

目錄終

天工開物卷上

分宜教諭宋應星著



乃粒第一卷

宋子曰上古神農氏若存若亡然味其徽號兩言至今存矣生人不能久生而五穀生之五穀不能自生而生人生之土脈歷時代而異種性隨水土而分不然神農去陶唐粒食已千年矣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豈有隱焉而紛紛嘉種必待后稷詳明其故何也紈褲之子以赭衣視笠簑經生之家以農夫爲詬詈晨炊晚饟知其味

而忘其源者衆矣夫先農而繫之以神豈人力之所爲

哉

總名

凡穀無定名百穀指成數言五穀則麻菽麥稷黍獨遺

稻者以著書聖賢起自西北也今天下育民人者稻居

什七而來牟黍稷居什三麻菽二者功用已全入蔬餌

膏饌之中而猶繫之穀者從其朔也

稻

凡稻種最多不粘者禾曰秔米曰粳粘者禾曰稌米曰

糯南方無粘黍酒皆糯米所爲質本粳而晚收帶粘俗名婺源光之類不可爲酒只可爲粥者又一種性也凡稻穀形有長芒短芒江南名長芒者曰劉陽早短芒者曰吉安早長粒尖粒圓扁而不一其中米色有雪白牙黃大赤半紫雜黑不一濕種之期最早者春分以前名爲社種遇天寒有凍死不生者最遲者後于清明凡播種先以稻麥藁包浸數日俟其生芽撒于田中生出寸許其名曰秧秧生三十日卽拔起分栽若田畝逢旱乾水溢不可插秧秧過期老而長節卽栽于畝中生穀數粒結果而巳凡秧田一畝所生秧供移栽二十五

畝凡秧既分栽後早者七十日即收穫粳有救公饑喉下急糯有金包銀之類方語百千不可殫述最遲者歷夏及冬二百日方收穫其冬季播種仲夏即收者則廣南之稻地無霜雪故也凡稻旬日失水即愁旱乾夏種冬收之穀必山間源水不絕之畝其穀種亦耐久其土脈亦寒不催苗也湖濱之田待夏潦已過六月方栽者其秧立夏播種撒藏高畝之上以待時也南方平原田多一歲兩栽兩穫者其再栽秧俗名晚糯非粳類也六月刈初禾耕治老藁田插再生秧其秧清明時已偕早秧撒佈早秧一日無水即死

此秧歷四五兩月任從烈日暵乾無憂此一異也凡再植稻遇秋多晴則汲灌與稻相終始農家勤苦爲春酒之需也凡稻旬日失水則死期至䆉出旱稻一種粳而不粘者即高山可插又一異也香稻一種取其芳氣以供貴人收實甚少滋益全無不足尚也

稻宜

凡稻土脉焦枯則穗實蕭索勤農糞田多方以助之人畜穢遺榨油枯餅枯者以去膏而得名也胡麻萊菔子爲上芸薹次之大眼桐又次之樟桕棉花又次之草皮木葉以佐生機普天之所同也南方磨綠豆粉者取

潑糞灌田肥甚豆賤之時撒黃豆于田一粒爛土方三寸得穀之息倍焉土性帶冷漿者宜骨灰蘸秧根凡禽獸骨石灰淹苗足向陽煖土不宜也土脉堅緊者宜耕壠疊塊壓薪而燒之埴墳鬆土不宜也

稻工 耕 耙 磨耙 耘 耔 具圖

凡稻田刈穫不再種者土宜本秋耕墾使宿藁化爛敵糞力一倍或秋旱無水及怠農春耕則收穫損薄也凡糞田若撒枯澆澤恐霖雨至過水來肥質隨漂而去謹視天時在老農心計也凡一耕之後勤者再耕三耕然後施耙則土質勻碎而其中膏脉釋化也凡牛力窮者

兩人以扛懸耜項背相望而起土兩人竟日僅敵一牛之力若耕後牛窮製成磨耙兩人肩手磨軋則一日敵三牛之力也凡牛中國惟水黄兩種水牛力倍于黄但畜水牛者冬與土室禦寒夏與池塘浴水畜養心計亦倍于黄牛也凡牛春前力耕汗出切忌雨點將雨則疾驅入室候過穀雨則任從風雨不懼也吳郡力田者以鋤代耜不藉牛力愚見貧農之家會計牛值與水草之資竊盜死病之變不若人力亦便假如有牛者供辦十畝無牛用鋤而勤者半之既已無牛則秋穫之後田中

無復芻牧之患而菽麥麻蔬諸種紛紛可種以再穫償半荒之畝似亦相當也凡稻分秧之後數日舊葉萎黃而更生新葉青葉既長則耔可施焉俗名撻禾植杖于手以足扶泥壅根併屈宿田水草使不生也凡宿田茵草之類遇耔而屈折而稊稗與荼蓼非足力所可除者則耘以繼之耘者苦在腰手辯在兩眸非類既去而嘉穀茂焉從此洩以防潦溉以防旱旬月而奄觀銍刈矣

稻災

凡早稻種秋初收藏當午晒時烈日火氣在內入倉廩

中關閉太急則其穀粘帶暑氣（勤農之家偏受此患）明年田有糞肥土脈發燒東南風助煖則盡發炎火大壞苗穗此一災也若種穀晚凉入廩或冬至數九天收貯雪水氷水一甕（交春即不驗）清明濕種時每石以數碗激灑立解暑氣則任從東南風煖而此苗清秀異常矣（祟在種內反怨鬼神）凡稻撒種時或水浮數寸其穀未即沉下驟發狂風堆積一隅此二災也謹視風定而後撒則沉勻成秧矣凡穀種生秧之後妨雀鳥聚食此三災也立標飄揚鷹俑則雀可敺矣凡秧沉脚未定陰雨連綿則損折過半此四災

也邀天晴霽三日則粒粒皆生矣凡苗既函之後畝土肥澤連發南風薰熱函內生蟲（形似蠶繭）此五災也邀天遇西風雨一陣則蟲化而穀生矣凡苗吐穡之後暮夜鬼火遊燒此六災也此火乃朽木腹中放出凡木母火子子藏母腹母身未壞子性千秋不滅每逢多雨之年孤野墓墳多被狐狸穿塌其中棺板爲水浸朽爛之極所謂母質壞也火子無附脫母飛揚然陰火不見陽光直待日沒黃昏此火衝隙而出其力不能上騰飄遊不定數尺而止凡禾穡葉遇之立刻焦炎逐火之人見他處

樹根放光以爲鬼也奮梃擊之反有鬼變枯柴之說不知何來鬼火見燈光而已化矣凡火未經人間燈傳者總屬陰火故見燈即滅

凡苗自函活以至穎栗早者食水三斗晚者食水五斗失水即枯將刈之時少水一升穀數雖存米粒縮小入碾臼中亦多斷碎此七災也汲灌之智人巧已無餘矣凡稻成熟之時遇狂風吹粒殞落或陰雨竟旬穀粒沾濕自爛此八災也然風災不越三十里陰雨災不越三百里偏方厄難亦不廣被風落不可爲若貧困之家苦于無霽將濕穀升于鍋內燃薪其下炸去糠膜收炒糗以充饑亦補助造化之一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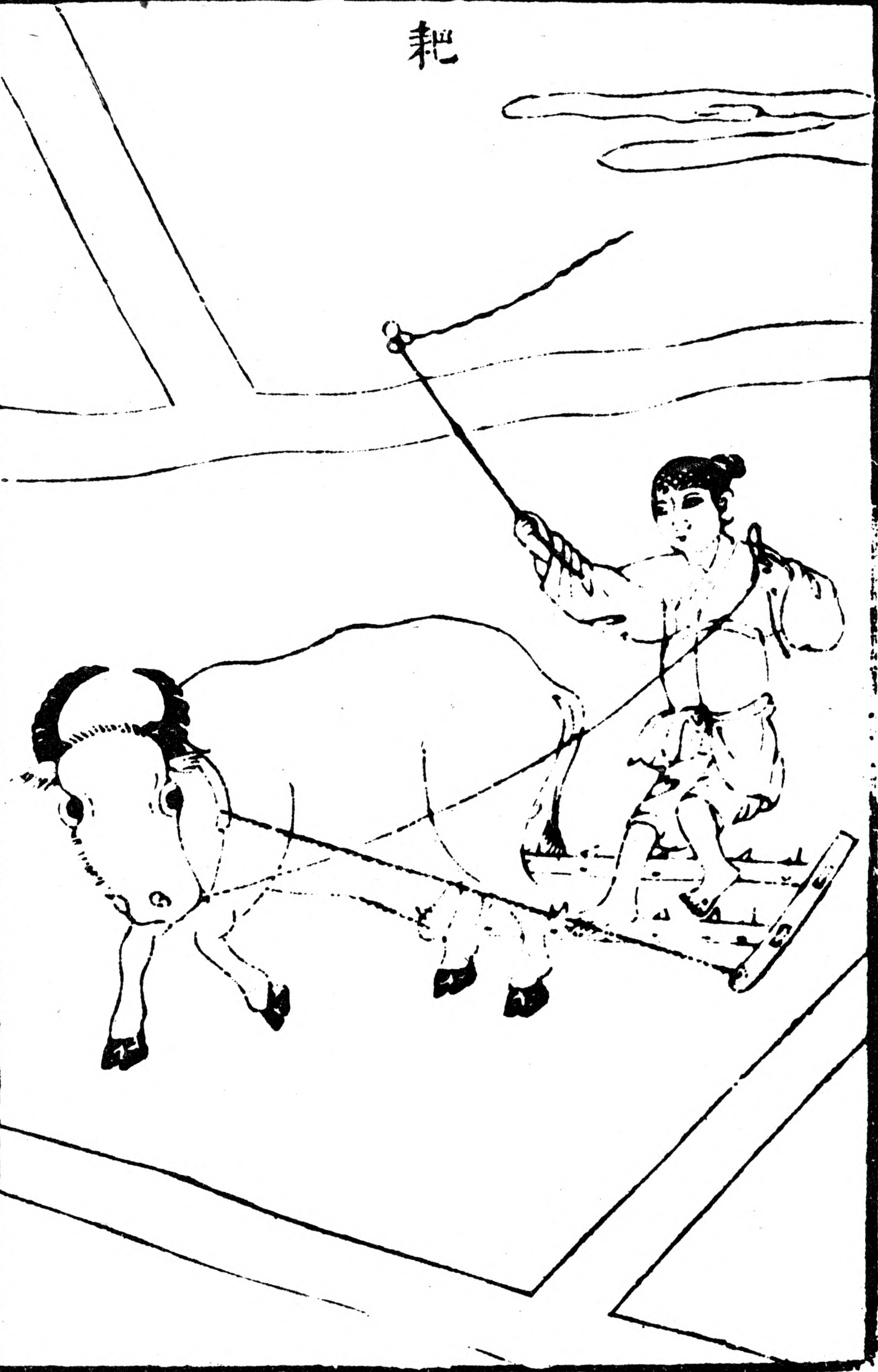

耕
耜
耒

耘



耔




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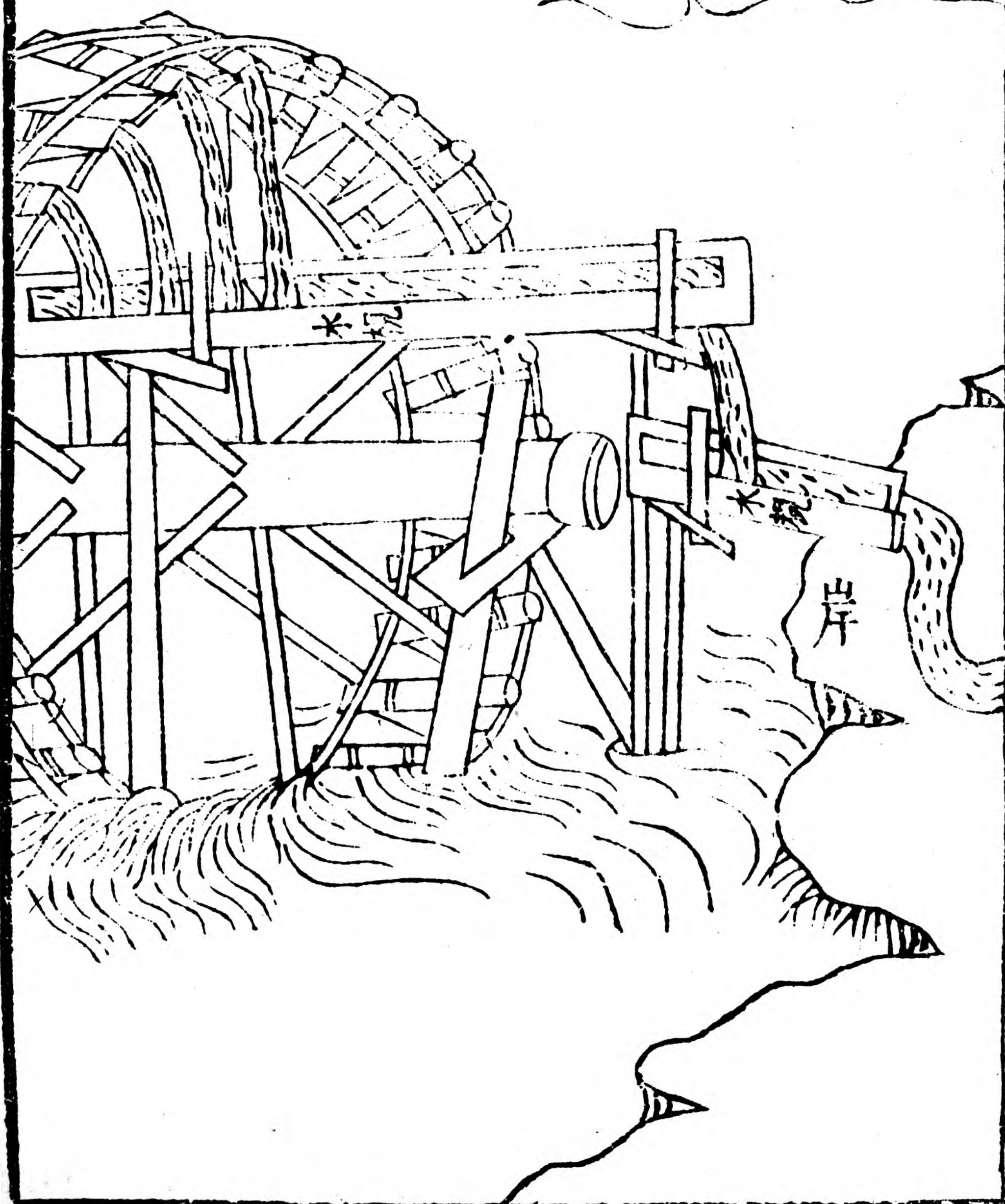
水利　筒車　牛車　踏車　拔車　桔槔皆具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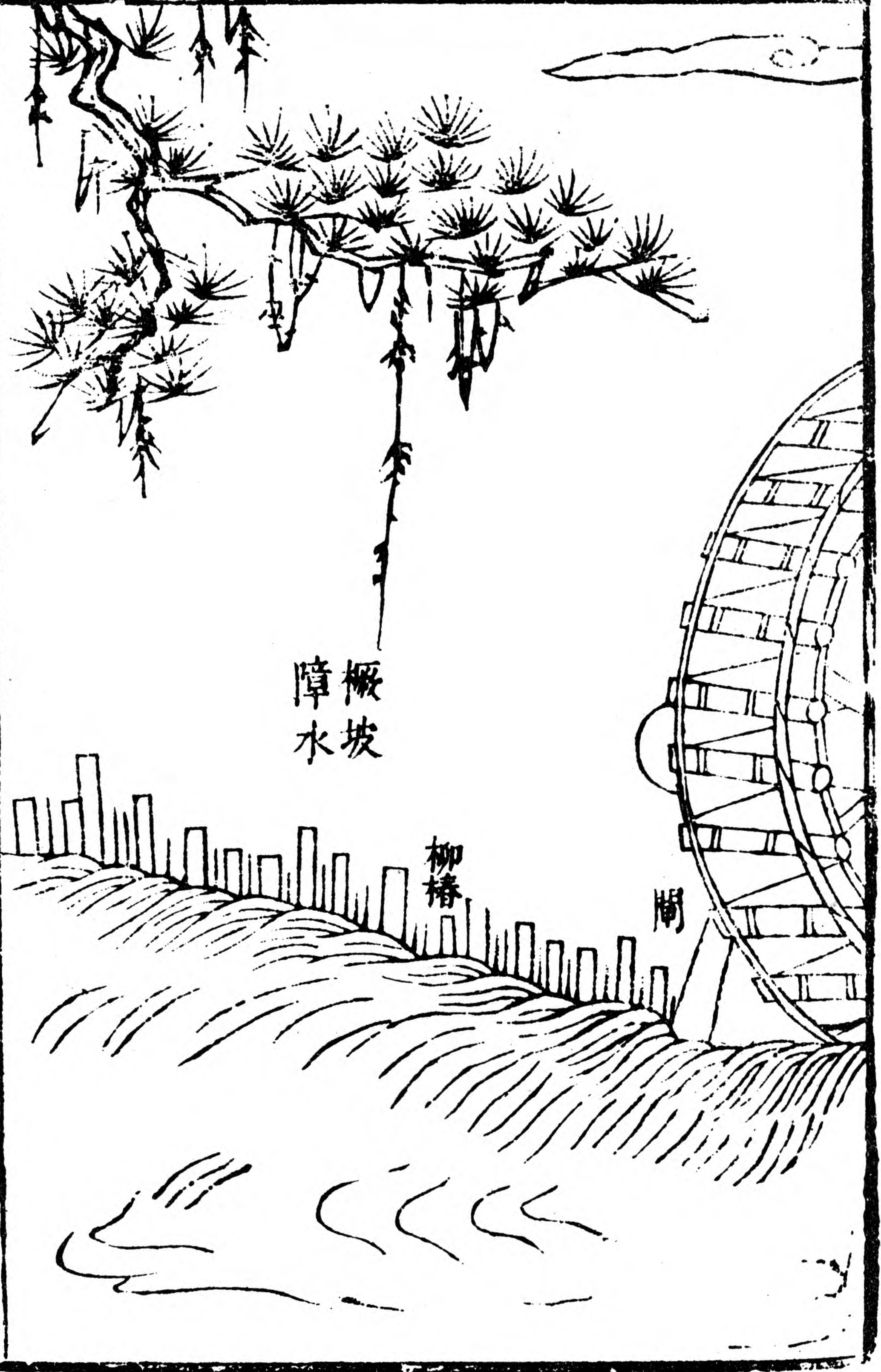
凡稻妨旱藉水獨甚五穀厥土沙泥磽䐹隨方不一有三日即乾者有半月後乾者天澤不降則人力挽水以濟凡河濱有製筒車者堰陂障流遶于車下激輪使轉挽水入筒一一傾于梘內流入畝中晝夜不息百畝無憂（不用水時拴木礙止使輪不轉動）其湖池不流水或以牛力轉盤或聚數人踏轉車身長者二丈短者半之其內用龍骨拴串板關水逆流而上大抵一人竟日之力灌田五畝而牛則倍之其淺池小澮不載長車者則數尺之車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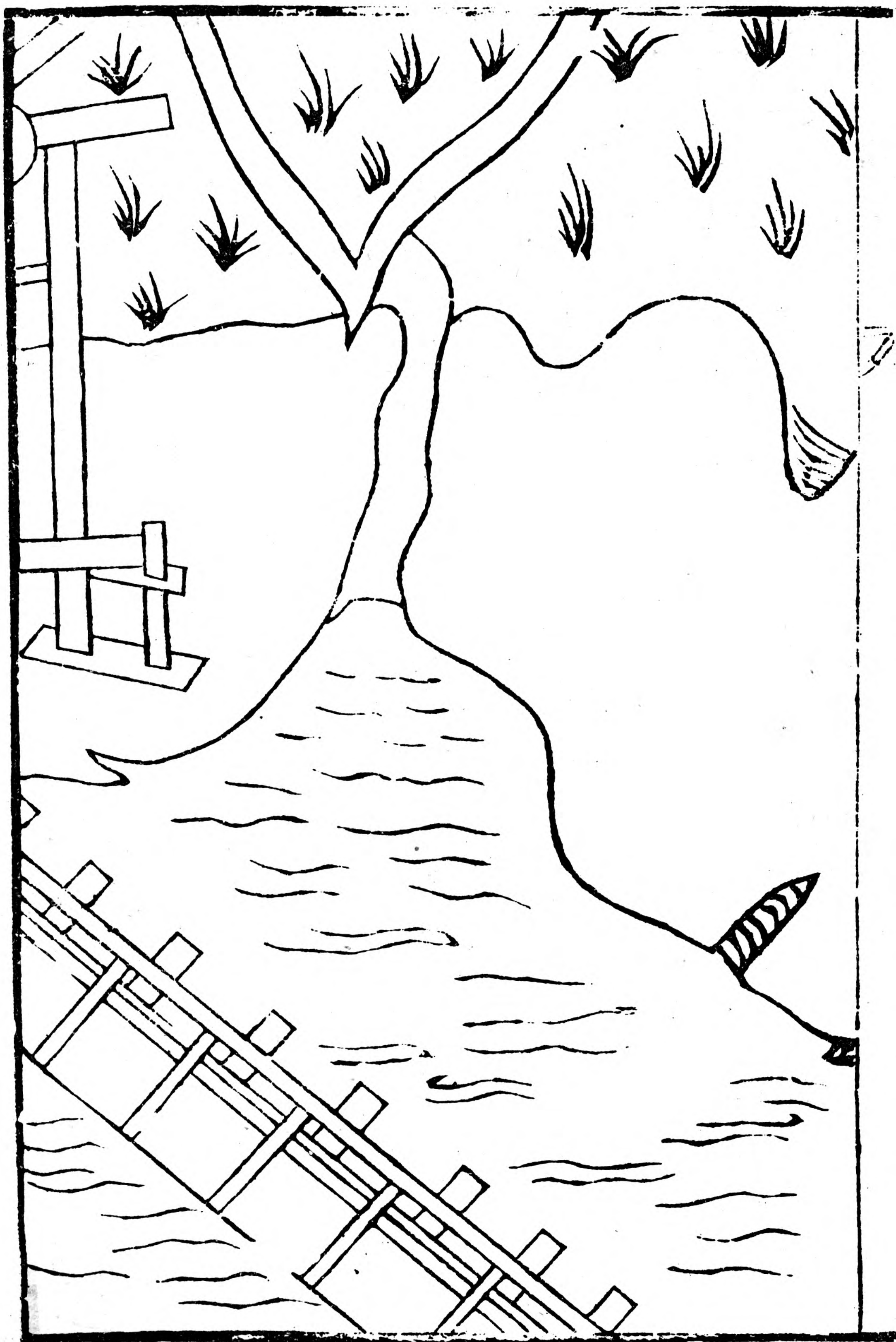
兩手疾轉竟日之功可灌二畝而已揚郡以風帆數扇俟風轉車風息則止此車爲救潦欲去澤水以便栽種蓋去水非取水也不適濟旱用桔槹轆轤功勞又甚細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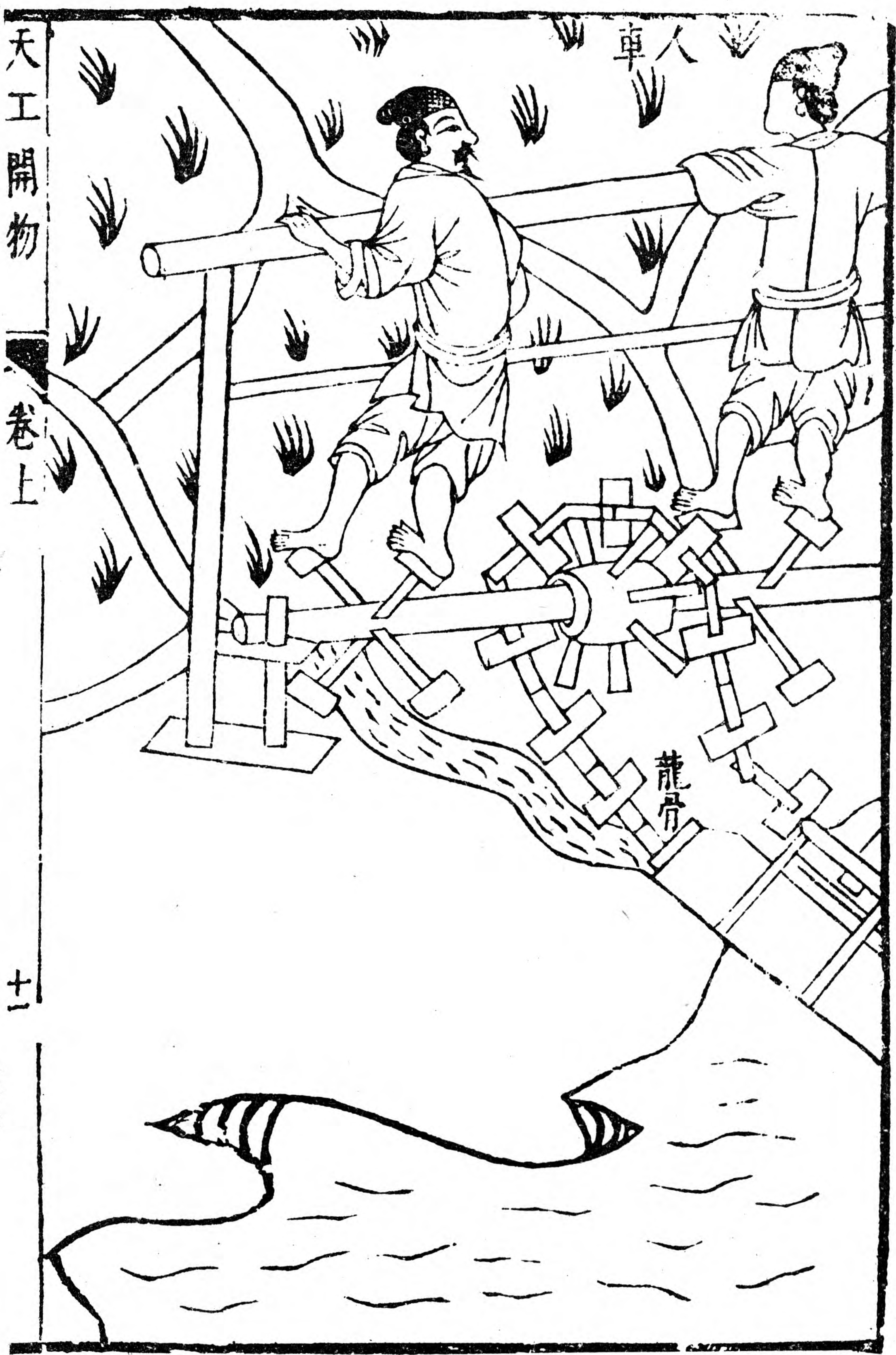
汲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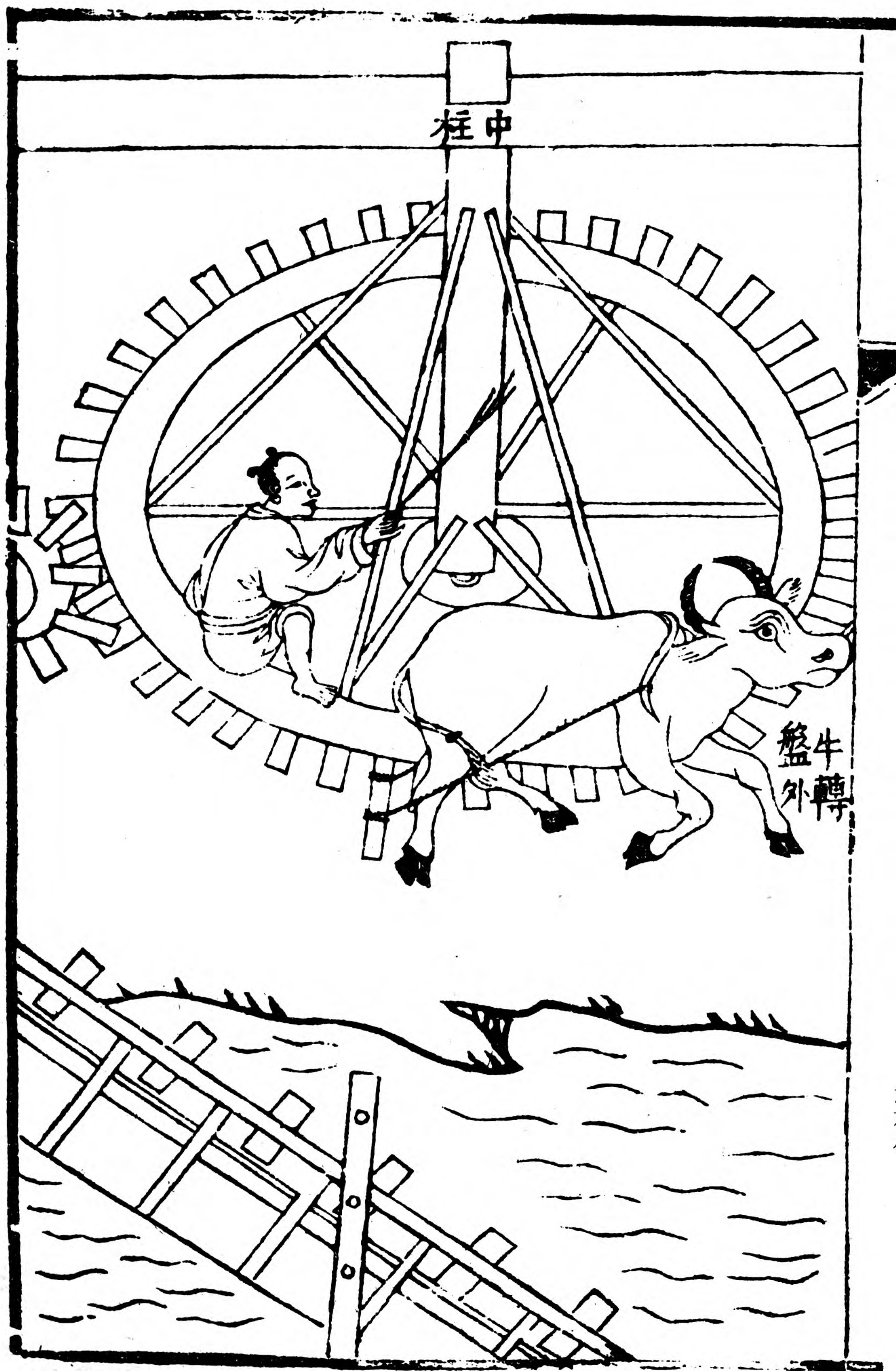
筒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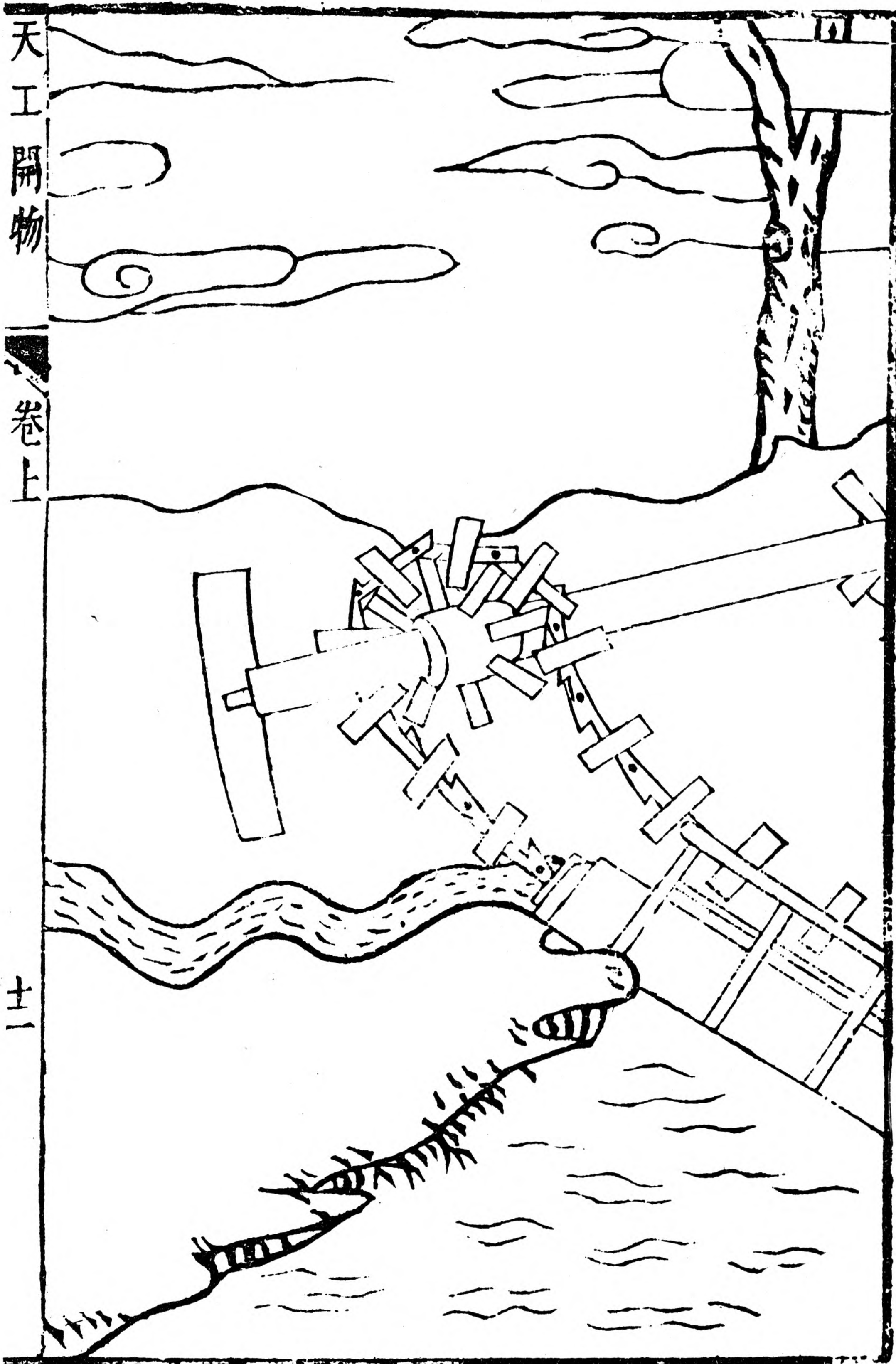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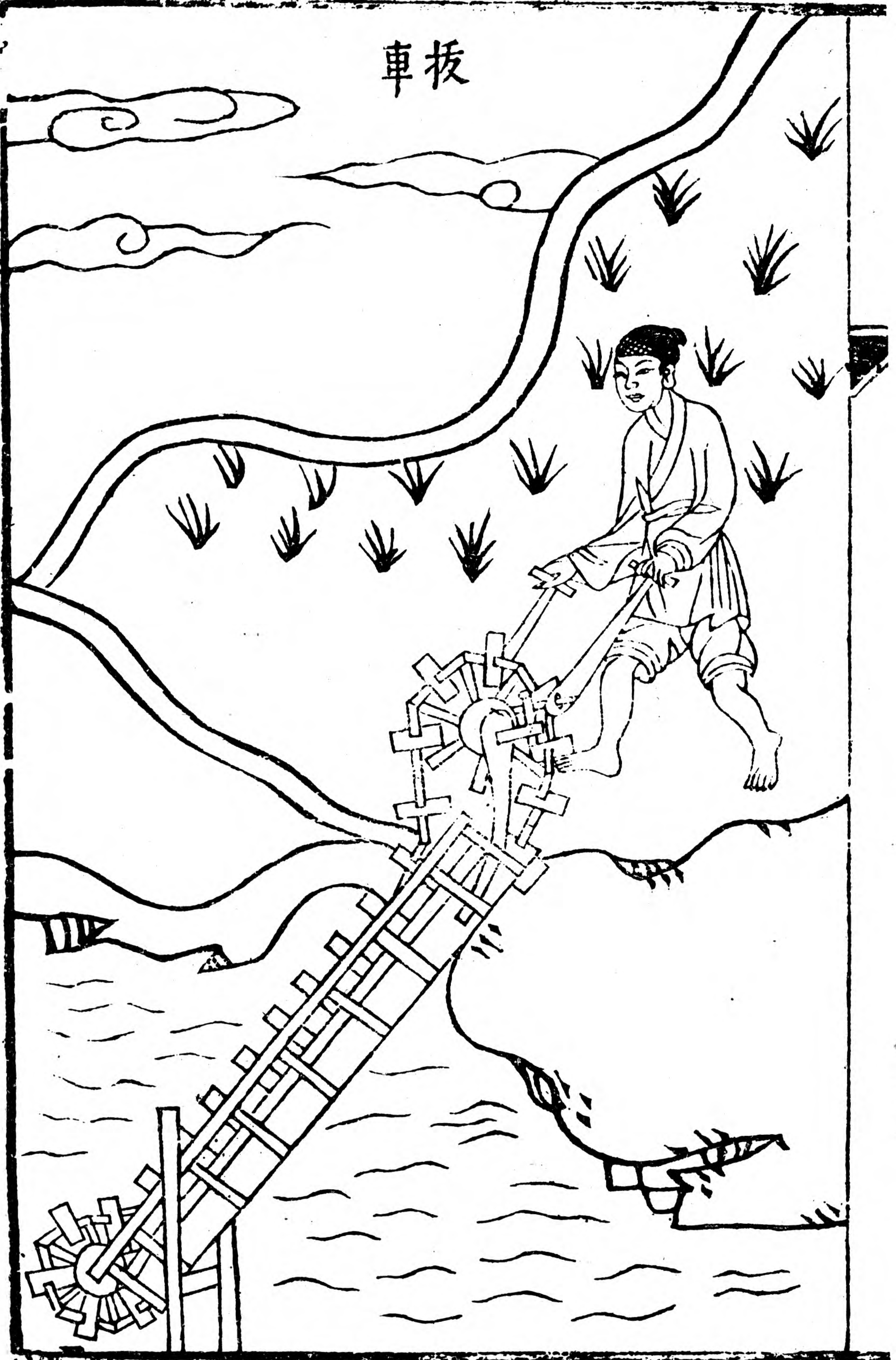

堰坡
障水
柳椿
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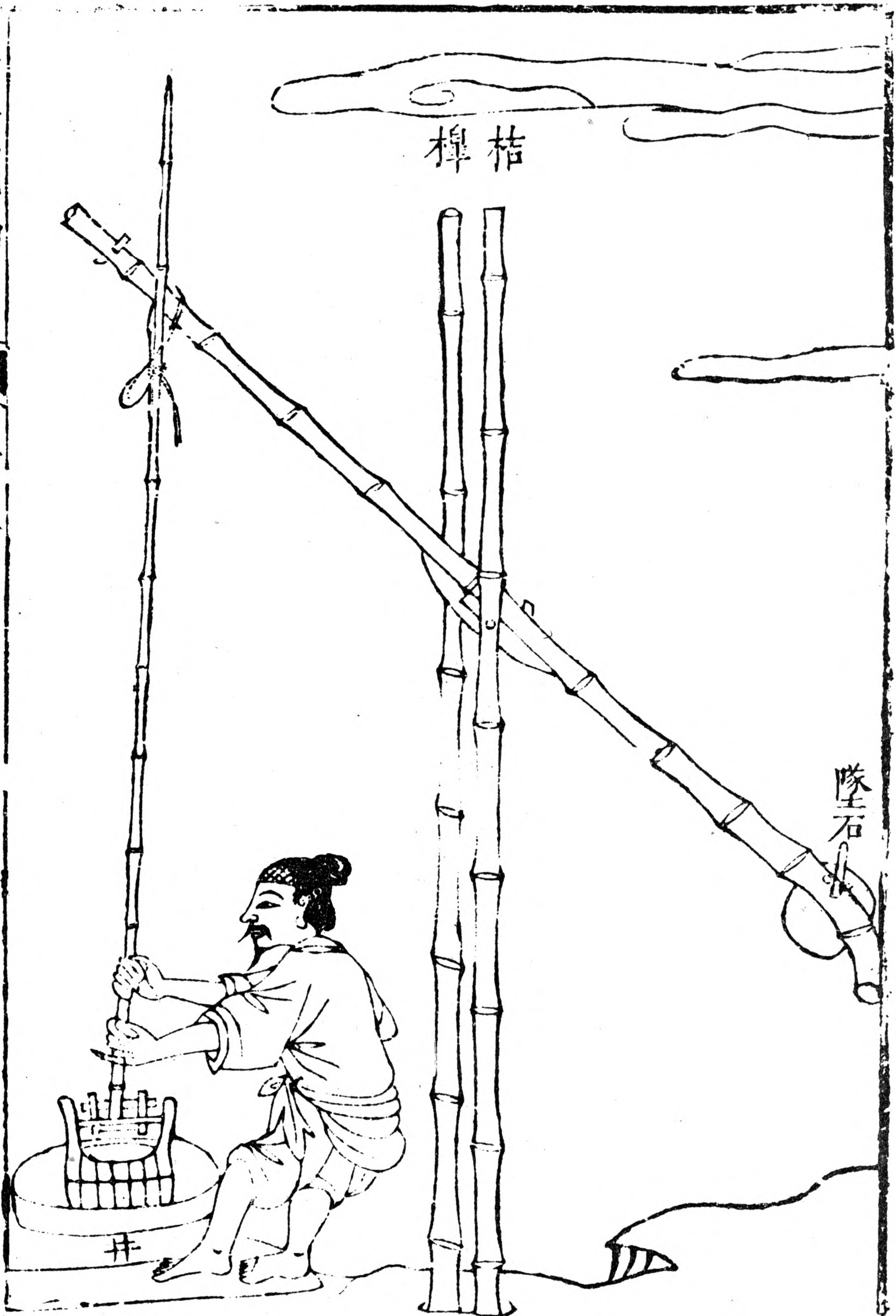



人車
龍骨


中柱
牛轉外盤




拔車


桔槔
墜石
井

麥

凡麥有數種小麥曰來麥之長也大麥曰牟曰穬雜麥曰雀曰蕎皆以播種同時花形相似粉食同功而得麥名也四海之內燕秦晉豫齊魯諸道烝民粒食小麥居半而黍稷稻粱僅居半西極川雲東至閩浙吳楚腹焉方長六千里中種小麥者二十分而一磨麪以為捻頭環餌饅首湯料之需而饔飱不及焉種餘麥者五十分而一閭閻作苦以充朝膳而貴介不與焉穬麥獨產陝西一名青稞即大麥隨土而變而皮成青黑色者秦人

專以飼馬饑荒人乃食之大麥亦有粘者河洛用以釀酒雀麥細穗穗中又分十數細子間亦野生蕎麥實非麥類然以其爲粉療饑傳名爲麥則麥之而已凡北方小麥歷四時之氣自秋播種明年初夏方收南方者種與收期時日差短江南麥花夜發江北麥花晝發亦一異也大麥種穫期與小麥相同蕎麥則秋半下種不兩月而卽收其苗遇霜卽殺邀天降霜遲遲則有收矣

麥工　北耕種　耨　具圖

凡麥與稻初耕墾土則同播種以後則耘耔諸勤苦皆

屬稻麥惟施耨而已凡北方厥土墳壚易解釋者種麥之法耕具差異耕即兼種其服牛起土者耒不用耕並列兩鐵于橫木之上其具方語曰鏹鏹中間盛一小斗貯麥種于内其斗底空梅花眼牛行搖動種子即從眼中撒下欲密而多則鞭牛疾走子撒必多欲稀而少則緩其牛撒種即少既撒種後用驢駕兩小石團壓土埋麥凡麥種緊壓方生南方地不北同者多耕多耙之後然後以灰拌種手指拈而種之種過之後隨以腳根壓土使緊以代北方驢石也耕種之後勤議耨鋤凡耨草

川潤而大鎛麥苗生後耨不厭勤(有三過四過者)餘草生機盡誅鋤下則竟畝精華盡聚嘉實矣功勤易耨南與北同也凡糞麥田既種以後糞無可施爲計在先也陝洛之間憂蟲蝕者或以砒霜拌種子南方所用惟炊燼也(俗名地灰)南方稻田有種肥田麥者不糞麥實當春小麥大麥青青之時耕殺田中蒸罨土性秋収稻穀必加倍也凡麥収空隙可再種他物自初夏至季秋時日亦半載擇土宜而爲之惟人所取也南方大麥有既刈之後乃種遲生粳稻者勤農作苦明賜無不及也凡蕎麥南方必刈

北耕兼種圖

麥粟粱皆用此具





北盖種圖


耨

南種牟麥圖



稻北方必刈菽稷而後種其性稍吸肥腴能使土瘦然
計其穫入業償半穀有餘勤農之家何妨再糞也

麥災

凡麥妨患抵稻三分之一播種以後雪霜晴潦皆非所
計麥性食水甚少北土中春再沐雨水一升則秀華成
嘉粒矣荊揚以南唯患霧雨倘成熟之時晴乾旬日則
倉廩皆盈不可勝食楊州諺云寸麥不怕尺水謂麥初
長時任水滅頂無傷尺麥只怕寸水謂成熟時寸水軟
根倒莖沾泥則麥粒盡爛于地面也江南有雀一種有

肉無骨飛食麥田數盈千萬然不廣及罹害者數十里而止江北蝗生則大祲之歲也

黍稷　粱粟

凡糧食米而不粉者種類甚多相去數百里則色味形質隨方而變大同小異千百其名北人唯以大米呼粳稻而其餘槩以小米名之凡黍與稷同類粱與粟同類黍有粘有不粘（粘者爲酒）稷有粳無粘凡粘黍粘粟統名曰秫非二種外更有秫也黍色赤白黃黑皆有而或專以黑色爲稷未是至以稷米爲先他穀熟堪供祭祀則當

以早熟者爲稷則近之矣凡黍在詩書有虋芑秬秠等
名在今方語有牛毛燕頷馬革驢皮稻尾等名種以三
月爲上時五月熟四月爲中時七月熟五月爲下時八
月熟揚花結穗總與來牟不相見也凡黍粒大小總視
土地肥磽時令害育宋儒拘定以某方黍定律未是也
凡粟與粱統名黃米粘粟可爲酒而蘆粟一種名曰高
粱者以其身高七尺如蘆荻也粱粟種類名號之多視
黍稷猶甚其命名或因姓氏山水或以形似時令揔之
不可枚舉山東人唯以穀子呼之併不知粱粟之名也

已上四米皆春種秋穫耕耨之法與來牟同而種収之候則相懸絶云

麻

凡麻可粒可油者惟火麻胡麻二種胡麻卽脂麻相傳西漢始自大宛來古者以麻爲五穀之一若專以火麻當之義豈有當哉竊意詩書五穀之麻或其種已滅或卽菽粟之中別種而漸訛其名號皆未可知也今胡麻味美而功高卽以冠百穀不爲過火麻子粒壓油無多皮爲疏惡布其值幾何胡麻數龠充腸移時不餧粔餌

餇餳得粘其粒味高而品貴其爲油也髮得之而澤腹得之而膏腥羶得之而芳毒厲得之而解農家能廣種厚實可勝言哉種胡麻法或治畦圃或壟田畞土碎草淨之極然後以地灰微濕拌勻麻子而撒種之早者三月種遲者不出大暑前早種者花實亦待中秋乃結莢草之功唯鋤是視其色有黑白赤三者其結角長寸許有四稜者房小而子少八稜者房大而子多皆因肥瘠所致非種性也收子榨油每石得四十觔餘其枯用以肥田若饑荒之年則留供人食

菽

凡菽種類之多與稻黍相等播種收穫之期四季相承果腹之功在人日用盖與飲食相終始　一種大豆有黑黃兩色下種不出清明前後黃者有五月黃六月爆冬黃三種五月黃收粒少而冬黃必倍之黑者刻期八月收淮北長征騾馬必食黑豆筋力乃強凡大豆視土地肥磽耨草勤怠雨露足慳分收入多少凡爲豉爲醬爲腐皆大豆中取質焉江南又有高腳黃六月刈早稻方再種九十月收穫江西吉郡種法甚妙其刈稻田竟

不耕墾每禾藁頭中拈豆三四粒以指扱之其藁凝露水以滋豆豆性充發復侵爛藁根以滋已生苗之後遇無雨亢乾則汲水一升以灌之一灌之後再耨之餘収穫甚多凡大豆入土未出芽時妨鳩雀害驅之惟人

一種緑豆圓小如珠緑豆必小暑方種未及小暑而種則其苗蔓延數尺結莢甚稀若過期至于處暑則隨時開花結莢顆粒亦少豆種亦有二一曰摘緑莢先老者先摘人逐日而取之一曰拔緑則至期老足竟畆拔取也凡緑豆磨澄晒乾爲粉盪片搓索食家珍貴做粉溲

漿灌田甚肥凡畜藏綠豆種子或用地灰石灰或用馬
蓼或用黃土拌收則四五月間不愁空蛀勤者逢晴頻
晒亦免蛀凡已刈稻田夏秋種綠豆必長接斧柄擊碎
土塊發生乃多凡種綠豆一日之內遇大雨扳土則不
復生既生之後妨雨水浸疏溝澮以洩之凡耕綠豆及
大豆田地耒耜欲淺不宜深入盖豆質根短而苗直耕
土既深土塊曲壓則不生者半矣深耕二字不可施之
菽類此先農之所未發者　一種豌豆此豆有黑斑點
形圓同綠豆而大則過之其種十月下來年五月收凡

樹木葉遲者其下亦可種　一種蠶豆其莢似蠶形豆粒大于大豆八月下種來年四月收西浙桑樹之下遍繁種之盖凡物樹葉遮露則不生此豆與豌豆樹葉茂時彼已結莢而成實矣襄漢上流此豆甚多而賤果腹之功不啻黍稷也　一種小豆赤小豆入藥有奇功白小豆一名飯豆當飧助嘉穀夏至下種九月收穫種盛江淮之間　一種穭音呂豆此豆古者野生田間今則北土盛種成粉盪皮可敵綠豆燕京負販者終朝呼穭豆皮則其產必多矣　一種白藊豆乃沿籬蔓生者一名蛾眉

豆其他豇豆虎斑豆刀豆與大豆中分青皮褐色之類間繁一方者猶不能盡述皆充蔬代穀以粒烝民者博物者其可忽諸

乃服第二卷

宋子曰人爲萬物之靈五官百體賅而存焉貴
裳煌煌山龍以治天下賤者裋褐枲裳冬以禦寒夏以
蔽體以自別于禽獸是故其質則造物之所具也屬草
木者爲枲麻苘葛屬禽獸與昆蟲者爲裘褐絲綿各載
其半而裳服充焉矣天孫機杼傳巧人間從本質而見
花因繡濯而得錦乃杼柚遍天下而得見花機之巧者
能幾人哉治亂經綸字義學者童而習之而終身不見
其形像豈非缺憾也先列飼蠶之法以知絲源之所自

益人物相麗貴賤有章天實爲之矣

蠶種

凡蛹變蠶蛾旬日破繭而出雌雄均等雌者伏而不動雄者兩翅飛撲遇雌卽交交一日半日方解解脫之後雄者中枯而死雌者卽時生卵承藉卵生者或紙或布隨方所用嘉湖用桑皮厚紙來年尚可再用一蛾計生卵二百餘粒自然粘于紙上粒粒勻鋪天然無一堆積蠶主收貯以待來年

蠶浴

凡蠶用浴法唯嘉湖兩郡湖多用天露石灰嘉多用鹽鹵水每蠶紙一張用鹽倉走出鹵水二升參水浸于盂內紙浮其面（石灰做此）逢臘月十二即浸浴至二十四日計十二日周即漉起用微火炡乾從此珍重箱匣中半點風濕不受直待清明抱產其天露浴者時日相同以篾盤盛紙攤開屋上四隅小石鎮壓任從霜雪風雨雷電滿十二日方收珍重待時如前法盖低種經浴則自死不出不費葉故且得絲亦多也晚種不用浴

種忌

凡蠶紙用竹木四條爲方架高懸透風避日梁枋之上其下忌桐油烟煤火氣冬月忌雪映一映即空遇大雪下時即忙收貯明日雪過依然懸掛直待臘月浴藏

種類

凡蠶有早晚二種晚種每年先早種五六日出（川中者不同）結繭亦在先其繭較輕三分之一若早蠶結繭時彼已出蛾生卵以便再養矣（晚蛹戒不宜食）凡三樣浴種皆謹視原記如一錯誤或將天露者投鹽浴則盡空不出矣凡繭色唯黃白二種川陝晉豫有黃無白嘉湖有白無黃若

將白雄配黃雌則其嗣變成褐繭黃絲以豬胰漂洗亦成白色但終不可染漂白桃紅二色凡繭形亦有數種晚繭結成亞腰葫蘆樣天露繭尖長如榧子形又或圓扁如核桃形又一種不忌泥塗葉者名爲賤蠶得絲偏多凡蠶形亦有純白虎斑純黑花紋數種吐絲則同今寒家有將早雄配晚雌者幼出嘉種一異也野蠶自爲繭出青州沂水等地樹老即自生其絲爲衣能禦雨及垢汚其蛾出即能飛不傳種紙上他處亦有但稀少耳

抱養

凡清明逝三日蠶紗即不偎衣衾煖氣自然生出蠶室宜何東南周圍用紙糊風隙上無棚板者宜頂格值寒冷則用炭火于室內助煖凡初乳蠶將桑葉切爲細條切葉不束稻麥稾爲之則不損刀摘葉用甕墁盛不欲風吹枯悴二眠以前謄筐方法皆用尖圓小竹快提過二眠以後則不用筯而手指可拈矣凡謄筐勤苦皆視人工怠于謄者厚葉與糞濕蒸多致壓死凡眠齊時皆吐絲而後眠若謄過須將舊葉些微揀淨若粘帶絲纏葉在中眠起之時恐其即食一口則其病爲脹死三眠

已過若天氣炎熱急宜揪出寬凉所亦忌風吹凡大眠後計上葉十二飡方騰太勤則繇糙

養忌

凡蠶畏香復畏臭若焚骨灰淘毛圊者順風吹來多致觸死隔壁煎鮑魚宿脂亦或觸死竈燒煤炭爐爇沉檀亦觸死懶婦便器摇動氣侵亦有損傷若風則偏忌西南西南風太勁則有合箔皆殭者凡臭氣觸來急燒殘桑葉烟以抵之

葉料

凡桑葉無土不生嘉湖用枝條垂壓今年視桑樹傍生條用竹鈎掛卧逐漸近地面至冬月則抛土壓之來春每節生根則剪開他栽其樹精華皆聚葉上不復生葚與開花矣欲葉便剪摘則樹至七八尺即斬截當頂葉則婆娑可扳伐不必乘梯緣木也其他用子種者立夏桑葚紫熟時取來用黃泥水搓洗併水澆于地面本秋即長尺餘來春移栽倘灌糞勤勞亦易長茂但間有生葚與開花者則葉最薄少耳又有花桑葉薄不堪用者其樹接過亦生厚葉也又有柘葉三種以濟桑葉之窮

柘葉浙中不經見川中最多寒家用浙種桑葉窮時仍
啖柘葉則物理一也凡琹弦弓弦絲用柘養蠶名曰棘
繭謂最堅韌凡取葉必用剪鐵剪出嘉郡桐鄉者最犀
利他鄉未得其利剪枝之法再生條次月葉愈茂取資
既多人工復便凡再生條葉仲夏以養晚蠶則止摘葉
而不剪條二葉摘後秋來三葉復茂浙人聽其經霜自
落片片掃拾以飼綿羊大獲絨氊之利

食忌

凡蠶大眠以後徑食濕葉雨天摘來者任從鋪地加飡

晴日摘來者以水洒濕而飼之則絲有光澤未大眠時
雨天摘葉用繩懸掛透風簷下時振其繩待風吹乾若
用手掌拍乾則葉焦而不滋潤他時絲亦枯色凡食葉
眠前必令飽足而眠眠起即遲半日上葉無妨也霧天
濕葉甚壞蠶其晨有霧切勿摘葉待霧收時或晴或雨
方剪伐也露珠水亦待旴乾而後剪摘

病症

凡蠶卵中受病已詳前欵出後濕熱積壓妨忌在人初
眠騰時用漆合者不可盖掩逼出炁水凡蠶將病則腦

上放光通身黄色頭漸大而尾漸小并及眠之時遊走不眠食葉又不多者皆病作也急擇而去之勿使敗羣凡蠶強美者必眠葉面壓在下者或力弱或性懶作繭亦薄其作繭不知收法妄吐絲成闊窩者乃蠢蠶非懶蠶也

老足

凡蠶食葉足候只爭時刻自卵出𧕅多在辰巳二時故老足結繭亦多辰巳二時老足者喉下兩嗉通明捉時嫩一分則絲少過老一分又吐去絲繭殻必薄捉者眼

法高一隻不差方妙黑色蠶不見身中透光最難捉

結繭　山箔　具圖

凡結繭必如嘉湖方盡其法他國不知用火烘聽蠶結出甚至叢稈之內箱匣之中火不經風不透故所爲屯漳等絹豫蜀等紬皆易朽爛若嘉湖產絲成衣即入水浣濯百餘度其質尚存其法析竹編箔其下橫架料木約六尺高地下擺列炭火炭忌爆炸方圓去四五尺即列火一盆初上山時火分兩略輕少引他成緒蠶戀火意即時造繭不復緣走繭緒既成即每盆加火半斤吐出絲

來隨即乾燥所以經久不壞也其繭室不宜樓板遮蓋下欲火而上欲風凉也凡火頂上者不以爲種取種寧用火偏者其箔上山用麥稻藁斬齊隨手糾捩成山頓插箔上做山之人最宜手健箔竹稀疎用短藁畧鋪洒妨蠶跌墜地下與火中也

取繭

凡繭造三日則下箔而取之其殼外浮絲一名絲匡者湖郡老婦賤價買去每斤百文用銅錢墜打成線織成湖紬去浮之後其繭必用大盤攤開架上以聽治絲擴綿若

用厨箱掩盖則浥鬱而絲緒斷絶矣

物害

凡害蠶者有雀鼠蚊三種雀害不及繭蚊害不及早蠶鼠害則與之相終始防驅之智是不一法唯人所行也

雀屎粘葉蠶食之立刻死爛

擇繭

凡取絲必用圓正獨蠶繭則緒不亂若雙繭併四五蠶共爲繭擇去取綿用或以爲絲則粗甚

造綿

凡雙繭并繰絲鍋底零餘併出種繭殼皆緒斷亂不可爲絲用以取綿用稻灰水煮過不宜石灰傾入清水盆內手大指去甲淨盡指頭頂開四箇四四數足用拳頂開又四四十六拳數然後上小竹弓此莊子所謂洴澼絖也湖綿獨白淨清化者總緣手法之妙上弓之時惟取快捷帶水擴開若稍緩水流去則結塊不盡解而色不純白矣其治絲餘者名鍋底綿裝綿衣衾內以禦重寒謂之挾纊凡取綿人工難于取絲八倍竟日只得四兩餘用此綿墜打線織湖紬者價頗重以綿線登花機者名

日花綿價尤重

治絲　繅車具圖

凡治絲先製絲車其尺寸器具開載後圖鍋煎極沸湯絲粗細視投繭多寡窮日之力一人可取三十兩若包頭絲則只取二十兩以其苗長也凡綾羅絲一起投繭二十枚包頭絲只投十餘枚凡繭滚沸時以竹簽撥動水面絲緒自見提緒入手引入竹針眼先繞星丁頭以竹棍做成如香筒樣然後由送絲干勾掛以登大關車斷絕之時尋緒丢上不必繞接其絲排勻不堆積者全在送絲干

與磨不之上川蜀絲車制稍異其法架横鍋上引四五緒而上兩人對尋鍋中緒然終不若湖制之盡善也凡供治絲薪取極燥無烟濕者則寶色不損絲美之法有六字一曰出口乾卽結繭時用炭火烘一曰出水乾則治絲登車時用炭火四五兩盆盛去車關五寸許運轉如風時轉轉火意照乾是曰出水乾也若晴光又風色則不用火

調絲

凡絲議織時最先用調透光簷端宇下以木架鋪地植竹四根于上名曰絡篤絲匡竹上其傍倚柱高八尺處

釘具斜安小竹偃月掛鉤懸搭緜于鉤内手中執籰旋纏以俟牽經織緯之用小竹墜石爲活頭接斷之時扳之即下

緯絡　紡車具圖

凡絲既籰之後以就經緯經質用少而緯質用多每絲十兩經四緯六此大畧也凡供緯籰以水沃濕絲搖車轉鋌而紡于竹管之上竹用小箭竹

經具　溜眼　掌扇　經耙　印架皆有圖

凡絲既籰之後牵經就織以直竹竿穿眼三十餘透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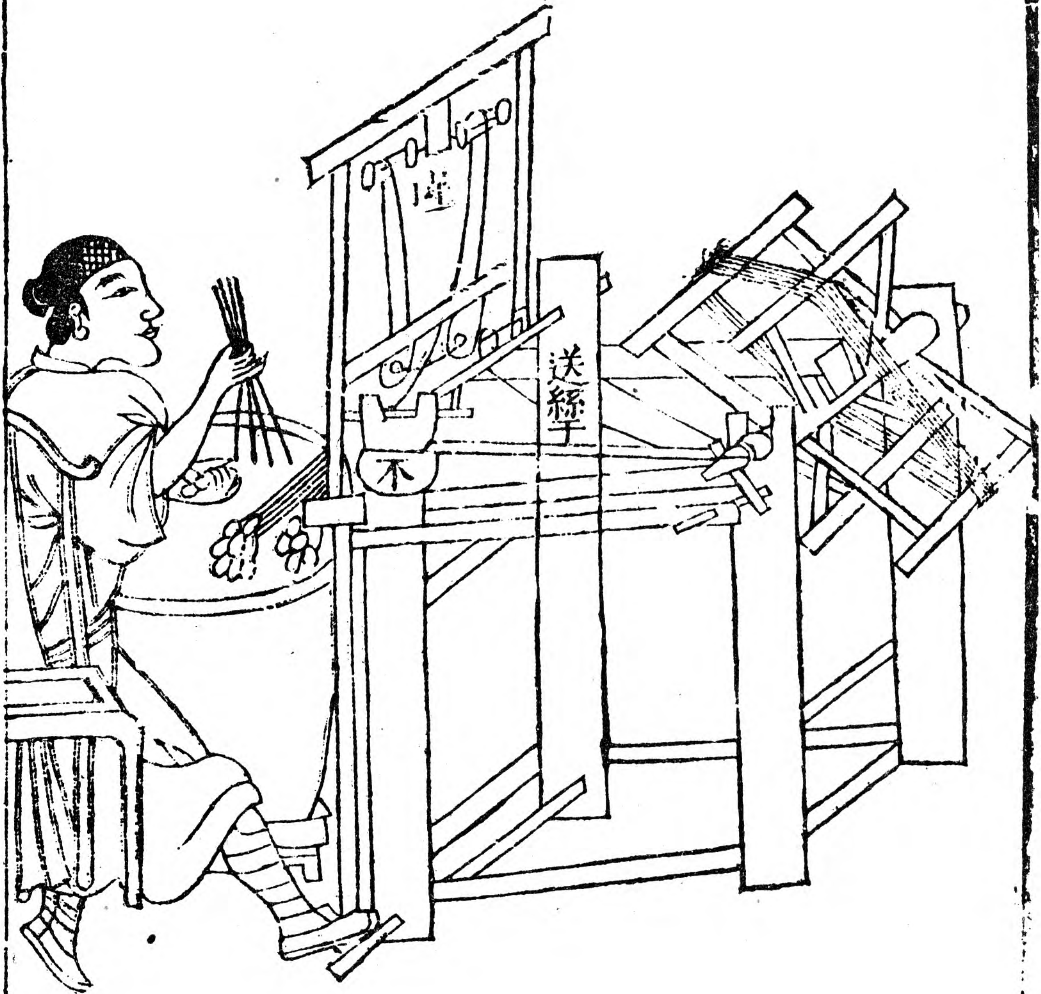
筬圈名曰溜眼竿横架柱上絲從圈透過掌扇然後纏繞經耙之上度數既足將印架綑卷既綑中以交竹二度一上一下間絲然後扱于筬内（此筬非織筬）扱筬之後以的杠與印架相望登開五七丈或過糊者就此過糊或不過糊就此卷于的杠穿綜就織

過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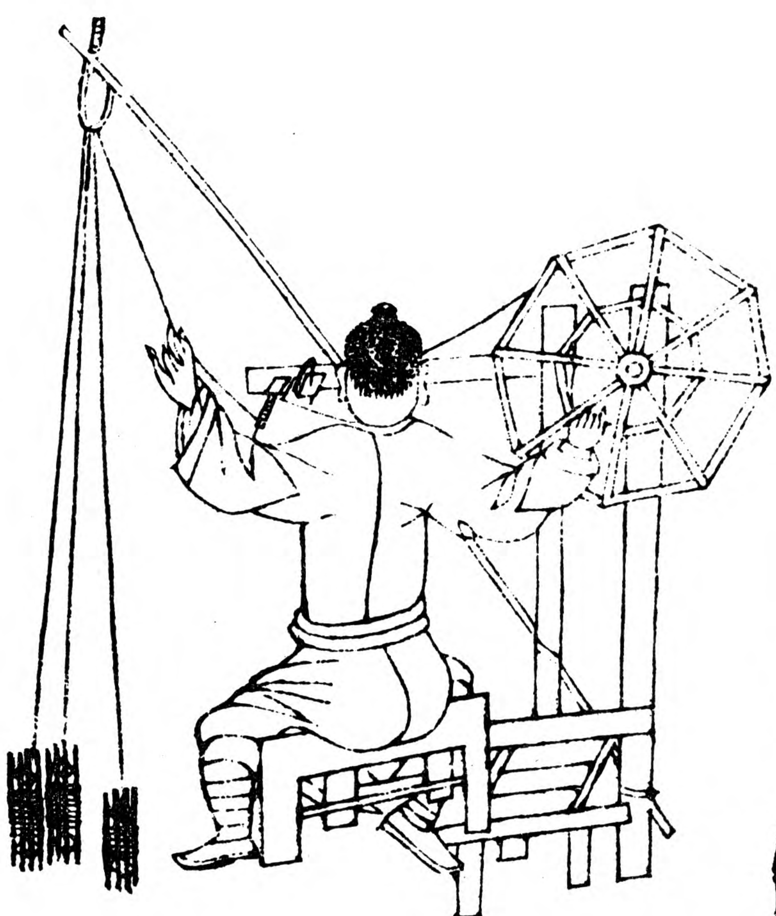
凡糊用麫觔内小粉爲質紗羅所必用綾紬或用或不用其染紗不存素質者用牛膠水爲之名曰清膠紗糊漿承于筬上推移染透推移就乾天氣晴明頃刻而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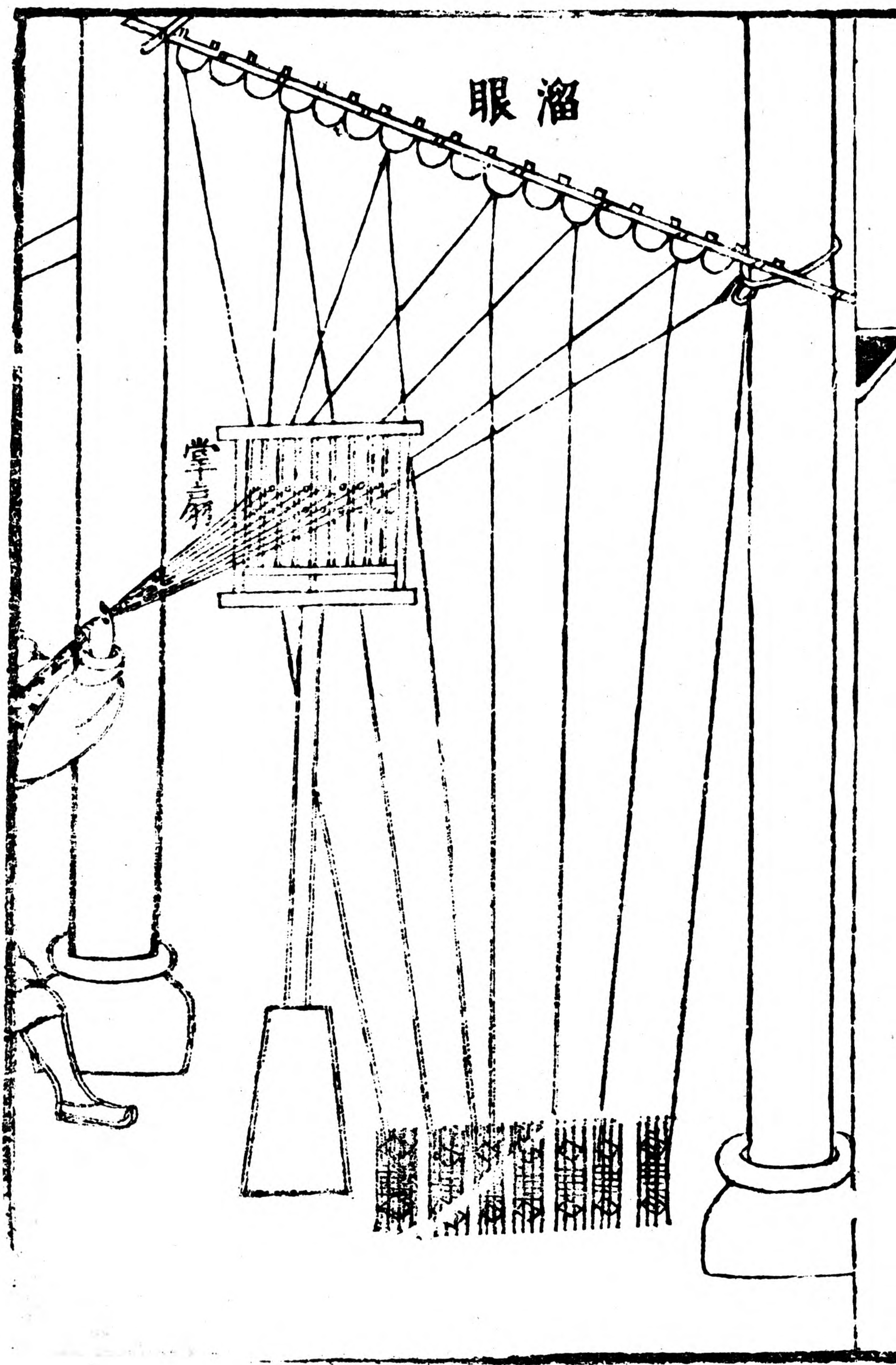

山箔圖

治絲圖




調絲
活套
絡篤


紡緯


溜眼
掌扇


經耙
交頭

陰天必藉風力之吹也

邊維

凡帛不論綾羅皆别牽邊兩傍各二十餘縷邊縷必過糊用箆推移梳乾凡綾羅必三十丈五六十丈一穿以省穿接繁苦每疋應截畫墨于邊縧之上即知其丈尺之足邊縧不登的紅别繞機梁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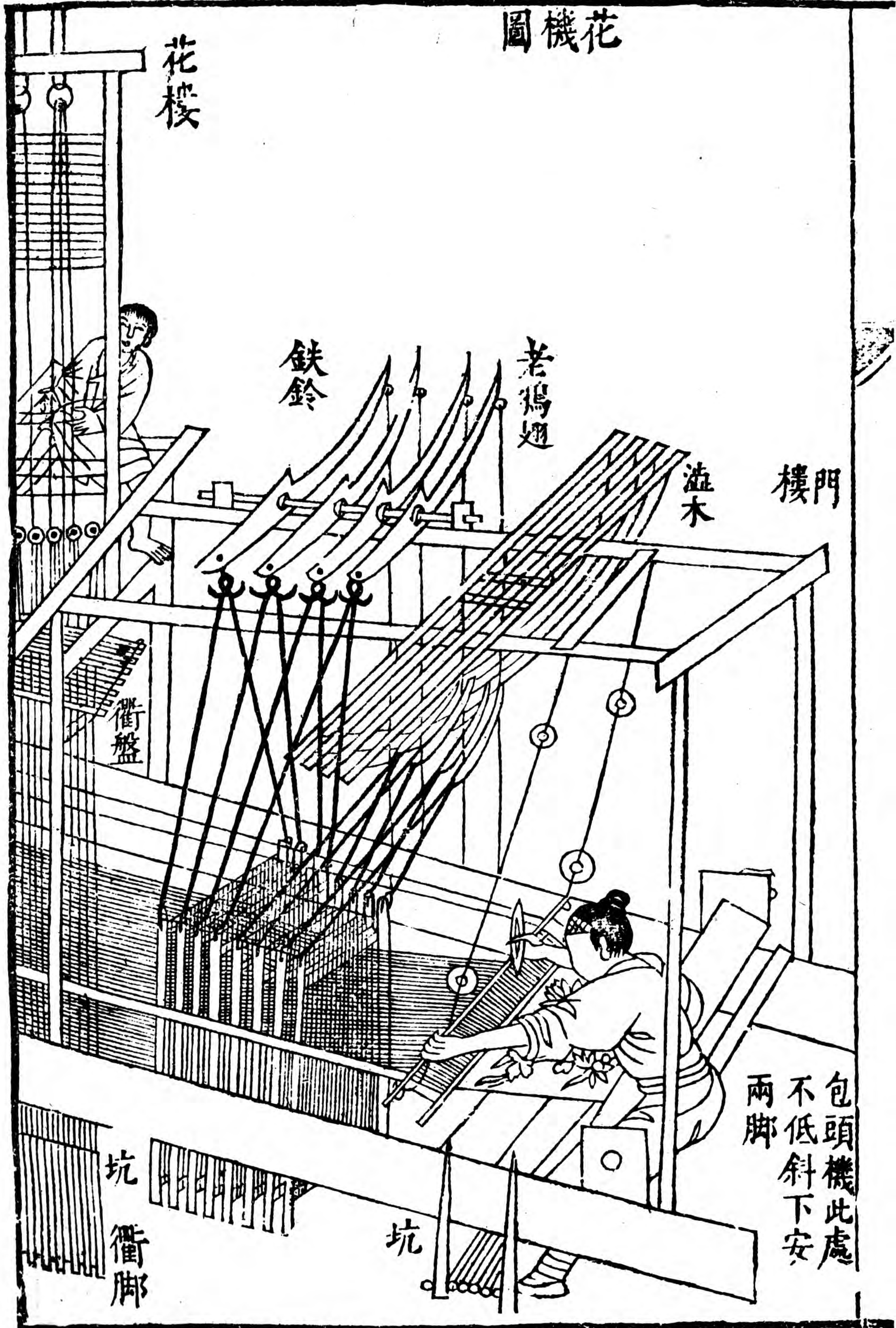
經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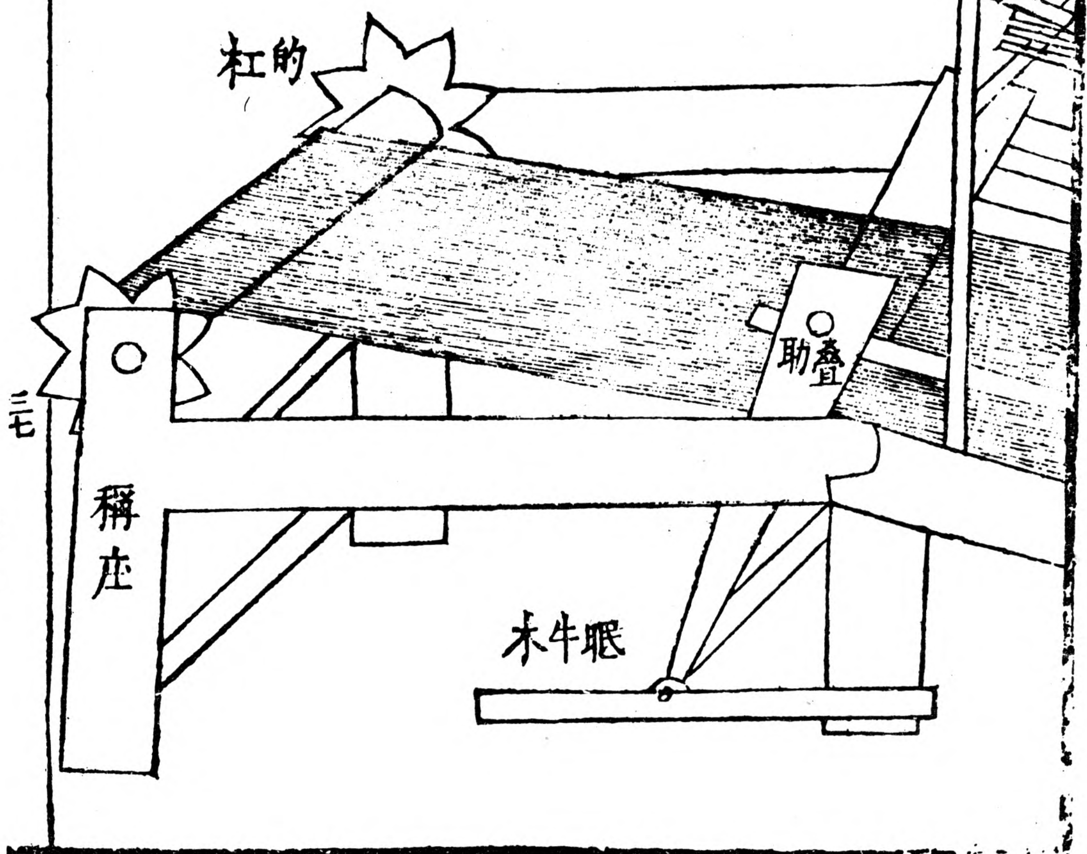
凡織帛羅紗箆以八百齒爲率綾絹箆以一千二百齒爲率每箆齒中度經過糊者四縷合爲二縷羅紗經計

三千二百縷綾紬經計五千六千縷古書八十縷爲一升今綾絹厚者古所謂六十升布也凡織花文必用嘉湖出口出水皆乾絲爲經則任從提挈不憂斷接他省者即勉强提花潦草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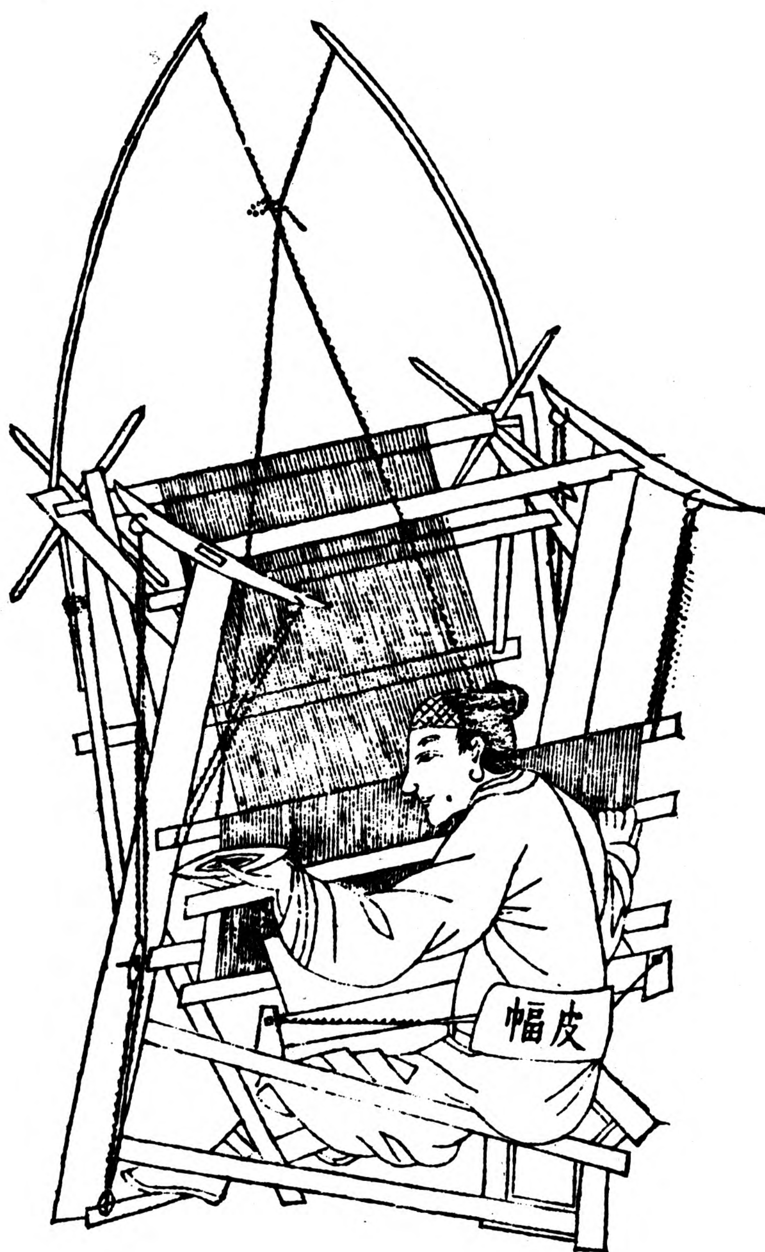
機式 具全圖

凡花機通身度長一丈六尺隆起花樓中托衢盤下垂衢脚水磨竹棍爲之計一千八百根對花樓下堀坑二尺許以藏衢脚地氣濕者架棚二尺代之提花小廝坐立花樓架木上機末以的杠卷絲中用疊助木兩枝直穿二木約四尺長其尖插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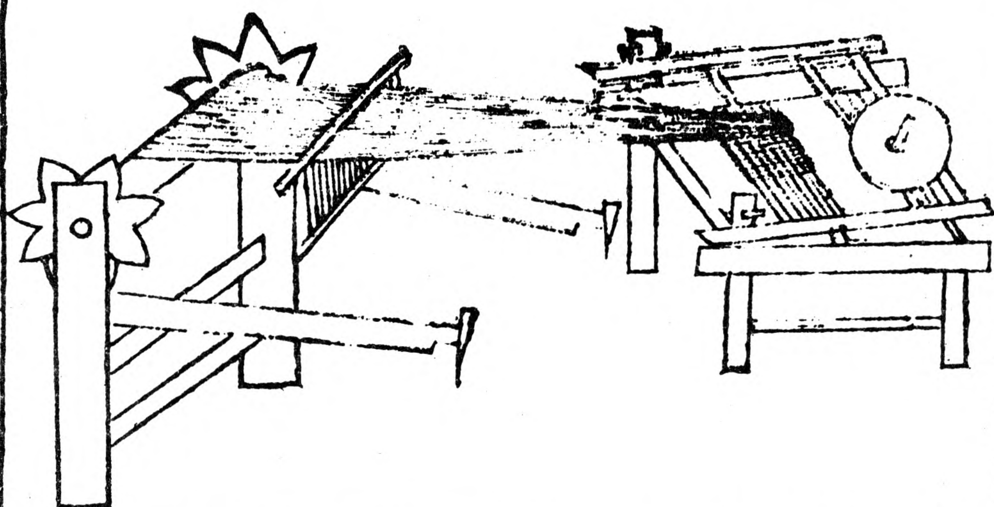

花機圖
花樓
鉄鈴
老鴉翅
溢木
門樓
衢盤
坑
衢脚
坑
包頭機此處
不低斜下安
兩脚


的杠
疊助
稱庄
眠牛木

腰機式圖



過糊　　印架



篾兩頭疊助織紗羅者視織綾絹者減輕十餘觔方妙其素羅不起花紋與軟紗綾絹踏成浪梅小花者視素羅只加桄二扇一人踏織自成不用提花之人閒住花樓亦不設衢盤與衢脚也其機式兩接前一接平安自花樓向身一接斜倚低下尺許則疊助力雄若織包頭細軟則另爲均平不斜之機坐處鬭二脚以其絲微細防遏疊助之力也

腰機式 具圖

凡織杭西羅地等絹輕素等紬銀條巾帽等紗不必用

花機只用小機織匠以熟皮一方寘坐下其力全在腰尻之上故名腰機普天織葛苧棉布者用此機法布帛更整齊堅澤惜今傳之猶未廣也

花本

凡工匠結花本者心計最精巧畫師先畫何等花色于紙上結本者以絲線隨畫量度算計分寸杪忽而結成之張懸花樓之上即織者不知成何花色穿綜帶經隨其尺寸度數提起衢脚梭過之後居然花現盖綾絹以浮經而見花紗羅以糾緯而見花綾絹一梭一提紗羅

來梭提往梭不提天孫機杼人巧備矣

穿經

凡絲穿綜度經必用四人列坐過篾之人手執篾耙先插以待絲至絲過篾則兩指執定足五七十篾則絲結之不亂之妙消息全在交竹即接斷就絲一扯即長數寸打結之後依還原度此絲本質自具之妙也

分名

凡羅中空小路以透風凉其消息全在軟綜之中衮頭兩扇打綜一軟一硬凡五梭三梭最厚者七梭之後踏起軟

綜自然糾轉諸經空路不粘若平過不空路而仍稀者曰紗消息亦在兩扇衮頭之上直至織花綾紬則去此兩扇而用桄綜八扇凡左右手各用一梭交互織者曰縐紗凡單經曰羅地雙經曰絹地五經曰綾地凡花分實地與綾地綾地者光實地者暗先染絲而後織者曰緞北土屯絹亦先染絲就絲紬機上織時兩梭輕一梭重空出稀路者名曰秋羅此法亦起近代凡吳越秋羅閩廣懷素皆利搢紳當暑服屯絹則為外官卑官遜別錦繡用也

熟練

凡帛織就猶是生絲煑練方熟練用稻藁灰入水煑以猪胰脂陳宿一晚入湯浣之寶色燁然或用烏梅者寶色略減凡早絲爲經晚絲爲緯者練熟之時每十兩輕去三兩經緯皆美好早絲輕化只二兩練後日乾張急以大蚌殻磨使乖鈍通身極力刮過以成寶色

龍袍

凡上供龍袍我朝局在蘇杭其花樓高一丈五尺能手兩人扳提花本織過數寸卽換龍形各房鬬合不出一手赭黄亦先染絲工器原無殊異但人工慎重與資本

皆數十倍以效忠敬之誼其中節目微細不可得而詳
考云

倭緞

凡倭段制起東夷漳泉海濵效法為之絲質來自川蜀
商人萬里販來以易胡椒歸里其織法亦自夷國傳來
蓋質已先染而斮綿夾藏經面織過數寸即刮成黑光
北虜互市者見而悅之但其帛最易朽汚冠弁之上頂
刻集灰不領之間移日損壞今華夷皆賤之將來為棄
物織法可不傳云

布衣　赶　彈　紡　具圖

凡棉布禦寒貴賤同之棉花古書名枲麻種遍天下種有木棉草棉兩者花有白紫二色種者白居十九紫居十一凡棉春種秋花花先綻者逐日摘取取不一時其花粘子于腹登赶車而分之去子取花懸弓彈化（爲挾纊溫衾襖者就此止功）彈後以木板擦成長條以登紡車引緒糾成紗縷然後繞籰牽經就織凡訪工能者一手握三管紡于鋌上（捷則不堅）凡棉布寸土皆有而織造尚淞江漿染尚蕪湖凡布縷緊則堅緩則脆碾石取江北性冷質膩者

每塊佳者值十餘金石不發燒則縷緊不鬆迮蕪湖巨店首尚佳石廣南爲布藪而偏取遠産必有所試矣爲衣敝浣猶尚寒砧擣聲其義亦猶是也外國朝鮮造法相同惟西洋則未覈其質併不得其機織之妙凡織布有雲花斜文象眼等皆倣花機而生義然既曰布衣太素足矣織機十室必有不必具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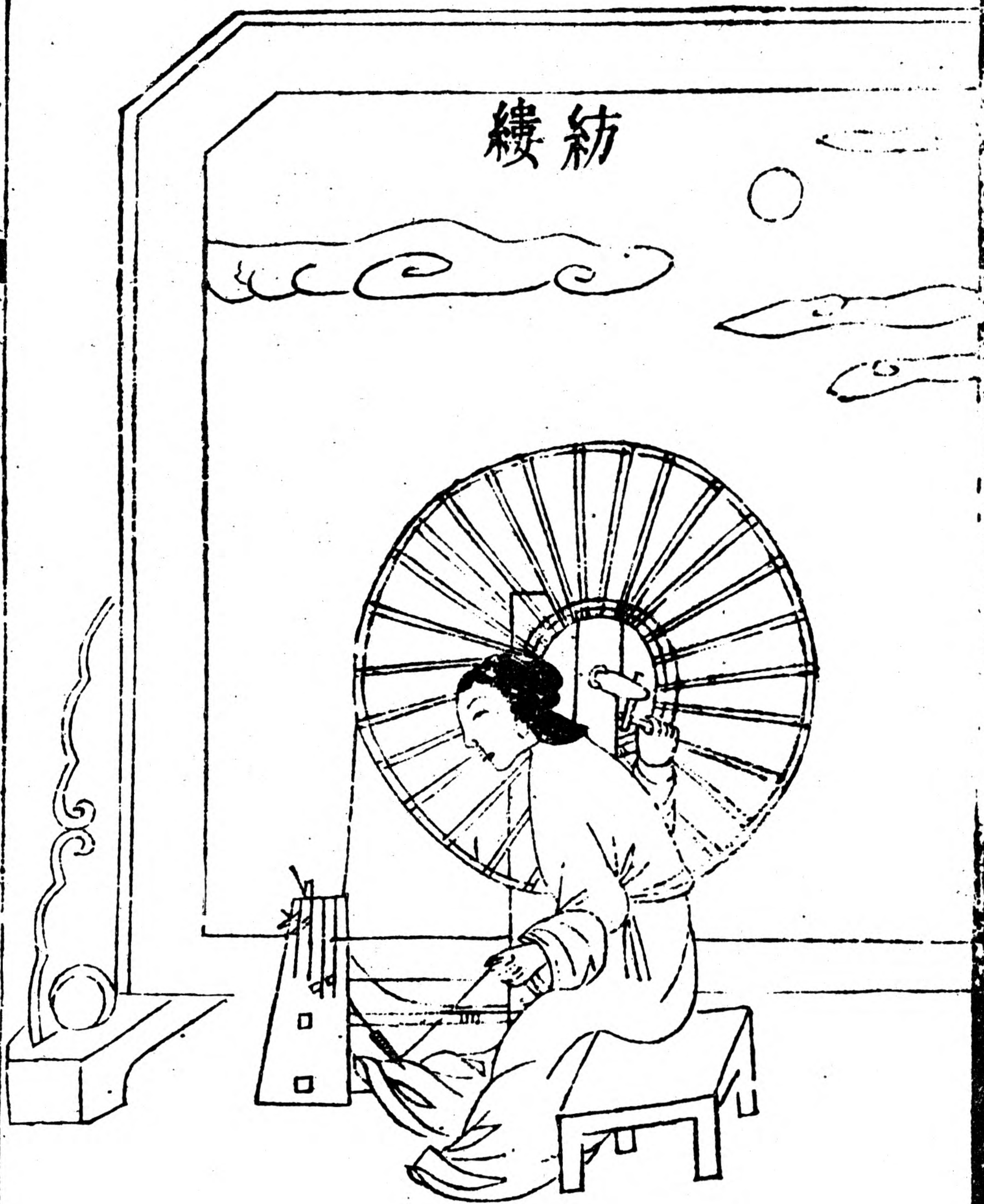

赶棉
火烘

彈棉



擦條




紡縷

枲著

凡衣衾挾纊禦寒百人之中止一人用繭綿餘皆枲著古縕袍今俗名胖襖棉花既彈化相衣衾格式而入裝之新裝者附體輕煖經年板緊煖氣漸無取出彈化而重裝之其煖如故

夏服

凡苧麻無土不生其種植有撒子分頭兩法池郡每歲以草糞壓頭其根隨土而高廣南青麻撒子種田茂甚色有青黃兩樣每歲有兩刈者有三刈者績為當暑衣裳帷帳凡苧皮剝取後喜日燥

乾見水即爛破析時則以水浸之然只耐二十刻久而不析則亦爛苧質本淡黄漂工化成至白色先用稻灰石灰水煑過入長流水再漂再晒以成至白　紡苧紗能者用脚車一女工併敵三工惟破析時窮日之力只得三五銖重織苧機具與織棉者同凡布衣縫線革履串繩其質必用苧紏合凡葛蔓生質長于苧數尺破析至細者成布貴重又有蕳麻一種成布甚粗最粗者以充喪服即苧布有極粗者漆家以盛布灰大內以充火炬又有蕉紗乃閩中取芭蕉皮析緝爲之輕細之甚值賤而質楞不可爲衣也

裘

凡取獸皮製服統名曰裘貴至貂狐賤至羊麂值分百等貂產遼東外徼建州地及朝鮮國其鼠好食松子夷人夜伺樹下屏息悄聲而射取之一貂之皮方不盈尺積六十餘貂僅成一裘服貂裘者立風雪中更煖于宇下眯入目中拭之即出所以貴也色有三種一白者曰銀貂一純黑一黯黃黑而毛長者近值一帽套已五十金凡狐貉亦產燕齊遼汴諸道純白狐腋裘價與貂相儆黃褐狐裘值貂五分之一禦寒溫體功用次于貂凡關外狐取毛見底

青黑中國者吹開見白色以此分優劣羊皮裘毋賤子
貴在腹者名曰胞羔（毛文畧具）初生者名曰乳羔（皮上毛似耳環脚）
三月者曰跑羔七月者曰走羔（毛文漸直）胞羔乳羔爲裘不
羶古者羔裘爲大夫之服今西北搢紳亦貴重之其老
大羊皮硝熟爲裘裘質癡重則賤者之服耳然此皆綿
羊所爲若南方短毛革硝其鞟如紙薄止供畫燈之用
而已服羊裘者腥羶之氣習久而俱化南方不習者不
堪也然寒凉漸殺亦無所用之麂皮去毛硝熟爲襖褲
禦風便體襪靴更佳此物廣南繁生外中土則積集楚

中望華山爲市皮之所麂皮且禦蝎患比人製衣而外

剳條以緑衮邊則蝎自遠去虎豹至文將軍用以彰身

犬豕至賤役夫用以適足西戎尚獭皮以爲毳衣領飾

襄黄之人窮山越國射取而遠貨得重價焉殊方異物

如金絲猨上用爲帽套批里孫御服以爲袍皆非中華

物也獸皮衣人此其大畧方物則不可殫述飛禽之中

有取鷹腹鴈脇毳毛殺生盈萬乃得一裘名天鵝絨者

將焉用之

褐　氈

凡綿羊有二種一曰蓑衣羊剪其毳爲氊爲絨片帽襪遍天下胥此出焉古者西域羊未入中國作褐爲賤者服亦以其毛爲之褐有粗而無精今日粗褐亦間出此羊之身此種自徐淮以北州郡無不繁生南方唯湖郡飼畜綿羊一歲三剪毛夏季希華不生每羊一隻歲得絨襪料三雙生羔牝牡合數得二羔故北方家畜綿羊百隻則歲入計百金云一種𦍩芀羊番語唐末始自西域傳來外毛不甚蓑長內毳細軟取織絨褐秦人名曰山羊以別于綿羊此種先自西域傳入臨洮今蘭州獨盛故褐之

細者皆出蘭州一曰蘭絨番語謂之孤古絨從其初號

也山羊毳絨亦分兩等一曰搊絨用梳櫛搊下打線織

帛曰褐子把子諸名色一曰拔絨乃毳毛精細者以兩

指甲逐莖擣下打線織絨褐此褐織成揩面如絲帛滑

膩每人窮日之力打線只得一錢重費半載工夫方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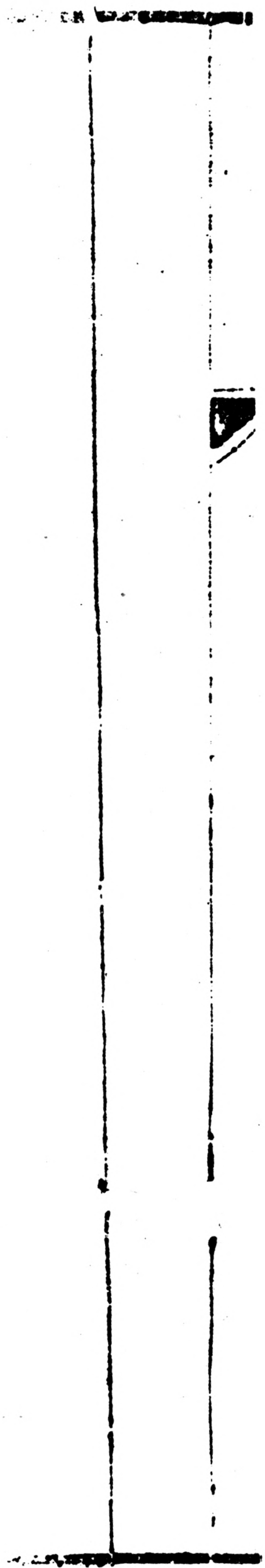
匹帛之料若搊絨打線日多拔絨數倍凡打褐絨線冶

鉛爲錘墜于緒端兩手宛轉搓成凡織絨褐機大于布

機用綜八扇穿經度縷下施四踏輪踏起經隔二抛緯

故織出文成斜現其梭長一尺二寸機織羊種皆彼時

歸夷傳來名姓再詳故至今織工皆其族類中國無與也凡綿羊剪毳粗者爲氈細者爲絨氈皆煎燒沸湯投于其中搓洗俟其粘合以木板定物式鋪絨其上運軸赶成凡氈絨白黑爲本色其餘皆染色其氊俞毯魚胥等名稱皆華夷各方語所命若最粗而爲毯者則鴛馬諸料雜錯而成非專取料于羊也



彰施第三卷

宋子曰霄漢之間雲霞異色閻浮之內花葉殊象而聖人則之以五采彰施于五色有虞氏豈無所用其心哉飛禽衆而鳳則丹走獸盈而麟則碧夫林林青衣望闕而拜黄朱也其義亦猶是矣老子曰甘受和白受采世間絲麻裘褐皆具素質而使殊顔異色得以尚焉謂造物不勞心者吾不信也

諸色質料

大紅色其質紅花餅一味用烏梅水煎出又用鹼水澄數次或稻藁灰代鹼功用亦同澄得多次色則

鮮甚。染房討便宜者，先染蘆木打脚。凡紅花最忌沉麝，袍服與衣香共收，旬月之間其色即毁。凡紅花染帛之後，若欲退轉，但浸濕所染帛，以鹼水、稻灰水滴上數十點，其紅一毫收轉，仍還原質。所收之水藏于綠豆粉内，放出染紅，半滴不耗。染家以爲秘訣，不以告人。

蓮紅、桃紅色、銀紅、水紅色 以上質亦紅花餅一味，淺深分兩加減而成。是四色皆非黄繭絲所可爲，必用白絲方現。

木紅色 用蘇木煎水，入明礬、棓子。

紫色 蘇木爲地，青礬尚之。

赭黄色 制未詳。

鵝黄色 黄蘗煎水染，靛水蓋上。

金黄色 蘆木煎水染，復用麻稾灰淋鹼水漂。

茶褐色 蓮子殼煎水染，復用青礬水蓋。

大紅官綠色 槐花煎水染，藍澱蓋，淺深皆用明礬。

豆綠色 黄蘗水染，靛水蓋。今用小葉莧藍煎水蓋者，名草豆綠，色甚鮮。

油綠色 槐花薄染，青礬蓋。

天青色 入靛缸淺染，蘇木水蓋。

蒲萄青色 入靛缸深染，蘇木水深蓋。

蛋青色 黄蘗水染，然後入靛缸。

翠藍、天藍 二色俱靛

水分深淺

玄色 靛水染深青蘆木楊梅皮等分煎水蓋又一法將藍芽葉水浸然後下青礬棓子同浸令布帛易朽

月白草白二色 俱靛水微染今法用莧藍煎水半生半熟染

象牙色 蘆木煎水薄染或用黃土

藕褐色 蘇木水薄染入蓮子殼青礬水薄蓋

附染包頭青色 此黑不出藍靛用栗殼或蓮子殼煎煮一日漉起然後入鐵砂皂礬鍋內再煮一宵即成深黑色

附染毛青布色法 布青初尚蕪湖千百年矣以其漿碾成青光邊方外國皆貴重之人情久則生厭毛青乃出近代其法取淞江美布染成深青不復漿碾吹乾用膠水參豆漿水一過先蓄好靛名曰標缸入內薄染即起紅焰之色隱然此布一時重用

藍澱

凡藍五種皆可為澱茶藍即菘藍插根活蓼藍馬藍吳

藍等皆撒子生近又出蓼藍小葉者俗名莧藍種更佳
凡種茶藍法冬月割穫將葉片片削下入窖造澱其身
斬去上下近根留數寸薰乾埋藏土内春月燒淨山土
使極肥鬆然後用錐鋤其鋤勾未向身長八寸許刺土打斜眼揷入
于内自然活根生葉其餘藍皆收子撒種畦圃中暮春
生苗六月採實七月刈身造澱凡造澱葉與莖多者入
窖少者入桶與缸水浸七日其汁自來每水漿壹石下
石灰五升攪衝數十下澱信即結水性定時澱澄于底
近來出産閩人種山皆茶藍其數倍于諸藍山中結箬

簍輸入舟航其掠出浮沫晒乾者曰靛花凡靛入缸必用稻灰水先和每日手執竹棍攪動不可計數其最佳者曰標缸

紅花

紅花場圃撒子種二月初下種若太早種者苗高尺許即生蟲如黑蟻食根立斃凡種地肥者苗高二三尺每路打撅縳繩橫闌以備狂風拗折若瘦地尺五以下者不必爲之紅花入夏即放綻花下作梂彙多刺花出梂上採花者必侵晨帶露摘取若日高露旰其花即已結

閉成實不可採矣其朝陰雨無露放花較少旰摘無防以無日色故也紅花逐日放綻經月乃盡入藥用者不必製餅若入染家用者必以法成餅然後用則黃汁淨盡而眞紅乃現也其子煎壓出油或以銀箔貼扇面用此油一刷火上照乾立成金色

造紅花餅法

帶露摘紅花搗熟以水淘布袋絞去黃汁又搗以酸粟或米泔清又淘又絞袋去汁以青蒿覆一宿捏成薄餅陰乾收貯染家得法我朱孔揚所謂猩紅也染紙吉禮用亦必用

製餘不然全無色

附燕脂

燕脂古造法以紫鉚染綿者爲上紅花汁及山榴花汁者次之近濟寧路但取染殘紅花滓爲之値甚賤其滓乾者名曰紫粉丹青家或収用染家則糟粕棄也

槐花

凡槐樹十餘年後方生花實花初試未開者曰槐蕋綠衣所需猶紅花之成紅也取者張度與稠其下而承之以水煮一沸漉乾捏成餅入染家用既放之花色漸入

黄收用者以石灰少許晒拌而藏之

粹精第四卷

宋子曰天生五穀以育民美在其中有黃裳之意焉稻以糠爲甲麥以麩爲衣粟粱黍稷毛羽隱然播精而擇粹其道寧終秘也飲食而知味者食不厭精杵臼之利萬民以濟盖取諸小過爲此者豈非人貌而天者哉

攻稻

擊禾　風車　石碾　碓　皆具圖
軋禾　水碓　臼　篩

凡稻刈穫之後離藁取粒束藁于手而擊取者半聚藁于場而曳牛滚石以取者半凡束手而擊者受擊之物或用木桶或用石板收穫之時雨多霽少田稻交濕不

可登場者以木桶就田擊取晴霽稻乾則用石板甚便也凡服牛曳石滚壓場中視人手擊取者力省三倍但作種之穀恐磨去殼尖減削生機故南方多種之家塲禾多藉牛力而來年作種者則寧向石板擊取也凡稻最佳者九穰一秕倘風雨不時耘耔失節則六穰四秕者容有之凡去秕南方盡用風車扇去北方稻少用颺法即以颺麥黍者颺稻盖不若風車之便也凡稻去殼用礱去膜用舂用碾然水碓主舂則兼併礱功燥乾之穀入碾亦省礱也凡礱有二種一用木爲之截木尺許

質多用松斵合成大磨形兩扇皆鑿縱斜齒下合植筍穿貫上合空中受穀木礱攻米二千餘石其身乃盡凡木礱穀不甚燥者入礱亦不碎故入貢軍國漕儲千萬皆出此中也一土礱析竹匡圍成圈實潔淨黃土于內上下兩面各嵌竹齒上合篘空受穀其量倍于木礱穀稍滋濕者入其中即碎斷土礱攻米二百石其身乃朽凡木礱必用健夫土礱即孱婦弱子可勝其任庶民饔飧皆出此中也凡既礱則風扇以去糠粃傾入篩中團轉穀未剖破者浮出篩面重復入礱凡篩大者圍五尺小者

平之大者其中心偃隆而起健夫利用小者弦高二寸其中平窐婦子所需也凡稻米既篩之後入臼而舂臼亦兩種八口以上之家堀地藏石臼其上臼量大者容五斗小者半之横木穿插碓頭碓嘴冶鐵爲之用醋滓合上足踏其末而舂之不及則粗太過則粉精糧從此出焉晨炊無多者斷木爲手杵其臼或木或石以受舂也既舂以後皮膜成粉名曰細糠以供犬豕之豢荒歉之歲人亦可食也細糠隨風扇播揚分去則膜塵淨盡而粹精見矣凡水碓山國之人居河濱者之所爲也攻稻之法省人

力十倍人樂爲之引水成功卽筒車灌田同一制度也
設臼多寡不一值流水少而地窄者或兩三臼流水洪
而地室寬者卽並列十臼無憂也江南信郡水碓之法
巧絕蓋水碓所愁者埋臼之地卑則洪潦爲患高則承
流不及信郡造法卽以一舟爲地橛椿維之築土舟中
陷臼于其上中流微堰石梁而碓已造成不煩椓木壅
坡之力也又有一舉而三用者激水轉輪頭一節轉磨
成麪二節運碓成米三節引水灌于稻田此心計無遺
者之所爲也凡河濱水碓之國有老死不見礱者去糠

去膜皆以臼相揖終始惟風篩之法則無不同也凡礱砌石爲之承藉轉輪皆用石牛犢馬駒惟人所使盖一牛之力日可得五人但入其中者必極燥之穀稍潤則碎斷也

攻麥 颺 磨 羅 具圖

凡小麥其質爲麵盖精之至者稻中再舂之米粹之至者麥中重羅之麪也小麥收穫時束藁擊取如擊稻法其去秕法北土用颺盖風扇流傳未遍率土也凡颺不在宇下必待風至而後爲之風不至雨不收皆不可爲

也凡小麥既颺之後以水淘洗塵垢淨盡又復晒乾然後入磨凡小麥有紫黃二種紫勝于黃凡佳者每石得麪一百二十觔劣者損三分之一也凡磨大小無定形大者用肥犍力牛曳轉其牛曳磨時用桐殼掩眸不然則眩暈其腹繫桶以盛遺不然則穢也次者用驢磨觔兩稍輕又次小磨則止用人推挨者凡力牛一日攻麥二石驢半之人則強者攻三斗弱者半之若水磨之法其詳已載攻稻水碓中制度相同其便利又三倍于牛犢也凡牛馬與水磨皆懸袋磨上上寬下窄貯麥數斗

于中溜入磨眼人力所挨則不必也凡磨石有兩種麪品由石而分江南少粹白上麪者以石懷沙滓相磨發燒則其麩併破故黑纇參和麪中無從羅去也江北石性冷膩而產于池郡之九華山者美更甚以此石製磨石不發燒其麩壓至扁秕之極不破則黑疵一毫不入而麪成至白也凡江南磨二十日即斷齒江北者經半載方斷南磨破麩得麪百斤北磨只得八十斤故上麪之值增十之二然麪觔小粉皆從彼磨出則衡數已足得值更多焉凡麥經磨之後幾番入羅勤者不厭重復

羅匡之底用絲織羅地絹爲之湖絲所織者羅麪千石不損若他方黃絲所爲經百石而已朽也凡麪既成後寒天可經三月春夏不出二十日則鬱壞爲食適口貴及時也凡大麥則就舂去膜炊飯而食爲粉者十無一焉蕎麥則微加舂杵去衣然後或舂或磨以成粉而後食之盖此類之視小麥精粗貴賤大徑庭也

攻黍稷粟粱麻菽　小碾　枷　具圖

凡攻治小米颺得其實舂得其精磨得其粹風颺車扇而外簸法生焉其法篾織爲圓盤鋪米其中擠勻揚播

輕者居前欇棄地下重者在後嘉實存焉凡小米舂磨揚播制器已詳稻麥之中唯小碾一制在稻麥之外北方攻小米者家置石墩中高邊下邊沿不開槽鋪米墩上婦子兩人相向接手而碾之其碾石圓長如牛赶石而兩頭揷木柄米墮邊時隨手以小篲掃上家有此具杵臼竟懸也凡胡麻刈穫于烈日中晒乾束爲小把兩手執把相擊麻粒綻落承藉以簟席也凡麻篩與米篩小者同形而目密五倍麻從目中落葉殘角屑皆浮篩上而棄之凡豆菽刈穫少者用枷多而省力者仍鋪塲

烈日晒乾牛曳石赶而壓落之凡打豆枷竹木竿爲柄其端錐圓眼拴木一條長三尺許鋪豆于塲執柄而擊之凡豆擊之後用風扇揚去莢葉篩以繼之嘉實洒然入廩矣是故舂磨不及麻磑碾不及菽也

攻治成糧諸色圖


牛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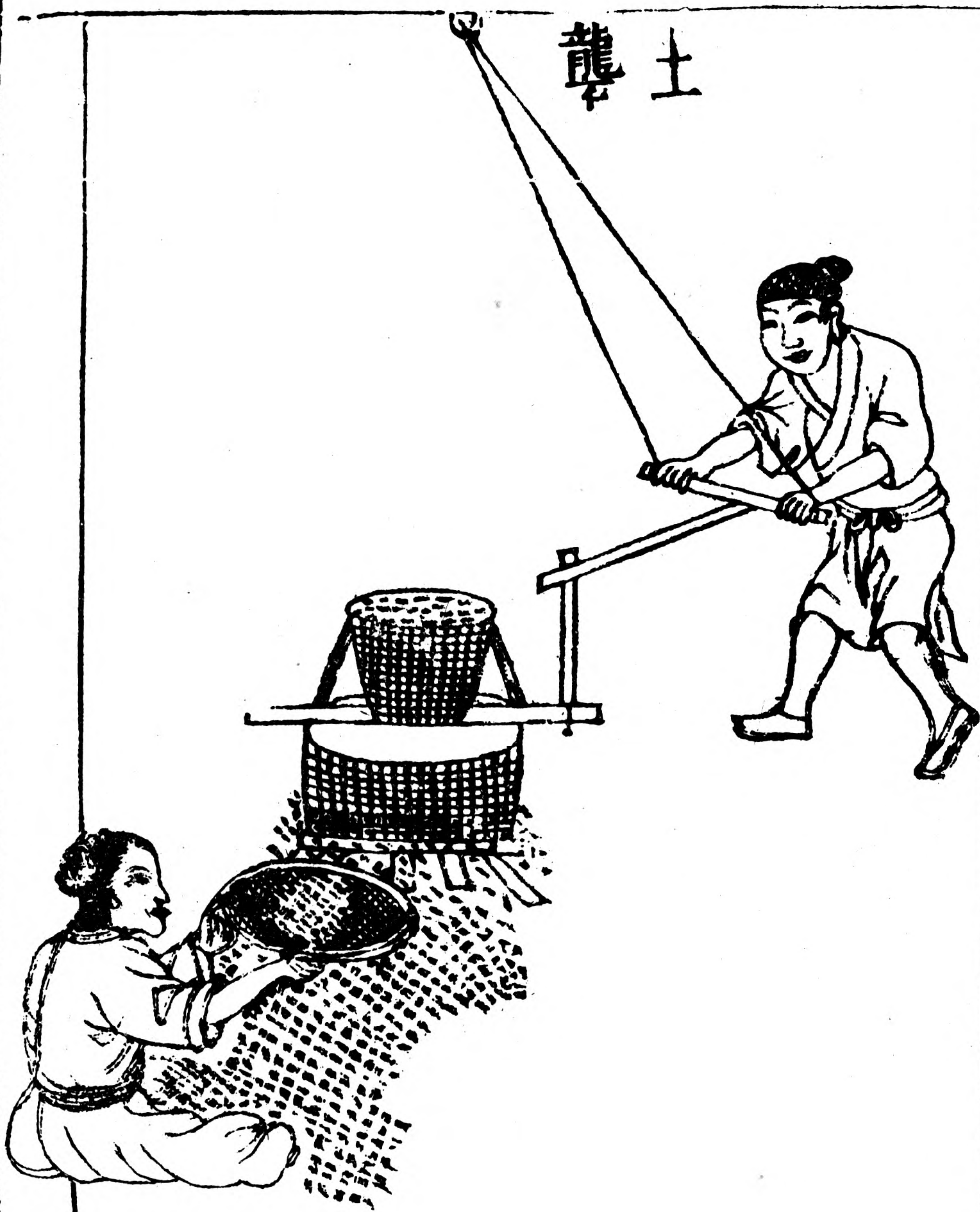
濕田擊稻



稻塲




木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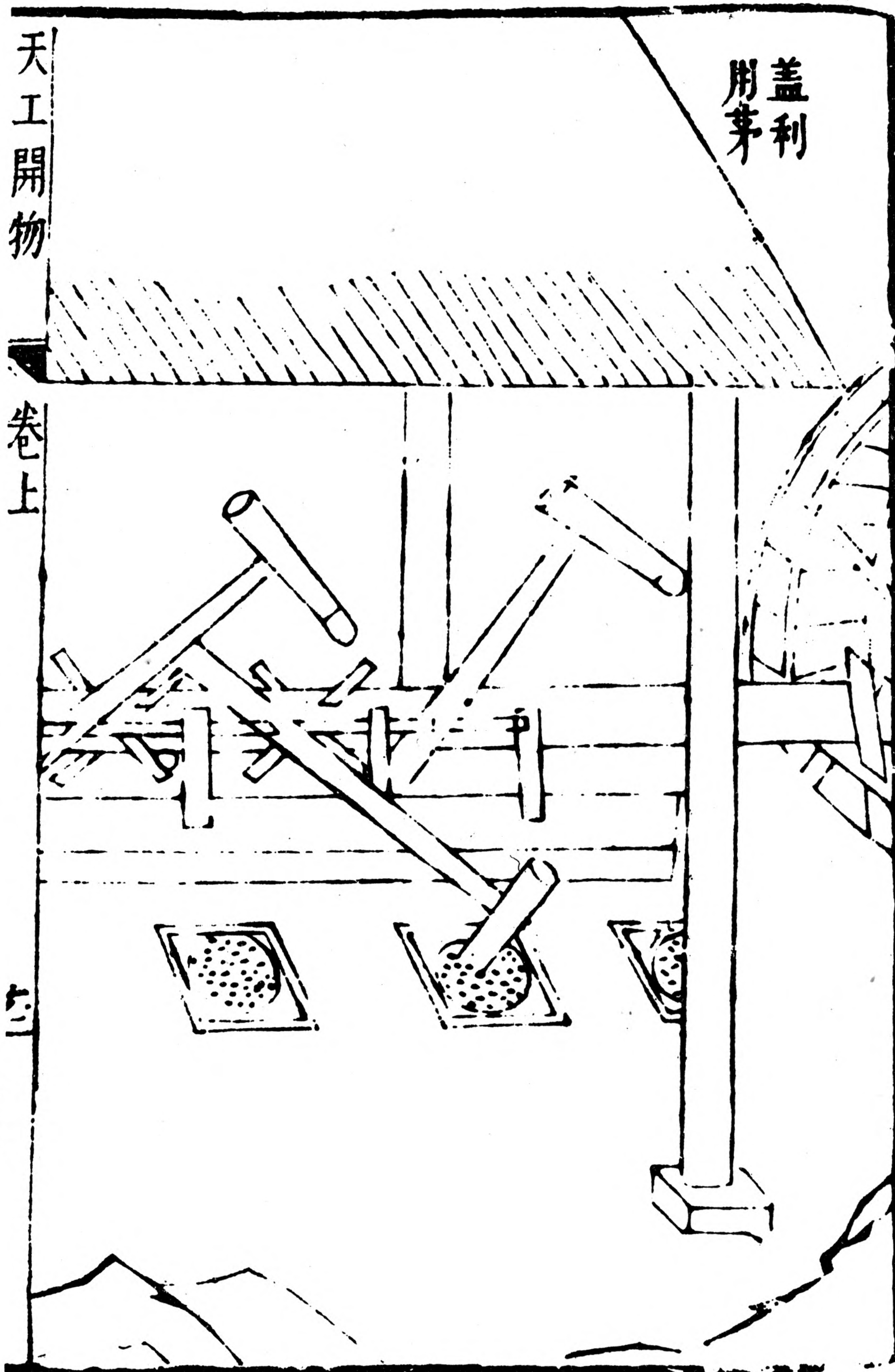

土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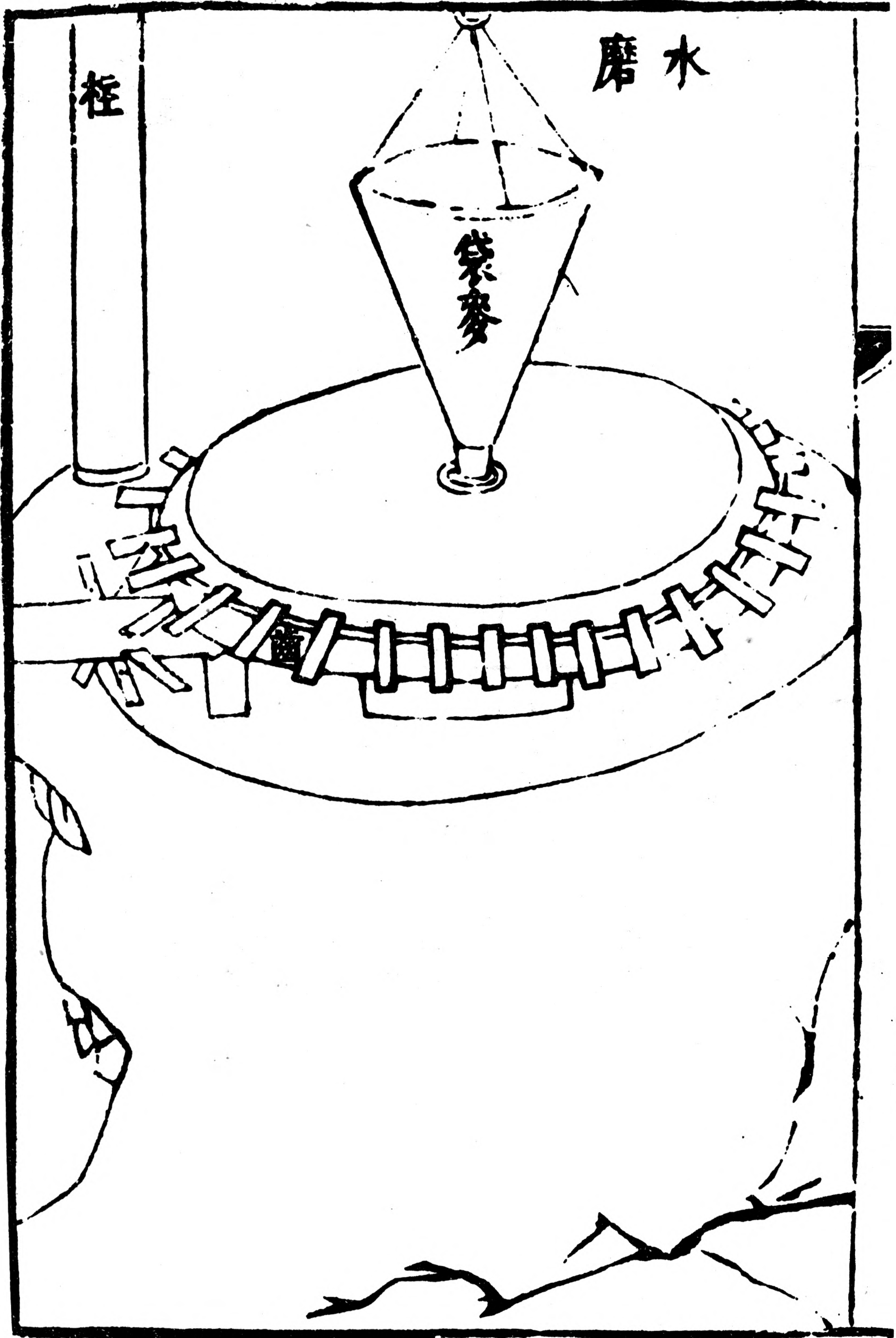
風扇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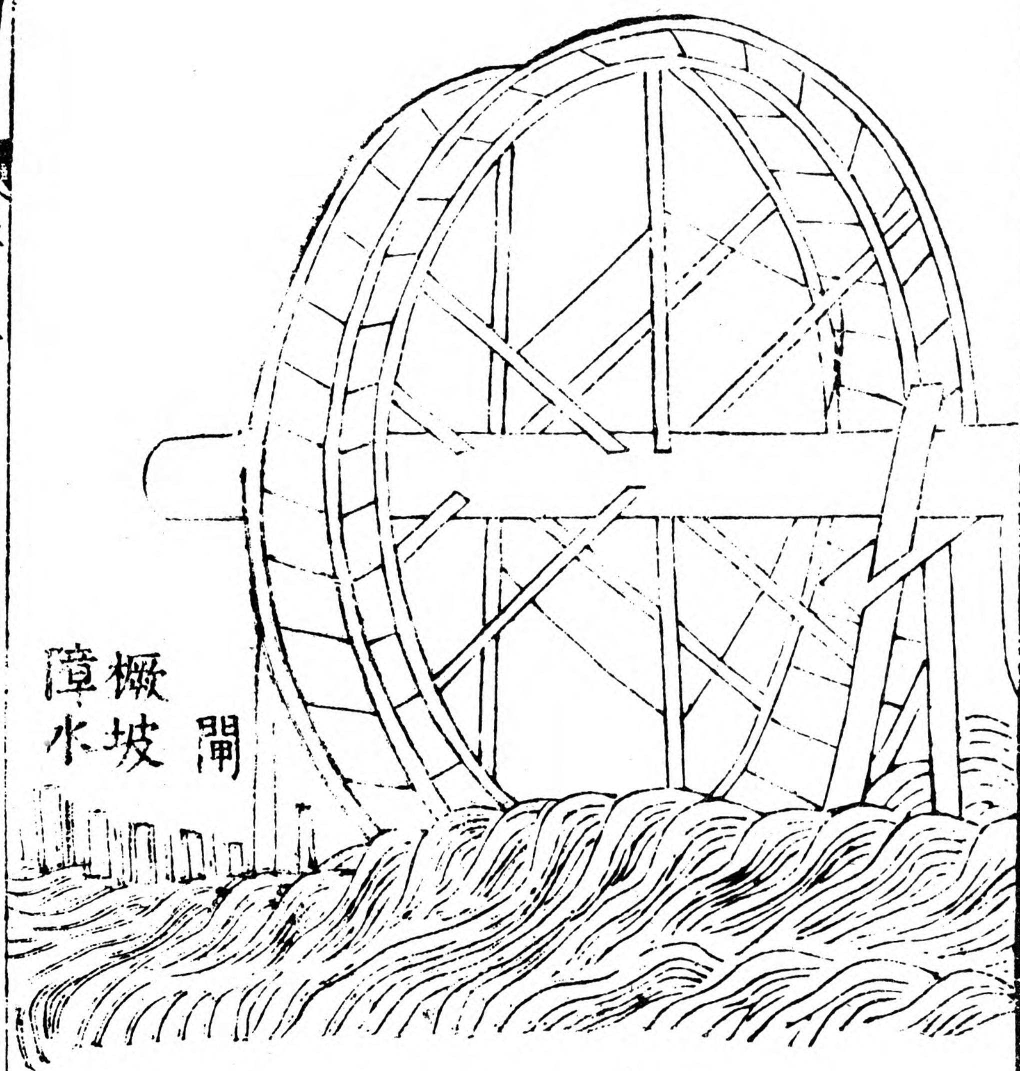
水碓圖




蓋利
用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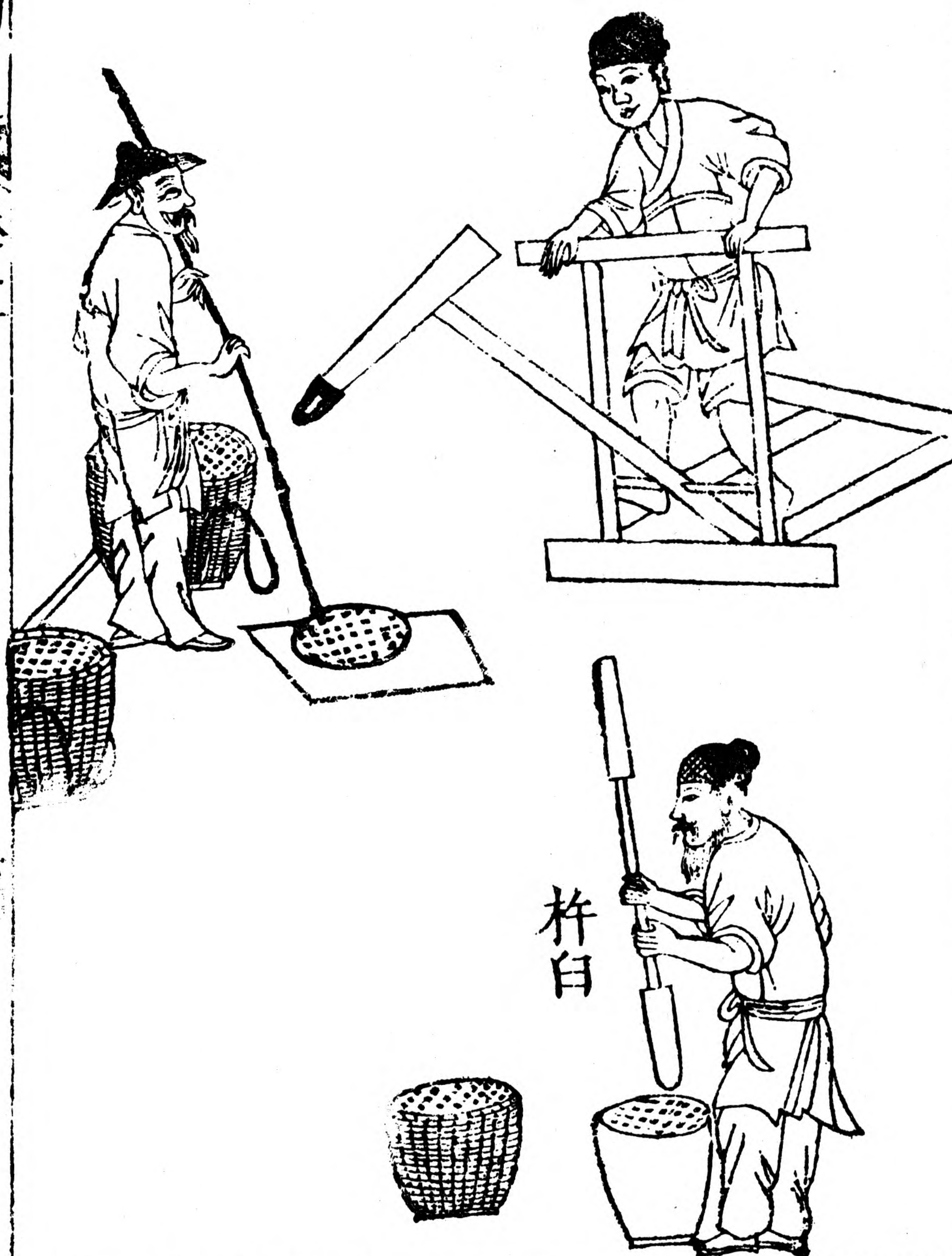
水磨
柱
裝麥


閘
機坡
障水

趕稻及菽圖



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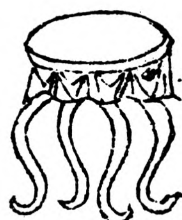



麪羅
撞機

小碾圖

梁粟稷黍皆用此碾









打枷圖

作鹹第五卷

宋子曰天有五氣是生五味潤下作鹹王訪箕子而首聞其義焉口之于味也辛酸甘苦經年絕一無恙獨食鹽禁戒旬日則縛雞勝匹倦怠懨然豈非天一生水而此味爲生人生氣之源哉四海之中五服而外爲蔬爲穀皆有寂滅之鄉而斥鹵則巧生以待孰知其以然

鹽產

凡鹽產最不一海池井土崖砂石畧分六種而東夷樹葉西戎光明不與焉赤縣之內海鹵居十之八而其二

爲井池土鹻或假人力或由天造總之一經舟車窮窘則造物應付出焉

海水鹽

凡海水自具鹹質海濱地高者名潮墩下者名草蕩地皆產鹽同一海鹵傳神而取法則異一法高堰地潮波不沒者地可種鹽種戶各有區畫經界不相侵越度詰朝無雨則今日廣佈稻麥藁灰及蘆茅灰寸許于地上壓使平匀明晨露氣衝騰則其下鹽茅勃發日中晴霽灰鹽一併掃起淋煎一法潮波淺被地不用灰壓候潮

一過明日天晴半日晒出鹽霜疾趨掃起煎煉一法逼海潮深地先堀深坑橫架竹木上鋪席葦又鋪沙于葦席之上俟潮滅頂衝過鹵氣由沙滲下坑中撤去沙葦以燈燭之鹵氣衝燈即滅取鹵水煎煉總之功在晴霽若淫雨連旬則謂之鹽荒又淮場地面有日晒自然生霜如馬牙者謂之大晒鹽不由煎煉掃起即食海水順風飄來斷草勾取煎煉名蓬鹽凡淋煎法堀坑二個一淺一深淺者尺許以竹木架蘆席于上將掃來鹽料不論有灰無灰淋法皆同鋪于席上四圍隆起作一隄壋形中以海水

灌淋滲下淺坑中深者深七八尺受淺坑所淋之汁然後入鍋煎煉凡煎鹽鍋古謂之牢盆亦有兩種制度其盆周濶數丈徑亦丈許用鐵者以鐵打成葉片鐵釘拴合其底平如盂其四周高尺二寸其合縫處一經鹵汁結塞永無隙漏其下列竈燃薪多者十二三眼少者七八眼共煎此盤南海有編竹爲者將竹編成濶丈深尺糊以蜃灰附于釜背火燃釜底滾沸延及成鹽亦名鹽盆然不若鐵葉鑲成之便也凡煎鹵未卽凝結將皂角椎碎和粟米糠二味鹵沸之時投入其中攪和鹽卽頃

刻結成盖皂角結鹽猶石膏之結腐也凡鹽淮揚場者質重而黑其他質輕而白以量較之淮場者一升重十兩則廣浙長蘆者只重六七兩凡蓬草鹽不可常期或數年一至或一月數至凡鹽見水即化見風即鹵見火愈堅凡収藏不必用倉廩鹽性畏風不畏濕地下疊槀三寸任從卑濕無傷周遭以土磚泥隙上盖茅草尺許百年如故也

池鹽

凡池鹽宇內有二一出寧夏供食邊鎮一出山西解池

供晉豫諸郡縣解池界安邑猗氏臨晉之間其池外有城堞周遭禁禦池水深聚處其色綠沉土人種鹽者池傍耕地爲畦隴引淸水入所耕畦中忌濁水參入卽淤澱鹽脈凡引水種鹽春間卽爲之久則水成赤色待夏秋之交南風大起則一宵結成名曰顆鹽卽古志所謂大鹽也以海水煎者細碎而此成粒顆故得大名其鹽凝結之後掃起卽成食味種鹽之人積掃一石交官得錢數十文而已其海豐深州引海水入池晒成者凝結之時掃食不加人力與解鹽同但成鹽時日與不藉南

風則大異也

井鹽

凡滇蜀兩省遠離海濵舟車艱通形勢高上其鹹脉卽

韞藏地中凡蜀中石山去河不遠者多可造井取鹽鹽

井周圓不過數寸其上口一小盂覆之有餘深必十丈

以外乃得鹵信故造井功費甚難其器冶鐵錐如碓觜

形其尖使極剛利向石山舂鑿成孔其身破竹纏繩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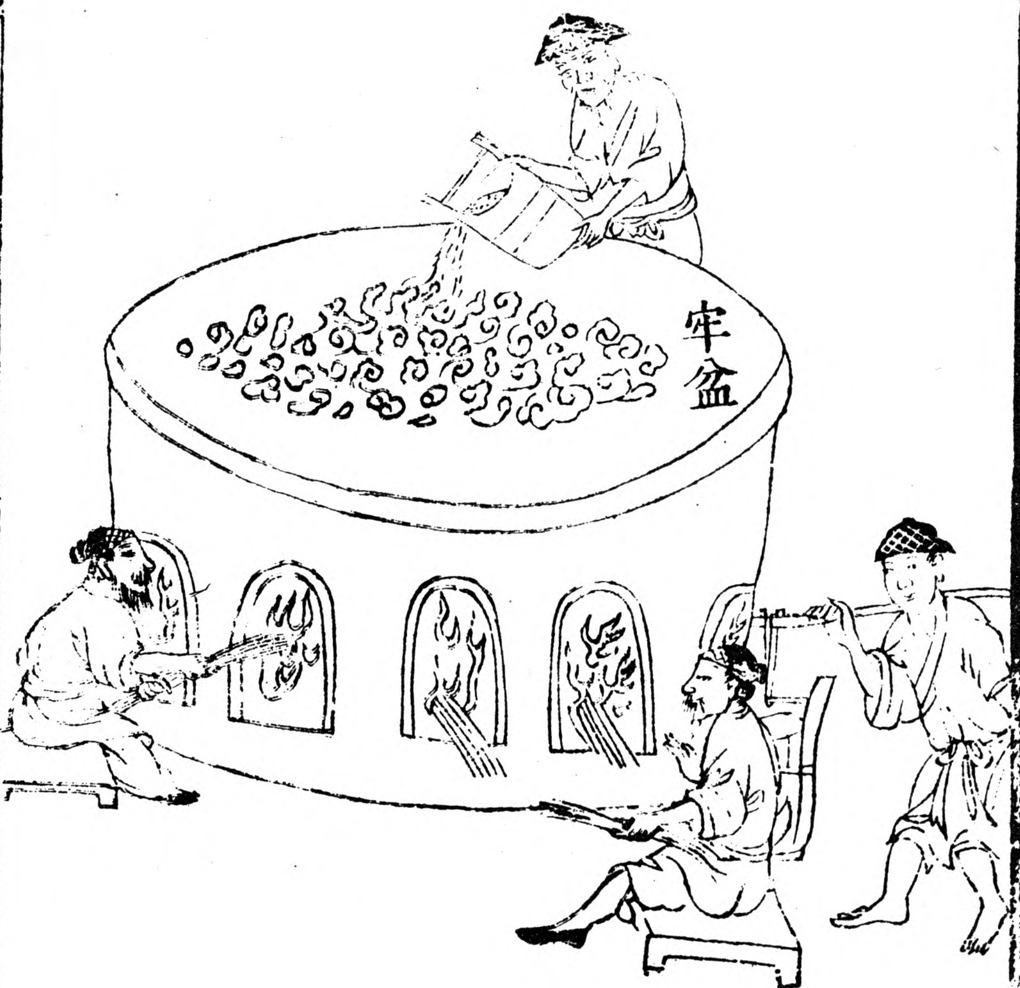
懸此錐每舂深入數尺則又以竹接其身使引而長初

入丈許或以足踏碓稍如舂米形太深則用手捧持頓

下所舂石成碎粉隨以長竹接引懸鐵盞穵之而上大抵深者半載淺者月餘乃得一井成就盖井中空潤則鹵氣遊散不克結鹽故也井及泉後擇美竹長丈者鑿淨其中節留底不去其喉下安消息吸水入筒用長絙繫乃沉下其中水滿井上懸桔槔轆轤諸具制盤駕牛牛拽盤轉轆轤絞絙汲水而上入于釜中煎煉只用中釜不用牢盆頃刻結鹽色成至白西川有火井事奇甚其井居然冷水絕無火氣但以長竹剖開去節合縫漆布一頭插入井底其上曲接以口緊對釜臍注鹵水釜中只見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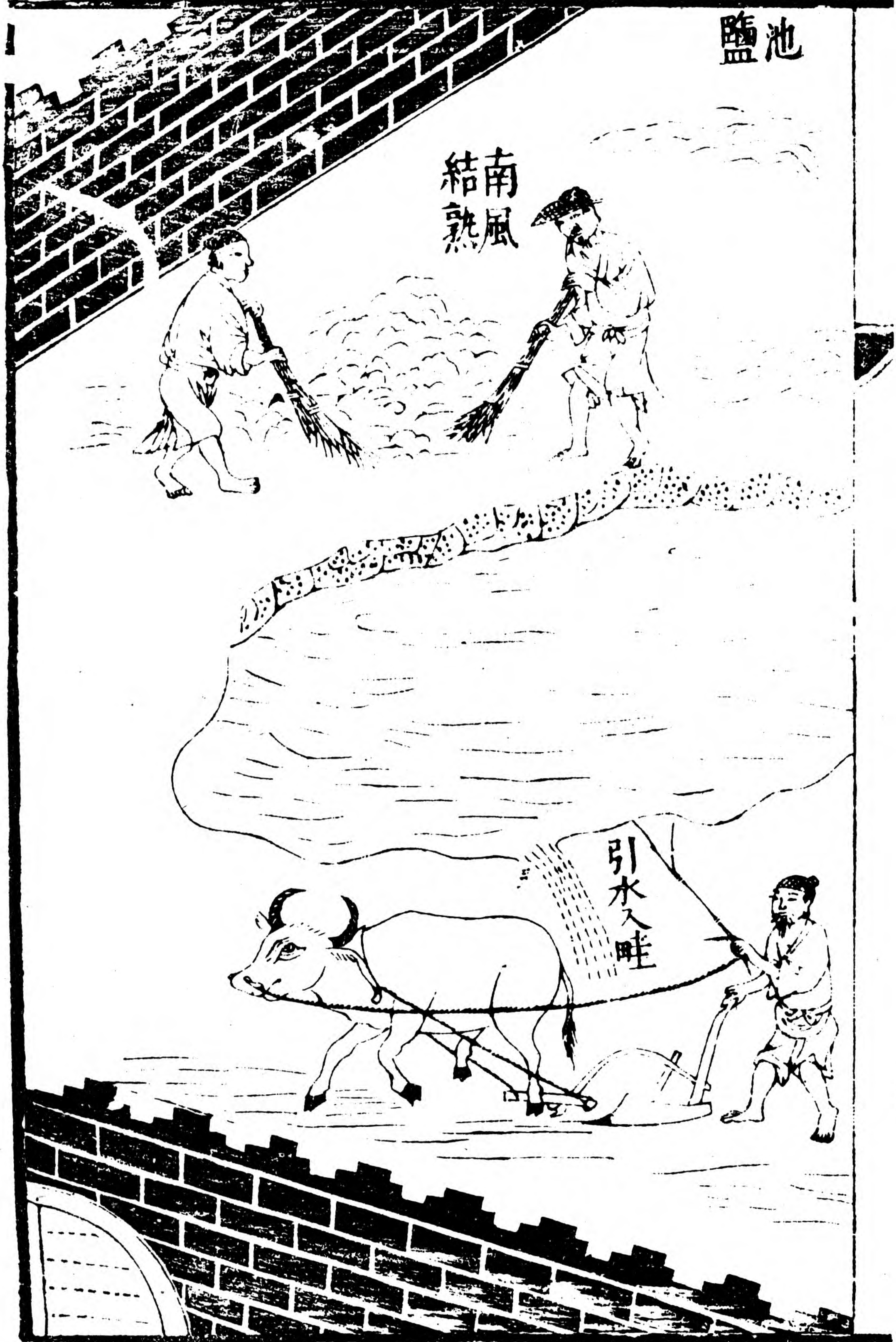

佈灰種鹽
日中掃鹽
潮墩
先日撒灰
草蕩


淋水先入浅坑
浅坑
深坑


海鹵煎煉
牢盆


蜀省井鹽
小河
小河
鑿井圖
竹身
利鈠
無火井處
煬竈燃薪
井鹵
曲竹
火井
小河


轉繩汲井放筒
下井半則左旋
竹筒長丈
井


池鹽
南風結熟
引水入畦

意烘烘水即滚沸啓竹而視之絶無半點焦炎意未見火形而用火神此世間大奇事也凡川滇鹽井逃課掩盖至易不可窮詰

末鹽

凡地鹻煎鹽除并州末鹽外長蘆分司地土人亦有刮削煎成者帶雜黑色味不甚佳

崖鹽

凡西省階鳳等州邑海井交窮其岩穴自生鹽色如紅土恣人刮取不假煎煉

甘嗜第六卷

宋子曰氣至于芳色至于艷味至于甘人之大欲存焉芳而烈艷而豔甘而甜則造物有尤異之思矣世間作甘之味什八產于草木而飛蟲竭力爭衡採取百花釀成佳味使草木無全功孰主張是而頤養遍于天下哉

蔗種

凡甘蔗有二種產繁閩廣間他方合併得其十一而已似竹而大者爲果蔗截斷生噉取汁適口不可以造糖似荻而小者爲糖蔗口噉卽棘傷唇舌人不敢食白霜

紅砂皆從此出凡蔗古來中國不知造糖唐大曆間西僧鄒和尚遊蜀中遂寧始傳其法今蜀中種盛亦自西域漸來也凡種荻蔗冬初霜將至將蔗砍伐去杪與根埋藏土內（土忌窪聚水濕處）雨水前五六日天色晴明即開出去外殼砍斷約五六寸長以兩個節爲率密布地上微以土掩之頭尾相枕若魚鱗然兩芽平放不得一上一下致芽向土難發芽長一二寸頻以清糞水澆之俟長六七寸鋤起分栽凡栽蔗必用夾沙土河濱洲土爲第一試驗土色堀坑尺五許將沙土入口嘗味味苦者不

可栽蔗凡洲土近深山上流河濱者卽土味甘亦不可種蓋山氣凝寒則他日糖味亦焦苦去山四五十里平陽洲土擇佳而爲之黄泥脚地毫不可爲凡栽蔗治畦行闊四尺犂溝深四寸蔗栽溝內約七尺列三叢掩土寸許土太厚則芽發稀少也芽發三四箇或六七箇時漸漸下土遇鋤耨時加之加土漸厚則身長根深庶免欹倒之患凡鋤耨不厭勤過澆糞多少視土地肥磽長至一二尺則將胡麻或芸薹枯浸和水灌灌肥欲施行內高二三尺則用牛進行內耕之半月一耕用犂一次墾土斷傍

根一次掩土培根九月初培土護根以防砍後霜雪

蔗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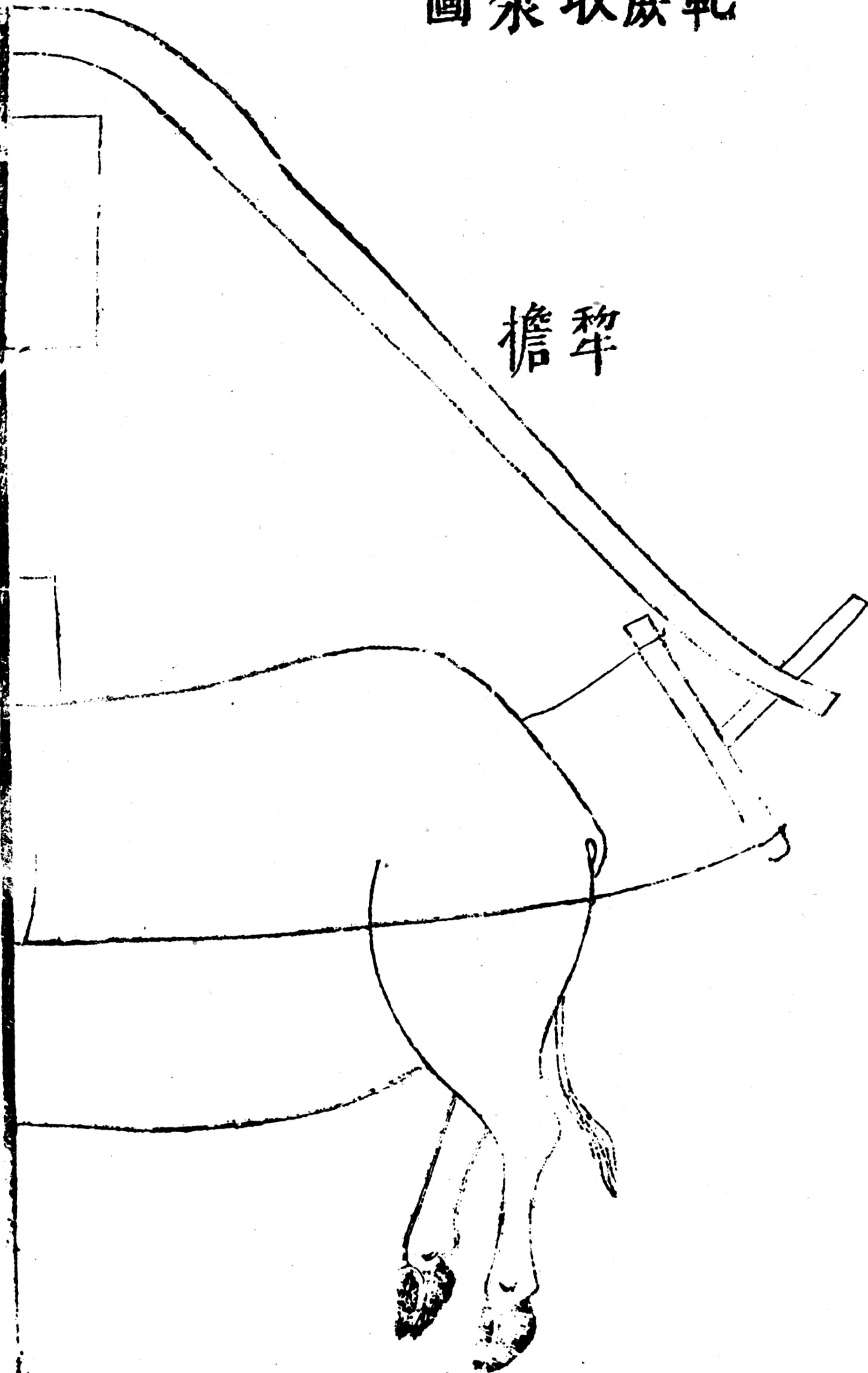
凡荻蔗造糖有凝氷白霜紅砂三品糖品之分分于蔗漿之老嫩凡蔗性至秋漸轉紅黑色冬至以後由紅轉褐以成至白五嶺以南無霜國土蓄蔗不伐以取糖霜若韶雄以北十月霜侵蔗質遇霜卽殺其身不能久待以成白色故速伐以取紅糖也凡取紅糖窮十日之力而爲之十日以前其漿尚未滿足十日以後恐霜氣逼侵前功盡棄故種蔗十畝之家卽製車釜一付以供急

用若廣南無霜遲早惟人也

造糖　具圖

凡造糖車制用横板二片長五尺厚五寸濶二尺兩頭鑿眼安柱上筍出少許下筍出版二三尺埋築土內使安穩不搖上板中鑿二眼並列巨軸兩根木用至堅重者軸木大七尺圍方妙兩軸一長三尺一長四尺五寸其長者出筍安犂擔擔用屈木長一丈五尺以便駕牛團轉走軸上鑿齒分配雌雄其合縫處須直而圓圓而縫合夾蔗于中一軋而過與棉花赶車同義蔗過漿流再拾其

軋蔗取漿圖




出笱
鴨嘴

滓向軸上鴨嘴扱入再軋又三軋之其汁盡矣其滓爲
薪其下板承軸鑿眼只深一寸五分使軸脚不穿透以
便板上受汁也其軸脚嵌安鐵錠于中以便捩轉凡汁
漿流板有槽梘汁入于缸內每汁一石下石灰五合于
中凡取汁煎糖並列三鍋如品字先將稠汁聚入一鍋
然後逐加稀汁兩鍋之內若火力少束薪其糖即成頑
糖起沫不中用

造白糖

凡閩廣南方經冬老蔗用車同前法笮汁入缸看水花

爲火色其花煎至細嫩如煑羹沸以手捻試粘手則信來矣此時尚黃黑色將桶盛貯凝成黑沙然後以瓦溜（教陶家燒造）置缸上其溜上寬下尖底有一小孔將草塞住傾桶中黑沙于內待黑沙結定然後去孔中塞草用黃泥水淋下其中黑滓入缸內溜內盡成白霜最上一層厚五寸許潔白異常名曰洋糖（西洋糖絕白美故名）下者稍黃褐

造冰糖者將洋糖煎化蛋青澄去浮滓候視火色將新青竹破成篾片寸斬撒入其中經過一宵即成天然冰塊造獅象人物等質料精粗由人凡白糖有五品石山



凡造獸糖者每巨釜一口受糖五十斤其下發火慢煎火從一角燒灼則糖頭滾旋而起若釜心發火則盡盡沸溢于地每釜用雞子三个去黄取青入冷水五升化解逐匙滴下用火糖頭之上則浮漚黒滓盡起水面以笊籬撈去其糖清白之甚然後打入銅銚下用自風慢火温之看定火色然後入模凡獅象糖模兩合如瓦爲之杓寫糖入隨手覆轉傾下模冷糖燒自有糖一膜靠模凝結名曰享糖華筵用之

爲上團枝次之蘢鑑次之小顆又次沙脚爲下

蜂蜜

凡釀蜜蜂普天皆有唯蔗盛之鄉則蜜蜂自然減少蜂造之蜜出山岩土穴者十居其八而人家招蜂造釀而割取者十居其二也凡蜜無定色或青或白或黄或褐皆隨方土花性而變如菜花蜜禾花蜜之類百千其名不止也凡蜂不論于家于野皆有蜂王王之所居造一臺如桃大王之子世爲王王生而不採花每日羣蜂輪值分班採花供王王每日出遊兩度春夏造蜜時遊則八蜂

輪值以待蜂王自至孔隙尸四蜂以頭項腹四蜂傍翼飛翔而去遊數刻而返翼項如前畜家蜂者或懸桶簷端或寘箱牖下皆鑿圓孔眼數十俟其進入凡家人殺一蜂二蜂皆無恙殺至三蜂則羣起螫人謂之蜂反凡蝙蝠最喜食蜂投隙入中吞噬無限殺一蝙蝠懸于蜂前則不敢食俗謂之梟令凡家畜蜂東鄰分而之西舍必分王之子去而爲君去時如鋪扇擁衛鄉人有撒酒糟香而招之者凡蜂釀蜜造成蜜脾其形鬣鬣然咀嚼花心汁吐積而成潤以人小遺則甘芳並至所謂臭腐

神奇也凡割脾取蜜蜂子多死其中其底則爲黃蠟凡深山崖石上有經數載未割者其蜜已經時自熟土人以長竿刺取蜜即流下或未經年而攸緣可取者割鍊與家蜜同也土穴所釀多出北方南方卑濕有崖蜜而無穴蜜凡蜜脾一斤煉取十二兩西北半天下盖與蔗漿分勝云

飴餳

凡飴餳稻麥黍粟皆可爲之洪範云稼穡作甘及此乃窮其理其法用稻麥之類浸濕生芽暴乾然後煎鍊調

化而成色以白者爲上赤色者名曰膠飴一時宮中尚
之含于口內即溶化形如琥珀南方造餅餌者謂飴餳
爲小糖盖對蔗漿而得名也飴餳人巧千方以供甘旨
不可枚述惟尚方用者名一窩絲或流傳後代不可知
也

陶埏第七卷

宋子曰水火旣濟而土合萬室之國日勤千人而不足民用亦繁矣哉上棟下室以避風雨而瓴建焉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而城垣雉堞寇來不可上矣泥甕堅而醴酒欲清瓦登潔而醯醢以薦商周之際俎豆以木爲之毋亦質重之思耶後世方土效靈人工表異陶成雅器有素肌玉骨之象焉掩映幾筵文明可掬豈終固哉



瓦

凡埏泥造瓦掘地二尺餘擇取無沙粘土而爲之百里之內必產合用土色供人居室之用凡民居瓦形皆四合分片先以圓桶爲模骨外畫四條界調踐熟泥疊成高長方條然後用鐵線弦弓線上空三分以尺限定向泥不平戞一片似揭紙而起周包圓桶之上待其稍乾脫模而出自然裂爲四片凡瓦大小苦無定式大者縱橫八九寸小者縮十之三室宇合溝中則必需其最大者名曰溝瓦能承受淫雨不溢漏也凡坯既成乾燥之後則堆積窰中燃薪舉火或一晝夜或二晝夜視陶中

多少爲熄火久暫澆水轉銹音布與造磚同法其垂于簷端者有滴水下于脊沿者有雲瓦瓦掩覆脊者有抱同鎮脊兩頭者有鳥獸諸形象皆人工逐一做成載于窯內受水火而成器則一也若皇家宮殿所用大異于是其制爲琉璃瓦者或爲板片或爲宛筒以圓竹與斵木爲模逐片成造其土必取于太平府舟運三千里方達京師參沙之僞雇役擄舡之擾害不可極即承天皇陵亦取于此無人議正造成先裝入琉璃窯內每柴五千斤燒瓦百片取出成色以無名異樓櫚毛等煎汁塗染成緑黛赭石松香蒲草等塗染成黃再入別窯

燒殺薪火逼成琉璃寶色外省親王殿與仙佛宮觀間亦爲之但色料各有譬合採取不必盡同民居則有禁也

甎

凡埏泥造甎亦掘地驗辨土色或藍或白或紅或黃閩廣多紅泥藍者名善泥江浙居多皆以粘而不散粉而不沙者爲上汲水滋土人逐數牛錯趾踏成稠泥然後填滿木匡之中鐵線弓戞平其面而成坯形凡郡邑城雉民居垣墻所用者有眠甎側甎兩色眠甎方長條砌城郭與民人饒富家不惜工費直疊而上民居算計者則一眠之上施側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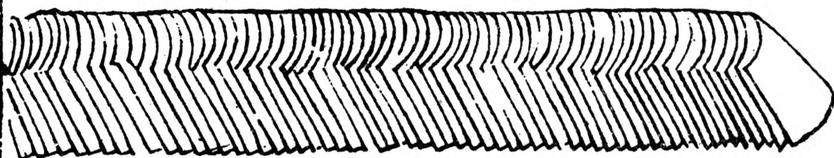
一路塡土礫其中以實之盖省嗇之義也凡墻磚而外甃地者名曰方墁磚榱桷上用以承瓦者曰楻板磚圓鞠小橋梁與圭門與窀穸墓穴者曰刀磚又曰鞠磚凡刀磚削狹一偏面相靠擠緊上砌成圓車馬踐壓不能損陷造方墁磚泥入方匡中平板盖面兩人足立其上研轉而堅固之燒成效用石工磨斲四沿然後甃地乃磚之直視墻磚稍溢一分楻板磚則積十以當墻磚之一方墁磚則一以敵墻磚之十也凡磚成坯之後裝入窯中所裝百鈞則火力一晝夜二百鈞則倍時而足凡

燒磚有柴薪窯有煤炭窯用薪者出火成青黑色用煤者出火成白色凡柴薪窯巔上偏側鑿三孔以出烟火足止薪之候泥固塞其孔然後使水轉銹凡火候少一兩則銹色不光少三兩則名嫩火磚本色雜現他日經霜冐雪則立成解散仍還土質火候多一兩則磚面有裂紋多三兩則磚形縮小拆裂屈曲不伸擊之如碎鐵然不適于用巧用者以之埋藏土內爲墻脚則亦有磚之用也凡觀火候從窨門透視內壁土受火精形神摇蕩若金銀鎔化之極然陶長辨之凡轉銹之法窯巔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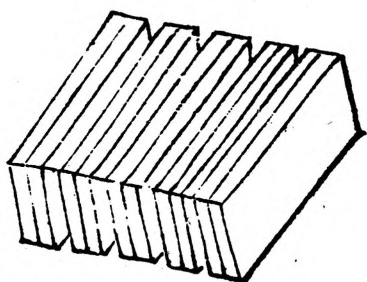
一平田樣四圍稍弦起灌水其上磚瓦百鈞用水四十石水神透入土膜之下與火意相感而成水火旣濟其質千秋矣若煤炭窯視柴窯深欲倍之其上圓鞠漸小併不封頂其內以煤造成尺五徑濶餅每煤一層隔磚一層葦薪墊地發火若皇居所用磚其大者廠在臨清工部分司主之初名色有副磚券磚平身磚望板磚斧刄磚方磚之類後革去半運至京師每漕舫搭四十塊民舟半之又細料方磚以甃正殿者則由蘇州造觧其琉璃甎色料已載瓦款取薪臺基廠燒由黑窯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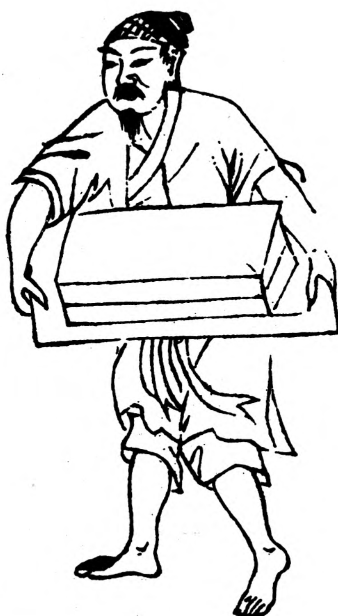
造瓦






瓦坯
脫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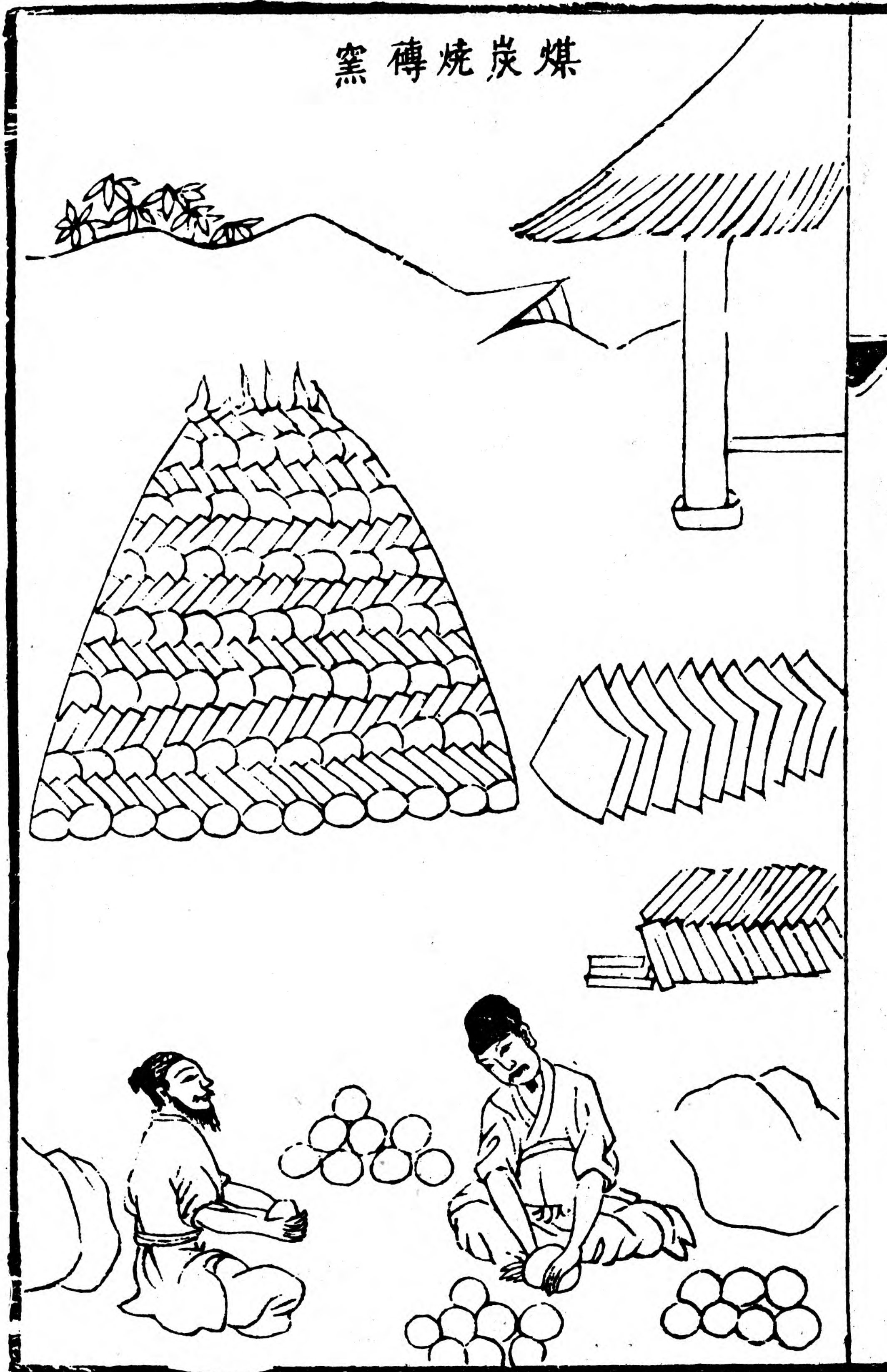


泥造塼坯



磚瓦濟水轉銹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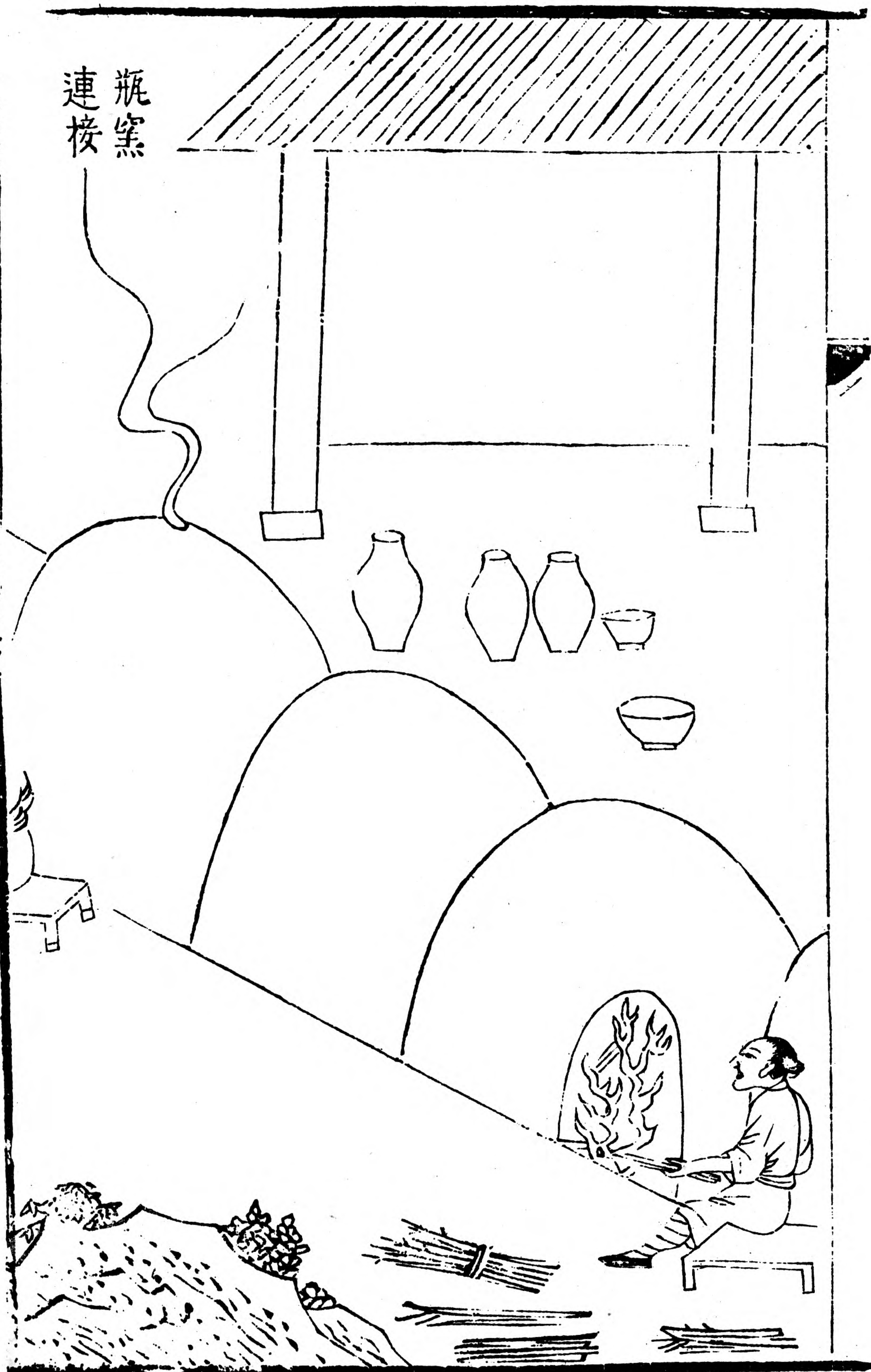

煤炭烧磚窯

罌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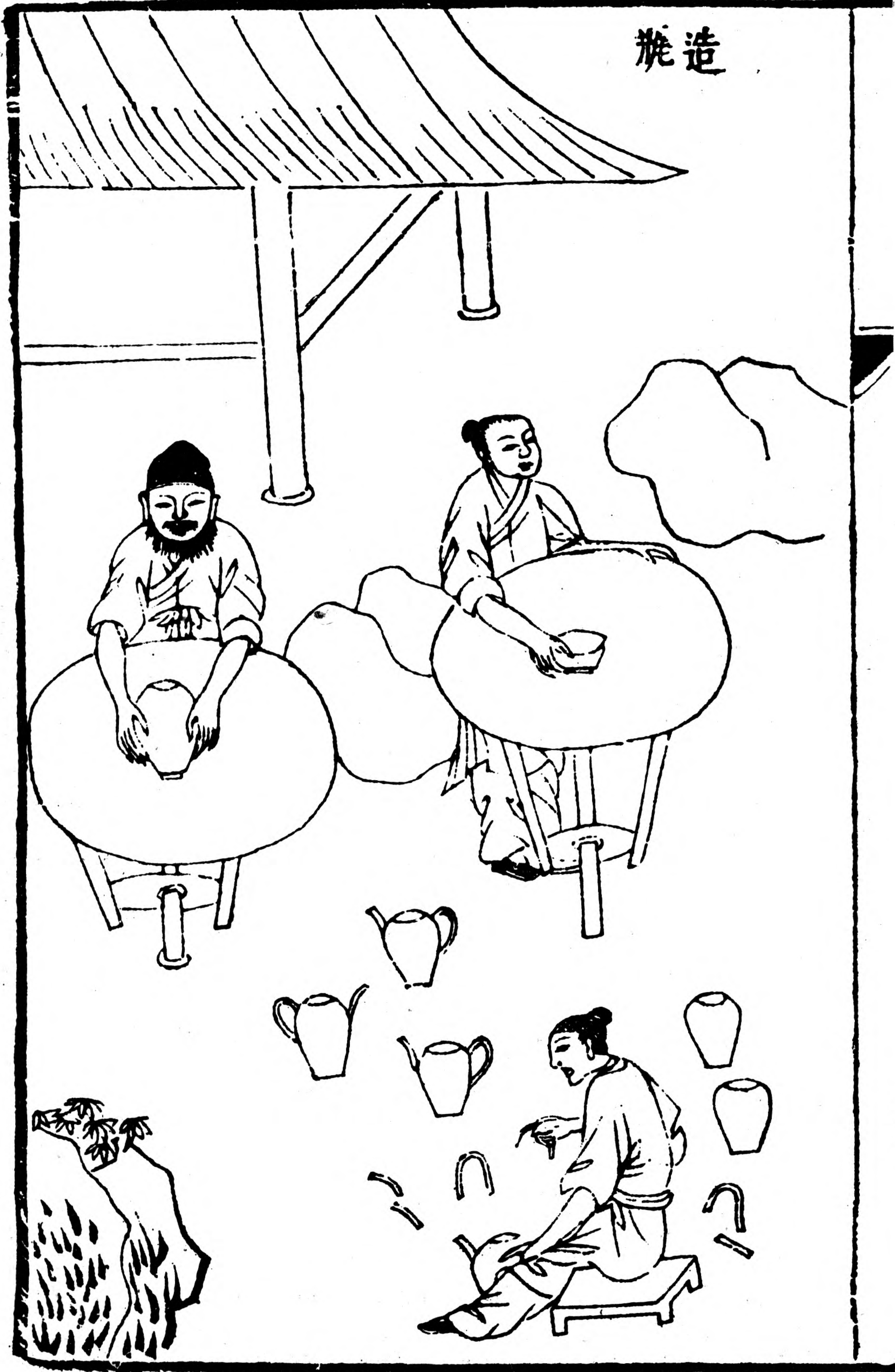
凡陶家爲缶屬其類百千大者缸甕中者鉢盂小者瓶罐款制各從方土悉數之不能造此者必爲圓而不方之器試土尋泥之後仍制陶車旋盤工夫精熟者視器大小掐泥不甚增多少兩人扶泥旋轉一捏而就其朝廷所用龍鳳缸（窯在真定曲陽與揚州儀真）與南直花缸則厚積其泥以俟雕鏤作法全不相同故其直或百倍或伍十倍也凡罌缶有耳嘴者皆另爲合上以銹水塗粘陶器皆有底無底者則陝以西炊甑用瓦不用木也凡諸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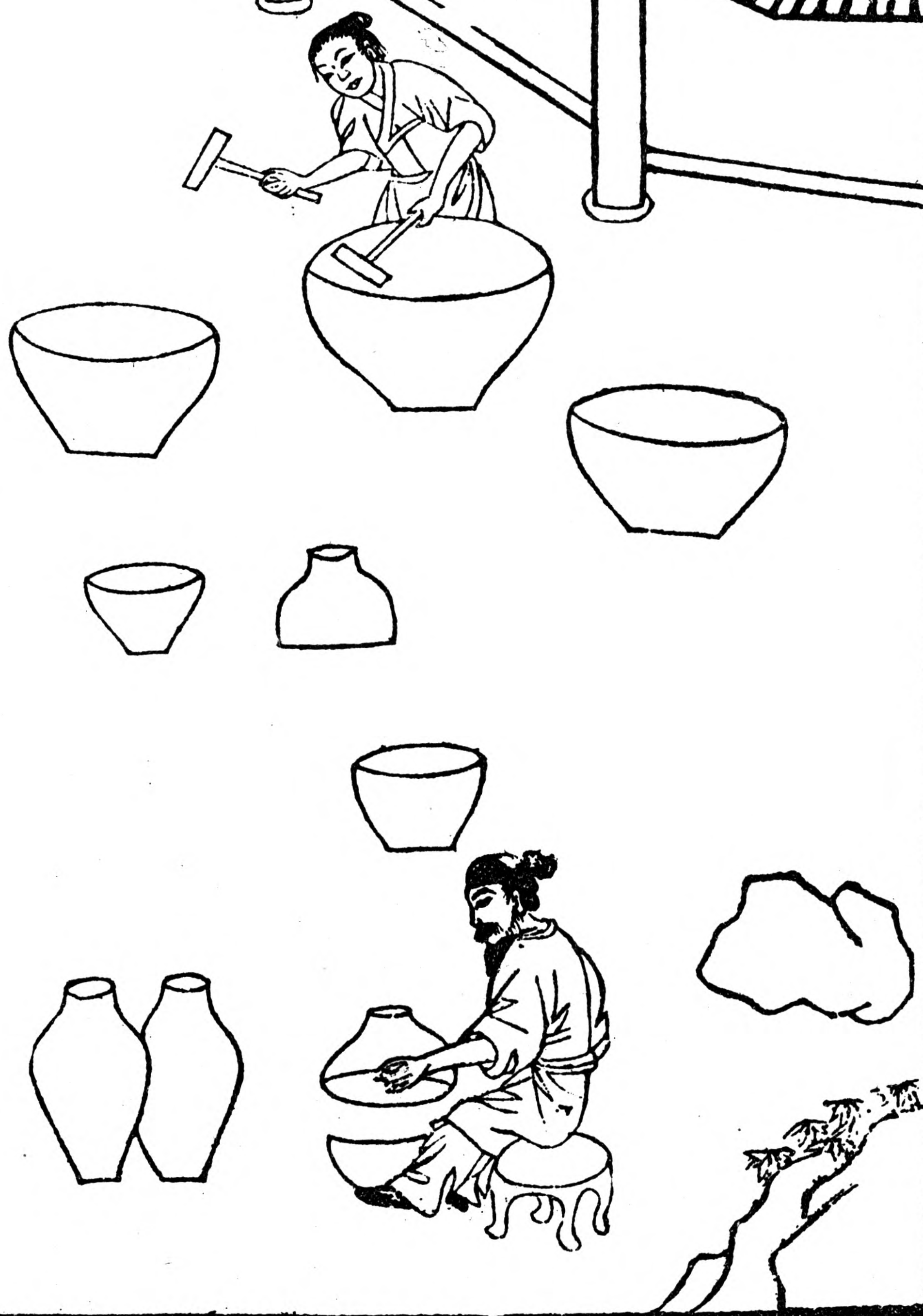
精者中外皆過銹粗者或銹其半體惟沙盆齒鉢之類其中不銹存其粗澁以受研擂之功沙鍋沙確不銹利于透火性以熟烹也凡銹質料隨地而生江浙閩廣用者蕨藍草一味其草乃居民供竈之薪長不過三尺枝葉似杉木勒而不棘人其名數十各地不同陶家取來燃灰布袋灌水澄濾去其粗者取其絕細每灰二碗參以紅土泥水一碗攪令極勻蘸塗坯上燒出自成光色北方未詳用何物蘇州黃罐銹亦別有料惟上用龍鳳器則仍用松香與無名異也凡瓶窯燒小器缸窯燒大器山西浙

江各分釭窯瓶窯餘省則合一處爲之凡造敞口釭旋
成兩截接合處以木椎內外打緊匝口壜甕亦兩截接
內不便用椎預于別窯燒成瓦圈如金剛圈形托印其
內外以木椎打緊土性自合凡釭瓶窯不于平地必于
斜阜山岡之上延長者或二三十丈短者亦十餘丈連
接爲數十窯皆一窯高一級盖依傍山勢所以驅流水
濕滋之患而火氣又循級透上其數十方成陶者其中
苦無重值物合併衆力衆資而爲之也其窯鞠成之後
上鋪覆以絕細土厚三寸許窯隔五尺許則透烟窻窯


瓶窯連椄


缸窯


造瓶


造缸

門兩邊相向而開裝物以至小器俱裝載頭一低窯絶大缸甕裝在最末尾高窯發火先從頭一低窯起兩人對面交看火色大抵陶器一百三十斤費薪百斤火候足時掩閉其門然後次發第二火以次結竟至尾云

白瓷　附青瓷

凡白土曰堊土爲陶家精美器用中國出惟五六處北則眞定定州平凉華亭太原平定開封禹州南則泉郡德化土出永定窯在德化徽郡婺源祁門他處白土陶範不粘或以掃壁爲墁德化窯惟以燒造瓷仙精巧人物玩器不適實用眞開等郡

瓷窯所出色或黃滯無寶光合併數郡不敵江西饒郡產浙省處州麗水龍泉兩邑燒造過銹杯碗青黑如漆名曰處窯宋元時龍泉華琉山下有章氏造窯出款貴重古董行所謂哥窯器者即此若夫中華四裔馳名獵取者皆饒郡浮梁景德鎮之產也此鎮從古及今為燒器地然不產白土土出婺源祁門兩山一名高梁山出粳米土其性堅硬一名開化山出糯米土其性粢軟兩土和合瓷器方成其土作成方塊小舟運至鎮造器者將兩土等分入臼舂一日然後入缸水澄其上浮者為

細料傾跌過一缸其下沉底者爲粗料細料缸中再取上浮者傾過爲最細料沉底者爲中料旣澄之後以磚砌方長塘逼靠火窯以借火力傾所澄之泥于中吸乾然後重用清水調和造坯凡造瓷坯有兩種一曰印器如方圓不等瓶甕罏合之類御器則有瓷屏風燭臺之類先以黃泥塑成模印或兩破或兩截亦或囫圇然後埏白泥印成以鏽水塗合其縫燒出時自圓成無隙一曰圓器凡大小億萬杯槃之類乃生人日用必需造者居十九而印器則十一造此器坯先製陶車車豎直木

一根埋三尺入土內使之安穩上高二尺許上下列圓盤盤沿以短竹棍撥運旋轉盤頂正中用檀木刻成盔頭冒其上凡造杯盤無有定形模式以兩手捧泥盔冒之上旋盤使轉拇指剪去甲按定泥底就大指薄旋而上卽成一杯碗之形初學者任從作費破坯取泥再造功多業熟卽千萬如出一範凡盔冒上造小坯者不必加泥造中盤大碗則增泥大其冒使乾燥而後受功凡手指旋成坯後覆轉用盔冒一印微晒留滋潤又一印晒成極白乾入水一汶漉上盔冒過利刀二次過刀時手脉微振燒出卽成雀口然後

補整碎缺就車上旋轉打圈圈後或畫或書字畫後噴水數口然後過銹凡爲碎器與千錘粟與褐色杯等不用青料欲爲碎器利刀過後日晒極熱入清水一蘸而起燒出自成裂文千錘粟則銹漿提點褐色則老茶葉煎水一抹也古碎器日本國極珍重眞者不惜千金古香爐碎器不知何代造底有鐵釘其釘掩光色不鏽凡饒鎮白瓷銹用小港嘴泥漿和桃竹葉灰調成似清泔汁泉郡瓷仙用松毛水調泥漿處郡青瓷銹未詳所出盛于缸內凡諸器過銹先蕩其內外邊用指一蘸塗弦自然流遍凡畫碗青料總一味無名異漆匠煎油亦用以收火色此物不生深土浮生

地面深者堀下三尺即止各省直皆有之亦辨認上料中料下料用時先將炭火叢紅煅過上者出火成翠毛色中者微青下者近土褐上者每斤煅出只得七兩中下者以次縮減如上品細料器及御器龍鳳等皆以上料畫成故其價每石值銀貳拾肆兩中者半之下者則十之三而已凡饒鎮所用以衢信兩郡山中者爲上料名曰浙料上高諸邑者爲中豐城諸處者爲下也凡使料煅過之後以乳鉢極研（其鉢底留粗不轉銹）然後調畫水調研時色如皂入火則成青碧色凡將碎器爲紫霞色杯者

用臙脂打濕將鐵線紐一兜絡盛碎器其中炭火炙熱然後以濕臙脂一抹即成凡宣紅器乃燒成之後出火另施工巧微炙而成者非世上硃砂能留紅質于火內也宣紅元末已失傳正德中歷試復造出　凡瓷器經畫過銹之後裝入匣鉢裝時手拿微重後日燒出即成坳口不復周正鉢以粗泥造其中一泥餅托一器底空處以沙實之大器一匣裝一個小器十餘共一匣鉢鉢佳者裝燒十餘度劣者一二次即壞凡匣鉢裝器入窯然後舉火其窯上空十二圓眼名曰天窗火以十二時辰爲足先發門火十個時火力從下攻上然

後天窓擲柴燒兩時火力從上透下器在火中其軟如棉絮以鐵叉取一以驗火候之足辨認眞足然後絕薪止火共計一杯工力過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其中微細節目尚不能盡也

附窯變　回青

正德中內使監造御器時宣紅失傳不成身家俱喪一人躍入自焚托夢他人造出競傳窯變好異者遂妄傳燒出鹿象諸異物也又回青乃西域大青美者亦名佛頭青上料無名異出火似之非大青能入洪炉存本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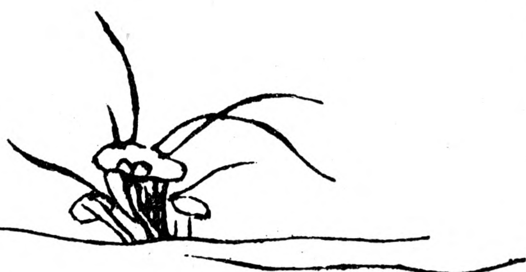
瓷器窯

天窗十二眼
後入薪燒火
兩箇時火
從上足下
共計火力
十二時辰




過
利
手刀一振
即成雀口


造瓷圓
器杯盤
陶車根
埋土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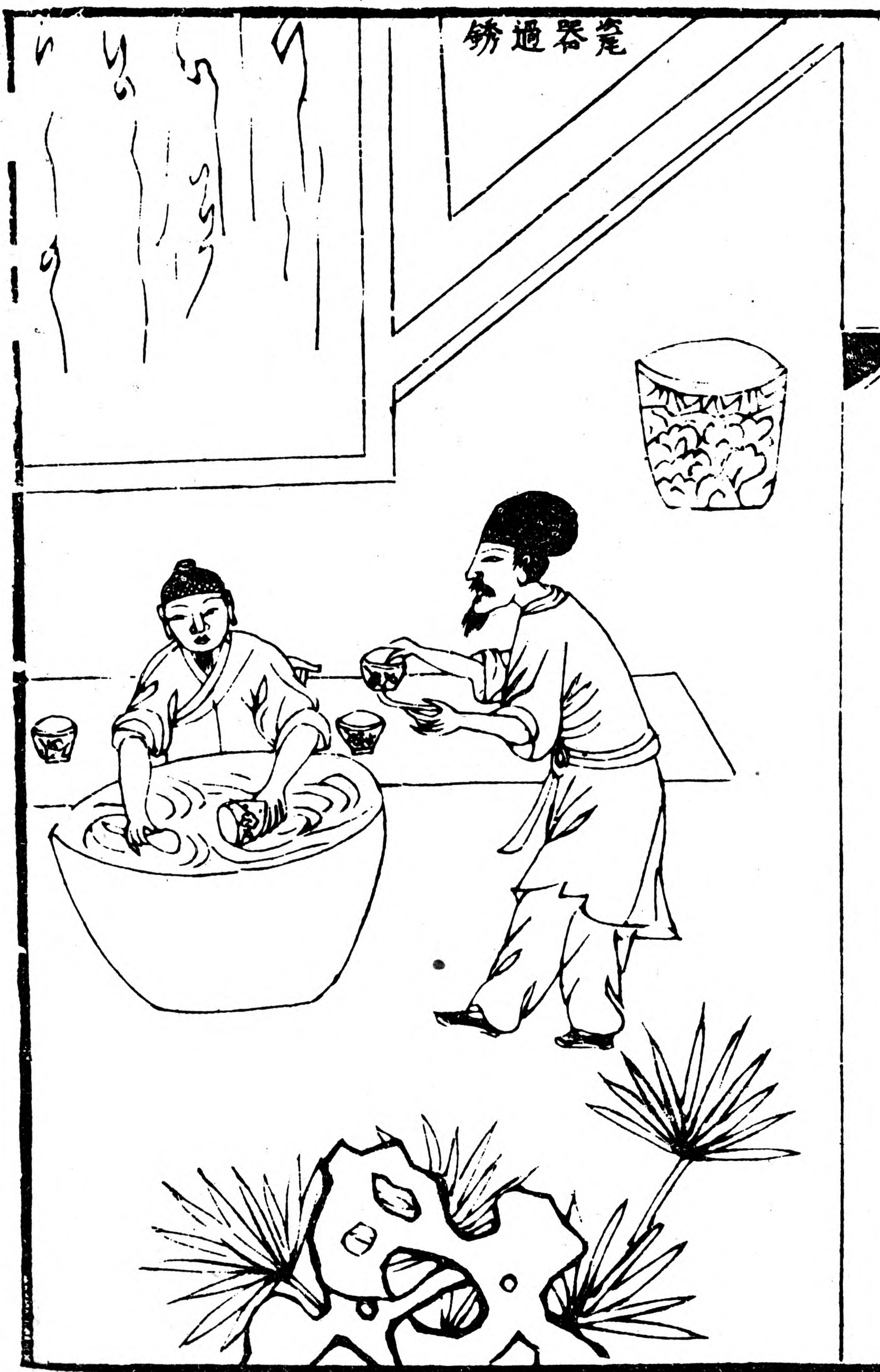


瓷器汶水




打圈


回青畫


瓷器過銹

冶鑄第八卷

宋子曰首山之採肇自軒轅源流遠矣哉九牧貢金用襄禹鼎從此火金功用日異而月新矣夫金之生也以土爲母及其成形而效用于世也母模子肖亦猶是焉精粗巨細之間但見鈍者司舂利者司墾薄其身以媒合水火而百姓繁虛其腹以振盪空靈而八音起愿者肖仙梵之身而塵凡有至象巧者奪上清之魄而海寓遍流泉即屈指唱籌豈能悉數要之人力不至于此

鼎

凡鑄鼎唐虞以前不可考唯禹鑄九鼎則因九州貢賦壤則已成入貢方物歲例已定疏濬河道已通禹貢業已成書恐後世人君增賦重歛後代侯國冐貢奇淫後日治水之人不由其道故鑄之于鼎不如書籍之易去使有所遵守不可移易此九鼎所爲鑄也年代久遠末學寡聞如蠙珠曁魚狐狸織皮之類皆其刻畫于鼎上者或漫滅改形亦未可知陋者遂以爲怪物故春秋傳有使知神姦不逢魑魅之說也此鼎入秦始亡而春秋時郜大鼎莒二方鼎皆其列國自造即有刻畫必失禹

貢初旨此但存名爲古物後世圖籍繁多百倍上古亦不復鑄鼎特并志之

鍾

凡鍾爲金樂之首其聲一宣大者聞十里小者亦及里之餘故君視朝官出署必用以集衆而鄉飲酒禮必用以和歌梵宮仙殿必用以明摂謁者之誠幽起鬼神之敬凡鑄鍾高者銅質下者鐵質今北極朝鍾則純用響銅每口共費銅四萬七千斤錫四千斤金五十兩銀一百二十兩于内成器亦重二萬斤身高一丈一尺五寸

雙龍蒲牢高二尺七寸口徑八尺則今朝鍾之制也凡

造萬鈞鍾與鑄鼎法同堀坑深丈幾尺燥築其中如房

舍埏泥作模骨其模骨用石灰三和土築不使有絲毫

隙拆乾燥之後以牛油黃蠟附其上數寸油蠟分兩油

居什八蠟居什二其上高蔽抵晴雨夏月不可爲油蠟油不凍結

墁定然後雕鏤書文物象絲髮成就然後舂篩絕細土

與炭末爲泥塗墁以漸而加厚至數寸使其內外透體

乾堅外施火力炙化其中油蠟從口上孔隙鎔流淨盡

則其中空處即鍾鼎托體之區也凡油蠟一斤虛位塡

銅十斤塑油時盡油十斤則備銅百斤以俟之中既空淨則議鎔銅凡火銅至萬鈞非手足所能驅使四面築爐四面泥作槽道其道上口承接爐中下口斜低以就鍾鼎入銅孔槽傍一齊紅炭熾圍洪爐鎔化時決開槽梗先泥土爲梗塞住一齊如水横流從槽道中梘注而下鍾鼎成矣凡萬鈞鐵鍾與爐釜其法皆同而塑法則由人省嗇也若千斤以内者則不須如此勞費但多捏十數鍋爐爐形如箕鐵條作骨附泥做就其下先以鐵片圈筒直透作兩孔以受杠穿其爐墊于土墩之上各爐一齊

鼓鞴鎔化化後以兩杠穿爐下輕者兩人重者數人抬起傾注模底孔中甲爐既傾乙爐疾繼之丙爐又疾繼之其中自然粘合若相承迂緩則先入之質欲凍後者不粘衅所由生也凡鐵鍾模不重費油蠟者先埏土作外模剖破兩邉形或爲兩截以子戸串合翻刻書文于其上内模縮小分寸空其中體精筭而就外模刻文後以牛油滑之使他日器無粘欜然後盖上泥合其縫而受鑄焉巨磬雲板法皆做此

釜

凡釜儲水受火日用司命繫焉鑄用生鐵或廢鑄鐵器爲質大小無定式常用者徑口二尺爲率厚約二分小者徑口半之厚薄不减其模內外爲兩層先塑其內俟久日乾燥合釜形分寸于上然後塑外層盖模此塑匠最精差之毫釐則無用模旣成就乾燥然後泥捏冶爐其中如釜受生鐵于中其爐背透管通風爐面捏嘴出鐵一爐所化約十釜二十釜之料鐵化如水以泥固純鐵柄杓從嘴受注一杓約一釜之料傾注模底孔內不俟冷定卽揭開盖模看視罅綻未周之處此時釜身尚

通紅未黑有不到處卽澆少許于上補完打濕草片按平苦無痕迹凡生鐵初鑄釜補綻者甚多唯廢破釜鐵鎔鑄則無復隙漏朝鮮國俗破釜必棄之山中不以還爐凡釜既成後試法以輕杖敲之響聲如木者佳聲有差響則鐵質未熟之故他日易爲損壞海內叢林大處鑄有千僧鍋者煑糜受米二石此直癡物云

像

凡鑄仙佛銅像塑法與朝鍾同但鍾鼎不可接而像則數接爲之故寫時爲力甚易但接模之法分寸最精云

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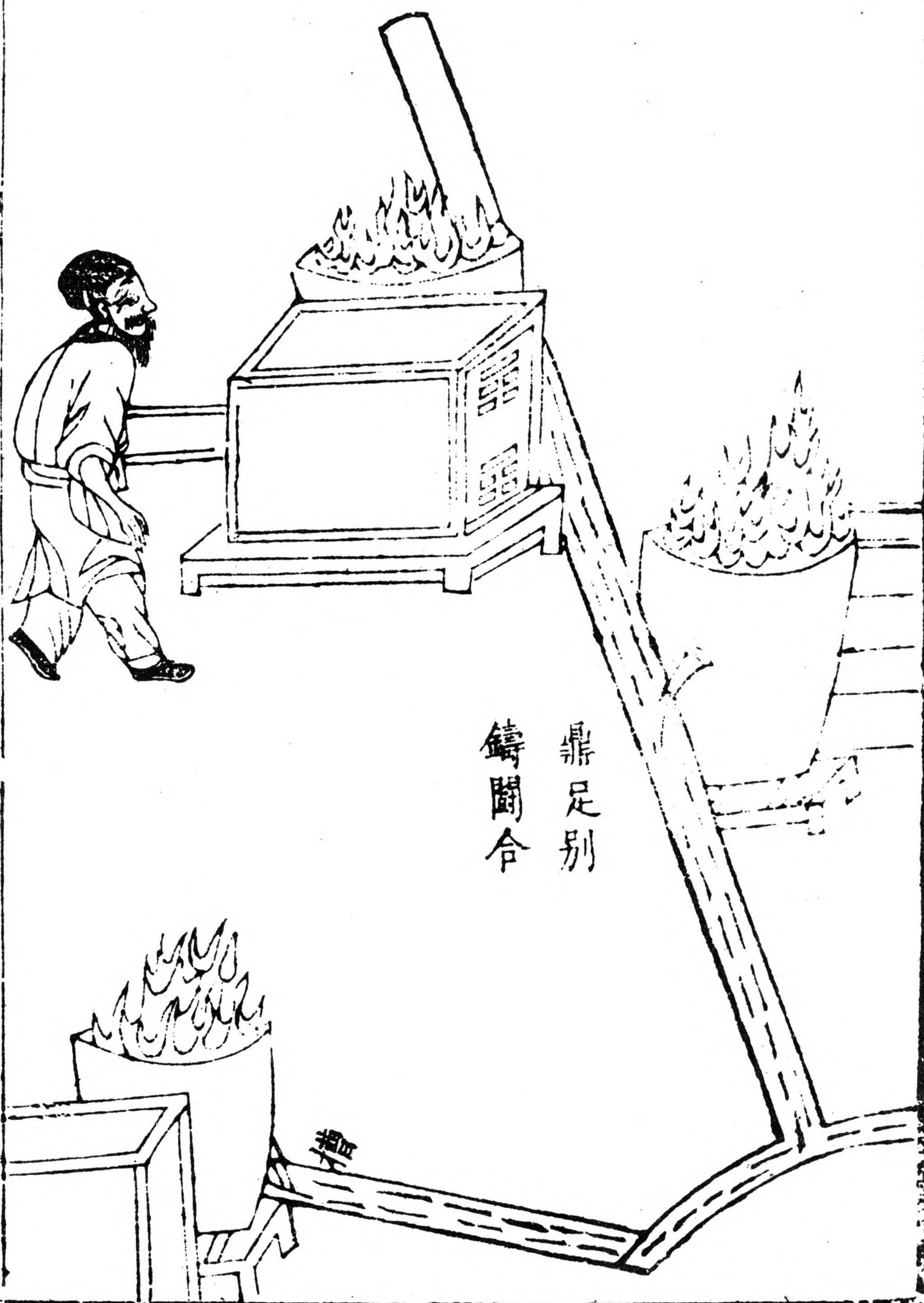
凡鑄砲西羊紅夷佛郎機等用熟銅造信砲短用生熟銅兼半造襄陽盞口大將軍二將軍等用鐵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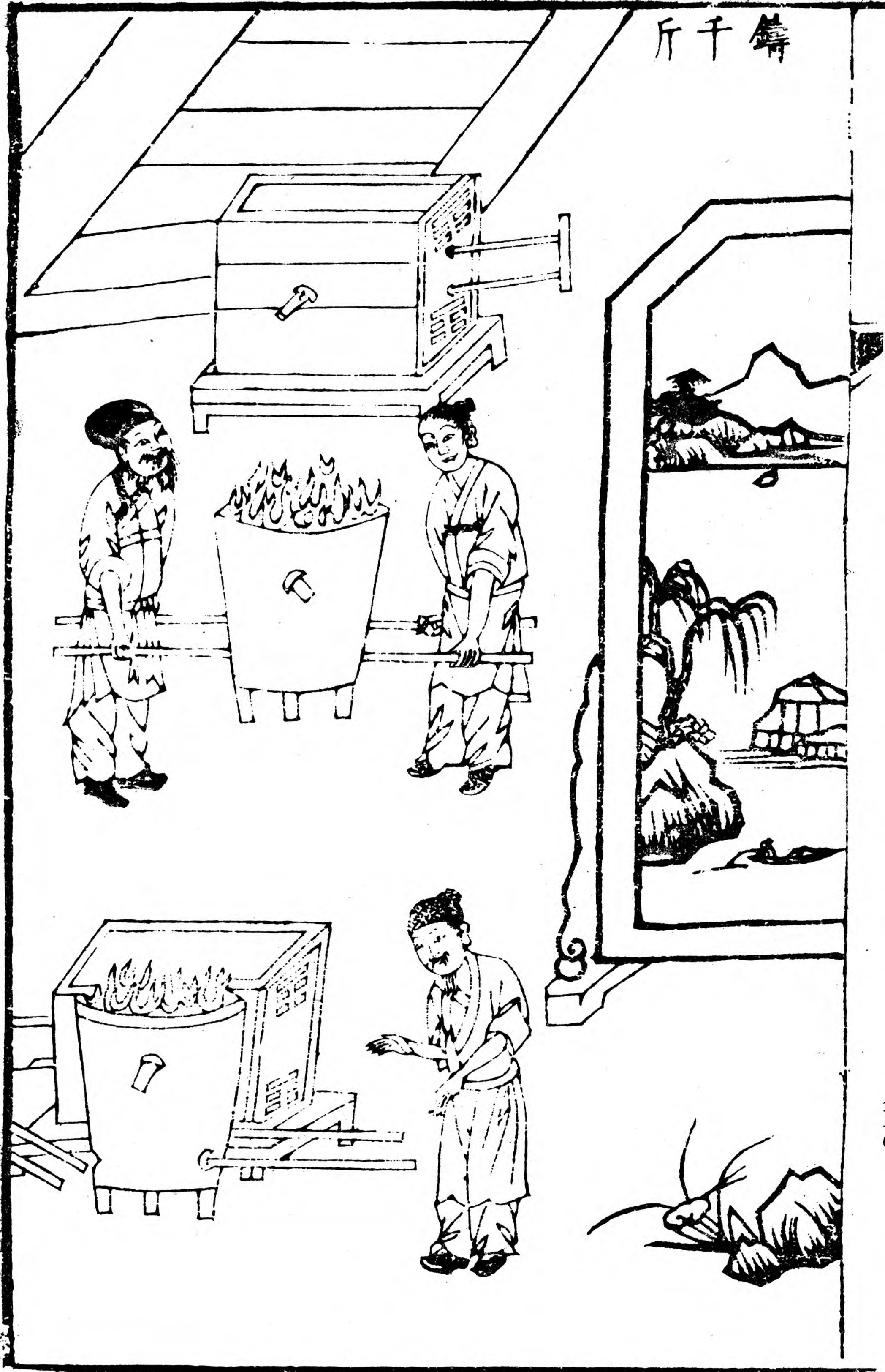
鏡

凡鑄鏡模用灰沙銅用錫和（不用倭鉛）考工記亦云金錫相半謂之鑑燧之劑開面成光則水銀附體而成非銅有光明如許也唐開元宮中鏡盡以白銀與銅等分鑄成每口值銀數兩者以此故硃砂斑點乃金銀精華發現（古爐有入金于內者）我朝宣爐亦緣某庫偶災金銀雜銅錫化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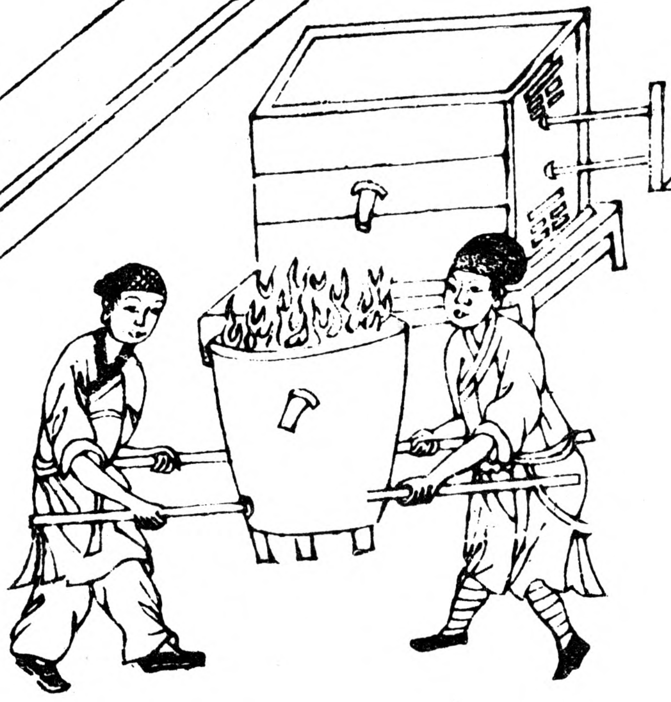

鑄鼎圖朝
土槽
土槽
入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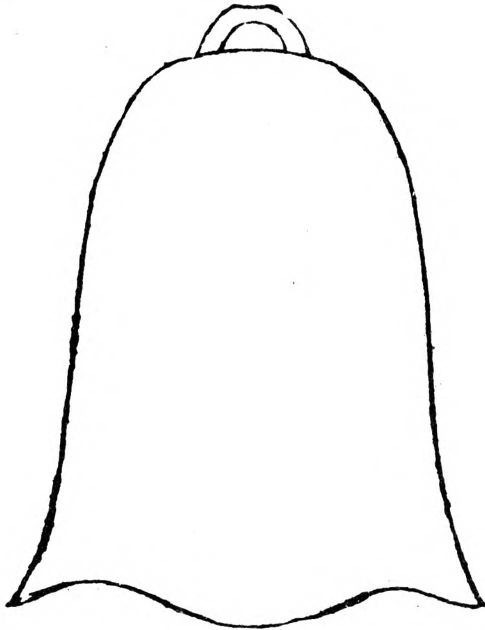
鍾同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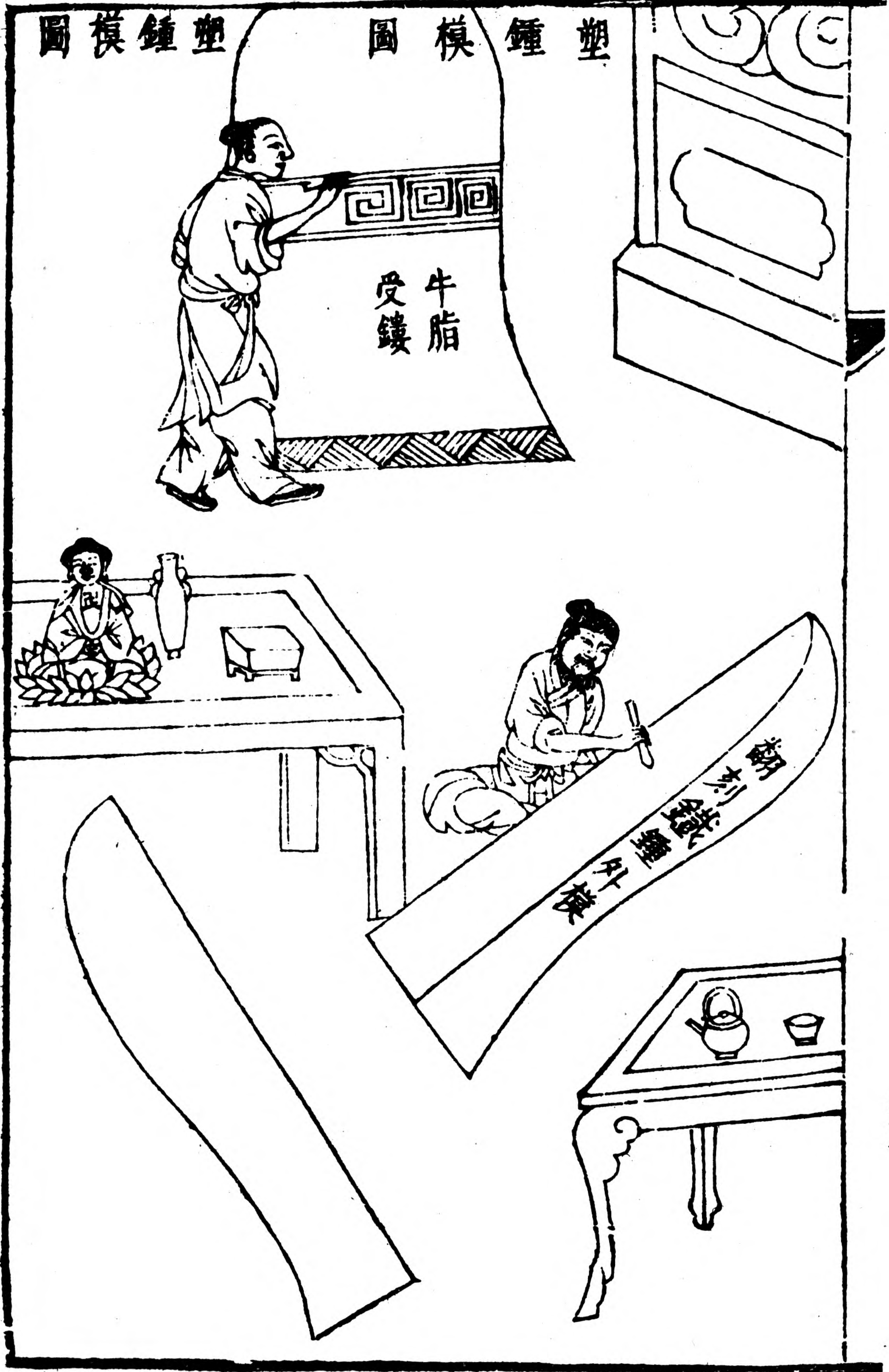

鑄千斤

鍾與仙佛像圖








塑鐘模圖
塑鐘模圖
牛脂受鏤
雕刻鐵鐘外模

鑄釜圖





一園命以鑄爐眞者錯現金色唐鏡宣爐皆朝廷盛世物也

錢

凡鑄銅爲錢以利民用一面刊國號通寶四字工部分司主之凡錢通利者以十文抵銀一分值其大錢當五當十其弊便于私鑄反以害民故中外行而輒不行也

凡鑄錢每十斤紅銅居六七倭鉛京中名水錫居四三此等分大略倭鉛每見烈火必耗四分之一我朝行用錢高色者唯北京寶源局黃錢與廣東高州炉青錢高州錢行盛漳泉路其價一文敵南直江浙等二文黃錢又分二等四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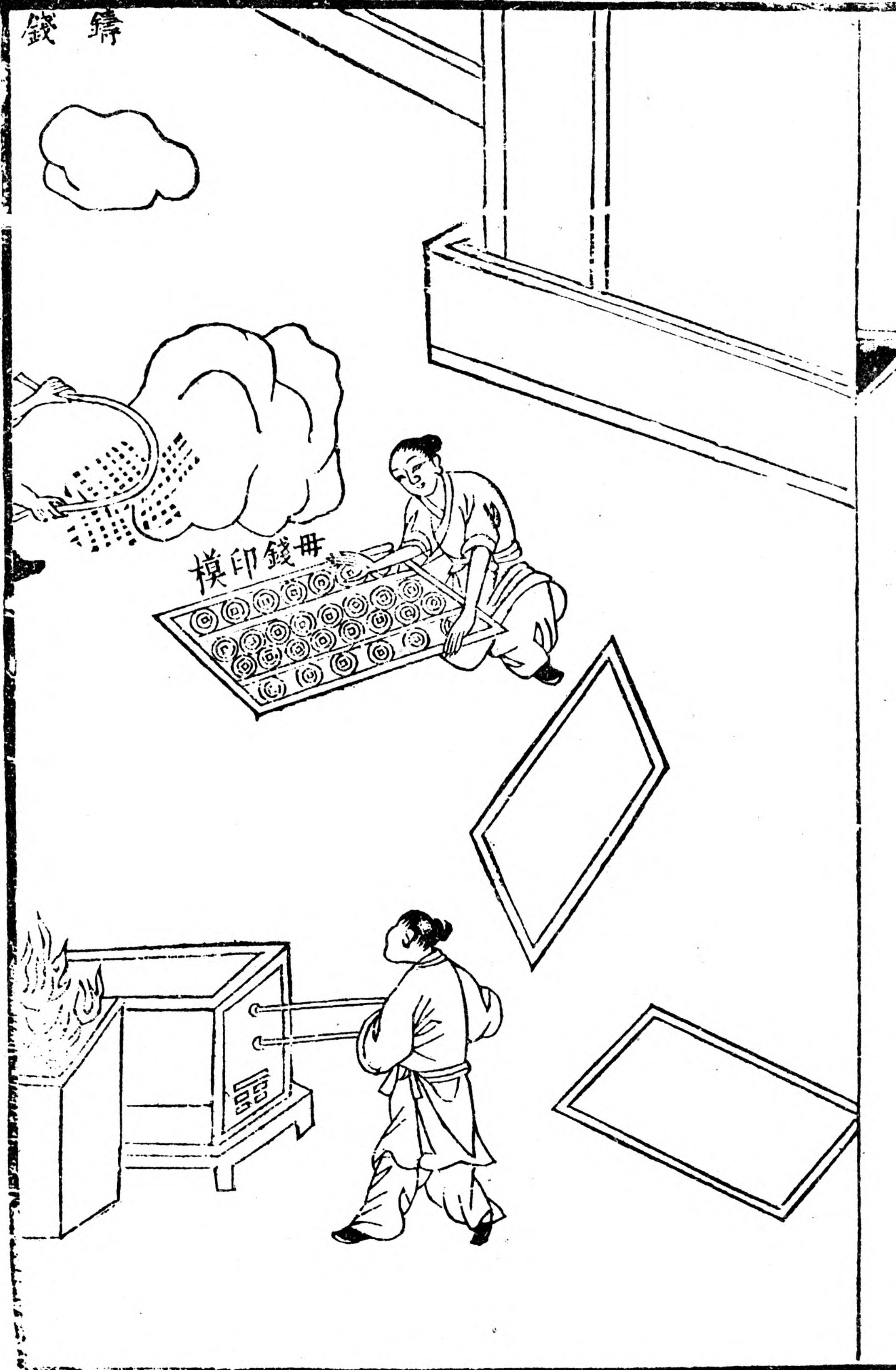
銅所鑄曰金背錢二火銅所鑄曰火漆錢凡鑄錢鎔銅之罐以絶細土末（打碎乾土磚妙）和炭末爲之（京炉用牛蹄甲未詳何作用）罐料十兩土居七而炭居三以炭灰性煖佐土使易化物也罐長八寸口徑二寸五分一罐約載銅鉛十斤銅先入化然後投鉛洪爐扇合傾入模內凡鑄錢模以木四條爲空匡（木長一尺二寸闊一寸二分）土炭末篩令極細填實匡中微洒杉木炭灰或柳木炭灰于其面上或熏模則用松香與清油然後以母錢百文（用錫雕成）或字或背布置其上又用一匡如前法填實合盖之既合之後巳成面背

兩匡隨手覆轉則毋錢盡落後匡之上又用一匡塡實合上後匡如是轉覆只合十餘匡然後以繩綑定其木匡上弦原留入銅眼孔鑄工用鷹嘴鉗洪爐提出鎔罐一人以別鉗扶抬罐底相助逐一傾入孔中冷定解繩開匡則磊落百文如花果附枝模中原印空梗走銅如樹枝樣挾出逐一摘斷以待磨鎈成錢凡錢先錯邊沿以竹木條直貫數百文受鎈後鎈平面則逐一爲之凡錢高低以鉛多寡分其厚重與薄削則昭然易見鉛賤銅貴私鑄者至對半爲之以之擲堦石上聲如木石者

此低錢也若高錢銅九鉛一則擲地作金聲矣凡將成
器廢銅鑄錢者每火十耗其一蓋鉛質先走其銅色漸
高勝于新銅初化者若琉球諸國銀錢其模即鑿鍥鐵
鉗頭上銀化之時入鍋夾取淬于冷水之中即落一錢
其內圖并具右

附鐵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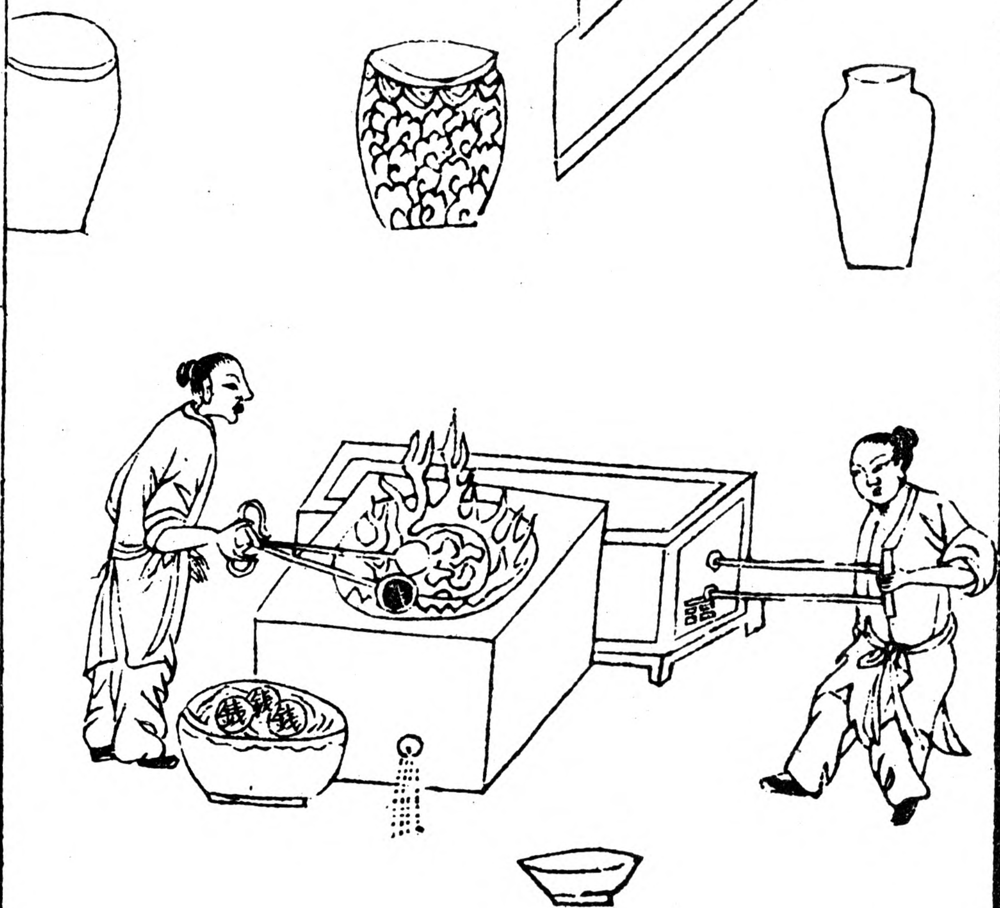
鐵質賤甚從古無鑄錢起于唐藩鎮魏博諸地銅貨不
通始冶爲之蓋斯須之計也皇家盛時則冶銀爲豆雜
伯衰時則鑄鐵爲錢併志博物者感慨


鑄錢
母錢印模


入銅孔
鷹嘴鉗


銼錢

倭國造銀錢



舟車第九卷

宋子曰人群分而物異產來往貿遷以成宇宙若各居而老死何藉有群類哉人有貴而必出行畏周行物有賤而必須坐窮負販四海之內南資舟而北資車梯航萬國能使帝京元氣充然何其始造舟車者不食尸祝之報也浮海長年視萬頃波如平地此與列子所謂御冷風者無異傳所稱奚仲之流倘所謂神人者非耶

舟

凡舟古名百千今名亦百千或以形名如海鰍江鯿山梭之類或

以量名載物之數或以質名各色木料不可殫述遊海濱者得見洋船居江湄者得見漕舫若局趣山國之中老死平原之地所見者一葉扁舟截流亂筏而已粗載數舟制度其餘可例推云

漕舫

凡京師爲軍民集區萬國水運以供儲漕舫所由興也元朝混一以燕京爲大都南方運道由蘇州劉家港海門黃連沙開洋直抵天津制度用遮洋船永樂間因之以風濤多險後改漕運平江伯陳某始造平底淺船則

今糧舡之制也凡船制底爲地枋爲宮墻陰陽竹爲覆
瓦伏獅前爲閥閱後爲寢堂桅爲弓弩弦蓬爲翼櫓爲
車馬簟纖爲履鞵緷索爲鷹雕筋骨招爲先鋒舵爲指
揮主帥錨爲劄軍營寨糧舡初制底長五丈二尺其板
厚二寸採巨木楠爲上栗次之頭長九尺五寸稍長九
尺五寸底闊九尺五寸底頭闊六尺底稍闊五尺頭伏
獅闊八尺稍伏獅闊七尺梁頭一十四座龍口梁闊一
丈深四尺使風梁闊一丈四尺深三尺八寸後斷水梁
濶九尺深四尺五寸兩厫共濶七尺六寸此其初制載

米可近二千石交兑每隻止足五百石後運軍造者私增身長二丈首尾濶二尺餘其量可受三千石而運河閘口原濶一丈二尺差可度過凡今官坐舡其制盡同第窓戸之間寛其出徑加以精工彩飾而已凡造舡先從底起底面傍靠檣上承栈下親地面隔位列置者曰梁兩傍峻立者曰檣盖檣巨木曰正枋枋上曰弦梁前竪桅位曰錨壇壇底横木夾桅本者曰地龍前後維曰伏獅其下曰拏獅伏獅下封頭木曰連三枋舡頭面中缺一方曰水井其下藏纜索等物頭面眉際樹兩木以繫纜者曰將軍柱

舡尾下斜上者曰草鞋底後封頭下曰短枋枋下曰挽

脚梁舡稍掌舵所居其上曰野雞篷使風時一人坐篷巔收守篷索凡

舟身將十丈者立桅必兩樹中桅之位折中過前二位

頭桅又前丈餘糧舡中桅長者以八丈爲率短者縮十

之一二其本入窗內亦丈餘懸篷之位約五六丈頭桅

尺寸則不及中桅之半篷縱橫亦不敵三分之一蘇湖

六郡運米其舡多過石甕橋下且無江漢之險故桅與

篷尺寸全殺若湖廣江西省舟則過湖衝江無端風浪

故錨纜篷桅必極盡制度而後無患凡風篷尺寸其則

一視全舟橫身過則有患不及則力軟凡舡篷其質乃
析篾成片織就夾維竹條逐塊摺疊以俟懸掛糧舡中
桅篷合併十人力方克湊頂頭篷則兩人帶之有餘凡
度篷索先係空中寸圓木關捩于桅巔之上然後帶索
腰間緣木而上三股交錯而度之凡風篷之力其末一
葉敵其本三葉調勻和暢順風則絕頂張篷行疾奔馬
若風力洊至則以次減下遇風鼓急不下以鉤搭扯狂甚則只帶一
兩葉而已凡風從橫來名曰搶風順水行舟則掛篷之
玄遊走或一搶向東止寸平過甚至却退數十丈未及

岸時捩舵轉蓬一撿向西借貸水力兼帶風力軋下則頃刻十餘里或湖水平而不流者亦可緩軋若上水舟則一步不可行也凡船性隨水若草從風故制舵障水使不定向流舵板一轉一泓從之凡舵尺寸與船腹切齊若長一寸則遇淺之時船腹已過其稍尾舵使膠住設風狂力勁則寸木爲難不可言舵短一寸則轉運力怯回頭不捷凡舵力所障水相應及船頭而止其腹底之下儼若一派急順流故船頭不約而正其機妙不可言舵上所操柄名曰關門棒欲船北則南向捩轉欲船

南則北向捩轉船身太長而風力橫勁舵力不甚應手則急下一偏披水板以抵其勢凡舵用直木一根糧船用者圍三尺長丈餘爲身上截衡受棒下截界開銜尸納板其中如斧形鐵釘固拴以障水稍後隆起處亦名曰舵樓凡鐵錨所以沉水繫舟一糧船計用五六錨最雄者曰看家錨重五百斤内外其餘頭用二枝稍用二枝凡中流遇逆風不可去又不可泊或業已近岸其下有石非沙亦不可泊惟打錨深處則下錨沉水底其所繫絆纒繞將軍柱上錨爪一遇泥沙扣底抓住十分危急則下看家錨繫此錨者名曰本身盖

重言之也或同行前舟阻滯恐我舟順勢急去有撞傷之禍則急下稍錨提住使不迅速流行風息開舟則以雲車絞纜提錨使上凡船板合隙縫以白麻斮絮爲筋鈍鑿扱入然後篩過細石灰和桐油舂杵成團調艌溫台閩廣即用蠣灰凡舟中帶蓬索以火麻稭（一名大麻）絢絞粗成徑寸以外者即係萬鈞不絕若繫錨纜則破析青篾爲之其篾線入釜煮熟然後糾絞拽繾簟亦煮熟篾線絞成十丈以往中作圈爲接驅遇阻礙可以掐斷凡竹性直篾一線千鈞三峽入川上水舟不用糾絞簟繾

即破竹濶寸許者整條以次接長名曰大杖䋏沿崖石稜如刃懼破篾易損也凡木色桅用端直杉木長不足則接其表鐵箍逐寸包圍舡窻前道皆當中空闕以便樹桅凡樹中桅合併數巨舟承載其末長纜繫表而起梁與枋檣用楠木櫧木樟木榆木槐木樟木春夏伐枝者久則粉蛀板不拘何木舵杆用榆木榔木櫧木關門棒用椆木榔木櫓用杉木檜木楸木此其大端云

海舟

凡海舟元朝與國初運米者曰遮洋淺船次者曰鑽風

船即海鰍所經道里止萬里長灘黑水洋沙門島等處苦無大險與出使琉球日本暨商賈爪哇篤泥等船制度工費不及十分之一凡遮洋運舡制視漕舡長一丈六尺闊二尺五寸器具皆同唯舵桿必用鐵力木艌灰用魚油和桐油不知何義凡外國海舶制度大同小異閩廣閩由海澄開洋廣由香山𡺸洋舡截竹兩破排柵樹于兩傍以抵浪登萊制度又不然倭國海舶兩傍列櫓手欄板抵水人在其中運力朝鮮制度又不然至其首尾各安羅經盤以定方向中腰大橫梁出頭數尺貫插腰舵則皆同

也腰舵非與稍舵形同乃濶板斲成刀形插入水中亦不捩轉盖夾衛扶傾之義其上仍横柄拴于梁上而遇淺則提起有似乎舵故名腰舵也凡海舟以竹筒貯淡水數石度供舟內人兩日之需遇島又汲其何國何島合用何向針指示昭然恐非人力所祖舵工一羣主佐直是識力造到死生渾忘地非鼓勇之謂也

雜舟

江漢課舡身甚狹小而長上列十餘倉每倉容止一人卧息首尾共槳六把小桅篷一座風濤之中恃有多槳

挾持不遇逆風一晝夜順水行四百餘里逆水亦行百餘里國朝鹽課淮揚數頗多故設此運銀名曰課舡行人欲速者亦買之其舡南自章貢西自荆襄達于瓜儀而止

三吳浪舡凡浙西平江縱横七百里內盡是深溝小水灣環浪舡最小者名曰塘舡以萬億計其舟行人貴賤來往以代馬車扉履舟即小者必造窓牖堂房質料多用杉木人物載其中不可偏重一石偏即欹側故俗名天平舡此舟來往七百里內或好逸便者徑買北達通津只有

鎮江一橫渡候風靜渉過又渡青江浦遡黃河淺水二百里則入閘河安穩路矣至長江上流風浪則沒世避而不經也浪舡行力在稍後巨櫓一枝兩三人推軋前走或恃纜簟至于風逢則小席如掌所不恃也

東浙西安舡浙東自常山至錢塘八百里水徑入海不通他道故此舟自常山開化遂安等小河起錢塘而止更無他渉舟制箬篷如捲甕爲上盖縫布爲帆高可二丈許綿索張帶初爲布帆者原因錢塘有潮湧急時易于收下此亦未然其費似侈于篾席揔不可曉

福建清流稍篷船其船自光澤崇安兩小河起達于福州洪塘而止其下水道皆海矣清流船以載貨物客商稍篷制大差可坐卧官貴家屬用之其船皆以杉木爲地灘石甚險破損者其常遇損則急艤向岸搬物掩塞船稍徑不用舵船首列一巨招擬頭使轉每幫五隻方行經一險灘則四舟之人皆從尾後曳纜以緩其趨勢長年即寒冬不果足以便頻濡風篷竟懸不用云

四川八櫓等船凡川水源通江漢然川船達荆州而止此下則更舟矣逆行而上自夷陵入峽挽繾者以巨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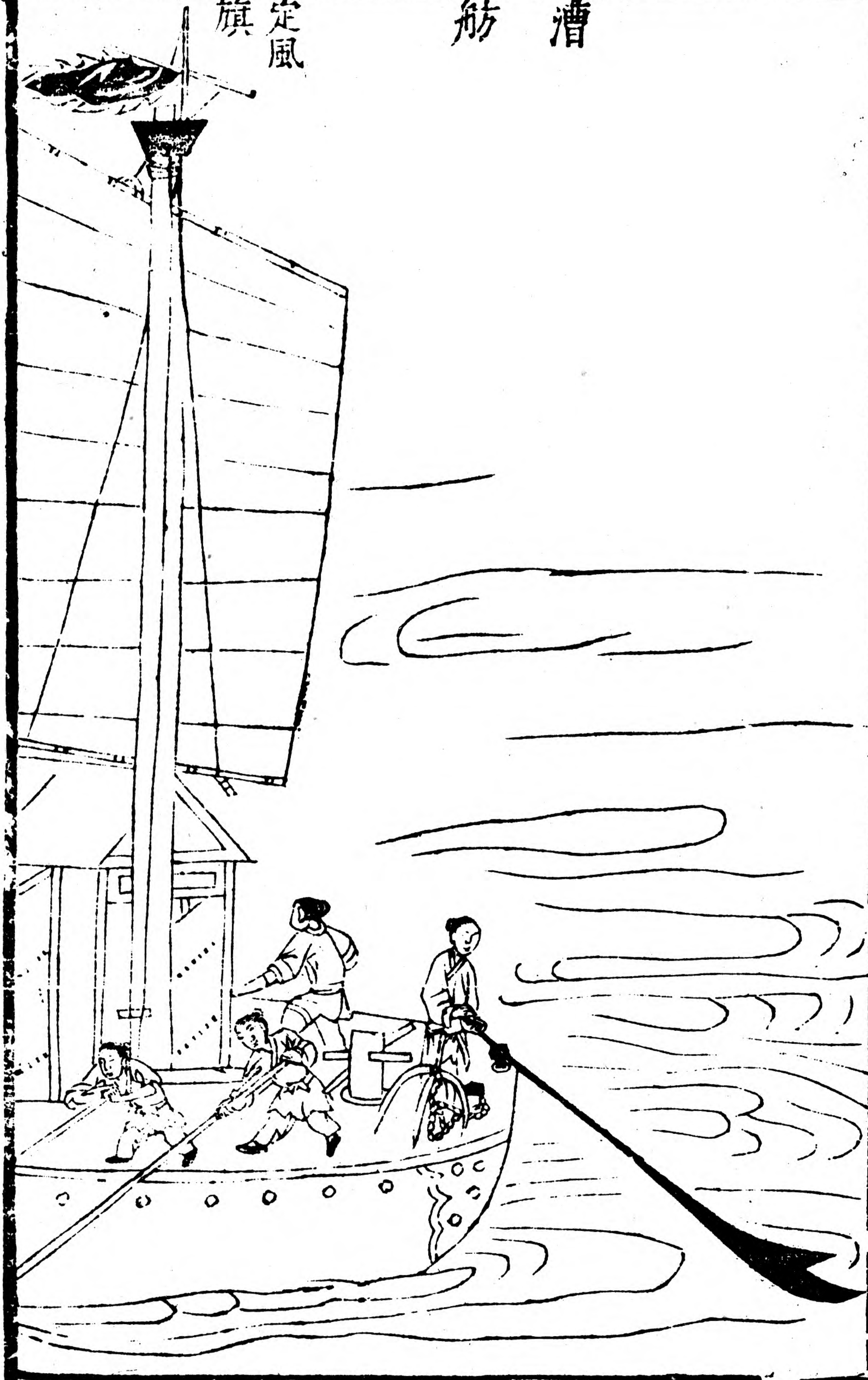
破爲四片或六片麻繩約接名曰火杖舟中鳴鼓若競渡挽人從山石中聞鼓聲而咸力中夏至中秋川水封峽則斷絕行舟數月過此消退方通往來其新灘等數極險處人與貨盡盤岸行半里許只餘空舟上下其舟制腹圓而首尾尖狹所以闖灘浪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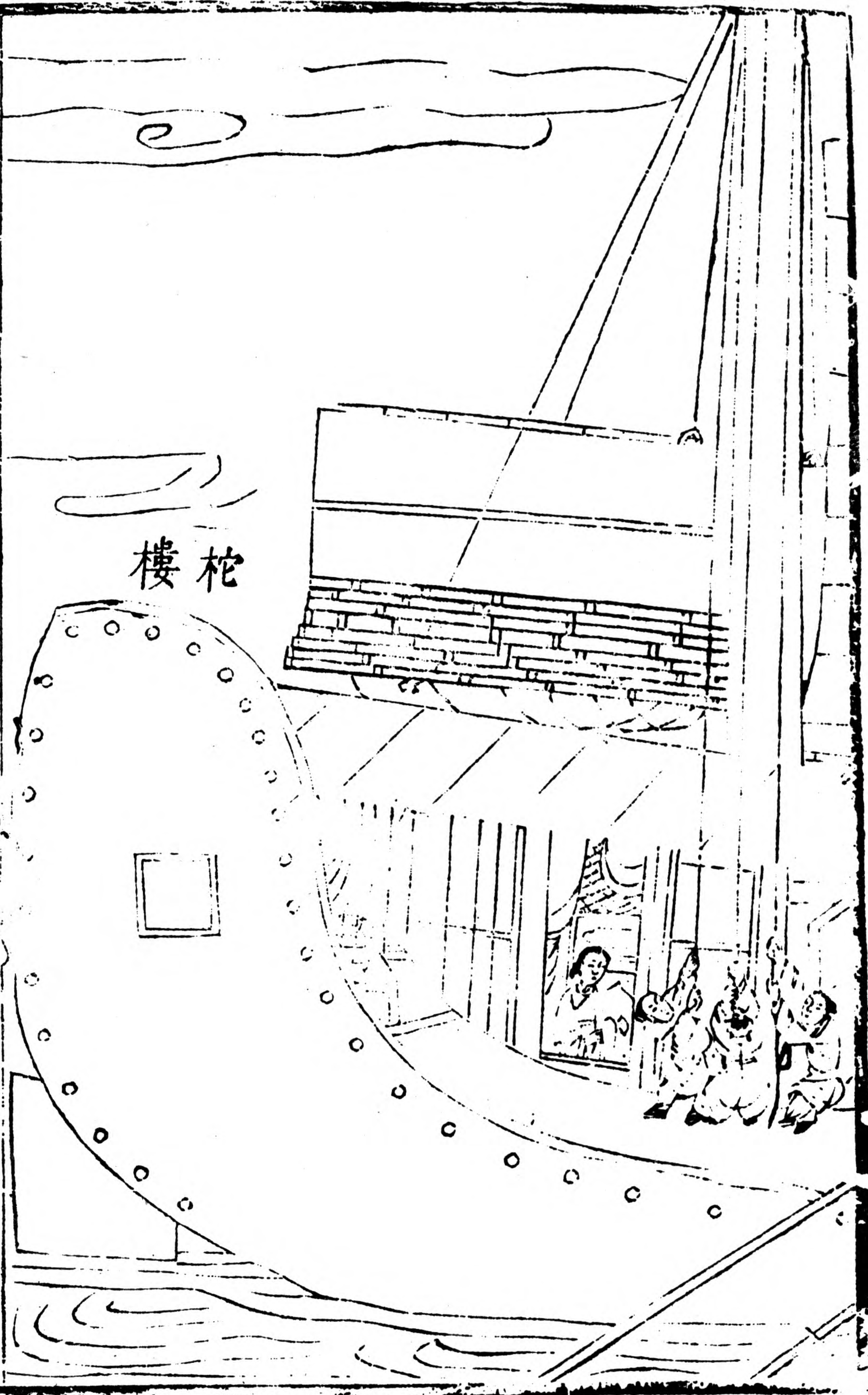
黄河滿篷稍其舡自河入淮自淮遡汴用之質用楠木工價頗優大小不等巨者載三千石小者五百石下水則首頸之際横壓一梁巨櫓兩枝兩傍推軋而下錨纜

簉帆制與江漢相彷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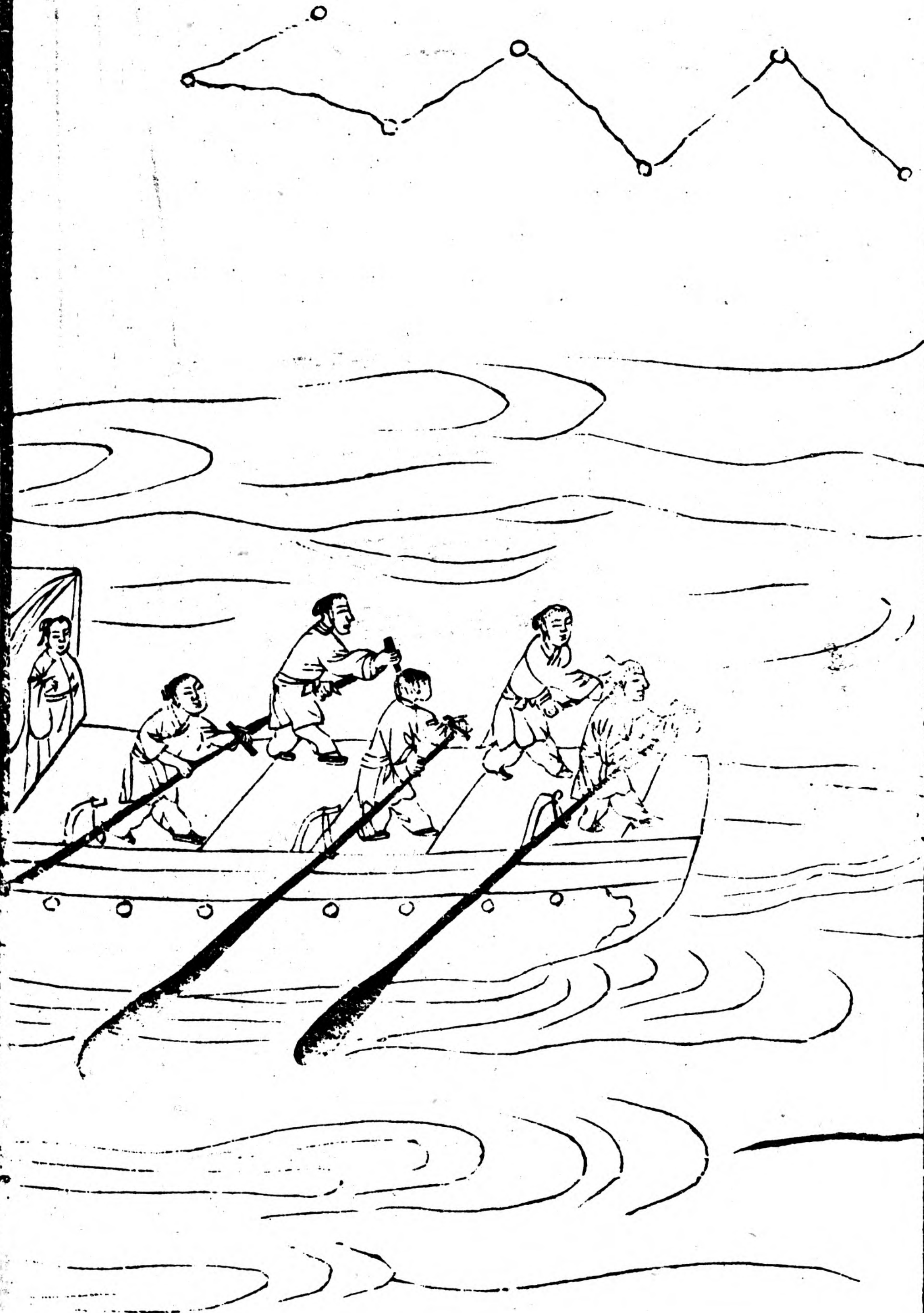
廣東黑樓舡鹽舡北自南雄南達會省下此惠潮通漳泉則由海汊乘海舟矣黑樓舡爲官貴所乘鹽舡以載貨物舟制兩傍可行走風帆編蒲爲之不掛獨竿桅雙柱懸帆不若中原隨轉逆流凴藉縴力則與各省直同功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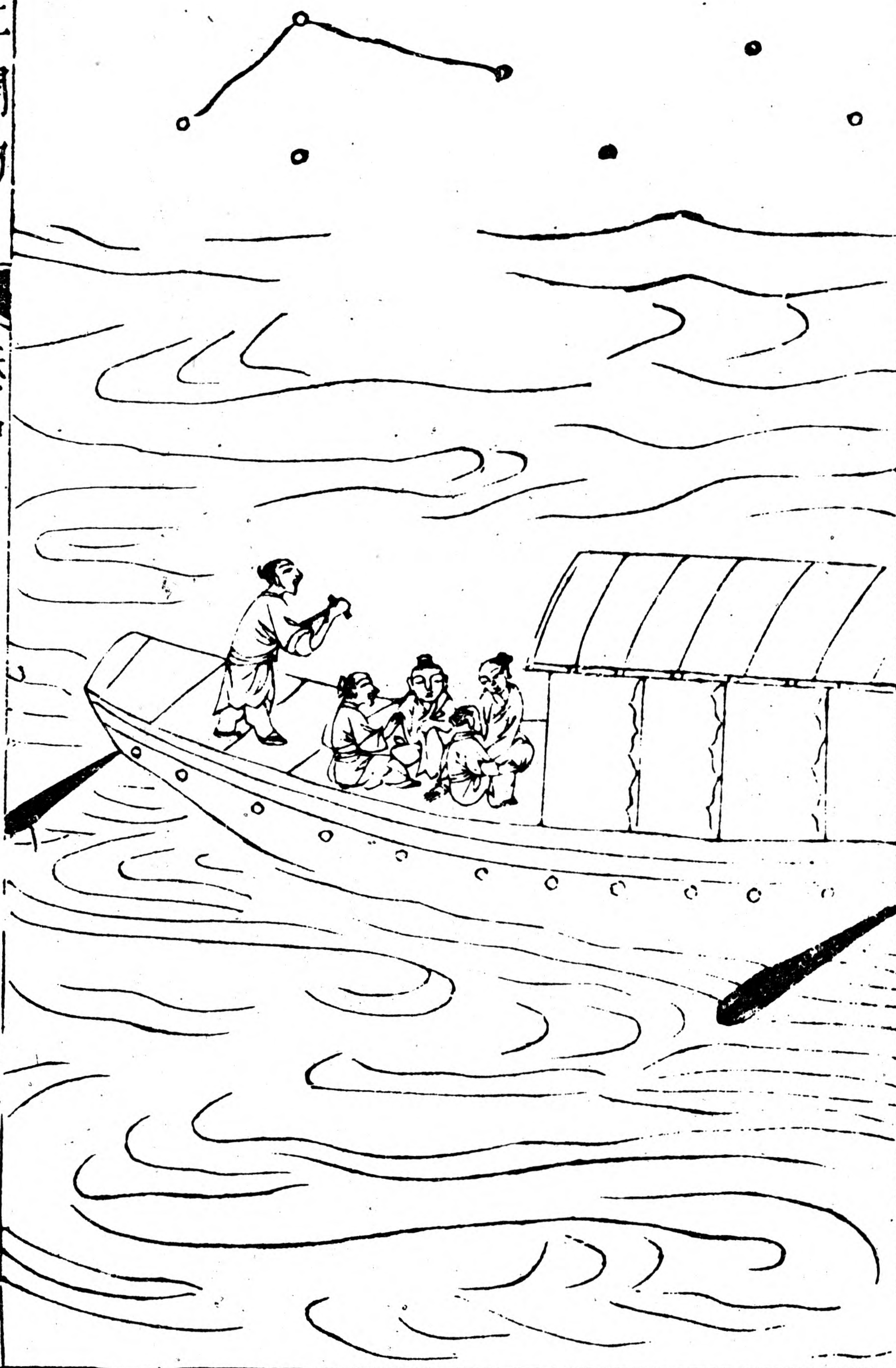
黃河秦舡俗名擺子舡造作多出韓城巨者載石數萬鈞順流而下供用淮徐地面舟制首尾方濶均等倉梁平下不甚隆起急流順下巨櫓兩傍夾推來往不凴風力歸舟挽縴多至二十餘人甚有棄舟空返者


漕舫
定風旗


柁樓

六槳課舡





車

凡車利行平地古者秦晉燕齊之交列國戰爭必用車故千乘萬乘之號起自戰國楚漢血爭而後日闢南方則水戰用舟陸戰用步馬北膺胡虜交使鐵騎戰車遂無所用之但今服馬駕車以運重載則今日騾車即同彼時戰車之義也凡騾車之制有四輪者有雙輪者其上承載支架皆從軸上穿鬬而起四輪者前後各橫軸一根軸上短柱起架直梁梁上載箱馬止脫駕之時其上平整如居屋安穩之象若兩輪者駕馬行時馬曳其

前則箱地平正脫馬之時則以短木從地支撐而住不然則欹卸也凡車輪一曰輮（俗名車陀）其大車中轂（俗名車腦）長一尺五寸（見小戎朱註）所謂外受輻中貫軸者輻計三十片其內插轂其外接輔車輪之中內集輪外接輞圓轉一圈者是曰輔也輞際盡頭則曰輪輮也凡大車脫時則諸物星散收藏駕則先上兩軸然後以次間架凡軾衡軫軛皆從軸上受基也凡四輪大車量可載五十石騾馬多者或十二掛或十掛少亦八掛執鞭掌御者居箱之中立足高處前馬分爲兩班（戰車四馬一班分驂服）糾黃麻爲

長索分係馬項後套揔結收入衡內兩傍掌御者手執長鞭鞭以麻爲繩長七尺許竿身亦相等察視不力者鞭及其身箱內用二人踹繩須識馬性與索性者爲之馬行太緊則急起踹繩否則翻車之禍從此起也凡車行時遇前途行人應避者則掌御者急以聲呼則羣馬皆止凡馬索總係透衡入箱處皆以牛皮束縛詩經所謂脅驅是也凡大車飼馬不入肆舍車上載有柳盤解索而野食之乘車人上下皆緣小梯凡遇橋梁中高邊下者則十馬之中擇一最強力者係于車後當其下坂

則九馬從前緩曳一馬從後竭力抓住以殺其

勢不然則險道也凡大車行程遇河亦止遇山

曲徑小道亦止徐兗汴梁之交或達三百里者無水之

國所以濟舟楫之窮也凡車質惟先擇長者爲軸短者

爲轂其木以槐棗檀榆(用榔榆)爲上檀質太久勞則發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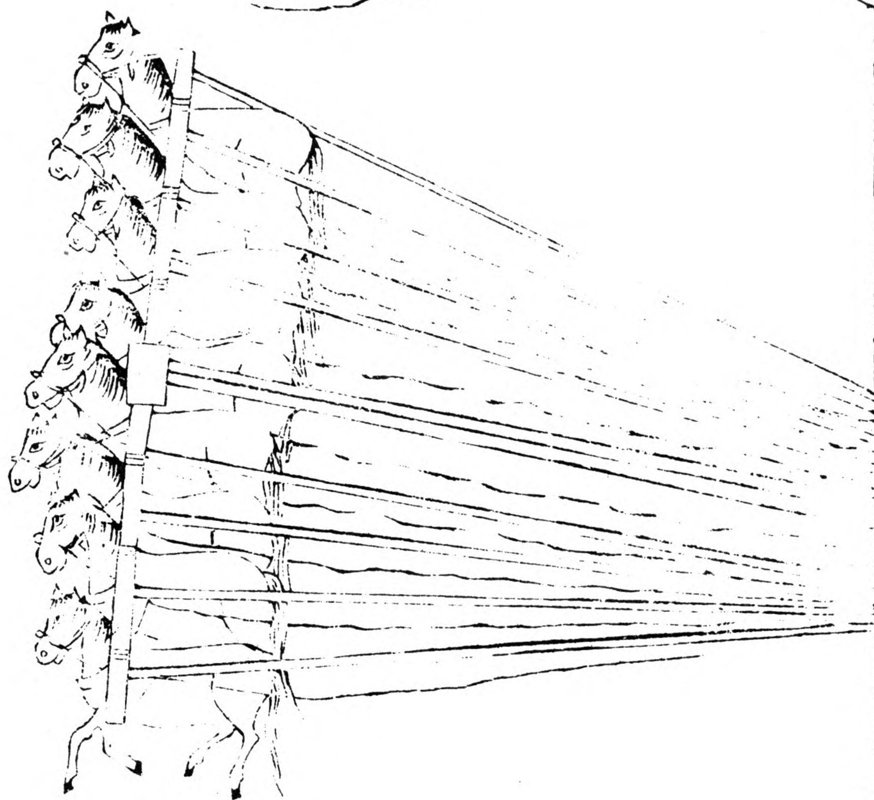
有慎用者合抱棗槐其至美也其餘軫衡箱軛則諸木

可爲耳此外牛車以載芻糧最盛晉地路逢隘道則牛

頸係巨鈴名曰報君知猶之騾車羣馬盡係鈴聲也又

北方獨轅車人推其後驢曳其前行人不耐騎坐者則


合掛火
箱
衡
輞
輻
轂


車圖





雙縋獨轅車


南方獨推車

雇覓之鞠席其上以蔽風日人必兩傍對坐否則欹倒此車北上長安濟寧徑達帝京不載人者載貨約重四五石而止其駕牛爲轎車者獨盛中州兩傍雙輪中穿一軸其分寸平如水橫架短衡列轎其上人可安坐脫駕不欹其南方獨輪推車則一人之力是視容載二石遇坎即止最遠者止達百里而已其餘難以枚述但生于南方者不見大車老于北方者不見巨艦故粗載之

錘鍛第十卷

宋子曰金木受攻而物象曲成世無利器卽般倕安所施其巧哉五兵之內六樂之中微鉗錘之奏功也生殺之機泯然矣同出洪爐烈火小大殊形重千鈞者繫巨艦于狂淵輕一羽者透繡紋于章服使冶鍾鑄鼎之巧束手而讓神功焉莫邪干將雙龍飛躍母其說亦有徵焉者乎

治鐵

凡治鐵成器取已炒熟鐵爲之先鑄鐵成砧以爲受錘

之地諺云萬器以鉗爲祖非無稽之説也凡出爐熟鐵名曰毛鐵受鍛之時十耗其三爲鐵華鐵落若已成廢器未鏽爛者名曰勞鐵改造他器與本器再經錘鍛十止耗去其一也凡爐中熾鐵用炭煤炭居十七木炭居十三凡山林無煤之處鍛工先擇堅硬條木燒成火墨俗名火矢揚燒不閉穴火其炎更烈于煤即用煤炭亦别有鐵炭一種取其火性内攻焰不虛騰者與炊炭同形而分類也

凡鐵性逐節粘合塗上黄泥于接口之上入火揮槌泥滓成枵而去取其神氣爲媒合膠結之後非灼紅斧斬

永不可斷也凡熟鐵鋼鐵已經爐錘水火未濟其質未
堅乘其出火之時入清水淬之名曰健剛健鐵言乎未
健之時爲鋼爲鐵弱性猶存也凡釬鐵之法西洋諸國
別有奇藥中華小釬用白銅末大釬則竭力揮錘而强
合之歷歲之久終不可堅故大砲西番有鍜成者中國
則惟事冶鑄也

斤斧

凡鐵兵薄者爲刀劍背厚而面薄者爲斧斤刀劍絶美
者以百鍊鋼包果其外其中仍用無鋼鐵爲骨若非鋼

表鐵裡則勁力所施即成折斷其次尋常刀斧止嵌鋼于其面即重價寶刀可斬釘截凡鐵者經數千遭磨礪則鋼盡而鐵現也倭國刀背濶不及二分許架于手指之上不復欹倒不知用何鍾法中國未得其傳凡健刀斧皆嵌鋼包鋼整齊而後入水淬之其快利則又在礪石成功也凡匠斧與椎其中空管受柄處皆先打冷鐵爲骨名曰羊頭然後熱鐵包果冷者不沾自成空隙凡攻石椎日久四面皆空鎔鐵補滿平塡再用無弊

鋤鎛

凡治地生物用鋤鎛之屬熟鐵鍛成鎔化生鐵淋口入水淬健即成剛勁每鍬鋤重一斤者淋生鐵三錢爲率少則不堅多則過剛而折

錯

凡鐵錯純鋼爲之未健之時鋼性亦軟以已健鋼鏨劃成縱斜文理劃時斜向入則文方成焰劃後燒紅退微冷入水健久用乖平入火退去健性再用鏨劃凡錯開鋸齒用茅葉錯後用快弦錯治銅錢用方長牽錯鎖鑰之類用方條錯治骨角用劍面錯朱註所謂鑢錫治木末則錐

成圓眼不用縱斜文者名曰香錯劃錯紋時用羊角末和鹽醋先塗

錐

凡錐熟鐵鍾成不入鋼和治書編之類用圓鑽攻皮革用扁鑽梓人轉索通眼引釘合木者用蛇頭鑽其制穎上二分許一面圓二面剜入傍起兩稜以便轉索治銅葉用雞心鑽其通身三稜者名旋鑽通身四方而末鋭者名打鑽

鋸

凡鋸熟鐵斷成薄條不鋼亦不淬健出火退燒後頻加

冷鍾堅性用鎈開齒兩頭銜木爲梁糾篾張開促緊使直長者剖木短者截木齒最細者截竹齒鈍之時頻加鎈銳而後使之

鉋

凡鉋磨礪嵌鋼寸鐵露刃秒忽斜出木口之面所以平木古名曰準巨者卧準露刃持木抽削名曰推鉋圓桶家使之尋常用者橫木爲兩翅手執前推梓人爲細功者有起線鉋刃濶二分許又刮木使極光者名蜈蚣鉋一木之上銜十餘小刀如蜈蚣之足

鏨

凡鏨熟鐵鍛成嵌鋼于尸其本空圓以受木柄先打鐵骨爲模名日羊頭斧從柄催入亦透眼其末粗者濶寸許細者杓柄同用三分而止需圓眼者則制成剜鏨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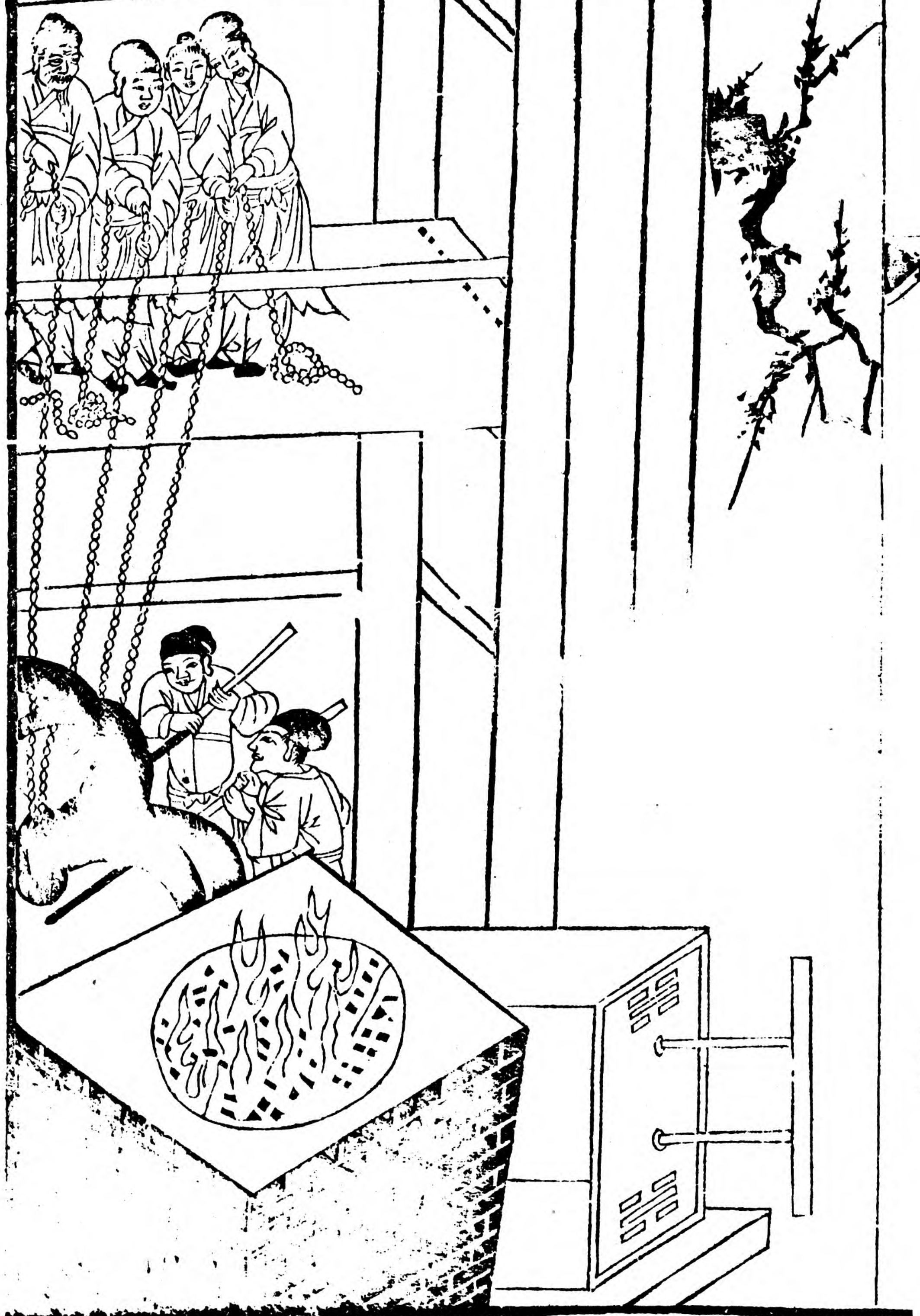
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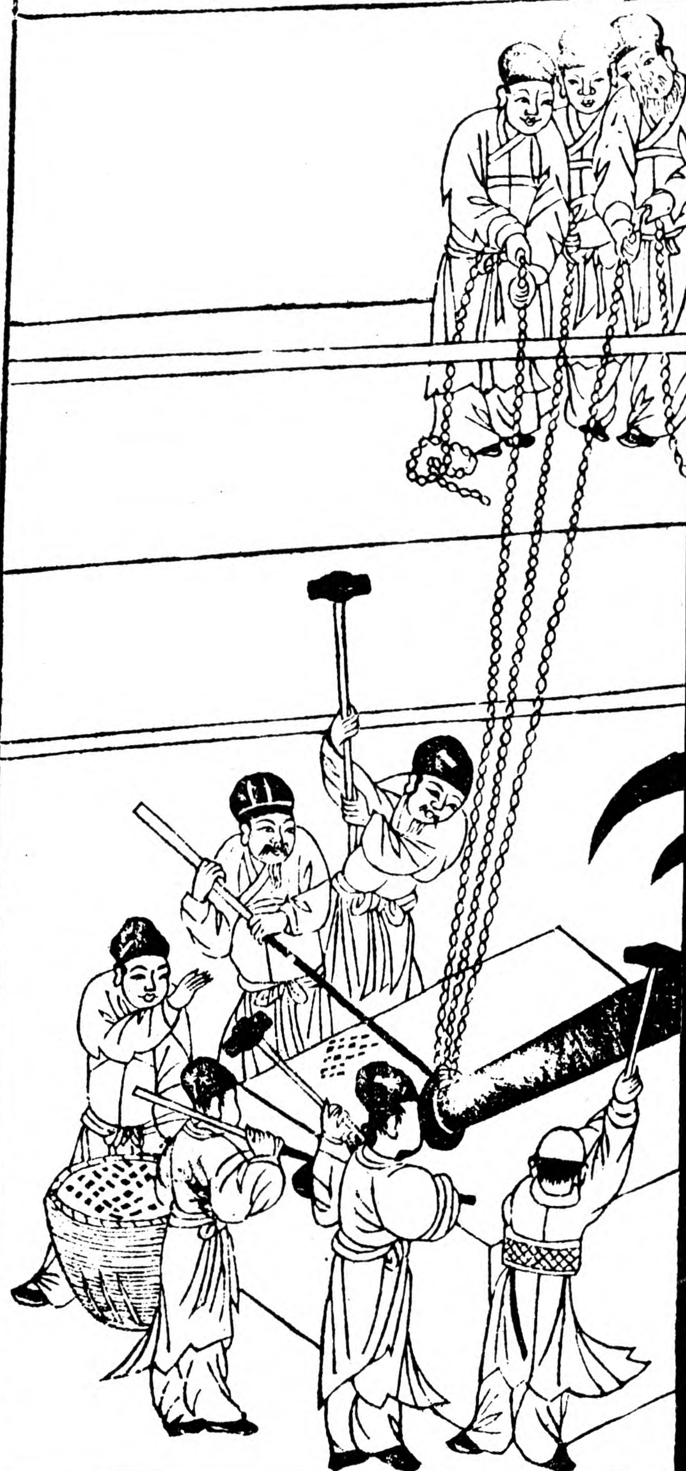
凡舟行遇風難泊則全身繫命于錨戰舡海舡有重千鈞者鍾法先成四爪以次逐節接身其三百斤以内者用徑尺濶砧安頓爐傍當其兩端皆紅擨去爐炭鐵包木棍夾持上砧若千斤内外者則架木爲棚多人立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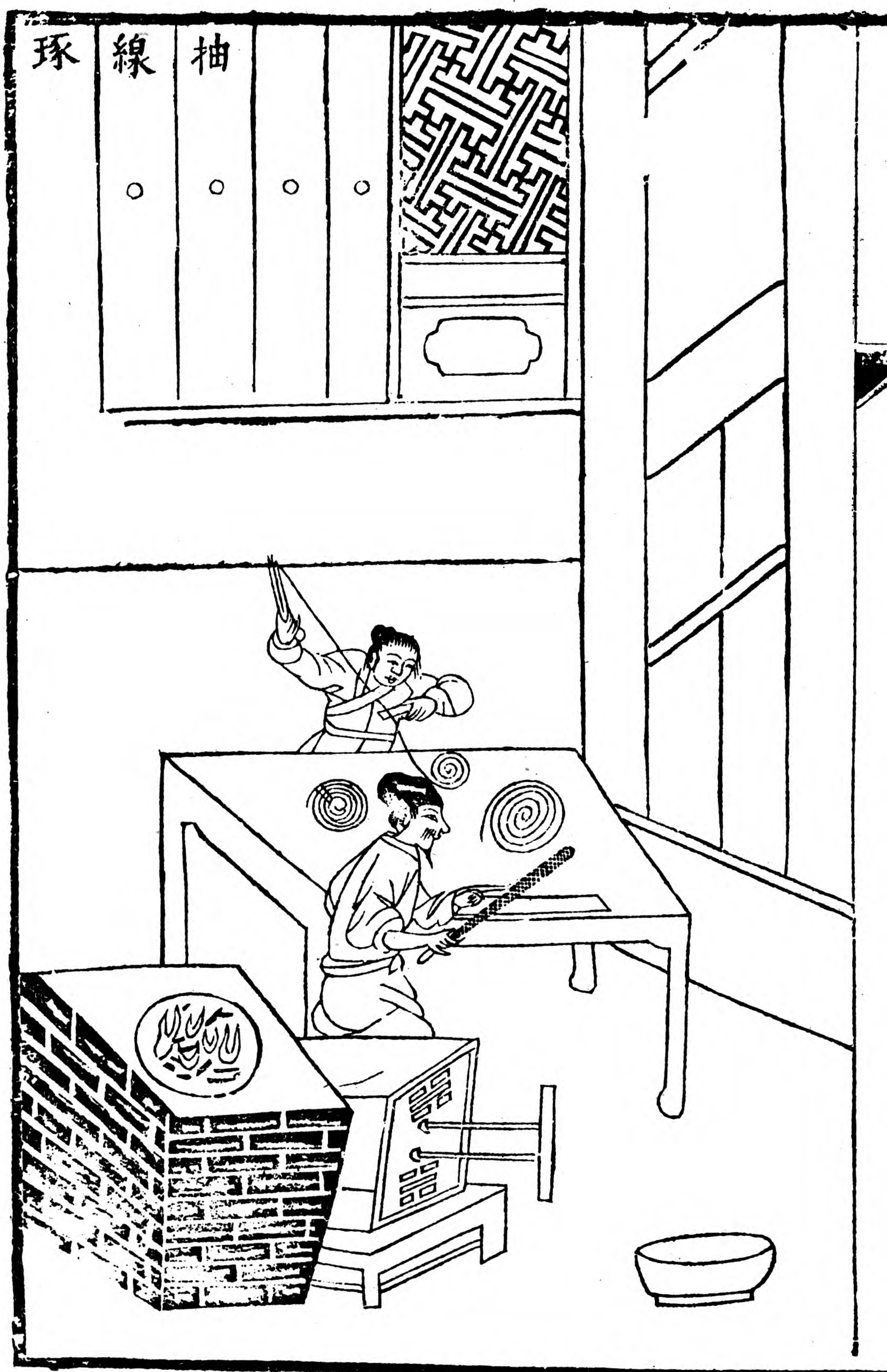
上共持鐵練兩接錨身其末皆帶巨鐵圈練套提起捩轉咸力錘合合藥不用黄泥先取陳久壁土篩細一人頻撒接口之中渾合方無微罅盖爐錘之中此物其最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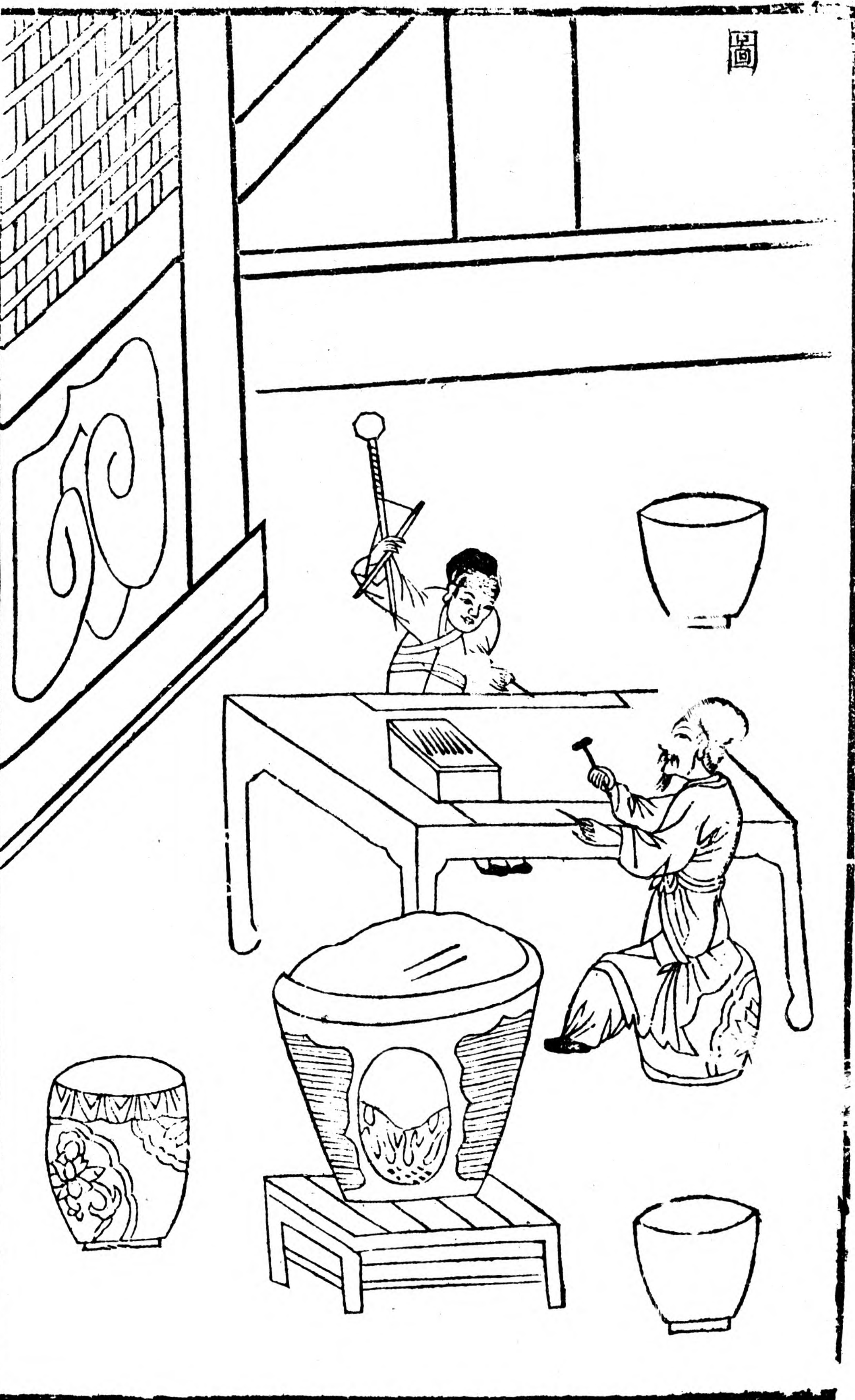
針

凡針先錘鐵爲細條用鐵尺一根錐成線眼抽過條鐵成線逐寸剪斷爲針先鎈其末成頴用小槌敲扁其本剛錐穿鼻復鎈其外然後入釜慢火炒熬炒後以土末入松木火矢豆豉三物罨盖下用火蒸留針二三口插


錨
鍾


圖


抽線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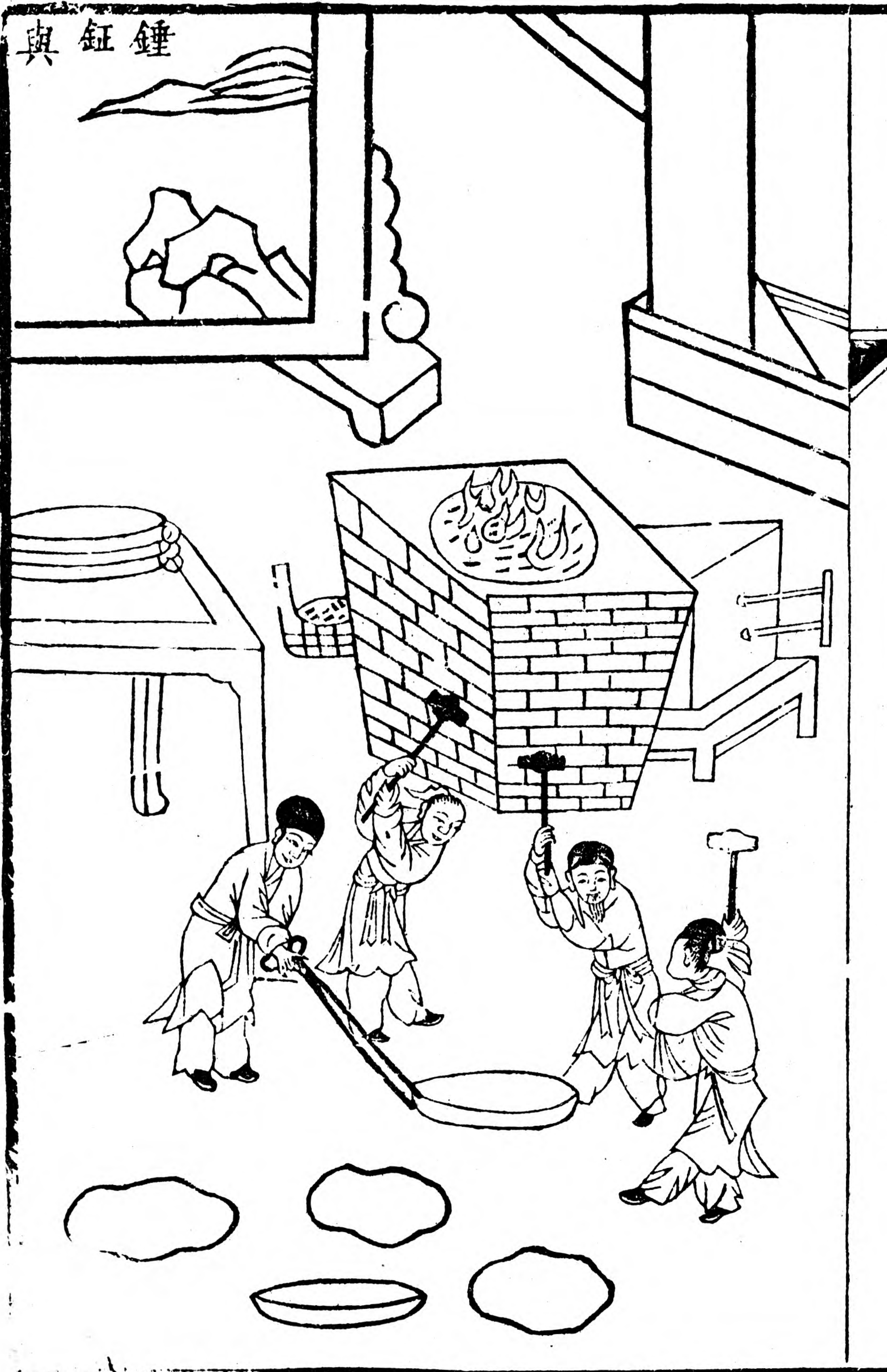

圖

揷于其外以試火候其外針入手撚成粉碎則其下針火候皆足然後開封入水健之凡引線成衣與刺繡者其質皆剛惟馬尾刺工爲冠者則用柳條軟針分別之妙在于水火健法云

治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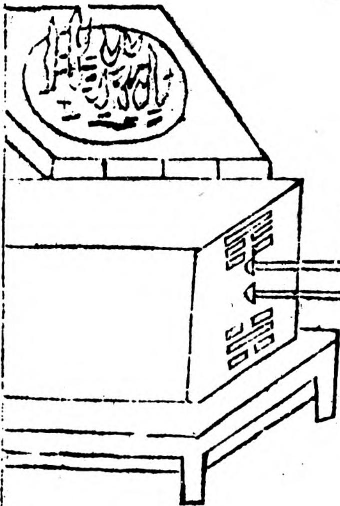
凡紅銅升黄而後鎔化造器用砒升者爲白銅器工費倍難侈者事之凡黄銅原從爐甘石升者不退火性受錘從倭鉛升者出爐退火性以受冷錘凡響銅入錫參和法具五金卷成樂器者必圓成無釬其餘方圓用器走釬

多火粘合用錫末者爲小釬用響銅末者爲大釬（碎銅爲末用飯粘和打入水洗去飯銅末具存不然則撒散）若釬銀器則用紅銅末凡錘樂器錘鉦（俗名鑼）不事先鑄鎔團即錘錘鐲（俗名銅鼓）與丁寧則先鑄成圓片然後受錘凡錘鉦鐲皆鋪團于地面巨者衆共揮力由小闊開就身起弦聲俱從冷錘點發其銅鼓中間突起隆砲而後冷錘開聲聲分雌與雄則在分厘起伏之妙重數錘者其聲爲雄凡銅經錘之後色成啞白受鑢後現黃光經錘折耗鐵損其十者銅只去其一氣腥而色美故錘工亦貴重鐵工一等云


錘鉦與

鐲圖





燔石第十一卷

宋子曰五行之内土爲萬物之母子之貴者豈惟五金哉金與火相守而流功用謂莫尚焉矣石得燔而成功蓋愈出而愈奇焉水浸淫而敗物有隙必攻所謂不遺絲髮者調和一物以爲外護漂海則衝洋瀾粘甃則固城雉不煩歷候遠涉而至寶得焉燔石之功殆莫之與京矣至于礬現五色之形硫爲羣石之將皆變化于烈火巧極丹鉛爐火方士縱焦勞唇舌何甞肖像天工之萬一哉

石灰

凡石灰經火焚煉爲用成質之後入水永劫不壞億萬舟楫億萬垣墻窒隙防淫是必由之百里内外土中必生可燔石石以青色爲上黄白次之石必掩土内二三尺堀取受燔土面見風者不用燔灰火料煤炭居十九薪炭居什一先取煤炭泥和做成餅每煤餅一層疊石一層鋪薪其底灼火燔之最佳者曰礦灰最惡者曰窯滓灰火力到後燒酥石性置于風中久自吹化成粉急用者以水沃之亦自解散凡灰用以固舟縫則桐油魚

油調厚絹細羅和油杵千下塞艌用以砌墻石則篩去石塊水調粘合甃墁則仍用油灰用以堊墻壁則澄過入紙筋塗墁用以襄墓及貯水池則灰一分入河沙黃土二分用糯米粳羊桃藤汁和匀輕築堅固永不隳壞名曰三和土其餘造澱造紙功用難以枚述凡溫台閩廣海濱石不堪灰者則天生蠣蠔以代之

蠣灰

凡海濱石山傍水處鹹浪積壓生出蠣房閩中曰蠔房經年久者長成數丈闊則數畒崎嶇如石假山形象蛤

之類壓入岩中久則消化作肉團名曰蠣黃味極珍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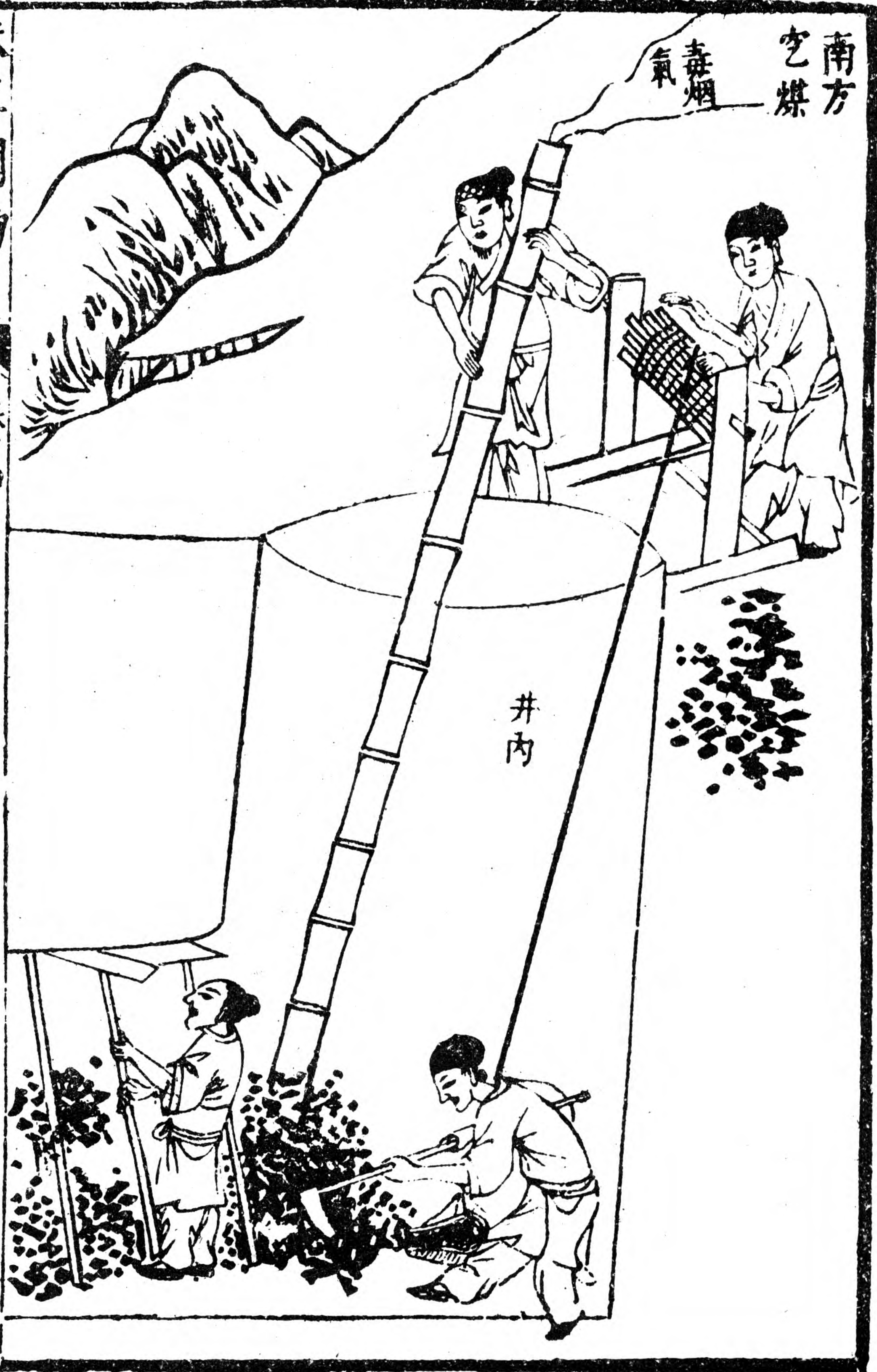
凡燔蠣灰者執椎與鑿濡足取來藥舖所貨牡蠣即此碎塊疊煤架火燔成與前石灰共法粘砌城墻橋梁調和桐油造舟功皆相同有誤以蜆灰即蛤粉爲蠣灰者不格物之故也

煤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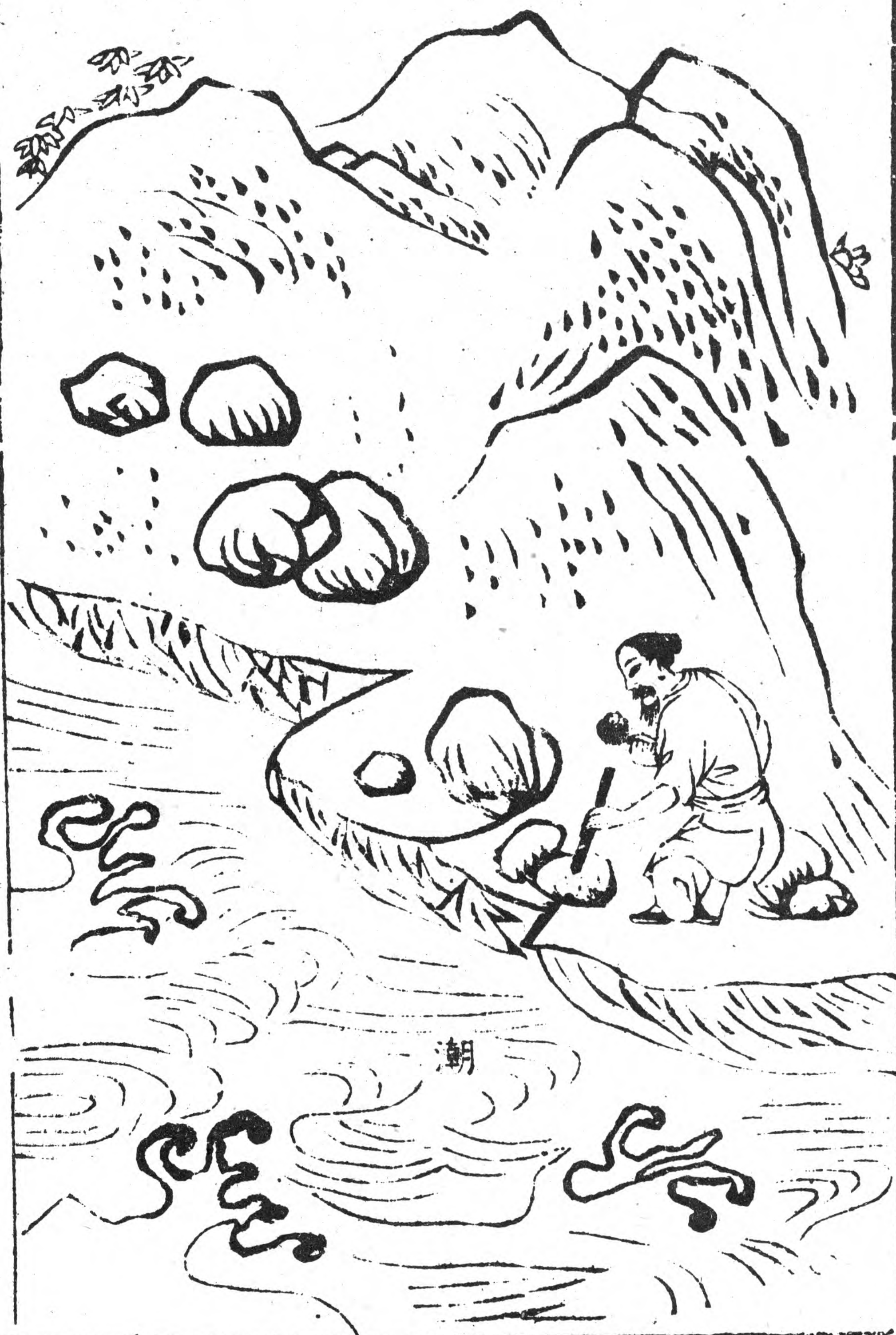
凡煤炭普天皆生以供鍛煉金石之用南方禿山無草木者下即有煤北方勿論煤有三種有明煤碎煤末煤明煤大塊如斗許燕齊秦晉生之不用風箱鼓扇以木炭少許引燃熯熾達晝夜其傍夾帶碎屑則用潔淨黃

土調水作餅而燒之碎煤有兩種多生吳楚炎高者曰飯炭用以炊烹炎平者曰鐵炭用以冶鍛入爐先用水沃濕必用鼓鞴後紅以次增添而用末炭如麪者名曰自來風泥水調成餅入于爐内既灼之後與明煤相同經晝夜不滅半供炊爨半供鎔銅化石升朱至于燔石爲灰與礬硫則三煤皆可用也凡取煤經歷久者從土面能辨有無之色然後掘挖深至五丈許方始得煤初見煤端時毒氣灼人有將巨竹鑿去中節尖鋭其末插入炭中其毒烟從竹中透上人從其下施钁拾取者或

一井而下炭縱橫廣有則隨其左右濶取其上枝板以防壓崩耳凡煤炭取空而後以土塡實其井經二三十年後其下煤復生長取之不盡其底及四周石卵土人名曰銅炭者取出燒皂礬與硫黃（詳後款）凡石卵單取硫黃者其氣薰甚名曰臭煤燕京房山固安湖廣荆州等處間有之凡煤炭經焚而後質隨火神化去摠無灰滓蓋金與土石之間造化別現此種云凡煤炭不生茂草盛木之鄉以見天心之妙其炊爨功用所不及者唯結腐一種而已（結豆腐者用煤爐則焦苦）


南方穵煤
毒烟氣
井內


煤餅烧石成灰
烧蠣房法


鑿取礪房
潮

礬石　白礬

凡礬燔石而成白礬一種亦所在有之最盛者山西晋南直無爲等州値價低賤與寒水石相彷然煎水極沸投礬化之以之染物則固結膚膜之間外水永不入故製糖餞與染畫紙紅紙者需之其末乾撒又能治浸淫惡水故濕創家亦急需之也凡白礬堀土取磊塊石層疊煤炭餅鍛煉如燒石灰樣火候已足冷定入水煎水極沸時盤中有濺溢如物飛出俗名蝴蝶礬者則礬成矣煎濃之後入水缸內澄其上隆結曰吊礬潔白異常

其沉下者曰缸礬輕虛如棉絮者曰柳絮礬燒汁至盡白如雪者謂之巴石方藥家煅過用者曰枯礬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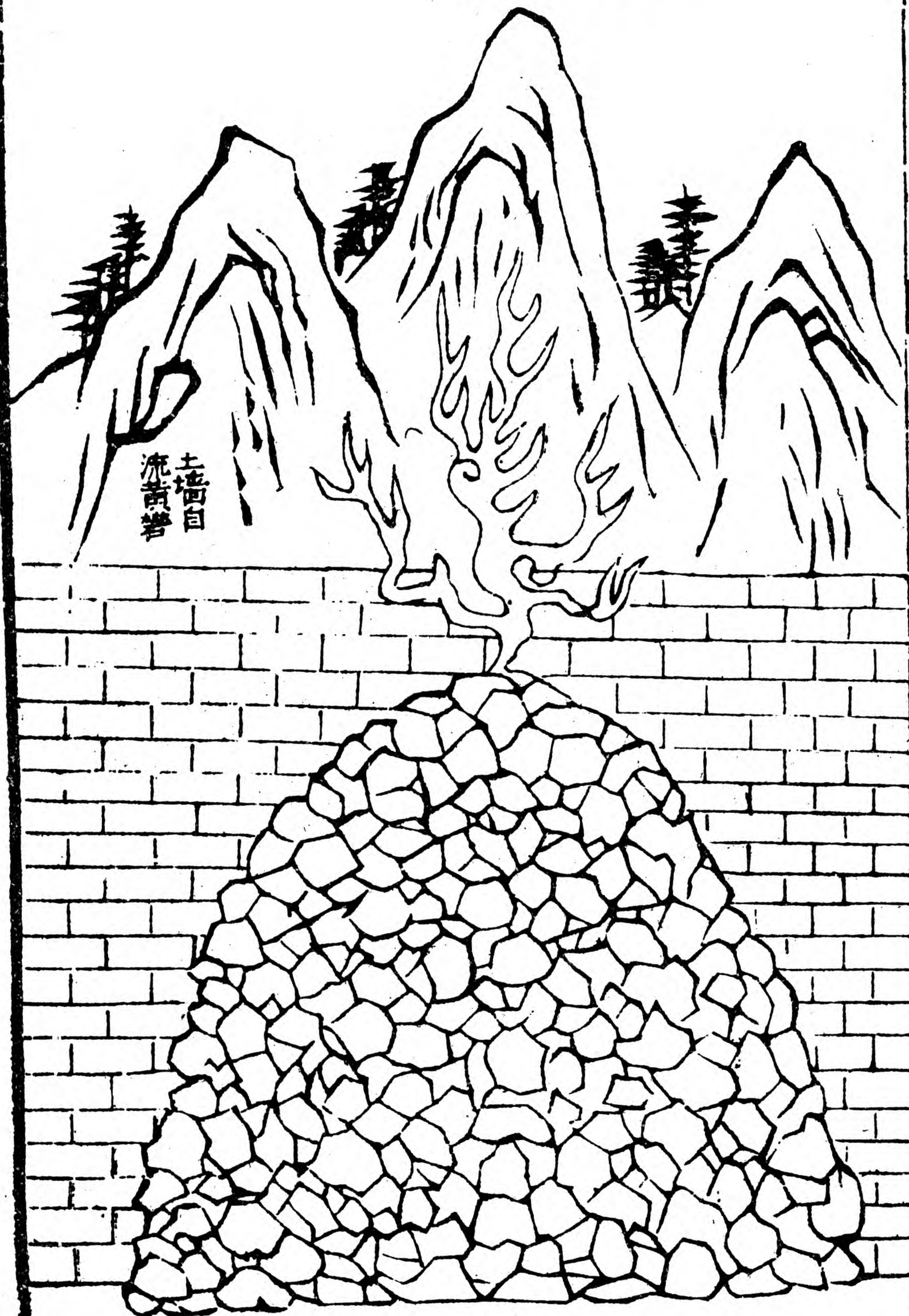
青礬　紅礬　黃礬　膽礬

凡皂紅黃礬皆出一種而成變化其質取煤炭外礦石（俗名銅炭）子每五百斤入炉炉內用煤炭餅（自來風不用鼓鞴者）千餘斤周圍包果此石炉外砌築土墻圈圍炉顛空一圓孔如茶碗口大透炎直上孔傍以礬滓厚罨（此滓不知起自何世欲作新炉者非舊滓罨蓋則不成）然後從底發火此火度經十日方熄其孔眼時有金色光直上（取硫詳後款）煅經十日後冷定取出

半酥雜碎者另揀出名曰時礬爲煎礬紅用其中精粹如礦灰形者取入缸中浸三個時漉入釜中煎煉每水十石煎至一石火候方足煎乾之後上結者皆佳好皂礬下者爲礬滓（後爐用此盖）此皂礬染家必需用中國煎者亦惟五六所原石五五百斤成皂礬二百斤其大端也其揀出時礬（俗又名雞屎礬）每斤入黃土四兩入罐熬煉則成礬紅圬墁及油漆家用之其黃礬所出又奇甚乃即煉皂礬爐側土墻春夏經受火石精氣至霜降立冬之交冷靜之時其墻上自然爆出此種如淮北磚墻生焰硝樣

刮取下來名曰黄礬染家用之金色淡者塗炙立成紫赤也其黄礬自外國來打破中有金絲者名曰波斯礬別是一種又山陜燒取硫黄山上其滓棄地二三年後雨水浸淋精液流入溝麓之中自然結成皂礬取而貨用不假煎煉其中色佳者人取以混石膽云石膽一名膽礬者亦出晋隰等州乃山石穴中自結成者故綠色帶寶光燒鐵器淬于膽礬水中即成銅色也本草載礬雖五種並未分別原委其崑崙礬狀如黒泥鐵礬狀如赤石脂者皆西域產也

燒皂礬圖



硫黃

凡硫黃乃燒石承液而結就著書者誤以焚石爲礬遂有礬液之說然燒取硫黃石半出特生白石半出煤礦燒礬石此礬液之說所由混也又言中國有温泉處必有硫黃今東海廣南產硫黃處又無温泉此因温泉水氣似硫黃故意度言之也凡燒硫黃石與煤礦石同形堀取其石用煤炭餅包果叢架外築土作爐炭與石皆載千斤于内炉上用燒硫舊滓罨盖中頂隆起透一圓孔其中火力到時孔内透出黃焰金光先教陶家燒

一鉢盂其盂當中隆起邊弦捲成魚袋樣覆于孔上石精感受火神化出黄光飛走遇盂掩住不能上飛則化成汁液靠著盂底其液流入弦袋之中其弦又透小眼流入冷道灰槽小池則凝結而成硫黄矣其炭煤礦石燒取皂礬者當其黄光上走時仍用此法掩盖以取硫黄得硫一斤則減去皂礬三十餘斤其礬精華已結硫黄則枯滓遂爲棄物凡火藥硫爲純陽硝爲純陰兩精逼合成聲成變此乾坤幻出神物也硫黄不產北狄或產而不知煉取亦不可知至奇砲出于西洋與紅夷則

燒取硫黃圖



東徂西數萬里皆產硫黃之地也其琉球土硫黃廣南水硫黃皆誤紀也

砒石

凡燒砒霜質料似土而堅似石而碎穴土數尺而取之江西信郡河南信陽州皆有砒井故名信不近則出產獨盛衡陽一廠有造至萬鈞者凡砒石井中其上常有濁綠水先絞水盡然後下鑿砒有紅白兩種各因所出原石色燒成凡燒砒下鞠土窯納石其上上砌曲突以鐵釜倒懸覆突口其下灼炭舉火其烟氣從曲突內熏

貼釜上度其已貼一層厚結寸許下復息火待前烟冷定又舉次火熏貼如前一釜之內數層已滿然後提下毀釜而取砒故今砒底有鐵沙即破釜滓也凡白砒止此一法紅砒則分金炉內銀銅惱氣有閃成者凡燒砒時立者必于上風十餘丈外下風所近草木皆死燒砒之人經兩載即改徙否則鬚髮盡落此物生人食過分厘立死然每歲千萬金錢速售不滯者以晋地菽麥必用伴種且驅田中黃鼠害寧紹郡稻田必用蘸秧根則豐收也不然火藥與染銅需用能幾何哉

燒砒圖



膏液第十二卷

宋子曰天道平分晝夜而人工繼晷以襄事豈好勞而惡逸哉使織女燃薪書生映雪所濟成何事也草木之實其中韞藏膏液而不能自流假媒水火憑藉木石而後傾注而出焉此人巧聰明不知于何稟度也人間負重致遠恃有舟車乃車得一鉄而轄轉舟得一石而鋳完非此物之爲功也不可行矣至菹蔬之登釜也莫或膏之猶啼兒之失乳焉斯其功用一端而已哉

油品

凡油供饌食用者胡麻（一名脂麻）萊菔子黃豆菘菜子（一名白菜）為上蘇麻（形似紫蘇粒大于胡麻）芸薹子次之（江南名菜子）搽子（其樹高丈餘子如金罌子去肉取仁）次之莧菜子次之大麻仁（粒如胡荽子剝取其皮為繂索用者）為下燃燈則桕仁內水油為上芸薹次之亞麻子（陝西所種俗名壁虱脂麻氣惡不堪食）次之棉花子次之胡麻次之（燃燈最易竭）桐油與桕混油為下（桐油毒氣熏人桕油連皮膜則凍結不清）造燭則桕皮油為上蓖麻子次之桕混油每斤入白蠟凍結次之白蠟結凍諸清油又次之樟樹子油又次之（其光不減但有避香氣者）冬青子油又次之（部郡專用嫌其油少故列次）北土廣用牛油則為

下矣凡胡麻與蓖麻子樟樹子每石得油四十斤萊菔子每石得油二十七斤甘美異常益人五臟芸薹子每石得三十斤其耨勤而地沃榨法精到者仍得四十斤陳歷一年則空內而無油搽子每石得油一十五斤油味似猪脂甚美其枯則止可種火及毒魚用桐子仁每石得油三十三斤桕子分打時皮油得二十斤水油得十五斤混打時共得三十三斤此須絶淨者冬青子每石得油十二斤黃豆每石得油九斤吳下取油食後以其餅充豕糧菘菜子每石得油三十斤油出清如綠水棉花子每百斤得油七斤初出甚黑濁澄半月清甚莧菜子每石得油三十斤味甚甘美嫌性冷滑

亞麻大麻仁每石得油二十餘斤此其大端其他未窮究試驗與夫一方已試而他方未知者尚有待云

法具

凡取油榨法而外有兩鑊煮取法以治蓖麻與蘇麻北京有磨法朝鮮有舂法以治胡麻其餘則皆從榨出也

凡榨木巨者圍必合抱而中空之其木樟爲上檀與杞次之（杞木爲者妨地濕則速朽）此三木者脉理循環結長非有縱直文故竭力揮推實尖其中而兩頭無璺拆之患他木有縱文者不可爲也中土江北少合抱木者則取四根合

併爲之鐵箍裹定橫拴串合而空其中以受諸質則散木有完木之用也凡開榨空中其量隨木大小大者受一石有餘小者受五斗不足凡開榨闊中鑿劃平槽一條以宛鑿入中削圓上下下沿鑿一小孔刷一小槽使油出之時流入承藉器中其平槽約長三四尺闊三四寸視其身而爲之無定式也實槽尖與枋唯檀木柞子木兩者宜爲之他木無望焉其尖過斤斧而不過鉋蓋欲其澁不欲其滑懼報轉也撞木與受撞之尖皆以鐵圈裹首懼披散也榨具已整理則取諸麻菜子入釜文火

慢炒凡柏桐之類屬樹木生者皆不炒而碾蒸透出香氣然後碾碎受蒸凡炒諸麻菜子宜鑄平底鍋深止六寸者投子仁于內翻拌最勤若釜底太深翻拌疎慢則火候交傷減喪油質炒鍋亦斜安竈上與蒸鍋大異凡碾埋槽土內木為者以鐵片掩之其上以木竿銜鐵陀兩人對舉而推之資本廣者則砌石為牛碾一牛之力可敵十人亦有不受碾而受磨者則棉子之類是也既碾而篩擇粗者再碾細者則入釜甑受蒸蒸氣騰足取出以稻稭與麥稭包果如餅形其餅外圈箍或用鐵打成或破篾絞刺而成與榨中則

寸相穩合凡油原因氣取有生于無出甑之時包果怠緩則水火鬱蒸之氣遊走爲此損油能者疾傾疾裹而疾箍之得油之多訣由于此榨工有自少至老而不知者包裹既定裝入榨中隨其量滿揮撞擠軋而流泉出焉矣包內油出滓存名曰枯餅凡胡麻萊菔芸薹諸餅皆重新碾碎篩去稭芒再蒸再果而再榨之初次得油二分二次得油一分若柏桐諸物則一榨已盡流出不必再也若水煑法則並用兩釜將蓖麻蘇麻子碾碎入一釜中注水滚煎其上浮沫即油以杓掠取傾于乾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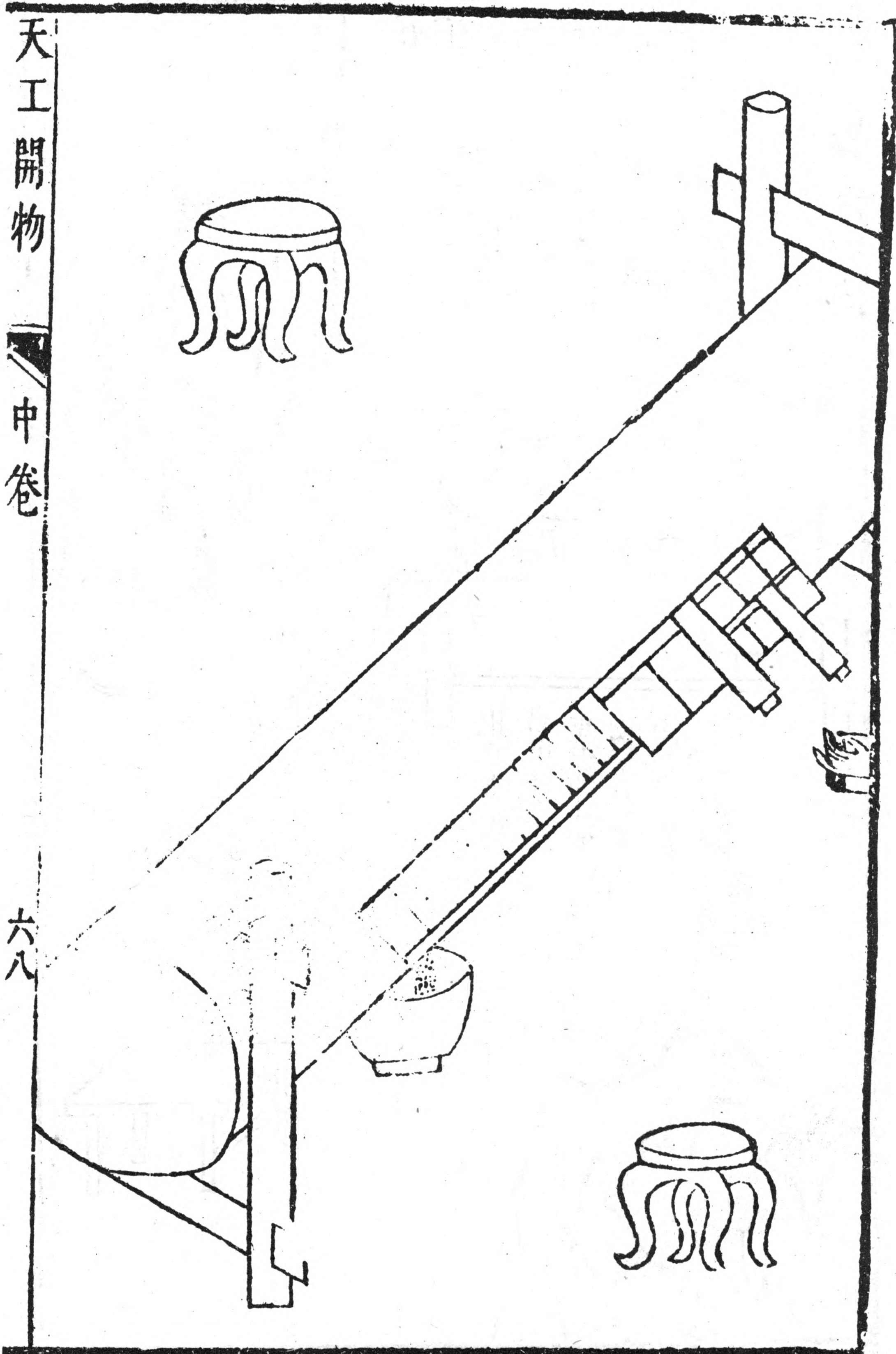
內其下慢火熬乾水氣油卽成矣然得油之數畢竟減殺北磨麻油法以粗麻布袋捩絞其法再詳

皮油

凡皮油造燭法起廣信郡其法取潔淨桕子囫圇入釜甑蒸蒸後傾于臼內受舂其臼深約尺五寸碓以石爲身不用鐵嘴不取深山結而膩者輕重斲成限四十斤上嵌衡木之上而舂之其皮膜上油盡脫骨而紛落空起篩于盤內再蒸包果入榨皆同前法皮油已落盡其骨爲黑子用冷膩小石磨不懼火煆者此磨亦從信郡深山覓取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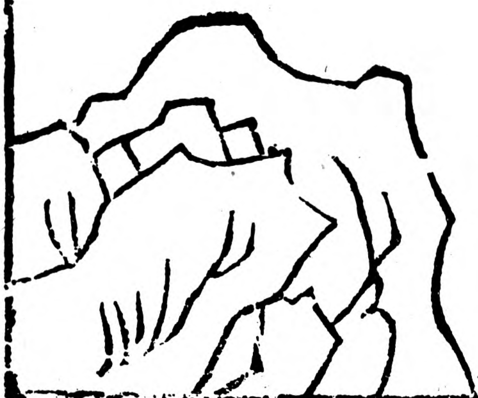
紅火矢圍壅煆熱將黑子逐把灌入疾磨磨破之時風扇去其黑殼則其內完全白仁與梧桐子無異將此碾蒸包果入榨與前法同榨出水油清亮無比貯小盞之中獨根心草燃至天明盖諸清油所不及者入食饌即不傷人恐有忌者寧不用耳其皮油造燭截苦竹筒兩破水中煑漲不然則粘帶小篾箍勒定用鷹嘴鐵杓挽油灌入即成一枝插心于內頃刻凍結捋箍開筒而取之或削棍爲模裁紙一方捲于其上而成紙筒灌入亦成一燭此燭任置風塵中冉經寒暑不敝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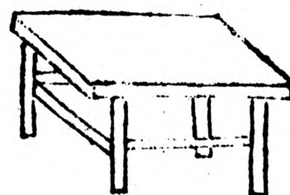

南方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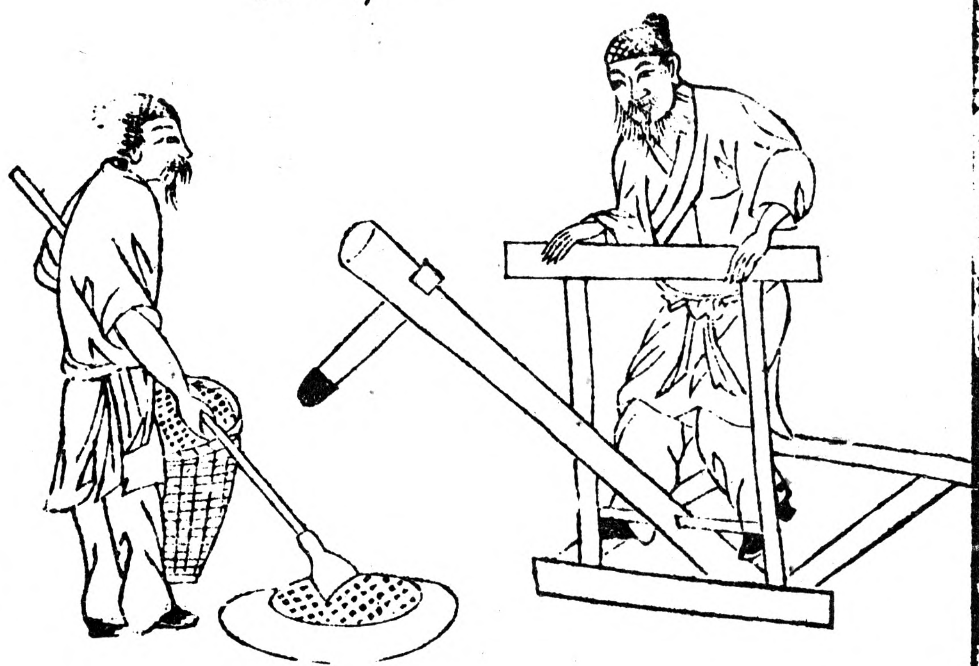


推桕子黑粒去壳取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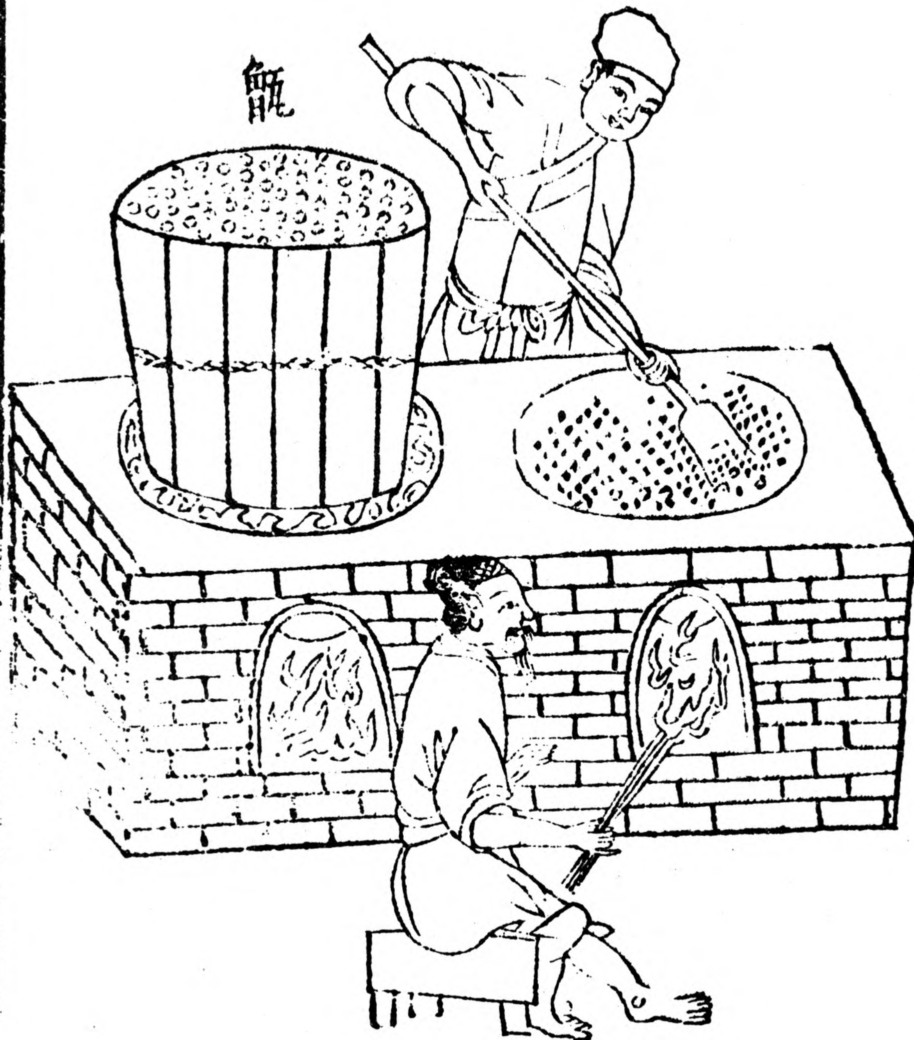






此碓首信州山中石爲之重纇四十斤

槽皮油及諸芸薹胡麻皆同



殺青第十一卷

宋子曰物象精華乾坤微妙古傳今而華達夷使後起含生目授而心識之承載者以何物哉君與民通師將弟命憑藉呫呫口語其與幾何持寸符握半卷終事詮旨風行而冰釋焉覆載之間之藉有楮先生也聖頑咸嘉賴之矣身爲竹骨與木皮殺其青而白乃見萬卷百家基從此起其精在此而其粗效于障風護物之間事已開于上古而使漢晉時人擅名記者何其陋哉

紙料

凡紙質用楮樹（一名穀樹）皮與桑穰芙蓉膜等諸物者爲皮紙用竹麻者爲竹紙精者極其潔白供書文印文柬啓用粗者爲火紙包果紙所謂殺青以斬竹得名汗青以煮瀝得名簡即巳成紙名乃煮竹成簡後人遂疑削竹片以紀事而又誤疑韋編爲皮條穿竹札也秦火未經時書籍繁甚削竹能藏幾何如西番用貝樹造成紙葉中華又疑以貝葉書經典不知樹葉離根即憔與削竹同一可哂也

造竹紙

凡造竹紙事出南方而閩省獨專其盛當笋生之後看視山窩深淺其竹以將生枝葉者爲上料節界芒種則登山砍伐截斷五七尺長就于本山開塘一口注水其中漂浸恐塘水有涸時則用竹梘通引不斷瀑流注入浸至百日之外加功槌洗洗去粗殼與青皮（是名殺青）其中竹穰形同苧蔴樣用上好石灰化汁塗漿入楻桶下煮火以八日八夜爲率凡煮竹下鍋用徑二尺者鍋上泥與石灰捏弦高闊如廣中煮鹽牢盆樣中可載水十餘石上盖楻桶其圍丈五尺其徑四尺餘盖定受煮八日

已足歇火一日揭楻取出竹麻入清水漂塘之内洗淨其塘底面四維皆用木板合縫砌完以妨泥汚造粗紙者不須爲此洗淨用柴灰漿過再入釜中其上按平平鋪稻草灰寸許桶内水滚沸即取出別桶之中仍以灰汁淋下倘水冷燒滚再淋如是十餘日自然臭爛取出入臼受舂山國皆有水碓舂至形同泥麪傾入槽内凡抄紙槽上合方斗尺寸濶狹槽視簾簾視紙竹麻已成槽内清水浸浮其面三寸許入紙藥水汁于其中形同桃竹葉方語無定名則水乾自成潔白凡抄紙簾用刮磨絶細竹絲編成展卷張開時

下有縱横架匡兩手持簾入水蕩起竹麻入于簾內厚薄由人手法輕蕩則薄重蕩則厚竹料浮簾之頃水從四際淋下槽內然後覆簾落紙于板上疊積千萬張數满則上以板壓俏繩入棍如榨酒法使水氣净盡流乾然後以輕細銅鑷逐張揭起焙乾凡焙紙先以土磚砌成夾巷下以磚盖巷地面數塊以往即空一磚火薪從頭穴燒發火氣從磚隙透巷外磚盡熱湿紙逐張貼上焙乾揭起成帙近世潤幅者名大四連一時書文貴重其廢紙洗去朱墨污穢浸爛入槽再造全省從前煮浸

之力依然成紙耗亦不多南方竹賤之國不以爲然北方即寸條片角在地隨手拾取再造名曰還魂紙竹與皮精與粗皆同之也若火紙糙紙斬竹煑蔴灰漿水淋皆同前法唯脫簾之後不用烘焙壓水去濕日曬成乾而已盛唐時鬼神事繁以紙錢代焚帛北方用切條名曰板錢故造此者名曰火紙荆楚近俗有一焚侈至千斤者此紙十七供冥燒十三供日用其最粗而厚者名曰包果紙則竹蔴和宿田晚稻藁所爲也若鉛山諸邑所造柬紙則全用細竹料厚質蕩成以射重價最上者曰官柬富

貴之家通剌用之其紙敦厚而無筋膜染紅爲吉柬則先以白礬水染過後上紅花汁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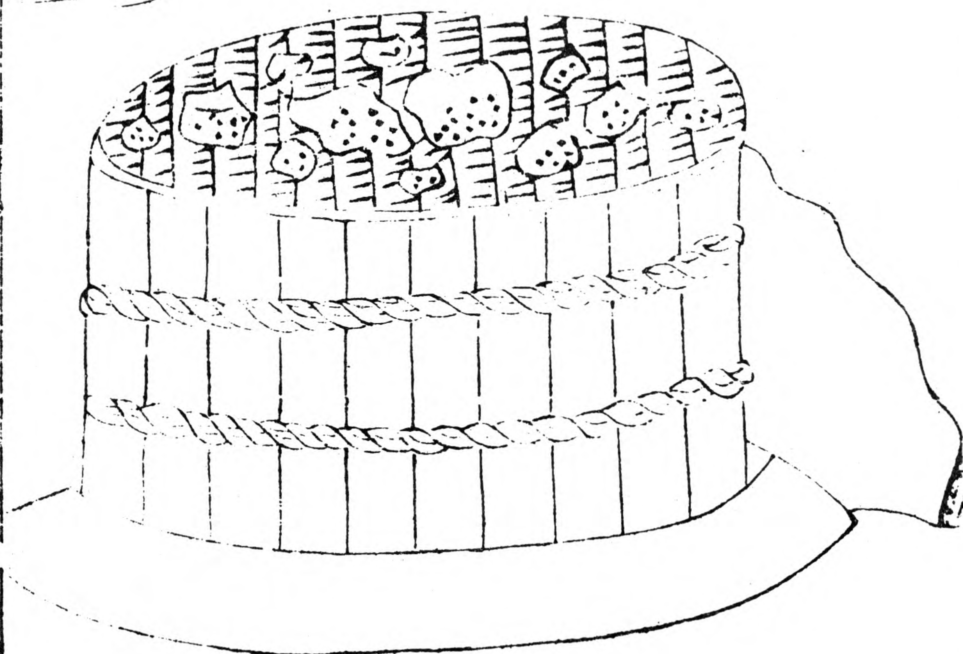
造皮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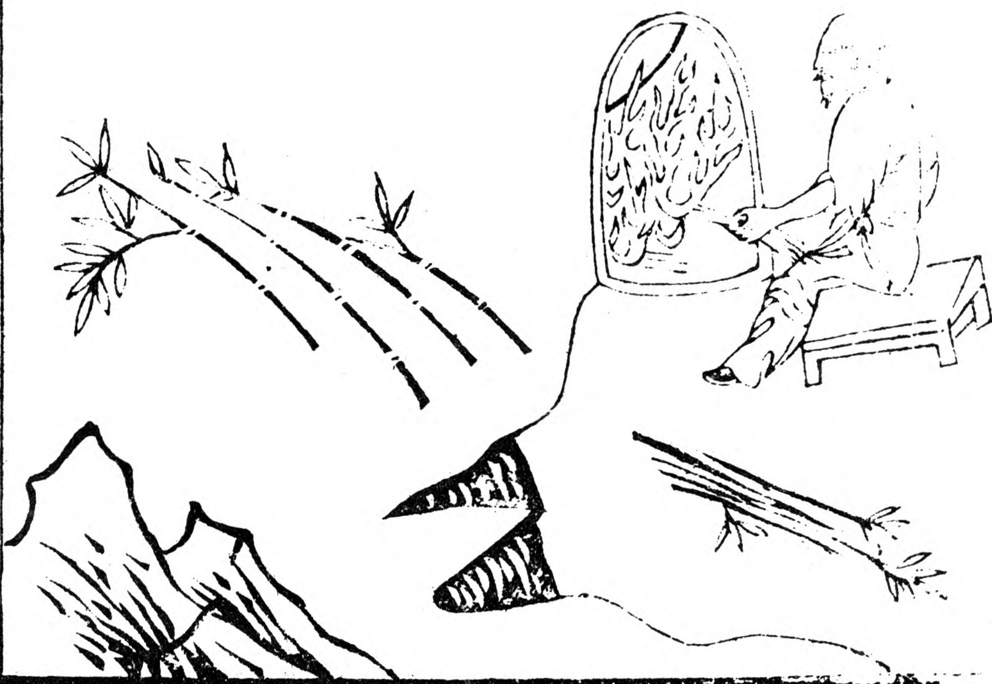
凡楮樹取皮于春末夏初剝取樹已老者就根伐去以土蓋之來年再長新條其皮更美凡皮紙楮皮六十斤仍入絶嫩竹蔴四十斤同塘漂浸同用石灰漿塗入釜煮糜近法省嗇者皮竹十七而外或入宿田稻藁十三用藥得方仍成潔白凡皮料堅固紙其縱文扯斷如綿絲故曰綿紙衡斷且費力其最上一等供用大內糊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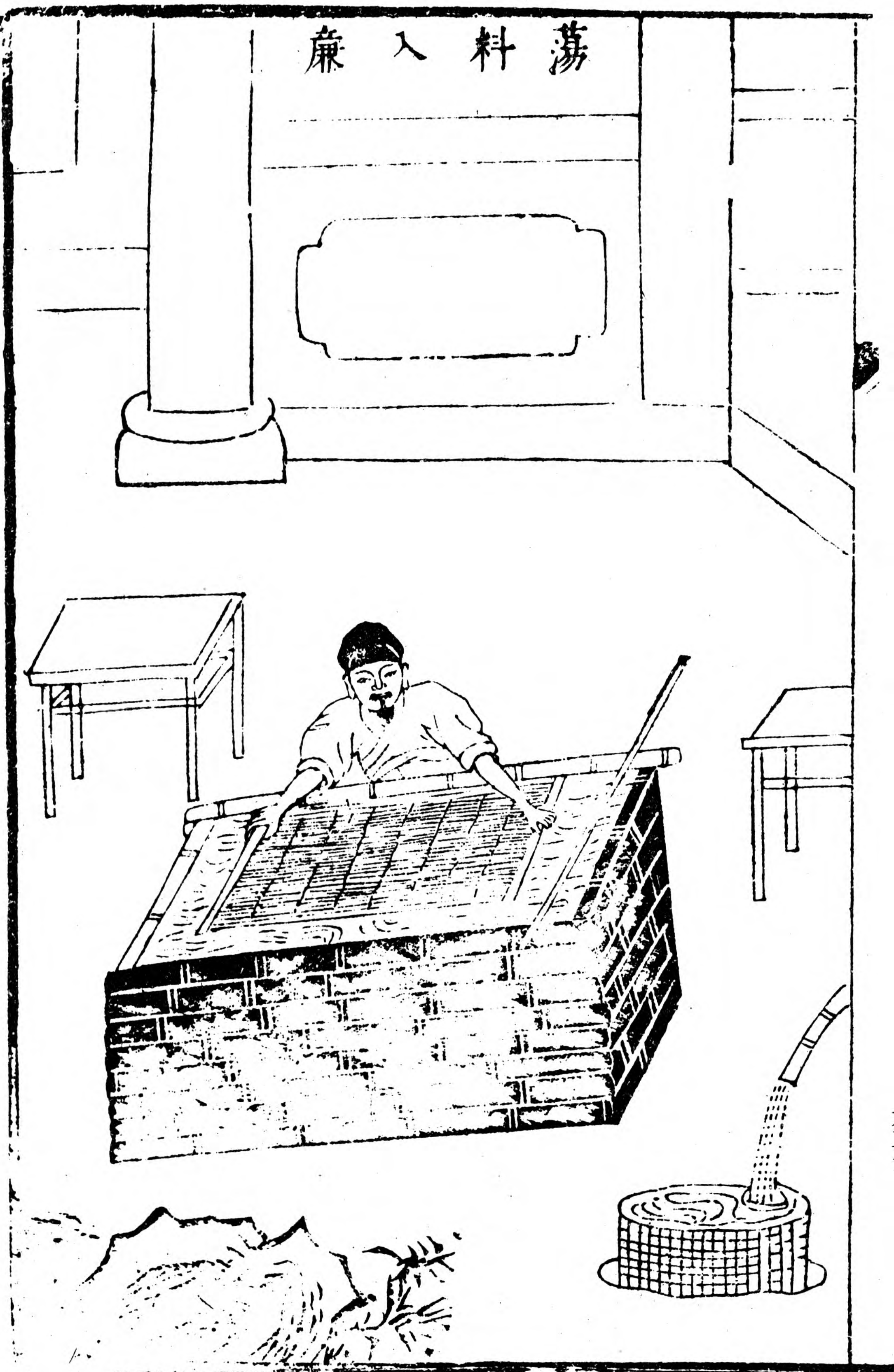
格者曰㦯紗紙此紙自廣信郡造長過七尺濶過四尺五色顏料先滴色汁槽內和成不由後染其次曰連四紙連四中最白者曰紅上紙皮名而竹與稻藁參和而成料者曰揭帖呈文紙芙蓉等皮造者統曰小皮紙在江西則曰中夾紙河南所造未詳何草木爲質比供帝京產亦甚廣又桑皮造者曰桑穰紙極其敦厚東浙所產三吳收蠶種者必用之凡糊雨傘與油扇皆用小皮紙凡造皮紙長濶者其盛水槽甚寬巨簾非一人手力所勝兩人對舉蕩成若㦯紗則數人方勝其任凡皮紙

供用畫幅先用礬水蕩過則毛茨不起紙以逼簾者爲正面盖料即成泥浮其上者粗意猶存也朝鮮白硾紙不知用何質料倭國有造紙不用簾抄者煑料成糜時以巨闊青石覆于炕面其下爇火使石發燒然後用糊刷蘸糜薄刷石面居然頃刻成紙一張一揭而起其朝鮮用此法與否不可得知中國有用此法者亦不可得知也永嘉蠲糨紙亦桑穰造四川薛濤牋亦芙蓉皮爲料煑糜入芙蓉花末汁或當時薛濤所指遂留名至今其美在色不在質料也


斬竹漂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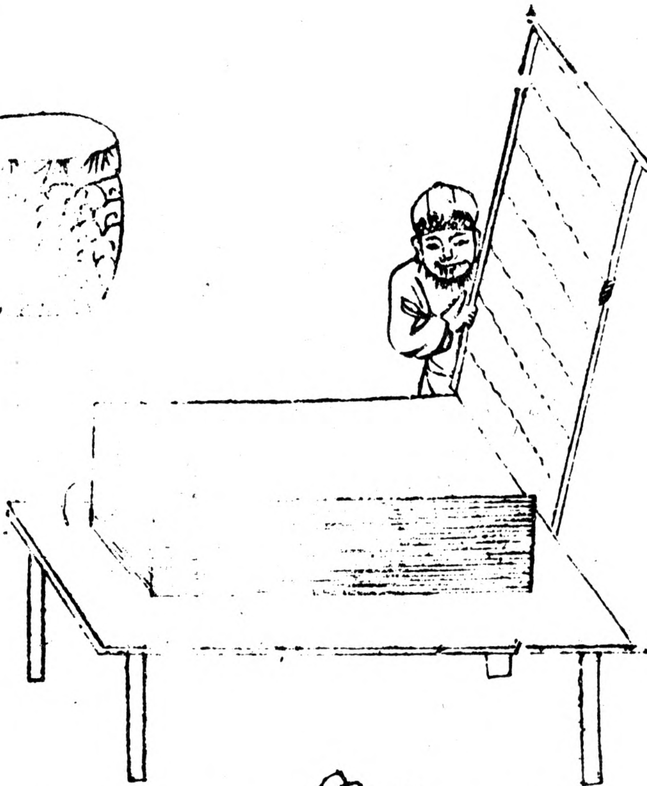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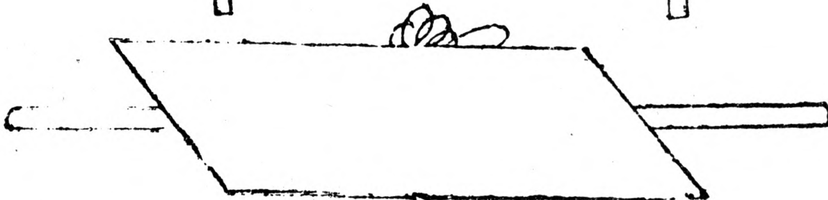

煮桯足火




蕩料入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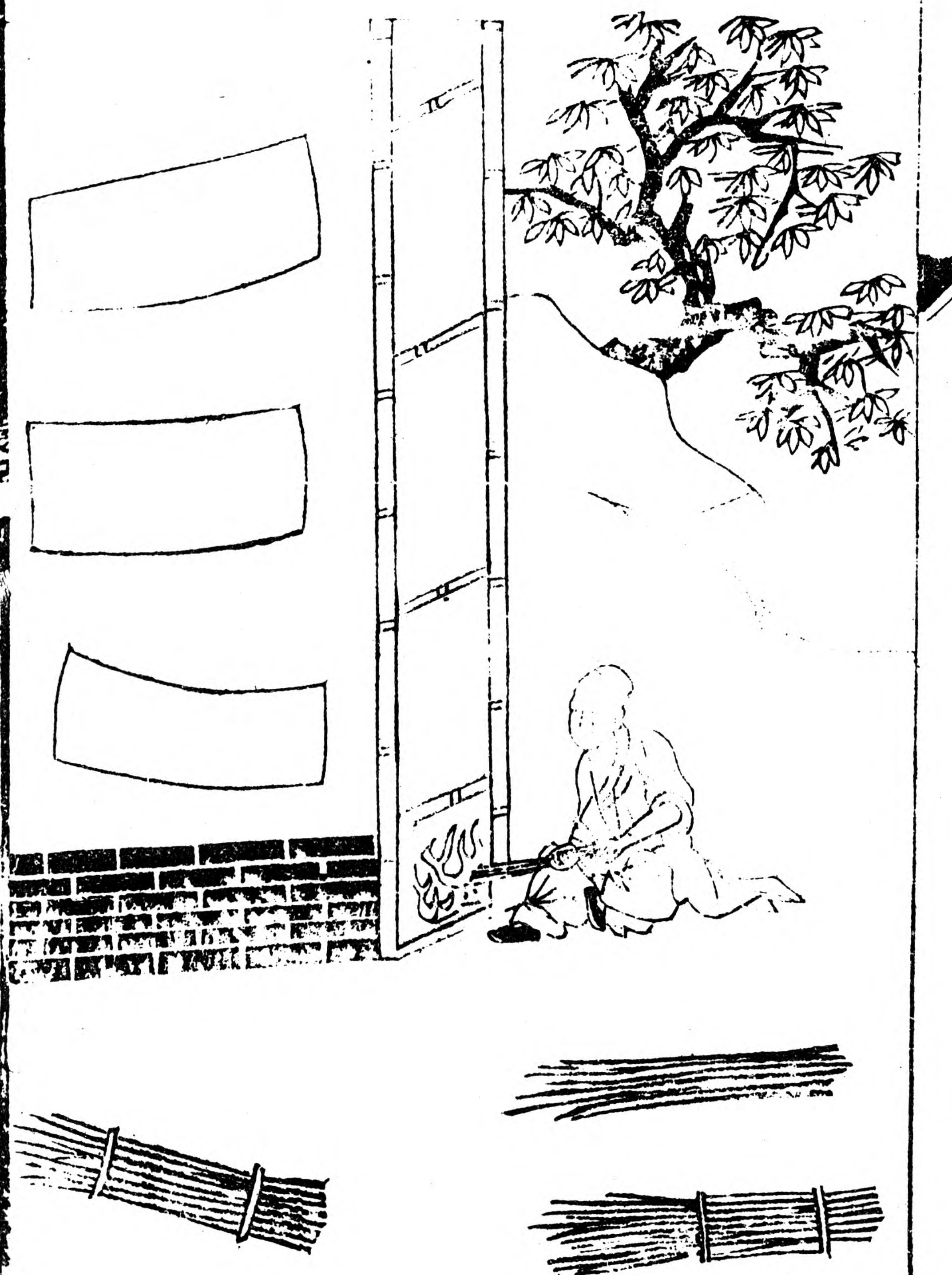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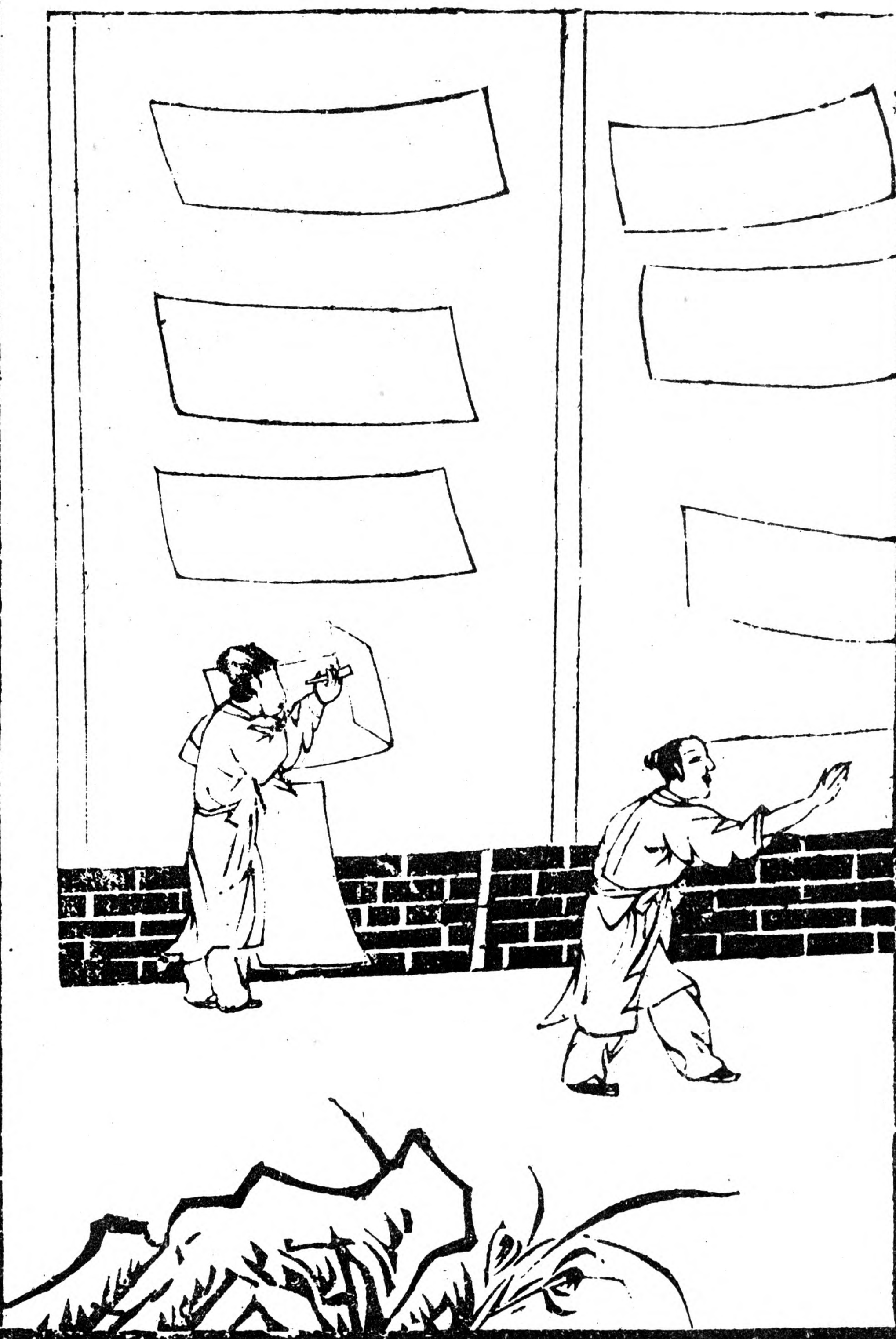


覆簾壓紙

透火焙乾





天工開物卷之下

五金第十四卷

宋子曰人有十等自王公至于輿臺缺一焉而人紀不立矣大地生五金以利用天下與後世其義亦猶是也貴者千里一生促亦五六百里而生賤者舟車稍艱之國其土必廣生焉黄金美者其值去黒鐵一萬六千倍然使釜鬵斤斧不呈效于日用之間即得黄金直高而無民耳貿遷有無貨居周官泉府萬物司命繫焉其分別美惡而指點重輕孰開其先而使相須于不朽焉



黃金

凡黃金爲五金之長鎔化成形之後住世永無變更白銀入洪爐雖無折耗但火候足時鼓鞴而金花閃爍一現即沒再鼓則沉而不現惟黃金則竭力鼓鞴一扇一花愈烈愈現其質所以貴也凡中國產金之區大約百餘處難以枚舉山石中所出大者名馬蹄金中者名橄欖金帶胯金小者名瓜子金水沙中所出大者名狗頭金小者名麩麥金糠金平地掘井得者名麪沙金大者名豆粒金皆待先淘洗後冶煉而成顆塊金多出西南

取者穴山至十餘丈見伴金石卽可見金其石褐色一頭如火燒黑狀水金多者出雲南金沙江古名麗水此水源出吐蕃遶流麗江府至于北勝州迴環五百餘里出金者有數截又川北潼川等州邑與湖廣沅陵溆浦等皆于江沙水中淘汰取金千百中間有獲狗頭金一塊者名曰金母其餘皆麩麥形入冶煎煉初出色淺黃再鍊而後轉赤也儋崖有金田金雜沙土之中不必深求而得取太頻則不復產經年淘煉若有則限然嶺南夷獠洞穴中金初出如黑鐵落深窖數丈得之黑焦石下初

得時咬之柔軟夫匠有吞竊腹中者亦不傷人河南蔡鞏等州邑江西樂平新建等邑皆平地掘深井取細沙淘煉成但酬答人功所獲亦無幾耳大抵赤縣之內隔千里而一生嶺表録云居民有從鵞鴨屎中淘出片屑者或日得一兩或空無所獲此恐妄記也凡金質至重每銅方寸重一兩者銀照依其則寸增重三錢銀方寸重一兩者金照依其則寸增重二錢凡金性又柔可屈折如枝柳其高下色分七青八黃九紫十赤登試金石上此石廣信郡河中甚多大者如斗小者如拳入鵝湯中煑光黑如漆立見分明凡足色

金參和僞售者唯銀可入餘物無望焉欲去銀存金則將其金打成薄片剪碎每塊以土泥果塗入坩鍋中鵬砂鎔化其銀即吸入土内讓金流出以成足色然後入鉛少許另入坩鍋内勾出土内銀亦毫釐具在也凡色至于金爲人間華美貴重故人工成箔而後施之凡金箔每金七厘造方寸金一千片粘鋪物面可盖縱横三尺凡造金箔旣成薄片後包入烏金紙内竭力揮椎打成

打金推短柄約重㭴觔

凡烏金紙由蘇杭造成其紙用東海巨竹膜爲質用豆油點燈閉塞周圍止留針孔通氣薫染

烟光而成此紙每紙一張打金箔五十度然後棄去為藥鋪包朱用尚未破損蓋人巧造成異物也凡紙內打成箔後先用硝熟貓皮繃急為小方板又鋪線香灰撒墁皮上取出烏金紙內箔覆于其上鈍刀界畫成方寸口中屏息手執輕杖唖濕而挑起夾于小紙之中以之華物先以熟漆布地然後粘貼（貼字者多用楮樹漿）秦中造皮金者硝擴羊皮使最薄貼金其上以便剪裁服飾用皆煌煌至色存焉凡金箔粘物他日敝棄之時刮削火化其金仍藏灰內滴清油數點伴落聚底淘洗入爐毫厘無

恙凡假借金色者杭扇以銀箔爲質紅花子油刷盖何
火薰成廣南貨物以蟬蛻殼調水描畫何火一微炙而
就非眞金色也其金成器物呈分淺淡者以黄礬塗染
炭火炸炙即成赤寳色然風塵逐漸淡去見火又即還
原耳黄礬詳燔石卷

銀

凡銀中國所出浙江福建舊有坑場國初或採或閉江
西饒信瑞三郡有坑從未開湖廣則出辰州貴州則出
銅仁河南則宜陽趙保山永寧秋樹坡盧氏高觜兒嵩

縣馬槽山與四川會川密勒山甘肅大黃山等皆稱美礦其他難以枚舉然生氣有限每逢開採數不足則括派以賠償法不嚴則窃争而釀亂故禁戒不得不苛燕齊諸道則地氣寒而石骨薄不産金銀然合八省所生不敵雲南之半故開礦煎銀唯滇中可永行也凡雲南銀礦楚雄永昌大理爲最盛曲靖姚安次之鎮沅又次之凡石山硐中有鉚砂其上現磊然小石微帶褐色者分丫成徑路採者穴土十丈或二十丈工程不可日月計尋見土内銀苗然後得礁砂所在凡礁砂藏深土如

枝分派别各入隨苗分徑横空而尋之上楷横板架頂以防崩壓採工篝燈逐徑施钁得礦方止凡土内銀苗或有黄色碎石或土隙石縫有亂絲形狀此即去礦不遠矣凡成銀者曰礁至碎者曰砂其面分丫若枝形者曰鉚其外包環石塊曰礦礦石大者如斗小者如拳為棄置無用物其礁砂形如煤炭底襯石而不甚黑其高下有數等（商民鑿穴得砂先呈官府驗辨然後定稅）出土以斗量付與冶工高者六七兩一斗中者三四兩最下一二兩（其礁砂放光甚者精華洩漏得銀偏少）凡礁砂入爐先行揀淨淘洗其爐土築巨墩

高五尺許底鋪瓷屑炭灰每爐受礁砂二石用栗木炭二百斤周遭叢架靠爐砌磚墻一朵高闊皆丈餘風箱安置墻背合兩三人力帶拽透管通風用牆以抵炎熱鼓鞴之人方克安身炭盡之時以長鐵叉添入風火力到礁砂鎔化成團此時銀隱鉛中尚未出脫計礁砂二石鎔出團約重百觔冷定取出另入分金爐一名蝦蟇爐內用松木炭匝圍透一門以辨火色其爐或施風箱或使交箑火熱功到鉛沉下爲底子其底已成陀僧樣別入炉煉又成扁擔鉛頭以柳枝從門隙入內燃照鉛氣淨盡則世寶凝然

成象矣此初出銀亦名生銀傾定無絲紋即再經一火當中止現一點圓星滇人名曰茶經逮後入銅少許重以鉛力鎔化然後入槽成絲絲必傾槽而現以四圍匡住寶氣不橫溢走散其楚雄所出又異彼礦砂鉛氣甚少向諸郡購鉛佐煉每礁百斤先坐鉛二百斤于爐内然後煽煉成團其再入蝦蟇炉沉鉛結銀則同法也此世寶所生更無別出方書本草無端妄想妄註可厭之甚大抵坤元精氣出金之所三百里無銀出銀之所三百里無金造物之情亦大可見其賤役掃刷泥塵入水漂淘而煎者名曰淘厘

錙一日功勞輕者所獲三分重者倍之其銀俱日用剪斧口中委餘或鏉底粘帶布于衢市或院宇掃屑棄于河沿其中必有焉非淺浮土面能生此物也凡銀為世用惟紅銅與鉛兩物可雜入成偽然當其合瑣碎而成鈑錠去疵偽而造精純高爐火中坩鍋足煉撒硝少許而銅鉛盡滯鍋底名曰銀銹其灰池中敲落者名曰爐底將銹與底同入分金爐內塡火土甑之中其鉛先化就低溢流而銅與粘帶餘銀用鐵條逼就分撥井然不紊人工天工亦見一斑云爐式併具于左

附硃砂銀

凡虛僞方士以炉火惑人者唯硃砂銀愚人易惑其法以投鉛硃砂與白銀等分入礶封固温養三七日後砂盜銀氣煎成至寶揀出其銀形存神喪塊然枯物入鉛煎時逐火輕折再經數火毫忽無存折去砂價炭資愚者貪惑猶不解悞志于此

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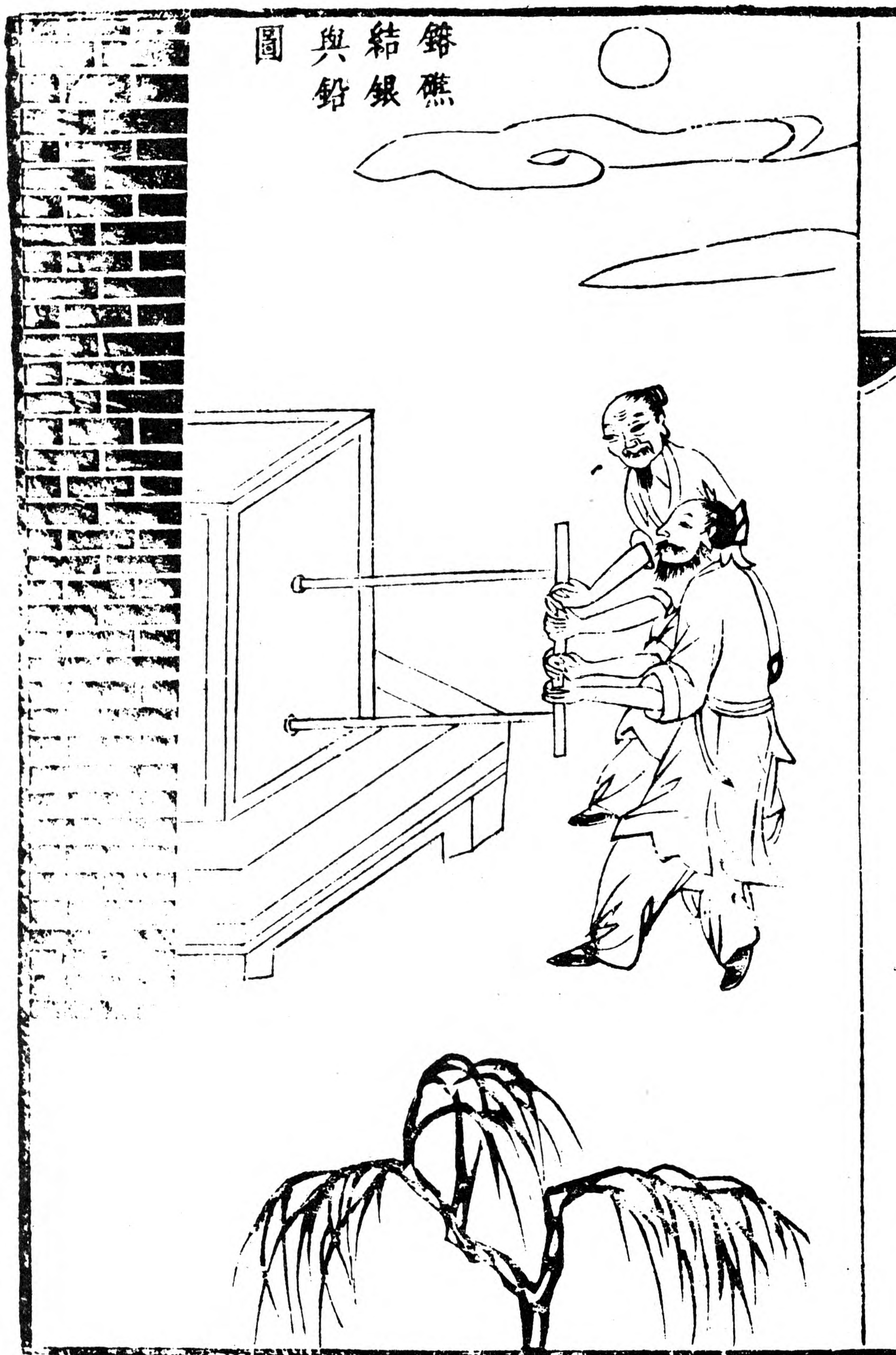
凡銅供世用出山與出炉止有赤銅以炉甘石或倭鉛參和轉色爲黄銅以砒霜等藥制煉爲白銅礬硝等藥

開採銀



礦圖





鎔礁結銀與鉛圖




沉鉛結



銀圖


分金爐清銹底


土
鍋火在中
滑泥蓋面
銅出
鐵條

制煉爲青銅廣錫參和爲響銅倭鉛和寫爲鑄銅初質則一味紅銅而已凡銅坑所在有之山海經言出銅之山四百三十七或有所攷據也今中國供用者西自四川貴州爲最盛東南間自海舶來湖廣武昌江西廣信皆饒銅穴其衡瑞等郡出最下品曰蒙山銅者或入冶鑄混人不堪升煉成堅質也凡出銅山夾土帶石穴鑿數丈得之仍有礦包其外礦狀如薑石而有銅星亦名銅璞煎煉仍有銅流出不似銀礦之爲棄物凡銅砂在礦內形狀不一或大或小或光或暗或如鍮石或如薑

鐵淘洗去土滓然後入炉煎煉其熏蒸傍溢者爲自然銅亦曰石髓鉛凡銅質有數種有全體皆銅不夾鉛銀者洪炉單煉而成有與鉛同體者其煎煉炉法傍通高低二孔鉛質先化從上孔流出銅質後化從下孔流出東夷銅又有托體銀礦內者入炉煉時銀結于面銅沉于下商舶漂入中國名曰日本銅其形爲方長板條漳郡人得之有以炉再煉取出零銀然後寫成薄餅如川銅一樣貨賣者凡紅銅升黃色爲錘鍛用者用自風煤炭此煤碎如粉泥糊作餅不用鼓風通紅則自晝達夜江西則產袁郡及新喻邑百斤灼于炉內

以泥瓦罐載銅十斤繼入炉甘石六斤坐于炉內自然鎔化後人因炉甘石烟洪飛損改用倭鉛每紅銅六斤入倭鉛四斤先後入罐鎔化冷定取出即成黃銅唯人打造凡用銅造響器用出山廣錫無鉛氣者入內鉦（今名鑼）鐲（今名銅鼓）之類皆紅銅八斤入廣錫二斤鐃鈸銅與錫更加精煉凡鑄器低者紅銅倭鉛均平分兩甚至鉛六銅四高者名三火黃銅四火熟銅則銅七而鉛三也凡造低偽銀者唯本色紅銅可入一受倭鉛砒礬等氣則永不和合然銅入銀內使白質頓成紅色洪炉再鼓則

清濁浮沉立分至于净盡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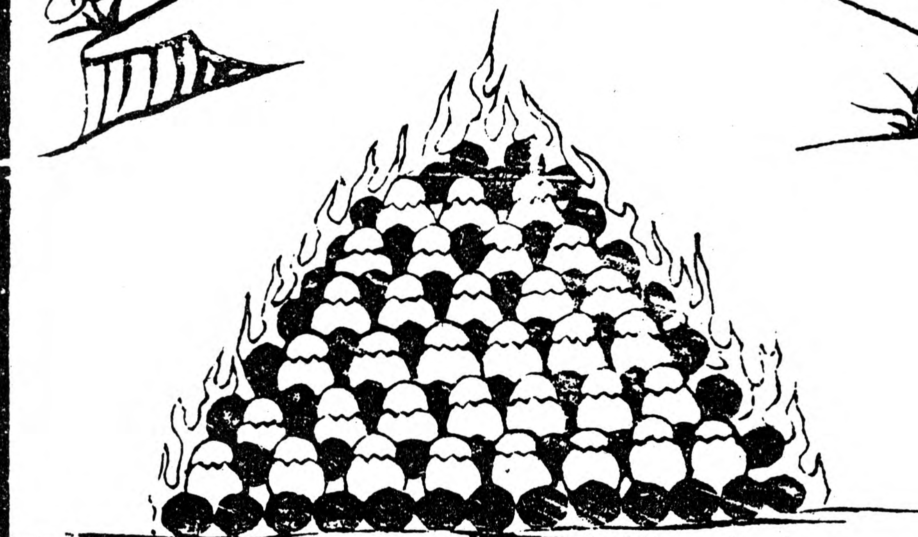
附倭鉛

凡倭鉛古書本無之乃近世所立名色其質用爐甘石熬煉而成繁產山西太行山一帶而荆衡爲次之每炉甘石十觔裝載入一泥礶內封果泥固以漸砑乾勿使見火拆裂然後逐層用煤炭餅墊盛其底鋪薪發火煆紅礶中炉甘石鎔化成團冷定毀礶取出每十耗去其二即倭鉛也此物無銅收伏入火即成烟飛去以其似鉛而性猛故名之曰倭云


化銅
淘淨銅砂


鉛
銅

升煉倭鉛







穴取銅鉛

鐵

凡鐵場所在有之其質淺浮土面不生深穴繁生平陽岡埠不生峻嶺高山質有土錠碎砂數種凡土錠鐵土面浮出黑塊形似秤錘遙望宛然如鐵燃之則碎土若起冶煎煉浮者拾之又乘雨濕之後牛耕起土拾其數寸土內者耕墾之後其塊逐日生長愈用不窮西北甘肅東南泉郡皆錠鐵之藪也燕京遵化與山西平陽則皆砂鐵之藪也凡砂鐵一抛土膜即現其形取來淘洗入炉煎煉鎔化之後與錠鐵無二也凡鐵分生熟出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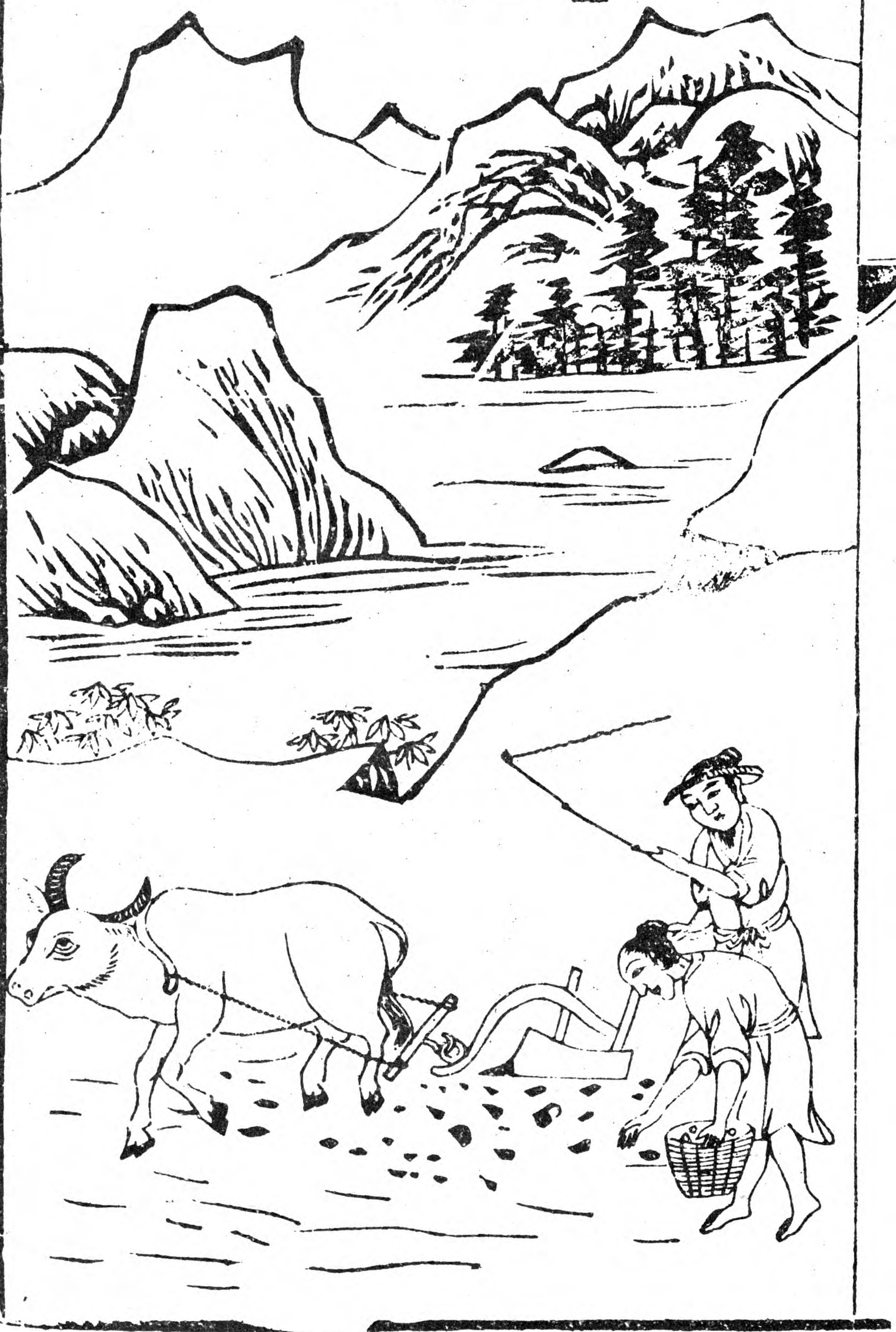
未炒則生既炒則熟生熟相和煉成則鋼凡鐵爐用鹽
做造和泥砌成其爐多傍山穴爲之或用巨木匡圍塑
造鹽泥窮月之力不容造次鹽泥有罅盡棄全功凡鐵
一爐載土二千餘斤或用硬木柴或用煤炭或用木炭
南北各從利便扇爐風箱必用四人六人帶拽土化成
鐵之後從爐腰孔流出爐孔先用泥塞每旦晝六時一
時出鐵一陀既出即叉泥塞鼓風再鎔凡造生鐵爲冶
鑄用者就此流成長條圓塊範內取用若造熟鐵則生
鐵流出時相連數尺內低下數寸築一方塘短墻抵之

其鐵流入塘內數人執持柳木棍排立墻上先以汚潮泥晒乾舂篩細羅如麪一人疾手撒攙衆人柳棍疾攪即時炒成熟鐵其柳棍每炒一次燒折二三寸再用則又更之炒過稍冷之時或有就塘內斬劃成方塊者或有提出揮椎打圓後貨者若瀏陽諸冶不知出此也凡鋼鐵煉法用熟鐵打成薄片如指頭濶長寸半許以鐵片束包尖緊生鐵安置其上廣南生鐵名墮子生鋼者妙甚又用破草履蓋其上粘帶泥土者故不速化泥塗其底下洪炉鼓鞴火力到時生鋼先化滲淋熟鐵之中兩情投合取出加鎚再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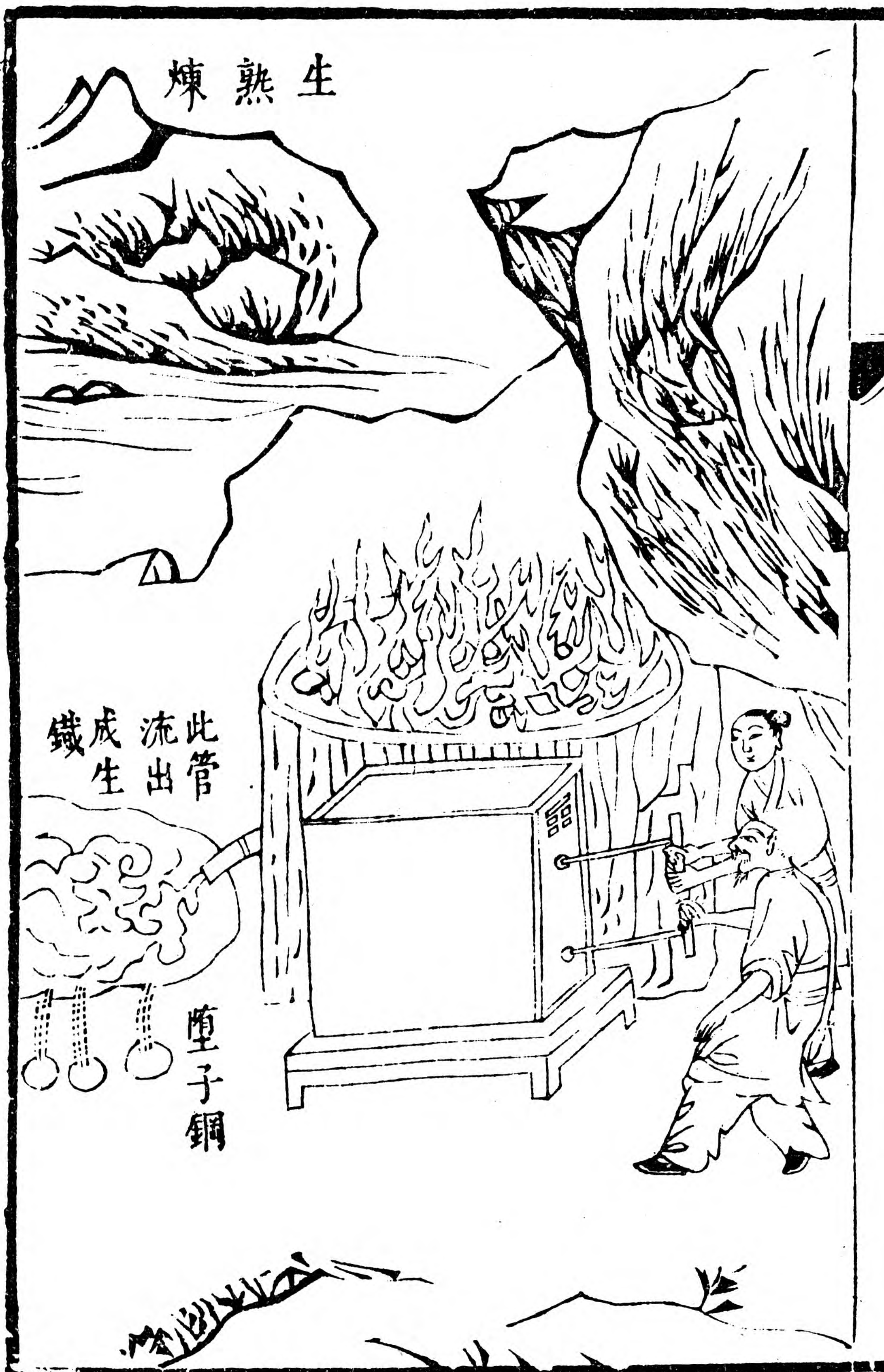
再鍾不一而足俗名團鋼亦曰灌鋼者是也其倭夷刀劍有百煉精純置日光簷下則滿室輝曜者不用生熟相和煉又名此鋼爲下乘云夷人又有以地溲淬刀劍者地溲乃石腦油之類不產中國云鋼可切玉亦未之見也凡鐵內有硬處不可打者名鐵核以香油塗之即散凡產鐵之陰其陽出慈石第有數處不盡然也

錫

凡錫中國偏出西南郡邑東北寡生古書名錫爲賀者以臨賀郡產錫最盛而得名也今衣被天下者獨廣西


墾土拾錠


淘洗鐵砂



生熟煉
此管流出成生鐵
墮子鋼


鐵炉
撒潮泥灰
流入方塘
板生鐵

南丹河池二州居其十八衡永則次之大理楚雄卽産錫甚盛道遠難致也凡錫有山錫水錫兩種山錫中又有錫瓜錫砂兩種錫瓜塊大如小瓠錫砂如豆粒皆穴土不甚深而得之間或土中生脉充牣致山土自頹恣人拾取者水錫衡永出溪中廣西則出南丹州河内其質黑色粉碎如重羅麪南丹河出者居民旬前從南淘至北旬後又從北淘至南愈經淘取其砂日長百年不竭但一日功勞淘取煎錬不過一斤會計炉炭資本所獲不多也南丹山錫出山之陰其方無水淘洗則接連

百竹爲梘從山陽梘水淘洗土滓然後入炉凡煉煎亦
用洪炉入砂數百斤叢架木炭亦數百斤鼓鞴鎔化火
力已到砂不即鎔用鉛少許勾引方始沛然流注或有
用人家炒錫剩灰勾引者其炉底炭末瓷灰鋪作平池
傍安鐵管小槽道鎔時流出炉外低池其質初出潔白
然過剛承錘即拆裂入鉛制柔方充造器用售者雜鉛
太多欲取凈則鎔化入醋淬八九度鉛盡化灰而去出
錫唯此道方書云馬齒莧取草錫者妄言也謂砒爲錫
苗者亦妄言也


河池山錫
梘水


南丹水錫


煉錫炉
點鉛勾錫
流入鐵盤

鉛

凡產鉛山穴繁于銅錫其質有三種一出銀礦中包孕白銀初煉和銀成團再煉脫銀沉底曰銀礦鉛此鉛雲南爲盛一出銅礦中入洪爐煉化鉛先出銅後隨曰銅山鉛此鉛貴州爲盛一出單生鉛穴取者穴山石挾油燈尋脉曲折如採銀鉚取出淘洗煎鍊名曰草節鉛此鉛蜀中嘉利等州爲盛其餘雅州出釣脚鉛形如皂莢子又如蝌斗子生山澗沙中廣信郡上饒饒郡樂平出㯶銅鉛劍州出陰平鉛難以枚舉凡銀鉚中鉛煉鉛成

底鍊底復成鉛草節鉛單入洪爐煎煉爐傍通管注入長條土槽内俗名扁担鉛亦曰出山鉛所以別于凡銀爐内頻經煎煉者凡鉛物值雖賤變化殊奇白粉黃丹皆其顯像操銀底于精純勾錫成其柔軟皆鉛力也

附胡粉

凡造胡粉每鉛百斤鎔化削成薄片卷作筒安木甑内甑下甑中各安醋一瓶外以鹽泥固濟紙糊甑縫安火四兩養之七日期足啓開鉛片皆生霜粉掃入水缸内未生霜者入甑依舊再養七日再掃以質盡爲度其不

盡者留作黄丹料每掃下霜一斤入豆粉二兩蛤粉四兩缸内攪勻澄去清水用細灰按成溝紙隔數層置粉于上將乾截成瓦定形或如磊塊待乾收貨此物古因辰韶諸郡專造故曰韶粉俗誤朝粉今則各省直饒爲之矣其質入丹青則白不減查婦人頰能使本色轉青胡粉投入炭炉中仍還鎔化爲鉛所謂色盡歸皂者

附黄丹

凡炒鉛丹用鉛一斤土硫黄十兩硝石一兩鎔鉛成汁下醋點之滚沸時下硫一塊少頃入硝少許沸定再點

醋依前漸下硝黄待爲末則成丹矣其胡粉殘剩者用
硝石礬石炒成丹不復用錯也欲丹還鉛用葱白汁拌
黄丹慢炒金汁出時傾出卽還鉛矣

佳兵第十五卷

宋子曰兵非聖人之得已也虞舜在位五十載而有苗猶𫔭率明王聖帝誰能去兵哉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來尚矣爲老氏者有葛天之思焉其詞有曰佳兵者不祥之器蓋言愼也火藥機械之竅其先鑿自西番與南裔而後乃及于中國變幻百出日盛月新中國至今日則卽戎者以爲第一義豈其然哉雖然生人縱有巧思烏能至此極也

弧矢

凡造弓以竹與牛角爲正中幹質（東北夷無竹以柔木爲之）桑枝木爲兩稍弛則竹爲内體角護其外張則角向内而竹居外竹一條而角兩接桑弰則其末刻鍥以受弦彄其本則貫插接笴千竹丫而光削一面以貼角凡造弓先削竹一片（竹宜秋冬伐春夏則朽蛀）中腰微亞小兩頭差大約長二尺許一面粘膠靠角一面鋪置牛筋與膠而固之牛角當中牙接（北虜無修長牛角則以羊角四接而束之廣弓則黄牛明角亦用不獨水牛也）固以筋膠膠外固以樺皮名曰煖靶凡樺木關外產遼陽北土繁生遵化西陲繁生臨洮郡閩廣浙亦皆有之其皮護

物手握如軟綿故弓靶所必用即刀柄與槍干亦需用之其最薄者則爲刀劍鞘室也凡牛脊梁每隻生筋一方條約重三十兩殺取晒乾復浸水中析破如苧麻絲胡虜無蠶絲弓弦處皆紉合此物爲之中華則以之鋪護弓幹與爲棉花彈弓弦也凡膠乃魚脬雜腸所爲煎治多屬寧國郡其東海石首魚浙中以造白鯗者取其脬爲膠堅固過于金鐵北虜取海魚脬煎成堅固與中華無異種性則別也天生數物缺一而良弓不成非偶然也凡造弓初成坯後安置室中梁閣上地面勿離火

意促者旬日多者兩月透乾其津液然後取下磨光重加筋膠與漆則其弓良甚貸弓之家不能俟日足者則他日解釋之患因之凡弓弦取食柘葉蠶繭其絲更堅韌每條用絲線二十餘根作骨然後用線橫纏緊約纏絲分三停隔七寸許則空一二分不纏故弦不張弓時可揩疊三曲而收之往者北虜弓弦盡以牛筋爲質故夏月雨霧妨其解脫不相侵犯今則絲弦亦廣有之塗弦或用黃蠟或不用亦無害也凡弓兩弰繫彄處或切最厚牛皮或削柔木如小棊子釘粘角端名曰墊弦義

同槊軫放弦歸返時雄力向内得此而抗止不然則受損也凡造弓視人力強弱爲輕重上力挽一百二十斤過此則爲虎力亦不數出中力減十之二三下力及其半彀滿之時皆能中的但戰陣之上洞胸徹札功必歸于挽强者而下力倘能穿楊貫虱則以巧勝也凡試弓力以足踏弦就地稱鉤搭掛弓腰弦滿之時推移稱錘所壓則知多少其初造料分兩則上力挽强者角與竹片削就時約重七兩筋與膠漆與纏約絲繩約重八錢此其大畧中力減十之一二下力減十之二三也凡成

弓藏時最嫌霉溼霉氣先南後北嶺南穀雨時江南小滿江北六月燕齊七月然淮揚霉氣獨盛將士家或置烘廚烘箱日以炭火置其下春秋霧雨皆然不但霉氣小卒無烘廚則安頓竈突之上稍怠不勤立受朽解之患也近歲命南方諸省造弓解北紛紛駁回不知離火即壞之故亦無人陳說本章者

凡箭笴中國南方竹質北方萑柳質北虜樺質隨方不一笴長二尺鏃長一寸其大端也凡竹箭削竹四條或三條以膠粘合過刀光削而圓成之漆絲纏約兩頭名曰三不齊箭桿浙與廣南有生成箭竹不破合者柳與樺桿則取彼圓直枝條而爲之微費刮削而成也凡竹

箭其體自直不用矯揉木桿則燥時必曲削造時以數寸之木刻槽一條名曰箭端將木桿逐寸戛拖而過其身乃直即首尾輕重亦由過端而均停也凡箭其本刻銜口以駕弦其末受鏃凡鏃冶鐵爲之（禹貢砮石乃北方物不適用）北虜制如桃葉鎗尖廣南黎人矢鏃如平面鐵鏟中國則三稜錐象也響箭則以寸木空中錐眼爲竅矢過招風而飛鳴即莊子所謂嚆矢也凡箭行端斜與疾慢竅妙皆係本端翎羽之上箭本近銜處剪翎直貼三條其長三寸鼎足安頓粘以膠名曰箭羽（此膠亦忌霉濕故將卒勤者箭亦時以火

烘羽以鵰膀爲上（鵰似鷹而大尾長翅短）角鷹次之鴟鷂又次之南方造箭者鵰無望焉即鷹鷂亦難得之貨急用塞數即以雁翎甚至鵝翎亦爲之矣凡雕翎箭行疾過鷹鷂翎十餘步而端正能抗風吹北虜羽箭多出此料鷹鷂翎作法精工亦恍惚焉若鵝雁之質則釋放之時手不應心而遇風斜竄者多矣南箭不及北由此分也

弩

凡弩爲守營兵器不利行陣直者名身衡者名翼弩牙發弦者名機斲木爲身約長二尺許身之首横拴度翼

其空缺度翼處去面刻定一分（稍厚則弦發不應節）去背則不論分數面上微刻直槽一條以盛箭其翼以柔木一條爲者名扁擔弩力最雄或一木之下加以竹片疊承（其竹一片短一片）名三撐或五撐七撐而止身下截刻鐵銜弦其衘傍活釘牙機上剔發弦上弦之時唯力是視一人以腳踏強弩而弦者漢書名曰蹶張材官弦送矢行其疾無與比數凡弩弦以苧麻爲質纏繞以鵝翎塗以黃蠟其弦上翼則謹放下仍鬆故鵝翎可扱首尾于繩內弩箭羽以箬葉爲之析破箭本銜于其中而纏約之其射

猛獸藥箭則用草烏一味熬成濃膠蘸染矢刃見血一縷則命即絕人畜同之凡弓箭强者行二百餘步弩箭最强者五十步而止即過咫尺不能穿魯縞矣然其行疾則十倍于弓而入物之深亦倍之國朝軍器造神臂弩克敵弩皆併發二矢三矢者又有諸葛弩其上刻直槽相承函十矢其翼取最柔木爲之另安機木隨手板弦而上發去一矢槽中又落下一矢則又扳木上弦而發機巧雖工然其力綿甚所及二十餘步而巳此民家妨窃具非軍國器其山人射猛獸者名曰窩弩安頓交

跡之衝機傍引線俟獸過帶發而射之一發所獲一獸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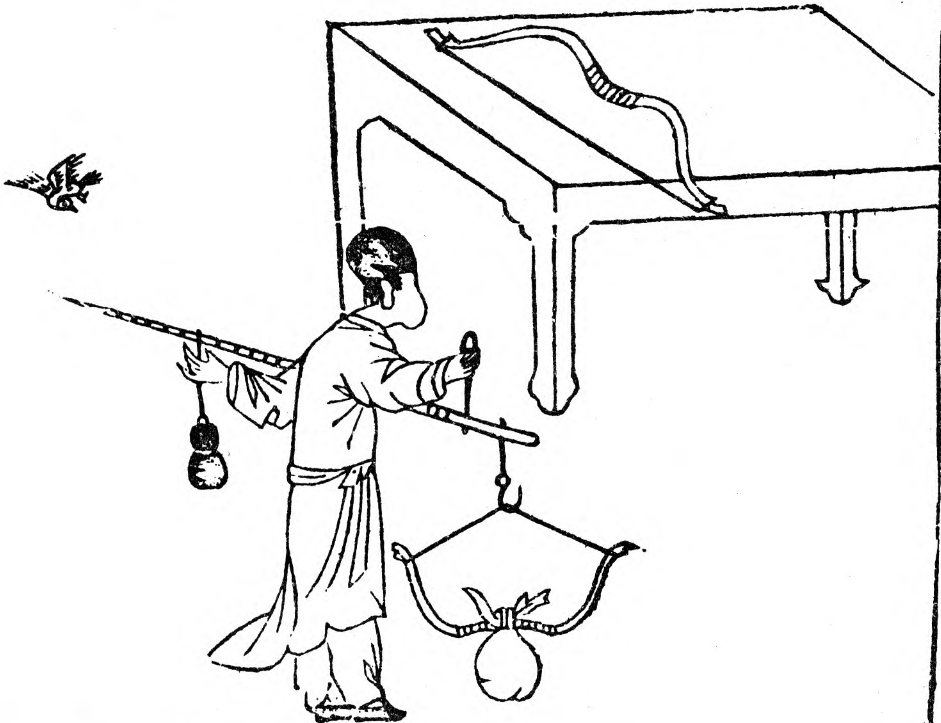
干

凡干戈名最古干與戈相連得名者後世戰卒短兵馳騎者更用之蓋右手執短刀則左手執干以蔽敵矢古者車戰之上則有專司執干併抵同人之受矢者若雙手執長戈與持戟槊則無所用之也凡干長不過三尺杞柳織成尺徑圏置于項下上出五寸亦銳其端下則輕竿可執若盾名中干則步卒所持以蔽矢并拒槊者俗所謂傍牌是也

端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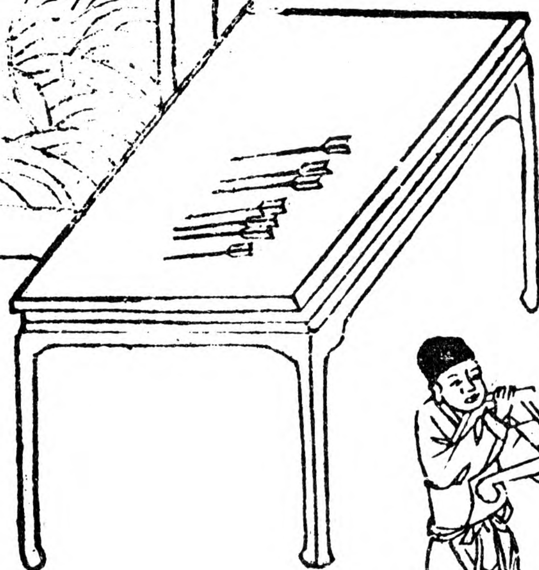
試弓定力




張弩




連發弩


上槽函十矢


一孔出箭

火藥料

火藥火器今時妄想進身博官者人人張目而道著書以獻未必盡由試驗然亦粗載數葉附于卷內凡火藥以消石硫黄爲主草木灰爲輔消性至陰硫性至陽陰陽兩神物相遇于無隙可容之中其出也人物膺之魂散驚而魄齏粉凡消性主直直擊者消九而硫一硫性主横爆擊者消七而硫三其佐使之灰則青楊枯杉樺根箬葉蜀葵毛竹根茄稭之類燒使存性而其中箬葉爲最燥也凡火攻有毒火神火法火爛火噴火毒火以

白砒硇砂為君金汁銀銹人糞和製神火以硃砂雄黃雌黃為君爛火以硼砂磁末牙皂秦椒配合飛火以硃砂石黃輕粉草烏巴豆配合抝營火則用桐油松香此其大畧其狼糞烟晝黑夜紅迎風直上與江豚灰能逆風而熾皆須試見而後詳之

消石

凡消華夷皆生中國則專產西北若東南販者不給官引則以為私貨而罪之消質與鹽同母大地之下潮氣蒸成現于地面近水而土薄者成鹽近山而土厚者成

消以其入水即消鎔故名曰消長淮以北節過中秋即居室之中隔日掃地可取少許以供煎鍊凡消三所最多出蜀中者曰川消生山西者俗呼鹽消生山東者俗呼土消凡消刮掃取時（墻中亦或迸出）入缸内水浸一宿穢雜之物浮于面上掠取去時然後入釜注水煎鍊消化水乾傾于器内經過一宿即結成消其上浮者曰芒消芒長者曰馬牙消（皆從方產本質幻出）其下猥雜者曰朴消欲去雜還純再入水煎鍊入萊菔數枚全煮熟傾入盆中經宿結成白雪則呼盆消凡製火藥牙消盆消功用皆同凡

取消製藥少者用新尾焙多者用土釜焙潮氣一乾即

取研末凡研消不以鐵碾入石臼相激火生則禍不可

測凡消配定何藥分兩入黃同研木灰則從後增入凡

消既焙之後經久潮性復生使用巨砲多從臨期裝載

也

硫黃詳見燔石卷

凡硫黃配消而後火藥成聲北狄無黃之國空繁消產

故中國有嚴禁凡燃砲撚消與木灰爲引線黃不入內

入黃即不透關凡碾黃難碎每黃一兩和消一錢同碾

則立成微塵細末也

火器

西洋砲熟銅鑄就圓形若銅鼓引放時半里之內人馬受驚死平地藥引砲有關捩前行過坎方止點引之人反走墜入深坑内砲聲在高頭放者方不喪命

紅夷砲鑄鐵爲之身長丈許用以守城中藏鐵彈併火藥數斗飛激二里膺其鋒者爲虀粉凡砲藥引内灼時先往後坐千鈞力其位須墻抵住墻崩者其常

大將軍

二將軍即紅夷之次在中國爲巨物

佛郎機水戰舟頭用

三眼銃

百子連珠砲

地雷埋伏土中竹管通引衝土起擊其身從其炸裂所謂橫擊用黃多者引線用礬油砲口覆以盆

混江龍漆固皮囊果砲沉于水底岸上帶索引機囊中懸吊火石火鐮索機一動其中自發敵舟行過遇之則敗然此終癡物也

鳥銃凡鳥銃長約三尺鐵管載藥嵌盛木棍之中以便手握凡錘鳥銃先以鐵挺一條大如筋者爲冷骨果紅鐵錘成先爲三接接口熾紅竭力撞合合後以四稜鋼錐如筋大者透轉其中使極光淨則發藥無阻滯其本

近身處管亦大于末所以容受火藥每銃約載配消一錢二分鉛鐵彈子二錢發藥不用信引嶺南制度有用引者孔口通內處露消分厘提熟苧麻點火左手握銃對敵右手發鐵機逼苧火于消上則一發而去鳥雀遇于三十步內者羽肉皆粉碎五十步外方有完形若百步則銃力竭矣鳥鎗行遠過二百步制方彷彿鳥銃而身長藥多亦皆倍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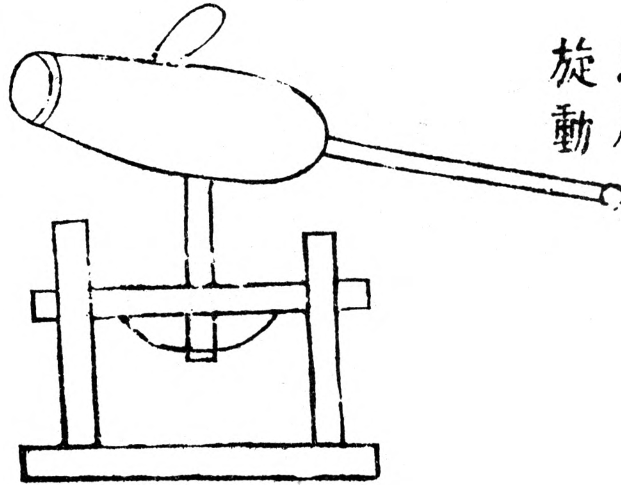
萬人敵凡外郡小邑乘城却敵有砲力不具者即有空懸火砲而癡重難使者則萬人敵近制隨宜可用不必

拘執一方也盖消黄火力所射千軍萬馬立時糜爛其法用宿乾空中泥團上留小眼築實消黄火藥參入毒火神火由人變通增損貫藥安信而後外以木架匡圍或有即用木桶而塑泥實其內郭者其義亦同若泥團必用木匡所以妨擲投先碎也敵攻城時燃灼引信抛擲城下火力出騰八面旋轉旋向內時則城墻抵住不傷我兵旋向外時則敵人馬皆無幸此爲守城第一器而能通火藥之性火器之方者聰明由人作者不上十年守土者留心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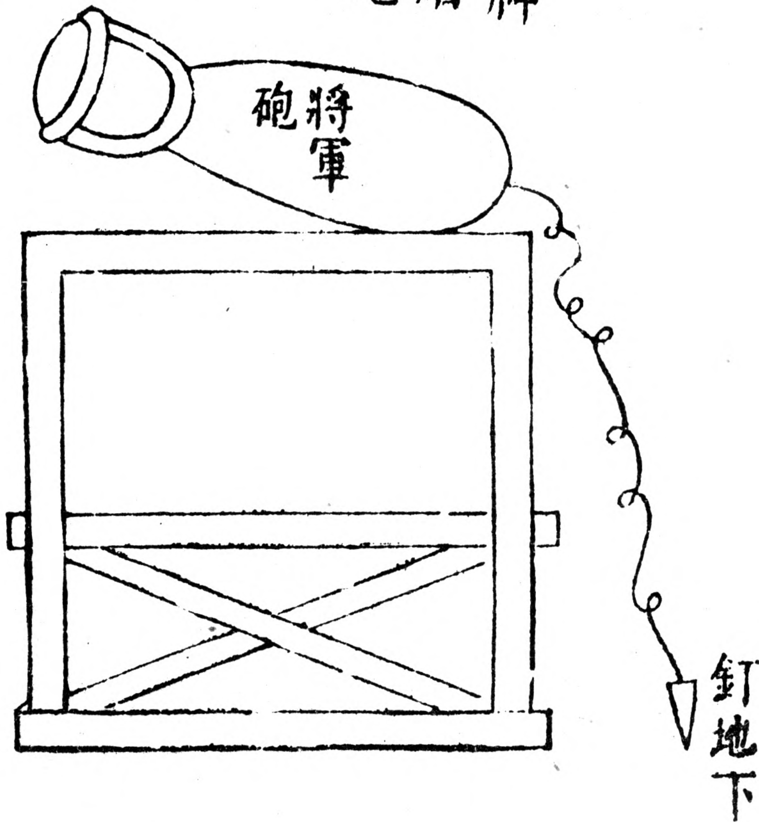
鳥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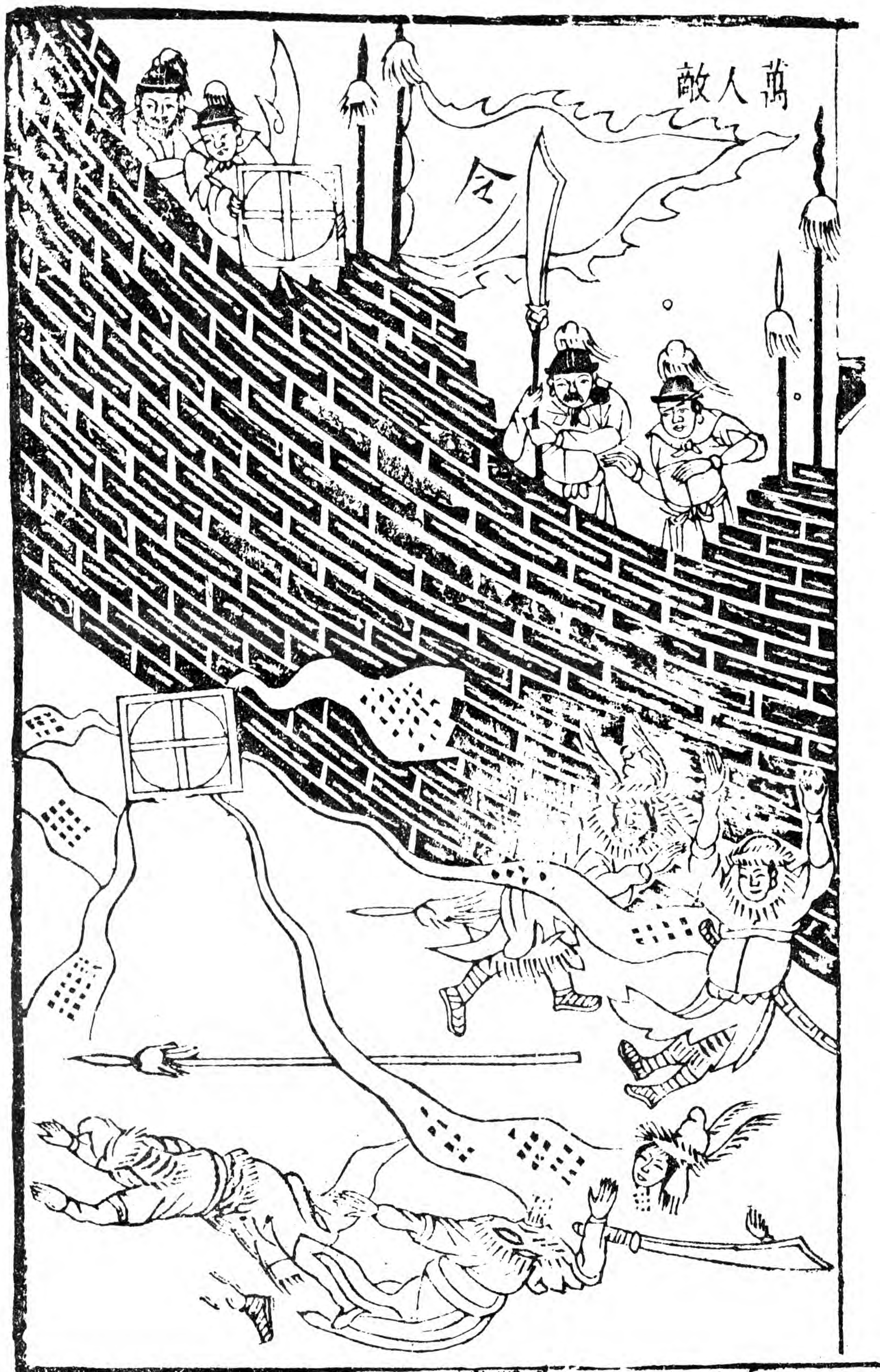


八面轉百子連珠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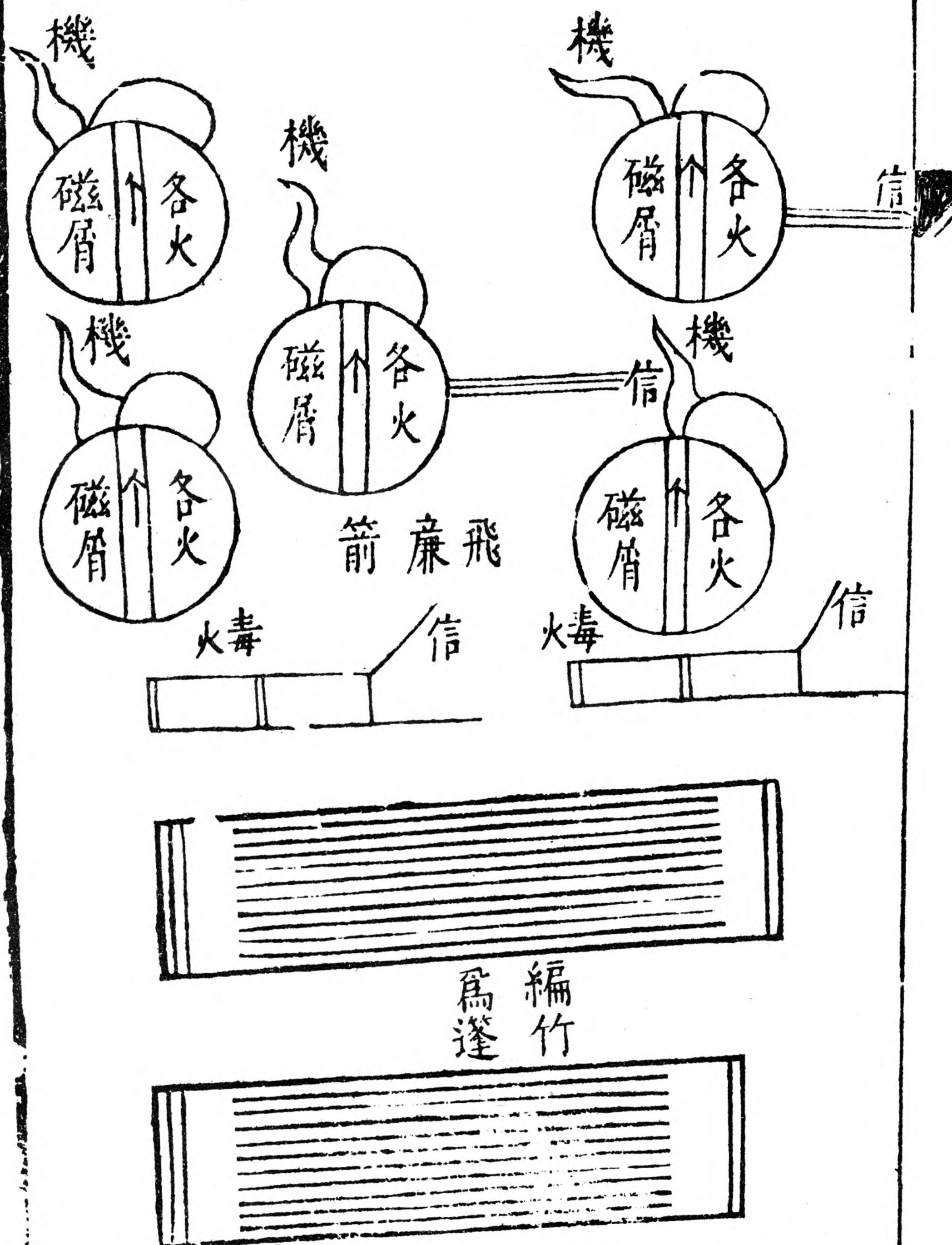
神烟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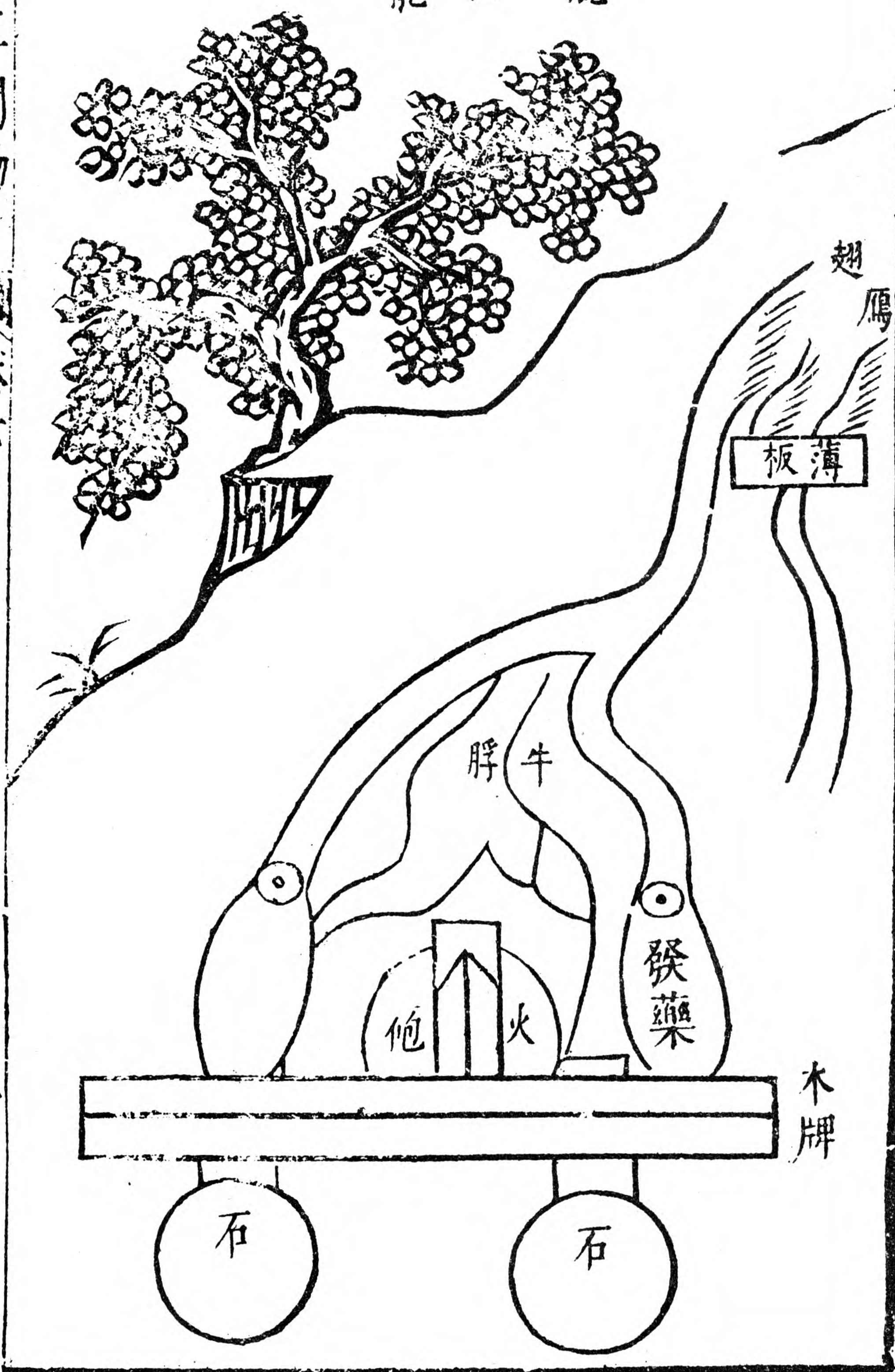



萬人敵
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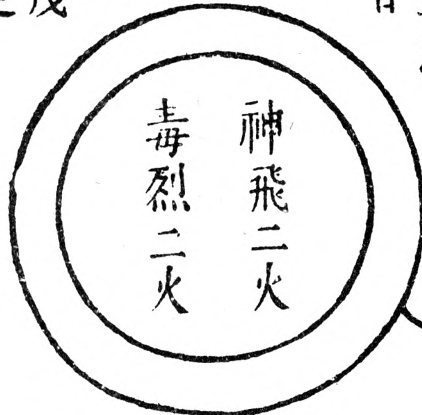


地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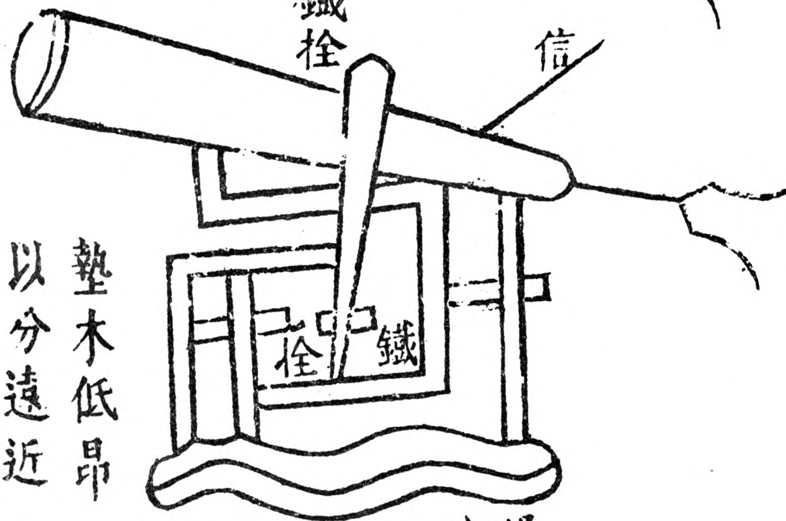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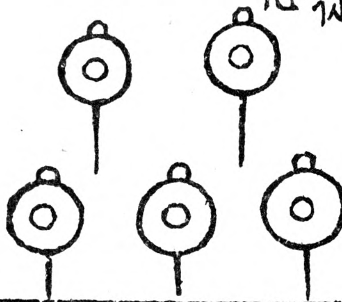

混江龍
雁翅
薄板
牛脬
發藥
火佨
木牌
石
石

吐焰神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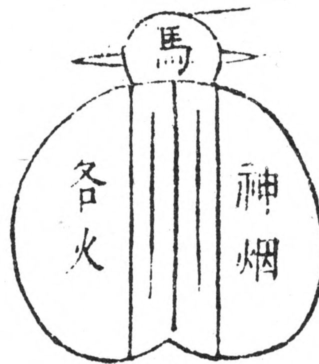
神威大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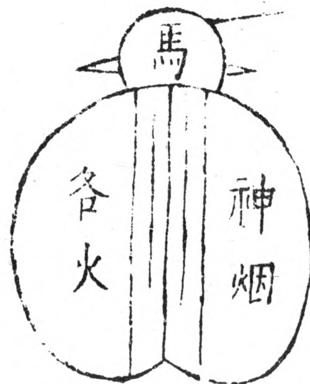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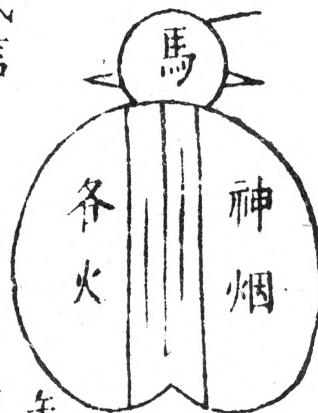
流星砲

生鐵鎔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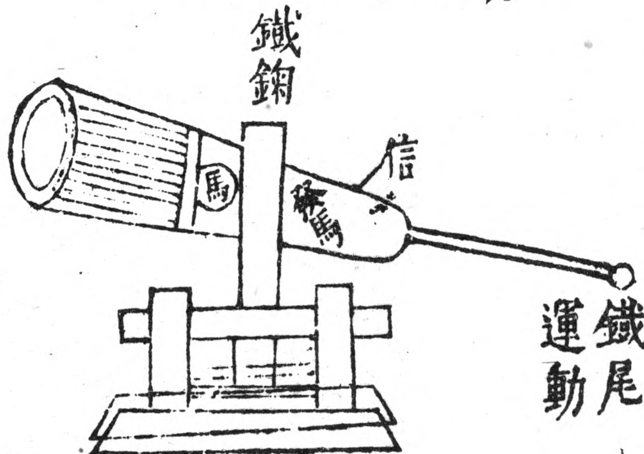


氏信





九矢鑽心砲



丹青第十六卷

宋子曰斯文千古之不墜也注玄尚白其功孰與京哉離火紅而至黑孕其中水銀白而至紅呈其變造化爐錘思議何所容也五章遙降朱臨墨而大號彰萬卷橫披墨得朱而天章煥文房異寶珠玉何爲至畫工肖象萬物或取本姿或從配合而色色咸備焉夫亦依坎附離而共呈五行變態非至神孰能與于斯哉

朱

凡朱砂水銀銀朱原同一物所以異名者由精粗老嫩

而分也上好朱砂出辰錦今名麻陽與西川者中即孕須然不以升煉盖光明箭鏃鏡面等砂其價重于水銀三倍故擇出為朱砂貨鬻若以升水反降賤值唯粗次朱砂方以升煉水銀而水銀又升銀朱也凡朱砂上品者穴土十餘丈乃得之始見其苗磊然白石謂之朱砂牀近牀之砂有如雞子大者其次砂不入藥祗為研供畫用與升煉水銀者其苗不必白石其深數丈即得外牀或雜青黄石或間沙土土中孕滿則其外沙石多自折裂此種砂貴州思印銅仁等地最繁而商州秦州出亦廣

也凡次砂取來其通坑色帶白嫩者則不以研朱盡以升頂若砂質即嫩而爍視欲丹者則耶來時入巨鐵碾槽中軋碎如微塵然後入缸注清水澄浸過三日夜跌取其上浮者傾入别缸名曰二朱其下沉結者晒乾即名頭朱也凡升水銀或用嫩白次砂或用缸中跌出浮面二朱水和槎成大盤條每三十斤入一釜内升頂其下炭質亦用三十斤凡升頂上盖一釜釜當中留一小孔釜傍鹽泥緊固釜上用鐵打成一曲弓溜管其管用麻繩密纏通稍仍用鹽泥塗固煅火之時曲溜一頭插

入釜中通氣插處一縣固密一頭以中礶注水兩瓶揷曲溜尾

于內釜中之氣達于礶中之水而止共煅五个時辰其

中砂末盡化成頑布于滿釜冷定一日取出掃下此鼎

妙玄化全部天機也本草胡亂註鑿地一孔放盆一个盛水凡將水銀再

升朱用故名曰銀朱其法或用礬口泥礶或用上下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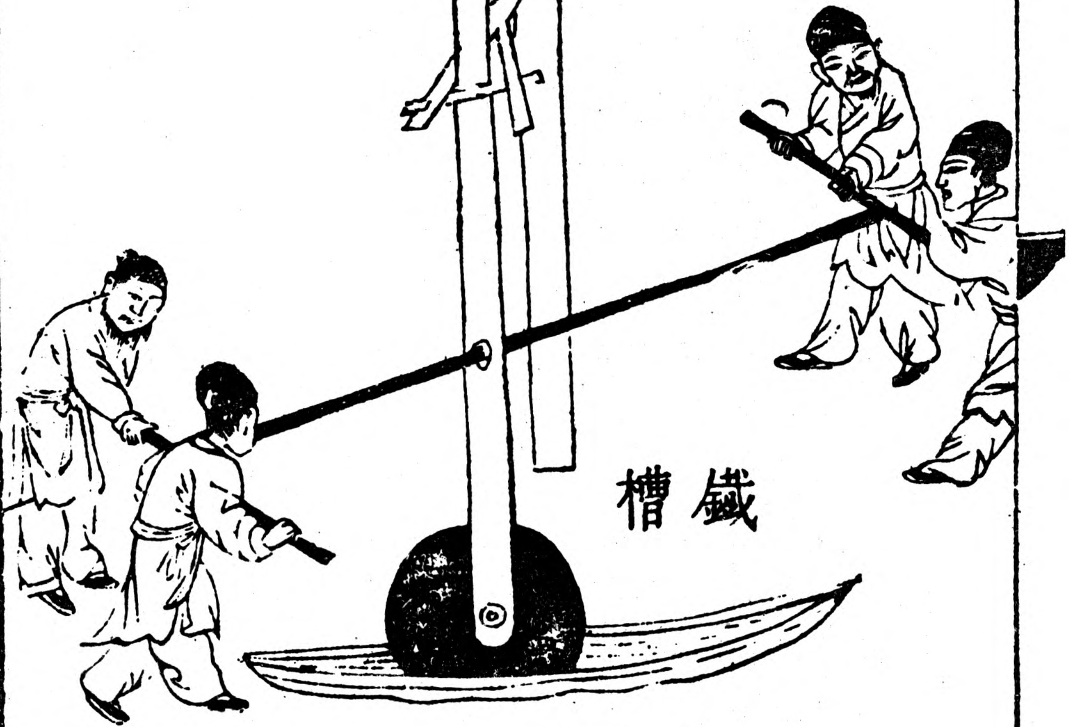
每水銀一斤入石亭脂卽硫黃制造者二斤同研不見星炒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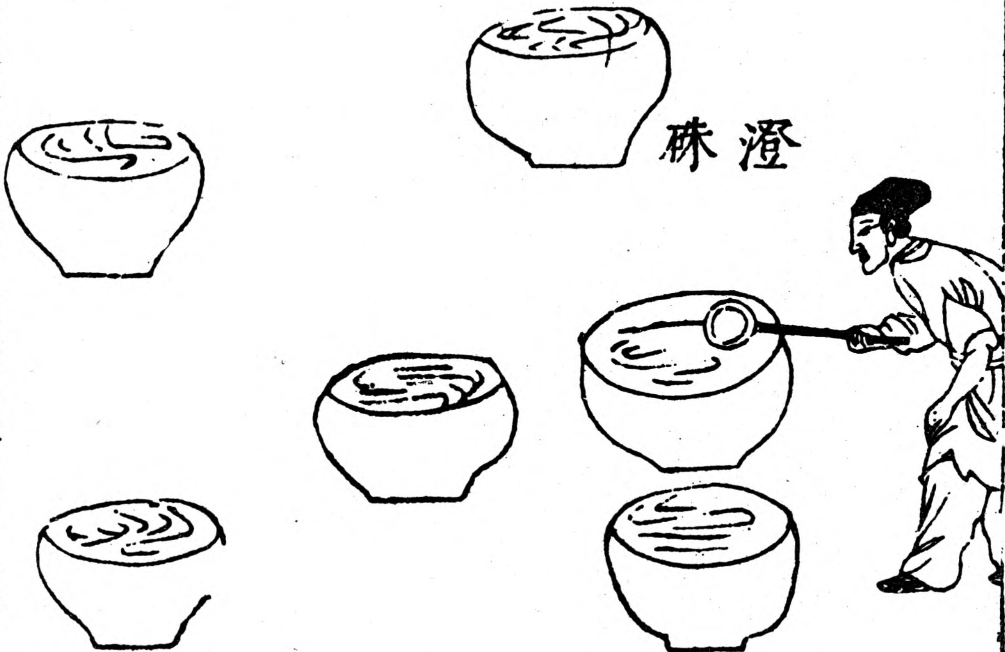
青砂頭裝于礶內上用鐵盞盖定盞上壓一鐵尺鐵線

兠底綑縛鹽泥固濟口縫下用三釘插地鼎足盛礶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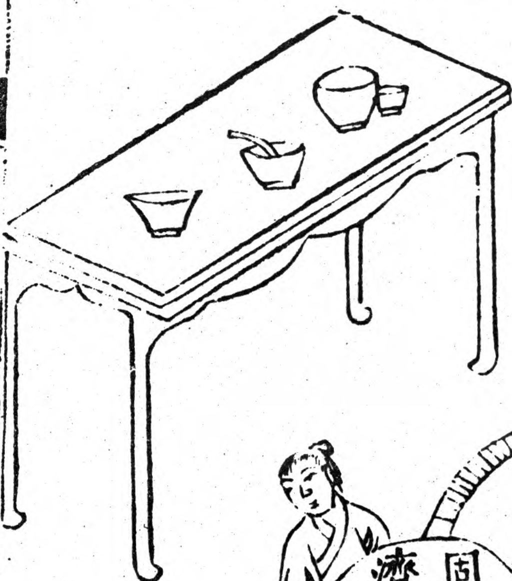
火三炷香久頻以廢筆蘸水擦盞則銀自成粉貼于礶

上其貼口者硃更鮮華冷定揭出刮掃取用其石亭脂沉下罐底可取再用也每升水銀一斤得硃十四兩次硃三兩五錢出數藉硫質而生凡升硃與研硃功用亦相彷若皇家貴家畫彩則即同辰錦丹砂研成者不用此硃也凡硃文房膠成條塊石硯則顯若磨于錫硯之上則立成皂汁即漆工以鮮物彩唯入桐油調則顯入漆亦晦也凡水銀與硃更無他出其湏海草湏之說無端狂妄耳食者信之若水銀已升硃則不可復還爲湏所謂造化之巧已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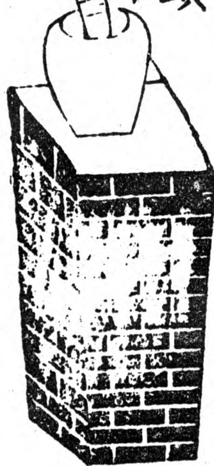

研硃
鐵槽


澄硃

升煉水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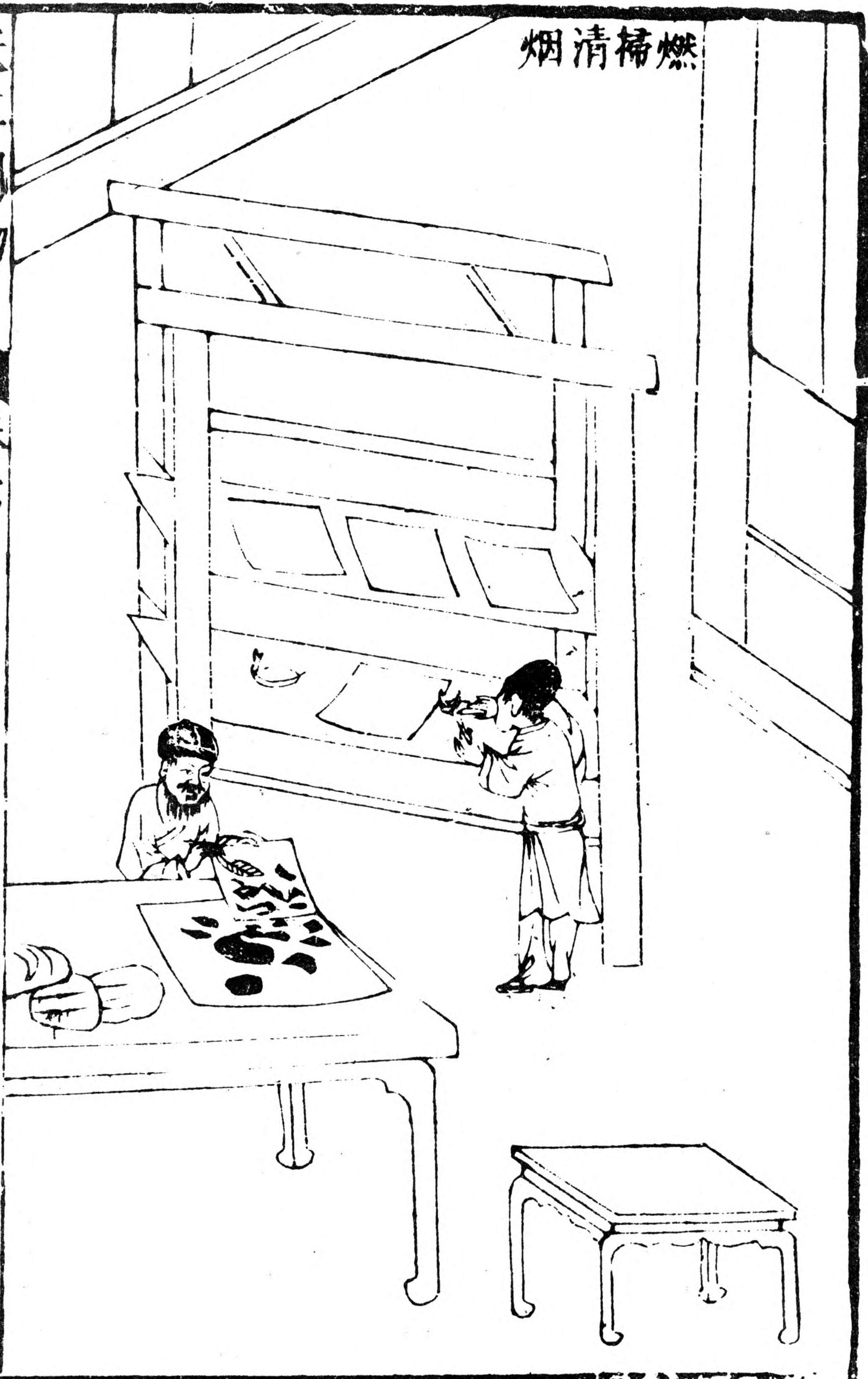



銀復升硃

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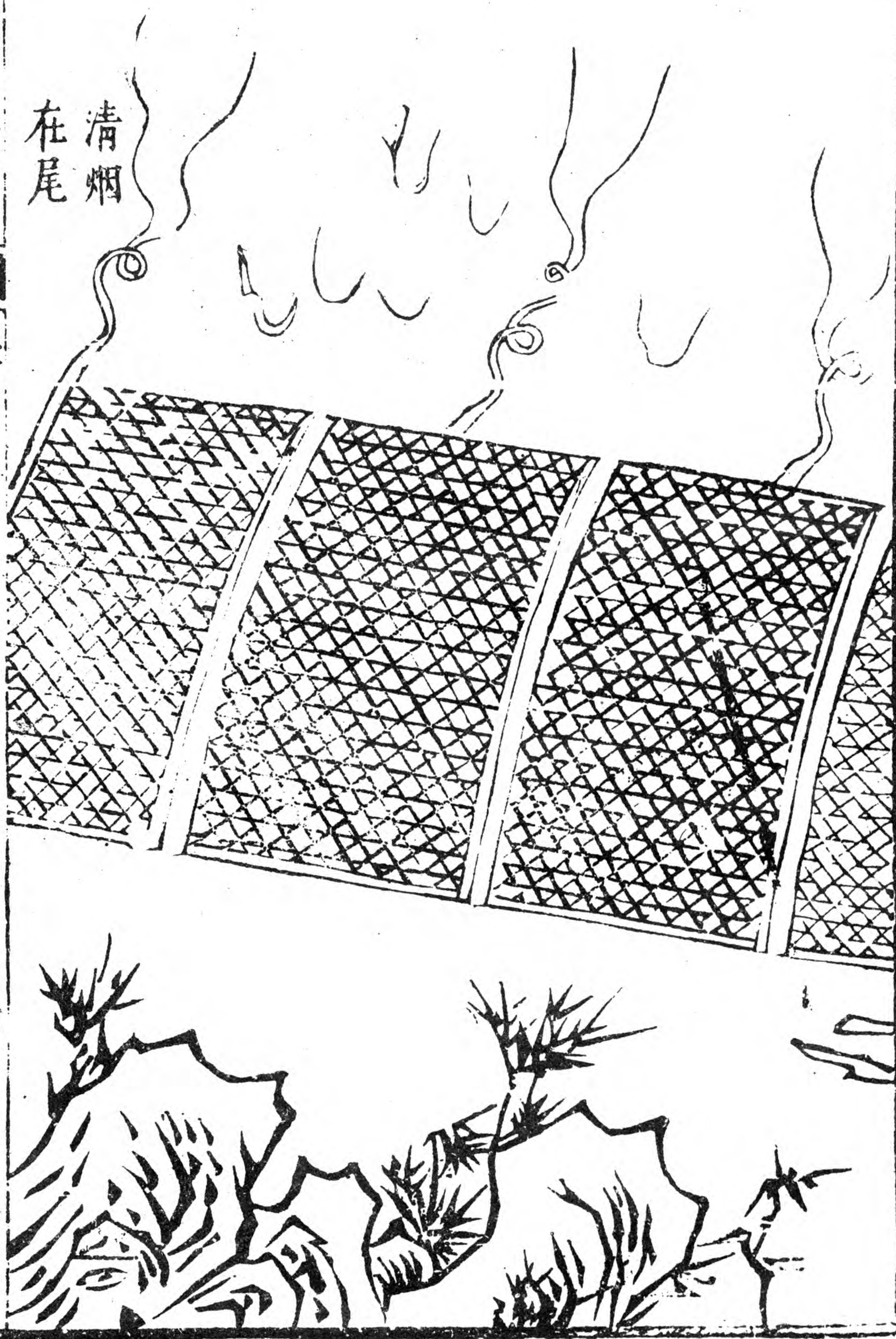
凡墨燒烟凝質而爲之取桐油清油猪油烟爲者居十之一取松烟爲者居十之九凡造貴重墨者國朝推重徽郡人或以載油之艱遣人僦居荆襄辰沅就其賤值桐油點烟而歸其墨他日登于紙上日影橫射有紅光者則以紫草汁浸染燈心而燃炷者也凡爇油取烟每油一斤得上烟一兩餘手力捷疾者一人供事燈盞二百付若刮取怠緩則烟老火燃質料併喪也其餘尋常用墨則先將松樹流去膠香然後伐木凡松香有一毛

未净盡其烟造墨終有滓結不解之病凡松樹流去香
木根鑿一小孔炷燈緩炙則通身膏液就煖傾流而出
也凡燒松烟伐松斬成尺寸鞠篾爲圓屋如舟中雨篷
式接連十餘丈內外與接口皆以紙及席糊固完成隔
位數節小孔出烟其下掩土砌磚先爲通烟道路燃薪
數日歇冷入中掃刮凡燒松烟放火通烟自頭徹尾靠
尾一二節者爲清烟取入佳墨爲料中節者爲混烟取
爲時墨料若近頭一二節只刮取爲烟子貨賣刷印書
文家仍取研細用之其餘則供漆工堊工之塗玄者凡


燃掃清烟



烧取
取流松液
掃取粗烟


清烟
在尾

松烟造墨入水久浸以浮沉分精慤其和膠之後以槌
敲多寡分脆堅其增入珍料與漱金啣麝則松烟油烟
增減聽人其餘墨經墨譜博物者自詳此不過粗紀質
料原因而已

附

胡粉 至白色詳五金卷

黄丹 紅黄色詳五金卷

澱花 至藍色詳彰施卷

紫粉 紅色貴重者用胡粉銀朱對和粗者用染家紅花滓汁爲之

大青至青色詳珠玉卷

銅綠至綠色黃銅打成板片醋塗其上果藏糠内微藉煖火氣逐日刮取

石綠詳珠玉卷

代赭石殷紅色處處山中有之以代郡者爲鼎佳

石黃中黃色外紫色石皮内黃一名石中黃子



麴蘖第十七卷

宋子曰獄訟日繁酒流生禍其源則何辜祀天吟商頌周雅之間若作酒醴之資麴蘖也殆聖作而明述矣惟是五穀菁華變幻得水而凝感風而化供用岐黃者神其名而堅固食羞者冊其色君臣自古配合日新眉壽介而宿痼怯其功不可殫述自非炎黃作祖末流聰明烏能竟其方術哉

酒母

凡釀酒必資麴藥成信無麴即佳米珍黍空造不成古

來麴造酒糵造醴後世厭醴味薄遂至失傳則并糵法
亦亡凡麴麥米麪隨方土造南北不同其義則一 凡麥
麴大小麥皆可用造者將麥連皮井水淘凈晒乾時宜
盛暑天磨碎即以淘麥水和作塊用楮葉包紮懸風處
或用稻稭罨黃經四十九日取用造麪麴用白麪五斤
黃豆伍升以蓼汁煮爛再用辣蓼末五兩杏仁泥十兩
和踏成餅楮葉包懸與稻稭罨黃法亦同前其用糯米
粉與自然蓼汁溲和成餅生黃收用者罨法與時日亦
無不同也其入諸般君臣與草藥少者數味多者百味

則各土各法亦不可殫述近代燕京則以薏苡仁爲君入麴造薏酒浙中寧紹則以緑豆爲君入麴造豆酒二酒頗擅天下佳雄別載酒經凡造酒母家生黄未足視候不勤鹽拭不潔則疵藥數丸動輒敗人石米故市麴之家必信著名聞而後不負釀者凡燕齊黄酒麴藥多從淮郡造成載于舟車北市南方麴酒釀出即成紅色者用麴與淮郡所造相同統名大麴但淮郡市者打成磚片而南方則用餅團其麴一味蓼身爲氣脉而米麥爲質料但必用已成麴酒糟爲媒合此糟不知相承起自何

代猶之燒醬之必用舊醬滓云

神麴

凡造神麴所以入藥乃醫家別于酒母者法起唐時其麴不通釀用也造者專用白麪每百斤入青蒿自然汁馬蓼蒼耳自然汁相和作餅麻葉或楮葉包罨如造醬黃法待生黃衣即晒收之其用他藥配合則聽好醫者增入苦無定方也

丹麴

凡丹麴一種法出近代其義臭腐神奇其法氣精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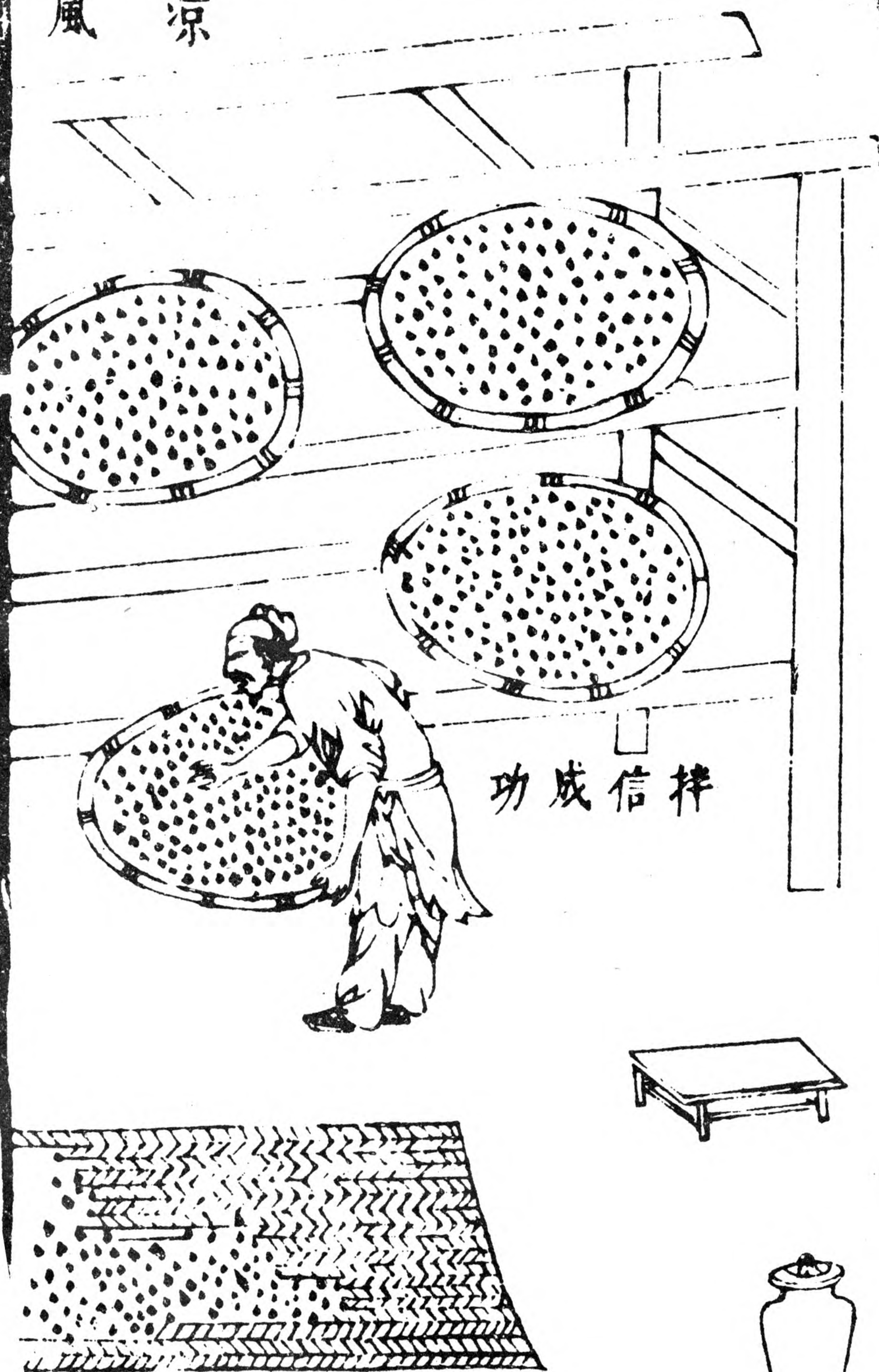
世間魚肉最朽腐物而此物薄施塗抹能固其質于炎暑之中經歷旬日蛆蠅不敢近色味不離初蓋奇藥也

凡造法用秈稻米不拘早晚舂杵極其精細水浸一七日其氣臭惡不可聞則取入長流河水漂淨必用山河流水大江者不可用漂後惡臭猶不可解入甑蒸飯則轉成香氣其香芬甚凡蒸此米成飯初一蒸半生卽止不及其熟出離釜中以冷水一沃氣冷再蒸則令極熟矣熟後數石共積一堆拌信凡麴信必用絕佳紅酒糟爲料每糟一斗入馬蓼自然汁三升明礬水和化每麴飯一石入信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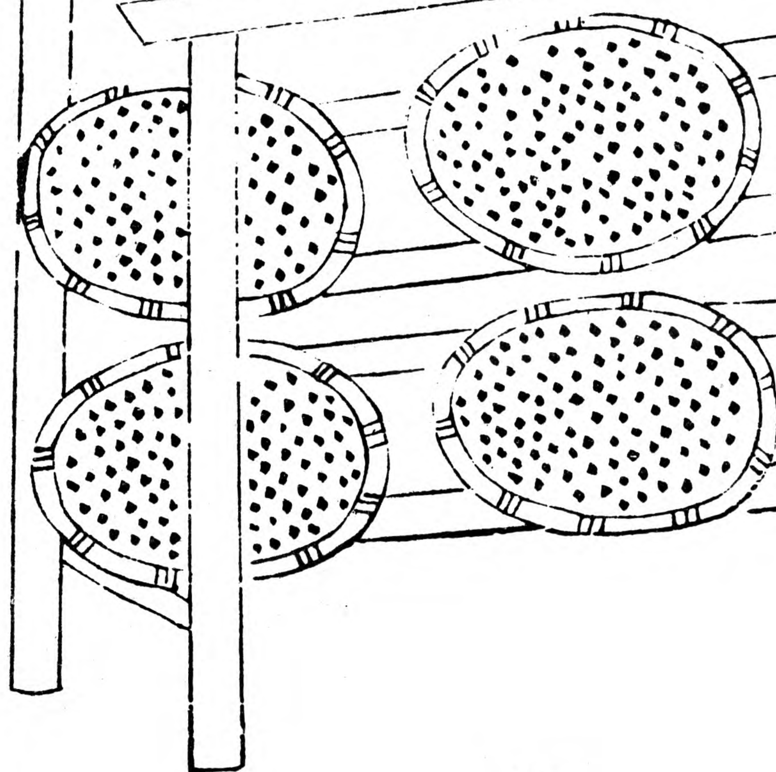
斤乘飯埶時數人撻手拌匀初埶拌至冷候視麴信入飯久復微温則信至矣凡飯拌信後傾入籮內過礬水一次然後分散入篾盤登架乘風後此風力爲政水火無功凡麴飯入盤每盤約載五升其屋室宜高大妨瓦上暑氣侵逼室面宜向南妨西晒一个時中翻拌約三次候視者七日之中卽坐臥盤架之下眠不敢安中宵數起其初時雪白色經一二日成至黑色黑轉褐褐轉代赭赭轉紅紅極復轉微黃目擊風中變幻名曰生黃麴則其價與入物之力皆倍于凡麴也凡黑色轉褐褐

長流漂米




涼風
拌信成功

吹變





轉紅皆過水一度紅則不復入水凡造此物麴工盥手與洗淨盤簟皆令極潔一毫滓穢則敗乃事也

珠玉第十八卷

宋子曰玉韞山輝珠涵水媚此理誠然乎哉抑意逆之說也大凡天地生物光明者昏濁之反滋潤者枯澁之讎貴在此則賤在彼矣合浦于闐行程相去二萬里珠雄于此玉峙于彼無脛而來以寵愛人寰之中而輝煌廊廟之上使中華無端寶藏折節而推上坐焉豈中國輝山媚水者萃在人身而天地菁華止有此數哉

珠

凡珍珠必產蚌腹映月成胎經年最久乃爲至寶其云

蛇腹龍頷鮫皮有珠者妄也凡中國珠必産雷廉二池三代以前淮楊亦南國地得珠稍近禹貢淮夷蠙珠或後互市之便非必責其土産也金採蒲里路元採楊村直沽口皆傳記相承妄何嘗得珠至云忽呂古江出珠則夷地非中國也凡蚌孕珠乃無質而生質他物形小而居水族者吞噬弘多壽以不永蚌則環包堅甲無隙可投即吞腹囫圇不能消化故獨得百年千年成就無價之寶也凡蚌孕珠即千仞水底一逢圓月中天即開甲仰照取月精以成其魄中秋月明則老蚌猶喜甚若

徹曉無雲則隨月東升西沒轉側其身而映照之他海瀕無珠者潮汐震撼蚌無安身靜存之地也凡廉州池自烏泥獨攬沙至于青鶯可百八十里雷州池自對樂島斜望石城界可百五十里蜑戶採珠每歲必以三月時牲殺祭海神極其虔敬蜑戶生啖海腥入水能視水色知蛟龍所在則不敢侵犯凡採珠舶其制視他舟横濶而圓多載草薦于上經過水漩則擲薦投之舟乃無恙舟中以長繩繫沒人腰攜籃投水凡沒人以錫造灣環空管其本鈌處對掩沒人口鼻令舒透呼吸于中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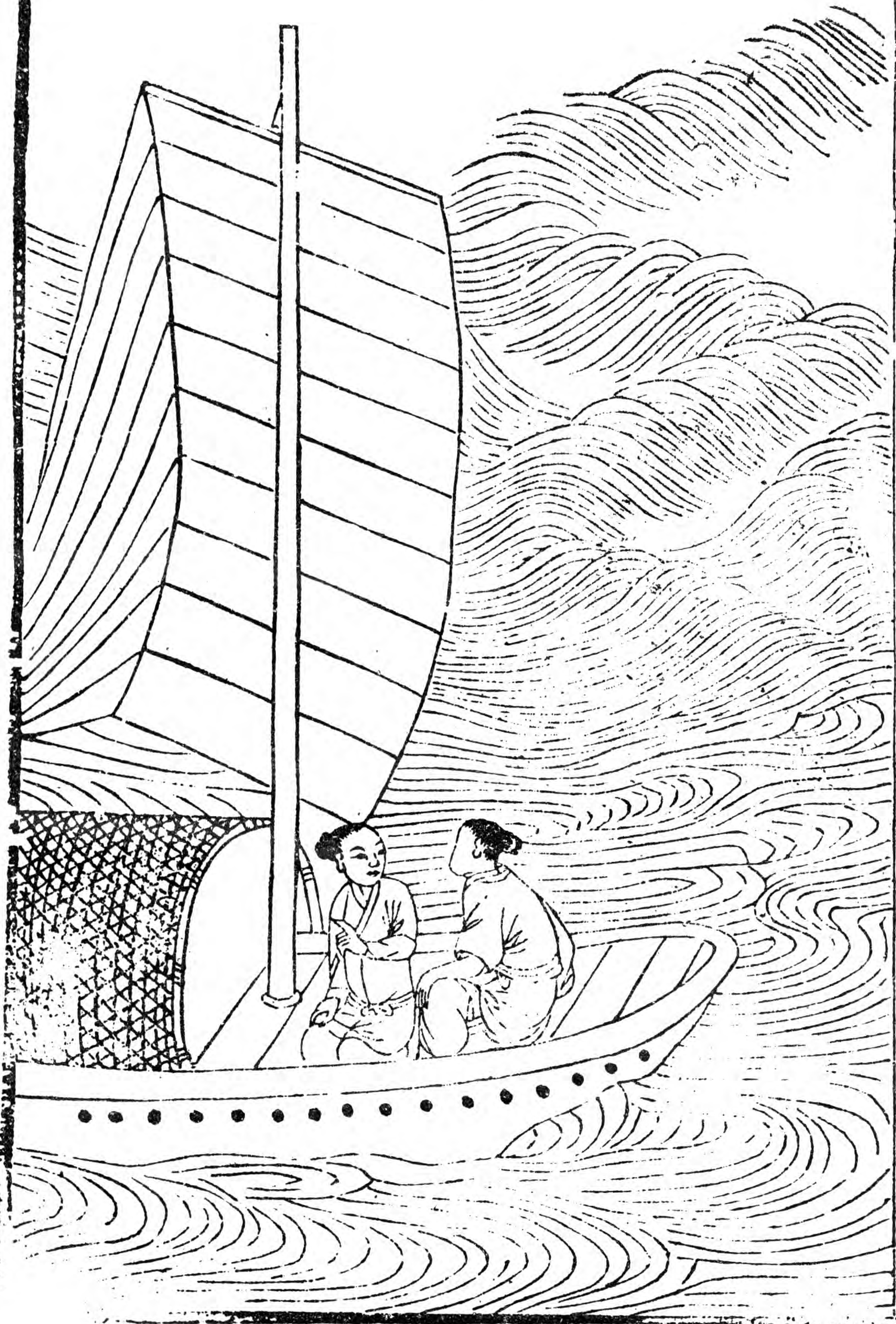
以熟皮包絡耳項之際極深者至四五百尺拾蚌籃中氣逼則撼繩其上急提引上無命者或葬魚腹凡沒人出水煑毳急覆之緩則寒慄死宋朝李招討設法以鐵爲耩最後木柱扳口兩角墜石用麻繩作兜如囊狀繩繫舶兩傍乘風揚帆而兜取之然亦有漂溺之患今蜑户兩法並用之凡珠在蚌如玉在璞初不識其貴賤剖取而識之自五分至一寸五分經者爲大品小平似覆釜一邊光彩微似鍍金者此名璫珠其値一顆千金矣古來明月夜光卽此便是白晝晴明簷下看有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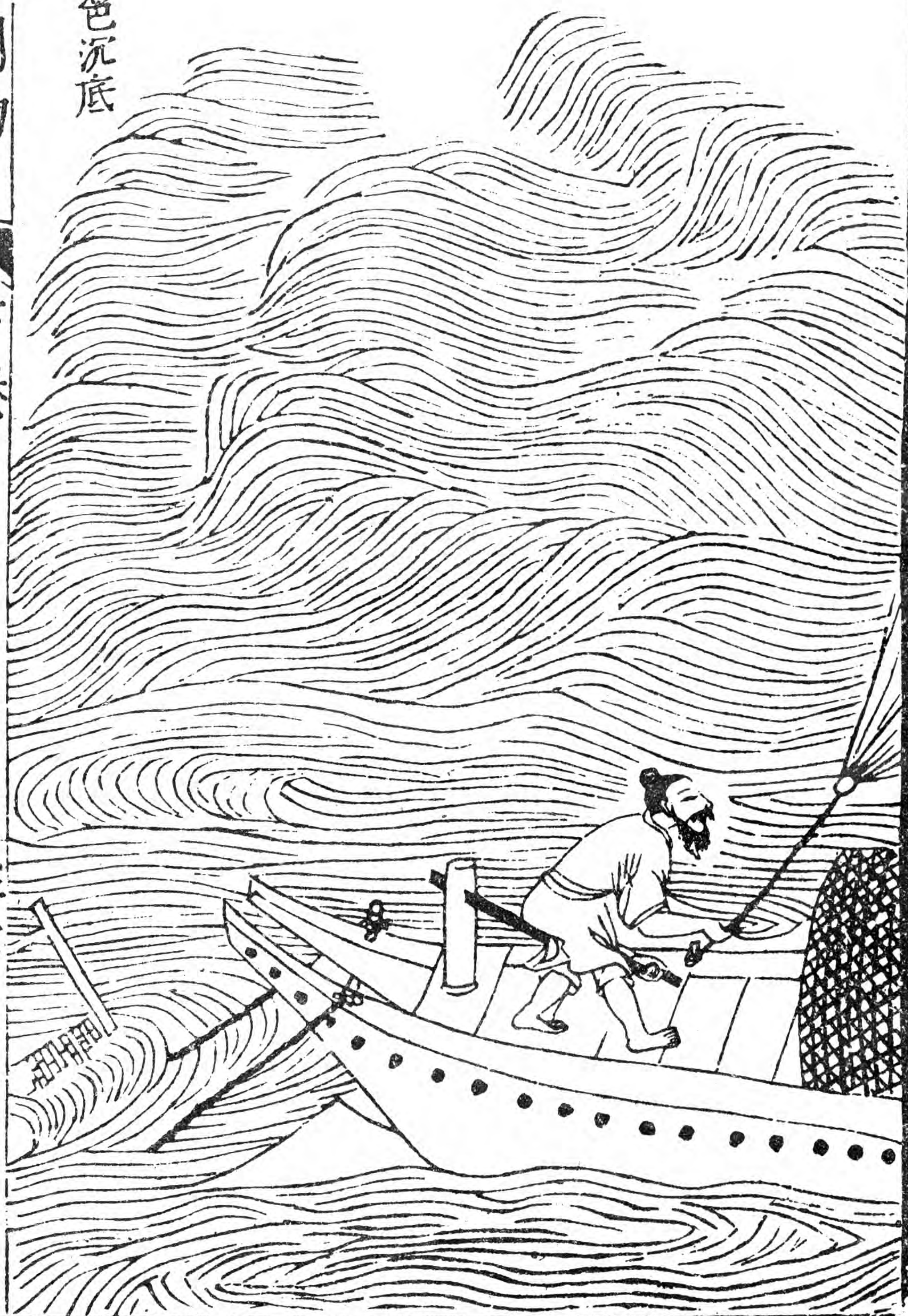
線閃爍不定夜光乃其美號非眞有昏夜放光之珠也次則走珠寘平底盤中圓轉無定歇價亦與璫珠相彷化者之身受含一粒則不復朽壞故帝王之家重價購此次則滑珠色光而形不甚圓次則螺蚵珠次官雨珠次稅珠次葱符珠幼珠如粱粟常珠如豌豆琕而碎者曰璣自夜光至于碎璣譬均一人身而王公至于氓隷也凡珠生止有此數採取太頻則其生不繼經數十年不採則蚌乃安其身繁其子孫而廣孕寶質所謂珠徙珠還此煞定死譜非眞有清官感召也我朝弘治中一採得二萬八千兩萬曆中一採止得三千兩不償所費


没水採


珠船
擲薦禦漩

揚帆採珠




竹笆沉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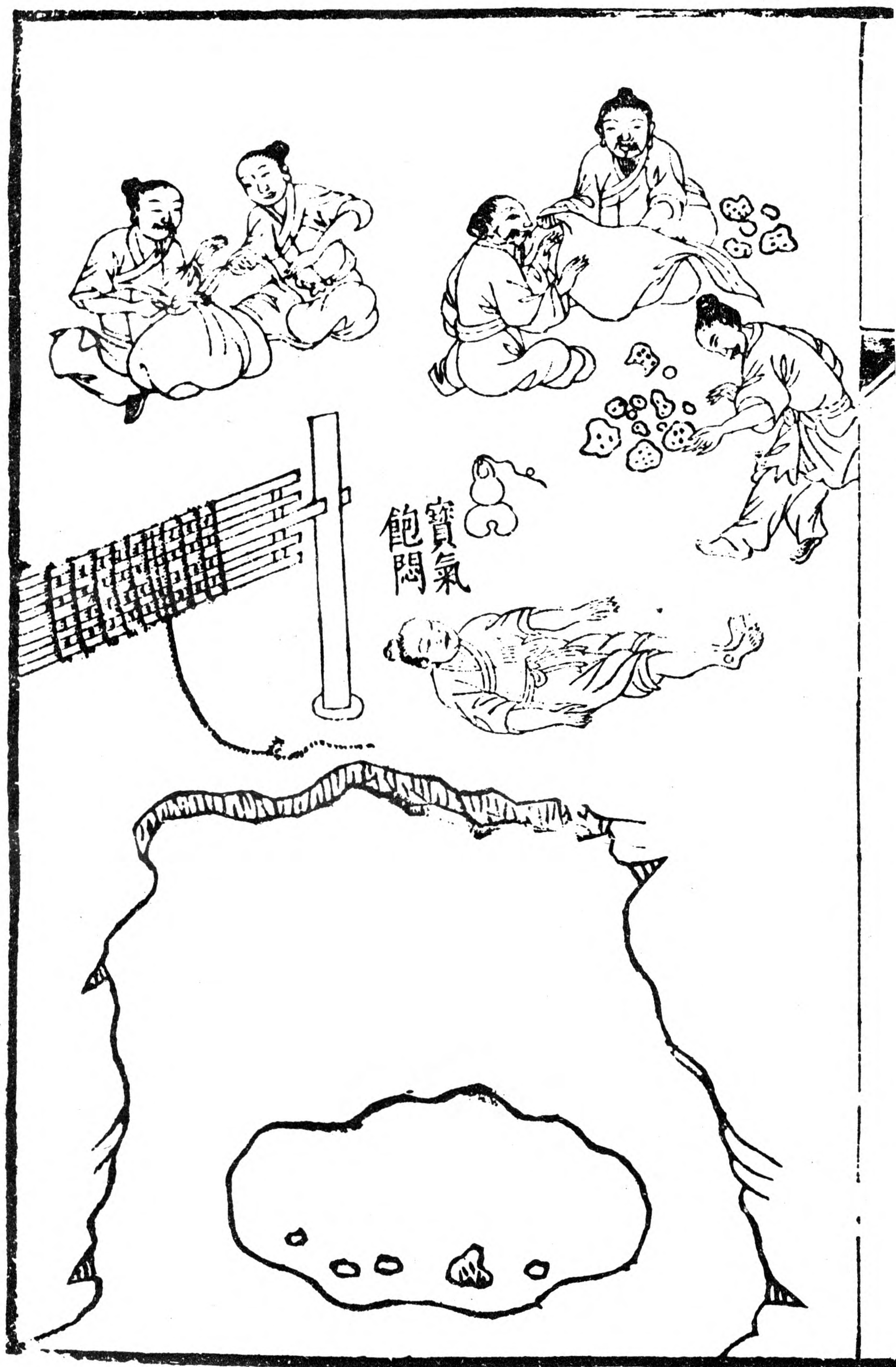
寶

凡寶石皆出井中西番諸域最盛中國惟出雲南金齒衛與麗江兩處凡寶石自大至小皆有石牀包其外如玉之有璞金銀必積土其上韞結乃成而寶則不然從井底直透上空取日精月華之氣而就故生質有光明如玉產峻湍珠孕水底其義一也凡產寶之井即極深無水此乾坤派設機關但其中寶氣如霧氤氳井中人久食其氣多致死故採寶之人或結十數爲羣入井者得其半而井上眾人共得其半也下井人以長繩繫腰

腰帶叉口袋兩條及泉近寶石隨手疾拾入袋寶井內不容蛇虫腰帶一巨鈴寶氣逼不得過則急搖其鈴井上人引絙提上其人即無恙然已昏瞟止與白滚湯入口解散三日之內不得進食糧然後調理平復其袋內石大者如碗中者如拳小者如豆摠不曉其中何等色付與琢工鑢錯解開然後知其爲何等色也屬紅黄種類者爲猫精靺羯芽星漢砂琥珀木難酒黄喇子猫精黄而微帶紅琥珀最貴者名曰瑿音依此値黄金五倍價紅而微帶黑然晝見則黑燈光下則紅甚也木難純黄色喇子純紅前

代何妄人于松樹註茯苓又註琥珀可咲也屬青綠種類者爲瑟瑟珠珇瑚綠鴉鶻石空青之類空青既取內質其膜升打爲曾青至枚瑰一種如黃豆綠豆大者則紅碧青黃數色皆具寶石有玫瑰如珠之有璣也星漢砂以上猶有煑海金舟此等皆西番産亦間氣出滇中井所無時人僞造者唯琥珀易假高者煑化硫黃低者以殷紅汁料煑入牛羊明角映照紅赤隱然今易最易辨認琥珀磨之有漿至引草原惑人之說凡物借人氣能引拾輕芥也自來本草陋妄刪去毋使災木


袋
袋


寶氣飽悶

玉

凡玉入中國貴重用者盡出于闐（漢時西國號後代或名别失八里或統服赤斤蒙古定名未詳）蔥嶺所謂藍田卽蔥嶺出玉别地名而後世誤以爲西安之藍田也其嶺水發源名阿耨山至蔥嶺分界兩河一曰白玉河一曰綠玉河晉人張匡鄴作西域行程記載有烏玉河此節則妄也玉璞不藏深土源泉峻急激映而生然取者不于所生處以急湍無著手俟其夏月水漲璞隨湍流徙或百里或二三百里取之河中凡玉映月精光而生故國人沿河取玉者多于秋

間明月夜望河候視玉璞堆聚處其月色倍明亮凡璞隨水流仍錯雜亂石淺流之中提出辨認而後知也白玉河流向東南綠玉河流向西北亦力把力地其地有名望野者河水多聚玉其俗以女人赤身沒水而取者云陰氣相召則玉留不逝易于撈取此或夷人之愚也夷中不貴此物更流數百里途遠莫貨則棄而不用凡玉唯白與綠兩色綠者中國名菜玉其赤玉黃玉之說皆竒石瑻玕之類價即不下于玉然非玉也凡玉璞根係山石流水未推出位時璞中玉軟如棉絮推出位時則已硬入塵見風則愈硬

謂世間琢磨有軟玉則又非也凡璞藏玉其外者曰玉皮取爲硯托之類其値無幾璞中之玉有縱横尺餘無瑕玷者古者帝王取以爲璽所謂連城之璧亦不易得其縱横五六寸無瑕者治以爲杯斝此已當世重寶也此外惟西洋瑣里有異玉平時白色晴日下看映出紅色陰雨時又爲青色此可謂之玉妖尚方有之朝鮮西北太尉山有千年璞中藏羊脂玉與葱嶺美者無殊異其他雖有載志聞見則未經也凡玉由彼地纏頭回其俗人首一歲果布一層老則擁腫之甚故名纏頭回子其國王亦謹不見髮問其故則云見髮則歲凶荒可咲之

甚
或遡河舟或駕橐駝經莊浪入嘉峪而至于甘州與
肅州中國販玉者至此互市而得之東入中華卸萃燕
京玉工辨璞高下定價而後琢之良玉雖集京師工巧則推蘇郡凡玉
初剖時冶鐵爲圓槃以盆水盛沙足踏圓槃使轉添沙
剖玉逐忽劃斷中國解玉沙出順天玉田與眞定邢臺
兩邑其沙非出河中有泉流出精粹如麪藉以攻玉永
無耗折既解之後別施精巧工夫得鑌鐵刀者則爲利
器也鑌鐵亦出西番哈密衛礪石中剖之乃得凡玉器琢餘碎取入鈿花用
又碎不堪者碾篩和灰塗琴瑟琴有玉音以此故也凡

鏤刻絕細處難施錐刃者以蟾酥塡畫而後鍥之物理
制服殆不可曉凡假玉以砆碔充者如錫之于銀昭然
易辨近則擣舂上料白瓷器細過微塵以白斂諸汁調
成爲器乾燥玉色燁然此僞最巧云凡珠玉金銀胎性
相反金銀受日精必沉埋深土結成珠玉寶石受月華
不受土寸掩蓋寶石在井上透碧空珠在重淵玉在峻
灘但受空明水色盖上珠有螺城螺母居中龍神守護
人不敢犯數應入世用者螺母推出人取玉初孕處亦
不可得玉神推徙入河然後恣取與珠宮同神異云

緑玉河




葱嶺
陰

白玉河




于闐國


琢玉

附瑪瑙　水晶　琉璃

凡瑪瑙非石非玉中國產處頗多種類以十餘計得者多爲簪䉶鉤音扣結之類或爲棊子最大者爲屏風及卓面上品者產寧夏外徼羌地砂磧中然中國即廣有商販者亦不遠涉也今京師貨者多是大同蔚州九空山宣府四角山所產有夾胎瑪瑙截子瑪瑙錦紅瑪瑙是不一類而神木府谷出漿水瑪瑙錦纏瑪瑙隨方貨鬻此其大端云試法以砑木不熱者爲眞僞者雖易爲然眞者值原不甚貴故不樂售其技也

凡中國產水晶視瑪瑙少殺今南方用者多福建漳浦產（山名銅山）北方用者多宣府黃尖山產中土用者多河南信陽州（黑色者最美）與湖廣興國州（潘家山）產黑色者產北不產南其他山穴本有之而採識未到與已經採識而官司厲禁封閉（如廣信惧中官開採之類）者尚多也凡水晶出深山穴內瀑流石罅之中其水經晶流出晝夜不斷流出洞門半里許其面尚如油珠滚沸凡水晶未離穴時如棉軟見風方堅硬琢工得宜者就山穴成粗坯然後持歸加功省力十倍云

凡琉璃石與中國水精占城火齊其類相同同一精光明透之義然不產中國產于西域其石五色皆具中華人艷之遂竭人巧以肖之于是燒瓴甋轉銹成黃綠色者曰琉璃瓦煎化羊角爲盛油與籠燭者爲琉璃碗合化硝鉛寫珠銅線穿合者爲琉璃燈揑片爲琉璃瓶袋（硝用煎錬上結馬牙者）各色顏料汁任從點染凡爲燈珠皆淮北齊地人以其地產硝之故凡硝見火還空其質本無而黑鉛爲重質之物兩物假火爲媒硝欲引鉛還空鉛欲留硝住世和同一釜之中透出光明形象此乾坤造化

隱現于容易地面天工卷末著而出之



「天工開物」後記

「天工開物」是十七世紀初葉宋應星編輯的一部總結工農業生產技術的專業用書。它反映了我國歷代勞動人民的集體智慧和技術革新的豐富成果。

宋應星，字長庚，江西奉新縣北鄉人，公元一六一五年（明萬曆四十三年）與兄應昇同舉鄉試，官至分宜縣敎諭、汀州府推官、亳州知州等職。這部「天工開物」，是它担任分宜縣敎諭時編製的，一六三七年（明崇禎十年）涂伯聚幫他刻版，這是第一次刻本。稍後，書林楊素卿又刻了一次，大約已到明朝末年。楊素卿刻本國內流傳不多，初刻本更爲少見。解放以後，北京圖書館纔從寧波李氏墨海樓捐獻的藏書中得到這個初刻本，我們特地從北京圖書館借到，把它影印出來。距離崇禎年間出版時，已經三百多年了。

全書分上、中、下三卷，共十八章。

上卷敍述農作物的種植方法，紡織用具和操作方法，穀物脫粒去皮磨粉等過程，製鹽和製糖的工序。

中卷敍述製造瓦塼缸甕和陶瓷，鼎鐘炮錢，車船等交通工具，銲接和製造斧鋤鋸錨等，開採煤炭和白灰白礬硫黃等，榨油、造紙等方法。

下卷敍述金屬礦物開採和冶煉，製造武器、顏料、酒麴，和開採寶石水晶等方法。

各卷內容非常豐富，圖文並茂。其中有些記載，例如金銀銅的比重，極有科學價值。對於當前工農業生產技術史的研究，這部書是有參考作用的。

這部書「四庫全書」未著錄，有一個時期湮沒無聞。約在三十年前，始經科學史工作者的提出，加以稱述，引起注意。因國內無傳本，經武進陶氏（湘）用日本菅生堂翻刻本（刻印於明和八年，即公元一七七一年，清乾隆三十六年）

重印，圖版部分並參考「古今圖書集成」引用的加以訂補。此後的印本，都由此而出。但日本菅生堂刻本的圖版，既有失眞之處；「圖書集成」引用的圖，經過重繪，走樣更甚。近年研究我國古代物質文化史的多種著作，屢曾採用「天工開物」的圖版，而援引都自轉輾傳摹的本子而來，不能準確地表示明代器物的原來形制。因此，初版本「天工開物」的影印，對於文化史研究的工作，是更爲有益的。

上海古籍出版社